SDE UNIVERSES
德麦国际专著 · 第 461 号

羡慕　懊悔　不服　嫉妒……

笃信的类比

人间十大心理的统一原理



王德生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德麦国际专著 · 第 461 号

笃信的类比

人间十大心理的统一原理

王德生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 Singapore

出　版　信　息

书名	《笃信的类比——人间十大心理的统一原理》
英文书名	The Analogy We Believe In: One Principle Behind Ten Human Minds
著者	王德生
执笔	复合主体：王德生立题、口述承重命题与裁定，Claude 执笔与统稿（九编三十八章并行执笔，经统稿与审读）
出版	德麦国际出版社（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新加坡
编号	德麦国际专著第 461 号
ISBN	979-8-90690-461-4
定价	US$30.00
开本	170 mm × 240 mm
字数	约 50 万字
版次	2026 年 10 月第 1 版

AI 协作声明：本书的判断、口径与承重命题由王德生（口述）给出；文字在其指令下由 AI（Claude）协作成稿，并经其审定。

书中所引古今中外各家的话，一律转述大意，不作逐字引文，出处以书名、篇名与年份标注。凡标〔核〕处，表示转述的大意已与通行说法、译本对过，尚未逐字核对原书。

书中陪读人物陈禾、林川、苏敏、陈小苒、周老师及各章日常场景均为虚构。本书的十八条承重命题由王德生于 2026 年 10 月 26 日口述，原话登记于前言。

本书是羡慕、懊悔、不服、嫉妒等专书的总纲。

全书结构：出版信息、作者介绍、十分钟读完这本书、前言、目录；导论与九编三十八章；结语、附录三件、参考书目、后记。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介绍

王德生，SDE（显露·差异序列·特征纠缠）本体论思想体系的创立者，德麦国际（Demai International Pte. Ltd.，新加坡）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生长于中国农村，1990 年进入湘潭大学。后获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博士学位，并在中国科学院完成博士后研究，研究方向包括 Voronoi 图、Delaunay 剖分、质心 Voronoi 剖分与有限元方法。曾任教于英国斯旺西大学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2005 年起定居新加坡。

他的思想走过四站：三视角·知识的结构和体系（2015 年 7 月至 2021 年初）；321 智慧系统（2021 年 7 月至 2025 年 7 月）；SIO 本体论（2025 年 7 月至 2026 年 1 月）；SDE 本体论（2026 年 1 月至今）。

在德麦国际出版社出版多部专著，包括「普通人都能懂」系列的各卷哲学家解构与主题卷。

十分钟读完这本书

如果你只有十分钟，读这几页就够了。

◆ 一、红榜前的那个下午

1998 年 7 月，县一中门口贴出了红榜。同一个班的两个同学，高三模拟考排名一直前后脚，常常只差几分。榜上，林川的名字后面写着「北京大学」，陈禾的名字后面写着「湘潭大学」。高考分数，差了 31 分。

这一道落差，在往后的二十八年里，在陈禾身上记出过羡慕，记出过懊悔，记出过不服，也记出过别的。在林川身上，在班主任身上，在陈禾的母亲身上，又各记出了不一样的东西。

同一道落差，为什么会长出这么多种心理？本书的回答是：它们出自同一个原理。

◆ 二、「我们原来差不多」

落差之所以会疼，先要有一句话藏在底下：「我们原来差不多。」

这句话不是事实，是想象，而且是笃信的想象。人看不见自己戴着的眼镜，这句话就是那副眼镜。没有它，你不会为首富心里一酸；有了它，老同学一张出差照片就能扎你一下。

王德生博士说：如果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类比性，羡慕不会发生。

◆ 三、笃信的到底是什么

笃信的，是一种「输入—输出」关系：相同的路、相同的土，一定会长出相同的样子。同一个班、同样用功，就该同样考上。

本书用三条方程写这件事：样子＝F（路，士）。人笃信的是输入，却忘了中间那个 F，那道隐藏的工序。F 不是一条摆在那里的定律，它就是这一股生命自己的发生，各人不同，而且藏着。

人们说「运气」「命」「偶然」的时候，常常就是撞见了这个被忘掉的 F，却叫错了它的名字。

◆ 四、一张没有兑现的期票

把这件事说成一句白话：现实中我们不一样，但是理念想象中可以一样。

笃信的类比，好比理念界开出的一张期票，上面写着「以后也该一样」。现实界没有兑现。于是自我界要对这张没兑现的票，给出回应和解释。

◆ 五、三个界，一个圈

王德生博士说：「笃信的类比发生在理念界；差异的发生出现在现实世界；二者的碰撞引发了自我世界的回应。」

这正是一件事发生的三步：先有对不上，这叫矛盾；矛盾推动一方改变；改变回过头来，改写前面，并且记下账，这叫回写。

◆ 六、十种解释

自我界对那张没兑现的期票，给出了十种解释：

羡慕说：还没兑现，还能兑现。懊悔说：没兑现，是因为我当时没做。不服说：这次不算，是偶然。嫉妒说：被他截走了。怨说：土不公平。认命说：命里没有。自卑说：我本来就不配拿这张票。攀比说：换个科目硬兑。躲说：不去看这张票。结网说：把它改兑成自己的发生。

◆ 七、忘了什么，就发生出什么

笃信忘掉的东西有三层。方程忘了函数：以为输入一样，结果就一样。路径忘了行走：以为照着他起手、照着他走，就能到他那里。原理忘了回写：以为吃同样

的苦，就有同样的成，却忘了每一次回写都改写了输入本身，输入从来不会两次相同。

忘了哪一样，自我界就发生出哪一种心理。羡慕、不服、攀比，忘的是函数；懊悔、嫉妒，忘的是行走；怨、认命、自卑、躲，忘的是回写。

所以十大心理不是十种各自的情绪。它们是自我界里一场一场完整的发生，有自己显出来的样子，有自己一步步的念头，有自己缠着的记忆和关系。

◆ 八、被羡慕的那一边

账不是只有一边记。北大那一边，也记出了庆幸、优越、愧、怕被追上。二十多年后同学会上，林川开始羡慕陈禾：类比换了个方向，又记了一遍。

这说明病不在落差上，在笃信上。

◆ 九、验信

出路不是不比较，不是知足，也不是换一种心态。出路是验信：把那个藏着的笃信显影出来，一条一条地验。哪一处真的相类，可以借路；哪一处是笃信出来的，要放下。

验过以后，「如果当时」就能改成「如果现在」。类比不再是一张等着兑现的期票，而成了一场自己的发生。

前言

这本书写的是人间最常见的几种心理：羡慕、懊悔、不服、嫉妒、怨、认命、自卑、攀比、躲，还有结网。

它们看上去各不相同。羡慕带一点亮，嫉妒带一点烧，懊悔往下沉，不服梗在喉咙里。心理学通常一种一种地研究它们，哲学家一位一位地给它们下定义，老话一句一句地劝人放下它们。

本书只做一件事：把它们放回同一个原理里。本书的回答，先摆在桌上：

笃信的理念类比和现实的差异发生，形成矛盾，导致不同的自我 SDE 的发生。

这句话是王德生博士的原话，也是全书的判词。九编都在磨它。

十八条承重命题

本书的承重命题，由王德生博士于 2026 年 10 月 26 日一个中午口述。它们从「羡慕」这个字起，一步一步推到全书的原理。照原话登记如下，正文引用时一字不改：

1. 「羡慕的发生，总是隐藏着一种'未发生的类比可能性'作为一种潜意识渴望。」
2. 「如果 SDE 洪流（=人）没有任何类比性，羡慕不会发生。羡慕是一种隐藏的类比性。」
3. 「羡慕是一种三界类比纠缠。」
4. 「羡慕是：1. 理念的同一性想象 2. 现实的差异性发生 3. 自我的类比发生。」
5. 「羡慕是：现实中我们不一样，但是理念想象中可以一样。」
6. 「因为隐藏着一个'笃信的类比'。」

7. 「羡慕，是以一种：如果当时我'进行了某种'，那么今天也就会发生……羡慕总是和偶尔的悔连接的。」
8. 「比如，同在一个班级，两个同学，一个考上北大，一个考上湘大，开始的时候成绩差不多。这里就会发生羡慕，或者发生后悔，或者发生……」
9. 「这十种发生，具有'一样的开关逻辑'，可以写一个专著，非常宏大的。」
10. 「这个笃信，其实就是对三方程的笃信，即相信相同的 D 和 E，一定会产生相同的 S。而忘记了那个隐藏的函数，即 S=Function(D, E) 的 Function。」
11. 「有三方程的类比，也有六路径的类比，三原理的类比。即 SDE 方法论的类比。」
12. 「笃信的类比与差异的回写，就产生了 10 种不同的'记账回应'。」
13. 「笃信的类比发生在理念界；差异的发生出现在现实世界；二者的碰撞引发了自我世界的回应。」
14. 「羡慕，懊悔……这 10 大心理，都是一个统一的原理。」
15. 「即笃信理论界的一种类比，而现实界这个类比并没有兑现，于是自我界产生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回应和解释。」
16. 「笃信的类比主要是发生在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的输入和输出的关系。」
17. 「对这个'忘了什么'的不同性，就会产生不同的'自我 SDE 发生'，就是比如羡慕，懊悔，这些都是'自我 SDE 的发生'。」
18. 「所以，笃信的理念类比和现实的差异发生，形成矛盾，导致不同的自我 SDE 的发生。」

同一个中午，王德生博士还定下了本书的方法：「这是一个解构和建构的通用方法：从一个小事来进行具体的 SDE 解构，然后推广到普遍性 SDE。」又说：「小事，可以从九宫格透镜来分析，也可以从 SDE 方法论：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来定义。」

本书就是照这个方法写的。那件小事，是一张红榜。

这本书怎样读

只有一个晚上：读前言、导论，再读第 3 章「被遗忘的函数」和第 13 章「回写的类比」。两章合起来，就是全书的骨头。

为自己心里那一下来的：直接翻第六编，找到你最熟的那一种心理，先读那一章，再回头读第五编「记账的四栏」。

为孩子来的：读第 10 章、第 32 章、第 33 章。照着别人家孩子的作息表走，为什么常常走不通；父母递给孩子的，为什么常常不是一个榜样，而是一个笃信。

为工作来的：读第二编和第三编。同样的方法、同样的平台、同样的流程，为什么出不了同样的结果。

为想大事的人来的：读第八编和第 38 章。高考、朋友圈、AI，各自怎样批量制造类比；人为什么必然会类比，类比又怎样通向创造、自由与幸福。

书后有三件附录：四栏总表、全球近邻对照表、验信卡。验信卡可以单独撕下来用。

陪读的人

全书有几个人陪你读。他们是虚构的，只用来把道理放回日子里，不承担证据。

陈禾，四十六岁，湖南人。1998 年考入湘潭大学土木工程系，如今在长沙一家工程监理公司做总监理工程师，常年跑工地。

林川，陈禾的高中同班同学，同岁。高三两人的模拟考排名一直前后脚。高考比陈禾高 31 分，考入北京大学。后来在北京一家大互联网公司做到技术总监，2024 年部门裁撤后离职，现在自己带一个小团队。

苏敏，陈禾的妻子，中学语文老师。

陈小苒，陈禾的女儿，2026 年读高三。她们班上有一个「别人家的孩子」，叫许知遥。

周老师，两人的高三班主任，七十多岁了，见了谁都爱说一句：「你们俩当年就差那么一点。」

陈禾的母亲，在县里老家种了一辈子地，口头禅是「各人有各人的命」。她院子里有两棵橘树，同一年栽，种在同一块地里，一棵年年结得多，一棵年年结得少。

全书的总钥匙，是**红榜前的那个下午**。全书的总比喻，是**一张没有兑现的期票**：理念界开出来，现实界拒付，自我界来记账。

几条约定

本书引用了许多人的话。凡是带引号的转述，请读作「大意如此」。标〔核〕的地方，表示转述的大意已经和通行的说法、译本对过，还没有逐字核对原书。标〔待验〕的地方，是本书自己推出来、还没有经过实验或调查检验的预言；它们写在那里，是为了让人去验，验错了，本书认账。

本书用到几个词，第一次出现时会解释：样子、路、土，以及中间那个函数。样子是显出来的结果（S），路是一步步的经过和次序（D），土是缠在一起的处境和条件（E）。函数，是从路和土到样子之间那道看不见的工序。

最后一条，也是全书最要紧的一条：**心理没有主语**。本书写了很多人羡慕、懊悔、不服，可是这些心理不是哪一个人拿定主意要有的。它们是理念界的笃信撞上现实界的落差以后，在自我界里发生出来的。人是在这一场一场的发生里被显出来的，不是发动这些发生的人。读到后面，你会明白本书为什么一再守着这一条。

目 录

作者介绍 iii

十分钟读完这本书 iv

前言 vii

导论　红榜前的那个下午：一道落差，十种心理 1

第一编　根：笃信的类比 **9**

第 1 章　「我们原来差不多」：理念界里的笃信的类比 10

第 2 章　现实界的差异，自我界的回应：31 分是怎样落下来的 32

第 3 章　被遗忘的函数 54

第 4 章　情感里的发现学 76

第二编　三方程的类比 **99**

第 5 章　同土同路，必同果：样子的类比 100

第 6 章　他走过的路，我也能走：路的类比 122

第 7 章　换一片土，我也一样：土的类比 145

第三编　六路径的类比 **167**

第 8 章　起手的笃信：以为他从哪里起手，我也从哪里起手 168

第 9 章　六种照搬 189

第 10 章　路径不可移植 211

第四编　三原理的类比 **235**

第 11 章　矛盾的类比：吃同样的苦，就该有同样的成？ 236

第 12 章　改变的类比：一样的转折，一样的显露？ 257

第 13 章　回写的类比：同样的回写，同样的命 280

第五编　记账的四栏 **303**

第 14 章　同一性栏：账本的户头是谁开的 304

第 15 章　归因栏：差异记在哪一笔 325

第 16 章　情态栏：可以、本该、不可能、已经 346

第 17 章　时间栏：记到当时，还是记到现在 369

第 18 章　四栏总表与空格预言 391

第六编　人间十大心理：十种自我 SDE 的发生 413
第 19 章　羡慕：还能兑现 414
第 20 章　不服：这次不算 439
第 21 章　攀比：换个科目硬兑 463
第 22 章　懊悔：没兑现，是因为我当时没做 488
第 23 章　嫉妒：被他截走了 511
第 24 章　怨：土不公平 536
第 25 章　认命：命里没有 555
第 26 章　自卑：我本来就不配拿这张票 575
第 27 章　躲：不去看这张票 597
第 28 章　结网：把期票改兑成自己的发生 616

第七编　被记账的一方与反转 641
第 29 章　北大那边的账：庆幸、优越、愧 642
第 30 章　怕被追上：被羡慕的重量 665
第 31 章　二十年后的同学会：类比反转 688

第八编　社会的类比装置 713
第 32 章　「别人家的孩子」：父母递过去的是一个笃信 714
第 33 章　高考：一台全国性的类比装置 735
第 34 章　朋友圈：算法批量制造类比 756
第 35 章　AI 时代：和谁类比? 777

第九编　验信：从笃信的类比到发生的类比 799
第 36 章　验信：把笃信的类比显影 800
第 37 章　如果现在 824
第 38 章　为什么人必然类比：类比与创造、自由、幸福 845

结语　函数不在谁手里 865
参考书目 868
附录 874
附录一　四栏总表 875
附录二　全球近邻对照表 877
附录三　验信卡 879
后记 881

导论

红榜前的那个下午：一道落差，十种心理

◆ 一、红榜

1998 年 7 月下旬，湖南县城，下了三天的雨刚停。

县一中校门口的宣传栏前，围了一圈人。宣传栏的玻璃上还挂着水珠，里面贴着一张红纸，红纸上是毛笔字，一行一个名字，名字后面是学校。

陈禾挤到前面的时候，先看见的不是自己的名字。他先看见的是第二行：林川，北京大学。

他的目光往下走。第三行、第四行、第五行……走到第十一行，停住了：陈禾，湘潭大学。

那天下午的事，他后来记得很清楚，又好像一点都不清楚。他记得宣传栏旁边那棵樟树还在滴水，滴在他的后脖子上，凉了一下。他记得有人拍他的肩膀说「不错啊，一本」。他记得自己笑了，说「还行」。他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走回家的。

他只记得一个数字：31。

高三一整年，他和林川的模拟考排名一直前后脚。有时候他第三，林川第四；有时候林川第二，他第五。最近的一次，两个人只差两分。周老师在班会上说过：「你们俩，谁上北大都不奇怪。」

高考出分那天，两个人差了 31 分。

◆ 二、同一道落差，许多种账

同一张红榜，那天下午落在许多人身上。

落在林川身上，是一阵轻，又是一阵说不清的虚。他后来在湘江边的夜宵摊上说，那年数学最后一道大题，最后一问是蒙的，蒙对了。「我一直觉得，那十几分是借来的。」

落在周老师身上，是一句话。他见了谁都说：「我那一届，出了个北大的。」说完总要补一句：「其实陈禾也不差，就差那么一点。」这句话，他说了二十八年。

落在陈禾的母亲身上，是另一句话。她听儿子说了分数，在灶屋门口站了一会儿，说：「各人有各人的命。湘大也是大学。」

落在班上另一个同学赵磊身上，是一个决定。他没考上本科，复读了一年，第二年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后来同学聚会，他总说：「复读那一年，是我这辈子最值的一年。」

落在陈禾身上的，最复杂。那天下午只是开头。往后二十八年里，这一道落差在他身上记了一笔又一笔，每一笔都不一样。

◆ 三、二十八年，十种心理

把陈禾这二十八年翻开，像翻一本旧账。

1998 年秋天，刚进湘大，他心里梗着一句话：「他那道大题是蒙的。再考一次，我不比他差。」这是**不服**。

2002 年毕业，同学们都在找工作。他听说林川保研了。夜里躺在宿舍床上，他想：要是高三最后半年我也像他那样每天五点起床，要是填志愿那天我敢报北大……这是**懊悔**。

2008 年，他在长沙买了第一套房，九十平米。他打听到林川在北京还在租房，心里松了一口气，紧接着又想：等他买了，我要换一套更大的。这是**攀比**。

2013 年，林川在一家大公司做到了技术总监，上了一回行业杂志的封面。陈禾看着那张照片，心里冒出一句：「其实我一直不如他，以前那个『差不多』，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这是**自卑**。

2016 年，高中同学建了群，张罗聚会。陈禾说工地走不开，没去。群里林川发的照片，他一张都没点开。这是**躲**。

2019 年，他听说林川的父亲当年给他请过省城的家教。他在饭桌上跟苏敏说：「人家家里有条件。」苏敏没接话。这是**怨**。

2021 年，母亲院里那两棵橘树，一棵结了满树，一棵只结了十几个。母亲说：「同一年栽的，同一块地，就是不一样，各有各的命。」陈禾站在树下，没说话，心里也跟了一句：命。这是**认命**。

2023 年，毕业二十五年，他终于去了同学会。听林川讲北京、讲公司、讲出差，他心里一亮，又一酸：「当年我们差不多，我也可以的。」这是**羡慕**。

同一个晚上，有个同学小声说：「林川那个北大，听说当年还加了分。」陈禾没吭声，心里却有一点说不出的痛快。这是**嫉妒**。

2026 年，女儿小苒读高三。家长会上，班主任表扬了一个叫许知遥的学生。回家路上，苏敏差点说出那句「你看看人家许知遥」，被陈禾拦住了。那天夜里，他第一次想：林川那 31 分里，到底有什么是我借得来的，有什么是借不来的？借得来的那一点，今天还用得上吗？这是**结网**的开头。

十种心理，一道落差。

◆ 四、老办法为什么不够

这十种心理，人们不是没有研究过。

心理学一种一种地研究它们：羡慕有羡慕的实验，懊悔有懊悔的量表，嫉妒有嫉妒的脑成像。哲学家一位一位地给它们下定义：亚里士多德分出了嫉妒和竞羡，斯宾诺莎把嫉妒写成一种恨，舍勒写了怨恨，尼采写了弱者的报复。老话一句一句地劝人：知足常乐，人比人气死人，退一步海阔天空。

这些都说中了一部分。可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盲点：都把这十种心理当成十样东西。

十样东西，就要十种解释、十种办法。羡慕有羡慕的出路，懊悔有懊悔的出路，嫉妒有嫉妒的出路。一个人心里同时冒出羡慕和不服，或者今天羡慕、明天懊悔、后天自卑，这些办法就互相打架了。

更要紧的是，它们大多沿着一条好坏的轴来分：良性的羡慕和恶性的嫉妒，想把自己拉上去的和想把别人拉下来的。这条轴是对的，可是太粗。它分得出两堆，分不出十种；更说不清，同一道落差，为什么在同一个人身上，二十八年里会换着记出十种账来。

◆ 五、一个原理

本书的回答是：十种心理出自同一个原理。

王德生博士在 2026 年 10 月 26 日中午把它压成了一句话：

> **「所以，笃信的理念类比和现实的差异发生，形成矛盾，导致不同的自我 SDE 的发生。」**

拆开来看，是三个世界、三件事。

理念界，发生的是笃信的类比。「我们原来差不多。」这是想象，可它不以想象的样子出现，它以「理所当然」的样子出现。

现实界，发生的是差异。31 分，北大和湘大。这是实实在在发生了的。

自我界，是两者相撞的地方。理念说「可以一样」，现实说「不一样」，矛盾就在这里落下，推着自我界发生改变。

王德生博士说：「笃信的类比发生在理念界；差异的发生出现在现实世界；二者的碰撞引发了自我世界的回应。」

换一个说法：笃信的类比，是理念界开出的一张期票，上面写着「以后也该一样」。现实界没有兑现。自我界要对这张没兑现的票，给出回应和解释。

◆ 六、笃信的到底是什么

再往下追一层：那张期票凭什么开得出来?

凭的是一种「输入一输出」的笃信：输入一样，输出就一样。王德生博士说：「这个笃信，其实就是对三方程的笃信，即相信相同的 D 和 E，一定会产生相同的 S。而忘记了那个隐藏的函数，即 S=Function(D, E) 的 Function。」

本书会用三个字说这三样东西。**样子**，是显出来的结果（S），比如考上北大。**路**，是一步步的经过（D），比如高三那一年怎么学。**土**，是缠在一起的处境（E），比如同一个班、同一个县城。三者的关系写成一条方程：样子＝F（路，土）。

那个 F，就是中间那道看不见的工序。笃信只盯着路和土，忘了 F 是各人不同、而且藏着的。

不只三条方程。王德生博士说：「有三方程的类比，也有六路径的类比，三原理的类比。」六路径，是从哪一维起手、按什么次序走；三原理，是矛盾、改变、回写这一个圈。三样都可以被笃信成一台「同样的输入出同样的输出」的机器。

于是笃信各忘了一样东西：

方程忘了函数：以为同样的路和土，就有同样的样子。

路径忘了行走：以为照着他起手、照着他走，就能到他那里。

原理忘了回写：以为吃同样的苦，就有同样的成。可每一次回写都改写了输入本身，输入从来不会两次相同。笃信，是把一个圈拉直成了一条线。

◆ 七、十大心理的一棵树

王德生博士又说：「对这个'忘了什么'的不同性，就会产生不同的'自我 SDE 发生'。」

这句话，把十种心理从十样东西变成了一棵树。

忘了什么	自我界发生出的心理	它们盯着什么
方程忘了函数	羡慕、不服、攀比	盯着结果
路径忘了行走	懊悔、嫉妒	盯着路
原理忘了回写	怨、认命、自卑、躲	把回写冻住了
验信之后，记得	结网	把期票改兑成自己的发生

所以十大心理不是十种情绪状态。每一种都是自我界里一场完整的发生：有它显出来的样子（一酸一亮、往下沉、梗住、灼烧），有它一步步的念头（「要是当时……就会……可是没有……」），有它缠着的记忆、价值和关系。它们会发生，会长大，会变硬，也会松开。

◆ 八、本书的方法：从一件小事到普遍

本书的写法，也是同一个中午定下来的。王德生博士说：「这是一个解构和建构的通用方法：从一个小事来进行具体的 SDE 解构，然后推广到普遍性 SDE。」

那件小事，就是这张红榜。

拆小事有两把刀。一把是**九宫格透镜**：拿对比、变化、分布三种看法，乘上一次、重复、周围三种样态，九个格子把一个场面看一遍，看哪几格亮、哪几格暗，暗格往往就是当事人看不见的地方。另一把是**方法论的定义**：三条方程说清这件事里的样子、路、土各是什么；六路径说清它从哪一维起手；三原理说清矛盾在哪里、改变是什么、回写落没落下。

第 4 章会拿九宫格把红榜那个下午拆一遍。第 36 章会把两把刀都交到你手里。

◆ 九、全书的地图

全书九编，三十八章。

第一编写根：笃信的类比是什么，从哪里来，那个被忘掉的函数是什么。

第二、三、四编写笃信的三种形状：三方程的类比、六路径的类比、三原理的类比。

第五编写账本：一张没兑现的期票，在自我界的账本上有四个栏目，同一性、归因、情态、时间。四栏一组合，人间叫得出名字的心理只占其中几格，其余的空格，是还没有被命名的发生。

第六编是全书的中心，十大心理，一种一章，按忘了什么分成四组。

第七编翻到账的另一面：被羡慕的一方怎样记账，二十年后类比怎样反转。

第八编写社会：家庭、高考、朋友圈、AI，各自怎样批量制造类比。

第九编写出路：验信，如果现在，以及人为什么必然类比。

◆ 放回日子里

2026 年 10 月的一个晚上，陈禾在工地上查完最后一层楼板，坐进车里，没有马上发动。

手机上有一条林川的消息：「下个月回长沙，再去江边吃一回？」

他看着这条消息，想起二十八年前那张红榜，想起那滴落在后脖子上的雨水。那一下凉，他记了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里，那张红榜在他心里记过很多笔账。他一直以为，是那 31 分在折磨他。今晚他忽然觉得，折磨他的也许不是那 31 分，而是那 31 分底下压着的一句话：我们原来差不多，所以我们本该一样。

那句话，他从来没有拿出来看过。

他回了一个字：「好。」

你也可以试一试。拿一张纸，写下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你曾经羡慕过、懊悔过、不服过，或者偷偷嫉妒过，最好是你认识的人，同学、同事、兄弟姐妹都行。

在名字下面，写一句话：**我心里笃信，我们原来_____。**

不用写长，填一个词就行：差不多、一样聪明、一样努力、起点一样。

写完以后，先别急着判断这句话对不对。你只需要看见它。它一直在那里，只是你从来没有拿出来看过。

本书接下来做的事，就是陪你把它拿出来，一条一条地看。

> **带 走 的 话**
>
> **落差伤人，不在落差本身，在落差底下那一句没说出口的「我们原来差不多」。十种心理，是自我界对同一张没兑现的期票给出的十种解释。**

> **小　账**
>
> **这一章里，回写是落下了，还是悬着？**悬着。本章只摆出了一道落差和十种账，原理已经亮出来，怎样一层一层地证，交给后面九编。
>
> 本书要防的病：把十种心理当成十样东西——本章在陈禾的二十八年里防住了它：十种心理出自同一张红榜，同一个笃信。

想一想

1. 你的人生里，有没有一张「红榜」？那一天，你和谁之间显出了一道落差？

2. 那道落差，后来在你心里记过几种账？羡慕、懊悔、不服、躲……按年份排一排，看看它们是怎样换来换去的。

3. 你从来不羡慕谁？想一想，为什么偏偏不羡慕他。



第　一　编

根：笃信的类比

编　序

这一编四章，挖全书的根。

一张红榜贴出来，同一个班、成绩差不多的两个同学，一个去了北大，一个去了湘大。落差为什么会疼？因为底下压着一句话：「我们原来差不多。」第 1 章写这句话怎样在理念界沉下来，成了笃信；第 2 章写现实界那 31 分怎样落下，和笃信一撞，在自我界引发回应；第 3 章揭出笃信最深的一层：相信同样的路和土必出同样的样子，忘了中间那个隐藏的函数；第 4 章说明这种笃信，是日常情感里的发现学。

01

第 1 章

「我们原来差不多」：理念界里的笃信的类比

这一章只问一件事：「差不多」这三个字，是怎么住进一个人心里的？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翻朋友圈，翻到一个老同学，当年坐你前排，成绩跟你上下脚，如今他在一张你没去过的城市地图里过日子。你看了一会儿，没点赞，也没划走。心里有一样东西动了一下。

那一下很小。可它不是凭空来的。它背后站着好几年的日子，站着一排看不见的东西。这一章就蹲下来，把这排东西一件一件摆在桌上。

◆ 一、后墙上的那张纸

高三那年的秋天，县一中三楼最东头的教室，后墙上多了一张纸。

纸是周老师自己抄的。白纸，蓝黑墨水，一行一行的名字，一行一行的分数，用四颗图钉钉在黑板报下面。第一次月考的排名表。全年级五百多人，一个班的名字单独抄成一张，名次按年级排，从前往后。

每次月考完，这张纸换一张。换纸的那天下午，教室里的空气会有一点怪。没有人说话，可是每个人都在想办法走到后墙边上去：去倒水，去扔纸团，去拿扫把。走过去的时候脚步放得很慢，眼睛斜着，三秒钟，够了。

陈禾那年十七岁，坐倒数第三排靠窗。他走过去的时候，看的不是第一行，也不是最后一行。他先找自己的名字，找到了，再往上看一格，往下看一格。

上一格是林川。下一格是别人。

这一回，他和林川隔着三分。

陈禾退回座位，把纸团扔进抽屉，心里没有什么大的波动。三分，一道选择题的事。下次，说不定就追回来了。

他不知道这个「说不定」里，已经装了很多东西。

林川就坐在他旁边。同桌。林川也去看了，回来的时候脸上没表情，坐下，翻开英语书，嘴里嘟囔了一句：「你上次那个完形填空是怎么对的？」

陈禾说：「蒙的。」

林川笑了一下：「我也蒙的，错了三个。」

就这样，一句话，两个人又把一份「我们俩差不多」的东西，往桌子底下压了一层。

你看，没有人宣布过什么。没有人站起来说：「从今天起，我们两个是一样的。」这种话没人会说，说出来也很怪。不过它每一天都在被说，用分数说，用座位说，用一句「我也蒙的」说。

周老师有时候站在讲台上，拿着红笔，看一眼后墙，再看一眼他们这一排，叹一口气：「你们俩啊，谁也别笑谁。」

全班笑。陈禾也笑，林川也笑。

这是一个很温暖的场景。本书要先把它的温度留住，因为后面的话，都要靠这点温度才讲得明白：**「差不多」不是坏东西。它是一个班级里最日常的好感。**

坏的是它后来在红榜前面变成了什么。那是导论里讲过的下午，也是第二章要接着走的路。这一章先不进红榜，只走红榜之前的那三年，看这句话是怎样一点一点沉下去的。

◆ 二、互借的笔记本

陈禾和林川同桌，是从高三才开始的。高二的时候，林川坐他前面两排，两人没说过几句话。

那年九月，换座位。周老师的办法是按上学期期末的名次，一高一低搭着坐，说是让「强的带弱的」。陈禾那回在班上排十九，林川排十七，周老师看了看表，又看了看两个人，说了一句：「你们俩，凑一桌吧。」

后来想起来，这是一个很随手的安排，随手到周老师自己也不会记得。可是对于陈禾，这一张桌子，是后来所有事情的第一块砖。

同桌以后，两个人的东西开始流动。

最先流动的是笔记本。陈禾化学好，字写得工整，林川的化学总是在考前一晚才补，所以化学笔记是从陈禾这边借过去的。林川数学灵，他的错题本上每一道题后面都有一行小字，写的是「这题我当时在想什么」，陈禾第一次翻到的时候愣了一下，那些小字像是有人把脑子里的草稿纸直接贴了出来。

陈禾就借了他的错题本，回宿舍看，一晚上看完，第二天还回去，里面夹了一张纸条：「第 37 页那题，我换了一个做法，你看行不行。」

林川看了，在纸条背面写：「行。比我的短。」

这样的来回，一个学期里有几十次。借笔记，还笔记。借的时候说谢谢，还的时候说谢谢，中间有时夹着一块橡皮，一张草稿，半个馒头。

你注意这里有一样东西在悄悄长。

每借一次笔记，两个人都多知道一点对方是怎么想的。陈禾知道了林川做数学题的路数，林川知道了陈禾背化学方程式的办法。他们对彼此的脑子，越来越熟。熟到什么程度呢？熟到有一次，陈禾做一道物理题卡住了，下意识地想：「要是林川，他会从哪里下手？」

他想到了。他按那个下手的地方走，做出来了。

这件事陈禾自己没当回事，只是它在他心里落了一笔：**林川的脑子，我是够得着的。**

这一笔，陈禾没有写下来，也没有对任何人说。它是慢慢沉下去的。一个够得着的人，和一个够不着的人，在心里是两个不同的位置。够得着的人，会被放在「我的旁边」，够不着的人，会被放在「我的上面」或「我的外面」。

林川被放在了旁边。

还有别的小事，也在往同一个方向推。

两个人身高差不多，林川略高一指。两个人都近视，都是度数不深，上课戴，下课摘。午休的时候，都爱去后操场的水泥乒乓球台，打得也差不多，输赢各半。食堂里，两人常常站同一个窗口，要同一份炒粉，加同一勺辣椒。

林川走读，家在县城。陈禾寄宿，家在乡下。这些不同，那时候两个人都知道，可是都不放在心上。放在心上的是那些一样的地方，因为一样的地方每天都在碰面，不同的地方只在周末和假期才露头。

你想想你自己当年的朋友，大概也是这样。你们会记得一起做过的事，不会天天记得各自回家以后的那一半日子。

那一半日子，就是后来要出事的地方。不过那时候，它沉在水底下。

◆ 三、「差不多」是怎么沉下去的

现在把这三年放在一起看。

一次月考，两人差三分。再一次，差五分，这回陈禾在前。再一次，差一分。再一次，差八分，林川在前，周老师在晚自习上说：「林川这次是发挥好了，下次未必。」

每一次排名表钉上去，每一次两个名字挨在一起。一个学期三到四次，三年算下来，将近二十回。

这二十来回里，两个人互有胜负。这件事很要紧。如果每次都是林川在前，陈禾心里大概早就把他放到「上面」去了。如果每次都是陈禾在前，陈禾也许会觉得自己比他强。可是互有胜负，就像一架天平，两边不停地晃，从来没有倒向哪一边。

晃了二十来回，天平在心里留下一个印象：**这两只盘子，是一样重的。**

你说，这是事实吗？

看上去是。二十来次考试，二十来个分差，平均下来，真的就差一两分。数字不骗人。

你再想一想，这些数字量的是什么。

它量的是：在同一天，同一间教室，同一份卷子，限时两个小时，两个人各自写出来了多少。

只有这个。

它没有量：一个人家里有没有人问他今天考得怎么样，一个人考完回宿舍有没有热水洗脸；一个人最近半年睡得好不好；一个人做题的时候是在想题，还是在想三分以后的那一格。

这些东西，排名表不记。

排名表是一张很公平、也很窄的表。它只有一栏。

可是人心里的表，是不分栏的。看见这张只有一栏的表二十来回，心里就慢慢长出一个看法：**这个人，和我是差不多的**。

注意，这个看法没有在哪一天忽然冒出来。它是一次一次沉下去的，像一杯水里的泥，不搅动的时候，一点一点落到底。落到底以后，水是清的，你就以为水里什么也没有。

这就是「沉」的意思。沉下去的东西，不会消失，它只是不再浮在上面。你看不见它，它却一直在那里，托着后面发生的一切。

周老师那句「谁也别笑谁」，是一勺泥。同桌这件事，是一勺泥。互借笔记，是一勺泥。同一个窗口的炒粉，是一勺泥。到了高三下学期，这杯水底的泥，已经厚厚的一层，没有人知道有多厚。

这时候，如果你问陈禾：「你觉得你和林川是不是差不多？」

陈禾大概会愣一下，然后说：「嗯，差不多吧。」

他说得很轻，因为他不觉得这是一个需要想的问题。这就是沉到底的样子：**答得越轻，沉得越深**。

◆ 四、水面下的那一半日子

前面说，有一半日子沉在水底下。现在把它捞起来看一眼，只看一眼，不细讲，细讲是第7章的事。

林川每天放学，推一辆自行车出校门，往县城里骑，十分钟到家。他家的饭菜是热的，有人在门口问一句：今天怎么样？

陈禾放学，端着铝饭盒去食堂，吃完回宿舍。宿舍里八个人，上下铺，夜里九点半熄灯，有人打手电在被窝里看书。每个周末，他背一个帆布包回乡下，包里是

脏衣服，回来的时候包里换成母亲炒的咸菜、一小袋米，米是食堂要用的，一周的饭票折成米。

这两种日子，一种有热饭，一种有咸菜。一种有人问，一种没人问。

要说这两种日子没有差别，那是骗人的。陈禾自己心里是知道的。不过他从来没有把这一半日子，放到和林川的比较里去。为什么？

因为排名表不记这一栏。

一个人的两半日子，在表上只留下一半。留下来的那一半，每个月摆在后墙上，被所有人看。没留下来的那一半，只有他自己知道，周老师不知道，林川大概也不太知道。

时间一长，被摆在墙上的那一半，就成了「我们」的全部。沉在水里的那一半，谁也不去碰。

这一点，要请你记住，因为它是笃信的类比的一个特点：**它总是只用能看见的那一半，去担保看不见的那一半**。看见的是分数，担保的是前途。看见的是同一间教室，担保的是同一种日子。

◆ 五、这句话里藏着什么

「我们差不多。」

七个字不到，听上去平平常常。现在把它拿起来，翻过来看，看它底下垫着什么。

第一层，它在说：分数上的这一点差，是可以补的。三分、五分，下次就追回来了。这话里有一个没说出口的想法：两个人的底子是同一种底子，所以差，只是暂时的。

第二层，它在说：他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林川答出来的那道题，我换个状态也答得出来。林川如果考上了某个地方，我换个运气也考得上。

第三层，也是最深的一层，它在说：我们是同一种人，走同一种路，会到同一种地方。

这三层，没有一层是在日子里被谁一字一句地说出来的。它们是一块儿沉下去的，叠在一起，像一堵墙里的三层砖。

你看，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转弯。

「我们差不多」，一开始只是一个观察：我们俩的分数，差不多。这是一个关于**过去**的、**已经发生了的**、**可以查表的**事。

可是沉到底以后，它变成了一个预期：我们俩的前途，也差不多。这是一个关于**将来**的、**还没有发生的**、**查不了表的**事。

观察变成预期，中间没有任何东西把它们连起来。没有人证明过「分数差不多的两个人，前途也差不多」。这个转弯是在水底下悄悄拐的，拐的时候没有一点声音。

本书管这个转弯叫「类比」。把已经看到的相似，搬到还没看到的地方。分数像，所以前途也像。笔记本借得来，所以路也走得通。

类比本身没有错。人要是没有类比，连一条没见过的街都不敢走。第38章会专门讲，没有类比，人学不会东西，文明也传不下来。

出事的不是类比，是它沉下去以后变了味。它从「我看见我们很像」，变成了「我们就是一样的」，从「也许」变成了「一定」。

本书把这个变了味的类比，叫做**笃信的类比**。笃信，就是信得连自己都不知道是在信。

这个词，下面一节要细讲。在这之前，先把「同一」这个字看清楚，因为整件事的第一个要害，就在这个字上。

◆ 六、毕业前的一句玩笑

高三下学期，天一天一天热起来的时候，教室里开始有人谈志愿。

有一个晚自习，停了十分钟的电。教室一片黑，有人划了根火柴，有人打开手电。大家趁机说话，说的都是同一件事：考完了去哪儿。

林川把脚搭在前排的凳子上，说：「咱俩考到一个城市吧。周末，我骑车去找你。」

陈禾笑：「你找我，还是我找你？」

「谁近谁找谁。」

两个人都笑了，笑声在黑暗里很小。

这是一句玩笑。你再听一遍，它是不是已经把「同一」放进了将来？不是「我们现在差不多」，是「我们以后还在一起」。一个城市，一个周末，一辆自行车。

这句玩笑里的地图，已经画好了。图上有两个人，在同一座城市，隔着一个骑车可以到的距离。

没有人觉得这张图有什么问题。图上的人太亲近了，亲近到不像是想象。

陈禾后来想起这句话，每次都想到同一个细节：停电，黑，火柴，林川的脚搭在凳子上。他想的不是那句话说了什么，是那一晚的黑，那种什么都还没有发生、什么都还可以一样的黑。

要等到很多年以后，他才会明白，那晚的黑，就是理念界。里面的东西，都是还没有被现实碰过的东西。

◆ 七、同一不是事实，是想象

现在做一件小事。你把「我们差不多」里的「差不多」，找出来，指给我看。

指哪儿？

指分数吗？分数是两个不同的数字，一个比另一个多三分。它们只是挨得近。挨得近，不等于同一个。

指两个人的脑子吗？你看不见脑子。你只看见林川做数学题的路数和陈禾不一样，一个爱从图上下手，一个爱从式子下手。

指两个人的将来吗？将来还没有来。

指那二十来回的排名吗？那是二十来个分开的下午，每一个下午都有自己的雨和自己的饭，它们没有被谁串成一条线。

找来找去，你会发现，「差不多」这个东西，在日子里没有地方可以指。你能指到的，全是一样一样具体的、各不相同的事。把它们看成「差不多」的，是另一个地方，是**脑子里的那一张图**。

这张图上，林川和陈禾站在同一条线上，隔着一小段距离。图上看，他们是一种东西的两个例子。

本书把这张图，叫做**理念的同一性想象**。意思是：在想法里，两样东西被放成了同一种东西。

这里的「想象」两个字，请你别听成「假的」「瞎想的」。它的意思跟「地图」差不多。一张地图画着一条河，河是真的，可是地图上的那条蓝线不是河，它是人画出来的、让你看得懂的东西。有了地图，人才不会迷路。有了「差不多」，两个同桌才能互借笔记，一起打球，一起说「谁也别笑谁」。想象是有用的，它是人在世上走路的拐杖。

麻烦出在另一个地方：**地图被当成了地面**。

地图上两个点挨得近，地面上隔着一道河。你要是忘了这是地图，你就会按地图的距离，以为走过去只要十分钟。

王德生博士在谈羡慕的时候，说过一句很短的话，本书把它抄在这里：

「羡慕是：现实中我们不一样，但是理念想象中可以一样。」

这句话的前半截，是「现实中我们不一样」。这半截很容易被略过去，因为它太平常了，没有人会觉得「两个人不一样」有什么好说的。不过你再读一遍，它的意思是：在日子里，一直有一个「不一样」躺在那里，从来没有走开过。陈禾和林川，从出生那天起，就是两个不一样的人，吃不同的饭，走不同的路，只是这个「不一样」被周老师的排名表盖住了。

后半截是「理念想象中可以一样」。这一半在想法里，在话里，在表里。

两半放在一起，才是羡慕的前半个故事。**一边是躺在日子里的不一样，一边是漂在想法里的可以一样，两边隔着一层薄薄的纸**。

这层纸什么时候会破？要等一件事发生：两个「不一样」里有一样，终于大到可以被量出来。比如，31 分。

那是第二章的事。

◆ 八、笃信：人看不见自己的眼镜

现在来讲「笃信」。

笃，是实、是厚、是深。笃信，是信得很实，信得很深。可是本书说的笃信，和你平常说的「我很相信某某」不一样。

你平常说「我很相信他」，是你知道自己在信。你可以说出来，也可以收回去。有人问你：「你为什么信他？」你答得出一两条理由。

本书说的笃信，是你不知道自己在信。

打个比方。你戴着一副眼镜，戴了很多年。你看桌子，看树，看人，你不会说「我通过眼镜看桌子」。你就是看见了桌子。眼镜透明到你自己都忘了它。直到有一天，镜片上落了一粒灰，你才忽然发现：哦，原来我一直隔着一层东西在看。

笃信就是这副眼镜。

陈禾对林川的那份「差不多」，也是这样。他不会对自己说：「我相信我和林川是同一种人。」他没有这句话。他只是看林川，看出来的就是一个「和我差不多的人」。眼镜太透明了。

王德生博士讲羡慕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

「因为隐藏着一个'笃信的类比'。」

这句话在本书里是一个承重的句子。承的是：**羡慕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底下藏着这个笃信，而这个笃信是藏着的。**

藏着，就是它不以「信念」的样子出现。它不在嘴上，不在日记里，也不在陈禾回答问题的那一刻。你拿一张问卷去问他：「你是否相信，条件相近的两个人，一定会有相近的结果？」他多半会皱起眉头，说：「那倒不一定。」

他说「不一定」，是真心话。他的嘴不相信。

他的心有另外的反应。多年以后，他看见林川朋友圈里那张照片，心里扎了一下，扎得很准。这个「扎」，就是笃信露出来的地方。

所以要找一个人的笃信，别听他怎么说，看他在哪里疼。**疼的地方，就是眼镜上那粒灰。**

这里需要停一下，讲清楚一件事：谁在笃信？

要是你说「陈禾笃信」，听上去好像是陈禾自己拿定主意相信的。可是前面讲得很清楚，没有谁拿过这个主意。它是周老师的话、排名表、同桌的座位、互借的笔记，一勺一勺沉下去的，沉在陈禾这一股日子里。

本书把一个人叫做一股洪流：一股一边流一边带着泥沙的水。笃信是这股水里沉着的一层泥，不是水自己舀起来的东西。所以本书以后说「笃信在陈禾身上发生」，不说「陈禾选择了笃信」。你选不了你看不见的眼镜。

还有一点，是要对周老师公道的。

周老师也戴着这副眼镜。他站在讲台上说「你们俩谁也别笑谁」，说得那么顺口，那么没有一点防备。他批了四十年的卷子，见过几千个学生，他的眼睛里，早就落满了一层「分数相近的人，将来相近」的泥。他不是故意的，他不是在骗谁。他自己也是这张表养出来的。

所以别急着在这里找一个坏人。笃信的类比不是谁的过错，它是一个班、一个县、一个年代一起沉下来的东西。坏人没有，疼的人有。疼的人，才是最先看见镜片上那粒灰的人。

◆ 九、三界里的头一界

现在可以给「笃信的类比」找一个住址了。

本书把人的日子分成三块地，叫三界。

第一块叫**理念界**。这块地住的是想法、说法、分类、表格、规矩，以及像「差不多」「应该一样」「本来就是」这样的话。它没有重量，摸不着，不过人天天在里面走。

第二块叫**现实界**。这块地住的是实打实发生了的事：一场考试，一个分数，一场雨，一个人走了哪条路，一棵树结了几个果。它不管你怎么想，它自己发生。

第三块叫**自我界**。这块地住的是「我对这件事是怎么回应的」：我怎么记，我怎么说，我心里翻出什么，我从此怎么活。

三块地不是三个房间。它们是三种发生，常常缠在一起，同时发生。本书先一块一块地看，最后看它们怎么撞在一起。

这一章只看第一块地。

王德生博士把羡慕拆成三件事，第一件就在这块地上：

「羡慕是：1. 理念的同一性想象 2. 现实的差异性发生 3. 自我的类比发生。」

这三件事，各占一块地。第一件，理念界里，有一张「我们可以一样」的图。第二件，现实界里，有一个实打实的差。第三件，自我界里，有一个回应。

本章的主角是第一件。它是羡慕的起点，也是整本书的起点。

理念界里的这张图，有两个特点，要放在一起看。

第一个特点：**它是被好些东西一起画出来的，不是陈禾一个人画的**。周老师的话是一笔，排名表是一笔，同桌的座位是一笔，班里的空气是一笔。理念界这块地，不是一个人的脑子，是一个班、一个县、一个年代共用的一块地。陈禾在这块地上行走，一路都踩着别人踩过的脚印。

第二个特点：**它不与现实界打招呼**。图上画着两个人站在同一条线上，现实界里两个人正在各过各的日子，互不相干。图不会因为日子而改变，日子也不会因为图而停下来。两块地平行，各走各的，直到有一天，某件事把它们撞到一起。

在撞上之前，笃信的类比安安静静，住在理念界里，什么也不做。它就像一张没有到期的期票，放在抽屉里，没有人拿出来看。

这个「期票」的比方，后面会反复用。现在只记一句：**期票是在理念界开出来的，开的时候，没有人觉得自己开过**。

◆ 十、成靦那句话

现在来看几位近邻。头一位是个两千多年前的人。

《孟子·滕文公上》开头有一段话。滕国的世子，也就是后来的滕文公，路过宋国，拜见孟子，孟子对他讲人性本善，开口必称尧舜。后来世子又来，孟子对他说：「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然后引了三个人的话。

第一个是成覸，对齐景公说：「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大意是：他是个男子汉，我也是个男子汉，我凭什么怕他？

第二个是颜渊：「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舜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肯做事的人，也能像他那样。

第三个是公明仪：「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文王是我的老师，周公怎么会骗我。

这三句话，今天读来，是三声壮胆。它们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别人能到的地方，我也可以到。他们并不比我高一等，他们只是走在前面。**

先承认：这几句话说中了很要紧的东西。「彼丈夫也，我丈夫也」是一句同一性的宣告，而且是一句用得很对的宣告。人面对一个看起来高高在上的对象，先把他和自己放到同一个类里，胆子就大了。孟子拿它来激励世子，把「同」用成了一股向上的力。本书一点也不想把它说成坏话。

那么，本书多出的是哪一层？

多出的是：**成覸的这个「同」，划得很宽，宽到只在「丈夫」这一个类上。**舜和你、文王和你、齐景公和你，同在「人」这个大类里。划到这么宽，同一性几乎是真的，没有人能拿事实反驳它。而且孟子那一句的下半截是「有为者亦若是」，也就是：同了，就去做，做起来，同一性在路上兑现。期票一开出来，马上有人拿着它往前走。

可是同一性想象在日子里，大多不是这么宽的。陈禾和林川的「同」，窄到同一间教室、同一个年级、同一张排名表，窄到只差三分、五分。划得这么窄，它已经不再是「同为人」，它悄悄变成了「同一种路上的同一种人」。这一步，成覸没有走，孟子也没有走。

于是有一个判别的局面，只有本书推得出来：

同一句「他行，我也行」，对舜说，是壮胆；对同桌说，如果差已经发生了，它就扎人。

为什么同一句话两个滋味？因为「同」划得窄了一寸，而且那张期票要兑现的地方变得又近又具体，近到每个人都看得见到没到。孟子的说法里，没有为这个变化留一个位置。

还有一层。十八岁的陈禾，对着林川说「他行，我也行」，这话背后还有一条路：复读，再考，大学四年，来日方长。同一句话，到四十六岁，他对着朋友圈里那张照片再说一遍，路已经窄了。句子没变，句子背后的路变了。路变了，同一句话的滋味，从壮胆变成了悬着。

悬着是什么意思，第19章讲羡慕的时候再说。这里只先记一件事：**同一性的宣告，本身不决定它是壮胆还是扎人。决定的，是这张期票后面有没有路去兑。**

◆ 十一、陈胜那句话

第二位近邻，也是一个庄稼汉，不过他的话比成靓的更烈。

《史记·陈涉世家》里写陈涉年轻时给人家做雇工耕田。有一天他停下手里的活，走到田埂上，闷闷不乐地站了很久，说了一句：「苟富贵，无相忘。」要是有一天发了财，别忘了大家。

一起干活的伙计笑了，回他：「你一个给人种地的，哪来的富贵？」

陈涉叹了口气：「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燕子麻雀，哪里懂得天鹅的心思。

后来，到了大泽乡，戍卒误了期，按秦法该杀头。陈涉和吴广商量起事，陈涉说了那句流传了两千年的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王侯将相，难道是天生的种吗？

先承认：这句话说中了一件事，而且说得比孟子还要狠。孟子的「同」是人性相近，陈胜的「同」是一刀切下去：**王侯将相和我，没有血统的差别。**这是把一个看上去牢不可破的差异，一笔勾销。同一性想象一旦这样被宣布出来，可以掀翻一个朝代。本书对这一点没有任何异议。同一性想象，是一股真实的力量。

再看本书多出的一层。

第一，请看陈涉说话的那一口气。他在田埂上叹气的那一回，同时说了两件事。对着王侯将相，他说「同」；对着一起种地的伙计，他说「异」，他叫他们燕雀。

同一口气，一边画「同」，一边画「异」。

这说明什么？说明**同一性的线是画出来的，画在哪里，要看画的那一刻心里装着什么**。陈涉把自己和王侯将相画到了线的一边，把伙计画到了另一边。两个人并排站在田埂上，各自心里的线却画得完全相反。

第二，「宁有种乎」这四个字，推得出的只是起点相同：王侯将相不比我多一颗特别的种子。它推不出路相同、结果相同。陈涉后来在陈地称了王，国号张楚，大约半年就败亡了，被自己的车夫杀了〔核〕。起点同，路和结果各是各的。这一点，本书在第3章会正面去讲：种子同了，还要看中间那只看不见的手。

现在给一个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

回到那条田埂。两个雇工，同一条垄，同一个东家，同样的天气，同样的工钱。一个站在垄上怅恨良久，一个在旁边笑。

谁会怅恨？

如果按条件算，这两个人没有任何差别。如果按常识猜，也许会说：条件更差的那个更会怅恨。可是照本书的看法，会怅恨的，是心里的图里画了「同」的那一个，也就是把自己和那些高处的人画在一条线上的人。笑的那一个，图上根本没有这一条线，所以没有什么要兑现，也就没有什么悬在那里。

这个判别，把「条件决定论」放到了一边：**痛不痛，不是看你站在哪一垄，而是看你心里的那张图，把你和谁画成了一条线**。

这一点，史书里其实留着痕迹。《史记》写陈涉是「怅恨久之」，写伙计是「笑而应」。同一块地，两种神情。

◆ 十二、休谟：惯出来的信

第三位近邻，隔着一千九百年，也隔着一片海。

大卫·休谟在《人类理解研究》（1748）里问过一个很小的问题：为什么你相信，太阳明天还会升起？为什么你相信，火碰到手会烫？

你会说：因为过去一直如此。休谟说：好，不过「过去一直如此」，怎么能推出「将来也会如此」？这中间没有任何一步，是靠推理走过去的。

他的答案是：靠习惯。一件事总是跟着另一件事出现，看多了，心里就养成了一种期待，看见前一件，就等着后一件。这个期待，不是理性给的，是惯出来的。他说，习惯是人生的大向导。

先承认：这话说中了笃信的一个很要紧的特点。**笃信不是推理推出来的**。你没有一步一步地论证过「分数差不多的两个人，前途也差不多」。这个信是惯出来的，是二十来回排名表挨在一起，一回一回养成的。休谟看见了这一层，而且看得比谁都早。

本书多出两层。

第一层：休谟讲的惯，是「同一类事，看过很多遍」。可是陈禾对林川的笃信，有一样东西，是他一次也没有看见过的：**分数差不多的两个人，最后前途也差不多**。这件事他没见过，因为他的人生才走到一半，林川的人生也才走到一半，结果还没有出来。

也就是说，这份笃信，是用「看多了的这一类」，搬去装了「一次也没见过的那一类」。看多了的是：这次考试，两个人差不多，下次考试，两个人也差不多。没见过的是：高考之后，人生之后，两个人还差不多。

从前一类搬到后一类，休谟没有写。休谟写的是惯。**本书说的是惯之后的那一跳**：用一类事的经验，去担保另一类事的将来。这一跳，就是类比。

第二层：休谟说的是人对自然的信，太阳、火、石头。人对自然的惯，是自然一遍一遍给的。人对人的信，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有一张表，在批量地给这个惯**。

排名表就是这样的一台机器。它每个月都把两个名字摆在一起，一次又一次，机械地，不带感情地。自然界里，一块石头碰到另一块石头，一年也碰不了几回。排名表一个学期就碰三四回。

所以在日子里，惯的养成，比休谟想的要快得多，也要整齐得多。

判别局面是这样的：

设有两个班。甲班里，每年都有这样的事：两个分数差不多的同桌，几年后各走各的，一个飞得高，一个飞得低，全班都看在眼里，看过十回。乙班里，一回也没有看见过。

休谟推：甲班的笃信会弱，因为惯的内容里有了反例；乙班的笃信会强。

本书推一个不一样的结果：甲班里的人，对着自己的同桌，**照样笃信**。因为他们心里的那张图，是画给「我和我的这个同桌」的，别人的反例搬不过来。别人的洪流不是我们的洪流。「那是他们，我们不一样」，这句话几乎每个人都说过。

这是一个待验的推论。可是你在自己身边试一试：一个人看过十个「同桌各走各路」的故事，轮到他自己的同桌，他会不会说「我们俩不会」？

◆ 十三、费斯廷格：为什么偏偏是同桌

第四位，是心理学里的一块界碑。

利昂·费斯廷格在 1954 年，写了一篇叫《社会比较过程的一个理论》的文章。他的想法很朴素：人有一种需要，要知道自己的看法对不对，自己的能力够不够。如果没有一把客观的尺子，人就会拿别人来量。他还提出一个说法：**和自己越相近的人，越容易被拿来比；差得越远，越不比**。

这是社会比较理论的起点。后来很多关于羡慕、嫉妒、攀比的研究，都从这里出发。

先承认：它说中了「局部」这件事。你不会拿自己和姚明比身高，也不会拿自己和爱因斯坦比脑子，你拿自己和同桌比。这跟陈禾的故事完全对得上：一道落差能不能入账，要看「像不像」。

本书多出的一层，是**「像」从哪里来**。

在费斯廷格那里，「相近」是对象身上的一个条件：能力相近，看法相近。这个条件在对象身上，等着被人看见。

不过回到那张排名表。陈禾和林川「相近」，是因为他们在三年里被一张表挨着摆了二十来回，被一个班主任叫成「你们俩」，被排进一个座位。**这个「相近」，是理念界里被画出来的，不是躺在对象身上的。**

公平地说，后来的研究者，常常把「相近」理解成「被感知到的相近」，这样一来，费斯廷格的说法就和本书靠得更近了。本书多出的是下一步：**那个被感知到的相近，它的来处，是表、是班、是话。**

给一个判别局面。

在一家公司里，有两个人。甲，能力、看法、年龄，都和你相当，可是在另一个城市、另一个行当，你们这辈子没被放进同一张表。乙，能力和你差一大截，只是在同一张绩效表上，他排在你前一名。

照费斯廷格原来的说法，相近指能力和看法的相近，你应该更容易和甲比。本书推：**乙更扎。**因为同一张表，已经替你画好了那条线。线画好了，差的那一格，就在你眼前。

这也能解释一件很多人遇到过的事：你不羡慕和你同样优秀的、远在天边的同行，你却会被邻座那个比你少干半年活的同事的一次加薪，弄得半夜睡不着。

◆ 十四、首富、自己、老同学

现在把前面所有东西放到一张桌子上，问一个小问题。

你有没有羡慕过世界首富？

大多数人没有。我们读他的新闻，知道他有几千亿，知道他有岛、有飞机，心里没有扎。偶尔有一点惊叹，可是惊叹不是羡慕。

你有没有羡慕过自己？

这话听着怪。你既然是自己，哪来的羡慕。不过想想看，这样的事是有的，我们会羡慕「二十岁时的自己」，那是另一件事，第17章再讲。这里说的是此时此刻的自己，这样的自己，没有什么可以羡慕的，因为他就是你。

你有没有羡慕过老同学？

这个答案，大多数人是有。

把这三种情形排成一排，放进王德生博士的一句话里：

「如果 SDE 洪流（=人）没有任何类比性，羡慕不会发生。羡慕是一种隐藏的类比性。」

这里的 SDE 洪流，在本书里就是人，一股一股在发生着的日子。这句话讲的是：**要有一点类比性，羡慕才会发生**。

首富：同一性为零。陈禾的理念界里，没有一张图，把自己和首富画到同一条线上。没有图，就没有票。没有票，现实界里再大的差，也没有地方挂账。

自己：同一性是满的。你和你完全一样，没有差可记。要说有差，那是你和过去的你，下一次再讲。

老同学：同一性是局部的。图上有一条线，把你们画成一类。现实里有一道差，大到可以看见。线一边有票，另一边有差，两样东西碰在一起，账就记得下来了。

只有局部，才生落差之痛。

零，没有票可开。满，没有差可记。局部，有票，也有差。

这个结论有一个推论，要说给读者听，因为它会救很多人：**减轻一份羡慕，有两个入口**。一个入口是让差变小，这很难，差是现实界的事。另一个入口是让线变淡，让同一性从「局部」往「零」那边挪一点，这一步在理念界里，可以动手。但是动手之前，要先知道线是谁画的，什么时候画的。这是验信，第36章再讲。

还有一件事要留一个线头：局部本身是会动的。红榜贴出来的第二天，陈禾心里的那条线，大概就开始变了。有人会把线擦淡：「林川本来就比我强。」有人会把线描得更粗：「我们明明一样。」这两种动作，各记出一种不同的账。哪一栏变了，哪一种回应就出来了。第14章专门讲这一栏。

再往前走一步。如果你去问一个刚被这张票扎过的人：你羡慕他什么？他多半说：他的房子，他的工作，他的孩子。可是你再追一句：这些东西，是你要的吗？很多人答不上来。因为他要的，其实不是那套房子，是**那套房子所代表的那条路，本来也可以是我的**。这个「本来也可以」，才是羡慕的真身。房子只是它的一个影子。

◆ 放回日子里

2026 年的秋天，陈禾在长沙郊外的一个工地上。

监理车停在路边，他坐在后座，把安全帽放在膝盖上，打开手机。朋友圈里滑过去一张照片，是林川发的：北京的一个早上，一张咖啡桌，一台电脑，窗外是他认得的那条长街。配的字很短：「出差，早起。」

陈禾看了大概三秒，没点赞，也没划走。

三秒，很短。这三秒里，那张后墙上的纸，那只借来借去的笔记本，周老师的叹气，一勺一勺泥，一下子都浮到了水面上。

他把手机放到座位上。司机师傅回头看了一眼：「陈总，走了？」

「走。」

车开动的时候，他在想：我们原来差不多的。

这一句，他已经想了二十八年了，每一次都是这个字眼：原来。

那天晚上，他回到家，苏敏在厨房里炒菜。油烟机响着，她背对着他，头也不回地问：「又看林川的朋友圈了？」

陈禾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你今天进门的时候，换鞋换得特别慢。」

苏敏是教语文的，对这种小细节有一种职业上的敏感。她把菜铲进盘子，擦了擦手，转过身来：「我们办公室那个小周，去年评上了高级职称，比我晚进学校两年。我也有那么几天，吃饭不香。」

陈禾看着她。这些话，她以前没有说过。

「不过后来我想，」苏敏接着说，「我和小周也没有哪一点是一样的，除了都在一个办公室，都要评职称。」

她说完就转身端菜去了。陈禾站在厨房门口，一时没有动。

「除了都在一个办公室，都要评职称。」这句话里，有一样东西，把他拦住了。他想：我和林川，除了都在同一个班，都坐同一张桌子，还有什么是一样的？

他一时答不上来。答不上来，也没有难受。只是那一夜，他躺着，想了很久。

现在给你一个明天能试的小办法，不难，一张纸，十分钟。

拿一张纸，对折。找一个你心里「原来和我差不多」的人，不用是同学，也可以是同事、邻居、亲戚、老乡。

左边一栏，写：**我凭什么说我们差不多？**写三条。写具体的，比如「当年成绩挨着」「同一个科室进来的」「住同一个小区」。

右边一栏，对着每一条，写：**这一条，是哪一年、哪一张表、哪一句话里来的？**

比如「成绩挨着」，是高三那年的月考排名表。「同一个科室进来的」，是公司那年的新人培训花名册。

你会发现，右栏很多条，都落在一张**表**上，或者落在**一个人的一句话**上。表和话，是别人给的，不是你自己量的。

这张纸不是要你证明「他不如我」或者「他其实比我强」。它也不是要你立刻不羡慕。它只做一件事：**把那张期票的出票日期，找出来**。

出票日期找出来，你会看见这张票上签字的人，并不只有你。

这时候，如果你心里还有一点扎，别急着按下去。你可以对自己说一句话：这一点扎，是我在对一张票有反应，不是在对一个人有反应。

这样，你就比昨天，离那副眼镜近了一寸。

最后，给这一章留一个往下走的口子。

笃信的类比，不只有「我们差不多」这一个样子。它是一副有三个镜片的眼镜。

第一个镜片，看的是结果：相同的路、相同的土，必然长出相同的样子。第二个镜片，看的是走法：同样的起点，同样的走法，必然到同样的地方。第三个镜片，看的是苦与成：吃同样的苦，必有同样的成，改变之后，回过头来写下的，也必然是同样的东西。

这三个镜片，各占本书一编。但是它们都从今天这一章的那一句话里长出来：**我们原来差不多。**

下面一章，要把这句话放到红榜前面，让它碰一碰日子里那一个具体的数字：31 分。

带 走 的 话

「我们差不多」是一张在理念界开出来的期票，开的时候没有人觉得自己开过；羡慕的头一个根，是这张藏着的票，不是对面那个人。

小　账

这一章里，回写是落下了，还是悬着？悬着。这一章只写了期票怎样开出来，现实里的那道差还没有落下，自我界的回应更没有开始，第2章接着写。

本书要防的病：把「同一」当成一件已经发现的事实——本章在哪里防住了它？——在后墙的排名表、成靦、陈胜、休谟、费斯廷格这五处，每一处都追问了同一句：这个「同」，是谁画的，什么时候画的，有没有一次在日子里被量过？

想 一 想

1. 你心里有没有一位「原来跟我差不多」的人？你说「差不多」的时候，依据的是一张表，还是一句话，还是你自己亲眼看见的事？
2. 你有没有羡慕过首富？如果没有，你觉得是为什么？再想一想，你有没有被一个比你只好一点点的人，扎过？
3. 回想一下，你小时候班里有没有一张贴在墙上的表？它在你心里，把你和谁放在了一起？

◆

02

第 2 章

现实界的差异，自我界的回应：31 分是怎样落下来的

这一章要问两件事。一件是：那个叫 31 分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另一件是：它落下来以后，心里的东西是怎么出来的？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一个数字，一句话，一张表，忽然把一件你以为挺平的事，砸出了一道缝。缝不大，可是你再也没法把它合上，你的日子里从此多了一个地方，一碰就疼。

陈禾的那道缝，叫 31 分。

◆ 一、31 分是碎的

先看一件很小的事。

31 分这个数，听上去像一块整的东西，像一块砖，从天上掉下来，砸在头上。陈禾二十八年里想起它的时候，也总是这样想的：一块砖，沉甸甸的，有一个确定的重量。

不过你把这块砖拿到手里，拆开看，它是碎的。

1998 年 7 月 7 日、8 日、9 日，县一中的考场里，陈禾和林川考了五科：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后来分数出来，两个人各科对一对，差是这样的：

科目	陈禾比林川	差在哪里
语文	少 3 分	作文差几分，别处各差一点
数学	少 14 分	最后一道大题 12 分，一道选择题 2 分
英语	少 6 分	完形填空错了三个，作文少一档
物理	少 10 分	下午那场考试，下着雨
化学	多 2 分	化学笔记是他借给林川的

科目	陈禾比林川	差在哪里
合计	少 31 分	

你看，31 分里，有一科陈禾是赢的。他化学多考了 2 分。这个事实，二十八年里，陈禾自己都几乎忘了。他记得的只有那个「少」。

数学那一栏要多看一眼。最后一道大题，十二分，林川做出来了，陈禾写了一半。写了一半，写到一个地方，卡住了，又回头检查前面的选择题，检查完，时间到了。

林川是怎么做出来那道题的，陈禾不知道。他当时没有问，后来也没有问。二十八年，一次也没有问过。

这一点，本书先记着。

物理那一栏，是下雨。

那天下午考物理，天忽然黑下来，暴雨。陈禾的考场在老教学楼三楼靠窗的位置，窗玻璃缺了一块，用塑料布糊着。雨从塑料布的缝里飘进来，打在草稿纸上，洇开了一个角。监考的老师拿着抹布，在窗台上擦了两回。

林川的考场在新楼一楼，窗关得严严的。

陈禾那一场，最后一道大题算到一半，抄错了一个数字，把「3.6」抄成了「3.8」，一路算下去，答案怪怪的，他觉得不对，回头再看，时间不够了。

是雨的错吗？

没有人知道。也许那场雨值三分，也许一分，也许一分也不值，他本来就会抄错那个数。这件事没有办法重来，没有办法对照。你不能让陈禾坐回那间教室，把窗关上，再考一遍，看看分数差多少。

所以这 31 分，是这样的一堆碎东西：一道没做完的大题，一场不知道值多少分的雨，一个抄错的数，一篇作文的火候，一个多出来的化学。

它们加起来，是 31。

可是加起来以前，它们是十几件各自发生的小事，每一件小事都有自己的前因，每一件都没有和另外的事商量过。

◆ 二、考完那天晚上

数学考完的那天傍晚，校门口的小卖部前面，围了一圈人。

对答案，是考完以后最要紧的一件事，比吃饭还要紧。大家站着，书包扔在脚边，一个人念自己的答案，另一个人说「对」或者「不对」，说「不对」的时候，念的人脸就白一下。

陈禾和林川站在小卖部的屋檐下，两个人各拿一支铅笔，在一张皱巴巴的草稿纸背面，对数学的最后几道题。

选择题，对下来，两个人差一道。林川说：「第 8 题，我选的是 C。」陈禾说：「我选的是 B。」两个人看了一会儿，没有一个人能证明谁对。

然后是最后那道大题。

林川在草稿纸上写了几行，念：「设……则……所以最后是这个数。」

陈禾看了看，没有说话。他自己的那一半，写到那个卡住的地方，他在心里对了一下，对不上。他嘴里说：「我做的不一样。」

林川说：「是吗？那你的是多少？」

陈禾说：「我没做完。」

林川没有再问，把草稿纸折起来，放进口袋。小卖部的老板娘在柜台里冲他们喊：「买不买东西？不买别挡着。」两个人笑着让开。

那一晚，陈禾躺在宿舍的上铺，想着那道没做完的题。他想：明天还有物理，今晚得睡。

他不知道这一下对答案的几分钟，在他的心里落下了一件东西：**林川是做出来的，我是没做出来的**。这个对比，只有几个字，只是它挂在了他的账上，一直挂到二十八年以后。

他没有问林川是怎么做出来的。那天傍晚，那个问题就在小卖部的屋檐下面，离他一个手掌那么近，他没有伸手。

为什么没有伸手？这件事，本书不替他找理由。**这是发生了的事，不是谁的疏忽**。很多年以后，这件事会在夜宵摊上，被一句话翻出来。那是第29章。

◆ 三、没有谁「拿到」这 31 分

你注意一个说法：「林川比陈禾高 31 分」。

这个说法让人觉得，林川拿到了 31 分，陈禾没拿到。好像这 31 分是一块东西，两个人伸手去抢，林川抢到了。

可是前面拆开看过了：没有这样一块东西。

数学的 12 分，是一道题的事。物理的 10 分，是一场雨加一个数字的事。这些事，在考场里一件一件发生，没有一个「抢」字在里面。林川没有抢，陈禾没有输。**这些事只是发生了。**

这里请你想一想本书一开始就立下的一个纪律：本书不以「一个人」做主语去看穿、去决定。

「陈禾没考好」这个说法里，有一个「陈禾」站在前面，好像他是那个做事的人，事没做好。不过回到考场，你看见的是：一场暴雨，一个抄错的数，一道卡住的题，这些事在一股洪流里一件一件地发生。人，是这些发生碰在一起以后显出来的样子。

陈禾那天下午在雨里，抄错了 3.6，这不是他决定的，也不是他疏忽，是那个下午，雨、窗、手、疲倦、一道很长的题，一起发生出来的一个小错。

这件事，要请你在后面所有章节里都记住。

本书说的「差异」，是现实界里这样的东西：**一堆发生了的事，加在一起，显出一个差。**这个差，没有一个先在的拿主意的人。

◆ 四、现实界是不讲理的

现在要讲第二块地：现实界。

第 1 章里，我们从理念界出发。理念界是一块软的地，你想什么，话怎么说，表怎么画，它都肯答应。

现实界是另一副样子。

它不商量。一道题没做完，就是没做完。一个数抄错了，就是抄错了。你可以在心里一遍一遍地想：「如果当时我没有回头检查选择题」「如果那天没下雨」，想一万遍，现实界一动不动，它不听。

它不道歉。它不会因为你难过，把 31 分改成 30 分。

它也不评判。这一点，很多人没有想到。31 分不是「林川好、陈禾差」。31 分只是一个**差**，一个很干净的、不带感情的差。是后来很多东西，加在这个差上，才把它变成了「好」「差」「运气」「命」。

现实界的特点是：**它只管发生，不管你怎么想**。

这样，你就可以把第 1 章和这一章放在一起看了：

第 1 章说：「同一」是想象，是理念界里画出来的一张图。这一章说：「差异」是发生，是现实界里落下来的一个事实。

一个是想的，一个是发生了的。

这两句话要放在一起，才是羡慕的前半个故事。**同一是想象出来的，差异是发生了的**。想出来的，可以改；发生了的，改不了。可是偏偏人的心里，常常把这两样搅反了，把想出来的当成发生了的，把发生了的当成可以商量的。

◆ 五、差异的三个误会

差异这个词，很容易被误会。先清三个。

第一个误会：差异就是高下。

不是。31 分只是一个差，它不说谁好谁坏。一个差，落在一张考卷上，是一个数；落在两个人身上，是两件事发生得不一样。「高」和「下」是人后来加上去的，加的时候，已经带了账。

第二个误会：差异就是原因。

有一种很顺口的说法，叫「他比你多 31 分，是因为……」。后面接一个原因，比如「他更用功」「他脑子好」「他运气好」。差异是**发生了的结果**，原因是**人在差异落下以后，补进去的一句解释**。这两样是前后两步，中间隔着一道门。后面的章节要反复说，补进去的解释，常常是账，不是事实。

第三个误会：差异是一个人的东西。

「林川比陈禾高 31 分」，这个句子的主语是林川，听上去，这 31 分是林川的一份财产。可是差异是两股洪流之间的事，它不属于其中任何一方。去掉陈禾，就没有这个差；去掉林川，也没有。差异不是「谁有」，是「谁和谁之间」。

这个说法很要紧，因为人的回应常常出在这里：把一个「之间」的东西，当成了「他的」，于是转身去要，去羡，去怨，去嫉。要一件原本不属于任何人的东西，要不到，是当然的。

◆ 六、查分的那几天

考完试到出分，隔了半个多月。

这半个月，陈禾回了乡下。他帮母亲收了一季稻，晒谷，扬场，夜里坐在院子里数星星，什么也不想，又什么都在想。

他估了分。每个考生都会估分，对着答案，一科一科地估，估出来一个总数，然后在心里留一个「上下浮动十分」的余地。陈禾估出来的总数，和他听说林川估出来的总数，相差不到五分。

这个估分，是一件很值得停一停的事。

它再一次说明，陈禾心里那张「我们差不多」的图，在考完试以后，没有一丝裂缝，反而更牢了。估分的时候，他估得实在，一点不虚；他和林川估得差不多；周老师那天在电话里对来问的家长说：「这两个孩子，都稳。」

「都稳」这两个字，被传了好几道手，传到陈禾的耳朵里的时候，成了：**他们俩，都能上。**

这是一张期票，在最后一刻，被开得最满。

要等到现实界来兑。

陈禾后来很多次回想这半个月，想起来的竟然是一个很安静的画面：傍晚，晒谷场上，稻子的味道，母亲蹲在地上收箩筐，他站在旁边给她递绳子。他那个时候，是真的快乐。因为在他心里，一切都还是「可以一样」的。理念界的黑，在没有被现实碰到之前，是一种很饱满的快乐。

◆ 七、红榜前：两样东西撞上了

导论里写过红榜前的那个下午。这里不重复，只取其中的一下。

那一下是：陈禾找到自己的名字，找到林川的名字，两个名字隔着一条线，线上面是北京大学，线下面是湘潭大学。

在这一下之前，陈禾的心里有一张图：我和林川是差不多的，我们可以一样。这张图是理念界的。

在这一下里，现实界把一个差，放到他眼前：31 分，北京大学，湘潭大学。这个差，是发生了的。

两样东西，就在这一下里，撞上了。

王德生博士把这一撞，写成一句话：

「笃信的类比发生在理念界；差异的发生出现在现实世界；二者的碰撞引发了自我世界的回应。」

这句话，是本书最重的几句话之一。它说了三件事：

第一，笃信的类比，住在理念界，在撞之前一直安静地住着。第二，差异，住在现实世界，它自己发生，不看你的脸色。第三，两样东西一撞，**第三块地就要有回应**。

红榜前的陈禾，在这一撞之后，心里翻出来的东西，没有一样是他事先想好的。他没有对自己说：「我现在来羡慕林川。」他没有对自己说：「我现在来后悔那天的雨。」这些东西，是撞上以后自己出来的。

撞，这个字要看清楚。撞不是比较。比较是你坐在桌子前面，把两样东西摆在一起。撞是，两样东西，一样从这边来，一样从那边来，各走各的路，忽然碰上了，碰上以后，某个第三样东西就被碰出来了。

这第三样东西，叫自我界的回应。

◆ 八、撞完以后，图还挂在墙上

这里有一个很多人会问的问题。

既然 31 分是铁一样的事实，陈禾心里那张「我们差不多」的图，为什么没有当场碎掉？一个事实摆在眼前，不是应该把想象击倒吗？

不会。这一点，是本书和一般的「认清现实」之类的说法最不一样的地方。

想一想，一张支票被银行退回来了，盖着一个章：账户余额不足。开支票的人看着那个章，他有几种可能的反应。他可以说：「银行搞错了，再存一次。」他可以说：「我这几天确实没钱，下个月补上。」他可以说：「是对方的账号写错了。」他可以说：「这张支票本来就不该开。」

你看，一张票被退，并不等于开票的人撤回了那张票。他有一百种办法，让这张票继续算数：不是没有兑现，是还没有兑现；不是票有问题，是别的地方出了差错。

陈禾心里的那张「我们差不多」，也是这样。31 分摆在眼前，它不会自己宣布「票作废」。它的反应是：再找一个地方，挂上去。挂在「当时我没做好」上，票还在。挂在「他运气好」上，票还在。挂在「他家里条件好」上，票还在。挂在「还有下一次」上，票还在。

差异不是反驳，是退票。退票以后，开票的人，要给这张票重新找一个说法。

这个说法，就是自我界里的回应。也就是说：回应不是把票撕掉，**回应是在替票找说法。**找说法的方式，有十种，每一种，都让那张笃信的票，以一种新的样子活下去。

所以，一个人看见了差异，笃信却没有倒，这不是他固执，不是他不讲理。这是现实界和理念界撞上以后，最自然的一种发生：**图不会被事实打碎，图会被改挂。**

这一层，对后面所有的章节，都是地基。

◆ 九、自我界：回应在这里发生

第三块地，叫自我界。

前面说过，自我界住的是「我对这件事是怎么回应的」。不过这句话里有一个陷阱：容易让人以为，有一个叫「我」的人，坐在那儿，听完消息，想了想，决定怎么回应。

不是这样的。

红榜前的陈禾，没有「想了想，然后决定」。他站在那里，几秒钟之内，好几样东西一齐涌上来：愣，涩，一点说不出的慌，一个念头「怎么会」，一个念头「要是……」，再一个念头「我是不是……」。这几样东西，没有一个是先排了队再出来的。

它们是**发生**出来的。

本书把这一点说得很死：自我界里的回应，不是一个「我」做出来的，它是自我界里一场自己的发生。人不是发动回应的那个人，人是回应发生出来以后，显出来的那个样子。

这样，你就可以明白一件事：为什么人没办法「决定」不羡慕。因为羡慕不是决定的，它是撞出来的。你可以决定不说，不表现，不转发，可是你没法决定那一下「扎」不出现。

所以，当本书后面说「这道落差在陈禾身上记成了悔」的时候，意思是：撞上以后，自我界里发生了一场叫做悔的事，不是陈禾拿定主意去后悔的。

还有一点，要在这里先说清楚，免得后面的章节被误读。

自我界里发生的这些回应，本书一概不评好坏。羡慕不是毛病，懊悔不是罪过，不服不是小气，嫉妒也不是人品问题。它们都是撞上以后发生出来的东西，每一种，都是那张未兑现的期票在账上的一种记法。

你可以对一笔账说「记得不准」「记得太久」「记得伤身体」，这是在讲怎么改记。你不能对一笔账说「你不该落下来」。账落下来了，就是落下来了。

所以本书不劝人「不要羡慕」，也不劝人「不要后悔」。它只做一件事：把这十种记法，一种一种摆出来，看每一种是怎么发生的，看它记在哪一栏，看它忘了什么。看明白了，才谈得到怎么改记。

自我界的回应，有一个特点：**它不只是情绪，它是一场完整的发生**。有它显出来的样子，有它一步一步走的念头，有它缠着的记忆和关系，也会发生、成熟、固化、退化。这一点，第六编会细讲。这里先记一件：回应是一场发生，不是一个反应。

红榜那天夜里，陈禾从县城回到乡下。

母亲没有问。她一个字也没有问。她在灶屋里，用一个旧搪瓷碗煮了两个鸡蛋，端出来，放在他面前的小桌上。蛋还是烫的。

陈禾剥了一个，吃了一口，吃不下去。

母亲坐在灶膛前的小板凳上，往灶里添了一根柴。火光照在她脸上，一明一暗。她说了一句话，说得很轻，像是说给灶里的火听的：

「各人有各人的命。」

陈禾没有回话。那一年，他十八岁，他听见这句话的时候，心里甚至有一点恼：这是什么意思？是在劝我吗？还是在说我的命就是这样？

他没有答，把另一个鸡蛋也吃了。

那一夜，他在自己的床上，翻来覆去，一直到很晚。他心里有很多东西在动：愣，涩，一点说不出的慌，一个一个念头在翻。他没有一样可以挑出来，说「这是我的决定」。它们是自己出来的，一个顶着一个，一直到天亮前，才慢慢静下去。

母亲的那一句话，二十八年里，他总是想起。每一次想起，意思都不太一样。这个，是下一章的事。

◆ 十、三界缠在一起

现在把三块地放在一起，看王德生博士的一句话：

「羡慕是一种三界类比纠缠。」

这里的「纠缠」，意思是缠在一起，分不开。

想一根绳子，三股拧成的。你把它拆开，一股一股都是线。它们拧在一起的时候，是一根绳子，一股松了，另外两股也松了。

羡慕就是这样一根三股的绳子。

第一股：理念的同一性想象。第二股：现实的差异性发生。第三股：自我的类比发生。

前面第 1 章讲了第一股，这一章讲了第二股和第三股。第三股，是「自我的类比发生」：自我界里，也有一个类比在发生。陈禾看着林川的名字，心里不光是「我

们差不多」，还有一个类比在往前跑：他有的，我也可以有；他走过去的路，我也可以走；他站在那里，我也可以站在那里。

这个类比，在自我界里，是一场活的发生，一下一下地往前走，一直到停住。

三股绳缠在一起，彼此牵着：想象里的同一，让现实里的差显得「不该有」；现实里的差，让想象里的同一变得「更要紧」；自我里的类比，在两者之间来回地跑，跑一趟，把两头都拉紧一点。

所以，羡慕不是一个情绪，不是看见别人有、自己没有。**它是三界缠在一起的一场发生**。

◆ 十一、缺一界，就成了别的

要看出三界缠在一起这件事有多要紧，有一个办法：每一回拿掉一股，看剩下的是什么。

拿掉自我界，只剩理念和现实：陈禾知道，那一年，他的分数比林川少 31 分，他也知道，他们当年的排名是挨着的。他心里清清楚楚，可是什么回应也没有。这样的事，不叫羡慕，叫**知道**。就像你知道隔壁县某个人，当年的分数和你的差不多，现在是什么职务，你听过就过了。

拿掉现实界，只剩理念和自我：心里有一张图，有一个很热的回应，不过现实里，没有一个差落在自己身上。比如，一个男孩看一位登山者站在雪顶上，心里一热，想变成那样。他和那个登山者从来没有同在一张表上，没有谁比谁少几分。这样的事，不叫羡慕，叫**向往**，或者**崇拜**。热是热的，可是不扎，因为现实里没有账。

拿掉理念界，只剩现实和自我：一个差，实打实地摆在眼前，心里也有很大的回应，只是没有一张「我们可以一样」的图。这样的事，更近于**认命**。命运就是命运，差就是差。第25章会专门讲。

你看，三股拿走一股，剩下的各是一种别的东西：知道，向往，认命。

这三种缺法，你可以在日子里一一找到。

一个同事退休了，你知道他当年和你同一批进单位，知道他后来做了处长。你心里一点波澜也没有。这是缺了自我界，只是知道。

你读一位探险家的传记，心里一热，晚上睡不着，第二天上班还是照旧。这是缺了现实界，向往，没有账。

你老家的亲戚，一辈子在村里，你对他说起城里的事，他听了笑一笑，说：「那是你们的命。」这是缺了理念界，他的心里，没有「我们可以一样」这张图。

三种情形都不叫羡慕，可是你去问他们，他们都不是没有感觉。感觉都有，只是不是同一种。

这也提醒一件事：**不要把这些东西混着叫羡慕**。它们各缺一股，各有各的结局。羡慕之所以让人难受，之所以半夜睡不着，是因为三股绳子都在，而且拧得很紧。

◆ 十二、回应就是记一笔账

现在到了本书最要紧的一个说法，要慢慢讲。

撞上以后，自我界里要有回应。这个回应，本书叫它**记账**。

为什么叫记账?

你想想你平常是怎么对待一件落下来的事的。一笔账落下来，要有一个地方放。放哪一栏？谁欠谁？是我的，是他的，是命里的，是当年的？这一笔记下去，往后这个人再想起这件事，翻的就是这一页账。

红榜前的 31 分，也要找一个地方放。放在「我当时没做好」那一栏，就成了悔。放在「他运气好」那一栏，就成了不服。放在「他家有条件」那一栏，就成了怨。放在「还没完，我也可以」那一栏，就成了羡慕。

同一笔 31 分，记在不同的栏目里，出来的是不同的东西。

王德生博士把这个记账说得很清楚：

「笃信的类比与差异的回写，就产生了 10 种不同的'记账回应'。」

这里有一个词，叫**回写**。本书在后面几编要反复用到它。先给一个家常的说法：差落下来以后，会回过头去，改写你对从前的读法，对眼前的读法，对自己的读法，同时记上一笔。回写，就是**改写加记账**。陈禾看见红榜之后，「当年我们差

不多」这句话，读法就不一样了，这是改写；同时他心里记下一笔：这一笔挂在哪一栏，这是记账。

账本里的几个词，本书后面会常用，先在这里认一认。

科目，就是一栏：记在「自己」，记在「运气」，记在「家境」，各是一个科目。**挂账**，就是记下了，没有了结，还挂在那里，等将来。**冲正**，就是发现记错了栏，把它划掉，换一栏重记。**坏账**，就是一笔账，明知道收不回来，不过还挂在那里，每年翻一次。**核销**，就是认了，把它从账本上正式勾掉。

陈禾的 31 分，二十八年里，挂过账，冲过正，有一阵子差不多成了坏账。这些词，听上去像在说钱，其实说的就是人心里这件事：一笔落下来的差，怎么被放，怎么被改，怎么被搁着，怎么被了结。账本是一个很家常的东西，每个过日子的人，都在心里用着一本，只是没有人给它封面。

还有一个比方，是王德生博士用过的，更直白：

「即笃信理论界的一种类比，而现实界这个类比并没有兑现，于是自我界产生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回应和解释。」

「兑现」两个字，在本书里是一个总比喻。笃信的类比，是理念界里开出的一张期票：我们差不多，所以将来也差不多。到了现实界，这张票没有兑现。没有兑现的票，怎么办？自我界里就要有各种回应：这张票还能不能兑？是谁让它没兑成？是我自己当时没去兑，还是运气不好，还是有人截了？

十种回应，十种对这张未兑现期票的说法。它们的具体名字，本书到第13章再一个一个亮出来，到第六编再一个一个细讲。这里先记住一件事：**回应是在记账，记账有不同的记法。**

◆ 十三、回应的形状：一个圈

把这一章讲的东西，从头摆一遍，你会发现它有一个形状，是本书的三个「原理」里的头三步。

本书把一件事怎样发生，拆成三步：

第一步，路和土起了矛盾。路，就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经过；土，就是缠在一起的处境和条件。两者对不上，就起矛盾。第二步，矛盾推着样子改变。第三步，改变回过头来，改写路和土，同时记账。

这三步，叫三原理，后面的编里每一编都会用到。

现在把它们和 31 分对一对：

第一步：理念界里的「我们差不多」，和现实界里的 31 分，撞上了。这是矛盾。第二步：自我界里出现了回应，愣，涩，一个一个念头，它们推着陈禾这一股洪流的样子，变了一下。这是改变。第三步：这个改变回过头来，改写了很多东西：改写了「当年我们差不多」的读法，改写了对林川的看法，改写了对自己那一年的记忆，同时在账上记了一笔。这是回写。

三步，形成一个圈。第三步落下的那一笔，又成为下一次撞上的材料。

所以，31 分在陈禾身上不是一次发生，是一个圈，转了二十八年。每转一圈，账都被改写一次。每转一圈，同一张期票，都被换一个说法挂起来。

这个圈，后面叫做**回写的圈**。如果第三步没有落下去，圈就缺了一笔，缺了的那一笔，叫**欠**。有些回应，就是在欠着这一笔，第 13 章会讲。

◆ 十四、庄子：夔怜蚿，目怜心

现在请四位近邻出场。头一位，在两千三百年前的《庄子·秋水》里。

《秋水》里有一小段，写得像一首儿歌：「夔怜蚿，蚿怜蛇，蛇怜风，风怜目，目怜心。」夔是一种传说里只有一只脚的怪兽，蚿是百足虫，蛇没有脚，风没有形，目光不动而至，心连目光都不用。这里的「怜」，注家多读成羡慕的意思〔核〕。一只脚的羡慕多只脚的，多只脚的羡慕没有脚的，没有脚的羡慕没有形的风，一路羡慕上去，羡慕到最后，连心也成了被羡慕的。

前三对，庄子还写了问答。夔对蚿说：我用一只脚蹦着走，比不上你；你管着一万只脚，怎么弄的？蚿说：你没见过人吐唾沫吗？喷出来，大的像珠子，小的像雾，乱纷纷数不过来。我是动着我自己的天机在走，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蚿对蛇说：我这么多脚，还走不过你没有脚的，为什么？蛇说：天机所动，哪里换得了？我要脚干什么？

先承认：庄子说中了三样很深的东西。

第一，他看见羡慕是一条链，一环扣一环，没有尽头。谁都有羡慕的对象，谁也是别人羡慕的对象。羡慕不是某一类人的毛病，是活着的东西都会有的事。

第二，他看见羡慕从生灵一路走到风，走到目光，走到心，也就是从有形的走到无形的。这几乎是第 1 章讲的那三块地的雏形。

第三，也是最了不起的一点：蚿说「我动着我的天机，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这句话几乎已经摸到了下一章的门槛。一个再会走的脚，自己也说不清自己是怎么走的。

那么，本书多出的是哪一层？

先看一件容易被略过去的小事。夔和蚿之间，为什么能「怜」？

两个东西，一个一只脚，一个一万只脚，样子差得那么远。可是你把前三对的问答再读一遍，会发现它们都落在同一个字上：**行**。夔说「而行」，蚿说「行」，蛇说「行」。三个对象，在「走路」这件事上，是同一类的。有一条公共的线，横在它们中间，线上写着「行」。

没有这条线，怜不会发生。夔不会羡慕一块石头，因为石头不行，石头和夔之间没有「行」这块公共的地盘。

这就是王德生博士那句话的另一个读法：羡慕是一种隐藏的类比性。夔和蚿之间，隐藏着一个「行」。

再看第二层。庄子拿「天机」做解药：各有各的天机，不必羡慕。这是一个很漂亮的收法。本书要问：在「各有天机」这句话说出来之前，那个怜，已经发生了。**怜发生在三界撞上的那一下，不发生在对天机的认识之前**。一个知道自己有天机的夔，仍然会在蚿面前怜一下。解药不等于病没有发过。

还有一个小细节值得一提。蚿对夔说那番话的时候，用的是一个很生动的比方：人吐唾沫，大的像珠，小的像雾。这个比方说的是什么？是一个**里面细碎得数不清、外面看上去却是一个动作**的东西。一万只脚的走，从外面看是「走」，从里面看是一万个互相配合、互相让路的小动作，蚿自己数不清。

这几乎就是 31 分的样子：外面看是一个数，里面是十几件各自发生的小事。庄子和本书在这里，看见了同一个东西：**外面是一个整的，里面是碎的，而且碎到那个整的自己，也说不清**。

本书和庄子的分叉点在这里：庄子把天机，抬成了一个**解**；本书把它放回账本里，看成一个**被遗忘的科目**，要等一笔一笔账记过了，才可能改记。这一点，下一章细说。

给一个判别局面，只有本书推得出：

设有人对夔说：你羡慕的那万只脚，是摆设，蚿其实一步也走不动。

这时候，夔的怜会怎样？

照本书：**一下子塌空**。因为那条公共的线「行」被抽走了。线没有了，票就开不成，现实里再大的差，也挂不了账。这是和第 23 章要用的那个判别局面同一个形状：31 分若有假，羡慕就塌。庄子的「天机说」推不出这个即刻的塌空，因为在他那里，怜的消解靠悟，靠一次长长的、对天机的领会，不靠一个事实被抽走。

◆ 十五、吉拉尔：欲望是模仿来的

第二位近邻，是法国人勒内·吉拉尔。

吉拉尔在 1961 年出版了《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他读了塞万提斯、司汤达、福楼拜、普鲁斯特、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了一件事：小说里的人物，欲望都不是自己长出来的。他们并不直接想要一个东西，而是因为有一个别人在想要它，才想要它。堂吉诃德想做游侠，是因为他读过的那位阿马迪斯是游侠。欲望不是一条直线，是一个三角形：主体，对象，还有一个中介，也就是那个让你知道这个东西值得要的人。

吉拉尔还说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中介离得越近，竞争越烈。中介远在天边，如同书里的英雄，人对他只有崇拜。中介就在身边，同一个办公室、同一条街，崇拜就会变成敌意。

先承认：这一点说中了本章的要害。第 1 章的「局部才痛」，在吉拉尔那里是一个完整的结构。陈禾对林川，正是一个近距离的中介。他对北大，不是凭空想要

的，他想要，是因为林川去了。吉拉尔把「欲望是借来的」这件事，说得比谁都透。

本书多出的一层，是**三角里没有账**。

吉拉尔的三角是一个静止的图：主体，中介，对象，三个点之间有线。可是日子里的陈禾，对这个三角的回应，是在变的。

给一个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

同一个三角：陈禾，林川，北京大学。

1998 年 7 月，三个位置都在，陈禾心里是一种东西：说不出口的、热的、扎的。2003 年，陈禾大学毕业，在湘潭拿了土木工程的毕业证，三个位置一个没有动，陈禾心里是另一种东西：也许是不甘，也许是淡了。2024 年，林川被裁，北京大学还是北京大学，林川还是林川，三个点一个没动，不过陈禾心里的味道又变了，变成一种不好说的、混着一点不忍的东西。

三角没有变。变的是什么？是账：这一笔 31 分，在不同的年份，被记在不同的栏目里，一遍一遍地被改写。

三角不变，账变。吉拉尔的图里，没有放回写的地方。

另有一层差别：吉拉尔说，欲望的对象是中介所指的那件东西，北大是那块「物」。可是本书看陈禾真正在羡慕的，不是北大这块招牌，是**那一条「本来也可以是我走的路」**。招牌是影子，路是那个被笃信的类比保证过的东西。这是羡慕与单纯的「想要」的差别，也是本书说羡慕总隐藏着一个「未发生的类比可能性」的缘故。

再补一个小例子。吉拉尔说，中介离得近，崇拜会变成敌意。陈禾在县一中的三年里，对林川从来没有敌意，一点也没有。他们是同桌，借笔记，打球。这一点，吉拉尔的说法能解释一半：近的中介，才会让人在意。它解释不了另一半：为什么这份在意，在二十八年里，没有长成敌意，却长成了一种又酸又亲的东西？敌意和亲，在他那里是缠着的。本书的看法是，它们挂在同一个三角上，却记在不同的栏里：对林川这个人，记的是亲；对 31 分这件事，记的是扎。**一个三角，可以同时记两种账**。

◆ 十六、拉康：欲望是他者的欲望

第三位，也在法国，离吉拉尔不远。

雅克·拉康有一句常被引用的话：人的欲望是他者的欲望。意思是，人想要的东西，不是从自己心里单独生出来的，是从别人的眼光、别人的话、别人的欲望里借来的。人在被别人看着、被别人想要着的世界里，才学会了要什么。

拉康还有一个更早的想法：镜子阶段（1936 年提出，后来几次修改）。六个月到一岁半的婴儿，第一次在镜子里看见自己，认出：那个是我。他很高兴。可是这个「我」，是镜子里的一个影子，一个外面给他的整体的图像。从那以后，人一生都在拿外面的图像，认自己。

先承认：这两样说中了很多。

第一，欲望从外面借来的，这一点和本书说「理念界是共用的一块地」对得上。陈禾对北大的欲望，是周老师的话、红榜、整个县城的空气，一齐给他的。

第二，镜子阶段，说的几乎是人最早的一次类比：那个是我。这是类比的最早的样子，人学着把外面的东西，认成自己。这一点，本书第 38 章还要回来讲，类比是人活着的底子。

本书多出的，是**局部**。

拉康的他者，是一个结构的位置，对每一个人是一样的，语言的秩序，社会的眼光。一个北大，被摆在全班面前，被全班的眼睛看着，被全班的欲望围着。

那么，为什么在这个全班同看的北大面前，只有那几个和林川排名挨着的人疼？

全班都有同一个他者，全班都在同一个欲望的场里。照拉康的说法，应该全班都疼，或者疼的程度和每个人对他者的认同程度成比例。不过日子里不是这样，疼的是局部：和林川排名相邻的，甚至只是和他同桌的那一个。

这个**局部**，拉康的结构里没有。有它的，是第 1 章讲的那张线：**同一性想象的局部**，由一张表、一个座位、一句话，具体地画出来。

这也是一个判别：他者对全班是同一个，疼不是。疼要看有没有一张画着「你和他」的线。

还可以补一笔镜子。镜子里的那个影子，对婴儿来说，是一个完整的、不会摇晃的图像，比他自己此刻在床上乱蹬的身体，要整齐得多。他爱上这个整齐，就把它认成了我。从此，人一生里，总有一张整齐的图，站在前面，比真实的日子更整齐。「我们差不多」就是这样一张整齐的图。日子里的陈禾和林川，各有一大堆毛边，一个骑车一个背包，一个热饭一个咸菜。图把毛边都削掉了，只剩两个并排站着的人。

镜子阶段和本书的分别，在于：拉康的镜子，是人一生里的一面总的镜子；本书看的，是**一次一次具体的镜子**，每一张表、每一句话，都是一面小镜子，每一面小镜子，削掉的毛边不同。

◆ 十七、高桥英彦等：痛，在哪里亮

第四位，离今天最近。

2009 年，日本放射线医学综合研究所的高桥英彦和几位同事，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脑成像研究。他们让受试者读几段小故事，故事里有一个同学，在某个方面比受试者强，或者不强，而那个方面，对受试者自己或者重要，或者不重要。受试者一边读，一边在扫描仪里。

结果是：当那个人的优秀，恰恰落在对自己重要的领域，受试者自报的嫉羡感越强，脑里一个叫背侧前扣带回的区域，就越活跃。这个区域，也参与身体痛觉的加工。后来，当这个人遭遇不幸，受试者的奖赏区域，腹侧纹状体，亮了起来，这是幸灾乐祸。

先承认：这项研究说中了两件事。

第一，**局部**：只有落在自己重要的领域里的优越，才让这个区域亮起来。别的领域，不亮。这和本书说的局部同一性，是同一个形状。

第二，**痛是真的**：羡慕的扎，在脑里和身体的痛，共用一个地方。这件事，让「扎」这个说法，不再只是比喻。

还要老实说一句：这项研究用的是短故事和扫描仪，故事里的同学是虚构的，受试者读几分钟就出来了。陈禾的 31 分是一张实打实的榜，挂在门口，挂了二十八

年。两者之间有多大的距离，本书不敢断言。本书只用它做一件事：看那个「局部」的形状，和那个「痛」是不是真的痛。这两样，它说得很清楚。

本书多出的一层，是：**亮了，是回应的一个读数，不是回应本身的发生。**

扫描仪看见的，是一个区域亮了。可是同一个区域亮起来的时候，心里可能是羡慕，可能是懊悔，可能是怨，可能是自卑。十种回应，各有各的账，各记在各的栏目里，只是它们的痛，也许都用同一个痛区。**一个读数，分不开十种账。**

要分开它们，要看四样东西：同一性有多强，差异记在哪一栏，是「可以」还是「本该」，记到当时还是记到现在。这四样，就是第五编要讲的四栏。

这里给一个只有本书推得出的、而且是**待验**的判别局面：

设有人知道，林川那 31 分是假的，比如当年有一场舞弊。

这时候，四种反应：陈禾的羡慕塌空，懊悔松了一口气，不服觉得舒坦，嫉妒幸灾乐祸。

高桥英彦的研究说，幸灾乐祸时，腹侧纹状体会亮。本书由此推：这四种反应里，**只有最后一种，奖赏区会亮。**前三种，痛区会降下来，可是奖赏区不一定亮。因为羡慕塌空，是一张期票被抽走；懊悔松气，是逆账停了；不服舒坦，是拒账有了理由。它们是不同的松，不是不同的乐。

这一点还没有人验过，本书把它放在这里，待验。如果一天它被验了，而且结果是四种反应的读数没有差别，那本书这一处就推错了。

◆ 放回日子里

2026 年的秋天，小苒拿回来一张模拟考的成绩单。

陈禾下班回家，换了鞋，苏敏把成绩单递给他，什么也没有说。他看了一眼，总分后面括着一个年级排名，旁边另有一行小字，是班主任手写的：「许知遥：+4」。

许知遥，小苒班上那个「别人家的孩子」，比小苒高 4 分。

陈禾把成绩单放回桌上，没有说话。

他的心里有一样东西，动了一下，不过他这一回，没有马上去按。他想起第 1 章里的那张纸，想起那两栏，想起那个叫「出票日期」的词。他走进书房，拿出一张纸，这一回，画了三栏。

第一栏，写：**我以为一样的是什么**。他写：小苒和许知遥，同班，同一个老师，同一个考场，成绩常年相差不过十分。

第二栏，写：**实际发生的差是什么**。他写：这次，4 分。具体在哪一科？他去问了小苒，小苒说：「数学最后一道大题，我多检查了一遍，没写完。」

陈禾拿着笔，停了很久。

二十八年前，他自己也在最后一道大题前，写了一半。

第三栏，写：**我心里怎么记**。他写了一个字，停住了，又划掉。他写：我现在还不知道。

他把这三栏看了一会儿。他发现，这三栏，正好是红榜前的那三块地：理念的图，现实的差，自我的回应。他没有对这三块地做任何事。他只是把它们分开，各放在各的栏里。

晚上，小苒从房间里出来倒水。她看见爸爸桌上那张纸，三栏，歪歪扭扭的字。

「爸，你在写什么？」

「没什么。」陈禾想把纸翻过来，又觉得翻过来更怪，就没动。

小苒瞟了一眼，目光落在第二栏上：「数学最后一道大题。」她笑了一下，笑得有点苦：「你怎么知道的？」

「你妈说的。」

「哦。」她喝了一口水，往房间走，走到门口，停了一下，回头说：「爸，那道题，其实我是会的，就是前面的选择题检查了太久。」

陈禾说：「我知道。」

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可是他看着女儿走进房间，关上门，心里忽然有一个很轻的声音：

我当年，是不是也这样说过？

这是你明天能试的小办法：**下一次心里扎一下的时候，别急着判它，拿一张纸，画三栏。**

第一栏，理念：我以为一样的是什么。第二栏，现实：实际发生的差是什么，越具体越好，越碎越好。第三栏，自我：我心里在怎么记这一笔。可以不写，可以写「还不知道」。

写完以后，你会发现第二栏常常比你想的要碎，要小，要不整齐。31 分是碎的。你的那一笔，也是碎的。

碎的东西，比整块的砖，好拿。

带 走 的 话

差异是现实界里一堆碎事发生之后显出来的差，同一是理念界里画出来的图，两样一撞，自我界里就要有回应，回应就是在记一笔账。

小　账

这一章里，回写是落下了，还是悬着？落下了一半。差异怎样落下、回应怎样出来，这一章落下了；这一笔到底记在哪一栏，才是十种回应的分岔处，还悬着，第3章与第五编接着写。

本书要防的病：把回应当成「一个人的选择」——本章在哪里防住了它？——在 31 分的碎、红榜前的撞、自我界的发生三处，每一处都说：这些东西是发生出来的，不是谁拿定主意的。

想 一 想

1. 你心里有没有一个数字，听上去像一块整砖，拆开却是十几件小事？试着把它拆一拆。
2. 最近一次心里扎了一下，那一刻，理念、现实、自我，三栏里各是什么？
3. 你有没有对一件事「知道」得很清楚，只是什么回应也没有？它缺了哪一股？

◆

03

第 3 章

被遗忘的函数

这一章问一件很小、很老的事：同样的条件，为什么长不出同样的结果？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两件东西，从同一个地方来，用同一种办法做，放在同一张桌子上，一件好好的，一件偏偏出了毛病。你把它们翻来覆去地看，看不出哪里不一样。你说了一句：「奇怪。」

这一章，就从一个说「奇怪」的院子开始。

◆ 一、院子里的两棵橘树

陈禾老家的院子里，有两棵橘树。

院子在县城往南四十里的一个村子里，三间平房，一个晒谷的坪，坪边上，靠东墙一棵，靠水沟一棵，隔着七八步远，两棵橘树。树不高，枝条往四边伸，叶子油亮亮的。

这两棵树是 1999 年清明栽的。那一年，陈禾在湘潭大学读大一，清明放三天假，回家，母亲正蹲在院子里刨坑。红榜那件事过去了大半年，家里没有人再提。陈禾放下包，卷起袖子，跟着刨。

苗是母亲从乡里一个苗圃买的，两棵，一样的价钱，一样粗的杆，根上裹着一样的泥团。刨的坑，一样深，一样宽。坑底垫了一层沤过的猪粪，又盖了一层土，两棵树放进去，培土，踩实，浇透一桶水。

两棵树，同一天，同一块地，同一双手，同一桶水。

陈禾那时候蹲在坑边，看着刚栽好的小树苗，心里想的是别的事，他没有想到，二十七年以后，他会为这两棵树，站在院子里发呆。

2026 年国庆，陈禾带着苏敏和小苒回老家。

橘子还没有全红，青黄青黄的，挂在枝头。靠水沟的那一棵，枝条被压得弯下来，几乎要垂到地上，一树的果，密密匝匝，母亲在下面架了三根竹竿撑着。靠东墙的那一棵，稀稀拉拉，只在几根向阳的枝上挂着十来个，叶子也比另一棵稀。

小苒站在两棵树中间，左看看右看看：「外婆，这两棵树不是一起栽的吗？」

「一起栽的。」

「那为什么这棵结这么多，那棵结这么少？」

母亲正在晒谷坪的另一头翻晒辣椒，没有回头，说：

「各人有各人的命。」

陈禾站在旁边，听见这句话，想起了二十八年前，灶屋里那两个烫手的鸡蛋。

那一回，他十八岁，听了这话，心里有一点恼。现在他四十六岁，站在两棵树中间，听着同一句话，心里没有恼。他只是觉得，这句话里有一样东西，他以前一直没有认真看过。

◆ 二、母亲这句话，听上去像什么

「各人有各人的命。」

你听这句话，第一反应是什么？

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觉得这句话是在认输。一个人遇到了落差，别人劝他：「命嘛，认了吧。」这句话好像一块盖子，把所有的问题都盖上，叫你不要再问，不要再想，不要再动。

陈禾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听它的。他觉得母亲是在说：你的命就是这样，别折腾了。他听着刺耳，因为他那时候正是最不愿意认的年纪。

可是现在，他站在两棵树中间，换了一个角度来听。

母亲种了一辈子地。她种过稻，种过红薯，种过辣椒、茄子、豆角，种过无数棵果树。她知道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打药。她是一个懂「条件」的人，比陈禾懂得多得多。

这样一个人，说「各人有各人的命」，难道是因为她不懂道理，不肯去想原因吗？

陈禾走过去，蹲在母亲旁边，帮她捡辣椒，装作随口问：

「妈，这两棵树，为什么一棵结得多，一棵结得少？」

母亲手没有停，说：「不晓得。」

「您种了一辈子地，也不晓得？」

「种了一辈子，才晓得不晓得。」

母亲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平平的，像是说今天的辣椒晒得不错。

陈禾的手停住了。

「才晓得不晓得。」他在心里把这句话念了一遍。这句话的分量，比「各人有各人的命」还重。因为它的意思是：**我不是不想知道，是种了一辈子，才知道有些事，是知道不了的。**

这不是认输。这是一个懂条件的人，一路追到条件的尽头，发现尽头的后面，还有东西。

◆ 三、把两棵树拆开

现在，我们做陈禾二十八年里没有做过的事：把这两棵树，认认真真地拆开来看。

先列「一样」的。

一样的苗圃，同一个人的苗。一样的价钱，一样粗的杆。同一天栽，同一块地，同一双手，同一桶水，同一层猪粪，同一个深度。两棵树隔七八步，同一片天，同一场雨，同一个太阳。这个清单，母亲说得出，陈禾也说得出，它不长，不过每一条都扎实。

这个清单，在陈禾心里，一直是那份「一样」的凭据。有这份凭据，他就觉得：条件是同的，没有任何理由，结果不同。

现在再列「不一样」的。这一回，要蹲下来，要真的去想。

一棵靠水沟，一棵靠东墙。水沟的那一边，地势略低，下雨天水往那边渗，土比这边湿一点。东墙的那一边，被老屋的山墙挡着，下午的阳光，比水沟那边少一个钟头。

栽下去的第一年夏天，东墙那棵招了一回虫。母亲发现得晚，叶子掉了一半。水沟那棵，没有遇上。

第三年冬天，一场重霜。东墙那棵的几根细枝冻死了。水沟那棵，因为紧挨着水，夜里水汽散热，没有冻着。

还有一件事，是很多年以后，修水沟时才发现的：东墙那棵树的一条主根，往下长了半尺，碰上了一块旧屋基的碎砖，转了个弯，贴着砖往旁边爬。树的另一边，土里是什么，没有人知道。

再往下，还有很多更细的：苗圃里这棵树的嫁接口，歪不歪；那棵树的须根，发得多不多；两棵树，哪一棵先醒；哪一年哪一枝先开了花，哪一朵花刚好遇上了蜜蜂。

你看，一旦蹲下来，「不一样」的清单就没有尽头。写不完。而且越往下，越是没有人看见过的东西，它们在土里，在夜里，在细枝上，在某一个没有人在场的清晨。

这里有一个很要紧的发现：**「一样」的清单，是看得见的、记得住的、可以说出来的那几条。「不一样」的清单，是看不见的、没人记的、说不完的那一大片。**

「一样」的短，「不一样」的长。短的那一份，被人拿来当成「全部的条件」。

◆ 四、监理人的一个老毛病

陈禾是做工程监理的。他在工地上，和这个问题打了二十年的交道。

混凝土。一种看上去最老实、最讲配方的东西。

水泥、砂、石子、水，按配合比，一样一样称好，倒进搅拌机，搅够时间，出料，做成试块，放进标准养护室，二十八天以后，压。压出来一个强度，一个数。

陈禾见过无数次：同一个配合比，同一台搅拌机，同一个班组，同一天出的料，做的十几块试块，二十八天后压出来，强度不一样。有的高，有的低，差个百分之十，不稀奇。

他刚入行的时候，也像今天的小苒一样，问过师傅：「这块为什么低？」

师傅是个五十多岁的老监理，他没有解释，只是笑了笑，说：「规范里有一条，你去看。」

他去看了。规范里要求，配制混凝土的时候，要把强度配得比设计要求的高出一截，高出的这一截，是根据以往的强度离散程度，用统计算出来的〔大意〕。也就是说，这个行当早就知道：**同样的配比，不会出同样的强度**。所以它不去追问每一块试块为什么高、为什么低，它预先留出一截余量，兜住那个说不清的离散。

陈禾当时觉得，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办法。

可是今天，站在母亲院子里，他忽然看见这个办法的另一面。工程把那个「说不清」的东西，叫做**离散**，用一个数把它圈起来，不再追问。这在工地上是对的，是工程能干下去的前提。

人不是混凝土。人的日子里，没有一个规范，告诉你要预留多少离散。人看见两个同样的条件出了不同的结果，不会说「这是离散，留余量」。人会觉得：**一定有原因，是我没有找到；或者，一定有人做错了**。

找不到原因的时候，就找人。

陈禾自己就遇到过一回。

十年前，他监理一个小区的地下车库，有一批试块，二十八天压出来，其中一块比设计强度低了一截。施工方的项目经理当场就急了，指着班组长骂：「是不是你们加水了？」班组长脸涨得通红，说没有。两个人吵起来，围着那份报告，一人一句。

陈禾站在旁边，没有说话。他看了看那块试块的编号，翻出那一天的施工记录：天气，温度，出料时间，运输时间，振捣人员。每一项都在合格线内，没有一项特别。他又让人把同一批的另外几块再压了一遍，结果都过了。

最后，那块低的试块，按规范处理，没有影响工程。可是那次吵架，陈禾记得很清楚，因为他看见了一个很小的东西：**当一个数摆在桌上，旁边又站着几个人的时候，找原因，很快就变成了找人。**

没有人说「这是离散」。大家想听的，是一个名字。名字一出来，事情就有了去处，那个人就成了那笔账的承担者。

回头看，陈禾在红榜前，心里也有过这样的念头：找一个名字。是自己，是运气，还是林川。这个念头，和工地上那个项目经理的念头，是同一个东西。

这是一个老毛病：**人对「条件相同、结果不同」这件事，几乎没有任何耐心。**

而这个没有耐心的背后，藏着一个很深的、很少被说出来的信。

◆ 五、笃信的最深一层

现在，可以说那句话了。

王德生博士在讲羡慕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本书把它抄在这里：

「这个笃信，其实就是对三方程的笃信，即相信相同的 D 和 E，一定会产生相同的 S。而忘记了那个隐藏的函数，即 S=Function(D, E) 的 Function。」

这句话里，有三个字母，要先给它们配上日子里的名字。

S，叫显露，就是显出来的样子，结果。院子里的橘树，S 就是它结了多少果，长成了什么模样。陈禾的 31 分，S 就是那一张榜上显出来的一个名次。

D，叫差异序列，就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路，经过。橘树的 D，是栽下去以后，一年一年怎么长过来的：哪一年招了虫，哪一年遭了霜，哪一条根碰到了碎砖。陈禾的 D，是三年里一次一次的考试，一回一回的熬夜。

E，叫纠缠网络，就是土，是处境，是那一大团缠在一起的条件。橘树的 E，是水沟、东墙、土的湿度、阳光的钟点、旁边的邻树、天上的雨。陈禾的 E，是家，是学校，是寄宿的宿舍，是周老师，是一个县的空气。

三样东西，有一个关系，叫三方程之一：

S = F(D, E)

意思是：显出来的样子，是路和土的一个函数。给你路，给你土，经过一个叫 F 的东西，就显出样子。

这个式子，听起来很有道理，而且平常人一直就是这样想问题的。**路是这条路，土是这块土，结果自然就出来了。**

笃信，就是对这个式子的一种笃信。笃信到什么程度呢？它让人在心里默默地换了一个说法：**相同的 D 和相同的 E，一定会出相同的 S。**

你看看这个说法，有没有熟悉的感觉？

「我们同一个班，同一个老师，同样的功课，同样的努力。」「两棵树，同一天栽，同一块地，同一桶水。」「同样的配合比，同样的搅拌机，同样的养护。」

这三句话，说的是同一个意思。每一句，都是在报 D 和 E，报完以后，心里默默期待一个相同的 S。

王德生博士指出的就是这里：这个期待，其实是**一个笃信**，是对式子的笃信。不过这个笃信，**忘记了式子里的那个 F。**

D 和 E 是两个看得见的、可以报出来的东西。S 是一个看得见的结果。只有 F，那个在中间的、在 D 和 E 变成 S 的路上的东西，是看不见的。

人们看见了输入，看见了输出，就以为中间那个东西是一个「固定的、对谁都一样的、不用管的」东西，像一台机器，你把同样的料倒进去，它就吐出同样的东西。

这就是「笃信的类比」的最深一层。**类比到最后，类比的不只是路，不只是土，类比的是那个被忘掉的函数：我以为他的 F 就是我的 F。**

另外两个方程，本书以后也要用，先在这里露一下脸：

D = G(S, E)：路，是样子和土的函数。第 6 章讲。**E = H(S, D)**：土，是样子和路的函数。第 7 章讲。

三个方程，三个函数，F、G、H。它们是一家人，本书把它们统称为「中间那只看不见的手」，或者「那道隐藏的工序」。

◆ 六、那只看不见的手是什么

现在要认识这位被忘掉的 F。

先说它不是什么，因为这里最容易想歪。

它不是一条先在的定律。你不要以为天地间摆着一条「路与土变成样子」的规矩，每个人都照着它过。

它也不是一个可以算出来的公式。你不要以为只要把条件一条一条输进去，一个叫 F 的东西就会吐出答案。一旦你能把它算出来，它就变成了又一张条件清单，又一个 D 或 E，不再是 F 了。

它更不是一种神秘的力量。你不要把它写成天意，写成冥冥中的什么。本书不请任何一位神仙来坐镇。

那它是什么？

先看一口锅。

陈禾的母亲煮饭，米是那种米，水是那种水，锅是那口老铁锅，灶是那个柴灶，柴是后山捡来的松枝。陈禾回家，母亲有时候叫他煮一顿，米、水、锅、灶、柴，一样不差。

煮出来，不一样。母亲煮的饭，米粒立着，有一层薄薄的锅巴，香气从锅沿透出来。陈禾煮的饭，要么夹生，要么稀，要么底下焦了一层。

陈禾问过母亲：「为什么？」

母亲说：「火候。」

他又问：「火候是什么？」

母亲想了想，说：「你看着就晓得了。」

她煮饭的时候，陈禾蹲在灶前看过。她不看钟。她听锅里的声音：水开了，声音是一种；水将干未干，声音又是一种。她掀一下盖子，立刻盖上，只看一眼；她往灶里添半根柴，又抽出半根。这一套动作，没有一个是陈禾事先在「条件清单」里见过的，也没有一个母亲自己说得出名字。

这一套，就是 F。

F 是这一口锅、这一双手、这几十年灶前的日子，一起发生出来的**那道工序**。它不是米，不是水，不是锅，不是火；它是这些东西在这个人手里，怎么变成一碗饭的那个「怎么」。

所以本书说：F 就是发生本身。**不是有一条路摆在那儿，让发生去走，是发生走过去，才有那条路。**

每一股洪流，有各自的 F。母亲的 F，是她煮了几十年饭、被一碗一碗的饭改写出来的。陈禾的 F，是他另一种日子里发生出来的。两个 F，各有来路，换一口锅，换一双手，不一样。

还有一件事，要在这里先落一个线头。

母亲的火候，是怎么来的？是她煮了几十年饭，一顿一顿煮出来的。第一顿，煮糊了；第二顿，水放多了；某一年冬天，灶里的柴潮，她学会了先烘一烘。每一回煮完，吃的人说一句好或不好，她心里记一笔，下一回，手就不一样了一点。

也就是说，**F 不是天生一个，放在那里不动的东西。它是一顿一顿的发生，回过头来改写出来的。**每一次发生，都在改写下一次的发生。这就是后面要讲的回写：发生不只是走过去，它还回头，改写那条走路的办法。

所以，同一个人的 F，今天和十年前，也不是同一个。更不用说，两个人的。

这样看，「相同的条件，必出相同的结果」，不只是忘了 F，还忘了 F 一直在变。它忘了的，是一个正在被自己的发生不停改写的东西。

这就是 F 的两个脾气：

第一，它是各自的。每一股洪流各有一个，不可能两个一模一样。**第二，它是藏着的。**它只在发生里显出来，你事先没法把它摊开，连它的主人自己，也摊不开。母亲说不出火候，不是她不肯说，是火候不在她的话里。

◆ 七、为什么会忘

F 这么要紧，人为什么总是忘记它？

这不是人笨。这是几样东西，一起把它藏起来了。

第一，人只看得见两头。

你看一张排名表，两头是什么？一头是分数，是结果；另一头是班级、老师、教材，是条件。中间是什么？中间是三年里一个人怎么复习、怎么睡、怎么想、怎么碰到那一道题。这一头一尾都在表上，中间不在。

工地上的验收单也是这样。一头是材料进场单，水泥的批号，砂的含泥量；另一头是试块强度报告，一个数。中间，那个把材料变成混凝土的过程，在报告里只占一行：「按配合比施工」。

你看，凡是有表格的地方，都有两头，没有中间。**表格是为了记录输入和输出而造的，没有人造一张表格，记录那一道工序。**

第二，学校教人的，是一套「已知求结果」的办法。

陈禾做了很多年的数学题。每一道题的开头是「已知」，结尾是「求证」或者「求」。已知的东西，就是输入；求的东西，就是输出。题目的好处是：只要你把已知条件抄对了，对着同一个公式，每个人都会得到同一个答案。

这一套训练，十几年。它在人脑子里刻下一个看不见的习惯：**只要条件相同，答案就相同；不同，就是有人抄错了条件，或者算错了。**

人生的题，不是这样出的。可是人用做数学题的头脑，去看人生的题。

第三，它在顺的时候，是不露面的。

这一点很要紧。日子里的大多数时候，你预期的结果出现了。你按时起床，早饭吃了，班上了，晚上回家。这些时候，没有人问：「那个 F，今天怎么样？」F 在顺水的时候，像呼吸一样，没有人会想到它。

只有当预期没有出现，你预期是 A，得到了 B，才会问：「怎么回事？」

这个时候，人已经不是平静地去问了。人是带着痛去问的。带着痛，人没有心思去看 F，人只想找一个能放下这份痛的地方。

所以 F 被忘，是被三样东西一起忘掉的：表格里没有它，教育里没有它，顺的时候不需要它。它只在人最痛的时候，露一下脸，又被痛盖住。

◆ 八、「偶然」「命」「运气」：叫错了名字的 F

那么，人撞见 F 的时候，会怎么样？

会给它起一个名字。

你想想，日子里有哪些字，是专门留给「条件都对，结果却不对」那种时刻的？

偶然。「这次是偶然。」**运气**。「他运气好。」「我运气不好。」**命**。「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各人有各人的命。」**发挥**。周老师那句：「林川这次是发挥好了。」

这四个词，用法各不相同，可是你看它们说的是同一个地方：**条件清单里找不着的那一块**。

要是条件清单里找得着，人就会说：因为他起得早，因为他用了某一本参考书，因为他家里有人问。这些，都是条件。不过找来找去，找不着了，剩下一块说不清的东西，人就拿一个词，把它盖住。

「偶然」，把它盖成一件没有来由的事。「运气」，把它盖成一件从外面飘来的事。「命」，把它盖成一件早就定了的事。「发挥」，把它盖成一件今天这一回自己的事。

这四个盖子，下面是同一块地。

本书对这四个词，没有一丝轻视。它们是人活了几千年，对「说不清的那一块」留下的一些很诚实的记号。

可是它们**被叫错了名字**。

叫错在哪里？叫错在，每一个词，都把那一块说不清的东西，**放进了一个先在的格子里**。偶然是一个格子，运气是一个格子，命是一个格子。放进格子以后，人就觉得，事情有了着落：哦，是偶然；哦，是命。

那一块，不是偶然，不是别人给的运气，也不是早就刻在天上的命。那一块，是**每一股洪流各自的那道工序**，在这一回的发生里，露出来的一角。

这样，母亲那句话，在陈禾心里，有了新的读法。

「各人有各人的命。」母亲看见了 F 的一角。她种了一辈子地，在无数棵树和无数畦菜之间，看见了条件清单的尽头。她没有读过任何一本书，没有一个词来叫它，她用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那个词：命。

她说的是对的。她叫的名字，是老名字。

本书做的事情，是在老名字旁边，放一个新的说法，让母亲看见的东西，有一个可以被一步一步看清的地方。**命不是定好的，F 是发生着的。**这一差，第 25 章会细讲。

◆ 九、31 分里的那一角

现在回到红榜，看 31 分里有没有 F 的影子。

陈禾和林川，同一间教室，同一个老师，同一套卷子。清单上「一样」的那几条，两个人一条不少。可是你还记得第 1 章里那两只本子吗？

林川的错题本，每一道题后面有一行小字，写着「这题我当时在想什么」。他把脑子里的草稿，直接贴了出来。

陈禾的化学笔记，工整，一个公式一行，一道反应一道线，像一座排得很整齐的小房子。他记的是**结论**，是已经想完了的东西。

这是两个本子，也是两种把一道题变成答案的办法。一个人习惯留着过程，一个人习惯留着结果。这两样习惯，没有哪一样更好，它们各自在一股洪流里长了很多年，是被一道题一道题、一个夜晚一个夜晚，慢慢长出来的。

本书不说这两样习惯，是 31 分的原因。这是要小心的，因为一说「原因」，就又退回条件清单里去了。本书只说一件小事：**两个人在同一套条件里，各自有一套把条件变成样子的办法，这两套办法，长得不一样。**

最后一道大题前面，陈禾的那一套，走到一个地方，卡住了。林川的那一套，走过去了。这两件事，是各自的发生。至于他的那一套，为什么在那里卡住，林川的那一套为什么走过去，**它不在条件清单上，也不在两个人谁的手里。**

你再想想这一点：假如在红榜之前，有人对陈禾说，「你和林川，条件完全一样」，他会点头。这个点头，是对的，因为清单上，的确一样。不过这个点头里，藏着一个没有被说出来的补充：「所以，我们的结果，也该一样。」

这个补充，就是笃信。它不在清单上，它在清单的后面，悄悄地跟了上来。

◆ 十、落差之痛：撞见 F 的时刻

现在回头看，羡慕、后悔这样的东西，在这件事里，处在一个什么位置？

它们是人**最容易撞见 F 的时刻**。

想一想：在日子里的大多数时候，笃信是睡着的。你预期什么，来了什么，没有落差，就没有人去想 F。只有当那张期票被退回来，落差出现，人才会忽然被撞一下：为什么是他，不是我？为什么同样的条件，结果不一样？

这个「为什么」，是一个人在敲 F 的门。

敲得很响，因为是痛着敲的。陈禾在红榜前，那一下，有一个很短的念头：「怎么会？」这三个字，是 F 的门被敲响的声音。

可是，撞见不等于看见。

撞见的下一秒，大多数人会做一件事：**把门关上**。怎么关？给它起一个名字，挂到一栏账上。「运气」，关上了。「命」，关上了。「当时我没做好」，也关上了。每一种关门的办法，对应一种记账的方式，也就对应本书后面要讲的十种心理中的某一种。

所以，十种心理，是十种关门的办法。

这个说法，听上去有点严厉。本书没有要指责任何人。关门是人在痛的时候最自然的动作，没有一个人是故意的。这个说法，也给了一个很重要的暗示：

痛的那一刻，是一个窗口。

在那一下里，人离那个被忘掉的函数，最近。如果有那么几分钟，你没有急着关门，只是站在门口，让那个「为什么」继续敲着，不去替它找一个名字，你会看见一点很不一样的东西：条件清单后面，还有一块地，那块地不属于任何人，不是谁欠的，也不是谁的错，它只是在那里，在每一股洪流自己的发生里。

这一步，是本书最后一编要讲的验信的起点。

◆ 十一、拉普拉斯：一个什么都算得出的妖

现在请四位近邻出场。头一位，是个法国人，他的想法，几乎就是笃信的完整骨架。

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1814 年在《概率的哲学试论》里写了一段很有名的话。他说，设想有一位智者，在某一个时刻，知道推动自然的所有的力，也知道所有东西各在什么位置；如果这位智者又大到足以把这些数据都拿来分析，那么从宇宙里最大的天体，到最轻的一粒原子，它们的运动，都可以放进同一个公式里。对这位智者来说，没有什么是不确定的，未来就像过去一样，摆在它眼前。

后人把这位智者叫做**拉普拉斯妖**。

拉普拉斯本人说，我们平常说的「偶然」，只是对条件的无知。我们不知道全部的力、全部的位置，所以只好用概率去估。概率是我们无知的一个度量。

先承认：这是笃信的原型，而且是一个非常漂亮、非常诚实的原型。它把「相同的条件必出相同的结果」这件事，推到了最干净的地步。而且他还说中了一件事：日常里很多「偶然」，的确是对条件的无知。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多，所以把它们统统叫偶然。这一点，本书一点也不想反驳。

本书多出三层。

第一层：条件的长度。拉普拉斯的智者，要的是「全部的力，全部的位置」，一件不漏。可是日子里的笃信，要的只是一份短清单：同一个班，同一个老师，同样的努力。拿一份短清单，去担保一个结果，这是拉普拉斯妖的一个廉价的仿冒品。拉普拉斯自己看见这张短表，大概也要笑。

第二层：函数的归属。在拉普拉斯那里，把条件变成结果的，是一套对全宇宙同一的定律，一个 F，对谁都一样。本书说的 F，是每一股洪流各自的发生。这是两个很不同的 F。前一个先在，后一个在发生里。

第三层：余数的去处。拉普拉斯把条件之外的那一块，叫做无知，意思是：只要知道得更多，那一块就会缩小，最终缩成零。本书看见的那一块，不是知道得更多就能缩成零的。它是每一股洪流各自的工序，不是一份还没读完的条件清单。

这里可以给一个判别局面，而且不是想象出来的，是人人见过的：

同卵双生子。

两个人，基因几乎一样，生在同一天，在同一个屋檐下长大，进同一所学校，吃同一锅饭。这是你能找到的、最接近「条件完全相同」的两个人。按照笃信，他们该长成同一个样子。

不过你见过吗？长到三十岁，四十岁，两个人的脾气不一样，职业不一样，身体里的毛病不一样，有时候连笑起来的样子，也慢慢不一样。

拉普拉斯可以说：那是还有没测到的条件，比如母亲怀他们时，哪一个靠近胎盘，比如小时候哪一次谁先摔了一跤。他说得对，这些条件的确存在。

本书的推论是：**把条件对得越齐，差异不会趋于零。**条件的清单一直在加长，可是每加长一格，剩下的那一块并不因此缩小，它换一个地方，继续站着。因为那一块，不是还没读到的清单，是各自的工序。

这个判别能不能被验？能。条件对得越齐的一批人，比如双生子、同窗同宿、同一批入伍的新兵，他们之间的差异，会不会随着条件的对齐而消失？日子里的观察，是不会。

◆ 十二、因缘：同一颗种子，缘不同，果不同

第二位近邻，是本书最近的一位，要正面交锋，不能绕。

佛教说「缘起」：一切东西，都不是单独生起的，要靠各种条件凑在一起。一句很短的话，常被引用：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大意〕。一颗稻种，要有土，有水，有阳光，有人工，才长成稻。同一颗种子，缘不同，果就不同。放在石头上，它烂掉；放在好田里，它结穗。

这个说法，比拉普拉斯往前走了一大步。它早就看见：同一粒种子，不等于同一个结果。它把眼睛从「因」挪开，放到了「缘」上。

佛教还有一个更近的说法：**别业**。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业，同一个局面里，各人感受不同，各人的后来不同。而在唯识学里，更有一句很有分量的话：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大意〕。种子长成当下的样子，当下的样子，又回头熏染，改变种子。这几乎已经是本书的回写。

先承认：因缘是整个人类思想史里，离本书最近的一个邻居。本书对因缘说的「缘」，对「种子」的内与外的分，对「现行熏种子」的循环，全部接受。本书的回写，在这里不敢说自己是新看见，唯识早说了。

那么，本书还多出什么？

第一，种子是一个仓。

因缘把「同样的外缘，结果不同」的那一块，记在了种子上，记在每个人过去积下的业里。种子，是一个先在的东西，从过去来，存在一个叫阿赖耶识的仓库里。这一块，成了一栏，有名字，有位置。

本书的 F 不住在仓里。它不是一个储存过去的地方。它是**此刻正在发生的那道工序**。种子到齐了，缘到齐了，还要发生一次，而那一次的工序，没有一栏可以记，也没有一个仓可以取。本书把这一点，叫做「发生不需要仓库」。

第二，事前和事后。

用因缘来解释一件已经发生了的事，几乎总是成功的：任何一个果，你回头去找，总能找到一串缘。你事前去列一串缘，要预测哪一个结果会出现，就做不到了。佛教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增支部里说到「四种不可思议」，其中一种，就是业的果报〔大意〕。也就是说，因缘自己知道，**业的果报，说不清**。

这又是一个很接近本书的地方。因缘说到这里，实际上已经走到了 F 的门前，然后很有分寸地停了。

还要补一句公道话。唯识学里的这套说法，有一部分是为了解决另一个问题，就是人死了以后，业怎么接着走。本书的问题要小得多，只问一个人活着的时候，一件落差怎样在他身上记账。所以，本书借来的，只是「现行熏种子」这个循环的形状，没有借它的整个仓库。这一点，本书老老实实写在这里，免得有人说本书把一整套佛学拿去用了，却没有说明白。

本书和因缘的分岔点是：因缘把这个说不清，交给了圣者，交给了佛的智慧，在佛的眼里，每一个果的缘都是清楚的；本书说，这个说不清，**连当事人自己也说不清，因为 F 不在当事人手里**。

判别局面是这样的：

去问林川：「你当年，为什么比我高 31 分？」

林川会说出一串话。他会说他那时候用功，说他那时候有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说他运气好。每一句，都说得有头有尾，有因有缘。可是本书推：**这一串话，是事后补出来的**。林川自己，也没有读到过他的 F。

这个推论，在第 29 章，林川在夜宵摊上，会被一句话验一验。那是后面的事，这里先把线头留着。

◆ 十三、弗兰克：看不见的运气

第三位近邻，是一位经济学家，写过一本直接讨论运气的书。

罗伯特·弗兰克，康奈尔大学的教授，2016 年出版《成功与运气：好运与精英社会的神话》。他的意思是：成功的人，几乎都倾向于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于才干和努力，而低估了运气。运气是看不见的。人看得见自己熬过的夜，看不见那些没有发生的坏事：没有遇上的车祸，没有碰到的坏老板，没有错过的那一班车。

他还用一个简单的模型，说明在「赢者通吃」的市场里，一点点技能的差，加上一点运气，就能放大成巨大的回报的差〔核〕。于是他提出一个很有用的结论：既然成功里运气有这么大的份额，成功的人应该多承担一点社会责任。

先承认：弗兰克说中了一件很要紧的事：**运气被低估，是因为它不显眼**。这一点，和本书说 F 总是被忘记，是同一个形状。而且他把这件事，说给了站在高处的人听，要他们承认自己曾经被一阵风托过，这是很了不起的一步。

本书多出两层。

第一层，运气的位置。弗兰克的运气，主要是外面来的：出生的时间，出生的地点，碰上的机缘，遇到的人。在本书的语言里，这些是土，是 E 那一栏里的东西。它们很重要。不过本书看见，那一块说不清的东西里，除了外面的好运，还有

一层，是**这股洪流自己的函数**：同样的机缘落在两个人手里，长出的东西不一样。这一层，不是运气，也不是努力，也不是才干，它是各人的那道工序。

第二层，名字。「运气」这个词，仍然是一个外栏。把差异从「才干」挪到「运气」，是把一个账，从内栏挪到外栏。这是一个进步，可是账还是账，还是挂在一个**条件**上。本书说的是另外一种改记：把它从「条件」那里，认回「各自的函数」。

判别局面：

林川在饭桌上，有两种说法可选。一种，他说：「我那年，主要是运气好。」另一种，他说：「我那年，主要是自己拼出来的。」

弗兰克的思路会推：前一种说法，让听的人更不容易怨恨，更愿意宽厚。

本书推出一个不太一样的结果：**对已经笃信的人，「运气」两个字，不能让羡慕塌下去。**因为「运气」只是把差异从一个外栏，挪到另一个外栏，那张期票还在：「他运气好，我下次也许就轮到。」对不服的人来说，这句话甚至让票挂得更稳。

只有当「这是各人各自的函数」这一句，被听进去了，那张票才失效。但这一句，不是靠一个人谦虚地说出来的，它要靠听的人，自己一笔一笔把账改记。

还可以补一个日子里的小景。办公室里，有人升了职，大家在茶水间议论。有人说：「他运气好，赶上了那个项目。」说的人，语气里有一种放下了的轻松。这个轻松，是真的。你注意，他放下的，是对「他」的不满，不是对「那张期票」的不满。第二天，另一个项目来了，他会把自己放在「该轮到我」的位置上。「运气」这个词，让现在的账平了，可是为将来的账，留了一个很大的口子。

这是一个待验的推论。不过你在日子里试一试：一个人对你说「我运气好」，你的酸，有没有因此少一点点？

◆ 十四、塔勒布：同一个骰子

第四位，是一位做过交易的作家。

纳西姆·塔勒布，2001 年出版《随机漫步的傻瓜》。他在书里说：人总是把运气当成能力，也总是把能力说成运气。他在华尔街见过很多交易员，一连几年赚钱，被视为天才，然后一次崩盘，一切归零。他提出一个想法：想象同一件事，重复发生很多很多次，每一次都有一点不一样的运气，看看在这一万次「替代的历史」里，这个人活下来的有多少〔大意〕。幸存的那一次，只是一万次里的一次，不能拿来证明他的能力。

先承认：塔勒布说中了很多。「幸存者偏差」这个说法，几乎成了今天一句常识。他让人看见：被拿来当榜样的那一个结果，背后可能站着一大片没有被看见的、同样努力却没有留下名字的人。这一点，本书全盘接受。

本书多出两层。

第一层：骰子。塔勒布的思路里，有一个默认的前提：每一次重来，用的是同一个骰子，同一个分布，只是抛出来的点数不同。「一万次替代的历史」，就是把同一个骰子，抛一万遍。

可是一股洪流，不是一个固定的骰子。它每发生一次，就被回写一次。第一次的发生，改写了第二次的 F。**人没法在同一局里重来，因为重来的那一个，已经不是原来那一个。**把一个人的一生，看成是从同一个分布里抽了一次，就是把 F 当成了一个固定不变的骰子。这是笃信的另一种样子：笃信同一个骰子。

这里有一个很小的例子，第 12 章会细说：陈禾的同班赵磊，复读了一年，考上了人大。有人说，这是重新抛了一次骰子，运气好。复读的赵磊，不是原来的赵磊，他的那道工序，在那一年里，已经被改写过了。

第二层：「随机」是谁的名字。

在塔勒布那里，「随机」是一个很正经的概念，有分布，有均值，有方差。可是本书看见，「随机」是站在条件清单外面的人，给那一块余数起的统计名字。从外面看，余数是随机的，没有规律，不可预测。不过从那股洪流自己里面看，它不是随机，它有来路，只是外面的人，拿不到那条来路。

所以，「随机」是一个**外面的名字**。它很有用，在统计里，在做风险管理的时候。可是用它去回答「为什么是他不是我」，就把一道各人各自的工序，盖成了一个大家共用的骰子。

这个判别，可以放在日子里看：一个人输了，他听到别人说「那只是随机」，会不会觉得被安慰？多数人不会。因为「随机」两个字，把他自己那一回的、有来路的发生，说成了一次没有来路的抛掷。他觉得自己的那一回，没有被看见。

再看一个例子。一个小店的老板，做了三年生意，赔了。朋友劝他：「别灰心，做生意本来就有风险，这是随机的。」他点点头。回到家里，他还是一遍一遍地想：那一年，如果我没有换那个货源……

你看，「随机」两个字，没有进到他的账里去。因为他那一回的货源，那一回的决定，那一回的天气，是他自己的一笔笔具体的事，有头有尾，有来路。拿一个统计里的字，去盖这一串具体的事，没有盖住。这也是为什么，面对一次真实的失败，「这只是概率」是一句很正确，也很无力的话。

◆ 放回日子里

2026 年国庆那天晚上，陈禾和小苒坐在老家的晒谷坪上。

月亮很大，把两棵橘树的影子投在地上，一棵影子重，一棵影子轻。苏敏和母亲在灶屋里洗碗，水声哗哗的。

小苒抱着膝盖，下巴搁在膝头上，说：「爸，外婆说的『各人有各人的命』，是不是就是没原因的意思？」

陈禾没有马上答。他看着地上那两个影子，说：

「我今天问外婆，为什么这棵多那棵少，她说『不晓得』。她还说，种了一辈子，才晓得不晓得。」

「这不就是没原因吗？」

「不是。」陈禾说，「有原因，她不晓得。这是两句话。」

小苒转过头看他。

「没原因，是说这件事，没有来路。有原因，我不晓得，是说这件事，有来路，只是这条来路，不在我手里。」陈禾说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想，「我二十八年里，一直以为外婆是第一句，其实她是第二句。」

小苒想了一会儿，说：「那你的 31 分呢？也是第二句？」

陈禾愣了一下，笑了：「你妈跟你说的？」

「外婆今天下午说的。她说你小时候回家，整整一个暑假没有说话。」

陈禾没有回答，他望着那两棵树的影子，想着很多年前的灶屋，两个烫手的鸡蛋。

那一夜，他记起了一件事：红榜之后的第一个春天，他和母亲一起栽下这两棵树。他一边刨坑，一边心里想着的是别的事。那时候他以为，只要条件一样，两棵树会长成一样的树。他真诚地相信，没有一点怀疑。

那份真诚，二十七年以后，在这个晒谷坪上，被一个十几岁的女孩，用一句很轻的话问了一遍。

现在，给你一个明天能试的小办法。叫**两棵树的练习**。

拿一张纸，画三栏。找一对你觉得「条件差不多、结果不一样」的例子，可以是两棵树，两个同事，两个孩子，两家店。

第一栏，写：**我知道的相同**。写你能说得出来的、看得见的那几条。第二栏，写：**我没有看见的不同**。蹲下来想，想到想不出来为止，写的时候别评判，一条一条地列。第三栏，写：**中间那一步，我看见了什么？**

第三栏，多半是写不出来的。你会发现，第一栏，你写得出五条，第二栏，你勉强写得出三条，到了第三栏，你什么也写不出。

写不出，别急。写不出的那一栏，就是 F 住的地方。**你不需要把它写满，你只需要在纸上，给它留一栏空白**。

留了这一栏空白，你对那一对例子的看法，就已经和昨天不一样了。你不会再说「条件一样，所以应该一样」，你会说：条件一样的，是我看得见的这几条；看不见的那一栏，我不晓得。

「不晓得」三个字，在这里不是认输。母亲说过：种了一辈子，才晓得不晓得。

带 走 的 话

笃信的最深一层，是相信相同的路和土一定长出相同的样子，忘了中间那个各自的、藏着的函数；偶然、运气、命，是它露出来的一角，被叫了老名字。

小　账

这一章里，回写是落下了，还是悬着？落下了一半。被遗忘的函数这一章认出来了，可是它怎样一股洪流一股洪流地各自发生，又怎样被回写改写，还悬着，第六、七章和第十三章接着写。

本书要防的病：以为相同的路和土必出相同的样子——本章在哪里防住了它？——在两棵橘树、混凝土试块、拉普拉斯、因缘、弗兰克、塔勒布这几处，每一处都追问了同一句：把条件对得再齐，剩下的那一块，是知道得更多就能填满的，还是每一股洪流各自的工序？

想 一 想

1. 你家里、你单位里，有没有「同样的条件，不同的结果」的一对？你平常是怎么解释它的？是运气、是命、是发挥，还是别的？
2. 你有没有对一件事说过「不晓得」，说完心里反而轻了一点？那是认输，还是别的？
3. 你煮饭、炒菜、做某件手艺，有没有一个「火候」，别人学不去、你自己也说不清？

◆

04

第 4 章

情感里的发现学

这一章要问：为什么「我们本来就一样」这句话，听上去像是一件早就摆在那里的事？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有人对你说一句话，你听了，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后来过了很多年，那句话一直在你耳朵边上，每一次想起来，都带着一点说不清的重量。你想拆开它，却找不到缝。

陈禾耳朵边上，有两句这样的话。一句来自一位老人，一句来自一个比他女儿大不了几岁的年轻人。

◆ 一、周老师的那句话

每年大年初三，陈禾回县城，去给周老师拜年。

周老师七十多岁了，住在县一中旧家属院的三楼，没有电梯，上楼要扶着栏杆，一步一歇。他的老伴前几年走了，儿子在外地，家里就剩他一个人。陈禾每回去，会提一箱牛奶，一袋橘子，放在门口的鞋柜上。

老人家总是亲自泡茶，茶叶放得很多，一杯下去，苦得舌头发麻。他坐在藤椅上，眼睛不太好了，要凑近看人。

「陈禾啊，」他每一年的开场，都是同一句，「在长沙还好吧？」

「还好，周老师。」

接下来，几乎每一年，都会有那么一句：

「你们俩当年，就差那么一点。」

不用问「你们俩」是谁。陈禾点头，喝一口茶。

周老师接着说：「林川那孩子，聪明。你呢，稳。当年要不是……」他说到这里，会停一下，那个「要不是」后面的话，每一年都不太一样。有一年是「要不是

那场雨」，有一年是「要不是最后一道题」，有一年是「要不是你那阵子感冒」。然后他会叹一口气，用拇指和食指，比出很小的一段距离：「就差那么一点。」

这个手势，陈禾看了二十多年。

他从来没有反驳过。他觉得，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对着自己最后几届学生里的一对，说出一句带着惋惜的话，是一种疼爱，不应该被打断。

可是每年出了那扇门，下了三楼，走到院子里的时候，他总要站一会儿。冬天的风很冷，吹得老院子里的光秃秃的泡桐树晃。他抬头看看三楼的窗，窗帘动了一下，周老师大概又在那儿看他走。

他站的这一会儿，心里是一种很特别的感觉：被疼爱着，又被轻轻地按回了一个位置。

「就差那么一点。」

这七个字，听上去是安慰。但是你把它拆开，会发现里面有很多零件。这一章就是要把它们一个一个拆出来，看每一个是什么。

◆ 二、「那么一点」里有什么

先拆最小的一个零件：「一点」。

「一点」，是一个量。它是一段距离，可以用手指比出来。周老师的拇指和食指，那个小小的缺口，就是这段距离的样子。

有了一段距离，就有两端。一端是陈禾，一端是林川，中间隔着一个缺口。你听这句话，脑子里会自动浮出一条线，线上两个点，挨得很近。

这是第一个零件：**一条线。**

线从哪里来？没有人画过。不过周老师说「就差那么一点」，等于在说，陈禾和林川，是在同一条线上的两个点。他们不是在两条线上，不是一个在山上一个在水里，是在同一条路上，一个走在前，一个走在后。

第二个零件：**这个缺口，是可以补的。**

「差一点」的意思，不是「差很远」。差一点，就是只要再补一点，就到了。这句话里，藏着一座桥：只要多一点什么，一分，一道题，一点点发挥，缺口就合上了。

补什么？周老师每年说的「要不是……」，就是在找补的东西：一场雨，一道题，一次感冒。补上了，就到了。

第三个零件，最深：**补上了，就会一样**。

这个零件，周老师没有说出口，可是整句话是靠它撑起来的。如果缺口补上了也不一样，那么「差一点」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差一点」这三个字，默默地担保了一件事：**他们两个，是同一种东西，所以才有「差」，有「补」，有「到」**。

一条线，一座桥，一个担保。

这三个零件，是在周老师没有一点防备的状态下，自然地拼在一起的。他不是在说教，不是在讲道理，他是在叹息。正因为是叹息，这三个零件，才拼得那么严丝合缝，没有一丝缝隙让人插进手去。

现在，你把这三个零件，和第 1 章讲的「差不多」，对一对。

它们是同一个东西，不过现在多出了一个动作：补。**「差不多」是一个静止的图，「差一点」是一个可以往前走的图**。图里有了方向，期票就有了一个「到期日」：只要补上那一点，票就兑现了。

这是为什么，这一句话，对陈禾来说，格外重。它不只是在说过去，它在悄悄地说将来：**那一点，还可以补**。

◆ 三、一个年轻人的话

第二句话，是 2026 年的秋天听到的。

小苒读高三，学校开家长会，在学校的大礼堂，来了四百多个家长。陈禾提前请了假，和苏敏一起去。

台上站着年级主任，一个三十多岁的男老师，穿一件灰色的夹克。他讲的是「最后一百天」。

大屏幕上，投着一张幻灯片，黑底，白字，字号很大：

付出，终有回报。

下面一行小字：「只要努力，没有考不上的大学。」

年级主任说了很多话，说得很动人。他讲了一个去年的例子：一个女孩，高三上学期排在年级二百多名，最后一百天，每天只睡五个小时，高考考进了一所重点大学。台下很安静，很多家长在拿手机拍幻灯片。

苏敏也拍了，一边拍一边在小本子上记了几个字。

陈禾坐在她旁边，看着那行大字。他没有拍。

他的心里，有一个很轻的东西，咯噔了一下。

这一下，不是难过，也不是反对。他觉得年级主任说的，大体是真的，因为他自己也当过学生，也知道努力有用。可是那一下咯噔，让他一时说不上来是什么。

回家的路上，他才想明白：那一行字，和周老师的那句话，是同一块料子做的。

周老师说：「就差那么一点。」年级主任说：「只要努力，没有考不上的大学。」

一句往回看，一句往前看。往回看的，是为已经发生的落差，找一个可以补的缺口。往前看的，是为还没有发生的结果，担保一个可以兑现的路。

两句话合起来，是一条完整的链：**同样的努力，就该有同样的结果；结果不同，就是努力差了一点。**

这条链，在陈禾的心里已经有二十八年了，今天被一块幻灯片，印得清清楚楚。

这里要替年级主任说一句公道话。

他站在台上，面对的是四百多个高三的家长，和台下那些在最后一百天里，需要一点力气的孩子。他要的，是让这一百天过得下去。一句「付出，终有回报」，对一个快撑不住的孩子，的确可能是一口气。本书不想把它从台上拿走。

要看的，是这句话**往后**怎样被用。在一百天里，它是一个鼓。到了一百天以后，成绩出来，有人没考上，同一句话，就从鼓变成了尺子，拿来量人：你看，当初是说过的。

话没有变，用它的时间变了。话是在「还没发生」的时候，说得最好；在「已经发生」之后，用得最重。

◆ 四、发现还是发生

现在要换一副眼镜。这是本书的老尺子，一把量一切的尺子，叫：发现，还是发生。

「发现」是什么意思?

你在山里捡到一块石头，你说你**发现**了它。意思是：它本来就在那里，早就在那里，你只是走过去，看见了。你不来，它也在那里。你来了，它没有因为你而变化。

对「发现」的看法是：东西先于人，是现成的。人的事，是去找，去看，去弄清楚。

「发生」是另一个意思。

一个孩子学会走路，你不会说他**发现**了走路。他是**一步一步、一次一次地摔，一次一次地站，走路这件事，是在这一次一次里，才有了样子**。没有那一次一次，就没有「走路」。

对「发生」的看法是：事先没有现成的东西，东西是在一次一次的碰里，长出来的。

用大白话说：发现，是找一件早就放在那儿的东西；发生，是一件事，在一次一次里，慢慢长成它的样子。

再给一个读者熟悉的例子。鲁迅在《故乡》结尾写过一句：「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这是一句典型的发生句。路不是先在那里，等人去发现；路是人一次一次走，走出来的。

不过日子里的人，对「同一」，常常是用发现的眼光看的：好像「我们是一样的」是地上早就有的一条路，只是自己没有早点走上去。其实，「我们是一样的」这条路，也是被排名表、被座位、被周老师的话，一回一回走出来的，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只是它走成了路以后，人就忘了它是怎么走成的，把它当成了从来就有。

本书这把尺子，不是拿来评判哪一个对、哪一个错的。很多时候，用发现的眼光看事情，是对的：你要找钥匙，钥匙就在抽屉里，找到就是了，不用想它是怎样「发生」的。

可是当一件事，本来是**发生**出来的，却被人当成了**发现**，麻烦就来了。

本书把「把一场发生，当成一个早就在那里的发现」，叫做**发现学**。意思是：这是一种看事情的习惯，它的特征，是看什么都像在找一件现成的东西。

这个习惯，在科学里，在哲学里，在大学的教科书里，到处都是。本书的第 454 号《回》，第 475 号《发生学的发生》，都从不同的地方，讲过这件事。

这一章要讲的，是这个习惯**在日常的情感里**是什么样子。这块地很小，只是最容易被忽略：因为谁也不会觉得，「我们本来就一样」这种话，跟什么「发现学」有关系。

◆ 五、「我们本来就一样」是一句发现句

拿一把尺子，量一量这句话。

「我们本来就一样。」

这句话的口气，是一个发现的口气。你听「本来就」三个字：它意思是，这件事，早就在那里了，一直在那里，没有人去动它，没有人去变它。

那么现在问几个问题，每一个，都是对一个「发现」该问的：

谁发现的？哪一天发现的？是在哪一次考试里发现的？

陈禾回想了一下。没有谁发现过「陈禾和林川本来就一样」。没有一天，有人对着两个人，拿出一把尺子，量过一遍，然后宣布：「经过测量，他们是同一种东西。」

那张后墙上的排名表，只量过**分数**，没有量过**人**。

那么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

仔细看，你会发现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出场时间。它几乎总是**在落差出现以后**，才被说出来。红榜贴出来，31 分摆在那里，陈禾心里才响起这一句：「我们本来就一样，怎么会……」

在这之前，三年里，他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他只是觉得「差不多」，觉得很自然，没有必要说出口。

在这之后，这句话才被说出来，而且是用「本来就」的口气说出来的，像是在翻一件早就收好的东西。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一个从来没有被发现过的东西，在落差出现以后，被当成了一个早就发现过的东西**。

本书叫它**倒着发现**。

倒着发现，是发现学在日常情感里最常见的一种样子。它的步骤是：

第一步，一道落差落下来了。第二步，心里需要一个说法，来解释这道落差为什么不应该有。第三步，「我们本来就一样」被说了出来，说得好像是一个一直在那儿、只是被忽略了的事实。第四步，因为它是「本来」的，所以落差就变成了一件**怪事**，一件需要被解释、被修正、被讨个说法的事。

你看，这个顺序是反的。**真实的顺序是：先有落差，再有「本来就一样」的说法。可是说法一出来，好像它在落差之前就已经站在那里了**。

这就是「倒着发现」的魔术。它把一张后来才画上去的图，说成了一个早就存在的地基。

◆ 六、倒着发现的三个后果

倒着发现这个魔术，一旦变成，会带来三个后果。每一个，都会在后面的章节里，长成一种具体的心理。

第一个后果：落差变成了怪事。

本来是一道落差，一个差，摆在那里，没有谁的责任。不过因为「本来就一样」站在它前面，这个差，就成了一件**不该有的事**。不该有的事，就需要被解释。于是，心里开始出现一个没有尽头的问号：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问号，是疼的。因为它的前提是：这不该发生。

第二个后果：人开始找缺口。

既然本来一样，那么现在不一样，一定是中间缺了点什么。缺的是努力？缺的是运气？缺的是机会？缺的是某个人的帮忙？于是人开始在过去的日子里，一寸一寸地翻，找那个缺口。周老师每年的「要不是……」，就是在找。

找到了一个缺口，就觉得有了一个可以去补的地方。补不了，就挂着。这件事，后面会叫悬账、逆账。

第三个后果：落差有了一个「欠款人」。

「本来」一样，现在不一样，那么这个不一样，是谁欠的？是自己欠自己的，是运气欠自己的，是对方「多拿了」一块自己的，还是整个世道欠的？账要有一个欠款人，人心才安。

怎么选这个欠款人，是十种回应分岔的地方。欠在自己头上，是懊悔；欠在运气头上，是不服；欠在对方头上，是嫉妒；欠在土头上，是怨。

你看，一个小小的「本来就」，三个后果，把整本书后面的六编，都埋下去了。

所以，本书要在最根上，拆这个「本来」。

◆ 七、「同样努力就该同样结果」是另一句发现句

第二句话，也要拿同一把尺子量。

「只要努力，没有考不上的大学。」

这句话，也是发现的口气。它说的是：在这个世界里，有一条规矩，早就摆在那儿，叫做「努力就有回报」。人的事，是找到它、遵守它。

同样问几个问题：

谁测过？对谁测的？

先说公道话。这句话在一个意义上是对的：从很多人的数据里看，平均说来，用功的学生，成绩的确比不用功的好一些。年级主任讲的那个女孩，也确实存在。本书不想反驳这个。

可是请注意「平均」两个字。

工地上有一个很朴素的道理：一座桥的设计荷载，是按一批桥的数据，算出来的一个值。这个值对一批桥是有效的，只是它不担保**眼前这一座桥**。每一座桥，都

要单独验收。一座桥合格，不能证明另一座桥合格；一批桥平均合格，不能证明每一座都合格。

「努力就有回报」，是一个说「一批人」的话。对一批人说得通的话，落到一个具体的人头上，没有担保。

可是这句话，在家长会上、在周老师的叹息里，是对着**一个具体的人**说的：对小苒说，对陈禾说。说到这里，一个关于平均的话，就被悄悄地换成了一个关于个人的担保。

再看第二个问题：什么叫「同样的努力」？

年级主任讲的那个女孩，每天睡五个小时。如果小苒也每天睡五个小时，是「同样的努力」吗？

五个小时，是一个时间的数。不过努力，是一个人一天一天怎么熬过来的。睡五个小时的那个女孩，也许那个时候，她的脑子刚好是清的；也许她有一个特别会安排的班主任；也许她那一年没有生过一场病。同样的五个小时，到了小苒身上，会长出什么，没有人知道。

本书把这件事，说得更直接一些：**努力，是一段路，不是一个量**。它是一股洪流里，一段正在发生的走法，里面有累，有困，有走神，有突然的开窍。你把它简化成「几个小时」，是把一段路，压成了一个点。压成点以后，才可以说「同样」。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识别：**凡是能说「同样」的东西，都是被压成了点的东西**。一个钟头，一个分数，一个名次。而日子里的真东西，是没法这样压的。

还有一层，要说出来。

这句话是一把两面的刀。对成功的人说，它是一个奖状：你看，你努力了，所以你成了。对没有成功的人说，它是一张判决：你看，你不够努力，所以你没成。

同一句话，对赢的人，是荣耀；对输的人，是罪名。而这一句话，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字去问那道隐藏的工序。

陈禾坐在礼堂里，听着这句话，想起了周老师的叹息。周老师是温和的，他的叹息里，没有判决，只有惋惜。可是它们的骨头，是同一根：**因为「本来」是一样的，所以现在的不一样，要么是缺了一点努力，要么是缺了一点运气**。

补一点努力，或者补一点运气，缺口就合上了。

这是两种说法，同一座桥。

◆ 八、类比是一场发生

现在回到本章的头一个问题：「我们本来就一样」，既然不是发现，那是什么？

是一场发生。

这话听上去有一点绕，用日子里的事说，就清楚了。

陈禾有时候会在晚上，刷到林川的朋友圈。我们假设同一张照片：北京的一个早晨，一杯咖啡，一台电脑。

有一个晚上，工地上的验收一次过，业主难得夸了他一句，回家苏敏做了一桌菜，小苒的成绩也平稳。吃完饭，他靠在沙发上刷手机，刷到这张照片。他看了一眼，点了个赞，继续往下刷。什么也没有。

还有一个晚上，工地上发生了一件小事故，没出人命，只是一个安全员被罚了。业主在电话里说了很重的话。陈禾加班到九点多，回到家，苏敏已经睡了，桌上留着一碗冷了的汤。他一个人坐在黑暗的客厅里，刷到了同一张照片。

这一次，那句话冒出来了：我们原来差不多的。

同一张照片，同一个林川，同一个陈禾。两个晚上，一个什么也没有，一个扎得很响。

这件事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差不多」，不是一件摆在那里的东西。如果它是一件事实，摆在那里，那么不管哪个晚上，不管你什么心情，你看见它，它都应该一样。可是日子里不是这样。**它是每一回现做的。**

做它用的材料，每一回不一样：这张照片，这句配文，这一晚的疲倦，空空的客厅，那碗冷汤，还有水底下那层沉淀了二十八年的泥。材料凑齐了，那句话就「做」出来了；材料不齐，它就不出来。

这像一道菜。同一份食谱，不同的晚上，不同的火，不同的心情，出来的味道，不一样。

这就是「类比是一场发生」的意思。**每一次类比，都是这一股洪流里，一次新的、有材料、有场合、有火候的发生**。它不是从一个仓库里取出来的现成品。

这一点，有一个很实际的好处。如果「我们本来就一样」是一个事实，你只有两个选择：接受它，或者否认它。不过如果它是一场发生，你就多了第三个选择：**看这一次，是用什么材料做出来的**。

这是从「发现」转到「发生」的第一步。从前你问的是：「我们是不是真的一样？」这是一个发现的问题，答案只有是或否，而且你永远答不上来，因为你没有一把量人的尺子。现在你问的是：「今天晚上，是什么材料，让这个类比发生了？」

这是一个发生的问题。这个问题，你答得上来：疲倦，那一张照片，那一碗冷汤。

答得上来，就多了一个可以动手的地方。你可以去换一点材料，比如先吃点热的，睡一觉，明天再刷。

◆ 九、九宫格透镜：把红榜那一刻拆一遍

现在做一件很具体的事。

王德生博士在谈这个题目的时候，同场定下了一个方法，本书把它抄在这里：

「这是一个解构和建构的通用方法：从一个小事来进行具体的 SDE 解构，然后推广到普遍性 SDE。」

还有一句，说怎么下手：

「小事，可以从九宫格透镜来分析，也可以从 SDE 方法论：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来定义。」

这一章，用第一种。第 3 章里，已经用了第二种的头一部分，三方程。第 18 章，会让两种方法互相对一对。

先说九宫格透镜是什么。

它是两把尺子交叉起来，画成一个三乘三的格子。

第一把尺子，叫**规范**，问的是：这件事，用哪一种方式摆在你面前？有三种。**对比**：把两样东西放在一起，比出一个差。**变化**：一样东西，随着时间，一路怎么走。**分布**：许多东西，摆在一张图里、一片地里，各自在哪个位置。

第二把尺子，叫**模态**，问的是：这件事，以什么样子在场？也有三种。**粒子**：一个一个清清楚楚的点，一个数，一个名字，一个位置。**波**：起起伏伏、流动着的过程，三年的上上下下。**场**：弥漫在四周的氛围和条件，一个班的空气，一个县的眼光。

两把尺子交叉，就是九格。现在，把红榜前的那一刻，放进去：

	粒子（一个一个的点）	波（起伏的过程）	场（弥漫的条件）
对比（比出差）	**亮**：31 分，两个数摆在一起	暗：三年里二十来回排名互有胜负，看见的只是几个抽样的点	暗：全班都在看着的那个北大
变化（一路怎么走）	**亮**：榜贴出来那一下，「可以」变成了「没有」	暗：每个人各自三年的起伏，和后来二十八年的回想	暗：从县城到湘潭、到北京，水土怎样不同
分布（各在哪里）	**亮**：红榜上自己的名字，在哪一行	暗：全县几千个考生，分数一层一层的起伏	暗：一个县的空气里，一个北大，一排湘大

看这张表，第一眼，你会发现一个很整齐的事：**亮的格子，全在第一列。**

31 分，是一个点。榜上一个名字，是一个点。榜贴出来的那一下，是一个点。红榜这件东西，从头到尾，只点亮了「粒子」这一列。

波那一列，是暗的。三年的起伏，每个人各自的走法，后来二十八年的回想，这些都没有出现在榜上。场那一列，是暗的。一个县的空气，一个班的氛围，两个人各自回家以后的两种日子，也没有出现在榜上。

榜，是一台**把波和场压成粒子的机器**。

它压得很干净，一点毛边也不留。一个人三年的起起伏伏，进去，出来是一个数。一个县的空气，进去，出来是一个位置。

这里要请你再回头看第 3 章的 F。它住在哪几格？

它住在**变化、波**那一格：每一股洪流各自怎样走过来的。它住在**分布、场**那一格：一个人的土，缠着的那一大片条件。这两格，都是暗的。

所以，红榜点亮的，是最不能担保「一样」的那几格；而「我们本来就一样」这个笃信，恰恰住在暗格里。

红榜只点亮了粒子，于是，从亮格里看，陈禾和林川是两个很整齐的数：一个高，一个低，差 31。这个整齐，是机器压出来的整齐。把压掉的那些波和场放回来，两个人谁也不整齐。

你可以拿这个办法，再去看一件别的小事：一张绩效表，一次职称评审，一个朋友圈。你会发现，亮的格子，几乎总是第一列。**凡是用来比较人的东西，大多是把波和场压成粒子的机器。**这是从小事推到普遍的一步。

暗格不是用来叹气的，是用来问的。下面六个问题，每一个，点亮一个暗格。你可以拿它们，去问任何一个让你扎了一下的比较。

对比、波：这两个人，在拿来比的这段时间里，各自发生了什么？只比了几个点，点和点之间，都在发生什么？**对比、场：**是谁、什么东西，把这两个人摆在了一起？这个摆的动作，是谁做的？**变化、波：**他走过来的这一路，是什么样的起伏？我走过来的这一路，是什么样的起伏？**变化、场：**他走的时候，脚下是什么样的地？我走的时候呢？**分布、波：**在这张表之外，同一个位置的人，一般是怎么过的？**分布、场：**这张表摆在一个什么样的空气里？这个空气，替我们俩各说了什么话？

问这六个问题，不需要答案。你甚至答不上来，也没有关系。**问本身，就是在把压扁了的东西，一点一点放回去。**

陈禾那天晚上，在书房里，把这六个问题抄在了一张纸上。第一个问题，他看了很久：「这两个人，在拿来比的那段时间里，各自发生了什么？」

他想起了很多事：宿舍里的半夜手电，林川错题本上的小字，母亲的咸菜，一个周末一个周末来回走的山路。这些事，一件都没有出现在榜上。

他在那张纸上写：「我一直在拿一个数，和一个人比。」写完，他自己愣了一下。

当然，九宫格是一副镜片，不是唯一的一副。它的好处，是让你在看一件事的时候，先问：我看见的，是哪几格？没有看见的，是哪几格？

◆ 十、日子里的发现句，还有很多

倒着发现，不只出现在红榜前。把眼睛放宽一点，你会在日子里到处听见它。

「她本来跟我一样，我们同一年嫁人。」说话的人，是在看一位老同学住进了大房子。「本来一样」，是一个倒着发现的句子。

「他本来就比我命好。」这一句听上去是在认命，其实是一个发现句：命是一个早就存在的东西，他拿到的比我好。

「我们本来是一个起跑线上的。」起跑线是一个多好用的词。它让人觉得，日子是一场跑步，有一条线，有一个哨声，大家同时出发。可是日子里没有那一声哨，没有那一条线。每一个人是从各自的一块地上，各自在一个时辰里，开始走的。

「同样的工作，凭什么他的工资比我高？」同样的工作，是一个被压成了「职位名称」的点。点是一样的，里面的波和场，是不一样的。

你再看，这些句子有一个共同的形状：**先把两个人说成「本来一样」，再把眼前的落差，说成「不该有」的事。**

这个形状，就是从红榜前那一个小事，推到的普遍。本书的走法是：先把红榜那一刻，用九宫格拆开，看见亮格和暗格；再拿这个形状，去看别的事，看见同一种形状，在别的地方，重复出现。

这就是前面那句话的意思：从一个小事做具体的解构，再推广到普遍。小事要拆得细，拆到手里能握得住；普遍要推得慢，每推一步，都回到小事上，看它是不是还立得住。

◆ 十一、密尔：只差一样，就是它的原因

现在请四位近邻出场。头一位，写的是一本讲怎样找原因的书。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 1843 年出版《逻辑体系》，里面有一套著名的「求因果五法」。其中最有名的一条，叫**差异法**。它说：如果一个现象出现的一个例子，和

一个不出现的例子，别的情形全都一样，只有一样不同，那么这唯一不同的一样，就是这个现象的原因，或者结果，或者原因里不能少的一部分〔大意〕。

这一条，是现代科学做对照实验的老祖宗。两组老鼠，一样的笼子，一样的饲料，只有一组吃了药，另一组没有。吃药的那组好了，没吃的没好，那么好，就是药的功劳。

先承认：这是一个极好的办法，在实验室里，在受控的条件下，是找因果最有力的工具之一。而且说回红榜前，人的头脑，几乎是本能地在用它。「我们两个别的都一样，只有 X 不一样，所以 X 就是原因。」周老师每年补上的那个「要不是……」，就是在找这个唯一的 X。

本书多出的一层，在差异法的**前提**上：「别的情形全都一样」。

这个前提，是整套办法能立起来的地基。在人和人之间，谁来保证这个前提？

密尔自己，是很清楚这一点的。他在讲社会和道德科学的那一卷里，就提醒过：在人事里，原因总是很多种混着，结果又混在一起，很难找到只差一样的两个例子，所以实验的办法，在这里不好用〔大意〕。他后来给社会科学选了另一条路。也就是说，密尔自己，没有把差异法随便拿来给人生做裁决。

可是日子里的人，不读这一卷。人只拿差异法的头一半，去用。

给一个判别局面，只用陈禾自己的二十八年：

红榜之后，陈禾心里找过很多个「唯一的差异」。有一阵子，他确信那个唯一的差异是**那场雨**。那几年，他想起来就是：别的都一样，就是那场雨。后来有一阵子，他确信是**最后一道大题**。别的都一样，就是那道题他没做完。又有一阵子，他确信是**林川家里的条件**。别的都一样，就是人家家里有条件。

这三次，他都觉得自己用的是一个很严谨的推理，每一次，他都觉得「别的都一样」。

如果差异法在这里是有效的，那么那个唯一的差异，应该是同一个，不会变。不过它变了，三次，三个不同的答案，每一个答案，都被当成「别的都一样，只有它不同」。

还有一个小小的旁证。工地上的人，其实是最熟悉差异法的。两个工班，同样的活，一个出了质量问题，另一个没出。监理会怎么做？他不会只问「有什么不

同」，他会把两个班组的材料批次、施工日期、天气、工人名单、机械状态，一张表一张表地翻。他很清楚，翻得越细，「唯一的不同」就越不唯一。最后他会写在报告里的，往往是：「原因待查，建议加强巡检。」

本书由此推：**「别的都一样」这个前提，不是对象身上的一个事实，是每一次找原因的时候，那个晚上用的材料，现做出来的。**今晚的材料里有雨，雨就是唯一的差异；明晚的材料里有那道题，那道题就是唯一的差异。

所以，差异法在人生的落差里，不会找到「那一个」原因，它只会找到「这个晚上最顺手的那一个」。

◆ 十二、韦伯：努力怎样变成了一种信

第二位近邻，是一位德国人，他讲的是「努力」这件事自己的来历。

马克斯·韦伯 1904 到 1905 年，发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他问了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为什么近代的资本主义，偏偏最先在某些新教地区长得最旺？

他的答案里，有一个很绕、也很深的曲折。加尔文宗相信预定论：一个人得不得救，上帝早就定了，人没有办法改变，也没有办法知道。这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想法。听的人心里一定发慌：我是不是被选中的？

韦伯说，正是这个发慌，生出了一个新的东西：信徒需要一个**记号**。他们开始相信，一个人在尘世里的职业上勤勉、成功，是一个迹象，说明他大概是被选中的。努力工作，不是为了换取得救，而是为了在心里得到一点安心〔大意〕。

后来，信仰淡了，宗教的壳掉了，可是「勤勉就是德行，成功就是勤勉的回报」这个调子，留了下来，成了近代人的一种常识。

先承认：韦伯讲清楚了一件很要紧的事：**「努力就有回报」这句话，是有来历的，它是一个时代的人，用很大的力气，从很深的焦虑里造出来的。**它不是天经地义。这一点，对陈禾那个家长会上的幻灯片，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付出，终有回报」，不是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事实，是一个人造的东西。

本书多出的一层，是一个延伸，不是韦伯的原话，要说清楚。

在加尔文宗的老版本里，努力是**记号**。努力了，成功了，说明大概是被选中的；努力了，没成功，也不能说明什么，因为上帝的决定，人看不透。记号，只是一个**读数**，它不是一个**原因**。

在世俗的版本里，记号悄悄变成了原因：努力，所以成功；没有成功，所以努力不够。

读数变成原因，就把一个单向的判决，装进了日子：**没成，就是我的错**。

这样，那张期票，在世俗版本里，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挂了。它只能挂在「我努力得不够」上，也就是挂在自己过去的路上。这是后面要讲的懊悔的一个重要来路，第 22 章细说。

判别局面：同一场落差，放进老版本，一个人可以说「这是上帝的事，我看不透」；放进世俗版本，同一个人，只能说「是我自己不够」。第一种，账有一个出口，是敬畏；第二种，账没有出口，只能折回自己身上。

◆ 十三、俗语：两套账，一本书

第三位近邻，是一堆无名氏。

中国人的嘴边，有一种很家常的东西：俗语。其中，有两类话，最常被人翻出来用。

一类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来历待核，常被当作民间格言〕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付出，终有回报。

另一类说：**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常被收进《增广贤文》一路的格言集，出处待核〕万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

这两类话，常常印在同一本小册子里，贴在同一面墙上，被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日子里说出口。

先承认：这是两套很老的、很诚实的说法。第一套，是日子里**条件看得见**的时候用的：你下了种，浇了水，地里长了东西。第二套，是日子里**条件看不到头**的时候用的：你该做的都做了，结果就是不来。两套话，各管一段，合起来，是祖祖辈辈对「同样的努力，不一定同样的结果」这件事的朴素的认识。母亲那句话，就是第二套里的一句。

本书多出的一层，是**谁用哪一套，看账记在哪**。

给一个判别局面，这回是日子里能观察到的〔待验〕：

观察同一个人，在一个月里，对同一件事，说过的话。事情成了，他倾向于说前一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事情不成，他倾向于说后一套：「命里无时莫强求」。

也就是说，两套话，不是两种世界观，是**两个账户**。成了，账记在「努力」那一栏；不成，账记在「命」那一栏。哪一套话被翻出来，要看哪一栏当时有空位。

这一点，你可以在自己身上试。一个月里，你对同一件事，有没有先后说过这两种话？

这两套话，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它们都被说得很短，短到可以脱口而出，短到没有人想去问「这是在说谁」。俗语的力量，就在这个短。短的东西，不会去分谁和谁，所以它对每一个人都说「同样」。一旦要问「这对陈禾说的，还是对林川说的」，俗语就没有话了，因为它从来没有对准过一个具体的人。

两套话本身，都是**发现句**：一套说「努力是原因」，一套说「命是原因」，各自在世界里摆好了一条规矩。本书看见的，是这两套规矩后面，同一个被忘掉的函数：那道隐藏的工序。它既不在「努力」一栏，也不在「命」那一栏。

◆ 十四、康德：因果是我们带进去的

第四位近邻，是笃信的哲学老家。

伊曼努尔·康德，在 1781 年出版《纯粹理性批判》，书里有一个很著名的转折。休谟曾经指出：我们没有办法在事物里看见「因果」这条线，我们只看见一件事跟着另一件事。康德说，休谟把他从教条的睡梦里叫醒了。他的回答是：因果，不是我们从事物里**发现**的，是我们的头脑，在接收事物的时候，**带进去**的一个形式。凡是发生的事，我们的头脑，总是要把它理解成「有一个什么在前面，按一条规则，引出了它」。这个形式，是人人先天就有的〔大意〕。

先承认：这是一个很深的看见。「因果是人带进去的」，这句话的重量，本书全部接受。而且它几乎是本书这一章要说的话的一个哲学老祖：发现学所预设的那个「世界里本来就有一条因果线，等着人去找」，康德已经松动了它。他让人看见：这条线，是人在看的时候，一同放进去的。

本书多出的，是两处。

第一处：眼镜是不是同一副。

康德的因果形式，是先天的，人人同款。所以「发生的事必有其因」，对每一个人，都是同一副眼镜。

可是日子里，眼镜不是同一副。母亲种了一辈子地，磨出来的那一副，能看见条件清单的尽头。年级主任带了很多届学生，磨出来的那一副，看见的是一批学生的平均。陈禾做了二十年监理，磨出来的，是一副能看见「离散」的眼镜。

这些眼镜，不是先天一副，是**一层一层磨出来的，各人磨的不一样**。

第二处：规则的内容。

康德担保的，是「凡发生的事，都有一条规则把它和前面的事连起来」。他担保了有规则。不过他没有担保，这条规则**对谁都一样**。

笃信，恰恰是在这个缺口里，悄悄地钻了进去：把「有规则」，读成了「有一条对我和林川都一样的规则」。

本书的 F，正好住在这个缺口里：**有规则，而且是各自的规则**。

给一个判别局面：

同样读过休谟和康德的两个人，面对同一个落差，一个人看见了「F 的各自」，另一个人没有。康德的先天形式，推不出这个区别，因为他的眼镜是同款的。本书推得出：差别不在先天，在后来各自磨的那一副。

康德还有一个让本书觉得亲切的地方：他从来没有说，每一个具体的因果，是先天定好的。他只说，我们理解事物的**形式**是先天的，具体是什么引出了什么，要去经验里找。形式是共同的，内容是各自碰出来的。

本书把这条线，再往下延了一步：连「怎样去碰」，也是各自的。母亲在灶前碰了几十年，碰出了火候。年级主任在讲台上碰了很多年，碰出了一套让学生撑下去的话。这些碰，没有一套是先天的，每一套，都是一股洪流自己的、一回一回的发生。

这也是为什么，本书不拿一个哲学道理去「教」人看见 F。眼镜是磨出来的，要用日子去磨。

◆ 放回日子里

家长会散了，礼堂里的人群像水一样往外流。

苏敏走在前面，手里攥着那个小本子，在台阶上停下来，翻开，对着路灯，看了一下。她用笔在那一行字下面，画了一道线：**付出，终有回报**。

「我想起周老师。」陈禾说。

苏敏回头看他，没有问为什么。她是教了二十多年语文的人，听得出这句话后面还有话。

「他们说的是一回事。」陈禾说，「一个是回头看，一个是往前看。」

「他们是好意。」苏敏说。

「我知道。」

两个人走到校门口，隔着一条马路，对面的小吃摊冒着热气。苏敏说：「吃碗粉吧。」

粉端上来，热的，辣椒红红地浮在面上。苏敏吃了几口，抬头说：「我今天听着这句话，也有一点咯噔。我想的是，要是小苒考不上，是不是我们哪里没做对。」

陈禾放下筷子。

他看着苏敏，忽然明白了，这个晚上，那句话在两个人心里，各自落了一笔账：他的那一笔，落在周老师的叹息上，是「差一点」；她的那一笔，落在了小苒身上，是「我们没做对」。

两笔不一样，可是来自同一块幻灯片。

那天晚上，小苒洗完澡，从房间里探出头来：「爸，你觉得我能考上吗？」

陈禾握着手机，手指停在屏幕上。他其实有很多现成的话，每一句他都说过，每一句都是他早上在礼堂里听来的：「只要你努力。」「没有考不上的大学。」

他说了一句别的：

「不晓得。」

小苒愣了一下。

「只是这一百天，」他接着说，「我陪你过。」

小苒看了他一会儿，笑了，笑得有点奇怪，然后把头缩回去了。

陈禾那天晚上没有睡好。他不知道自己说得对不对。可是他知道，那一句「不晓得」，是他二十八年里，第一次对着一个「差一点」，没有去补它。

现在给你一个明天能试的小办法：**三个报警词**。

日子里，凡是听见（自己说的，别人说的，都算）下面这三个词，就在心里响一声警报：

「本来」：「我们本来就一样。」**「应该」**：「他应该考不过我的。」**「只要……就」**：「只要努力，就能……」

响了警报，问一句：**这是一句发现，还是一场发生？**问三样东西：谁发现的？哪一天？这一次，是用什么材料做出来的？

然后，换一种说法，试一试：

「我们本来就一样」，换成「这一次，我们被摆成了一样」。「他应该考不过我」，换成「这一次，没有这样发生」。「只要努力就……」，换成「努力是一段路，路的尽头，不在我手里」。

换了说法，句子的重量，会轻一点点。不是因为它被改得更好听，而是因为它不再冒充一个早就摆好的事实了。

还有一件小事，是他在那晚想到的。

明年大年初三，他还会去三楼。周老师还会比那个手势，说「就差那么一点」。他想了想，该怎么应。

不能驳。老人家七十多了，那句话是他对两个学生最后的一点心意。陈禾也不想驳。

不过他想，也许可以问一句。不是质问，是真的想听：

「周老师，您说的那一点，大概是多大的一点？」

他猜周老师会愣一下，然后把拇指和食指再比一遍。比完了，也许自己也会笑，说：「就是一点点嘛。」

那时候，陈禾想对他说：「周老师，我这些年想了很多次，那一点，好像不太好量。」

他不打算说得更多。一个手势，一句好像不太好量，够了。有些话，是不用说完的。

带 走 的 话

「我们本来就一样」「同样努力就该同样结果」是两句发现句，说得像是早就摆好的事实；其实每一次，都是一场有材料、有场合、有火候的发生。

小　账

这一章里，回写是落下了，还是悬着？落下了一半。笃信怎样倒着被「发现」出来，这一章拆开了；这一笔账该怎样改记，还悬着，第二编起逐条接着写。

本书要防的病：把一场发生当成一个现成的发现——本章在哪里防住了它？——在周老师的叹息、年级主任的幻灯片、九宫格里暗着的格子、密尔、韦伯、俗语、康德这几处，每一处都追问了同一句：这句话是谁发现的，哪一天，用什么材料现做出来的？

想 一 想

1. 你听过哪一句，像周老师那句「就差那么一点」，听上去是安慰，却又把你轻轻按回了一个位置？
2. 最近一次你心里冒出「本来就」「应该」「只要……就」，那天晚上，用的是什么材料？
3. 找一件你正在比较的小事，画一个三乘三的格子，看看你点亮的，是哪几格，没有看的，是哪几格。

◆



第　二　编

三方程的类比

编　序

这一编三章，看笃信的第一种形状：三条方程的输入和输出。

样子由路和土长出来，路由样子和土长出来，土由样子和路长出来。笃信把每一条都读成一台机器：输入一样，输出就一样。第 5 章写样子的类比，第 6 章写路的类比，懊悔的句式在这里第一次被拆开，第 7 章写土的类比。三章说的是同一件事：方程忘了函数。

05

第 5 章

同土同路，必同果：样子的类比

二〇二三年，毕业二十五年的同学会，摆在长沙一家酒店的二楼包厢里，四张圆桌。

陈禾是最后一个上楼的。他在楼下车里坐了十来分钟，手还搭在方向盘上，没有熄火。苏敏在手机里发来一句：「去吧，吃顿饭又不会少块肉。」他这才把钥匙拔了。

酒过两轮，周老师站起来。周老师七十多岁了，头发全白，背有点驼，手里拎着一只洗得发灰的布袋。他从布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转盘上，轻轻一推，转到了陈禾面前。

是一本蓝皮的本子，封面磨得起了毛边，右下角用圆珠笔写着两个字：林川。

「他当年的数学笔记本。」周老师说，「你们毕业以后，我借给了后面一届。那一届又借给下一届。传了三届，才还到我手里。」

桌上安静了几秒。有人伸手去翻，翻开的那页，满纸都是整整齐齐的错题，每一道错题抄了一遍，旁边用红笔写着三个字：为什么错。

「三届，我没数过多少人抄过。」周老师慢慢坐下去，「抄得最认真的几个，我都记得名字。没有一个考上北大。」

林川坐在另一桌。他放下筷子，笑了一下，说：「周老师，您还留着这个？我自己都找不到了。」

他走过来，拿起本子翻了两页，翻到一处停住。那页的页边，画着一个小圆圈。

「这个圈，」他说，「是什么意思来着？」

他把本子往前凑了凑，又往后拉远了点，皱着眉，想了好一会儿。

「想不起来了。」

满桌的人都笑了。陈禾也跟着笑。可是他心里有一块地方，轻轻往下沉了一下。

他想的是：那个圈，当年有人抄过。抄的人把它一笔一笔描了下来，大小一样，位置一样。那个圈在抄的人那里是什么意思？

没有人知道。

◆ 一、一本传了三届的本子

先把这件小事看清楚。

一本笔记本，里面有什么？有题，有解法，有红笔写的「为什么错」，有页边的小圆圈，有一页一页排得很匀的字。这些东西，全都看得见，全都抄得走。

抄的人也不偷懒。周老师说，抄得最认真的几个，他都记得名字。有的人一个晚自习只抄两页，抄完还对着原本逐行核一遍。有的人连林川错题旁边那个潦草的箭头也照描下来。有一个男生，据说连林川用的那种蓝黑墨水，都专门去文具店找了同一个牌子。

这是很大的诚意。

放在日子里，这诚意再自然不过。一个班里，有一个人考得好，旁边的人想知道他怎么考的，想要他的方法，想看他的本子。这是人之常情，谁见了都会这样。

而且，这样做也不是白做。抄过三届的人里，有人后来考上了长沙的学校，有人复读一年考上了更好的，有人在本子的帮助下，把一直过不去的几类题终于弄通了。周老师没有说这本子没用。周老师说的只是一件事：抄得最像的几个人，没有一个到北大。

注意这句话的分量。它没有说「抄了没用」，也没有说「林川的本子是假的」。它说的是：**东西一样，光没有一样**。

本子是一样的。题是一样的。红笔是一样的。连墨水都是一样的。三届人在不同年份、不同教室里，翻开同一本，照同一个方法，一页一页做下去。可是那些人各自坐到考场上的那个样子，彼此之间，和林川坐到考场上的那个样子，对不上。

这件事，日子里的人早就知道。可是知道归知道，一到自己身上，那股劲儿又上来了。

你在这样的时候，心里是不是也有一个念头：**要是我也有那本子，要是我也那样做，我也能……**

这个念头很不起眼。它藏在话的后半截，一晃就过去了。可是本章要讲的，就是它。

◆ 二、本子里没有的东西

再回到那个小圆圈。

林川后来在夜宵桌上跟陈禾提过一句（这顿夜宵，第6章会细说）。他说，那个圈，他后来慢慢想起来了：画圈的题，是他看第一眼就想错了的题。他一看题干，手就往一个方向去，等做到一半才发现方向不对。他怕下次又掉进去，就在页边画一个圈，提醒自己：**看到这种题干，先停一下。**

这个圈，在他那里是一句话。

可是抄本子的人看到的，只是一个圈。他们把圈描下来了，却没有那只「手往一个方向去」的习惯，也就没有那一下「先停一下」的意思。圈在抄的人那里，是一个图案。

这就是本子里没有的东西。

还要补一句：当年抄本子的人，谁也没有去问过这个圈是什么意思。

不问，不是偷懒。是因为在抄的人眼里，圈和别的东西没有分别，它也是「方法」的一部分，只要描下来，就算学到了。能问「这个圈是什么意思」的人，已经在怀疑那台机器了：他已经想到，本子里的东西，也许有一部分，要靠本子的主人才说得清。

可是没有人这样怀疑。因为怀疑一出口，抄本子的那股劲就泄了。

它有好几层，可以一层一层剥开。

第一层，是做题的先后。林川哪一道先做，哪一道留到最后，哪一道看一眼就放，本子里没有记。本子里只记了做完的样子。

第二层，是那天夜里的状态。他抄这一页的时候，是困了还是亢奋？是刚被周老师训过，还是刚被同桌夸过？本子里没有。

第三层，是他自己的一套「看题」的习惯。他看一道题时先看哪里，眼睛怎么走，脑子里先蹦出哪个念头。这是长了好些年才长成的东西，从初中，从更早的小学，从他父亲教他认字的那个晚上，一点点积出来的。本子里没有，连他自己也说不清。

第四层，是他整个人的「土」：他家有书房，父亲晚上在灯下读书，母亲不催他睡觉，家里的饭桌上谈的是什么。这些东西，没有哪一样写在本子上。（第7章专门写土，这里只提一句。）

你看，一本本子，装得下的是路过的痕迹，装不下的是路本身。

连本子的主人，也拿不回它。

同学会上，林川自己翻到那个圈，想了好一会儿，没有想起来。二十五年过去，圈还在纸上，画圈时那一下「先停一下」，已经不在他手里了。他是这本本子的作者，用的是同一支笔迹、同一个字体，可是那个下午已经走远了。

这件事值得停一停。**东西留得下来，发生留不下来。** 本子可以传三届，可以放二十五年，可以从一个人手里传到另一个人手里。可是当年那一笔是怎么落下的，那个落笔的人自己也找不回来。

这样看，抄本子的人要搬走的，其实是一件连主人也不再拥有的东西。笃信的类比要他们去搬，是在难为他们。

这里要先把几个词摆出来，后面几章都要用。

路，就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经过：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怎么改，怎么熬。本书用一个字母 D 记它，叫差异序列，大白话就是「路」。

土，就是路是在什么处境里走出来的：家里、班里、身边的人、手边的东西，彼此缠在一起。本书用 E 记它，叫纠缠网络，大白话就是「土」。

样子，就是路在土里走出来的、显出来的结果：考了多少分、进了哪所学校、过成了什么日子。本书用 S 记它，叫显露，大白话就是「样子」。

从笔记本这件小事看，三个词各有各的位置。本子是路的一小段痕迹，教室和家境是土，那个坐到考场上的林川，是样子。

三个词凑在一起，就是第3章里讲过的那道式子：**样子（S）= F（路 D，土 E）**。F 是路和土之间那道看不见的工序。式子的意思很简单：样子是路在土里一起做出来的。

先把这个放在桌上。往下看，笔记本这件事怎么就是这道式子上的一个错。

◆ 三、同款为什么没有同样的光

笔记本只是一个例子。同样的事，日子里天天在发生。

你一定见过这样的场景。朋友圈里有人晒了一个地方：云南的洱海，一间白墙的咖啡馆，窗外一整片水，光斜斜地落在木桌上，配一句「在这里坐一下午，什么都不想」。你看了心里一动，存了图。

后来你真的去了。

苏敏就去过。那是前年的暑假，她看了同事的照片，念叨了半年，终于跟陈禾去了大理。他们找到了那间咖啡馆，坐在了同一个靠窗的位置，点了同样的柠檬茶，拍了同样角度的照片。

照片拍出来，一模一样。窗，水，木桌，斜光。

可是人坐在那里，心里没有那种亮。

她后来回忆，当时第一个感觉是：旁边桌子太近了，一个男生在大声讲电话；第二个感觉是：风有点大，吹得头发糊在脸上；第三个感觉是，她其实有点饿了，想吃的是长沙家里楼下那家粉。

陈禾看着她。他知道她在找那道亮，找了一会儿，没找到。他没说话，把自己那杯茶也推过去，让她挑。

那天下午，他们坐了四十分钟就走了。回来后，苏敏把照片发给同事，同事回了一句「真美呀」。苏敏看着这三个字，不知道该回什么。

这是一件小事。可是它和笔记本是同一件事。

买同款，去同一个地方，吃同一家馆子，用同一支笔，穿同一件衣服。东西到手了，地方到了，光却没有来。

你可能会说：是不是我那天状态不好？是不是时间不对？是不是我没找对角度？

这些都有可能。可是同样的落空发生在许多人身上，发生在不同的日子、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东西上。次数多了，就不是哪一天状态的事了。

那道光，是**那一刻的发生**。同事坐在那间咖啡馆里的那个下午，有她自己的经过：也许刚交完一件拖了很久的差事，也许刚和谁说开了一句话，心里正松着。那一刻，水和光落到她眼里，才显出照片上那个样子。

苏敏这边，同样的水和同样的光落下来，落到的是另一个下午：刚忙完一个学期的批改，刚和母亲通完电话，心里压着一件没处讲的事。

光不在东西身上。光在东西和这一股人生碰上的那一下。

可是——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到了朋友圈面前，又不起作用了。**每一次看到别人晒的光，心里那一个小小的「我去了也会一样」，还是会自己冒出来**。

这个「我也会一样」，就是本章要拆的东西。

◆ 四、那个藏在后半句里的笃信

「要是我也有那本子，我也能……」

这半句话，后面藏着一台机器。

你看这台机器的样子：左边放进去一样东西，右边出来一样东西。左边是同样的本子、同样的方法、同样的教室，右边就该是同样的分数、同样的学校、同样的人生。

放进去的叫**输入**，出来的叫**输出**。这台机器的脾气只有一条：**输入相同，输出必同**。

没有人会把这句话说出口。说出口，听着就不对：你的人生，怎么能是一台机器？可是它不用说出口。它藏在「要是我也……」的后面，藏在「他能我为什么不能」的后面，藏在「我们那时候差不多」的后面。

王德生博士在谈羡慕的时候，说过一句话：

「因为隐藏着一个'笃信的类比'。」

他又说：

「这个笃信，其实就是对三方程的笃信，即相信相同的 D 和 E，一定会产生相同的 S。而忘记了那个隐藏的函数，即 S=Function(D, E) 的 Function。」

把这句话翻成大白话：**相信同样的路、同样的土，一定长出同样的样子；而忘了，从路和土到样子，中间还隔着一道工序。**

这道工序，第3章叫它「被遗忘的函数」，记作 F。它不是哪一条先在的定律，也不是什么神秘的力量。它就是这一股人生自己的发生：同样的料，下到不同的锅里，不同的火上，由不同的手，翻出来的是不同的菜。锅、火、手，加起来，就是那道看不见的工序。

他还有一句话，是专门说这件事发生在哪里的：

「笃信的类比主要是发生在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的输入和输出的关系。」

这一句把整本书的地图画了一大半。三方程是一组：样子由路和土做出来（本章），路由样子和土做出来（第6章），土由样子和路做出来（第7章）。每一条方程里，都有两样东西当输入，一样东西当输出。笃信的类比，守着的就是这个「输入相同，输出必同」。

本章先看第一条：输入是路和土，输出是样子。

这一条最容易看见，因为样子最扎眼。分数、学校、职位、房子、体态、孩子的成绩，这些都是样子，都摆在明面上。看见别人的样子，心里就容易反过来推：他那样的样子，是怎么来的？推到最后，推出一条「路」，再看看那条路上有哪些我也有的东西，于是心里有了那句话：**我也有这些，我也能。**

这一推，就是一次类比。类比本身没有错，没有类比就没有学习，第38章会专门讲。出毛病的地方，是类比里面那个暗暗的「必」字：必同。

◆ 五、差异只好记到别处

现在回到那本蓝皮的本子，看一件日子里常见、却很少被拆开的事。

三届人抄了本子，没有一个到北大。

按「输入相同，输出必同」，这件事不应该发生。输入相同，输出为什么不同？机器出了毛病，总要找一个毛病的去处。

差异没有消失。它摆在那儿：林川到了北大，抄的人没有到。那么，这道差异，要记到哪一栏去？

周老师说，抄得最认真的几个，他都记得名字。借着这句话，可以想想那几个人后来各自是怎么说的。（以下是虚构的几种说法，日子里每一种都听得到。）

有一个人，后来每次提起，总是说：「我当时要是再抄细一点……」差异被记到了自己当时的做法上。

有一个人，说：「人家就是脑子好，生下来就好。」差异被记到了人家的天生上。

有一个人，说：「那一年北大的线是不是定得低了点？」差异被记到了那一年的运气上。

有一个人，说：「他爸是医生，家里有书房，我们哪能比。」差异被记到了人家的条件上。

还有一个人，什么都没说。自那以后，再没有翻过那本本子，也不去想它。

这五种说法，本书后面几乎一章一章都要写到。它们各有各的名字、各有各的脾气，叫悔、叫自卑、叫不服、叫怨、叫躲。这里先不展开。要记住的只有一件事：

这五种说法，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台机器没有错。

机器没有错，所以差异只能是别的东西造成的：是抄得不够细，是脑子，是运气，是家境，是不想面对。每一个说法，都在替那台机器找一个替身，让机器继续站得住。

你注意看，五种说法里，没有一种说：**我这股人生里，从路和土到样子的那一道工序，和他的不一样。**

这句话没有人说。因为一说，就要把那台机器拆掉。拆掉之后，「要是我也……」就没有后半句了。

本书的账本，从这里开始记。差异落下来，要记一笔；记在哪一栏，就成了哪一种回应。这叫**记账**。五个科目、十种记法的总图，第13章先摆出来，第15章专门讲「归因栏」。这一章只管最前面的一步：**账为什么要往别处记，因为笃信不让差异记到那道工序上。**

◆ 六、什么时候，同样的料真的出同样的菜

写到这里，要停下来，把话说公道。

笃信的类比，不是处处都错。有的地方，输入相同，输出就是必同。

水烧到一百度会开。同一个型号的螺丝，拧进同一型号的螺母，严丝合缝。照着同一张配方，用同样的盐、同样的天数，腌出来的萝卜条，十次有八九次差不多。工厂里同一条流水线，一天能出一万个一模一样的杯子。

这些地方，那道工序几乎看不见。它薄，薄得像一层纸。而且它是**公共的**：换谁来拧螺丝，螺丝都是螺丝。换谁来烧水，水都是水。

这样的地方，笃信不是笃信，是正确的预期。机器真的是机器。

再看另一头。一个班上的分数、一个人的学业，一桩婚姻怎样过，一家的日子怎样长，一个孩子长成什么样子。这些地方，那道工序又厚又私：它是这股人生从小到大一点一点养出来的，换一个人，它就换了。

所以不同的东西，那道工序的厚薄不一样。越是厚的、越是私的，「输入相同，输出必同」越站不住。越是薄的、越是公共的，它越靠得住。

一条可以拿去用的粗尺子：**这个东西，能不能交给别人去做？** 能，工序就薄，类比可以放心用。不能，工序就厚，类比只能借，不能照搬。

螺丝可以交给工厂。林川的分数不能交给任何人。

还有一句公道话要说。抄本子，多半是有用的。三届人里，有人把一直过不去的几类题弄通了。这说明那道工序没有厚到一点缝隙都不透：借来的路，能改一部分样子。

只是它改出来的样子，是这股人生自己的样子，不会变成林川的样子。

> **笃信的类比有个看不见的「必」字。它要的不是借，是搬：把别人的光整个搬到自己身上。**

这里有人会问：既然搬不动，那榜样还有什么用？

榜样有用，用处有两样。

一样是**证明有这条路**。林川到了北大，等于告诉旁边的人：这个班、这间教室、这个县城，是考得上的。这句话很值钱，因为在没有人走通之前，谁都不敢信。

另一样是**留下料**。他怎么复习，怎么改错，怎么安排一天，这些有一部分可以拿来试。

榜样不管的有一样：**你照着走，会走出什么样子**。 这一样，榜样给不了担保。他走通了，只说明那道门开过，没有说你推门的那一下会出现什么。

所以对榜样，该有的态度是：感谢他开了门，不要要求他把你的样子一并交付。

借与搬的分别，本书后面还要反复用到。借，是承认中间有一道自己的工序，拿别人的东西当料，下到自己的锅里。搬，是以为中间没有工序，料到了，样子就到了。

◆ 七、凡勃伦：东西搬得走，光搬不走

现在请本章的第一位近邻上场。他是一百多年前美国的经济学家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

一八九九年，他出版了《有闲阶级论》。书里有两个后来人人都听过的词：「炫耀性消费」与「金钱竞赛」。

大意是这样。有钱的人，花钱常常不是因为需要，是为了让别人看见。财富本身看不见，要摆出来：大房子、贵衣服、不干活的闲，都是摆给别人看的招牌。招牌在，别人就知道你在哪一级。

再往下一级的人，看见上面的招牌，心里就起了羡慕，想把同样的招牌挂到自己门上。这一层效仿，就叫「金钱竞赛」。整个消费社会，一层一层，就这样转起来。

本书要承认：**凡勃伦说中了羡慕是什么在转动**。同款就是他的招牌。苏敏要去洱海那间咖啡馆，用的就是他写的这条路：别人的光挂在门口，别人就想进来。

他还说中了一件更细的事：羡慕不是单独发生的，它挂在别人的目光上。招牌之所以值钱，是因为有人在看。

可是本书要多问一层。

凡勃伦写的是**招牌**能不能搬。他的回答是：能。有钱就能买到同样的招牌，招牌一挂，别人看你的眼光就变了。这是对的，招牌的确可以搬。

可是苏敏坐在咖啡馆里要的，不只是招牌。她要的是里面那一下亮。招牌搬得来，亮搬不来。

两件事在凡勃伦那里没有分开。因为在他看来，别人眼里的你，就是你的价值。价值在别人眼里，所以招牌一搬，价值就搬了。

可是在苏敏那里，亮是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一件事。别人的目光，哪怕给她十分，她心里那一下，还是没有来。

本书多出的这一层是：**招牌是一件东西，可以搬；光是一场发生，搬不走。** 笃信的类比，把前者的可搬，悄悄推成了后者的可搬。

现在摆一个判别局面。只有本书推得出，凡勃伦推不出，而且推出来的结果恰恰相反。

把同款放到暗处。

有两个人，都买了同一件让人羡慕的东西。第一个人，把它挂在衣柜里，谁也不给看。第二个人，天天带出门，被许多人夸。

按凡勃伦：第一个人白买了。东西没有被看见，招牌就没有价值，没有人羡慕他，他也就没有得到任何东西。第二个人得到了招牌带来的位置。

按本书：落空这件事，和有没有人看见，没有必然的关系。落空发生在「我也会一样」没有兑现的那一下，那张期票是对自己开的，不是对旁人的目光开的。所以第一个人也会落空，而且落得更闷：连「别人看见了」这个说法都没有，没处讲。

反过来也成立。**如果买东西的时候，心里根本没有「买了就会一样」那张期票**，只是喜欢，只是用得着，那么衣柜里的东西也不落空。

两种预言，一问就分得开：买回来之后，心里等的那一下，来了没有？

这一问，凡勃伦推不出。他推不出，因为他的账本里没有「自己等的那一下」这一栏。

◆ 八、吉尔伯特：预想的亮，比来的亮大

第二位近邻，是哈佛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

他二〇〇六年的书，中文版常译作《哈佛幸福课》，原书名直译是《撞上幸福》〔核〕。书里讲的一件事，后来成了行为科学里的常识：人对「将来的自己会有什么感觉」，预测得很不准。

大意有三层。

第一层，预测偏大。人总以为一件好事会让自己高兴得又高又久，一件坏事会让自己难受得又深又长。可是事到临头，高兴没有那么高，难受也没有那么深，而且很快就淡了。这个偏差，他和合作者叫它「影响偏差」。

第二层，想象的时候只盯着那一件事。想到「考上北大」，脑子里只有北大那一幕：红榜、录取通知书、爸妈的脸。至于北京的冬天，一间十来平米的宿舍，跟着来的功课和孤单，通通没有想进去。这个毛病，叫「聚焦」。

第三层，人心里好像有一套防身的办法，坏事来了，会自己找出说法把它缓下去。他叫它「心理免疫系统」。

另有一项研究，大意是：要预测自己将来的感觉，与其凭空想象，不如问一个已经经历过的人，他的报告往往更准。这个办法，他们叫「替身」。〔核：二〇〇九年《科学》上的一篇，题大意为「邻人建议的惊人力量」，细节待核。〕

本书要承认：**吉尔伯特说中了「买来没有那么亮」**。

苏敏在咖啡馆里的落空，正是聚焦：她想象的只有照片里那一块，没有想进去的是旁边桌子的大嗓门、会吹乱头发的风、会饿的肚子。笔记本也是一样。抄的人想象的是「用了它就考上北大」那一幕，没有想进去的，是笔记本背后那一整套看不见的东西。

陈禾自己也有一张这样的聚焦图。放榜那年的夏天，他在乡下的院子里，替母亲剥豆子，脑子里反复出现一幕：自己背着包，走进北大的校门，门口有一块石头，上面刻着字。

这一幕他在心里过了不知多少遍，后来成了他想起北大时唯一的画面。画面里没有食堂排队，没有第一次考试的名次，没有半夜的想家，没有暖气不够热的第一个冬天。这些都是后来林川随口讲起、他才知道的。画面里只有校门和石头。

这就是聚焦：画面小，又亮，亮得盖住了一切。

他还说中了第二件事：**别人的报告比自己的想象可靠**。 这条，本书后面的验信要用。

可是本书要多问一层。

吉尔伯特的图景里，有一条真实的曲线：这件事，会让人有多高兴、多久。人的预测是一条歪的线，偏高、偏长。办法是把歪线拉回来：问问过来人，少想些聚焦的画面，预测就准了。

这个图景有一个没说出来的前提：**那条真实的曲线，是一条**。

也就是：同样的事，落到谁身上，大致是同样一条曲线，只是人预测得不准。准不准的问题，是量的问题：高一点低一点，长一点短一点。

本书看到的，是另一种差：**不只是量，是种类**。 借来的那份「会有多亮」，是别人那道工序做出来的结果。拿别人的结果，当成自己这道工序的输出，错的不止是大小，是把两道工序当成了一道。

所以过来人的报告，只能修掉聚焦的那一部分，修不掉那个「必」字。

这句话有一个判别局面，只有本书推得出，吉尔伯特的图景推不出。

同一份报告，落到两股人生上。

有一天夜里，林川对陈禾说：「北京的日子，没你想的那么亮。」

这是一份过来人的报告，实实在在，不是客气。按吉尔伯特：听到报告的人，预测被拉回来了，羡慕应该降下去。听到同一份报告，降下去的程度应该差不多。

按本书：不一定。要看这份报告碰到的是什么。

如果陈禾心里，那个「我们差不多」还原封不动，那他听到这句话，会把它记成「他谦虚」「他站着说话不腰疼」「他是吃饱了才这么说」。同一份报告，被记到了别的科目里，羡慕丝毫不降。

如果这份报告，被读成了「他那道工序，做出了他的样子，那个样子里有亮也有暗，而我这边的，是另一道」，那么「我们差不多」那一处，就松动了。羡慕会塌下去，塌得比预测的还快。

同一份报告，一个降，一个不降。分界不在信息的多少，在于**那份报告有没有碰到那个「必」字**。

吉尔伯特的图景里，没有这一栏，因为他的图景里，笃信不是一个独立的东西，只是预测里的一点偏差。

◆ 九、布里克曼：中奖的人也会回到原处

第三位，是布里克曼（Philip Brickman）和他的同事们。

一九七八年，他们在一份心理学期刊上发表了一项研究，题目是《彩票得主与事故受害者：幸福是相对的吗？》。他们找了一批中过大奖的人，一批因事故致残的人，一批对照的普通人，问他们当下过得怎么样，日常的小事让他们高兴到什么程度。〔核：样本不大，几十人，细节待核。〕

大意是：中奖的人并没有比对照的人明显更幸福，而且从日常小事里得到的乐趣还低了一点；致残的人当然更不快乐，却没有预想的那么低，而且对将来相当乐观。

这项研究，和稍早布里克曼与坎贝尔提出的「享乐适应」说法〔核：约一九七一年〕一起，成了常被引用的老证据：好事坏事，人都会慢慢适应，回到各自的老位置。人们爱把它叫「享乐跑步机」。

本书要承认：**这项研究说中了落差为什么会淡**。陈禾那场失落，二十年里一年比一年钝，和这个有关。苏敏在咖啡馆的那一下落空，也有它的份：东西到手了，新鲜劲过了，亮就回到原来的高度。

它还说中了第二件事：**对比会把日常的小乐趣压下去**。拿着一个很大的好处做对比，平常的饭菜就没滋味了。这条，对于想靠一次「兑现」来换一生亮的人，是一句清醒话。

可是本书要多问一层。

这个结论背后，也有一台机器：输入是「发生了大事」，输出是「回到基线」。人人如此，只是快慢不同。机器没有变，只是搬到了楼下。

本书的看法是：回不回、回多快、回到哪里，各股人生的那道工序不一样，没有哪一条基线是公共的。

这一点，后来的研究其实也在说。〔核：二〇二〇年前后，有一项规模大得多的瑞典彩票研究，大意是发现得奖之后生活满意度有持久的上升，和一九七八年的小样本不一样；细节待核。〕两项研究的结论不同，本书并不觉得奇怪：**如果没有一道公共的工序，各人的结果本来就该不同。** 只有在笃信那台机器的人眼里，两个结论才需要一个对一个错。

这里有一个判别局面。

判据：消退是慢慢的，还是一下子的？

按享乐适应：一件事带来的好坏，随着时间慢慢磨平，是一条缓坡。陈禾心里那 31 分的刺，二十八年来慢慢变钝，将来还会更钝。

按本书：刺的深浅，要看它扎在哪里。如果它主要扎在「我们差不多」那个笃信上，那么它**不是磨钝的，是等着被拔掉的**。有一天，那个笃信被拿走，刺会在一瞬间塌下去。

可以想一个办法试：假如有人拿出确凿的证据，证明当年那 31 分有假，比如是那一年阅卷出了错。按享乐适应的缓坡，陈禾二十多年来已经磨平了大半，应该没什么波澜。按本书：他会有一阵异样的松，像一块石头落了地，而且松的程度，和「磨钝了多少」没有关系。（这个判别局面，第20章、第23章还会再用，到时候会对着十种回应一一看。）

还有一条：享乐适应分不出「真的淡了」和「合上账本不看了」。一个是淡，一个是躲。表面上，两样都是不痛了。可是躲的那种，一碰到那个笃信，一下子就醒。

淡下去的账，一碰不疼。合上的账，一碰就疼。 这是本书能多说的一句。

◆ 十、钱锺书：城外的人，想进去

第四位是钱锺书。

一九四七年，他的长篇小说《围城》出版。书名取自书里一句话，大意是：婚姻像一座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书里借的是一句法国话〔核：书中另有英国鸟笼的说法，大意相近〕，后来成了中国人嘴里的常用语：职业也是围城，学校也是围城，城里城外，各有各的苦。

本书要承认：**钱锺书说中了「光是隔着墙看出来的」**。　　在城外看，城里一片亮。进了城，亮就没了，只剩日常的锅碗瓢盆。这和苏敏在咖啡馆里的落空、陈禾看林川的那种亮，是同一种东西。

他还说中了一件更苦的事：城里的人也在往外看。羡慕不是单方向的，两边都有。（这一条，第31章会写成一章。）

可是本书要多问一层。

《围城》里，亮和暗，主要是**距离**造成的：隔着墙，看着好；走近了，也就那样。这个说法很准，也很安慰：别人家没有那么好，自己家也没有那么差，别羡慕了。

可是距离这个说法，解释不了一个事实：**同样隔着墙，有的墙让人想进去，有的墙不让人想进去**。

陈禾隔着很远，看见电视里的富翁住大宅，不会想进去。可是林川朋友圈里的一张出差照片，他一眼就停住了。距离近了，反而更扎。墙的高度，不决定想不想进去。

决定的是那堵墙上有没有一个门，让人觉得「我也能进」。这个「我也能」，不是距离给的，是一个笃信给的：相信同样的料，进了门也会长出同样的样子。

本书说的墙，是**局部的同一**那面墙（第14章细说）。

钱锺书的图景里，墙是现成的、人人都有的，只有「里」和「外」两个位置。本书的图景里，墙是一股人生自己立起来的：这堵墙立不立，立在哪里，和这个笃信有关。

所以有这样一个局面，是《围城》推不出的。

判据：进了城，是不是一定不亮？

按《围城》：一定。城里就是日常，光是墙外的错觉，进了城就灭了。

按本书：看是怎么进的。拿着别人的照片进去，把门口那一块光当作要兑现的期票，进去必然落空。可是不拿照片、不拿期票，只是进去坐一坐，那个下午自己的东西，也会在里面发生。它不会是照片上的光，但它是亮的。

这事在日子里有一个小小的后续。

苏敏第二年秋天又去了一次大理，这回是学校组织的，没有照片，没有期待，她被人领着走进了另一条巷子，在一个她不知道名字的小院里，坐了二十分钟，等人集合。后来她跟陈禾说：「那个院子里有一棵枇杷树，风一吹，叶子响。我坐在那儿，什么也没想，觉得挺好。」

「比洱海那间咖啡馆好？」

「没法比。」她说，「那个是我自己撞上的。」

这句「自己撞上的」，是《围城》里没有的一栏。

◆ 十一、为什么偏偏是「样子」最容易被搬

四位近邻都说完了。现在退一步，问一个本章一直没有正面答的问题：

笃信的类比有三个输入输出的口子——路、土、样子。为什么这一章的口，开在样子上？为什么日子里，人最先搬的总是别人的样子？

因为三样东西，**看得见的程度不一样**。

样子最看得见。分数是一个数，学校是一个名字，职位是一行字，房子有面积，孩子有名次。样子摆在明面上，一眼就收得进去。

路只看得见一部分。你知道林川每天几点起，用什么本子，可是他心里怎么想、遇到题怎么办，你看不见。

土更难。家里的灯光、饭桌上的话、父母说话的语气，外人不容易知道。就是自己的土，也常常看不清，鱼不觉得自己在水里。

最看不见的，是那道工序，F。别说别人的，就是自己的，也只有在做出东西之后，才能回头看出一点影子。

于是有了一条很自然的顺序：**越看得见的，越容易被拿来比；越看不见的，越容易被当成「没有」**。 样子最亮，所以比的时候就以它为准；工序最暗，所以算账的时候就当它不存在。

分数尤其如此。分数把一股人生在一场考试里的样子，压成了一个数。一个数，可以相减：林川多陈禾 31 分。相减之后，剩下一个干干净净的差，好像这个差是一件东西，可以量，可以补，可以追。

可是这个 31，是一个把许多东西压扁了才有的数。压进去的有：那一天的天气，那几道题的偏好，那一年的卷子，一个人的睡眠，一个班级的气氛，一家人前一晚的饭。压出来的只是一个整数。

笃信的类比，是在这个整数上起的。

它的第一步，是把样子当成输出。第二步，是把输出倒推回输入：**既然样子差 31，那就是输入差了点什么。** 第三步，是把那点「差了什么」，找出来、补上。

这三步，每一步都合情合理。毛病出在第一步和第二步之间，一个看不见的缝：输出和输入之间，隔着一道别人搬不走的工序。

所以样子的类比，有一个很容易记住的名字：**把数当成了路。** 看见一个数，就以为看见了一条路。

另外，第1章讲过，这种笃信藏得很深，人看不见自己的眼镜。放在这里就是：搬样子的那个动作，做的时候是一点不费劲的，甚至不觉得自己在「搬」，只觉得自己在「学」。

◆ 十二、三个口袋：招牌、料、光

前面几节，讲的是别人的样子，哪些搬得动，哪些搬不动。现在把它整理成一个可以带走的东西。

看见别人身上亮着的一样东西，里面有三个口袋，每一个口袋里装的东西不一样。

第一个口袋：招牌。 就是那个看得见的标记：北大的校徽、品牌的标志、大理那间咖啡馆的白墙。招牌搬得动，花钱、花力气、花时间，大多可以拿到。

第二个口袋：料。 就是可以借来的东西：方法、习惯、资料、经验、一个提醒。那本笔记本里，「错了就写为什么错」这三个字，是料。它也搬得动，也可以拿来下到自己的锅里。

第三个口袋：光。 就是亮的那一下：林川坐在考场上的那个样子，苏敏想象中的那一下，咖啡馆里的那种松。光搬不动。它只在一股人生自己的那道工序里发生。

三样东西，摆在一起的时候，它们是黏着的，看上去是一整块亮。笃信的类比，就在这里发生：它把三个口袋当成了一个，以为拿了招牌就拿了光，借了料就借了光。

要把它们分开，只需要一个办法：**每次想搬什么的时候，先问自己三问。**

第一问：我要搬的，是招牌、料、还是光？

第二问：这里面，哪几样是可以借的料？借来之后，我下到自己的锅里，第一步做什么？

第三问：如果光暂时没来，我愿不愿意让它先不来？

三问里，第三问最难。因为它要求先不急着兑现那张票。可是没有这一问，前两问的回答都会被笃信悄悄收回去。

回到那本笔记本。

招牌：「北大学生的本子」，这个招牌，抄的人要的就是它，也只有它在抄之前就有了。

料：「错了就写为什么错」。这三个字没有任何神秘，一支红笔就能做。

光：那个圈。圈是林川的光：他的手往一个方向去，他的脑子里有一个「先停一下」的声音。光，只有他自己才有。

借料，要把料下到自己的锅里。比如：**自己画自己的圈。** 不抄林川那个圈，而是在自己的错题旁边，画一个自己的圈，圈出的是自己的手往哪里去了。这个圈在别人眼里没有意思，在自己手里是一句话。

这就是借，不是搬。借来的那一点，经过自己那道工序，长出来的是自己的东西。它可能不会通往北大，可是它会通往一个真的、自己的样子。

◆ 十三、这一笔账，怎么改记

前面一直在说「差异要记到哪一栏」。现在把本章这件小事，真的记一遍。

笔记本这笔账，原来是这样记的（用账本的说法）：

差异：林川的样子，比抄本子的人高出一截。

记到哪一栏：「是我们抄得不够」「是他脑子好」「是运气」「是他家条件」，或者干脆不记，合上账本。

这几种记法，共同的前提是：输入相同，输出必同，所以差异一定有一笔该找的「过错」。

现在改记。

差异还是那个差异，不动它。可是科目改了：

第一笔，**料：借到了，并且有用。** 借来的东西在自己的锅里长出了一部分，记作「入账」。

第二笔，**招牌：没有搬到，也不必搬。** 记作「不入本账」。

第三笔，**光：本来就不能搬。** 这一笔不是亏空，不是欠，只是这个科目本来不在这张账里。

改完之后，那条原本挂着的「欠账」，叫**冲正**：它被记错了科目，现在把它从错的地方划掉。

注意，冲正不是把差异抹掉。林川还是到了北大，抄的人还是没到。冲正做的，只是把「为什么」这一栏里，那条错的原因划掉：它不是抄得不够细，也不是少了某样没找到的东西，而是**那道工序，本来就各人有各人的**。

这一笔冲正做完，账面会轻一点。轻的不是差异，是那张一直挂着、永远兑不了的票。

◆ 放回日子里

同学会那天晚上，陈禾开车回家，苏敏还没睡，在客厅里批作文。

他换了鞋，在她旁边坐下。她头也没抬：「怎么样？」

「周老师还留着林川的本子。」

「什么本子？」

他把事情从头讲了一遍：蓝皮的本子，三届人抄，没有一个考上。他讲到那个小圆圈的时候，苏敏的笔停住了。

「他自己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了。」

苏敏放下红笔，把作文本合上。她想了一会儿，说：

「那个圈，当年抄的人，描得一模一样吧？」

「周老师说，有人连墨水都买一样的。」

她笑了一下，笑得不大，然后说：「我们在大理那个咖啡馆，也是一模一样。」

陈禾没有接话。他看着茶几上一盏台灯，想起了大学里学过的一件事：工地上的钢筋，同一个牌号、同一个批次，送到两个工地，一个浇出的楼没有一道裂缝，另一个第二年就出了问题。他当时的老师说，钢筋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浇的人、浇的天、浇的那一晚的雨。

他把这件事讲给苏敏听。

苏敏说：「所以你们监理，才要天天盯。」

「是啊，」他说，「材料合格证，只管得了材料。」

两个人都没有再说什么。窗外有一辆夜班的公交慢慢开过去。

过了一会儿，苏敏说：「小苒昨天问我，能不能买许知遥用的那种笔记软件。我还没回她。」

「买。」陈禾说，「买来用用，反正不贵。」

他停了一下，又说：「不过我想先跟她说一句话。」

「什么话？」

「买来的是料。她自己的圈，得她自己画。」

苏敏看着他，说：「你这话说得有点像周老师。」

陈禾笑了。

这天晚上，他自己做了一件小事：从公文包里翻出这周的监理日志，在其中一页空白的边上，用红笔画了一个圆圈，圈住了今天下午他漏看的一条。圈旁边他写了一行小字：**我的手，往哪边去了？**

这个圈，是他自己的。

明天能试的小办法，只有两步。

第一步，找出一样你最近想搬的东西：同款的、同路的、同方法的、同地方的。写在纸上。

第二步，在它下面画三个口袋，分别写「招牌」「料」「光」，把你想搬的东西，一样一样分进三个口袋。

分完之后，只做一件事：把「料」那一格里的东西，挑最小的一样，今天就下到自己的锅里。招牌，先放着。光，等着。

不用着急兑现。笔记本传了三届，传下来的也只有这一点点：料能借，光要自己撞上。

带 走 的 话

东西搬得走，光搬不走；同样的路和土，不会自动长出同样的样子，中间还隔着一道只属于自己的工序。

小　账

这一章里，回写是落下了，还是悬着？落下了一半。「同款为什么没有同样的光」这一笔落下了：招牌可以搬，料可以借，光要自己发生。至于差异最后记在哪一栏、记成哪一种回应，还挂着账，第13章和第15章去结。

本书要防的病：以为「输入相同，输出必同」——本章在哪里防住了它？——在凡勃伦、吉尔伯特、布里克曼、钱锺书四处，每一处都追问了同一句：你要搬的，是招牌、料、还是光？

想 一 想

1. 你最近一次「买同款」「去同一个地方」「照着别人的方法做」，是什么时候？回头看，你要的是招牌、料，还是光？有没有一样，当时就没有来？
2. 你身边有没有一样东西，是「别人有而你照着做了却没做出来」的？当时你给这个落差记在了哪一栏：自己做得不够？他天生好？运气？条件？还是不再提它？
3. 你有没有哪一样东西，是借了别人的料，下到自己的锅里，最后长出了自己的东西？那一次，你是怎么把「借」和「搬」分开的？

◆

06

第 6 章

他走过的路，我也能走：路的类比

凌晨五点，陈禾醒了。

闹钟还没响，窗帘缝里一线灰青的光。他躺着没动，听见隔壁房间有一点极轻的翻书声：小苒又在早起背书，高三的最后一年，她给自己定的是五点半。

他在黑里睁着眼，想起一句话。

这句话他在心里放了二十八年。每隔一阵就会浮上来，不用谁叫它，也不分场合：在工地上看着塔吊转，在高速上堵着车，在医院的走廊里等苏敏的体检结果。它总是这么开头的：

林川那个时候，每天五点就起。

后面跟着的半句，他从来不说出口，可是每一次浮上来，这半句都完整地在那儿：

要是我那时候也五点起，现在……

他不记得是谁告诉他的。也许是同寝室的哪个，也许是食堂里隔着桌子飘过来的一句闲话，也许是周老师在班会上的一句夸。一九九八年春天，高三的最后一个学期，这句话落进他耳朵里，落下就没再出来。

他那个学期，没有五点起。

宿舍十点半熄灯，冬末的早晨冷，被窝像一个挪不动的地方。他每天六点一刻，被楼道里的水声吵醒，慌慌张张洗脸，赶六点四十的早读。他也想过，明天试试。后来一直没有试。

放榜以后，那句话反而长得更结实了。

现在他躺在床上，听着女儿五点半的翻书声。他想起一件事，心里一动：他从来没有试过，所以他从来没有验证过。一句没有被验证过的话，可以长二十八年。

◆ 一、那句话的两半

先把这句话摆在桌上，看清楚它有几个零件。

林川那个时候，每天五点就起。——这是前半句。它是一个关于路的说法：某个人，某一段日子，怎么走。

要是我那时候也五点起，现在……——这是后半句。它是一个关于样子的说法：我要是那样走，就会到那个样子。

两半合起来，是一个很熟的句式。王德生博士把它从日子里拎出来，说过这样一段话：

「羡慕，是以一种：如果当时我'进行了某种'，那么今天也就会发生……羡慕总是和偶尔的悔连接的。」

这句话里有三个零件。

第一个零件，**「如果当时我进行了某种」**。「某种」是一条路，一种做法，一个选择：五点起、复读、选另一个专业、去北京。

第二个零件，**「那么今天也就会发生……」**。这是一个样子，而且说得很含糊，后面是省略号。它没有说具体发生什么，只说「也就会发生」。

第三个零件，是那个**「也」字**。「也」，是「和他一样」的意思。「今天也就会发生」，是说：今天，我这里，也会发生他那里发生了的那个。

三个零件合在一起，这个句式就是一台小小的搬运机：把别人的路，搬到自己当时的位置上；再把别人的样子，搬到自己今天的位置上。

这一章要做的，是把这台小机器拆开，看清它每一颗螺丝，然后看它最松的那一颗在哪里。

先说一个很容易看漏的细节。

第5章里，笃信的类比是**横着**发生的：林川在那边，陈禾在这边，两个人并排站着，看着他的样子，想「我也会」。这是一条横线。

这一章里，同样的笃信，**竖着**发生了：陈禾看着自己二十八年前的那个春天，想「我要是那样做」。这是一条竖线。

横向的类比（他能我也能），转成了纵向的悔（我当时要是那样）。同一个笃信，换了一个方向，就从羡慕变成了悔。

这个转法，在日子里非常顺手，顺手到没有人觉得它是两件事。可是它一转，账就换了一个本子：横着看，差异记在「他和我」之间；竖着看，差异记在「当时的我」和「今天的我」之间。这一章主要看的就是这个转弯。

（至于「偶尔」二字，为什么是偶尔的悔，第17章专门写。这里先记着：不是每个羡慕都会连着悔，只有当别人的那条路，恰好落在自己过去一个真的岔口上，悔才会连上来。）

◆ 二、路不是菜单

现在来看这台机器里，最松的那颗螺丝。

前半句「林川每天五点起」，把一条路，说成了一个**可选项**：好像摆在一张菜单上，有人点了「五点起」这道，有人点了「六点一刻起」那道，味道不一样，下次换个点法就是了。

菜单上的东西，谁点都一样。

可是路，真的是一张菜单吗？

先看林川这一边。

林川是个夜里脑子活的人。这一点，同学里知道的不多，他自己也没怎么说过。晚自习回到家，家里人都歇了，他在书房的台灯下还能再做一个小时，做完才睡。他的头脑到夜里才真正热起来。

这是他的**样子**——不是考了多少分那种样子，是他这个人那时候的样子：精神什么时候好，什么时候钝，一道题什么时候能看进去。

他还有他的**土**。他家在县城，走读，父亲在县医院上班，家里有一间书房，晚上父亲在灯下读书，母亲从不催他睡觉。饭后一盏台灯，他可以坐到十一点多。周围的一切，没有一样在逼他「早」。

在这样的样子和这样的土里，长出来的路是什么？

是：晚上把当天的错题抄完，睡前十分钟，再过一遍。不是五点起。

路，是这样**长出来的**。它不是谁挑出来的，也不是菜单上的一个选项。它是一个人那时候的样子，加上那时候的土，一起往前走，走出了一条看得出形状的路。

这就是本书的第二条方程：**路 = G（样子，土）**。字母是 D = G（S，E）：D 是路，S 是样子，E 是土，G 是路和样子、土之间那道看不见的工序。它和第3章里的那道 F 是同一类东西，只是方向反了：F 管「路和土长出样子」，G 管「样子和土长出路」。

大白话是这样：**样子和土在先，路在后。路是从它们里面长出来的。**

这和日子里的常识正好颠倒。常识说：你选了哪条路，就会成为什么样子。路在前，样子在后。本书说的是另一半：你是什么样子、在什么土里，才走得出什么路。两个方向都有，在一股人生里是缠在一起的。（这一缠，第13章讲回写时会再讲。）

这里要先抓住的，是这一半：**路是长出来的。**

长出来的东西，不能搬。

你在院子里看别人家的葡萄藤攀着一架竹子，爬得好好的，你把那架竹子搬到自己的院子里，把自己的葡萄藤引上去。可是你的葡萄藤，粗细不一样，朝向不一样，卷须长在哪个节上也不一样。它爬的路线，不会是人家那条。

竹架是可以搬的，路线是不能搬的。

再换一个画面。

陈禾老家的村口，到小学的那条小路，是一条田埂。没有人修过它，也没有人规定过它该往哪边拐。它是一代一代的孩子踩出来的：先有人从草上走过去，草倒了；第二个人看见草倒了，就顺着走；走的人多了，土被踩实，路就显出来了。

路的形状，是**走路的人和脚下的地一起商量出来的**：这里有一块石头，大家绕过去；那里有一个水坑，大家多迈一步；下雨天，地势低的一段会泥，大家就往高处挪半尺。

你要是拿一张这条田埂的地图，原样画到另一座山上去，让那里的孩子照着走，他们会发现：图上画的那个拐弯，在那座山上是一堵崖。

路不是画在地上的一条线。路是一次又一次脚和地面的对话留下来的痕迹。

所以别人的路，看上去清清楚楚，其实它里面包着一整座别人的山。

◆ 三、五点起床，是一段碎片

现在回头看陈禾的那句话。

「林川每天五点就起」，这一句说的是什么？

第一，它是一个**碎片**。一条长出来的路，有一年、两年、十年那么长，里面有无数个早晨和夜晚，有熬得好的和熬不好的，有试了又改的和从来没改的。「五点起」只是其中很小的一块，剪下来、单独拿出来看，它像一个完整的做法。

第二，它是一个**传话**。陈禾不记得是谁说的。传话这种东西，总是越传越整齐：很多天里起得早的几个早晨，传成了「每天」。很多复杂的、反复的、夹杂着失败的东西，传成了一个干净的做法。

第三，也是最要紧的一点，它是一个**被摘下来的东西**。当它被摘下来，放进「要是我也……」那半句里，它在别人身上的那个来路，就被剪掉了。

来路里有什么？有林川的夜里脑子热，有那盏台灯，有一整个不催他睡的家。这些东西，传话里一样都没有。

所以陈禾二十八年里，一直在心里搬运的，是一块**被剪掉了来路的碎片**。碎片本来是连在一条路上的，现在只剩一块孤零零的「五点」，像一块被拔出来的枕木，立在那儿，被他当成一整条铁路。

他于是以为：只要把这块「五点」放到自己的位置上，铁路就在了。

这是路的类比。它和第5章里的「同款」是同一件事，只是对象从样子换成了路：

- 第5章：看见别人的样子，以为搬来他的料，自己也会有那个样子。
- 本章：看见别人的一块路，以为搬来这块，自己也会走到那个样子。

两章合起来，是整条笃信的前后两半。

在这里要说一句公道话。

路里面，确实有一些东西是可以搬的。

陈禾做监理的人，最清楚这一点。钢筋怎么绑，混凝土怎么养护，模板几天拆，每一道工序，规范上都写得明明白白：间距多少，保护层多厚，温度多少度以

下不得浇筑。这样的路，可以搬，而且必须搬。工地上要是人人各走各的，楼就塌了。

为什么这样的路可以搬？还是第5章那把尺子：**工序薄，而且公共。**一道绑扎钢筋的活，换谁来，都是绑扎钢筋。规范管得住，是因为那道看不见的工序，在这里被人按得很平、很薄，薄得可以写进条文。

可是一个班上的复习，一个人的读书路，一桩事业怎么起头，这样的路，规范没有写，也写不了。它的工序厚、私，是这一股人生自己慢慢长的。

陈禾在工地上，天天对着前一种路。他回到日子里，却用同一副眼睛去看后一种路。

这就是笃信为什么藏得深：**它在一块地上是对的，所以它拿到另一块地上，也不觉得换了地方。**

◆ 四、湘江边的夜宵

二〇二四年，林川离职后回了长沙。

那天夜里，两个人在湘江边的夜宵摊上坐下，一盆口味虾，几瓶冰啤。江风带着一点潮气，摊子上的灯泡晃来晃去。林川穿着一件旧夹克，手机扣在桌上，一晚上没有翻过来。

陈禾本来没想问那件事。

三瓶酒之后，那句话自己跳出来了。

「你那时候，是不是每天五点起？」

林川拿着虾的手停在半空。

「谁说的？」

「不记得。反正有人说。」

林川愣了两秒，然后笑起来，笑得把一口啤酒呛了出来，咳了半天，拿纸巾擦脸。

「五点？」他说，「我起过三个礼拜。」

「三个礼拜？」

「三月份。高三那年。有个学长考上了清华，回学校做报告，说他高三每天五点起床。我就试了。」

陈禾看着他。

「那三个礼拜，」林川说，「我白天上课全是睡的。化学老师点过我的名，我站起来，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后来我跟我妈说，我撑不住。我妈说，那你就别起了。」

「就这样？」

「就这样。我又睡回去了。」

「那你平时呢？」

「晚上。我晚上脑子才转。你们都睡了，我才开始。」他想了想，补一句，「所以高考那几天，早上考试，我是最难受的。头两门我手是凉的。」

陈禾没有说话。

他把虾壳一个一个剥开，放在盘子边。江上有一艘夜航的船，汽笛拖得很长。

他心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

不是很大的动静。像一扇关了二十八年的门，轴上锈了，被人轻轻推了一下，没有开，只是轴响了一声。

林川又说：「对了，你们抄的那个本子，周老师给我看照片了。那个圈，我后来想起来了。」

「什么意思？」

「画圈的题，我看第一眼就会想错。手一看题干，就往一个方向去。做到一半才发现不对。我怕下次又掉进去，就画个圈，意思是：看到这种题干，先停一下。」

「哦。」

「你说，」林川笑了一下，「当年抄的那几个人，对着一个圈，能想到这些吗？」

陈禾说：「想不到。」

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你那时候，是不是觉得……北京没那么亮？」

林川把手里的虾壳放下，擦了擦手。

「北京的日子，没你想的那么亮。」他说，「真的。我不是客气。我那个月租的房，窗外是一堵墙。」

陈禾点点头，说：「你这是安慰我。」

林川看了他一眼，没再说下去。

这顿夜宵，同一天晚上，有两份报告落到了陈禾身上。

第一份：五点起床，只有三个礼拜，而且林川自己也是照着学长学的，学得白天睡觉。

第二份：北京的日子，没有想的那么亮。

两份报告，都是实打实的，都是林川自己说的。可是陈禾的反应不一样。第二份，他当场给记成了「安慰」，没入账。第一份，他当场没有话说，回家路上，那扇门一直轻轻响着。

为什么第一份动得了他，第二份动不了？

因为第一份**碰到了那半句话**。「要是我那时候也五点起」，这半句话，二十八年来是一块实心的东西。林川一句话，把它打出了一个洞：他自己也起过，也没撑住。那半句话里原来装着的「必会」，一下子漏了气。

第二份，没有碰到。陈禾心里那个「我们差不多」没有动，所以北京没那么亮这一句，落在笃信的外面，被笃信弹开了。

这一点，第5章里已经写过：同一份报告，落到不同的位置，结果不同。现在陈禾自己，在同一个晚上，做了一回两份报告的活标本。

◆ 五、那个「也」字，是谁算出来的

回到「如果当时我进行了某种，那么今天也就会发生」。

前半句说的是路，后半句说的是样子。从前半句到后半句，中间有一道算术：**这条路，走出什么样子？**

这道算术，是谁做的？

不是陈禾有意去算的。它在心里自己跑完了：五点起——精神好——多学两个钟头——成绩多十几分——差距补上——北大。每一步都很顺，像一架梯子，一级一级通到顶。

可是这架梯子，每一级的高度，是**按林川的身子量的**。

「五点起，精神好」——这一级，是林川的精神。林川自己试过，白天睡觉。陈禾自己的精神，一九九八年春天，寄宿、冷、十点半熄灯，是什么样子，他心里的算术没有去算。

「多学两个钟头」——这一级，是林川的两个钟头。林川的两个钟头里，有一个他晚上不用再补的头脑。陈禾的两个钟头里，有什么，也没有去算。

「成绩多十几分」——这一级，是把别人的效率借来用了。

每一级，都是用林川的那道工序量出来的。到了「今天也就会发生」，陈禾心里出现的，是林川的样子，不是陈禾自己的样子。

这就是第5章里讲到的函数，在这一章里露出来的另一半：**这架梯子，是用别人的函数算的**。

本书叫它「替身算账」：悔的那个「也」字，是别人的那道工序替我算的，不是我自己的。

王德生博士说过三句话，连在一起，把这件事说得最清楚。

第一句：

「有三方程的类比，也有六路径的类比，三原理的类比。即 SDE 方法论的类比。」

这是在说，笃信的类比不止一种：第5章讲的是三方程里「路和土长出样子」的类比；本章讲的，是三方程里「样子和土长出路」的类比，落在悔上；后面还有六路径的、三原理的。

第二句：

「笃信的类比主要是发生在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的输入和输出的关系。」

第三句：

「这个笃信，其实就是对三方程的笃信，即相信相同的 D 和 E，一定会产生相同的 S。而忘记了那个隐藏的函数，即 S=Function(D, E) 的 Function。」

放在陈禾的悔上，这三句可以连起来读：

悔的那架梯子，是一次**输入—输出的推算**。输入是「五点起」，输出是「北大」。推算时，心里默认的是：如果输入一样，输出就一样。这个「如果」，只在一个条件下成立：**中间那道工序，也是一样的**。

可是中间那道工序，只在这股人生自己的发生里。陈禾的那一道，在一九九八年春天，没有人看见，包括他自己。

所以悔的后半句，是一个**没有人能验算的数**。它不是错的，它是**不可验**的。不可验的数，才能活二十八年。

这里有一件很要紧的事，需要停一下看清。

悔，常常被当成是对过去的一种痛，仿佛过去有一个确定的、本该走的那条路，被自己错过了。可是从本章的拆法看，**悔里面所谓「本该走的路」，其实是借来的**。它是别人走通的那条路，被剪下来，放到了自己的过去里。

在自己的过去里，真的有一条「本该走的路」吗？没有人知道。因为那条路，没有被走过。没有走过的路，不会自己显出它的样子。显出来的，只是别人的样子。

把这件事用账本的话再说一遍，会更清楚。

悔的账，是这样记的：

借方：当时没有五点起（一个没做的动作）。

贷方：今天没有北大（一个没有的样子）。

摘要：因为借方，所以贷方。

这笔账，从头到尾，只有两个科目，中间用一个「因为」连着。账本上没有第三栏，没有「那个动作在我这里会长成什么」的一栏，也没有「那一年我的土是什么」的一栏。

没有这两栏，账就算得很顺，顺到没有一处对不上。账平了，所以二十八年里，没有人觉得这笔账有问题。

要让这笔账真的有问题，只能把缺的那两栏补上。补上之后，借方和贷方之间，就不再是一根直线了，中间多出了两个要问的问题：**我的样子那时候是什么？我的土那时候是什么？**

◆ 六、那句话的来路，倒着查一遍

夜宵之后的第二天，陈禾给周老师打了一个电话。

周老师听完，在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笑起来：「我说过林川每天五点起？」

「好像是您在班会上讲的。」

「我不记得了。」周老师说，「我这个人，爱拿学生当例子，讲得多了，真假我自己也分不清。我想想……林川，林川早读从来不迟到。我印象里，他是班里第一个到教室的。我讲过：你们看人家，每天来得最早。大概是这句话。」

陈禾拿着手机，站在工地的板房门口。他看着一辆混凝土罐车慢慢倒进场地。

「第一个到教室，」他说，「他住得近吧？」

「他家就在县医院宿舍，」周老师说，「走路七八分钟。你们寄宿的，要从宿舍楼走过来，也不远，可是要排队洗漱。」

电话挂了以后，陈禾站了很久。

他把这句话的来路，倒着摆了一遍：

第一层，看得见的： 林川第一个到教室。这是真的，是周老师亲眼看到的。

第二层，解释： 第一个到，说明起得早。这一步，已经是一个推论，推论里没有别的可能，比如家近、不用排队洗漱、不用赶宿舍的大门。

第三层，传话： 起得早，传成了「每天五点就起」。这一步，把一个模糊的「早」，变成了一个精确的钟点。精确的东西最容易被记住，也最容易被搬。

第四层，笃信： 五点起，所以考得好。所以我要是也五点起，就也会考好。

四层摞在一起，下面三层，都是从一个真实的小事上，一层一层推出来的：**第一个到教室。** 而这件真实的事背后，有一个陈禾没有看见的东西：林川的土。他家离学校近，他走读。

也就是说，二十八年的悔，最底下压着的，是一件**土**上的事，被读成了一件**路**上的事。

这件事，在日子里非常常见。一个人走在某条路上的某个样子，其中有多少是他自己走出来的，多少是土给的，从外面看是分不开的。看见的人，习惯把它们全算成「路」，因为路看上去像是可以学的。土不能学，所以土被悄悄省略。

省略掉的那一份，在悔里就成了一笔**不知道自己是谁的账**。

下面一章（第7章）专门讲土。这里先记下：**路的类比，常常在不知不觉里，把土的功劳记在了路的名下**。

◆ 七、卡尼曼与米勒：「差一点」是怎样让悔变大的

第一位近邻，是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戴尔·米勒（Dale Miller）。

一九八六年，他们在《心理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规范理论：把现实和它的替代项比较》。大意是：事情一发生，人心里就会自动调出几个「本来可能的样子」去和现实比较，这些可能的样子，叫「反事实」。调出哪一个、调得有多容易，决定了人对现实的感觉是好是坏。

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例子，来自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更早的一项工作〔核：约一九八二年，「模拟启发」〕：两位旅客，一位晚了半小时到机场，一位只晚了五分钟，两人的航班都已起飞。大家都觉得，晚五分钟的那位更难受。

原因是：晚五分钟，那个「本来能赶上」的替代项离得太近，近到伸手就能摸着。

本书要承认：**这个说法，说中了「差一点」为什么特别疼**。 周老师那句「你们俩当年就差那么一点」，二十多年说了无数遍，每说一遍，那个替代项就往前推一寸。林川和陈禾，同班，分数前后脚。「差一点」就是那五分钟：近得很，所以疼得很。

它还说中了一件更细的事：**替代项是现实自己调出来的**，不是谁认真设计的。悔，是这样自动发生的。

再往细里看一点。放榜那天，红榜前挤满了人。陈禾的名字，在榜上很靠后的一栏，是湘潭大学；林川的名字，在另一张纸上，是北京大学。两张纸之间，只隔了一面墙。

那一刻，陈禾心里调出来的替代项，不是「我考得很差」，而是「我就差那么一点」。「差那么一点」，让「北大」成了一个伸手够得着的东西：像五分钟的误机，像半步没跨过去的门槛。他后来的悔，就长在这个够得着的感觉上。

如果那天榜上两个人的分数差了一百五十分，这一幕会是另一个样子：那个替代项离得太远，不会成为悔，大概只会成为向往。（第14章会把「远到不入账」说清楚。）

可是本书要多问一层。

规范理论说的是：替代项**调得出来**有多容易。它没有说的是：调出来之后，**里面的结果是谁算的**。

「如果五点起」调出来了。后面的「就会是北大」，是哪一道工序算出来的？规范理论这一边，这一步不用问，因为它研究的是机场那种场景：晚五分钟和晚半小时，同样的路、同样的飞机、同样的起飞时间，工序薄得可以忽略。在这里，替代项的结果，大家算出来是一样的。

可是陈禾的替代项，是一整条人生的另一种走法。结果里面有厚厚一层工序，只属于他自己。**替代项调得出来，不等于替代项里的结果算得对**。

这里有一个判别局面。

判据：「差一点」的疼，是只跟接近有关，还是跟后半句有关？

按规范理论：疼的程度，跟替代项有多近有关。差得越少，越疼。

按本书：疼的程度，还跟后半句「也就会发生」有多实有关。

可以想象两个人，都是「差一点」，而且差得一样近。

第一个，听到的是：对方那条路，对方自己也没走通，起了三个礼拜就撑不住。

第二个，听到的是：对方那条路，从头到尾就是那么走的，没有第二种。

「差一点」的近，两个人一样。按规范理论，疼应该一样。

按本书：第一个，后半句漏了气，那个「也」字里的必然松了，疼会明显减轻。第二个，后半句还是实的，疼照旧。

陈禾那天夜里，就是这个判别局面的第一个人。

林川一句「我只起了三个礼拜」，「差一点」还是那么近，周老师那句话还是那么真。可是那个「也」字，松了。

规范理论推不出这个结果，因为它只量近，不量实。

◆ 八、梅德韦克等：银牌为什么比铜牌难受

第二位近邻，是三位心理学家：梅德韦克、马迪和吉洛维奇（Victoria Medvec，Scott Madey，Thomas Gilovich）。

一九九五年，他们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题目大意是《少即是多：反事实思维与奥运奖牌得主的满意度》。他们看了一九九二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比赛录像，请人给运动员当时的表情打分：获得银牌的运动员，在领奖前后，平均看上去比铜牌得主更不开心。〔核：细节与样本量待核。〕

大意是这样解释的：银牌得主想的是「差一点就金牌」，往上比；铜牌得主想的是「差一点就没牌」，往下比。同样是名次靠前，心里调出的替代项不同，感觉就不同。

本书要承认：**这项研究说中了：同一个落差，往哪个方向比，心里的账就记得不一样。**　　陈禾那一年，是银牌式的：他想的是「差一点就北大」。如果他想的是「差一点就没考上」，那一年的心情会是另一个样子。

它还说中了第二件事：**悔有方向。**悔通常是往上的。

放榜那天，红榜前面还有另一种人。

同班有一个叫董平的同学（虚构），那年落了榜，要回去复读。他站在榜前，看的是榜上每一个考上的名字，包括湘潭大学那一栏里的陈禾。他心里调出的替代项，是「要是我考上了，哪怕湘大也好」。他往上比的那个位置，正好是陈禾所在的位置。

陈禾往上比的是北大。董平往上比的，是陈禾。同一块榜，两个人往上看的高度不同。

这样看，同一道落差里，其实有好几个「金牌」。每个人，往哪里看，就把哪个当成自己差一点的那块牌。

可是本书要多问一层。

他们看到的是：往上比和往下比，感觉不同。他们没有追问的是：「往上比」的那个「金牌」，是不是真的和自己有一条路连着。

在赛场上，这条路几乎是现成的。跑一百米，用的是同一条跑道、同一块表。「银牌」和「金牌」之间的差，是零点几秒。那零点几秒里，可能真有一次起跑、一个冲刺，是可以想「如果我当时」的。赛场上，工序薄，路也近。

可是在日子里，大多数的「金牌」，和自己之间，隔着一整条人生的工序。

所以本书能多说的一句是：**同样是往上比，悔的「底气」不一样。**　赛场上的悔，底气足；日子里的悔，底气常常是借来的。

这是一个可以拿来预言、但需要有人去验的判别局面。〔待验：下面的说法目前没有查到现成的研究结果。〕

判据：同样差一点，悔和「工序薄厚」有没有关系?

想象两个银牌得主。一个是百米短跑，计时器说话。另一个是艺术体操，裁判打分，各有各的口味。

两人都差得很近，都往上比。

按只看「方向」的图景：两人都会不开心，程度差不多。

按本书：赛场上的悔，**底气足**：「冲刺时再快一点」是一个想得出来的动作。艺术体操的悔，**底气虚**：「如果我再多一个转体」，评委的口味不在自己手里，那个「就会金牌」，是借来的。所以艺术体操的银牌，悔会更像一种**不服**，而不是悔。（第20章会专门讲不服。）

这一条推得出来，是因为本书多了一栏：**后半句的底气，从哪里来。**　梅德韦克他们的图景里，没有这一栏。

◆ 九、班杜拉：他能，我也能

第三位，是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

他的名字常和两件事连在一起。一件是「波波玩偶」实验（一九六一年前后）：孩子看到成年人打玩偶，之后也会打。另一件是一九七七年的《社会学习理论》：人不需要自己亲自吃过苦头，只看别人做什么、得到什么结果，就能学会。

他分出了观察学习的几个环节，大意是：先要注意到，再要记住，再要能做出来，最后还要有动力去做。

他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概念，叫**自我效能**，也是一九七七年前后提出的：人对「我能不能做成这件事」的信心，决定了人会不会去做、做多久。这种信心有几个来源，其中一种叫**替代经验**：看到和自己相近的人做成了，会觉得「我也能」。〔核：来源细目待核。〕

本书要承认：**班杜拉说中了：「他能我也能」是一件有用的事。**　它不只是笃信，它也是一个启动器。陈禾要是二十八年前真的相信「他五点起得来，我也试试」，并且去试了，这一试，是好事。

他还说中了：看和做之间有一道坎。在「注意—记住—做出来—有动力」里，「做出来」那一环，要求自己手上真的有这个能耐。班杜拉本人没有说看一眼就等于学会。

可是本书要多问一层。

班杜拉说的是：看见相近的人做成了，会升高「我能」的信心。这个信心，是用来**启动**一条路的。

本书说的笃信，是另一个用法：**用「他能我也能」，替代了一条路本身。**　前一个用法，信心是起手，后面还有自己的试、自己的改。后一个用法，信心是终点，「也会」二字已经把结果握在手里。

这是同一句话的两种放法。

有一个判别局面，是班杜拉的图景推不出的。

判据：像得越准，成得越好吗？

班杜拉的一个相关发现是：榜样和自己越相近，替代经验的作用越大。

这句话，自然地推出：照得越像，越有效。

按本书：这句话，要分两种照法。

一种是**拿榜样当起手的信号**：「他五点起得来，我也试试看」。试了，不合适，改成自己的钟点，改成自己的办法。这种照法，越走越像自己。

另一种是**拿榜样当要抄的路**：「他怎么走，我就怎么走，分毫不差」。越抄得准，越到后面越难受，因为自己的样子和土，不断在抗议那条别人的路。

所以第二种照法，会出现一个**反常的曲线**：开头两周很好，因为动力足；到第三周、第四周，越照得像，塌得越快。

这个预言，林川那三个礼拜，就是一个小例子：他完全照着学长的做法，一天不差，第三个礼拜，白天睡过去了。他那三个礼拜，照得最像，也塌得最彻底。

这一条，班杜拉的图景里没有，因为他的图景里，榜样越相近越好。

还有一个小小的、有意思的细节：林川自己，那三个礼拜，也是在学一个榜样。

那位考上清华的学长，每天五点起；林川看了，也学。学长的五点，在学长身上是真的，可能是他自己试出来的一条路。传到林川那里，成了一个要学的做法，传了一代，没撑过三个礼拜。传到陈禾耳朵里，又被削掉了来路，成了「林川每天五点」。

一句话，传了三手：学长，林川，陈禾。每传一手，它离学长自己的那道工序就远一层，离「一个做法」的样子就近一层。到了陈禾手里，它已经是一句不会落地的箴言。

榜样的榜样的榜样，一层一层，都被笃信擦得干干净净。

◆ 十、庄子：学了邯郸的步，忘了自己的步

第四位，是两千多年前的庄子。

《庄子·秋水》里有一个故事。魏牟对公孙龙说：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寿陵少年到邯郸学走路的事吗？没有学到邯郸人的走法，反而把自己原来的走法也忘了，最后只好爬着回去。

这个故事，后来成了「邯郸学步」这个成语。

本书要承认：**庄子说中了，而且说得很重**。　他看到的是：搬别人的走法，不仅搬不来，还会把自己原来的那一步弄丢。

陈禾要是在一九九八年春天，真的去学林川的五点，说不定学了几天，没学成，反而弄乱了自己原来的作息：早上更困，晚上更晚睡，原来的六点一刻也守不住了。

庄子这一笔，很准，很狠：搬路，有代价，代价是丢了原来的路。

可是本书要多问一层。

在庄子的故事里，「故行」，也就是自己原来的走法，是一个**现成的、被保存的东西**：它在那儿，可以被忘掉。忘掉之后，再也找不回来。这一点，故事里是这样讲的。

本书看的是另一件事：「故行」不是一件存起来的东西，它是**这股人生此刻正在走的那一道发生**。它不会因为你学了别人的步子就丢，但会因为你**停止相信自己的步子**而变弱。

所以丢「故行」的那一步，不在学。**在于学的时候，把自己的步子当成了错的，把别人的步子当成了对的。**

这里也有一个判别局面。

判据：学步，一定会丢「故行」吗?

按庄子：会。学邯郸之步，必失其故行。

按本书：看学的时候，有没有那个「必」。

同样去学邯郸人的走法，有两种学法。

第一种，是笃信的学法：「他们那样走才是对的，我原来那样走是错的。」改了就是改，一步一步抄，不留自己的那一份。这样学，容易失其故行。

第二种，是借的学法：「他们走路的这一点，我看着挺有意思，拿来试试，哪一点合我的腿，就留下，不合的就还回去。」这样学，**故行反而更结实**：因为多了一个对照，自己的步子，第一次被自己看清了。

同一次邯郸之行，两种结果。庄子的故事，只推出了第一种。因为在他讲的那个故事里，那位寿陵少年是照着「学成了邯郸人」去学的。

这一点，不是在反驳庄子。庄子的话，是对那个笃信的学法说的，那一句他说得对。本书只是多了一种可能：学的时候，没有那个「必」。

◆ 十一、路上的三样东西：路标、料、走法

既然路搬不走，那么别人走过的路，对我们到底有什么用？

把一条别人走过的路拆开，里面至少有三样东西，各自的搬法不一样。

第一样：路标。 就是「这个岔口，有人走错过」「这个坎，要这样跨」「这里有一个坑，别踩」。路标不是路，它只是路上的一个提醒。看见别人在某个地方摔过，我不必也去摔一次。路标，借得最划算，几乎没有副作用。

陈禾所在的工地上，新来的监理员小徐，头一个月跟着他。陈禾教给他的，大半是路标：「这家的钢筋，进场要先查批号。」「这个班组，抹灰前一定要再看一遍基层。」「夏天的混凝土，别等到下午才测坍落度。」小徐听一条记一条，记在本子上，这都是路标，后来真的用上了。

第二样：料。 就是别人在路上用的一块做法：一个工具，一种分配时间的法子，一套整理资料的习惯。料，可以借来试，但要在自己的锅里试：合就留，不合就还。

第三样：走法。 就是那一整条路的**次序和节奏**：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每一步停多久，什么时候加快，什么时候撞了墙又怎样回头。走法是整条路被一道工序串起来的样子。它最不能搬。

小徐有一个毛病，是想把陈禾的整个**走法**也搬过去：每天几点到工地，先看哪里，后看哪里，中午在哪一棵树下吃饭，连喝茶用的杯子，也想买个同款。

陈禾看着他，没有劝，只笑着说：「我走的这个顺序，是我膝盖不好、腰不好，一天里要少爬几次楼，才排成这样的。你的腿好，你可以先爬楼。」

小徐愣了一下，后来真的把顺序改了。

这个小故事里，有一个很清楚的分法：**路标，借；料，试；走法，不搬。**

可是笃信的类比最爱做的，偏偏是第三样：把别人的整个走法，当成一个套餐，一口气端回来。因为走法是最完整的，最有「样子」的，最像是「那条路」。

路标有用，就在于它不假装自己是整条路。走法没用，就在于它想假装自己就是整条路。

◆ 十二、悔的后半句，怎么拿出来试

四位近邻都见过了。现在回到陈禾，问一件很实际的事：这个悔，能怎么办？

本章不教人「不要后悔」。这样的劝，没有用，而且和悔的发生是相反的：悔不是谁决定出来的，是它自己发生的。本书只给一个小小的做法：**把后半句拿出来试**。

悔的后半句，二十八年没被验证过，是因为它**只存在于想象里**：没有人真的去试过「五点起会怎样」。一句从没被试过的话，可以一直保持它最完美的样子。

做法有三步。

第一步，把句子写出来。 写在纸上，写完整：「要是我当时……，现在……」。写出来，就看得见它有两半。

第二步，找出前半句里「某种」的最小一块，今天就试。 陈禾可以试五点起，不用试一年，试三天。三天的试，不是为了「补回」当年，是为了让那句话**第一次碰到真实的土**。

第三步，看看这三天里，这块东西是怎么在自己身上长的。 精神怎么样，白天怎么样，晚上怎么样。如果它在你身上长得好，那是一条真的、自己的路，可以接着走。如果它在你身上长得别扭，那也是一份真的报告：后半句里的「也」字，到了自己这里，不成立。

两种结果，都是**真的**。而悔的那个想象，被换成了一份实验报告。

其实还有第三种结果，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忽略：**试出来的东西，既不是「成了」，也不是「不成」，而是长成了另一样东西**。

比如，五点起试了三天，不是白天睡过去，也不是精神百倍，而是发现自己在清晨那二十分钟里，最适合想一件拖了很久的事。这二十分钟，不是林川的那条路，也不是陈禾原来的那条路，是一块新长出来的、两边都不像的东西。

这种结果，最容易被笃信错过。因为笃信只认两种答案：像他一样，或者不像他一样。第三种长出来的、不属于任何一边的东西，在笃信的账本里没有科目。

可是日子里的路，多半是这样长成的：借来一点，试了一试，长出一点自己的。

这是本书从头到尾反复要做的一件事：**把笃信，变成发生。**（第36章会把它整理成一张验信卡。）

◆ 放回日子里

那天凌晨，陈禾躺着没动。

隔壁的翻书声停了，大概小苒在喝水。过了一会儿，又响起来。

他起身，披了件外套，走到她的房门口。门是半掩的，台灯亮着，小苒趴在桌上，面前摊着一本练习册，头发乱糟糟地扎着。

「爸？」她回头，「你怎么起来了？」

「睡不着。」陈禾说，「你……每天五点半起？」

「嗯。」她揉了揉眼睛，「许知遥每天五点起，我也想试，起不来，就先改成五点半。」

陈禾站在门口，没有说话。

他看着那盏灯，忽然有一个很清楚的念头：他不能对她说「别比」，也不能说「你就这样挺好」。这样的话，他自己听了二十八年，没有用。

他只问了一句：

「五点半起，白天困吗？」

小苒想了想：「中午会困。不过我中午趴一会儿，就能接上。」

「那就行。」陈禾说，「你自己的钟点，看你自己撑不撑得住。别照着别人的。」

小苒点点头，又转回去看书。

他退出来，关上门，站在走廊里。窗外天色慢慢亮上来，隔壁楼的灯一盏一盏熄了。

他想起林川那三个礼拜，想起那个学长，想起一路传下来的「五点」二字，每一次传，都被削掉了一点来路。传到他耳朵里时，只剩下干干净净的两个字。

这个早晨，他做了一件小事。

不是五点起。他从抽屉里翻出一张纸，写了一行：

要是我当时五点起，现在……

写到「现在」，他停了笔。他看着那个省略号，想了很久，然后把「现在……」后面划掉，改成了一句：

我不知道。我的那一道，没有人试过。

他把纸折起来，夹进了随身的工作日志里。

那天晚上，苏敏在客厅里批作文，他把这件事讲给她听。苏敏听完，没有安慰他，也没有劝，只问了一句：

「那你原来想的『现在』，是什么样的？」

陈禾愣了。

他想了半天，发现自己说不出来。二十八年，他一直在想「要是五点起」，可是「现在」二字后面，到底是什么，从来没有具体过。是北京的一间办公室？是一份更高的薪水？是一栋更大的房子？他一样一样地想，每一样，都不太像是自己想要的。

「你看，」苏敏说，「你借来的，只有前半句。」

三天之后，陈禾又打开了那份工作日志。

他试了三天，每天闹钟定在五点。

第一天，起来的时候天还没亮，工地上清清冷冷，他到得早，把一整天要看的几处地方都转了一圈，觉得挺好。第二天，上午还行，中午在车里闭了十分钟眼，下午三点开始头脑发钝，看一份混凝土配合比报告，同一行看了三遍。第三天，他起得更难了，不过他发现了一件没想到的事：早上五点多，他的脑子是空的，什么也想不进去；可是晚饭之后的那一小时，他的头脑反而最清楚，能一口气把一整天的日志写完。

他拿起笔，在那页纸的「我不知道」旁边，写了一行：

我的好钟点，是晚上的一小时。

他又想了想，在后面加了一句：

一九九八年的那个我，大概也是。

这一句话，没有把「要是当时」冲掉。可是那个悔，从此不再是一块实心的东西了。它有了一个缺口，缺口里漏进来一点自己的东西：自己的钟点，自己的土，自己那道没人试过、现在刚开始试的工序。

明天能试的小办法，只有一步。

找出你心里最久的一句「要是当时……」，把前半句最小的一块，明天试一下，只试一小块，试三天：比如晚睡半小时、早起二十分钟、给那个人打一个电话、重新翻开那本书的第一章。

三天之后，不问有没有「补上」，只问一句：**这一块，在我身上，长成了什么样子？**

带走的话

路是从各人的样子和土里长出来的，别人的路搬不走；悔的后半句，是借别人的函数替自己算的一笔账，没人验过。

小　账

这一章里，回写是落下了，还是悬着？悬着一半。「五点」这一笔，借夜宵上林川那三个礼拜，冲正了一半；还剩一半，要等陈禾自己试了三天，才真的落下。悔往哪个时间栏记，第17章专门讲。

本书要防的病：以为「他走通的路，我也能走成同样的样子」——本章在哪里防住了它？——在卡尼曼与米勒、梅德韦克等、班杜拉、庄子四处，每一处都追问了同一句：这条路里，哪一段是借来的、哪一段是自己长的？

想一想

1. 你心里有没有一句放了很多年的「要是当时……」？它的前半句，是别人走过的路，还是你自己真的错过的路？
2. 你有没有照着榜样的作息、办法、路线走过一阵？最开头的两周和后来的两周，有什么不同？
3. 把你那句「要是当时……」的后半句拿出来问一问：这个「现在……」，是你自己算出来的，还是别人的样子替你填上去的？

◆

07

第 7 章

换一片土，我也一样：土的类比

一九九七年的腊月，高三上学期快结束的时候，陈禾去了一趟林川家。

事情很小。林川的化学资料多出一份，托同桌带话，说放假前来取。陈禾寄宿，家在乡下，放假要坐两个钟头的班车。他那天下午先不回去，从学校出来，沿着县医院后面的那条小街，走了七八分钟。

林川家住在县医院的家属楼，三楼。开门的是林川的母亲，围裙还没解，手上有一点面粉。「是陈禾吧？川川说了。进来，外面冷。」

屋里很暖。陈禾后来想起那个屋子，第一个记得的就是暖：楼里通着暖气，暖气片烘得人脸上发麻。他自己的宿舍，冬天没有火，早上手伸出被子，指尖是木的。

林川从里间出来，手里拿着一叠资料，说：「在书房，你进来拿吧。」

「书房」这两个字，陈禾那时候只在书里见过。

门推开，是一间不大的屋，靠墙立着一整面书架，从地到顶。有一盏绿罩的台灯，灯下一张旧书桌，桌上摊着半本翻开的书，是林川父亲的。书架上有医书，有一整套《史记》，有几排砖头一样厚的字典，还有一格是整整齐齐的《读者》合订本。

他站在门口，没有马上往里走。

林川的母亲端了一碗热汤进来，放在桌角，说：「喝一口再走，路上冷。」

汤里卧着两个荷包蛋。

陈禾那天喝了汤，拿了资料，说了谢谢，走出楼道。外面已经黑了，风从街口灌进来，他把围巾往上拉了拉。班车是赶不上了，他得在学校的宿舍里再待一晚。

走在回学校的路上，他心里有一句话，一步一步地落下去，落成了形：

人家家里有条件。

这句话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可是它在他心里落脚，一住就是二十多年。

◆ 一、一句话，二十多年

先把这件事放在日子里看。

这句话说得很平，平得像一句天气预报：下雨了，路滑，外面冷。「人家家里有条件」，说的是一件事实。林川家有暖气，有书房，有热汤；陈禾的宿舍没有火，手指是木的。这是实打实的差别，没有一点夸张。

所以，这句话不是错的。这一点，必须先说。

可是你再看这句话后面，它一直做着一件事：**它给那 31 分，找了一个去处。**

陈禾在放榜那天，看着自己和林川之间那道落差，心里要给它记一笔。记到哪里？记到「我当时没有五点起」上，记到「我不够聪明」上，记到「运气」上，都有一点说不通。唯独「人家家里有条件」，记上去，账一下子就平了。

因为这一句，不用任何人负责。没有人做错什么。陈禾没有错，林川没有错，周老师没有错。一栏空着的，是一个谁也怪不上的东西：**条件**。

这是它最有力量的地方，也是它最危险的地方。

它之所以危险，是因为一旦账记到了「条件」上，这笔账就**封口**了。条件，是别人给的；条件，是改不了的；条件，是出生的时候就有的。记到这里，一切就结束了：没有什么要做的，也没有什么能做的，剩下的只是一种淡淡的、说不上是什么的东西，二十多年，每隔一阵，从心里翻上来一次。

这就是土的类比。它和第5章、第6章讲的是同一条笃信的另一个口子：

- 第5章：看见别人的样子，以为搬来他的料，我也会有那个样子。
- 第6章：看见别人的路，以为走他的路，我也会走到那个样子。
- 本章：看见别人的土，以为换到那片土，我也会长成那个样子。

三章合起来，是三方程的三个口子：样子、路、土。同样的笃信，在这三个口子上各有各的样子。这一章，要讲第三个。

◆ 二、土里有什么

先问一个最朴素的问题：「土」，到底指什么？

本书里，土是一个比喻：**路在里面走出来的那个处境**。它不是一件东西，是许多东西缠在一起：家里有什么，身边是谁，手边有什么，周围的人怎么说话，世道是什么样子。

把陈禾那句「人家家里有条件」拆开，里面至少有三层。

第一层，屋里的土。 暖气，书房，台灯，热汤，一桌饭，一间不用和人挤的屋子。这是最看得见的一层，也是陈禾那天晚上第一眼看到的。

第二层，人里的土。 家里人怎么说话，饭桌上谈些什么，看见孩子做作业时是催还是不催，大人读不读书，遇到事情时怎么商量。这一层看不见，摸不着，陈禾在林川家只待了十分钟，一点没有看出来。可是它每天都在，像空气，像饭。林川母亲那句「喝一口再走，路上冷」，就是这一层里的一点。

第三层，世道的土。 一九九七年的县城，一个地方的学校怎么样，老师怎么样，书从哪里来，信息从哪里来，一个人考得好考得坏，周围的人怎么看。这一层，连林川家也没法决定。

三层合在一起，才是一片土。

陈禾那句「人家家里有条件」，说的几乎全是第一层。可是第一层，其实是最浅的一层。它也是最容易被拿来说话的一层，因为它能指出来：你看，那是暖气，那是书架。第二层、第三层，说不出来，所以不入账。

这是土的第一个特点：**越深的土，越看不见**。

第二层最说不清，用一个小例子。

陈禾家吃饭，是不说话的。一桌子人，各端一碗，埋头扒饭，吃完放下碗各自去做事。母亲偶尔问一句「够不够」，没有人谈天，也没有人谈学校。这不是家里不和，是干了一天活的人，饭桌上的力气只够咀嚼。

林川家吃饭，据林川后来说，是要「讨论」的。父亲会问：今天学了什么？有什么没弄懂？母亲接一句：隔壁老李家的孩子在学奥数，你觉得有没有用？一顿饭十几分钟，说的东西，有一半是问题，有一半是回答。

两张饭桌，没有哪一张是错的。可是一个孩子在一张饭桌上长了十几年，他开口说话的习惯、被问到时的从容、对「问题」二字的敏感，都被那张桌子悄悄养出来了。

这种东西，没有人给它记账。它既不在暖气里，也不在书架上。它在日子里，天天泡着。

还有第二个特点，和样子、路都不一样：土是最容易被当成「现成的」那一个。

样子是自己的，路是自己走的，所以人对它们还有一点「是我做出来的」的感觉。可是土，是一出生就有的：我出生在哪个家，哪个县，哪个年代，不是我挑的。所以人看别人的土，很容易说「他命好」，看自己的土，很容易说「我没办法」。

这一点，第3章橘树那一节，已经碰到过。母亲院子里的两棵橘树，同一年栽、同一块地，一棵结得多，一棵结得少。母亲说「各人有各人的命」。「命」这个字，第24章和第25章会细讲。这里要先记住的是：**土被说成「命」，是笃信走到最后一步的样子。**

◆ 三、土不是库存

现在，要把本章最要紧的一句话摆出来。

陈禾那句「人家家里有条件」，把土当成了一件**现成的库存**：林川家的库里，放着暖气、书房、热汤；陈禾家的库里没有。库存是出生时分好的，分好了，就放在那儿，谁也动不了。

本书的第三条方程，说的是另一回事：**土 = H（样子，路）**。字母写成 E = H（S，D）：E 是土，S 是样子，D 是路，H 是样子和路之间长出土来的那道工序。

大白话是：**土不是现成给的，土是被样子和路，一点一点长出来的。**

这和前两条方程是一个路数：样子是路和土长出来的；路是样子和土长出来的；土是样子和路长出来的。三者互相长。

这句话听上去有一点绕。用一个故事来讲。

陈禾后来在一次同学聚会上听说，林川的父亲，并不是县城里长大的人。

林川的父亲出生在邻县山里的一个村子，家里兄弟多，口粮不够。他十几岁时靠一笔助学金读了卫校，毕业分到县医院，一边做事，一边自己攒钱买医书。〔虚构〕那一整面墙的书架，是他从二十几岁一本一本攒出来的。有一年冬天，他把一件新棉袄的钱，拿去买了一套书，被林川的奶奶念了好几年。

也就是说，那间书房，那盏绿罩台灯，那个暖和的家，**不是出生时分到的，是林川父亲一个人，用他的路，在他的土里，一寸一寸长出来的。**

他的样子（一个愿意读书的人）和他的路（攒钱、读书、进医院），长出了一片新的土。林川出生的时候，这片土已经长好了。

林川踏进的，是一片被父亲长出来的土。

这件事，陈禾在一九九七年的腊月不知道。他在那个屋子里，看到的是一件**成品**：暖气，书架，热汤。看不到的，是这个成品背后，二十年的一个人的发生。

这就是为什么「库存」这个说法，会把土看歪。

库存，是一个没有来历的东西；土，是有来历的，它的来历里，有人的样子，有人的路，有一个人一辈子在那里面使的劲。

再把这件事反过来看一遍。

陈禾自己的土，也是长出来的。他出生的那个家，是母亲一辈子务农、父亲种地的家，没有书房，没有暖气。可是那片土里，有一件事林川家没有：母亲一天一天地在那里面攒，攒他的学费，攒他的伙食费，攒他每个月带去学校的那几块钱的咸菜。这片土，也是被她的样子和路长出来的，只不过长出来的东西，不是书架，是一种别的东西。

两片土，都是长出来的。差别是**长出来的东西不同，长了的年数不同**。

「土不是库存」，这是本章最要紧的一句话。它把「人家家里有条件」这句话里的那个「条件」，从一件现成的东西，变成了一场正在发生的事。

◆ 四、换一片土，我也一样

土被看成库存，下一步就是想「换」。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念头：要是我生在他家。要是我当年住在县城。要是我家在北京。要是我的父母是老师。要是我那时候有一间自己的屋子。

这些念头，各有各的对象，可是形状都一样：**把我，放到他的土里去**。 放进去之后，样子自然就跟着变了。

这个形状，在日子里还有几个活的版本。

一个是**买土**：买一套学区房，把孩子的户口迁进去；送孩子去一所有名的学校；请一位有名的家教。这些都是把一片「好土」，用钱从别处搬到自己家来。

一个是**搬土**：从县城搬去省城，从省城搬去北京，从国内搬去国外。意思是：此处的土不好，换到彼处去。

一个是**想土**：不搬，只在心里想。「要是我也在那个环境里……」，想的人也知道不会真的换，可是想的时候，样子已经在那边亮起来了。

三个版本，底下是同一个东西：**换了土，我也一样**。

王德生博士说过：

「这个笃信，其实就是对三方程的笃信，即相信相同的 D 和 E，一定会产生相同的 S。而忘记了那个隐藏的函数，即 S=Function(D, E) 的 Function。」

放在土的这个口子上，意思是：相信「相同的土」（E），一定长出「相同的样子」（S），只要路（D）差不多。他在那片土里长成了那样，我换到那片土里，也会长成那样。

这里有两个暗暗的推论。

第一个推论：**他的光，是土给的**。　林川之所以是林川，是因为那间书房、那盏灯、那个暖屋子。把土拿走，光就没了。

第二个推论：**我的暗，也是土给的**。　我之所以没有成为那个样子，是因为我没有那片土。换了土，暗就变成了光。

两个推论，把一个看不见的东西推出来了：**一片土，应该能对应一种样子**。

对不对？

先看树。

陈禾老家的院子里，有一棵橘树，栽了二十几年。你站在树下，用手拨开落叶，抓一把树根底下的土，再走到三步以外，抓一把平地上的土。两把土，看上去是同一种土，可是不是了。

树根底下的那一把，被树改过了：落叶烂在里面，细根钻在里面，雨水顺着根往下渗，里头的虫子和霉菌，也和三步以外的不一样。

土养树，树也在养土。

你要是想把「好土」从别的树底下铲来，铺到自己的树底下，铲来的那一把，是被另一棵树养了二十年的土，里面有那棵树的根、那棵树的落叶、那棵树的气味。铺到你自己的树下，它不是「好土」，它是一把别人的树留下的东西。

你的树，要在里面重新长根，重新落叶，重新把它改成自己的土。

这个过程，不是一年两年。

这就是笃信的类比在土这个口子上，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土里有人**。　　一片「好土」，之所以是好土，是因为里面有一个人在长，在养。把土搬走，里面的人没有搬走。

◆ 五、土的两头：底线之下，和底线之上

写到这里，要停下来，把话说公道。

本书说「土不是库存」，说「土里有人」，**不等于说「条件不重要」**。

这一点，不能含糊。

在一端，土是决定性的。

陈禾班上，有一个同学叫彭涛（虚构），初二就辍学了。他母亲病了，家里没有人种地，他回去挑水、喂猪、守着病人。他不是不聪明，数学老师说他是班里最快的，一道几何题，别人还在画辅助线，他已经说出了答案。

彭涛没有机会考北大，也没有机会考湘大。他的路，在初二那年被土封住了。

在这样的地方，土就是土，条件就是条件。没有饭吃，没有人供，没有一盏灯，路连开头都开不了。这时候说「各人有各人的发生」，说「土是被样子和路长出来的」，是对一个十三岁的孩子的残忍。

所以第一条：**土有底线。底线之下，是土在决定**。

在另一端，往往是看错的地方。

底线之上，差别还在，可是性质变了。有书房和没书房，暖气和没暖气，多一点选择，少一点选择，差别摆在那儿。但这时候土给的，主要是**更多的选择**，不是**必然的样子**。

陈禾是在底线之上的那一类：他有饭吃，有地方住，有人供他读书，有一间虽然冷、却是自己床位的宿舍。他和林川之间的差别，是「有书房」和「没书房」的差别。这个差别是真的，可是它不是必然差 31 分的差别。

还有第三件事，是这一章里最要紧的。

彭涛如果站在陈禾面前，说一句话：

「人家家里有条件。」

他说的，是陈禾。

陈禾有一个供他读到高三的母亲，有一个能放下一张书桌的宿舍位。在彭涛眼里，陈禾已经是「有条件」的一边。这一句话，**在土的阶梯上，每一级的人，都在对上一级说**。

这句话没有尽头。陈禾对林川说，林川对北京同事说，那位同事对一个出国长大的人说。每一个人，看着自己头顶那一级的土，都觉得是「条件」；看自己脚底那一级，多半不觉得是。

这就是「土的类比」里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差别是真的，可是「差别决定了我」这个推论，是笃信塞进去的**。

本书的立场，可以用一句话说：**土有底线，底线之下要补；底线之上，别把「有更多选择」，当成「必然长成那样」**。

◆ 六、土的笃信，怎样滑向怨和命

现在回到那句话背后的一个很危险的滑道。

「人家家里有条件」，起头只是一句事实。事实说出来，不会伤人。可是它一旦和「换了土，我也一样」连起来，就开始往下滑。

一步一步地看。

第一步：土是现成的，不是我造的。

第二步：同样的土，长出同样的样子。所以他的光，是土给的。

第三步：那么，我没有那样的光，是因为我没有那样的土。

第四步：土不是我能换的，也不是我能造的。

第五步：所以这个差，不是我能改的。

走到这儿，路只剩下两条出口。

一条出口，是**怨**：这片土，不公平。凭什么他有，我没有？这个差，是别人造成的，是世道造成的，是出身造成的。账记到土的头上，再加上一个字：不公。

另一条出口，是**认命**：这片土，就是我的命。各人有各人的命，我这一份，就是这样。账记到土的头上，再加上一个字：定。

怨和认命，是两种很不同的东西，味道也不一样：怨烫，认命凉。可是它们共用同一个起点：**土是现成的**。 它们的差别，只在一个地方：怨还在看着那个落差，认命已经把眼睛移开了。

这两种发生，本书后面各有一章（第24章、第25章）。这里要点出的，只是一件事：

王德生博士说：

「即笃信理论界的一种类比，而现实界这个类比并没有兑现，于是自我界产生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回应和解释。」

「土」这个口子，是笃信的类比里，**最容易走到最后一步的**一个。因为样子是自己的，路也是自己走的，只有土，看上去是别人的、给定的，所以账一旦记到土上，就**不再有人需要负责**，也**不再有人能够改写**。这是为什么怨和认命，是土的口子上最常长出来的两种回应。

陈禾母亲那句「各人有各人的命」，在这个意义上，是一句很重的话。她说它的时候，口气很平，像在说今天下不下雨。它里面有一种几十年的辛苦攒下的东西。可是同一句话，也可以被陈禾听成「你没有那片土，所以认吧」。

同一句话，两种听法。第25章会细讲。

◆ 七、布迪厄：书房是一种资本

第一位近邻，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他一九七九年出版《区分》，后来又在一篇文章里把一个概念讲得很清楚：**文化资本**〔核：三种形态的说法，约一九八六年〕。大意是：一个家庭给孩子的，不只有钱，还有一套不写在账上的东西。他把这些东西分成三种形态。

一种是**客观化的**：书、画、乐器、一间书房，能摆出来，能指出来。

一种是**身体化的**：说话的腔调，吃饭时的举止，面对老师不发怵的那种从容，对一本书、一首曲子的「品味」。这些东西长在人身上，要靠年深日久的浸泡才有，他叫它**习性**。

一种是**制度化的**：文凭、证书、被承认的学历。

他的核心看法是：学校看上去公平，每个孩子考同一张卷子，可是有一种暗暗的偏向，它奖励的恰恰是那些从家里带来的文化资本：这些东西，被学校当成了孩子的「天赋」「聪明」「品味」，家境的优势，就这样悄悄变成了学业的优势，又被看成是孩子自己的本事。

本书要承认：**布迪厄说中了本章最疼的一处**。 陈禾那天晚上看到的，三种形态都有：客观化的是书架，身体化的是林川进屋时那种不用想怎么站的从容，将来制度化的，是北大那张纸。「人家家里有条件」，一点没有说错，而且还说得轻了。

他还说中了最厉害的一件事：**土会伪装成天赋**。 陈禾那一年，如果有人对他说「林川就是聪明」，他会点头。这个「聪明」里，有多少是书房，多少是台灯，多少是饭桌上的话，他分不清。布迪厄让人看到：这笔账，经常被记错科目。

可是本书要多问一层。

在布迪厄的图景里，土、习性、实践、再生产，转成一个圈：家里的资本，养出孩子的习性，习性决定孩子在学校里的表现，表现换成新的资本，传给下一代。圈的味道是**再生产**：这个圈在一代一代地复制自己。

这个图景很准，所以它很沉。读完以后，人会觉得：土是一个被世袭的东西。

本书多看到的一层是：**土不只是被继承的，它在每一代的样子和路里，被重新长出来，也被重新改写**。 林川父亲的那间书房，不是上一代给的，是他自己长的。陈禾自己，也在长着一片土，只是他长的方向不同。

继承是真的，再生产是真的。可是在这两件真事之外，还有**新长的土**，它不在继承的账上，因为它还没有长成。

这里有一个判别局面，是布迪厄的图景推不出的。

判据：只记一边的账。

布迪厄量的是：他家有什么，我家有什么。这是**对照两家的存货**。

按他的图景，「人家家里有条件」这句话带来的痛，应当跟两家存货的差成正比：差得越大，痛得越深。

按本书：痛的深浅，不只跟存货的差有关，还跟**账本记得全不全**有关。

陈禾那天看到的，是林川家有，而自己家没有的东西：书房，暖气，台灯，热汤。这是账的**左边**。

账的右边呢？他自己家有而林川家没有的东西，有没有？

有的，只是他从来没有记过。他能一个人走两个钟头山路，不用人陪，不怕黑。他会烧一锅柴火饭，火候拿得稳。他对一块钱能买什么、买不到什么，心里清清楚楚。他母亲在他每个周日带去学校的那罐咸菜里，每一勺都有算计过的盐。这

些东西，也是**土**：从一个贫的、紧的、一寸一寸省出来的家里长出来的，也会在他以后的路上起作用。

在笃信的账本里，只记左边，不记右边。**只记「他有我没有」，不记「我有他没有」**。

这样的账本，永远是亏的。一个只记亏空的账本，账平不了。

所以判别局面是：两个人面对同样大小的存货差，一个账本只记左边，一个账本两边都记。按布迪厄，两人的痛应该一样大。按本书：只记一边的那个，痛满格；两边都记的那个，痛会小下去，不是因为差别消失了，而是因为账平了一部分。

这一点，布迪厄的图景推不出，因为他的账本，天然是按「资本」的标准科目记的，那些「没有被命名为资本」的东西，不在他的账上。

◆ 八、切蒂：邻里是一个真的东西

第二位，是经济学家拉吉·切蒂（Raj Chetty）和他的合作者们。

二〇一四年，他们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机会之地在哪里？》，用美国海量的税务记录，查了一个问题：生在穷人家的孩子，长大以后能不能爬到更高的收入阶层。他们发现，答案在美国各地差别很大：有的地方，穷孩子往上走的机会明显多一些，有的地方明显少。和机会多的地方相伴出现的，是这样一些东西：居住隔离少，收入差距小，学校好，社区里人际联系紧，家庭结构稳。〔核：论文的具体指标与数字，待核。〕

后来，切蒂和亨德伦又做了一项跟进的研究〔核：约二〇一八年〕：同一个家庭，孩子搬到条件更好的地区，搬得越早，长大后的收入越高，也就是说，在好地方待的年数越多，效果越大。

本书要承认：**他们说中了：土是一个看得见、量得出的真东西**。「人家家里有条件」，不是错觉，也不只是比较出来的情绪。同样出身的孩子，生活在不同的地方，真的走到不同的地方。这是对「换土没用」「都是个人努力」那些说法，最结实的一记反驳。

他们还说中了一件很细的事：**土是慢慢起作用的**。不是搬进去的那一天起，就发生了变化，而是年复一年、一天一天地泡着。这句话，和本书说的「土是长出来的，不是库存」，是一个方向的话。

可是本书要多问一层。

他们量的，是**平均**。一个地方的穷孩子，平均能走多远。平均下面，每一个孩子，有的走得远，有的走得近。这个差，在他们的图景里，是「个体差异」，也就是那一部分没有被解释掉的东西。

本书看那一部分：它不是零头，它是**各股人生各自的那道工序**。同一片邻里，同一年搬进来的两个孩子，一个起色大，一个起色小，这个差，不是误差，是每个孩子身上，路和土之间的那道工序在做事。

这里有一个判别局面。

判据：土必须被路碰到。

按平均的图景：搬进好邻里，每年的待遇相同，孩子待满了年数，效果就差不多。

按本书：土不是空气，不会自己进来。土里的东西，要被孩子的路**碰到**，才会被回写成孩子的样子。

想象同一个好邻里里的两个孩子。邻里里有图书馆，有球队，有一位爱问问题的老师。

一个孩子，每天路过图书馆，每个周末进去坐一下午；一个孩子，每天从另一个门出来，直奔网吧，周末也不进图书馆。

按平均的图景：两个孩子，待满了同样的年数，同样地吃到了这片土的红利。

按本书：第一个孩子的路碰到了土，第二个孩子的路没碰到。土一样，回写不一样，样子也就不一样。

这个预言，要去验的话，就要比较**孩子的路和邻里资源的接触**：不是看他们住在哪里，而是看他们每天走过哪里。这样的数据，不容易拿到。〔待验：目前没有查到现成的研究结果。〕

这一条，是平均的图景推不出的，因为平均看的是「住在哪里」，不看「路过哪里」。

这也是为什么「买学区房」「搬去好地方」这类做法，**有用，但不是保险**：土搬来了，路不一定碰得到它。

◆ 九、孟母三迁：择邻

第三位，是一位两千多年前的母亲。

刘向《列女传》里记着一个故事，题为《邹孟轲母》。大意是：孟子小时候，家住在墓地旁边，他学着大人的样子，玩起了挖坑、埋人、哭丧的游戏。孟母说，这里不是可以让我的孩子住的地方。于是搬到集市旁边。孟子又学起了商人叫卖。孟母说，这里还是不行，又搬到学宫旁边。孟子这回学起了摆祭器、行礼、作揖谦让。孟母说，这才是可以让我的孩子住的地方。〔核：《列女传》文字，据通行本大意转述。〕

这个故事，后来成了「择邻」二字的来历，也成了中国人心里最早的一条土的道理：孩子跟着身边的东西长，所以要选对身边。

本书要承认：**孟母看见了土在起作用，而且看得很准**。　墓地边上长出哭丧的游戏，集市边上长出叫卖的游戏，学宫边上长出作揖的游戏。同一个孩子，三片土，三种样子。这是对「土会变成样子」最简洁的一次演示。

她还看见了一件很实在的事：**土可以选**。　母亲有能力搬家，说明土不是完全被命给定的，只要肯花力气，土可以动。这一点，对于那些把土当命的人，是一个很大的松动。

可是本书要多问一层。

在这个故事里，孩子是一块**蜡板**：墓地边上，刻出哭丧；集市边上，刻出叫卖；学宫边上，刻出作揖。孩子这一边，几乎没有自己的东西，土写什么，他长什么。

而故事里那位搬了三次家的母亲，也是一块**看不见的土**：她的选择、她的力气、她的眼光，还有后面「断织」的那一段，都是孟子的土的一部分。可是故事把她放在土的**外面**：她负责「择」，土负责「养」。

本书的看法是：**择土的那个人，也在土里**。　学宫旁边的那片土，是「学宫加孟母」的土，不是光有学宫就行。

这里有一个判别局面。

判据：把房子送人。

按「择邻」的说法：学宫旁边的房子，本身就是好土。谁住进去，孩子都会学起作揖。

按本书：学宫旁边的房子，是不是好土，要看里面有没有一个**肯陪着这个孩子长的人**，也要看孩子自己的路，碰不碰得到学宫。

想象把学宫旁边的一间房子，抽签送给一户人家，他们不是为了孩子才搬来的，大人白天都在外面做工，孩子放学自己回家。按「择邻」，孩子应该学起作揖。按本书：大概率不会，或者学得很浅。因为那片土的另一半，是那位母亲，没有搬进来。

这一条，不是说「择邻没用」。是说：**择邻有用，是因为择的那个人，也一起搬了进去。**〔待验：这样的对比，目前没有现成研究，只是一个本书推出的预言。〕

◆ 十、阿马蒂亚·森：体面地走出门

第四位，是印度经济学家、哲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

一九八三年，他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相对而言的穷》。文章里有一个很有名的论点，大意是：在收入上的「相对」贫乏，可能就是在能力上的「绝对」剥夺。他借用的是亚当·斯密《国富论》里的一个例子：在十八世纪的英格兰，一个体面的普通劳动者，要是没有一件亚麻衬衫，就羞于出现在公共场合。亚麻衬衫在哪里都不是生命必需品，可是在那个社会里，没有它，人就没办法体面地走出家门，参加社会生活。

后来他发展出「能力方法」：一个人的处境好不好，不看他有多少钱，而要看他实际能做什么、能成为什么，有没有真实的自由。

本书要承认：**森说中了「人家有条件」不只是羡慕。** 陈禾那天看到的暖气，是一种能力：早上手指不木，才能写字、背书、考试。没有暖气，就缺了一件在那个班里体面地学习所需要的东西。他看到的差距，不是虚荣，是一种真实的、对能力的剥夺。

森还说中了更细的一件事，这件事离本书最近：**同样的资源，换到不同的人手里，换成的能力不一样。** 他把这叫做「转换因素」：一个人的身体、年龄、疾病、性别、所在的气候与社会，会影响他把同样的钱和东西，转成多少真实的能力。同样一碗饭，一个孕妇、一个运动员、一个病人，吃出来的东西不一样。

这句话，几乎就是在说：从输入到输出，中间有一道因人而异的工序。

所以森是离本书最近的邻居。本书不假装他没有看到。

可是本书要多问一层。

森的「转换因素」，是一张**可以列出来的清单**：年龄，性别，疾病，残障，气候，社会习俗……。每一项，都可以被命名、被测量，也就可以被补偿：给残障的人更多的资源，给病人更多的照顾。他的图景，所以通向一种有力的公共行动。本书对此没有异议。

本书多看到的一层是：清单列到最后，**还有一份列不出来的剩余**。把年龄、性别、疾病、气候都对齐了，两个人的工序，还是不会一样。这份剩余，不是还没有找到名字的因素，它是**这一股人生自己的那道工序**，它的本性就是隐藏的。

这里有一个判别局面，直接关系到本章那句话。

判据：把条件补齐，痛还在吗？

按森的图景：落差之痛，是对能力被剥夺的反应。把能力补齐，痛就应该消下去。

按本书：落差之痛，主要不是跟着能力的差走，是跟着「**我们可以一样**」那个笃信走。能力补齐了，笃信没有动，痛就还在。

陈禾自己，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

今天，他家里有暖气，有书房，有一间专门给小苒的、有台灯的屋子。他当年缺的东西，大半已经补上了。按森的图景，他那句「人家家里有条件」，应该早就轻了。

可是那句话，去年夜里，还从心里浮起来过一次。

补齐了能力，痛没有消，这是因为痛不在能力那里。痛在那个笃信里：「我们本来可以一样」。笃信没有被碰到，补多少条件，它都留着。

这一点，森推不出，因为他的图景里，痛是对剥夺的反应，没有「笃信」这一栏。

◆ 十一、土也有重量

还有一件事，在夜宵桌上，林川随口提过一句，陈禾当时没有往心里去。

那天说到书房，林川笑了一下，说：「你记得我家那间书房吧？我爸每天晚上，会在门口站一会儿。」

「站着干什么？」

「看我做题。」林川说，「不说话，就站在那儿，手背在后面。站十分钟，走了。我那时候觉得，那十分钟，比一堂课还长。」

他又补了一句：「我考不好的那几次，他站得更久。」

陈禾握着杯子，没有说话。

二十八年前，他站在那间书房的门口，看到的是一整面书、一盏灯、一碗热汤。他没有看到的，是书房里的另一样东西：**一个父亲背在身后的手**。

土是有重量的。

好土有好土的重量：一整面墙的书，意思是「你要对得起这面墙」；一盏灯，意思是「灯亮着，你不能睡」；一个读书的父亲，意思是「我是从山里读出来的，你不能读不出来」。这些，都是土里的东西，都在里面起作用，而且有一些，起的是压的作用。

这不是在说「有条件的孩子也苦」。这句话说多了，会变成一句安慰，一句不负责任的话。陈禾没有那间书房，这是事实，他的手指在宿舍里冻得发木，也是事实。

要说的是更小的一句：**一片土，不会只有一种东西**。　　有养分，也有石头；有暖，也有压。看土的人，常常只看到自己缺的那一半，所以看到的土，总是比实际的更轻。

这也是土的类比的一个暗伤：**把别人的土，看成了只有好处的土**。　　换土的念头，要换的就是这样一片只有好处的土。可是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土。

等到真换过去，换的是整片土，好处和重量一起来。

◆ 十二、土的账，怎么改记

四位近邻都见过了。现在回到陈禾那句话，把这笔账，用账本的法子改记一遍。

原先的账，是这样记的：

差异：林川有暖气、书房、热汤，陈禾没有。

记到哪一栏：家境（条件）。

摘要：这个差，是出生时分到的，是现成的，不可改。

结果：账封口。痛不再有处去，只好留在心里，随时翻上来。

改记，分三步。

第一步，把账本补全。 左边是「他有我没有」，这一栏原来就有，不动。右边补上「我有他没有」：山路、柴火饭、对一块钱的算计、母亲的咸菜。这一栏，也许不够大，可是它不是零。补上之后，那笔差异，从「全是亏」变成了「各有各的」。

第二步，给左边每一项补上来历。 书房，是谁长出来的？暖气，是谁的单位分的、谁的工资换的？热汤，是谁今天下午给熬上的？每一样东西后面，都有一个人的路。写上来历，这些东西就不再是「条件」这个冷冰冰的词，而是**一个人一辈子的一小块发生**。

这一步，对陈禾，很重要。他看见的不是「命好」，是林川父亲从山里一路攒出来的一整面墙。看见了，那句「人家家里有条件」，就不再是对一堆现成家当的羡慕，变成了对一段路的认识：**条件是有人一点一点长出来的**。

第三步，把「现成」改成「正在长」。 陈禾自己的土，从今天起，也在长。他现在的家，不是 1998 年的家了：有书房，有暖气，有一个读高三的女儿。这片土里，有一部分是他自己的路，一年一年长出来的。

这一步做完，账的方向变了。原先的账，朝向过去，是一笔封了口的陈年旧账。现在的账，朝向前面：**今天这片土，要长成什么样，是还没有写完的一笔**。

这一笔改记，用了一个词：**冲正**。

冲正，是把一笔记错了科目的账，从错的地方划掉，重新记到对的地方。它不是毁账，也不是赖账：那 31 分的差异，还是在那里，那份暖气的差，也还是在那里。冲正做的，是把「条件」这一栏里，那个「封口」的意思划掉。

划掉之后，账本留了一个小口子：以后要是还有「条件」要记，可以记，可是记的时候，要问一句：**它的来历是什么，它现在在往哪里长？**

◆ 十三、土里的人，也在改写这片土

最后要讲的一件事，是本章这条方程里最容易被漏掉的一半。

土 = H（样子，路）。土是被样子和路长出来的。这一句里，**样子和路**，不只是别人的，也是**自己的**。

陈禾在一九九七年站在林川家的门口，把自己当成了土的**旁观者**：土是别人的，土是给定的，土在那里等着他去羡慕。

可是他同时，也在改写着一片土。

每个学期末，他把伙食费里一分一分省下的几块钱，带回家交给母亲。母亲接到手，不说话，放进一个旧饼干盒里。这几块钱，是陈禾的路。它进了母亲的盒子，也就进了那个家的土：下一个学期，那个家多了几斤肥料，多了一小笔药钱。

他考上湘潭大学，是另一个更大的回写。那一年，母亲院子的墙上，多了一张红纸。村里人经过，看一眼，说一句「陈家的出息了」。一张红纸，改写了很多东西：邻居看这个家的眼光，母亲走在村里的步子，以后别人家孩子对「读书」的想法。

后来他有了工资，翻修了老屋的屋顶，通了自来水，装了一台热水器。母亲住的那间屋，冬天不再冷。再后来，他有了一个书房，有了一个女儿。

这些，都是土被改写的痕迹。

土是不断被里面的人改写的。 一个家的土，不是某一年的一个静止的样子，是几代人的样子和路，在上面轮流留下的痕迹。

所以，「人家家里有条件」这一句，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下半句：**我家的条件，也在被我自己改。**

这个下半句，对笃信是一个很难吞下的东西。因为它把「土」，从一件别人的、给定的事，变成了一件自己也在做的事。笃信要的，是土的**不可改**；而这句下半句，把「可改」放了进来。

林川今天的土，也在被改写。

他离开大公司，自己带一个小团队做企业软件，房贷还剩不少。他在北京的那片土，换了一遍：原来是一栋大楼、一个头衔、一份稳定的薪水，现在是一间租来的办公室、几个年轻人、一张接不接得到单的账。这片土里，有他自己的路，也有风向，有别人的裁撤，有他不得不重新长的东西。

所以，连最像「现成的好土」的那一片，也不是现成的。它被里面的人改过，也被外面的风改过。林川在二〇二三年的同学会上，是一个站在好土上的人。到了二〇二四年的夜宵桌边，他的土换了。这一点，第31章会写。

可改，不是说容易。有些土，一代人改不动，要两代、三代。林川父亲一个人，长了一整面墙，才有了林川的书房。陈禾自己，长到现在，才有了小苒的那盏台灯。这是一件**慢**的事，慢得让人容易忘了它在发生。

可是慢，不等于没有。

这句话也有一个背面，说给陈禾自己听：**如果土是你自己在改写的，那么你现在在做的事，就是下一个人的「条件」。** 小苒将来说起「人家家里有条件」时，那个「人家」，也许是她自己的某个同学；可是她心里的账，要看陈禾今天在这片土里长了什么、省略了什么、封口了什么。

◆ 放回日子里

清明节，陈禾带小苒回了一趟老家。

她作业带着，背包里塞着一本英语完形填空。班车一路摇晃，她靠着窗，睡了一半，醒了一半。

到了村口，陈禾忽然说：「走一段吧。」

他们没有往家里走，而是拐上了那条田埂，一条穿过油菜花地、通向村里小学的土路。陈禾已经二十多年没走过了。路比他记忆里窄，两边的草长得很高，田埂中间被人踩出一道光溜溜的泥印。

「你小时候每天走这条路？」小苒问。

「嗯。」他说，「走到初中，才改去镇上。」

走了一会儿，小苒问了一个他没有想到的问题：

「爸，你们那时候，是不是特别穷？」

陈禾停了一下。

他想起了很多种答案。有的很短，「是」；有的很长，是二十多年来心里的一整个账本。他看着前面一棵孤零零的泡桐树，想了想，说：

「有一样，别人家没有。」

「什么？」

「你奶奶的咸菜。」

小苒笑了：「咸菜算什么条件。」

「每个周日，我带一罐去学校，要吃一个星期。」陈禾说，「一罐咸菜，你奶奶要算盐，算辣椒，算天气。夏天太咸，冬天太淡。她算了三年，没有算错过一次。我后来做监理，看人家算配合比，就想起她。」

小苒没有说话。

走到泡桐树下，陈禾忽然说了一句他自己都没想到会说的话：

「我这么多年，总觉得林川家有条件。」

「林川叔叔家？」

「嗯。他家有书房，有暖气，有热汤。」陈禾说，「我去过一次。」

小苒看着他，等着后面。

「可是我这两天想，」他说，「那个书房，是他爸从山里一本一本攒出来的。我家这条田埂，是我自己走出来的，还有你奶奶的咸菜罐子。你的台灯，是我和你妈一点一点买来的。这些，也是条件。」

他说得很慢，说完，自己也觉得不太像自己平时的话。

小苒想了一会儿，说：

「许知遥家，有两个书房。」

陈禾笑了，笑得很久。

「那你家，」他说，「有一个爸爸，到今天还记着一句话。」

「什么话？」

「回头再说。」他说。

他们接着往村里走。远处，橘树在院子里立着，母亲站在门口，手搭在额前，往这边看。

当天晚上，陈禾在老屋的灶屋里，借着灯，写了一张两栏的账。他写得很慢，母亲在隔壁洗碗，水声一阵一阵。

左栏：我当年的土里，有什么。 他写：山路，咸菜，母亲的算计，周老师借给我的两本书，宿舍里谁借给我的一只暖水袋。

右栏：它们是谁长出来的？ 他写：母亲，母亲，母亲，周老师，一个我已经想不起名字的同学。

写到这儿，他发现左栏比他预想的长。

明天能试的小办法，只有一页纸。

找出一句你心里的「人家有条件」。在纸上画两栏。

第一栏，写「我当时有，他没有」。哪怕只有一两样，也写。写那种你从来不当作条件的东西：一个人的耐心，一种不怕苦的习惯，一个替你省钱的人。

第二栏，对着你写下的「他有我没有」的每一项，问一句：**这一样，是谁、用了多少年，长出来的？**

问完，不用下结论。只看一眼：这笔账，是不是比原来的那一笔，多了一点来历。

带 走 的 话

土不是库存，是被样子和路一点一点长出来的；换一片土，搬不走长在里面的人，也搬不走土里那道各自的工序。

小　账

这一章里，回写是落下了，还是悬着？落下了一半。「人家家里有条件」这一笔，补上了右栏、补上了来历，陈禾在灶屋里写完了；还剩一半悬着：土怎样被冻成「不公」，怎样被冻成「命」，第24章、第25章去结。

本书要防的病：以为「相同的土，必出相同的样子；换了土，我也一样」——本章在哪里防住了它？——在布迪厄、切蒂、孟母三迁、森四处，每一处都追问了同一句：这片土里，谁在长？它被谁的路碰到了？

想 一 想

1. 你心里有没有一句「人家家里有条件」？它指的，是屋里的土、人里的土，还是世道的土？

2. 你自己的账本，右栏是空的吗？你当年有、而别人没有的东西，有没有被你当作理所当然，从来没有记过？

3. 你现在家里的土，哪一部分是你自己长出来的？它正在长给谁？那个人将来说「人家家里有条件」时，你希望他的账本，是怎样的？

◆



第　三　编

六路径的类比

编　序

这一编三章，看笃信的第二种形状：从哪一维起手，按什么次序走。

笃信说：照着他起手，照着他走，就能到他那里。第 8 章写起手的笃信，第 9 章写六种照搬和它们各自落空的样子，第 10 章写路为什么移植不来：路是这一股洪流自己走出来的。三章说的是：路径忘了行走。

08

第 8 章

起手的笃信：以为他从哪里起手，我也从哪里起手

二〇二三年秋天，毕业二十五年的同学会，在县城一家酒店的二楼。

菜上到第六道，有人起哄，要陈禾和林川说说，当年志愿表是怎么填的。

这个话头，是班里一个叫老崔的人挑起来的。他当年坐最后一排，如今在县里做建材生意，酒喝到这个时候，嗓门最大。

「你们俩，当年差那么一点。」他学周老师的口气，学得很像。满桌笑起来，周老师坐在主桌，七十多岁了，也笑，摆摆手。

林川先说。他端着杯子，想了一会儿，说：「我那时候就想，要去一个能做新东西的地方。具体做什么，说不清，反正不想待在原地。」

满桌都点头。这话听上去很对，很像一个后来去了北京、做到技术总监的人该说的话。

轮到陈禾。他放下筷子，说：「我先算了算，一个学期要多少钱。」

桌上静了一下，然后笑声更大了。老崔拍着桌子说，老陈你这个人，十八岁就会过日子。

陈禾也跟着笑。笑完，他低头夹了一筷子菜，没有再往下说。

那天夜里回到酒店房间，他躺在床上，想起老崔那句话，想起满桌的笑。笑里没有恶意，他听得出来。可是他心里有一块地方，被轻轻地硌了一下。

硌的是什么？他当时说不清。他只是想：同样一张表，林川填的是「想去哪里」，我填的是「供得起哪里」。这两句话摆在一起，怎么听，都像是两个人在比谁的起点高。

这一章要说的，就是这一下硌。

它硌在一处很深的地方：我们总以为，别人是从哪里起手的，我也可以从哪里起手。林川说「想去一个能做新东西的地方」，听的人心里就有一个声音：对啊，人就该这样起手。陈禾说「先算算要多少钱」，听的人心里也有一个声音：嗯，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一个是正路，一个是退路。笑声里分得清清楚楚。

可是这个「正路」和「退路」的分法，是从哪里来的？

本书要拆的，就是这个分法底下垫着的东西：**以为起手的位置是同一个位置，只是有人站得高，有人站得低。**

◆ 一、一张志愿表，两种填法

先回到一九九八年的七月。

那一年陈禾十八岁，林川也是。志愿表发下来，是一张浅黄色的纸，窄窄长长的，印着一格一格的栏。第一栏写第一志愿，后面几栏是备选。填的时候，要在学校名字旁边再写上专业，写错了不能涂改。

林川的那张表，是在他家书房里填的。书房在县医院家属楼二楼，是他父亲的，有一面墙的书，多半是医书，也有几排杂书。林川那几天不怎么说话，在书桌前坐了两个晚上。

他先做的事，是把一句话想清楚。这句话是：我想变成什么样的人。

这个想法不是那两个晚上才有的。高二那年，他父亲托人从长沙带回来一本讲编程的书，他翻得很旧。他还在一份报纸上看到过一篇讲北京中关村的文章，剪下来夹在书里。他心里早就有一个影子：一个能做出点东西、让很多人用上的人。

那个影子没有名字，不过是有形状的。有了这个形状，志愿表上的栏就好填了：哪个学校，离这个形状近；哪个专业，是通向这个形状的门。填表这件事，对他来说，是从那个形状往回倒推的。

他先看到的是想要成为的样子，然后找通往那个样子的路，最后才轮到看自己脚下的土：北京远，花钱多，要离家，家里能不能撑得住。他把这最后一样放在最后，也是因为他父亲那句话：「钱的事，你不用管。」

这是林川的填法。

陈禾的那张表，是在教室里填的。高三下学期，他寄宿在学校，教室晚上十点熄灯后，他和几个同学凑在走廊的灯下，把表一栏一栏地填。

他先看到的不是学校，是钱。

他心里有一本很清楚的账。父亲种稻、养猪，母亲在院里种菜、栽橘树，一年里能拿到手的现钱有多少，他从小就知道。大学一个学期要交的学费，加上路费和生活费，是多少，他也打听过了。算下来，一个学期的钱，要父亲卖两头猪、母亲卖一季橘子，再加上稻谷的零头，才凑得齐。四年，是八个学期。

这本账，他算了不止一遍。每算一遍，后面的栏就窄一点。

所以他的表，是从「家里供得起什么」往外填的：离家近，路费省；学费不能太高；毕业以后要有一份看得见的活儿。他有个表叔，在长沙的工地上做事，每次回来都说，现在盖房子的人缺懂行的。

于是后面几栏，一栏一栏地填成了：湘潭大学，土木工程。

这张表上没有一个字写着「我想变成什么样的人」。可是你要是以为他没有想过这个，那就错了。他想过，想得很多。只是那个形状，在他那里，不在最前面，在最后面：先看家里供得起什么，再看路能怎么走，走到哪里，是哪里。

这是陈禾的填法。

你看，同一张浅黄色的纸，同一个县，同一年，同一个班。两个人，两种填法。

说到这里，要停一下，把话说得准一点。

这两种填法，不是「一个会想、一个不会想」。林川也算过钱，他算得很快：不用他算。陈禾也想过前途，想得很重：他不敢多想。两个人在同一张表前，把同样的三样东西都摆在了桌上：想成什么样子、路怎么走、家里供得起什么。

不同的是，哪一样先上桌，哪一样排在后面。

先上桌的那一样，就是**起手**。

◆ 二、六扇门

起手是个很家常的词。你下棋要起手，打牌要起手，写字、做饭、搬家，都有一个「从哪儿下手」。

本书说的起手，要用得再窄一点。做一件事，要碰到三样东西：

一，**想要的样子**。这件事做成了，会是什么模样。它是显出来的结果，也是你心里的那个影子。SDE 把它叫显露，用字母 S 表示。

二，**一步一步的路**。从现在走到那个样子，中间有哪些步、什么次序。SDE 把它叫差异序列，用字母 D 表示。

三，**脚下的土**。你站着的地方，让路能走、让样子能长的那些条件，彼此缠在一起：钱、人、时间、身体、家里的空气。SDE 把它叫特征纠缠，用字母 E 表示。

本书平时说「样子」「路」「土」，字母只在需要对照的时候才用。

做任何一件事，这三样都在。不同的是，**你先抓住哪一样**，然后接着抓哪一样，最后才抓哪一样。

先抓哪一样，有三种：样子、路、土。第一样定了，剩下两样，还有两种先后。三乘二，一共六种排法。

这六种排法，就是**六路径**：

样子→路→土（S→D→E）：先想清楚要成什么样子，再找路，最后才看土。林川填表，是这一条。

样子→土→路（S→E→D）：先想好样子，接着看自己的土够不够，最后才去走。

路→样子→土（D→S→E）：先照着一套走法走起来，走着走着看样子，最后才顾得上土。

路→土→样子（D→E→S）：先走，一边走一边配土，样子留给最后。

土→样子→路（E→S→D）：先看自己站在哪片土上，接着看这片土上能长出什么样子，最后找路。

土→路→样子（E→D→S）：先看土，再看这片土上哪条路走得通，样子是走出来之后才有的。陈禾填表，大体是这一条。

不用背。只要记得一个画面：一间屋子，有三扇门，门后各通向样子、路、土三间房。六路径，是你先进哪一间、再进哪一间、最后进哪一间。三间房你迟早都要进，可是进去的次序不同，你在每间房里看见的东西就不同。

这件事，王德生博士在他的方法论里叫作六路径，是判断与行动的六个起点。本书不讲它的全部道理，只借它回答一个问题：同样一件事，两个人起手的门不同，是怎么回事？

林川那一扇门，是样子。陈禾那一扇门，是土。

◆ 三、起手是一个位置，也是一台机器的输入

现在要把「起手」再看一层。

起手有两个意思，混在一起，平时不容易分开。

第一个意思，是位置：你站在哪一间房的门口。

第二个意思，是输入：你把什么放进去，让事情开始转。

把这两个意思合起来看，一个人的起手，就是一台机器的进料口。

这里要小心。「机器」这个比方，不是本书的主张，是本书要拆的那个笃信里藏着的东西。

笃信的类比，把 SDE 方法论当成一台机器：输入一样，输出必然一样。

三方程那一层，输入是 D 和 E，输出是 S，这是第二编的事。到了六路径这一层，输入换成了**起手的位置与次序**，输出换成了**走到的样子**。笃信的人心里的那句话是：「同样的起点、同样的走法，必到同样的地方。」

王德生博士说：「笃信的类比主要是发生在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的输入和输出的关系。」

这一句话，值得慢慢读。它说的是，类比为什么会笃信：因为我们把一件发生着的事，看成了一台有输入口、有输出口的机器。别人从这个口放进去，从那个口出来了一个北大；我也从这个口放进去，就该出来一个北大。

要是机器是死的，这个想法没毛病。可是你仔细看那张志愿表：它不是机器，它是十八岁的一股洪流，在一个晚上，一栏一栏地长出来的。

想一想林川的那两个晚上。他不是把一句「我想变成什么样的人」放进了一个口子。是那一句话、那本旧书、那张夹在书里的报纸、父亲书房里的灯、父亲那句「钱的事你不用管」，这些东西缠在一起，缠了很多年，那个晚上，从缠着的地方长出了一张表。

那张表，是这些东西自己长出来的。想把它拆开来，放进另一个人手里，让他也长出一张一样的，是拆不出来的。你只能拿到「表上写着什么」，拿不到「表是怎么长出来的」。

这就是路径里被忘掉的东西。王德生博士在总纲里把它叫作**路径忘了行走**：你只记得别人走到了哪里、从哪里起的手，忘了「路是这一股洪流自己走出来的」。

「行走」这个词，在本书里有一个很具体的意思：不是你抬腿，是那股缠在一起的东西，在那个晚上、那些年里，一步一步，把自己走成了那个样子。没有人能替它走。

所以起手一样，不保证走到一样。因为起手只是一个位置，行走才是整条路。

可是笃信的类比，偏偏就把位置当成了全部。

◆ 四、第一栏是抄的

现在回到陈禾那张表，要说一件前面没说的事。

那张表的第一栏，写的是「北京大学」。

你可能会奇怪：他不是从土起手的吗？一个先算一学期要多少钱的人，怎么会在第一栏写上北大？

这是因为那一年春天，周老师在班上说过一句话。

周老师那时候四十多岁，教语文，是班主任。他拿着一张模拟考的排名表，从讲台上念下来，念到前十名的时候停了一下，说：「陈禾、林川，你们俩，还是前后脚。差那么一点。你们俩都报北大，不要自己吓自己。」

「差那么一点」这句话，后来说了二十多年。可是在一九九八年的春天，它是一句鼓励，说得很热，很真，没有一丝坏意。

陈禾那张表上的第一栏，就是这句话落下来的。他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林川报，我也报。林川报，是因为他想去那里；我报，是因为周老师说我们俩差不多。

这一栏的起手，不是陈禾自己的。这一栏是照着林川的起手抄来的：先有一个样子（北大），别的不管。

可是这一栏下面那六栏，是他自己的。自己的那六栏，是从家里的账本里长出来的。

一张表上，两种起手。第一栏是样子起手，后面几栏是土起手。你要是只看第一栏，会以为他和林川一样；你要是只看后面几栏，会以为他是个很保守的人。可是两样都不对：他是一个人，两只手，一只手在抄，另一只手在算。

这是一个很小的细节，可是它说明了一件事：**笃信的类比，是从第一栏悄悄进来的。**

它先进来一栏。那一栏，让你觉得「我们差不多，我可以走他的路」。接下来的栏，你并不照抄，你还是照着你自己的账本填。到最后，你发现第一栏那一格，成了整张表上唯一一个和你不搭的字。

成绩出来，差了三十一分。第一栏没有兑现，后面那一栏栏的字，一个一个按他自己的账本，落到了湘潭。

二十多年后，陈禾偶尔还会想起那一栏。他想的不是「要是多考三十一分」，而是：那一栏，为什么我也写了？

他后来慢慢想明白了。那一栏，他写的不是一个志愿，写的是一个类比：我和林川差不多，他能去的地方，我也能去。

这就是笃信。笃信不是一个念头，笃信是一栏已经写进表里的字。

◆ 五、这件事自带的起手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替林川的那一扇门说话：要是起手没有高低，那为什么人人都爱说「先想清楚你要什么」？

这话有它的道理。本书先把道理写足。

有些事，天生就是从样子起手的。你要给新房子挑一块窗帘布，不先想好屋里要什么调子，在布店里转三圈也定不下来。你要写一首诗，没有那个「句子的样子」先在耳朵里响一下，坐一晚上也只是写字。这类事，样子在前，路与土在后，顺手。

有些事，天生就是从土起手的。你要栽一棵橘树，先要问这块地的土：沙的还是黏的，水怎么走，冬天有没有霜。土没看明白，你再清楚地想「我要一树金黄」，也是空想。你要照顾一个刚出院的老人，先要看这个家的土：几间屋，谁在家，晚上有没有人醒着。样子在最后，路在中间，土在最前。

还有些事，天生要先上路。学游泳，学骑车，学一门手艺，你想得再清楚也没有用，先下水，先蹬上去，先握住刀。样子和土，是走着走着才看清的。

这种「一件事自带的起手」，王德生博士叫它任务 DNA。名字有点硬，意思很家常：每一件事，生下来就带着一个它自己顺手的进门次序。你顺着它，事情就好开头；你拧着它，不是做不成，是要多走一段冤枉路。

这样一来，起手有了第三层意思：它不光是你站在哪扇门前，也是这件事想让你站在哪扇门前。

现在再看那张志愿表。

填志愿这件事，自带的起手是什么？

说实话，它自己就是拧着的。它是一件把样子、路、土三样东西一次摆在十八岁面前的事：样子是「我想成为谁」，路是「读什么专业」，土是「家里供不供得起」。三样都要在几个晚上填进同一张纸，没有哪一样能等。

所以这件事，对所有人，起手都不是现成的。每一股洪流，只能从自己最顺手的那一扇门进去：林川的顺手，是样子；陈禾的顺手，是土。

这样看，老崔那一声「十八岁就会过日子」，说得不算错，可是漏了一半：林川那一声「想去一个能做新东西的地方」，也是「过日子」，只是他过的日子，从另一扇门进去。

两扇门，都是门，都能进得去。可是一个人进了这一扇，另一个人要是只看见他走了进去，就会以为：这扇门前站着的位置，我也站得上去。

站得上去吗？这就要看，那个位置，是不是他站的那一块地。

到这里，才能一位一位地去听别人怎么说。

◆ 六、成功学：把起手摆成货架

第一位近邻，其实是一大群人，统称成功学。

这一家的老祖宗，可以追到十九世纪中叶斯迈尔斯写的《自助论》（一八五九）。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一九三六）和希尔的《思考致富》（一九三七）先后出版，卖了很多年，影响了很多人。后来的各种「成功的七个习惯」「某某的黄金法则」，大体是它们的子孙。〔核：年份取通行口径〕

这一家人说的话，各有各的细节，但总的意思很一致：想要什么，先要写清楚；写清楚了，就能找到路；路上遇到的障碍，是可以靠态度和习惯去克服的。

本书先承认他们说中了什么。

他们说中了：把想要的样子写清楚，确实有用。很多人的日子是糊的，糊在一片「差不多就行」里，既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也不知道自己不要什么。有人把一个想要的样子，认认真真地写在纸上，贴在床头，从此做事有了一个朝向。这个功用是真的。林川十八岁那个晚上做的事，说到底就是这个。

他们还说中了第二件：很多人没有成事，不是因为条件不够，是因为一直没起手。成功学把「起手」当成一件值得大声说的事，有功劳。

本书多出的那一层，是这样的。

成功学把「样子起手」这一扇门，摆成了货架上的通用货。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做什么事，货架上写的都是同一句：先想清楚你要什么。它的潜台词是：这是正路，别的起手都是迂回。

这就是笃信的类比，穿上了励志的衣服。它说：你看，成功的人都是这样起手的；你也这样起手，就会和他们一样。输入相同，输出必同。

没有成事的人，在这套说法里，只有一种可能：你没有照做，或者你做得不够用力。账，记到了 D 这一栏，记到了你的努力头上。

本书的看法是：起手是这一股洪流自己的顺手，不是货架上的货。

你可以拿成功学来做一个检验。把它那一套，用到一个自带土起手的事上，会怎样？

拿「照顾一个刚出院的老人」来试。成功学的做法，是先写下一个清楚的目标：「三个月内，让老人恢复到能自己吃饭。」写得很好，贴在冰箱上。

可是这件事自带的起手，是土：这个家里，谁在、谁不在、半夜谁能起来、药放在哪里、地板滑不滑。这一块不先看明白，那张贴在冰箱上的目标，是一句空话，还会变成一块压在人心上的石头：每天都对着它，每天都差一点。

反过来，要是先从土看起：先把屋里的地面理一遍，把夜里能起来的人排个次序，把药盒放到手够得着的地方。三个月后，那个样子，自己会慢慢显出来，到时候你再给它起一句话，也不迟。

这不是在说成功学不好。它在「样子自带起手」的事上，灵得很。本书的判断是：它的灵，来自那件事的起手恰好是样子，不来自「样子起手」本身有什么天然的高。

这里有一个可以验的局面，本书把它写下来，让别人来推翻。

找一百件事，按它们自带的起手分成三堆：样子起手的、路起手的、土起手的。让同样一群人，用同一套「先定目标」的办法，去做这三堆事。成功学的预言是：三堆里，这套办法都灵，灵的程度差不多，没有成的，是因为不够努力。本书的预言是：它在第一堆里最灵，在第二堆里半灵，在第三堆里常常空转。

要是三堆里它都一样灵，本书这一句就算错了。

◆ 七、格拉德威尔：一万小时与那个被请上桌又被请下去的土

第二位近邻，是格拉德威尔，加拿大的作家，《异类》（二〇〇八）的作者。

这本书在中国卖得很好，很多人没有读过全书，却都记得里面一个数字：一万小时。意思是，一个人要在一件事上成为顶尖，大概需要练一万个小时。书里举了披头士在汉堡的演出、比尔·盖茨少年时能泡在机房里的那些年，作为例子。〔核：例子取通行说法〕

这一家的根，是心理学家埃里克森等人一九九三年发表的一项关于小提琴学生练习时间的研究（大意是：水平最高的那一组，到二十岁时累计练习的时间最长）。格拉德威尔把它讲成了一个大家记得住的数字。〔核：细节以原文为准〕

本书先说他说中了什么。

他说中了：成才背后，有大量的时间。人们喜欢讲天才一闪，格拉德威尔说，不对，闪之前，有很多个小时的暗处。这一点，做过任何一门手艺的人都懂。

他还说中了第二件，而且这一件，比一万小时更要紧：他把「机会」请上了桌。《异类》里讲加拿大冰球运动员的出生月份，讲盖茨正好赶上学校里有一台能分时使用的计算机，讲的都是同一件事：一个人长成什么样，要看他碰上了什么样的土。这是在替土说话。

不过，本书要在这里指出多出的一层。

他把土请上了桌，可是只让它当「机会」：好像是一块背景板，天上掉下来的，有的人赶上，有的人赶不上。然后，他用一万小时，把「练的那一头」写成了一个可以数的输入。同样的输入，期待同样的输出。读他的人，很容易把这本书读成一个更精致的笃信：要想成为盖茨，就去找一万小时。

这一层，连埃里克森本人后来也出来纠正过。他和别人合写的《刻意练习》（二〇一六）里说过，大意是：一万小时只是那一组人的平均数，不是一道门槛，也不是一道保证；而且要紧的不只是小时，是练的方式。〔核〕

本书从这个纠正里再往前走一步。

小时是怎么排的？谁先起手？先想那首曲子的样子，再去练指法的，和先练指法再慢慢听见曲子的，是同一种一万小时吗？

在本书看来，不是。这不是练得多还是练得少的差别，是两股洪流各自走自己的路：一股是样子起手，每一个小时都被「要拉成那个样子」牵着；另一股是路起

手，每一个小时都在把手指养成能走路的形状。到了一万个小时的时候，两边都满了。可是他们站在的地方不同。

这不是玄想，你在琴童里看得见。有的孩子，是听了一首曲子，忽然想拉成那样，拉了十年；有的孩子，是被妈妈按在琴凳上，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地磨，磨出了很稳的手。到了十八岁，两个人的曲目单可能一样长。可是一个人的耳朵是醒的，一个人的手是醒的。

本书给格拉德威尔留一个判别局面。

找两组孩子，各练同一件乐器一万小时。一组的起手，是先听、先想那个声音的样子；另一组的起手，是先练指法和技术。到了一万小时，让一位不知道分组的老师来听。一万小时论的预言是：两组差不多，都到了「顶尖」那一格。本书的预言是：两组到的地方，不只是高低不同，是**哪一种好**不同。一边的好，在于乐句；一边的好，在于稳。

要是老师听不出两组的区别，本书就输了。

◆ 八、洛克伍德与昆达：够得着的榜样

第三位近邻，是两位心理学家，洛克伍德和昆达。一九九七年，他们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讲榜样的文章，题目大意是：超级明星与我。〔核：篇名、刊名〕

他们做的事，大意是这样的。找一些大学生，让他们读一个很成功的学生榜样的故事，然后看这些学生的自我评价、动力有没有变化。结果发现：同一个榜样，对一年级的学生，是鼓舞；对快毕业的学生，却可能是压力。原因是，一年级学生觉得那个成就还够得着，高年级的学生觉得，那条路已经没有时间走了。〔核：细节以原文为准，此处只取大意〕

这一项研究，常被概括成一句话：榜样要够得着，才鼓舞人；够不着，就压人。

本书先说它说中了什么。

它说中了：榜样不是对谁都有同样的作用。同一个林川，摆在十八岁的陈禾面前，是鼓舞；摆在四十六岁的陈禾面前，是一根刺。这个事实，生活里人人遇过。它还说中了：榜样的作用，要看「我觉得这条路还有没有」，这是一个很细的洞察。

本书多出的一层，在「够得着」三个字上。

洛克伍德和昆达的「够得着」，是对**结果**说的：那个成就，离我远不远。远，就够不着；近，就够得着。这样讲，一个榜样是不是鼓舞，只看距离的长短。

本书要问：距离是一条线吗？

陈禾和林川，在一九九八年春天的模拟考里，只差几分。从结果看，是够得着的，近到一伸手。可是从起手看，他们根本不在同一扇门前：一个要去样子，一个要去土。「差几分」是结果上的近，起手上却隔着一整面墙。

这就是本书要加的那一层：**榜样够不够得着，不只看结果离得远不远，还要看他的起手，我借不借得到。**

结果近、起手借不到的榜样，是最危险的一种。它让你觉得「我只差一点」，于是你拼命照着他的起手走；可是那个起手是他那片土里长出来的，你没有那片土。你走得越用力，越觉得自己不够好。

反过来，结果远、起手借得到的榜样，倒是好的。一个远在天边的人，说了一句他起手时问自己的话，你听了，觉得那句话你也可以问。你没有变成他，你借了一句问话，在自己的土里，慢慢走。

给他们留一个判别局面。

找两个学生，各自读同一位榜样的故事，这位榜样的成就，对两个人来说距离相同。差别只有一处：故事里这位榜样的起手，是从土里来的（他家里没条件，他先算清了能做什么，再一步步走），其中一个学生的处境，也是从土起手的；另一个学生的处境，是从样子起手的。洛克伍德和昆达的框架，预言两个人受到的鼓舞一样多，因为结果的距离一样。本书预言：前一位更受鼓舞，后一位更觉得「这条路我走不了」。

要是两位学生没有区别，本书这一句，待验之后就作废。〔待验〕

◆ 九、起手的故事，是事后讲的

在听颜之推之前，还有一件事要先交代。它关系到我们是怎么「知道」别人是从哪里起手的。

回头看同学会上林川那句话：「我那时候就想，要去一个能做新东西的地方。」

这句话，是二〇二三年说的，距离一九九八年那个晚上，隔了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里，林川去了北京，做了技术总监，被裁过，带着一个小团队重新开始。这些事，一件一件，都往回落了笔。到他说这句话的时候，那个十八岁的晚上，已经被后来的日子改写过很多遍了。

他不是说谎。他说的，是他今天读那个晚上的读法。十八岁那一夜，他其实比这句话要乱得多：有对离家的怕，有对父亲的一点依赖，有对一个说不清的远方的向往，还有对那几十分的得失的算计。这些东西，后来都被压成了一句干净的话：想去一个能做新东西的地方。

这就是回写的一种：结果出来之后，回头把起手改写得清爽。

读这样的话，要有一点小心。我们听到的「他是这样起手的」，几乎全是事后讲的。成功的人讲起手，讲得一清二楚，因为清楚的那一版，才站得住；不清楚的那些，早就在后来的日子里被擦淡了。没有成的人讲起手，讲得多半含糊，因为那一版，本来也没有谁来整理。

所以，笃信的类比里，有一个暗处的助手：**起手的故事，是赢了的人讲的，讲得比当时清楚。** 你照着一个讲得太清楚的起手去起手，等于拿着一份事后写的施工图，去盖一栋当时没有图纸的房子。

这一层，不是说林川的话不可信。它只是提醒：别人的起手，你看到的是回写之后的样子。你想借的，也许根本不是他当时的起手，是他现在讲的那个起手。

陈禾自己，也在回写。他说「我先算了算，一个学期要多少钱」，也是二〇二三年讲的。十八岁那一夜，他的心里有没有一个样子？有。是什么？他自己后来也想不起来了。这个样子，被那本账，压在了最底下。

两股洪流，各自把自己的起手，在二十五年里改成了今天讲的样子。同学会饭桌上，两句话摆在一起，才会像一个「站得高」、一个「站得低」。

可那是两句回写之后的话，不是两个十八岁。

◆ 十、颜之推：近朱者赤，与慕贤

第四位近邻，是一千四百年前的颜之推。

他写《颜氏家训》，是给自家子弟留话的。里面有一篇叫《慕贤》。「慕贤」就是仰慕贤人，学贤人。这一篇里有两层意思，本书都要听。〔核：篇名，大意转述〕

第一层是：人年少的时候，性情还没有定，跟谁待在一起，就会慢慢染成谁的样子。说话的口气，笑的样子，一举一动，没有人专门去学，日子久了，自然像他。所以要慎重选和谁交往。这是后来「近朱者赤」「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那一路说法的老根。〔核：具体措辞以原文为准〕

第二层是：世人有个毛病，叫「贵耳贱目」，大意是看重耳朵里听来的，轻看眼睛里看见的；看重远处的，轻看身边的。远处的贤人名气大，就仰慕；身边的贤人天天见，就看不出来。〔核〕

本书先承认他说中了。

说中了两件。一件是：人在没定型的时候，确实是被身边的人一点一点染出来的。这件事，你拿自己的孩子看，一看就懂。一个孩子，在一个爱说「再想想」的家里长大，嘴里也会冒出「再想想」。没有谁教，他是浸出来的。另一件是：人容易往远处看、忽略近处，这个毛病，今天更重，朋友圈里全是远处的人。

本书多出的那一层，在「自然似之」这个「似」字上。

颜之推说，跟谁在一起，就会像谁。可是像的是什么？

陈禾和林川，同班三年。三年里，陈禾确实染上了林川的东西：做题的时候，碰到一道没见过的题，林川会先说一句「这题应该先问它要什么」，陈禾后来也有了这个口气。到今天，他在工地上碰到一处没见过的节点，嘴里还会冒出这句话。这是浸出来的，是真的。

可是志愿表，没有染。

口气染上了，起手没有染上。

为什么？因为口气是挂在「土」上的：同在一个教室，同听一个老师，同用一块黑板，一个人说话的调子，另一个人天天听，土是共用的。起手不一样：起手是各自的路、各自的洪流走出来的，它不挂在共用的那一块土上。

所以「近朱者赤」，本书的读法是：**近的是土，赤的是土上的东西。** 你跟谁挨着，你们共用的那片土，会把你们染得相近。可是你从哪扇门起手，要看你自己的洪流，这个是染不上的。

这样，就能解释一个常见的怪事：同一间宿舍的四个人，说话口气、衣服牌子、爱吃的馆子，越住越像；可是毕业时，一个去了大厂，一个回了老家，一个考公，一个创业，每人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像」是土的事，「走」是路的事。

颜之推说得对，慕贤要慕近的，不要只往远处看。本书只是补一句：慕近的，学到的是口气和习惯，那是共用的土里的东西；要想学到一个人起手时的位置，学不到。

判别局面是这样的。

找一批宿舍，四个人住在一起三年。到毕业时，先测他们说话、用词、日常习惯的相似度，再测他们对「下一步做什么」的起手方式的相似度。「近朱者赤」的说法，预言两样都会越来越像。本书的预言是：前一样明显变像，后一样基本不跟着变像，甚至在同一间宿舍里，起手更分得开，因为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洪流里，找一扇和旁边的人不同的门。

要是起手也跟着趋同，本书就错了。

◆ 十一、这笔账，记在了哪里

现在，把四家放在一起看一眼。

成功学说：把样子写清楚，就能起手。格拉德威尔说：一万小时，加上你碰上的机会。洛克伍德和昆达说：榜样要够得着。颜之推说：跟谁在一起，就像谁。

四家说的，都是真的。四家说的，合在一起，可以回答一个问题：我怎样才能走到别人到过的地方？

答案各有各的版本：写清楚、练够时间、选对榜样、挨着好人。

可是这四个版本，有一个共同的底：**那个地方，别人是怎么起手到的，我也可以那样起手**。

本书的一句话，就是要在这个底上，写一笔批注：

起手不是一个可以站上去的位置。起手是一股洪流的顺手。

现在可以回过头，看看这笔账，在陈禾那里是怎么记的了。

高考成绩出来的那个晚上，陈禾坐在老家院里的橘树下，没有哭。

他的账是这样记的：第一栏，北大，没有兑现。后面几栏，一栏一栏，按他自己的账本，是兑现了的：湘潭，土木，离家近，学费供得起。

后来的二十多年里，那一笔没有兑现的第一栏，他一直没有核销，也没有冲正。它悬在那里。

悬着的意思，是他有时候想起，会想：我要是也从「想变成什么样」起手，是不是就会写出另一张表？他把这一笔记在「当时起手错了」这一栏。

这是悔的一种形状，第二十二章会细说。这里只看它的根：那一笔账，记得很清楚，可是它记的前提，是「起手可以换」。

其实不能换。

不是不能换到别的门去：十八岁的陈禾，要是有人在前一年带他把样子想清楚，他是有可能从那扇门进去的。我们说不能换的，是另一件事：**把林川的位置，原样搬给他**。林川的样子起手，挂着书房、挂着父亲那句「钱的事你不用管」、挂着一个从小就被允许「说不清、先想想」的家。这些，陈禾没有。

陈禾有的，是另一些东西：一本很清楚的账，一双早早会算的眼睛，一个从小被教会「先看脚下」的身体。从这些东西里，长出来的起手，是土。

这两样，各有各的来路，各有各的去处。

笃信的类比在这里做的事，是把两条来路的东西，写成了同一个「位置」。一个站得高，一个站得低。

你看，这样一写，陈禾的二十多年，就成了一场「没站上去」的账。可它本来不是。它是一股洪流，从自己的门，走自己的路，走到了今天。

这个今天，有它的样子：一个做了二十多年工地监理的人，能一眼看出一堵墙里的钢筋对不对；一个在女儿面前，永远先问「钱的事，我们怎么安排」的父亲。这些东西，是土起手长出来的，另一扇门里，长不出来。

这些话，不是为了安慰。本书不安慰。本书只想把一个事实摆出来：**两扇门，各自通向各自的屋子，屋子里的东西不一样。** 要是只拿一扇门的屋子做尺，量另一扇门的屋子，永远量出「缺」。

再说一个反面的例子，免得本书被读成是在替土起手说话。

老崔，就是同学会上起哄的那一位，当年坐最后一排。他的起手，其实和林川很像：也是从样子起手。他十九岁那年，在县城的一家建材店里给人搬水泥，看见老板开着一辆新车进来，就在心里认定：我也要有一家这样的店。样子很清楚，清楚得连店门口的招牌用什么颜色，他都想好了。

他是这样起手的，也是这样走的：先有样子，再找路，土是后来才看的。

结果呢？他的头五年，很难看。他把「店要有多大」想得清清楚楚，却没有先看一眼脚下：本钱从哪来，上下游是谁，县里的人认不认一个外来的新店。头一家店，开了十一个月就关了。

他自己后来说，那一年，他把所有想得清楚的东西都想对了，只是想的顺序错了。

后来他换了个法子：不再先想店的样子，先蹲在老板的仓库里看货怎么进、怎么出，看土。他从那里重新起手，走了十几年，才有了今天的这家店。

你看，同样是样子起手，林川走得顺，老崔摔了一跤。同样是土起手，陈禾走到了工地上，老崔后来也是靠这一手站住的。

所以本书说的，不是「哪一扇门好」。本书只说一件事：**起手一样，不保证走得一样；起手不一样，也不要拿一个人的起手去量另一个人。**

起手要看的，是这一股洪流，在这一件事上，手边实际上顺手的是哪一扇。

老崔的故事，还有一个小尾巴。同学会那天晚上，散席的时候，他走到陈禾旁边，压低了嗓子说：「老陈，我那句话，说得不对。」

陈禾问，哪句？

「十八岁就会过日子。」他说，「我十八岁那年，连日子是什么都不知道。你比我早懂。」

陈禾拍了拍他的肩。他没有说谢谢，也没有说不用。那一下，是两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之间，一笔很小的、悄悄落下的账。

这笔账，没有写进志愿表，也没有写进成绩单。可它是真的：一个人把另一个人的起手，从「退路」改记成了「另一扇门」。笃信松了一道缝。

◆ 放回日子里

小苒读高三，学校要在十月底填一张「意向表」，是明年志愿的预估，先写个大概。

苏敏周末拿着那张表，坐在餐桌边，翻来覆去地看。看了一会儿，她问陈禾：「你说，这个第一栏，让她写什么？」

陈禾没有马上答。

他脑子里闪过的是老崔那声「十八岁就会过日子」，闪过的是一九九八年浅黄色的纸。他在那里站了一会儿。

然后他说：「先别让她写。我们先问她三句话。」

苏敏说，哪三句？

他说：第一句，你想做的事，要是做成了，是什么样子？第二句，你觉得，做这件事，你最顺手的是从哪里开始：先想清楚要什么，还是先动手试，还是先看看手边有什么？第三句，你今晚能做的、最小的一步是什么？

苏敏看着他，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她说：「这三句话，你当年要有人问过你，你会怎么答？」

他笑了一下。没有答。

这三句话，就是本章留给你的小办法。

下一次，当你想照着别人的路走，当你听见「他当年是这样起手的」，在你动手抄之前，先问这三句：

第一句，**他起手的地方，是哪一扇门？** 样子、路，还是土？

第二句，**我这件事、我这个时候，顺手的是哪一扇门？** 不要答「应该是」，答「手边实际上是」。

第三句，**我能从他那里借的，是哪一句问话？** 不借位置，借问话。比如林川当年问的那一句「我想变成什么样的人」，陈禾可以借，在自己的土里问：我想变成什么样的人？家里供得起的路，能不能通向这个样子？这样一问，他不是从林川的门进去，他是在自己的门里，多开了一扇窗。

问话可以借。位置借不了。

写下来，不用长。三行就够。贴在你要做的那件事旁边。

再给一个不在家里的例子。

你的同事群里，有人转发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他三十五岁转行，三年做到副总，只因为做对了这一件事》。你点开，从头读到尾。文章里那个人，起手的故事讲得很漂亮：先想清楚自己要什么，再列清单，再逐项突破。

读到一半，你心里已经在动：我也三十五岁了，我也可以。

这时候，拿出那三句话来问。

第一句：他起手的门，是样子。第二句：我这件事、这个时候，手边实际上顺手的呢？你想了想，发现你家里有一个刚上小学的孩子，有一笔每月固定的房贷，有一个愿意陪你熬夜但熬不了太久的伴侣。手边实际上顺手的，是土：先看这些东西，能腾出多少时间，多少钱，多少余地。第三句：我能借的是哪一句问话？文章里有一句你可以借：「我要什么？」这句问话，你可以带回去，在你自己的土里问，可是你不必照着他的清单，一项一项去抄。

三句问完，你不一定会放弃转行。你只是把「他三十五岁做到了」这句话，从一个「我也该这样」的指令，放回了一个「他那片土里长出来的故事」的位置。

放回去以后，你读那篇文章，会读出另一层东西：他的清单上，有几项，其实是他的土替他做好了的。你再看自己，也会看出来，你手边其实有几样别人没有的东西，只是以前，你一直用别人的尺子在量它们。

带 走 的 话

别人的起手，是他那片土里长出来的位置；能借的是他起手时问的那句话，不是他站的那个点。

小　账

这一章里，回写是落下了，还是悬着？悬着一半。「起手不能原样搬」这一笔，本章落下了；至于搬不来之后怎么办，第 9、10 章接着记。陈禾那栏没有兑现的第一栏，还挂在账上，第 22 章再去核销。

本书要防的病：笃信「同样的起点、同样的走法，必到同样的地方」——本章在哪里防住了它？——在成功学、格拉德威尔、洛克伍德与昆达、颜之推四处，每一处都追问了同一句：他的起手，是从他的哪一片土里长出来的？我借得到那一片吗？

想 一 想

1. 你上一次「照着别人的路走」，是照着谁的？他当年是从样子、路、土哪一扇门起手的？你自己那时手边实际上顺手的，是哪一扇？
2. 你有没有哪一件事，一直想「从头来过」，就从别人说的那个起点来？那个起点，挂着他的哪些东西？你那里有吗？
3. 请想一个你很佩服的人，把他说过的一句话写下来：这是一个位置，还是一句问话？

◆

09

第 9 章

六种照搬

国庆长假的最后一个下午，陈禾趴在书房的沙发上补觉，手机放在茶几上，一个下午响了六下。

第一下，是工地上的小邹，发来一张截图：一级建造师冲刺班的报名页，后面跟着一句「陈总，我想再试一次」。

第二下，是他表弟陈小宇，从北京发来一张夜景照片，配的字是「好像不那么难受了」。

第三下，是苏敏，从厨房发到客厅，隔着一扇门，发了一条微信：「小苒同桌的妈妈说，她女儿在抄许知遥的错题本。」

第四下，是苏敏的表妹，在家族群里发了一张手绘课表，周一到周日，没有一格是空的，下面一行字：「海淀妈妈的课表，我们照着排了。」

第五下，是老方。老方是陈禾的老同事，前年跳去了一家大集团，发来一条语音，只有四个字：「我又想动了。」

第六下，是小区业主群里，有人问：「各位家长，某某中学今年的划片，有没有人知道？我们想搬过去。」

陈禾躺在沙发上，一条一条看完，把手机扣在胸口。

六条消息，六件小事，没有一件是大事。可是他觉得，六条合在一起，像是同一个人，在同一个下午，用六种口音，说了同一句话。

那句话是：**他做成了，我照着做一遍。**

这一章，就拿这六条消息，一条一条拆。每一条拆出一种照搬，每一种照搬落空的地方，各不相同。拆完以后，你会发现，六种落空，其实是同一种忘记，在六个地方露了头。

◆ 一、什么叫照搬

先把这个词说准。

学别人，不叫照搬。看见谁做成了一件事，从他那里学一点东西，这是日子里最平常的事，也是最该有的事。本书说的照搬，指的是另一样：**把他那一条路的输入，原样搬来，期待我这边出同样的输出**。

上一章说过，起手有三扇门，样子、路、土，先后排出六种次序，叫六路径。照搬也是六种，一一对着这六种次序：

先照搬他到达的样子，再照搬他的路，最后才看自己的土：样子→路→土。

先照搬样子，再照搬他的地方，最后才去走：样子→土→路。

先照搬他的做法，指望样子自己长出来，最后才看土：路→样子→土。

先照搬他的做法，再配上他的条件，样子留给最后：路→土→样子。

先照搬他的地方，再照搬他的头衔，最后才找路：土→样子→路。

先照搬他的地方，再照搬他的做法，样子是最后才盼的：土→路→样子。

王德生博士说：「有三方程的类比，也有六路径的类比，三原理的类比。即 SDE 方法论的类比。」本书第二编讲的是三方程那一层的类比，这一编讲的是六路径那一层的类比。

六路径那一层的类比，笃信的话是：「同样的起点、同样的走法，必到同样的地方。」照搬，就是这句话落到手上，变成的动作。

有一个办法，能把这六种照搬分得清楚：问一句，**他那边的东西，我搬走的是哪一样？**搬走的是结果，是做法，还是地方？搬走了一样，另外两样，又是在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没有的？

后一个问题，最要紧。因为每种照搬落空的那一刻，都发生在你**最后才看**的那一样上。

◆ 二、考同一个证：先要那个样子（样子→路→土）

先看第一条消息。

小邹二十九岁，是陈禾公司里的监理员，湖南邵阳人，在工地上跑了六年。他有一个同乡，叫老罗，几年前考下了一级建造师，转去一家施工单位做项目经理，收入翻了一倍多。老乡聚会上，老罗说起这个，满桌子都在听。

小邹听完，心里有了一个样子：**有证的人**。

这个样子很清楚：名片上多一行字，工资条上多一个数，说话的底气不一样。他从那一天起，就把「我要成为有证的人」立成了一件事。

接下来是路。他报了班，买了教材，每晚八点以后开始刷题，周末去图书馆。考试通过率不高，他第一年没过，第二年差了十几分，第三年才把几门拿下来。三年里，他的晚上，几乎没有一个是完整的。

证到手了。

到手以后，才轮到他看土：他才发现，老罗那一次的升，不全是证的功劳。老罗那家施工单位，那一年刚中了几个大项目，缺项目经理，缺到什么程度呢？缺到有证就先用。这是老罗的土。而小邹所在的监理公司，评定岗位的办法里，并不看这一个证。他的土，是另一个样子的。

证是真的。老罗的收入，没有跟着证一起过来。

你看，这种照搬，搬的是**结果**：一个看得见的样子。样子搬来了，路也跟着照着走了，唯独土是最后才看的，而最后一看，才发现落空的是土。

小邹没有白考。那个证，后来在他换岗位的时候，真的起了一点作用。可是那份作用，和他三年里付出的夜晚，是不成比例的。

本书给这笔账，起一个名字：**预付款**。

他把三年的晚上，预付了出去，买一张票。票也到手了，可是票对应的那一场戏，演的地方不是他这里。预付的钱，挂在账上，成了「待收货物」。货物到不到，不由他定。

这种账，有一条麻烦：它不会自己核销。挂着的预付款，过一阵，就会变成一个说不清的东西：既不算损失，也不算收益，只在心里压一块。

这一笔账，要等第 36 章讲验信的时候，才有办法清。

证到手的那个晚上，小邹把证书拍了照，发给陈禾。陈禾回了一个「恭喜」，过了一会儿，又补了一句：「想吃什么，我请你。」

小邹回得很慢。他说：「陈总，我拿到的时候，没有想象的那么高兴。」

陈禾没有劝他。他知道，那一刻的空，不是因为证不好，是因为三年里每一个晚上，他心里都有一个「有证的人」在前面领着，现在那个人走到了跟前，一看，是他自己。样子没有往外长，样子只是被他走到了。

这种空，在六种照搬里，是最早露头的一种。因为样子是最容易被看见、也最容易被走到的东西。路上越用力，到了以后越空。小账：这一笔，记在「预付」，货没到，回写悬着。

◆ 三、搬去北京：先要那个地方（样子→土→路）

第二条消息，是表弟陈小宇。

小宇二十七岁，在长沙做平面设计，五年前搬去了北京。他搬走的那一年，陈禾和苏敏去送，看着他背着一个很大的双肩包上车。

他为什么去北京？他自己说：「在北京，感觉人才是活着的。」

这句话里，藏着一个样子。他在林川的朋友圈里看见过：深夜的写字楼，清晨的地铁，周末的展览。那些照片，凑在一起，是一个样子：**住在北京的人**。

他把这个样子，当成了第一件事。接着要办的，是土：搬过去，租房，换手机号。这一步他办得很快，三个月，搬完了。

然后才轮到路。

路在哪里？他到了才发现，「住在北京」这个样子，没有一条路通向它，只有一个地址。他要找一份设计的工作，面试了几十家，最后进了一家小公司，每天做的，和他在长沙做的差不多，只是房租是原来的三倍。

那一年夏天，他给林川发过一条微信，问：「川哥，你当年是怎么在北京站住的？」

林川回了很长一段，核心是一句：「先想清楚你要做成什么，别急着找活。」

这句话，对林川是对的：他是样子起手的人。可是小宇已经在北京了，他的账本已经被房租压住，他不是样子起手，他是被土推着的。林川这句话，落在他手里，变成了一份压力：我想不清楚，我是不是不配待在这里？

这一年，小宇的朋友圈照片，越拍越暗。

后来他留了三年，回了长沙。回来的时候，他对陈禾说：「哥，我在北京，把自己搬了一遍，可是我忘了问，我搬过去是为了干什么。」

这一种照搬，搬的是**地方**：先要那个地方，再回头去找路。样子借来了，土换了，唯独路是空的。

这一笔账，本书记成：**把费用记成了资产**。 搬家的钱，三年的房租，是花出去的；他把它记成一项「我已经拥有的」，因为他住在北京，这件事本身，被当成了一份财产。三年后，他不得不把它从资产栏里划掉，转成费用：花掉了，就是花掉了。

这不是说搬去北京不对。有人搬去，路长出来了。本书说的，只是一件事：**地方可以搬，路不能随着地方一起搬**。

小宇回长沙的头一个月，没有急着找活。他每天早上起来，去江边走一个小时。走着走着，他想起一件事：他在北京的第二年，有一阵子，每周六都去一家小书店，帮一位老板整理设计类的旧杂志。没有工钱，换的是可以随便翻。

那一年，他翻了很多本。他在里面，第一次看见一种叫「信息图」的东西，觉得好玩。

回长沙以后，他开始接一些小单子，专做给本地小企业画信息图。单子不大，可是每一单，他都画得很高兴。

这一条路，是从北京那三年里长出来的，只是它不在北京的地址上，它在一个周六的书店里。三年的费用，没有全部白花。那个书店里的下午，是资产。只不过它原来不在他想的那个科目里。小账：这一笔，记在「资产」栏，实际上该记「费用」。回写在三年后落下，一次冲正，很疼，也很干净。

◆ 四、抄学霸的错题本：先要那个做法（路→样子→土）

第三条消息，是苏敏转来的。

小苒的同桌，叫宋佳宁，在班里成绩居中。许知遥是班上那位大家都知道的「别人家的孩子」，她的错题本，是班里传说中的一件东西：三色笔，分类标签，每一道错题后面，都有一行「错因」，字迹很小，很整齐。

宋佳宁花了一个暑假，照着做了一本。她用的是和许知遥同一个牌子的本子，同样的三色笔，同样的标签纸。每一道错题，她都写了「错因」。那本子做得漂亮，一翻开，像一件工艺品。

学期过半，她的成绩，没有动。

她妈妈问她，怎么回事？她说：「我是照着许知遥做的。」

这个答案，把整件事的结构，说得很清楚。

她搬的，是**做法**：错题本的格式。她心里的想法是：照着做，样子会自己长出来。做法是 D，样子是 S，她把 D 摆在前面，把 S 放在中间，等着。最后才轮到土：她每天晚上，有多少力气，做完作业还剩多少，错题的类型，她自己最常滑在哪一步，这些，她没有看。

许知遥的错题本里，有一样东西，是看不见的：每一条「错因」，都不是随手写的。许知遥写它的时候，她心里已经有一个对自己的看见：**我这一类题，总是在第二步滑。** 这个看见，是她一年一年做题、一年一年被同一种错绊倒，慢慢长出来的。错题本，是那个看见的外壳。

宋佳宁抄走了外壳，没有那个看见。她的「错因」，写的是「粗心」「没看清」「计算失误」，三个词，反复轮换。每条错因，都可以安到任何一道题上。

这样的错题本，越做越漂亮，也越没用。它是一间库房：越堆越满，从不回头去改生产线。

回写这个词，在本书里，有一个很具体的意思：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土、改路。错题本要是真的有用，应该在做完一本之后，回头改宋佳宁做题的方式。她的错题本没有改她，它只是存在着。

账是这样记的：**存货积压**。一件货，进了库，不出库。账面上有，用不上。

第 5 章里，同学会上传了三届的那一本笔记，也是这样一笔存货。

有一天晚上，小苒做完物理，看见宋佳宁在微信上发来一张照片：本子上，写着一条错题，下面的「错因」，只有一行字：

「我每次一看到斜面就先想摩擦力，其实这道题根本没有摩擦。」

这一行字，后面跟了三个感叹号。小苒读了两遍，觉得这一行，比之前整本三色笔写的东西都像样。

这是宋佳宁的第一条真错因。它是她自己的：她总是在斜面上先想摩擦。这个「总是」，是她自己的路里长出来的，别人的错题本里，没有这一条。

从那一天起，她的错题本，开始转了。格式还是许知遥的格式，可是格式里装的东西，换成了她自己的。

第二学期期末，她的成绩，往前挪了十几名。小账：这一笔，记在「存货」，回写没有发生。要等她自己的第一条真「错因」写出来，那一本才开始转。

◆ 五、海淀妈妈的课表：先要那套安排（路→土→样子）

第四条消息，是苏敏的表妹发在家族群里的那张手绘课表。

表妹叫苏琳，儿子上初二，在长沙一所普通的初中。她在网上读到一位北京海淀的母亲写的文章，文章里附了一张她孩子的周课表：周一奥数，周二英语，周三编程，周四作文，周五游泳，周六周日各四个班，从早排到晚。文章的标题，大意是：我是怎样把孩子送进名校的。

苏琳读完，一夜没睡，第二天把那张课表，照着抄了一份，抄到自己家的墙上。

她搬的是**一整套做法**，还不止：她还要搬做法的条件。海淀那几家机构，长沙没有，她就在网上找同类的，找不到完全一样的，找了几个差不多的，一个一个报上去。老师要请「同一类」的，时间要排「同一档」的，连周六早上的起床时间，她都照着那张课表。

这是路→土：先搬路，再搬土。样子留在最后，是一个她没有说出口、却一直悬着的期待：孩子会成为那个被写进文章里的孩子。

一个学期以后，孩子的样子，显出来了：成绩没有往上走，倒是眼睛下面有了一圈青色。家里最安静的时刻，是周日晚上十点，孩子坐在桌前，不动笔，也不说话。

苏琳后来跟苏敏说：「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本书想说的，是一个很具体的发现：那张课表，是一件**成品**。它是一个北京孩子，在一个北京家庭里，一年一年，一格一格，慢慢长出来的结果。哪一天加了奥数，是因为他那年在数上有了兴趣；哪一天减了游泳，是因为他有一次呛了水；周六为什么是四个班，是因为他那一阵，正好有精力。每一格，都是那个孩子和那个家，在当时那一刻，彼此回应的结果。

你抄一张课表，抄到的，是这些回应**最后停下来的样子**，不是回应的过程。

笃信的类比，在这里最厉害：它说，课表一样，孩子就会一样。可是课表背后那个「会改」的东西，那个一年里被改过十几遍的东西，一格也没有被抄过来。

这一笔账，本书记成：**透支**。　　孩子的睡眠，孩子的兴趣，孩子对一件事的耐心，是一笔存款。这张课表是一张支票，一周一周地提。提到第十六周，存款见了底。

支票开出去，容易。要补回存款，要用多少个自由的周末，一时算不清。

要说清楚一句：这里不是在责怪苏琳。她半夜里睡不着，那一份焦虑是真的，那一份想让孩子好一点的心思也是真的。这样的焦虑，是一整套装置制造出来的，第 32 章细说。本书只是想让你看见：她抄走的，是另一个孩子的账本。

那个周日的晚上，苏琳是看着儿子的背影，改的主意。

儿子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奥数的练习，笔放在一边，肩膀塌着。他没有哭，也没有说话。苏琳站在门口，站了很久。

她后来跟苏敏说：「我看他的背，忽然想起来，我已经有半年没见他笑出声了。」

她把那张课表，从墙上揭下来一半：周三的编程留着，那是孩子自己说想要的；周日，整天空出来。

空出来的那一天，儿子睡到了十一点。起床以后，他没有写作业，坐在客厅里，把一个旧的乐高盒子，翻了出来。

那天下午，苏琳坐在沙发的另一头，没有说话。她看着儿子一点一点把一辆车拼起来，忽然明白一件事：这一格，是孩子自己的。别的格子，是北京那个孩子的。小账：这一笔，记在「透支」，回写悬着，而且还在继续提。苏琳后来把课表撕掉一半，那一天，回写落了第一笔。

◆ 六、跳槽，进同一家公司：先要那个地方（土→样子→路）

第五条消息，是老方的语音。

老方四十一岁，在陈禾公司做了十年专业负责人，前年跳去一家全国有名的监理集团。他的跳法，是有来由的：他以前的一位同事，叫老汪，五年前去了那家集团，两年后做到副总监，一路顺风，逢年过节在同事群里晒奖状。

老方听着，心里有一个地方：**那家集团**。

他想进去的，是一个地方：里面有大项目，有体系，有名头。他先把土换了：托了人，面试了三轮，入职。

接着是样子：他一到，就盯着一个头衔，副总监，因为老汪就是这样升上来的。他对自己说，一年之内，要做到。

然后才轮到路。路怎么走？他到了才发现，老汪的升，是靠一件他不知道的事：老汪当年是带着两个现成的项目关系进去的，是一个人在原来的单位，几年里一点一点养出来的。集团要的，是他那两条关系。

老方没有这个。他进去以后，被放在一个很大的体系里，做的事比以前琐碎，见的人比以前多，却没有一件事，和「副总监」那一格，靠得上。

他在那里待了两年，今天在手机里对陈禾说：「我又想动了。」

这一种照搬，搬的是**地方**，随后才要**样子**，路是最后才去找的。比起「搬去北京」，它多了一层：他搬的地方，是一家有名的公司，名头本身就是一件很重的东西，让人觉得自己「已经到了」。

这一笔账，本书借用会计里一个词：**商誉**。商誉说的是，你花很多钱买下一家公司，买价高过它账面上的东西，差的那一块，就是商誉：你为一块招牌付的溢价。招牌值不值，要看后来的生意。要是后来的生意没有跟上，商誉就要「减值」，一笔一笔，从账上划掉。

老方这两年，付了一笔溢价：他放弃了原来的位置，换取一个更大的招牌。招牌是真的，可是招牌后面的生意，要靠路。路没有跟上，他这一笔商誉，要开始减值了。

要小心的是：减值可以是疼的，也可以是松的。老方后来跟陈禾喝了一顿酒，说：「我进去才知道，我不是要那个头衔，我是想要有一个人告诉我，我做的东西有意义。」这一句话，是一次很实在的核销。他把「副总监」这一格，划掉了，把真正要的那一样，写了出来。

那一样，他自己的路里，是有的。

后来老方在酒桌上，把话说得更细。

他说：「我这两年，一直在看老汪。看他怎么说话，怎么开会，怎么把一个难缠的甲方说服。我学了很多。可是学了以后，我发现，我学的是老汪的一整套样子，我做出来，总是别扭。」

陈禾问：「别扭在哪？」

他想了一会儿，说：「老汪说话，先笑，后说事。我说话，先说事，后笑。我学他先笑，笑得很假。」

陈禾说：「那就先说事。」

他愣了一下，说：「可那样，我觉得我不像个副总监。」

这一句话，是整个故事的钥匙。他怕的，是「不像」。他想要的，是一个像，不是一个干。小账：这一笔，记在「商誉」，正在减值。回写落下了一半，另一半，还看他自己要不要把那一格划掉。

◆ 七、择校：先要那个环境，再要那个学法（土→路→样子）

第六条消息，是小区业主群里的一句话：「某某中学今年的划片，有没有人知道？我们想搬过去。」

这是一条很常见的消息。陈禾在这个小区住了十年，每年秋天，这样的话，会出现三四次。

发这条消息的人，叫张老师，也是一位老师，在一所职高教书，儿子上五年级。他想搬去的那所中学，是全市有名的，升学率排在前面。他的账是这样算的：那里的学生多半很用功，老师也强，孩子待在那里，会被带起来。

他要的，是**那一片土**。

土之后是路：他打听过，那所学校的孩子，怎么学：晚自习到几点，周末有没有补，作业怎么排。他已经把这些记在本子上。

至于样子，他心里有一个，很含糊，叫「好大学」。

他卖了一个小套间，付了新房的首付，把孩子转了进去。

结果也很常见：孩子进了那所学校，成绩排在中下游。那里的孩子，起点都很高，每个人都在拼，一个排到第三十五名的孩子，在原来的学校，是年级前五。孩子回家，不说话。

这一种照搬，和上一种看上去相近：都是先搬土。区别在于，这一次，土之后，不是样子，是**路**：他想让孩子，在那片土里，走那片土里的路，样子会在最后自己显出来。

笃信的话是：同样的土，同样的路，必同样的样子。

这里缺的，是一件很具体的事：孩子的土，不只是一所学校。孩子的土，是他每天晚上回家的那一顿饭，是他和那几个朋友之间的缠，是他在原来的班里被叫

「小专家」的那一点自信，是他那个年纪里一点一点攒起来的东西。把他放进一所学校，是把他放进一块新的土，原来的土，被撕走了一半。

两块土不是叠在一起的。是换的。

这一笔账，本书记成：**把门票当成了收成。** 门票是进场的凭据，收成是进场之后长出来的东西。张老师花了很大的力气，买到了门票，家里人也很自然地，把它当成了一个已经到手的成绩：「孩子进了某某中学」，说出来，亲戚们都点头。

可是门票，不是收成。

这不是说名校不好。名校对有些孩子是好土。本书只想说：**你搬一块土，搬的是那块土上的人、事、节奏，搬不走的，是你的孩子在原来那块土上长出来的东西。**

张老师的儿子，后来在那所学校待到初二，转了回来。

转回来的那天，孩子对爸爸说了一句话：「爸，那个学校，大家都在跑，我跑不动。」

张老师没有骂他，也没有安慰他。他把孩子带到小区后面的那片荒地，那里原来有一个旧篮球场，周末没有人。他陪着孩子投了一下午的篮。

孩子的投篮很准，这是张老师以前不知道的。因为以前，孩子从来没有时间投篮。

那个下午以后，张老师在业主群里，没有再问划片的事。他把那一个小套间，重新买了回来，价格比卖出去的时候高了不少。他说，这一笔，他认了。

这一笔，本书记成：**门票，核销为学费。** 很贵的学费。可是交了学费的人，都会拿到一样东西：他知道了，土不是一张门票可以买的。小账：这一笔，记在「收成」，实际上是「门票」。回写要等孩子的第一次考试之后，才开始落。

◆ 八、六种照搬，一张总表

现在把六笔账放在一张表里看。

照搬什么	起手的次序	家常案例	最后才看的那一样	记的是哪笔账
结果	样子→路→土	考同一个证	土	预付款：货没到
结果的所在	样子→土→路	搬去北京	路	把费用记成资产
做法	路→样子→土	抄学霸错题本	土	存货积压：不出库
整套安排	路→土→样子	海淀妈妈课表	样子	透支：提空了存款
地方与头衔	土→样子→路	跳槽进同一家公司	路	商誉：等着减值
环境与学法	土→路→样子	择校	样子	把门票当成收成

这张表有三个地方，值得停下来看。

第一，**每一种照搬，都是先搬走两样，最后才发现落空的是第三样。** 起手搬什么，次序怎么排，就决定了你最后在哪一样上撞墙。样子先搬的，常撞在土上；路先搬的，常撞在样子上；土先搬的，常撞在路上。

第二，**六种照搬，搬走的都是「他已经停下来的东西」。** 证是一个停下来的样子；北京是一个停下来的地方；错题本是一件停下来的做法；课表是一份停下来的安排；招牌是一块停下来的名头；学校是一片停下来的土。没有一样，是他那股洪流自己「正在走」的那一下。

第三，**六笔账，没有一笔是记在「我自己的路」这个科目里的。** 预付款、资产、存货、透支、商誉、门票，全是记在别人那边，或者记在一个「还没到」的位置上。自己的路，在这六张账上，是空着的。

所以六种落空，是同一种忘记：忘了路是这一股洪流自己走出来的。王德生博士在总纲里，把这一类笃信叫作**路径忘了行走**。

也许有人要问：照搬不好，那学别人，要怎么学？

本书给一个很笨的办法，四个小问，用来分「学」和「搬」：

一，我拿走的，是他**正在做的事**，还是他**做完的事**？拿走做完的事，多半是搬。

二，我拿走之后，要不要**回头改**？一件学来的东西，要是进了我的日子，却不让我改一点什么，那它就在库房里，没有进生产线。

三，我拿的东西，在我这片土里，**有没有对得上的根**？对不上根的东西，种下去，活不长。

四，要是它落空了，我有没有一个**不是别人的**科目，可以记？

这四个问，不是考试，也不用答得很准。只要问一问，你就会发现：很多事，你想学，你想搬，并不分得清楚。分不清的时候，先学一半。把他的问话学过来，把他的结果放下。你拿这张表，对着自己的一件事，试着填一行：我最近想搬的是什么？搬的是结果、做法，还是地方？这一次，我最后才看的是哪一样？

◆ 九、落空之后，账往哪里记

六种照搬，落空之后，各人的账，会往不同的地方记。这一步，是第五编、第六编的正题，这里只先露个头。

王德生博士说：「笃信的类比与差异的回写，就产生了 10 种不同的'记账回应'。」

在这一章的六个人里，这个「记账回应」，已经隐约露了出来。

小邹拿到证以后的那一个「空」，是一种很淡的、没有名字的东西。它还没有长成哪一种心理，因为他的账，还挂在预付款上，没有往别的科目转。这个「空」，要是长年不核销，有可能慢慢变成「自卑」：我付了这么多，还是不行。也有可能变成「不服」：不是我不行，是我的单位不看证。

小宇回长沙以后，有过一阵很重的「懊悔」：要是当年没去北京，要是当年一去就想清楚。这是把账记到了「当时」，记到了回不去的那一栏。第 22 章会细说这种账。

宋佳宁，前半个学期，有一点「不服」：我明明照着做了，为什么没用？这是把账记到了「运气」或者「老师」身上。她后来写出第一条真错因，那一点不服，才松开。

苏琳，是「怨」的边上：怨那个写文章的海淀妈妈，怨整个教育的装置。这个怨，没有走远，因为她揭下了那半张课表，把账收回了自己手里。

老方，是「躲」的边上：他想「又动了」，想换一个地方，再来一遍。这是把没有记完的账，推到下一个门口去。

张老师，是「认」的边上：孩子转回来的那天，他没有骂，也没有怪，说了一句「这一笔我认了」。这一种认，要分开看，第 25 章再说：有的认，是冻住；有的认，是看见了、松开了。

这样看，六种照搬落空，各有各的心理在边上等着。**照搬落空，只是差异的发生；照搬之后的那一个「空」，怎么记，是回写。**

王德生博士还说过：「对这个'忘了什么'的不同性，就会产生不同的'自我 SDE 发生'，就是比如羡慕，懊悔，这些都是'自我 SDE 的发生'。」

这一章，写的是路径这一层「忘了什么」：忘了行走。六个人，都是同一种忘记。可是记账的科目，各自不同，所以后来的日子，各自长成了不同的样子。

要记住的是：这一些记账回应，没有哪一个是「谁选的」。没有人在那个下午坐下来，对自己说：我要不服，或者我要懊悔。是那一道落空，落到了各自的账本上，从账本里长出了各自的回应。

◆ 十、见取り稽古：站在师傅旁边看

第一位近邻，在日本的传统技艺里。

日本的工坊和道场，有一种很老的学法，叫「見取り稽古」（みとりげいこ）。字面意思是「看着取，看着练」。徒弟进了门，往往不会被手把手教，更多的时候，是站在师傅旁边，看。看师傅怎么起刀，怎么收手，怎么在一块木头前停一下。看很多年，才被允许上手。还有一个相近的说法，叫「技を盗む」，偷技术：师傅不说，徒弟自己从看里取。〔核：词义取通行说法，具体行业的做法各家不同〕

本书先承认它说中了什么。

它说中了：有些东西，没法写成条文。一个老木匠知道什么时候该下刀，这个「什么时候」，说不出来，只能看。把一门手艺压成清单，常常压掉最要紧的那一层。

它还说中了一件和本章直接相关的事：**学手艺，是一个在场的事。** 徒弟在师傅旁边，一年两年三年，看到的，不是成品，是师傅整个人的动作：怎么站、怎么呼吸、怎么在出错的时候收回一寸。

本书多出的那一层，要从本章的六种照搬倒过来看。

那六种照搬，搬的是**离场的东西**：证、地址、错题本、课表、招牌、学校。每一样，都是他在别处留下的成品，被你拿过来，放在自己身边。而見取り稽古看的，是**正在行走的人**。

这个区别，看上去只是「看成品」和「看师傅」的区别，其实它背后，藏着一个更要紧的东西：**回写**。

徒弟在师傅身边看，不是单方面看。徒弟的目光落在师傅手上的时候，师傅的手，会变。他会不自觉放慢一点，在徒弟看不懂的那一下停一下，甚至故意多做一遍。师傅的手，被徒弟的看，改了一点。反过来，徒弟看了几年，他的手，也被师傅改了。这一来一回，是两股洪流在同一片土里相互回写。

成品不会回写。你拿着一张课表看，课表不会因为你的看而变。

给見取り稽古，留一个判别局面。

两个徒弟，同一个行当，跟着同一位师傅的作品学三年。第一个，每天站在师傅旁边看。第二个，不在场，只有师傅三年里每一件作品的照片和录像，他一遍一遍地看。三年后，让一位行家，分别看他们各自做出的活。

笃信的类比预言：两人起手一样，都是「看」，做出的活应当差不多。本书预言：在场的那一位，做出来的活，和师傅「同源而不同样」，像是同一棵树上长出的另一根枝；不在场的那一位，做出来的活，更像师傅的某一件旧作，像一件仿品。

要是行家分不出这两种，本书就算错了。〔待验〕

◆ 十一、赫西俄德：好的不和女神，把懒汉推起来

第二位近邻，在两千七百年前的希腊。赫西俄德写了一首长诗《工作与时日》，是写给他弟弟的，劝他好好干活。

诗里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世上不只有一位「不和女神」（Eris），有两位。一位推人去打仗、去争吵，是坏的；另一位，是好的，由夜晚生下，她把竞争放进人的心里，**连一个懒汉，看见邻居富了、忙着耕地、栽树、整理家业，也会想起来干活**。紧接着有一句话，大意是：陶工与陶工争，工匠与工匠争，乞丐嫉妒乞丐，歌手嫉妒歌手。〔核：段落位置与措辞以译本为准，此处取大意〕

本书先承认他说中了什么。

他说中了两件。第一件：看见邻居的好，会把一个人推起来。这是日子里最普通的事。邻居盖了新房，你家门口的杂草，忽然顺眼不起来了。第二件：这种推，发生在**同行之间、邻里之间**，陶工看陶工，歌手看歌手。离得近、做得像，才推得动。这一点，和本书说的「局部同一性」完全对得上：首富不会推你，同桌会。

本书多出的那一层，在「推起来之后，起的是谁的手」。

赫西俄德的好女神，把懒汉推起来，去干活。可是他没有问：**干什么活？按谁的图纸干？**

一个懒汉被邻居的新房推起来，有两种起法。一种是：拿起锄头，去量邻居的地基，把邻居的图纸抄来，照着盖一栋一样的。这就是本章的照搬。另一种是：走到邻居家门口，问一句：「你当初，是先看地基，还是先看钱？」然后回到自己的地，看自己的土，开始盖自己的房。

两种起法，都是「被好女神推起来」的。可是一种是照搬，另一种是借问。

赫西俄德的好不和，在他那里，只有一种好。本书要说，好不和有两种好：一种好，推出照搬；另一种好，推出借问。

判别局面：同一个村子里，两户人，同时看见邻居盖起了新房。一户立刻拿来邻居的图纸，照着盖。另一户，先去请教邻居起手的次序，再回头看自己地上的土、自己的钱，画一张自己的图。好不和女神的预言：两户都是被她推起来的，都是好的，三年后都盖起了房。本书的预言：照着图纸盖的那一户，烂尾、返工、改图的概率，明显更高；因为那张图纸，是邻居那块地上长出来的。

要是三年后，两户的房子，一样多、一样好，本书就错了。〔待验〕

◆ 十二、默顿：满意不满意，看你跟谁比

第三位近邻，是美国社会学家默顿。

要讲他，要先讲一项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陆军做过一项很大的调查，后来由斯托弗等人整理出版，书名叫《美国士兵》（一九四九）。其中有一个后来常被引用的发现：空军里晋升快的部队，士兵对自己晋升机会的不满，反而比宪兵这样晋升慢的部队更多。〔核：数据与措辞以原书为准，此处取大意〕

这个发现，直觉上很奇怪：晋升快的，应该更满意才对。默顿的解释，是**参照群体**和**相对剥夺**：人满不满意，不看绝对的得失，看他和谁比。空军的人，周围有很多人晋升了，他没有，就觉得被剥夺；宪兵周围的人大多没升，他也没升，就觉得正常。默顿把这一类思想，在《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里系统地整理过。〔核〕

本书先承认他说中了什么。

他说中了：感受是比出来的。同一份工资，在富人堆里是穷，在穷人堆里是富。他还说中了一点：能引起相对剥夺的参照，通常是**近的、像的、有可能一样的**。这和本书第 14 章要讲的同一性栏，是同一个观察。

本书多出的那一层，在「比较之后」。

默顿讲的相对剥夺，是比较**那一刻**的感受：我和他有差距，所以我觉得被剥夺。可是比较那一刻之后，还有一件事要发生：**账怎么记**。

差距出现了。这个差距，是因为我起手不同，还是因为我走得不够，还是因为我的土不同？这个问题，参照群体论没有问。它默认了一件事：参照者和我，是在同一个起点上出发的，所以差距，就是剥夺。

可是六路径告诉我们，参照者的起手，常常不是我的。

给默顿留一个判别局面。

找两组士兵，晋升的情况完全一样，差距的幅度一样，参照的对象也一样。唯一的区别：一组士兵，被告知了他的参照者是怎么升上去的：这位战友，当年带着一门特殊的技术入伍，那一年部队正好需要。另一组士兵，只被告知结果：他升了。

相对剥夺论的预言：两组的相对剥夺一样大，因为差距相同，参照相同。本书的预言：被告知「他的起手挂着他的土」的那一组，「本该一样」的成分明显更少。他们的不满，不会不存在，但会从「凭什么」转成别的东西：一份愿意去问的好奇，或者一个不再追着比的平静。

要是两组的不满，一样大、一样「凭什么」，本书就错了。〔待验〕

◆ 十三、吉拉尔：欲望是借来的

第四位近邻，是法国的思想家勒内·吉拉尔。

他在《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一九六一）里提出了一个很有名的三角：一个人想要一样东西，往往不是因为他直接想要，是因为**另一个人**想要或拥有。主体、对象、中介：中间那位「中介」，是欲望的榜样。《堂吉诃德》里的堂吉诃德，想做游侠，是因为他读过的那些骑士；包法利夫人想要那种爱情，是因为她读过的那些小说。〔核：书名与例子取通行说法〕

他还分出两种中介：外部的，和你隔得很远，像堂吉诃德之于传说里的骑士，只有仰慕，没有冲突；内部的，和你离得很近，同在一个世界里，他拿到的，你也够得着，于是仰慕会变成对手，变成怨恨。

本书先承认他说中了什么。

他说中了：欲望是借来的，借得又深又静，借的人自己看不见。他还说中了：离得近的榜样，会变成对手。这和本书的局部同一性、和第 23 章要讲的嫉妒，是相通的。

本书多出的那一层，在**借的是什么**。

吉拉尔的三角里，被借走的，是欲望的**对象**：我想要他想要的东西。这相当于本书说的：借来了「样子」。

可是本章六种照搬告诉我们：被借走的，远不止样子。**路也能借，土也能借。**小邹借了样子，小宇借了地方，宋佳宁借了做法，苏琳借了整套安排，老方借了招牌，张老师借了学校。六个人借的，不是同一样东西。吉拉尔的三角，把六种借，压成了一种：借欲望。

压成一种之后，出路也只剩一条：看穿这个欲望是借来的，回到「自己的」欲望上去。可是回到哪里去？「自己的欲望」，是哪一股洪流的？这一问，吉拉尔没有给答案。

本书的补充是：借可以不是问题。问题在**借了位置，不借问话**。

给吉拉尔留一个判别局面。

两个人，都对同一位「中介」（同一位成功的同行）怀着同样强的模仿。一个人，模仿的是中介的位置：他要坐到中介坐的那把椅子上。另一个人，模仿的是中介的问话：他想学中介在起手时问自己的那几句话，然后回到自己的土里问。

吉拉尔的预言：两个人，都会和中介发生竞争，因为欲望的对象，是同一个。本书的预言：只有第一位和中介竞争；第二位，随着他在自己的土里走远，和中介的路越来越不重叠，竞争会慢慢消退，变成一种彼此的了解。

要是两位都竞争，本书就错了。〔待验〕

◆ 放回日子里

那天傍晚，陈禾把手机从胸口拿起来，一条一条回。

给小邹，他回的是：「证可以考。你先想一下，三年之后，你想在哪一种活里站着？」

给小宇，他回的是：「想回长沙的话，先回。回来的第一件事，不要找工作，先找一件你想做的事。」

给苏敏，他回的是：「晚上我们跟小苒聊聊，别抄，先问她错在哪。」

给苏琳，他没有回，直接打了电话，说了二十分钟，说完之后，苏琳把墙上那张课表，揭掉了半张。

给老方，他回的是：「晚上喝一杯。」

给业主群里那位问划片的家长，他没有回。他想了想，在那条消息下面，点了一个赞，又把赞取消了。

苏敏从厨房走出来，端着一盘切好的橙子，问：「怎么，一个下午，你在回信？」

他说：「在核账。」

她没有听懂，笑了一下。

「核账」这个办法，你也能用。

下一次，当你想照搬一件事，在动手之前，拿一张纸，写一行字：

我要搬的，是他的结果、他的做法，还是他的地方？

再写第二行：

这三样之外，我最后才看的，是哪一样？

再写第三行：

如果这一笔照搬落空了，它会记在哪个科目里？

写完，不用多想。你只是让自己在照搬之前，先看一眼账本。账本一旦被看见，多数时候，你已经松了一半。

当天晚上，饭后，陈禾真的和小苒聊了一会儿。他没有提许知遥，也没有提宋佳宁，只问了一句：「你上一次做错的题，是哪一道？」

小苒想了一下，说：「昨天的物理，最后一道。」

「错在哪？」

「我……」她停了一下，「我每次一碰到要画受力图，就想快点画完，不想画清楚。」

陈禾点点头，没有说话。

小苒说完，自己也愣了一下：「我好像第一次把这句话说出来。」

这一句话，没有写在任何一本错题本里，也没有写在任何一张课表上。它是小苒自己的。本书这一章要说的，就落在这一句话上：**别人的东西，搬不走；可是你自己的东西，有时候，只需要一个人，坐在你对面，问一句，它就露出来了。**

那一问，不是在抄谁的路。它是一次很小的回写：小苒把「画图太快」这件事，第一次，记到了自己的账上。

带 走 的 话

六种照搬搬走的，都是他已经停下来的成品；他那一股正在走的洪流，一样也搬不动。

小　账

这一章里，回写是落下了，还是悬着？落下了一半。六笔账各自挂在哪个科目，本章记清了；怎样核销，第 10 章和第 36 章接着办。小邹的预付款、老方的商誉，都还在账上。

本书要防的病：笃信「同样的起点、同样的走法，必到同样的地方」——本章在哪里防住了它？——在六个案例和四位近邻里，每一处都追问同一句：他那边的东西，我搬走的是哪一样？最后才看的，是哪一样？

想 一 想

1. 你最近一次想「照着做一遍」的，是什么事？搬的是结果、做法，还是地方？你最后才看的，是哪一样？
2. 在你身上，有没有一笔「预付款」「存货」或「门票」，一直挂在账上？它们是哪一年挂上去的？
3. 你周围有没有一个人，你很佩服，却从来没想过要照搬他？为什么？你对他，借的是什么？

◆

10

第 10 章

路径不可移植

十一月的第二个星期，早上五点四十分，小苒房间里的闹钟响了。

苏敏躺在床上，听得很清楚。闹钟只响了一声，就被按掉了。紧接着是拖鞋落地的声音，然后是卫生间的水声，很轻，像是怕吵醒谁。

这是第二十七天。

苏敏在心里数着。从十月中旬，女儿把一张作息表贴到书桌前的墙上那天起，每天五点四十，同一声闹钟，同一阵拖鞋声。她没有问过为什么，只是在第三天夜里，悄悄把客厅的灯，换成了暗一点的那一盏。

她从床上坐起来，去厨房热牛奶。灶台边，她看见小苒站在那里，已经穿好了校服。

「我自己来。」小苒说。

苏敏把杯子递过去。她的手碰到女儿的手腕，停了一下。

手腕比上个月细。

校服的腰，用别针别了一道。别针别得很小心，是女儿自己别的，藏在衣服里面，从外面看不出来。可是苏敏是母亲，母亲知道一件衣服该有的样子。

她没有说话。

小苒喝完牛奶，背上书包，说：「妈，我走了。」

门关上以后，苏敏站在厨房里，站了一会儿。她想起一件事：那张作息表，是三个星期前，小苒从班里的学生群里存下来的。表的主人，是许知遥。

这一章，要讲的就是这张表。

它是一件很小的东西，一张图片，不到两百个字。可是它落在一个十八岁的孩子手里，一个月，改变了一间屋子里的很多东西。本书想借它，把上一章和这一章的话，往最深的地方再拆一层：

一个人的路，能不能被另一个人拿去走？

◆ 一、那张表上写着什么

先把那张表，原原本本地摆出来。

表是许知遥自己发在学生群里的。那天是月考以后，有同学问她：你每天怎么安排的？她就把自己的作息，整理成一张表，发了出来。表做得很清楚，用的是浅蓝色的格子，每一行是一个时间段。

五点四十，起床。

五点五十五到六点二十，背英语单词，站着背。

六点二十到六点三十五，早饭，十五分钟。

六点五十，到校。

七点到七点半，早读。

上午四节课，课间只做一件事：把刚才那节课的要点，在草稿纸上默写一遍。

十二点十分到十二点三十，午饭。

十二点三十到十二点五十，午休，趴桌，二十分钟。

下午三节课，晚饭后，六点到九点五十，晚自习。其中一小时，整理错题。

十点二十分回到家，到十一点，物理一章。

十一点半，熄灯。

周日：上午三个小时，补上一周里最弱的一科。下午，两个小时，什么都不做。

整张表，没有一个空格。每一格，都排得很实。

表的最下面，还有一行很小的灰色的字。

小苒存图的时候，是从手机相册里，把图裁了一下，裁成适合打印的大小。最后那一行，被裁掉了。

那一行写的是：**这是我改的第九版，不一定适合别人。**

学生群里，许知遥发完这张表，大家发了一串「好厉害」。有人说：「怪不得她每次都是第一。」有人说：「我也要这样。」

这就是一张**表**，一个看得见的东西。

本书要说的第一件事是：这张表，是真的。它不是编的，也不是装的，更没有什么藏着掖着的东西。许知遥就是这样过的日子，这样排的每一天。她的成绩，也是真的。这张表，和她的第一名，在她身上，是同一回事。

这一点要先说足。因为很多人谈起「照搬」，总想把对方写成一个故事里的假人：「她肯定有什么没说的。」没有。她什么都说了。

表上写出来的，一个字也不假。

可是表上没有写出来的，有很多。

◆ 二、一个月

再看小苒的这一个月。

第一个星期，她很兴奋。她把表打印出来，贴在书桌前的墙上，用红笔，把每一个时间段，圈了一遍。她告诉苏敏：「妈，我想试一个月，看看是不是真的有用。」

苏敏说，好。她没有劝。

第二个星期，兴奋还在。她每天起床，闹钟一响就按掉，没有一次赖床。早上背单词，站在阳台上，一个一个背，背得很认真。陈禾有一天早上，起来上厕所，看见阳台上有一个黑影，吓了一跳，才发现是女儿。

第三个星期，开始有一点不一样。

小苒在课上，打了两次瞌睡。班主任找她谈过一次，她说：「我没事，就是昨晚睡晚了一点。」其实她没有睡晚，她是按时十一点半熄灯的。只是她睡不着，躺在床上，脑子里在过一天的内容，一遍一遍。

第四个星期，月考。

她的成绩，没有涨。准确地说，排名往后退了两名。数学，还是老样子，一道一道地错在她以前就会错的地方；物理，比以前稍微差了一点；英语，单词量倒是涨了，可是作文，反而没有了以前那种灵气。

出成绩的那天晚上，她回到房间，把门关上，坐在书桌前，盯着墙上那张表，看了很久。

苏敏在门外，听见里面没有声音。她没有进去。

后来她从门缝里，看见女儿把表上的字，一行一行，看了一遍。看到「周日，下午，什么都不做」那一行的时候，女儿的手，停在上面。

那一行，她这一个月里，没有一个周日做到过。

她用来「什么都不做」的两个小时，每一次，都被她拿去补了错题。

她没有哭。她只是把头，慢慢地，放在了那张表上。

这就是一个月。

现在，请注意一件事。

小苒这一个月里，没有一天偷懒。她没有一次赖床，没有一格漏掉，没有一天在周日休息。她比许知遥的表，还要「标准」。

可是账是这样落下来的：成绩没涨，人瘦了一圈，眼睛里没有了光。

小苒自己，那天晚上，在日记本里，写了一行字：

「我可能就是不够自律。」

这一行字，是本章最要紧的一行。

它是一笔账。账是这样记的：一张表，一个月，没有兑现。差异出现了：我和许知遥，一样的表，不一样的结果。这个差异，要记到哪里去？

小苒把它记在了「我」这一栏。她的归因，落在了她的 D（路上的做法）上：我不够自律。

这是笃信的类比，在一个十八岁孩子身上最典型的一次落笔。

王德生博士说：「因为隐藏着一个'笃信的类比'。」

这一句话，在这里，要这样读：小苒的「我不够自律」，不是一句孤零零的自责。它的背后，站着一个她自己看不见的东西：**一样的表，必出一样的结果。** 这是她的类比，笃信得很深，深到她从来没有想过，它可以被问。

既然表一样，结果不一样，那一定是我这一边出了错。

她没有想到，错也许不在她这一边，也不在许知遥那一边，而在「一样的表」这四个字里。

◆ 三、表不是路

现在要问一个问题：那张表，到底是什么？

它是一张表。它是许知遥一天里每个时间段做什么的清单。

可是你要是问：许知遥是怎么走到这张表的？答案不是「她把这张表想出来，然后照着做」。答案是：**这张表，是她这一年多里，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是走出来的路留下的影子。**

你可以拿一个厨房里的例子，把这件事看清楚。

一位老妈妈，做红烧肉，做了三十年。有一天，她孙女让她写下菜谱。她想了想，写了一张：五花肉五百克，冰糖二十克，生抽两勺，老抽半勺，黄酒一小碗，焖一个半小时。

孙女照着做，做出来，味道差一点。

她问奶奶，是哪里不对。奶奶尝了一口，说：「你火大了。」

「菜谱上没写火。」

「是没写。我写不出来，那个火，是我站在灶前，听着锅里的声音，一点一点调的。」

菜谱，是她三十年做红烧肉留下的影子。影子是真的，每一个数字都没错，可是影子里没有火。火，是她站在灶前，听着、看着、闻着、一点一点走出来的。

这就是**表和路的区别**。表是影子，路是走。

影子可以被拿走。你可以把许知遥的表，存成一张图片，打印出来，贴在墙上。可是路，拿不走。路是许知遥这一股洪流，在这一年里，一次一次，自己走出来的。

走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有三件事，是表上看不到的。本书下面要一件一件讲。

这三件事，合在一起，就是**路径不可移植**的道理。

◆ 四、表上看不到的三件事

第一件：这张表，挂在许知遥自己的样子上。

许知遥从小，就是一个早醒的孩子。她妈妈后来在家长群里说过一句：「她打小，天一亮就睁眼，拉都拉不住。」五点四十起床，对她来说，不是在「克服」什么，是她的身体，本来就在那个钟点醒。

她的午休，趴桌二十分钟，也是这样。她有一个本事：闭眼就睡着，二十分钟，醒来像换了一个人。这个本事，不是谁教的，是她自己的。

小苒不一样。她从小，是一个晚热的孩子，晚上越晚，脑子越清楚，早上越早，越像泡在水里。她的午休，趴下去，脑子里的字，还在一行一行地滚，二十分钟，睡不着，起来反而更累。

这不是说小苒不行，也不是说她「体质差」。只是她这一股洪流，在这个年纪，是这样成形的。

许知遥的表，是从她那个样子里长出来的。表上的每一格，都和她的身体、她的脑子、她的习惯，咬在一起。把这张表拿到小苒身上，就好像把一件为别人量身做的衣服，套在自己身上。扣子是对的，针脚是对的，可是肩膀不是你的肩膀。

第二件：这张表，挂在许知遥自己的土上。

许知遥家住学校对面，走路五分钟。她六点五十到校，是因为她六点四十五才出门。

小苒家，在城南，离学校，公交加步行，要三十五分钟。同一张表上，「五点四十起床」这一格，在许知遥那里，是起床后有一个小时从容；在小苒这里，要把起床往前拉到五点二十，才赶得上那一班车。她做的，其实是一张比许知遥还要早的表。

晚上更是这样。许知遥「十点二十回到家」，进门就是饭，是妈妈热好的汤，是灯，是一个开着门等她的家。小苒十点四十才到家，家里人已经睡下了，只有桌上一碗已经凉了的粥。

还有一件小事。许知遥家，她妈妈是在家里的，不上班，每天五点半起来做早饭、做汤、收拾书包。那一整张表的底下，垫着一个人，每天五点半起床，这个人，在表上没有出现。

小苒的妈妈，苏敏，是语文老师，也要上早自习，也是五点五十起床，匆匆做一顿早饭。

这就是土。土是表的底，是表没有写出来的另一张表。许知遥的表，一格一格排得那么实，是因为底下有一个很稳的地，托着它。小苒把这张表，放在自己的地上，那个地，是另一块。

第三件：这张表，是走出来的，而且还在走。

这就是被裁掉的那一行字：第九版。

第九版，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在这张表之前，还有八张。第一版是什么样？许知遥后来在学生群里补了一句，大意是：第一版，是高一上学期，她照着学校的作息排的，每天睡六个小时，两个月后，她发现自己下午总是犯困；第二版，改成睡七个小时，成绩反而稳了；第三版，把物理放到晚上，因为她发现早上做物理，脑子不转；第四版，取消了中午的刷题，换成趴桌……

每一版，都是上一版被现实改了一笔。每一版里，都有一次「这样不行」的发现，都有一次回头去改的动作。

第九版，是这些改的结果。它现在看上去，很顺，很稳，像是一张天生就该这样的表。可它是改了九次才这样的。

这就是回写：走出来的东西，回头改路。

而更要紧的一点，是：许知遥的第九版，**这个学期还在改**。 她发在群里的，是第九版，到小苒存下这张图的时候，她自己的表，已经是第十版了。那个小改动，是周三晚上，她把物理挪到了周四。

一张表，在发出来的那一刻，就已经过时了。

小苒搬走的，是那一刻的影子。许知遥的路，在那一刻之后，又往前走了一小步。小苒追着那个影子，追不上。因为路在走，影子是停的。

三件事，放在一起看：表挂在她的样子上，表挂在她的土上，表是走出来的、还在走。这三样，是表上没有写出来的东西。

这三样，合在一起，就是**路**。

路，不是那张表。

◆ 五、路是这一股洪流自己的发生次序

现在可以把话说得更准一点了。

本书平时说「路」，说的是一串一先一后、会修正、会收拢的不同，也就是差异序列，字母是 D。这一串不同，不是摆在桌上的一堆东西，是一件一件、一步接一步地发生出来的，顺序不能乱。

这里要把一个很容易滑过去的东西，拽住。

「路」这个词，在日常里，常被当成**一份流程图**。我们说：你要考上大学，要走这样几步。你要做成一件事，有几个步骤。「路」是一份可以画在纸上、可以发给别人的东西。

本书不是这个意思。

本书说的路，是**这一股洪流自己的发生次序**。这是它的全部意思。路不是「放在那里等人去走」的东西，路是在走的时候，才有的东西。你不走，它不存在；你走，它才一步一步，长出来。

这个说法，听上去有点玄，其实很家常。你小时候，在一片没有路的草地上走过，走过去，回头看，会看见一条被你踩出来的、浅浅的路。这条路在你走之前不存在。你走了，它才有。你走第二趟的时候，它还在，你的脚会自然踩在上一次的位置上，它被走得更清楚了一点。这就是回写：走出来的东西，回头改了地。

别人要走这条路，会发现：他踩的，是你的脚印，可是他的脚，大一点，或者小一点，步子长一点，或者短一点。他沿着你的脚印走，走得别扭。慢慢地，他会在你的脚印旁边，踩出一条自己的。

这个道理，在这里翻成三句话：

一，路挂在这一股洪流的样子上，别人的样子，长不出这条路。

二，路挂在这一股洪流的土上，换了土，路会走样。

三，路是边走边改的，改的次数、改的方向，只有走的人自己知道。

三句话合起来，就是**路径不可移植**：一份路径，是不能原样地、整份地、搬到另一股洪流里去的。

再借一个更常见的东西，说一说「地图」和「走路」。

你去一个没去过的地方，手机里开着地图。地图上有一条蓝线，从你站的地方，一直拉到目的地。你顺着它走。

走到一半，前面在修路，围了一圈蓝色的铁皮。蓝线还在手机里，笔直地穿过那一片铁皮。你只好绕。绕的时候，地图重新算了一遍，换了一条蓝线。

这时候你已经明白了：**蓝线不是路**。　蓝线是一个对路的预测，是按「大多数时候」画出来的。路是你脚下那一段，是你每走一步，看见什么、遇到什么、绕过什么，一步一步接出来的东西。

许知遥的表，是她的一条蓝线。她画得很准，因为她已经走过了九遍。可是你要是把她的蓝线，原样拿到你的城市里，它会穿过你城里的铁皮，穿过你的修路，穿过你没看见的河。

所以，路不是一份可以递过去的流程图。路是走路这件事本身。你可以把蓝线给别人看，让他知道你大概往哪边走；可是他要到达那里，他得自己走一遍，自己绕那些铁皮。

他也许会走到同一个地方，也许不会。就算走到了，他走过的，已经是另一条路了。

这就是王德生博士在总纲里说的**路径忘了行走**：笃信的类比，把路当成了一份可以递过去的东西，忘了路，是走出来的。

◆ 六、德韦克：能力可以长，策略要自己找

第一位近邻，是美国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她的书《终身成长》（二〇〇六），在中国卖得很广，很多老师和家长都知道那两个词：固定型思维，成长型思维。

她的意思，大意是这样的：有的人相信，能力是天生的、定了的，一次考砸，就证明「我不行」，这叫固定型思维。有的人相信，能力可以通过努力和方法一点一点长出来，一次考砸，只是说明「我还没有到」，这叫成长型思维。后一种人，遇到挫折，更愿意再试。她和同事做过不少研究，说明这两种想法，会影响孩子面对难题时的样子。〔核：概括取通行说法〕

本书先承认她说中了什么。

她说中了：能力不是一块定了型的铁。这一点，本书全部的话，都站在同一边。一个孩子，要是相信「我不行就是不行」，那他一次失败，就会把账一股脑记到「天生」那一栏，冻住。德韦克让他看见，这一栏可以不冻。

她还有一个小词，很有分量：**「尚未」**。「我还没有学会」，比「我学不会」，多了一个出口。这个词，本书一点也不想改。

不过，本书要多说一层，而这一层，恰好落在小苒的这张表上。

成长型思维教给孩子的，常常是两样东西：一，相信能力可以长；二，用有效的策略，去长它。第一样是信念，第二样是做法。许知遥的作息表，在很多老师眼里，正是一份「有效策略」的样本：看，这样做，就能长。

问题出在「策略」这个词上。

策略，在日常里，常被当成一份**可以递过去的清单**：这是一套有效的方法，你拿去用。德韦克自己并没有这样说，可是听的人，容易这样听。小苒就是这样听的：我既然相信我可以长，我就该用有效的策略，那张表，是有效的，我用。

她信了第一样：我可以长。她也照做了第二样：她用了策略。可是账，还是没有兑现。

回头看，本书要说的是：**第一样，可以借；第二样，不能原样借**。「我可以长」这个信念，是一句问话的底子，它能从许知遥那里，借到小苒这里，不用改。可是「用这张表」，是一个位置，它挂在许知遥的样子和土上，借不过来。

还要诚实地补一句。德韦克的研究，后来也被很多人检验过。有研究者汇集了许多项研究，发现成长型思维对成绩的作用，平均来看，是有的，但比最初想象的要小，而且要看在什么人、什么情形下。〔核：此处指二〇一八年前后几项元分析，细节以原文为准〕这并不说明她错了，只是说：一个「想法」，进到不同的人的日子里，作用大小，随人而异。这恰好是本书想说的。

给德韦克留一个判别局面。

找一批孩子，分成四组。第一、第二组，都被教成长型思维；第三、第四组，不教。再把同一份「有效策略清单」，也就是许知遥那一类的表，发给第一和第三组，规定必须严格照做；发给第二和第四组，也发，可是允许他们每周改一处。

成长型思维的预言：第一、第二组，都会比第三、第四组进步，因为相信可以长，又有有效策略。本书的预言有一点不同：进步最多的，是第二组，也就是**相信能长、又被允许改表的那一组**；第一组，相信能长却被要求照做，会出现一类孩子：越照做越觉得「是我不够努力」，信念反而被表压坏。

要是第一组和第二组一样好，本书这一句就错了。〔待验〕

◆ 七、斯奈德：有意志，也要有路

第二位近邻，是美国心理学家斯奈德。他在一九九一年前后，提出了一个叫「希望理论」的东西。〔核：年份取通行说法，原始论文发表于该年前后〕

他把「希望」拆开了看。一个人有希望，不是光有愿望就行，要有三样：一个想达到的目标；一份觉得「我有办法走到那里」的想法，他叫它「路径思维」（pathways thinking）；还有一份「我有劲去走」的想法，他叫它「动力思维」（agency thinking）。他后来有一篇很著名的文章，标题大意是《意志与路径》（The will and the ways）。他还编过一份量表，用来测一个人的希望高不高。〔核：篇名、量表取通行说法〕

本书先承认他说中了什么。

他说中了：希望是一件有两条腿的事。光有劲，没有路，是空转；光有路，没有劲，是摆设。这个拆法很干净，也很有用。许多人的「落空」，正落在这两条腿的其中一条上。

更要紧的一点：他把「路」请上了桌。在很多谈论动力、谈论意志的说法里，路是被忘记的，好像只要想要，就能走到。斯奈德说，不，你要觉得「有路」，才有希望。这一点，本书很同意。

本书多出的一层，在「路径思维」这四个字上。

在斯奈德那里，路径思维，是一种**能力**：一个人能不能想出多条通往目标的路，能不能在一条路堵了的时候，想出另一条。这样一来，「路」，就成了一个人脑子里的一份**备选方案**：想得多，想得灵，分数就高。量表上的分数，可以比高低。

可是本书看到的路，不是想出来的备选方案，是走出来的发生次序。

一个孩子，在量表上，路径思维得分很高：他能说出十条通往「考上好大学」的路。可是这十条里，有多少条是别人的？许知遥的表，是其中一条；补习班的老师讲的方法，是一条；网上看来的某状元的经验，是一条。他把这些路，都装进了脑子里，装得满满当当。装满以后，他自己那一条，反而没有位置了。

而另一个孩子，路径思维得分很低：他只想得出一条，就是自己手边的那一条，很窄，很笨，可是一步一步，是他自己踩出来的。

斯奈德的预言，很清楚：高分者更能达成目标。

本书的预言，要分任务看：在**土起手**的任务上，也就是任务自带的起手是看土的事上，比如照顾一个家，比如在一个新地方站稳脚，分数高的人，因为备选的路多、而这些路多半是别人的，他反而会被分散；分数低的人，只有一条，那一条恰好是顺着自己的土长出来的，反而走得更稳。

这是一个可以检验的局面。找一批要「到一个新地方站稳」的人，测路径思维，再追踪两年。希望理论的预言：高分者站得更稳。本书的预言：在这一类任务上，分数和站稳的程度，没有那么强的关系，甚至，倒挂。

要是高分者在所有类型的任务上，都明显更稳，本书这一句，就错了。〔待验〕

◆ 八、《道德经》：可以说出来的道

第三位近邻，在两千五百年前。

《道德经》第一章，开头是这样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大意是：可以说出来的道，就不是那个恒常的道；可以叫出来的名，就不是那个恒常的名。〔核：句读与解释，各家有别，此处取最通行的读法〕

后面几句，老子接着说：没有名字的时候，是天地的开端；有了名字，就成了万物的母亲。所以，常常从「无」里去看它的奥妙，常常从「有」里去看它的边界。两样都出于同一个地方，不同的是名字。

本书先承认他说中了什么。

他说中了：一旦一件事被「说出来」，它就已经不是那件事了。这一点，我们在许知遥的表上，已经看得很清楚。那张表，是她走出来的路，被「说」成了一张图。图是真的，可是图里没有火。老子两千五百年前，就提醒了这一点：话说出来的那一刻，有一部分，已经留在了话的外面。

他还说中了一件更深的事：「名」会骗人。许知遥的表，叫「作息表」，一叫这个名字，大家就以为，它是一个人人可以用的东西。名字一出来，路就变成了货。

本书多出的一层，在「为什么不可说」。

老子说，道不可说，因为道是恒常的、深远的、超出语言的。这一层，有它自己的深度。

本书要讲的，是一个比较具体的原因：路不可移植，不是因为路玄远，而是因为**路是回写出来的**。许知遥的路，是在她的样子、土上，一次一次改出来的；这些改动，每一次都是对她那一刻的情形的一次回应；回应本身，是不能被说清的，因为回应的时候，她自己也说不清。这就是「火」。

所以，不可说，一部分是因为语言不够用，另一部分是因为：**路在被说出来之前，它还在变**。你要说的那个东西，已经不是你开口之前的那个了。

还有一层，是本书要小心的。

「道可道，非常道」，容易被读成一句**消极**的话：既然说不清，那就别学了。很多人这样读，读成了一种「听天由命」。本书不这样读。本书说路不可移植，可是**有一样东西，可以被借走**：起手时的那句问话。这一点，下一节细说。

给《道德经》留一个判别局面。

找两种材料，都出自同一位做成了一件事的人。一种是他在做事当中、随手记下的日志，不知道结果，写的是当天的疑问和犹豫。另一种是他事后写的自传，已经知道结果，把整个过程梳理得清清楚楚。让两组读者，分别读一种材料，读完以后，各自写下「如果是我，第一步做什么」。

「道可道，非常道」的预言：两种材料，都是「可道」的，都不是常道，两组读者学到的，差不多一样少。本书的预言：读事后自传的那一组，写下的第一步，会很相似，互相趋同，因为借走的是一个清爽的位置；读事中日志的那一组，写下的第一步，会各不相同，因为借走的是一句疑问，而疑问回到各自的土里，会长出各自的答案。

要是两组的第一步，一样趋同、一样分散，本书就错了。〔待验〕

◆ 九、阿德勒：和理想的自己比

第四位近邻，是奥地利的心理学家阿德勒，《自卑与超越》（一九三二）的作者。

他有几个很著名的想法。一个是：人都有一种「追求优越」的向上的力，这个力，从一个人早年的「自卑感」里长出来，是推人往前的东西。第二个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风格」，早年定下来，是一个人看世界、做事的整套方式，各人不同。第三个，来自阿德勒学派后来的通俗讲法：不要和别人比，要和「理想中的自己」比。这句话在日本的畅销书《被讨厌的勇气》里，讲得很响。〔核：第三点是阿德勒学派的转述，不宜当作阿德勒原话〕

本书先承认他说中了什么。

他说中了：和别人比，路就会走歪。你一盯着别人的位置，你自己的脚就没有踩实。他让人把目光收回来，放到自己身上。这对小苒，是一剂很好的药：别盯着许知遥，看看你自己。

他还说中了：每个人有自己的风格，各不相同。这一条，和本书的「路挂在各自的样子上」，是站在同一边的。

本书多出的一层，在「理想的自己」这几个字上。

「和理想的自己比」，听上去是把目光收回了自己。可是仔细看，里面藏着一个**先在的终点**：「理想的自己」。它被画在远处的一个位置上，好像一个已经画好了的样子，我要做的，是朝着它走。路，就成了通向它的一条线。

问题是：这个「理想的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小苒心里的「理想的自己」，是什么样？她一说，她的描述里，有早起、有自律、有每一格都排满的一天：这就是许知遥那张表的样子。「理想的自己」，悄悄地，把许知遥装了进去。

这就是说：和理想的自己比，一不小心，就变成了**和别人比**，只不过这一次，别人换了一个名字，叫「理想中的我」。

而且，理想的自己，也不是一个定在那里的东西。它也是在走的路上，被回写的。小苒这一个月走下来，她心里的「理想的自己」，已经改过了：从「像许知遥那样」，变成了「睡得着的、能在周日什么都不做的自己」。这个变化，是走出来的。要是事先画好一个理想的自己，这一笔，是画不出来的。

给阿德勒留一个判别局面。

找两个孩子，都在做「和理想的自己比」。一个的理想，三年里一直没有变，是出发时画下的那一张；另一个的理想，随着所走过的路，每个季度改写一次。

阿德勒学派的预言：两个人都好于「和别人比」。本书的预言：理想不变的那一位，过了一段时间，会悄悄滑回「和别人比」，因为那个不变的理想里，早年装进去的是别人的样子，没有被回写改过；理想会改的那一位，不会。

要是三年后，两个人都没有滑回去，本书就错了。〔待验〕

◆ 十、能借走的，是起手时的那句问话

这四位近邻，各有各的看见，也各有各的停处。把他们放在一起，会发现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把路，当成了一样可以拿来用的东西**：德韦克的策略，斯奈德的备选方案，老子的「道」（虽然他说不可说），阿德勒的「理想的自己」。

本书要说的，是另一个方向：路拿不走。能拿走的，只有一样，就是**起手时的那句问话**。

先说清楚，什么叫「起手时的问话」。

一个人要做一件事，起手的那一刻，会问自己一句话。这句话，不一定说出声，常常是闷在心里的。可是这句话，决定了他往哪扇门里走。

林川十八岁那年，问自己的是：**我想变成什么样的人？** 这是样子起手的问话。

陈禾十八岁那年，问自己的是：**家里供得起什么？** 这是土起手的问话。

许知遥高一的那个秋天，发现自己下午总是犯困，她问自己的是：**我的一天里，是哪几个钟点，脑子是醒的？** 这是路起手的问话，很具体，很笨：从自己一天的动静开始。

三句话，三个人，三扇门。这三句话的共同点，是：**每一句，都是一个问题，不是一个答案**。

位置，是答案。「五点四十起床」是一个答案，「去北京」是一个答案，「考建造师」是一个答案。答案是挂在一股洪流的样子和土上的，换了人，就会走样。

问话，是问题。「我的一天里，哪几个钟点脑子是醒的？」这个问题，谁都可以问。问了以后，得出的答案，各不相同：许知遥得出的，是早上；小苒得出的，

也许是晚上；你得出的，也许是中午。问话是一个**空的壳**，每个人往里装的，是自己的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问话可以借，位置不能借。

问话是一个壳，壳里还没有东西，它不带别人的样子，不带别人的土，也不预设走到哪里。它只是把你，推到起手的那一步上。

这样，就可以回答上一章留下的一个问题：我听到别人的故事，能拿走什么？

能拿走的，是**他起手的时候，问了自己什么**。不是他怎么走，不是他走到哪里，而是他在那一刻，是从哪里发问的。你把这句问话，带回自己的土里，问一遍，你会得到一个自己的答案。这个答案，是你的第一步。

这一步，也许和他的第一步完全不同。这是正常的。

借问话，还有一个好处：它不会让你「不够好」。你借的是一个问题，问题没有好坏；你得到的是一个答案，答案是你自己的，没有一个别人的答案在旁边，让你去比。

借位置，就不一样。你一借，别人的位置就立在那里，你每走一步，都在和它比：我离它近了吗？我比它差多少？这就是前面说过的，那一笔笔「预付款」「透支」。

王德生博士说：「羡慕，是以一种：如果当时我'进行了某种'，那么今天也就会发生……羡慕总是和偶尔的悔连接的。」

这句话里的「进行了某种」，本书这一编，拆的就是它：「某种」是什么？是别人的一个位置、一份表、一个做法，被当成了可以「进行」的东西。「进行了某种」，是笃信里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要借的话，借的是问话，不是「某种」。

◆ 十一、小苒的第一版

那张表，在小苒的墙上，又挂了三天。

第三十天的晚上，苏敏敲了敲女儿的门，问：「我可以进来吗？」

小苒说：「进来吧。」

苏敏坐在床沿，没有先说话。她看了一眼墙上那张表，又看了一眼女儿的脸。

「你日记里写的那一行，」苏敏说，「我没有看。是你自己说的，那天晚上，你说，你可能就是不够自律。」

小苒低着头：「嗯。」

「那一行，我想问你一件事。」苏敏说，「这个月里，你有没有哪一天，没有按那张表做？」

小苒想了想，说：「没有。」

「所以，」苏敏说，「不够自律的人，会有一个月，一天也不差吗？」

小苒抬起头。

她没有回答。可是她脸上，有一个很细的东西，动了一下。

那是一次很小的回写：「我不够自律」这一栏，被轻轻地，戳了一个洞。

苏敏接着说：「我不是说你做对了。我是说，那张表，也许是别人的。」

「可是，许知遥……」

「许知遥的表，最后一行，你有没有看到？」

小苒愣了一下：「什么最后一行？」

苏敏拿起手机，从学生群里翻出那张原图，把它放大，指给她看。

小苒看着那一行灰色的小字。

这是我改的第九版，不一定适合别人。

她看了很久。

「我裁掉了。」她说。声音很轻。

「我知道。」苏敏说，「你不是故意的。每个人存图的时候，都会裁。」

小苒没有说话。她伸手，把墙上那张表，轻轻揭了下来，没有撕，只是折了一折，放在桌角。

那一晚，她没有熬到十一点半。她十点，就上床了。

第二天早上，闹钟没有响。她睡到了六点二十，起床的时候，窗外的天，已经亮了。

这是三十天来，第一个没有闹钟的早晨。

那一天，她没有急着做什么。她在书桌前，拿了一张白纸，在最上面，写了一句话：

我的一天里，哪几个钟点，脑子是醒的？

她没有答案。她打算，用一个星期，去找。

这一个星期里，她每隔一个小时，在白纸上，记一个数字：一到五，五是最清醒，一是最迷糊。不用写别的，只写数字。

一个星期以后，她把那些数字，摊在桌上，看了一遍。

她发现了几件事。她早上，从六点到八点，是一片一到二；她中午，是一块两到三；下午四点以后，开始往上；晚上八点到十一点，是整片的四、五。

她又发现，睡满七个半小时的那几天，下午不再有一到二的坑。

这些，不是什么大发现。她以前，隐约知道一点，可是从来没有把它们，放在一张纸上，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看。

她用这些数字，排了自己的第一版表：

晚上，是主战场，她把最难的物理和数学，放在八点半以后。早上，不再逼着自己起得很早，把起床往后挪了半个小时，在公交上，只做一件轻的事：听英语。中午，不再趴桌，改成去走廊上站五分钟。睡，是十一点。周日下午，写着「不排」，两个字。

这张表，没有一个格子，和许知遥的一样。

她把它贴在墙上，在最底下，用小字，加了一行：

第一版。随时改。

十二月的月考，她的排名，没有一下子往前冲。准确地说，往前挪了四名，是一个很平常的数。数学，仍旧错在她老错的地方；可是她错题本里，有了第一条她自己的「错因」。

那一次，她的周日下午，终于空了出来。

◆ 十二、判词怎样才算错

按本书的体例，每一章，要把自己最可能错在哪里，写在纸面上。

这一章的判词，是：**一份路径，不能原样地整份地移植到另一股洪流里；能借的，是起手时的问话，不是起手的位置。**

它在哪些地方，可能是错的？

第一，它可能说得太重。「不可移植」四个字，听上去像是「一点也借不得」。本书不是这个意思。有些东西，在两股洪流的土十分相近的时候，是可以借走很大一部分的。比如，两个同住一间宿舍、同上一个班、同吃一个食堂的孩子，他们之间，一份学习安排，也许能借走七八成。本书说的，是「原样」「整份」，不说「一点也不能」。借走七八成的时候，剩下的二三成，仍旧要自己改。这是诚实的。

第二，它可能会被误读成「别人的经验没有用」。 这不是本书的意思。别人的经验，是一件很好的材料。你拿它来读，拿它来问，拿它来看自己的那一块缺在哪里，都是极有用的。本书只反对一件事：把经验当成「输入」，指望「输出」也跟着来。

第三，它可能在一类情形里不成立。 有些事，天生是照着一张流程图做的：比如一个药的剂量，一台机器的操作步骤，一道菜里的盐量。这些事，土和样子的差异小到可以忽略，路径可以原样复制。本书说的路径，是**生长类的事**：学习、成长、立业、处境的改变，是一股洪流在回写中走出的路径。这一类事，路径不可移植；机械类的事，另当别论。

第四，一个可以检验的判别。

找一百个孩子，把许知遥的第九版，原样发给他们，要求照做一个月。再另找一百个，发同一张表，但发之前，让每个孩子先用一周，记自己一天里清醒的钟点，再允许他们改动表上的三分之一。

本书预言：一个月后，第一组里，有相当多的孩子，会出现像小苒这样的「照做、没效、自责」；第二组，则明显少。

要是两组，一个月后，一样多、一样好，本书这一章，就错了。〔待验〕

王德生博士说：「所以，笃信的理念类比和现实的差异发生，形成矛盾，导致不同的自我 SDE 的发生。」

小苒的「不够自律」，就是这样一场自我 SDE 的发生。理念里，笃信的是「一样的表，必出一样的结果」；现实里，发生的是差异：一样的表，不一样的结果。两者撞在一起，自我界里，长出了一句自责。

而小苒后来，是怎样从这场发生里，走了出来的？

她把那一行「不够自律」，划掉了，没有擦，只是在旁边，加了一行：**表是别人的。**

这一笔，是回写落下的一笔。落下之后，她读那一个月的日子，读法就变了：那不是一个月的失败，是一个月，她把别人的路，走了一遍；走完，才知道自己的路，不是那一条。

那一个月，没有白走。可是她要花一个月，才能知道这件事。

要是有人，在第一天，就悄悄告诉她那一行被裁掉的灰色小字，她可能会少走三十天。可是少走的三十天，有没有另一种代价？本书不知道。

◆ 放回日子里

那个周末，陈禾带着小苒，去了一趟老家。

母亲的院子里，那两棵橘树，叶子还是绿的，果子刚开始转黄。一棵结得多，一棵结得少。这是两棵树，同一年栽，同一块地。

小苒站在树下，仰头看了一会儿。

她问奶奶：「这两棵树，为什么一棵多，一棵少？」

奶奶在旁边摘菜，头也没抬，说：「各人有各人的命。」

这句话，陈禾小时候听过，一直听。他以前觉得，这是一句很没有办法的话。

这一次，他站在旁边，没有说话。他在想：这两棵树，同一块地，同样的水，同样的肥，可是一棵的根，往东边长，碰到一块石头；一棵的根，往西边长，碰到一条旧水沟。它们各自走着各自的路，各自从各自的土里，长出了一个样子。你要是把东边那棵的「做法」，原样搬给西边那一棵，是搬不动的。

奶奶那句「各人有各人的命」，要是只当作认命，是一种冻住；可要是读成：**各人有各人的路，各人有各人的土**，那就是另一句话了。这两种读法，第 25 章会细说。

回城的车上，小苒靠着窗，看着外面的田，忽然说：「爸，那张表，我想了一下。我想把它留着。」

陈禾问：「留着干什么？」

她说：「留着看。不是拿来用，是留着提醒自己：别人的东西，先问是哪一版。」

陈禾没有说话。他伸手，在方向盘上，轻轻敲了两下。

本章留给你的小办法，就是这一句：**借问话，不借表**。

下一次，当有人把一份做法递给你，不管是一张作息表、一份简历模板、一套学习方法、一次转行的经验，你拿到手，做三件事：

第一，**先找那行被裁掉的小字**。　每一份做法，都有一行：这是改过几版的？在什么条件下用的？不适合什么人？找不到，你就当它有。

第二，**把它换成一个问句**。　把「他是这样做的」，换成「他起手的时候，问了自己什么？」写下来。

第三，**把问句带回自己的土里，问一遍**。　用一个星期，不求答案，只求记下自己的数。

然后，才让第一版表，在你自己的纸上，长出来。第一版，写上一行小字：随时改。

最后，有一句话，要放在最后说。

小苒这一个月，瘦了一圈。要是一个孩子，因为一份别人的作息，睡不好、吃不下、一直没有精神，不要自己硬扛，也不要觉得这是意志的问题。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带 走 的 话

路不是一张表，是这一股洪流自己走出来的次序；能借的是起手时的那句问话，不是起手的那个点。

小　账

这一章里，回写是落下了，还是悬着？落下了。小苒划掉「不够自律」，写上「表是别人的」，这一笔，是本编里落得最干净的一笔回写。至于「起手的问话」在不同的任务里，怎样问得准，第 36 章验信接着办。

本书要防的病：笃信「同样的起点、同样的走法，必到同样的地方」——本章在哪里防住了它？——在那一行被裁掉的灰色小字上，在德韦克、斯奈德、《道德经》、阿德勒四处：每一处都追问同一句：他给我的，是一张影子，还是一个问题？

想 一 想

1. 你有没有存过别人的一份做法，后来发现用不上？回头看，那份做法里，被你「裁掉」的，是哪一行？
2. 你自己做成过的一件事，如果有人想照着你的路走，你会告诉他哪些？有哪些，是你自己也说不清的「火」？
3. 请想一件你想做的事，试着写下它起手时的那句问话。这句问话，别人借去问，会得到什么样的答案？

◆



第　四　编

三原理的类比

编　序

这一编三章，看笃信的第三种形状：矛盾、改变、回写这一个圈。

笃信说：吃同样的苦，必有同样的成；一样的转折，显出一样的样子；一样的回写，写出一样的命。可回写会改写输入本身，输入从来不会两次相同。第 11、12、13 章各写一步。三章说的是：原理忘了回写。第 13 章也是后面两编的总门：笃信的类比与差异的回写，记出了十种账。

11

第 11 章

矛盾的类比：吃同样的苦，就该有同样的成？

腊月里，工地上的风是从脚底往上钻的。

陈禾四十六岁，在长沙一家工程监理公司做总监理工程师，这个季节天天跑工地。早上七点，他戴着安全帽站在基坑边，手里捏着一支笔，要在旁站记录上签字。笔捏得久了，右手食指第二节的外侧，忽然痒起来。

不是现在冻的。那个位置二十八年前冻过，后来好了，皮肤却记住了。每到冷天，它就在那里痒一痒，像一个很老的熟人，不说话，只是在你经过的时候咳嗽一声。

陈禾把笔换到左手，用右手拇指在那个位置按了按。

按下去的那一刻，他心里冒出来的不是疼，也不是痒，是一句话。这句话他在心里说了二十八年，说得极熟，熟到不用开口：

「我那时候是真吃过苦的。」

这句话后面总还跟着半句，有时说出来，有时不说出来：「所以，我不该只是现在这样。」

你也许有这样一块地方。膝盖上的疤，手心里的茧，胃里一到饿时就抽的那一下，或者只是一个日期，一个冬天，一间教室。你按着它，心里就有一句话冒出来。那句话说的是：我付出过，所以应该有相应的东西。

这一章就从这一句话进去。它看上去最老实，最没有道理可挑。可是它里面藏着一个很深的笃信：**吃了同样的苦，就该有同样的成**。

◆ 一、手背上那块地方

先把那个冬天说清楚。

一九九七年到一九九八年的冬天，陈禾十七岁，在县一中读高三。学校让寄宿，八个人一间宿舍，上下铺，窗户的一块玻璃裂了，拿一张化肥袋子剪开糊上。

早上五点半起床铃，其实铃声之前，已经有人在走廊里跺脚了。陈禾那个冬天的习惯，是铃响之前十分钟先醒，在被窝里把手指一根一根伸直、再握紧，这样起来的时候手不至于僵得拿不住笔。

教室里没有取暖的东西。有的同学从家里带来一个小铁皮炉，里面放几块煤饼，上课时偷偷踩在脚下。陈禾没有。他的脚是用两双袜子加一个塑料袋裹着的，塑料袋是母亲给的，说是隔潮，比棉鞋管用。

手最难办。写字要露出五个指头，冷空气从笔尖一路往里走。到了腊月，他的右手食指、中指，左手无名指，三处先后肿起来，红亮红亮的，摸上去烫，又痒又疼。晚自习写完最后一道题，他把手拢在嘴边哈气，哈出来的白雾一碰指头就散，一点用也没有。

母亲托人带来一小罐猪油，说抹上去管用。他抹了，一晚上，被子上全是油印子，早上又被同宿舍的人笑了一回。

这些事，每一件都不大，可是它们加在一起，那个冬天就有了一种味道。陈禾后来在很多场合，都能闻到这个味道：深夜里的工棚，出差路上的硬座，第一次独自带队去外地验收。每次闻到，那块冻疮的位置就轻轻动一下。

这个味道，他把它记成了一个科目，叫「苦」。

请注意，这是一个**记**的动作。冻疮、塑料袋、猪油、化肥袋糊的玻璃，这些是发生了的事。「那是苦」这两个字，是后来记上去的。当时十七岁的他，不见得这么叫它。他当时大概只是觉得手疼，想早点把这道题做完。

「苦」这个字，是在往后的日子里，一年一年，越记越实的。到了他四十六岁的这个早上，它已经成了账本里一笔很大的存款：我吃过苦。

存款，就是将来要取的。

◆ 二、一句老话的账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这句话在民间流传极广，出处我们不去考证了〔核〕，它是一句谁都听过的家常话。母亲说过，周老师说过，电视里的励志片也说过。它能流传，就因为它压着一个很实在的人间经验：不下功夫的人，常常什么也得不到。

先把这句话当成一笔账来读。

「吃得苦中苦」是进的一边，苦，是本金。「方为人上人」是出的一边，人上人，是本息。中间那个「方」字，是一个连接词，意思是：先有前面，才有后面；前面够了，后面就到。

你看，这话里有一张隐隐的借据。吃苦的人，把自己的一段日子押进去，换来一张期票，期票上写着「人上人」。到期的日子没有写，利率也没有写，可是人人心里都有数：苦吃得越多，期票的面额越大。

这张期票有一个前提，它不说出来，所以人看不见：**同样的本金，能换同样的本息**。

你吃的苦，和他吃的苦，一样多，那么你该得到的，和他得到的，也该一样多。

这个前提平时没人去碰它，因为大多数时候，它看上去是对的：下苦功的学生，成绩一般比不下功夫的好；肯加班的人，一般比不加班的升得快。这样的事每天都有，人就把它认成了定理。

不过你看，这个定理里有两样东西被一笔带过了。

一样是「苦」。苦是一个量吗？十七岁的陈禾，那个冬天，和别人的那个冬天，能放在一个秤上称吗？

另一样是「成」。成是苦的结果吗？苦和成之间，是一根绳子拴着的，还是中间隔着别的什么？

本书把这个「别的什么」，叫作中间那只看不见的手。第3章已经说过它：同样的路、同样的土，不一定长出同样的样子，因为路和土之间，隔着一道各自的工序。本章要看的，是这道工序在**吃苦**这件事上怎么露面。

先把「苦」是什么看清楚。

◆ 三、苦是什么：路和土咬在一起

三原理的第一步，叫矛盾：这一股洪流走着的路（差异序列，也就是一步一步的经过，简称 D），和它脚下的土（纠缠网络，也就是处境、条件、彼此缠着的一切，简称 E），对不上了，咬在一起了。

用大白话说：路要往前走，土不让走。或者，土给了机会，路接不住。

比方说，一个孩子走路，脚下有一块石头。路是脚步，土是石头。咬在一起的那一下，叫矛盾。

这一步是整个发生的起点。没有它，什么都不动；一个人走在平坦、空旷、没有任何阻力的地方，是不会发生什么的。

那么，「苦」是什么？

苦，是矛盾咬得紧的时候，**读出来的那个感受**。

这句话要慢一点说。矛盾是路和土之间的事，是一件发生了的事。苦是读数，像体温计上的度数。烧到三十八度，是身体里的事；体温计上的刻度，是读出来的。

有三种情形，能让你看见读数和矛盾不是一回事。

第一种，矛盾很大，读数很小。登山的人，每一步都在和山、和高度、和自己的肺打架，矛盾大得很，可是他不一定觉得「苦」。他可能觉得带劲。矛盾咬得紧，读出来的是兴奋。

第二种，矛盾不大，读数很大。一个人每天在办公室里被一句话的语气硌着，路没有被挡住，土也没有塌，可是他每天都读出一个很沉的「苦」。

第三种，矛盾大，读数也大，可是这个读数后来被改记了。十七岁的冻疮，当时读出来的是疼，四十六岁再读，成了荣誉。

这三种情形，都说明一件事：**苦和矛盾之间，隔着一道读数的工序；矛盾和后来的改变之间，隔着另一道工序。**

本书不打算把苦从日子里抹掉。冻疮是真的疼，那个冬天是真的冷。本书只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句话，把两道工序都当成了没有，让苦直接换成了成。

这就是笃信。

◆ 四、陈禾记在账上的，是哪几样

回到那个冬天。把陈禾这笔「苦」的账，一项一项摊开看。

如果你让二十八年后的陈禾，把他高三那一年吃的苦列一张单子，他大概会写出这样几项：

早起。他那年每天五点半起床，有一段时间，是五点。

冷。教室没有炉子，宿舍的窗户漏风。

手。三处冻疮，好了又烂，烂了又好。

饿。寄宿的伙食，一周两次有肉，其余是青菜和咸菜，晚自习后常常饿得睡不着。

累。每天十三四个小时在桌前，一个学期瘦了六斤。

孤。同宿舍的人，周末多半回家，他一个月回去一次，来回要走十几里山路。

这六项，每一项都是真的。可是你要是细看，会发现这六项，其实是几种不同的东西混在一起：

早起，是路上的事。他在自己的序列里，给自己加了一个起点，往前挪了半个钟头。

冷、饿，是土上的事。那是处境给的，他没有办法。

手、累，是这两者咬合出来的后果：路要走，土不让，身体在中间承受。

孤，是土上少了一样东西：说话的人。

你看，「苦」这个字，把几种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装进了同一个口袋。装进去之后，它们就成了一个整体：我吃了苦。

这一装，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叙述起来很方便。一个人把自己的日子压缩成「我吃过苦」四个字，别人听了也立刻懂，不需要再解释。

可是它也有一个很大的代价：被装进口袋的东西，**再也分不出来哪一样起了作用**。

陈禾在二十八年里，从来没有问过自己：那个冬天里，真正让他考上湘潭大学的，是早起，还是饿，还是孤？还是说，这六项里，有的起了作用，有的什么作用也没有，只是疼过一场？

没有人问过。因为「苦」这个口袋，本来就是为了不用问而设计的。

苦一旦成了一个整体，就可以拿去换东西了。

换什么？期票上写着：人上人。

◆ 五、林川说，他那年其实没那么苦

二〇二四年的初冬，林川离职回了长沙。两个人在湘江边一家夜宵摊坐下，点了烤鱼、一盘毛豆、两瓶啤酒。第31章会细说这一晚。这里只取其中的一小段。

两个人说起高三。说着说着，陈禾提到了那个冬天，提到了冻疮。他是随口说的，带着一点自嘲，也带着一点藏得不太深的得意：「你那时候在宿舍里，不知道我们那个窗户。」

林川低头剥毛豆，剥了几颗，说：

「我那年其实没那么苦。」

陈禾以为他在谦虚，笑了一声。

林川抬头看他，认真地说：「不是客气。我家离学校近，周末回去，我妈煲汤。我爸每天晚上十点会在家等我，不管多晚。我那一年，是困，有压力，但是……没有你说的那种苦。」

停了一会儿，他又补了一句：「说实话，我那年成绩上去，我也觉得有点奇怪。我没觉得自己特别拼。」

陈禾手里的筷子停在半空。

这个晚上，他心里的那笔账，被轻轻地碰了一下。

这一碰，碰到的是那个前提。

如果苦换成，那么林川吃的苦少，考的分数就该比陈禾低。可是林川比他高三十一分。

笃信的账本，在这里出现了一个窟窿。

你说这个窟窿，可以有很多种补法。比如：林川天资高；比如：林川那年用对了方法；比如：他说的是客气话。这些补法，每一种都有人说过，陈禾自己也在心里试过不止一遍。

可是这些补法，都在保住同一件东西：**同样的苦，该换同样的成；换不了，一定是别的什么出了毛病。**

本书的做法，是反过来问：如果「同样的苦换同样的成」这个前提，本身就是笃信出来的呢？

那一晚回家，陈禾坐在出租车后座，窗外是湘江大桥的灯。

他把那句话，翻来覆去地读了几遍。「没那么苦」。他试着去想林川那个冬天：十点钟有人等门，汤是热的，周末能回去。他想，那他是怎样考出那三十一分的？

想了一路，没想出结果。

他只发现一件事：二十八年来，他一直把林川当成一个「同样吃苦、却吃得更有效率」的人。在他心里，两个人是在同一间苦的教室里赛跑，林川跑得快一点。现在这间教室，忽然分成了两间，一间窗户糊着化肥袋，一间有汤。

两间教室里的人，没有赛过跑。

这个念头，让他心里空了一下。不是难过，是一种有点像把脚踏空的感觉。他那笔账里，原来有一个「对手」，现在这个对手，被取走了。

先别急着回答。先去看一看，苦和成之间，中间到底隔着什么。

◆ 六、同样的苦，为什么变出不同的样子

陈禾在工地上，见过一件事，可以用来看这个问题。

大约十年前，他负责的一个住宅项目，同一批进场的两个钢筋工，都是从邵阳过来的，年纪相仿，一个叫老黄，一个叫小邓。两个人住一间工棚，吃一口锅里的饭，干同样的活，下同样的雨，挨同样的工头骂。工期一年半，这一年半的苦，用任何一个办法称，都是一样重的。

项目结束，老黄成了班组长，后来自己带了一个小队。小邓干到第二年春天，回了老家，听说在镇上开了一个小店。

有一次，陈禾遇到老黄，闲聊起来，问他当年那一年半，觉得哪里最难。

老黄想了想，说：「最难是夏天，钢筋晒得烫手。」

「后来呢？」

「后来就习惯了。晒着晒着，手上的皮就厚了，我反倒觉得，哪块钢筋怎么绑最省力，一摸就知道。」

陈禾又去问过小邓的消息。有一个同乡说：小邓那年受了点伤，腰，不重，可是从那以后，他对高处就有点怕。

注意这个说法的方式。我们不能说：老黄比小邓更能吃苦。也不能说：小邓不够努力。我们只能说：同一段苦，落在两股不同的洪流上，**一个把它改成了手上的皮，一个把它改成了腰里的一根刺**。

这就是三原理的第二步：矛盾推动样子改变。

矛盾是一样的（钢筋、烈日、工头、雨）。改变是不一样的（一个手变灵，一个腰变怯）。中间那道工序，每一股洪流各有各的。

这道工序，就是那只看不见的手。

它看不见，有三个原因。

第一，它不是一个单独的零件。它不像一台机器里的某个齿轮，可以拆下来摆在桌上看。它是这一股洪流自己的发生，是它整个的走法。

第二，它每一次都在变。老黄那年夏天的手，和老黄第三年夏天的手，不是同一只手。每一次矛盾经过它，它自己也被改了一点。

第三，它藏在结果后面。人只看得见结果：老黄成了班组长。这个结果一出来，人就倒着讲故事：「他能吃苦。」这个说法听上去合理，可是它是**从结果倒推的**。如果小邓成了班组长，故事也能倒着讲：「他能吃苦。」

这就是「吃得苦中苦」这句话的一个真实面貌：它是一句**事后的话**，是看着结果，回头给过程记账。

它不是一句**事前的话**，不能拿着它去预言：吃了这么多苦，所以一定会如何如何。

好了。大致的道理摆出来了。

现在要请四位全球的邻居来坐一坐。他们每一位都对这件事说过很重要的话。本书一位一位地听，先说他们说中了什么，再说本书多出来的那一层。

◆ 七、顺手的路，也长本事

说到这里，有一个问题会冒出来：照这样讲，是不是林川那样的人，没怎么吃苦就上去了，吃苦反而没有用？

不能这样讲。本书不劝人别吃苦，也不说苦没用。

先看林川那一年的样子。他家离学校近，周末回去有汤，晚上十点有人等门。这样的路和土，咬合得顺。矛盾不是没有，一道难题是真的难，一次月考是真的砸过，可是这些矛盾落下来，**有地方接着**。

「有地方接着」，是一个很重要的说法。矛盾落下来，被接住，样子就可以顺着往前换。这样的换，同样是改变，同样会回写，一点不比咬得紧的矛盾弱。

工地上也有这样的事。陈禾见过不少年轻的技术员，进场第一年，跟着一位好脾气的老师傅，师傅肯讲，肯放手，错了也不骂，只说「再看一遍」。这样的年轻人，往往长得很快。他们的日子里没有多少苦，苦这个读数一直不高。

反过来，也有人在又冷又饿又没人带的地方，咬着牙把本事练出来。他们的苦读数很高，样子也换了。

还有第三种人：苦读数很高，样子却没怎么换。陈禾带过一个测量员，每天最早到、最晚走，一个冬天下来人瘦了一圈，可是仪器上的几个老毛病，到春天还是那几个。

这三种人放在一起，你会看到：**苦的读数高低，和样子换得多少，没有一根固定的线连着。**

本书不是在说苦没用，是在说苦不是账上那个会自己生利息的数。苦有时候是矛盾咬得紧的标志，咬得紧，换起来可能更深，也可能把人卡住。顺手的路，有时候换得又稳又快，也有时候换得浅，遇到咬得紧的矛盾，反倒一下子接不住。

这几种情形，谁也不比谁高一等。它们只是不同的发生。

所以，再回头读「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会发现它有一个很准的地方：在某些人身上，苦确实是路。可它又有一个很不准的地方：它把这个「某些」，说成了「所有」。

笃信，总是在这一步完成的：把「有时」改写成「总是」。

◆ 八、孟子：天将降大任

先请的是孟子。

《孟子·告子下》里有一段话，大概是中国人说到吃苦时最常搬出来的：

大意是：天要把重大的责任交给某个人，一定先要磨他的心志，劳他的筋骨，饿他的身体，让他穷得一无所有，让他做的事处处不顺，用这些办法震动他的心，坚韧他的性子，增加他原来不会的本事〔核〕。

这一段前面，还有一串名单：舜是从田野里起来的，傅说是从筑墙的工匠里起来的，胶鬲是从卖鱼盐的人里起来的，管夷吾是从狱官手里起来的，孙叔敖是从海边起来的，百里奚是从集市上起来的〔核〕。

孟子这一段，说中了几样很重要的东西。

第一，他把苦和后来的成连在了一起，连得很清楚。苦不是白吃的，它在人身上做着事：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他看见了苦是**会改人的**，这一点比一般人只说「苦尽甘来」深一层。

第二，他没有只说苦。段末他又补了一段：人总是犯了错，然后才能改；心里被困住，思虑被堵住，然后才奋发〔核〕。这一句，其实已经碰到了第二步：矛盾逼出改变。

第三，他把这件事看成一种很大的事，不是个人的小运气。这让吃苦的人，有了尊严。

这些，本书都认。

可是你把那串名单再看一遍。

舜、傅说、胶鬲、管夷吾、孙叔敖、百里奚，六个人，**每一个都是后来成了的人**。孟子是在他们成了之后，回头去看他们的出身，发现他们都是从苦里起来的，于是得出一个说法：天要降大任，先给他苦。

这是一份回看的名单。名单里没有那些同样从田野里起来、同样筑过墙、同样卖过鱼盐、最后什么也没有成的人。那些人没有进孟子的书，因为没有人记。

所以，孟子这句话是一笔**倒着写的账**。先有成，回头给苦记一笔「天降」。这是回写，可是他当作了预言。

本书多出来的一层，就在这里：**天降大任，先苦其心志，这句话有两种读法**。

一种读法，是预言：「谁吃苦，谁就会被降大任。」这是笃信的读法。

另一种读法，是事后记账：「那些后来被降了大任的人，回头一看，苦都吃过。」这是回写的读法。

两种读法，字面几乎一样，差别在于：第一种推得出「吃了苦所以该有成」；第二种推不出。第二种只推得出：**回看成了的人，他们的苦被记成了「天降」**。

给孟子留一个公道：他自己在同一篇里，就没有把话说成预言。「天将降」三个字，是**将**，不是**必**。而且他说「是人也」，是这个人，不是那些人。他没有说，所有吃苦的人都是「是人」。

可是后世的人，把这句话拧成了一张借据：我吃了这么多苦，天该降给我了。

给你一个只有本书推得出、孟子推不出的判别局面：

有两个人，名单上的苦一模一样，一项不差。其中一个后来成了，一个没有成。回头记账时，成了的那个，把苦记成了「天降」；没成的那个，苦被记成了什么？

孟子推不出这第二个人的账。他的话只管成了的人。如果要把话说完整，他只好说：没成的人，不是「是人」。可是这样一来，「是人」就是「成了的人」，话成了循环：成了的人才是将被降大任的人，所以将被降大任的人都会成。

本书推得出来：没成的那个人，苦也被记了账，只是记成了别的科目。可能是「我命不好」，可能是「他们不公平」，也可能是「我吃得还不够」。这三个科目，各是一种回应，后面几编一个一个写。

记住这一点：**苦被记成什么，不在苦里面，在回写落笔的那一下。**

◆ 九、斯托克代尔：悖论里留下的缝

第二位邻居，是一位美国海军将领。

吉姆·柯林斯在《从优秀到卓越》（2001）里，讲了一个故事，后来被叫作斯托克代尔悖论。詹姆斯·斯托克代尔是越战期间被俘的美军高级军官，在河内的战俘营里关了七年多〔核〕，受过多次酷刑，没有明确的出狱日期。

柯林斯问他：哪些人没有挺过来？

斯托克代尔的回答，大意是：乐观主义者〔核〕。他说，那些人总是说，圣诞节前我们就会出去；圣诞节过去了，他们说，复活节前就会出去；复活节过去了，又是感恩节，又是圣诞节。他们一次一次失望，最后是心碎而死〔核〕。

柯林斯由此提炼出一个原则：你必须相信自己最终会成功，同时又必须直面眼前最残酷的现实。这两件事要一起拿住。这叫斯托克代尔悖论。

这位邻居，说中了几件很要紧的事。

第一，他看见了苦里的两样东西：一样是对「终将如何」的信，一样是对「现在如何」的看。两样要分开，不能混。这很难得，因为多数人把两样当成一样。

第二，他看见了「期票」的危险。「圣诞节就出去」，就是一张写明到期日的期票。期票到期没兑现，人就塌了。他说的是：**不要给苦开一张有到期日的借据。**这一点，和本书是一边的。

第三，他的话是从苦里活下来的人的话，不是坐在椅子上的人说的。这让它有分量。

本书多出来的那一层，要说得小心一点。

斯托克代尔悖论管的是一件事：**怎样在苦里活下去。**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本书不抢它的地盘。

可是「吃同样的苦，就该有同样的成」，问的是另一件事：**苦能不能换成成**。这两件事，常常被当成一件。「你要相信最终会成功」，听上去像是在保证苦会换成成。本书要把它拆开：

悖论的前一半，「相信最终会成」，是活下去的燃料。后一半，「直面残酷的现实」，是不给燃料开借据。把两半合起来，其实是一句话：**不笃信类比，也不放弃发生**。

在苦里，不去笃信「同样的苦必出同样的成」，同时，让那一股洪流继续走。

这就是悖论的意思，用本书的话来说。

那么本书多出了什么？

多出一条：**幸存者的话，被后人读成了配方**。斯托克代尔是被俘的人里的一个，他活下来了，也守住了。他回头总结：乐观主义者没挺过来，清醒的信念者挺过来了。这是一个很可信的总结。可是后人读它的时候，把它读成了：**只要两样都做到，你就会挺过来，就会成**。

这又是一次拉直：把一个活下来的人的经历，当成了所有人的输入输出表。

给斯托克代尔留一个公道：他没有这么说。他自己在书里是什么口吻，本书不替他回答，而且这类细节，有〔核〕的地方，请读者对原书。

给你一个只有本书推得出、悖论推不出的判别局面：

一个人，在苦里直面现实，也守着终将成的信，两样都做到了。他没有挺出来。

悖论怎么说这个人？它大概只能说：他可能没有真正做到。这话和孟子那条出路是一类的：要保住前提，就得把没成的人说成「没做对」。

本书怎么说？这个人的苦，被如实地记了账，没有被记成本金，这很好；他守着信，没有被借据压垮，这也很好。可是**成不成，是另一笔账**。那笔账的落笔，不在他有没有挺住里，在他那一股洪流的那道工序里，这道工序别人看不见，他自己也看不见。

挺住了，没出来，两件事可以同时成立。这是本书比悖论多出的一格。

◆ 十、尼采：不能毁灭我的，使我更强大

第三位，是尼采。

《偶像的黄昏》（1888）里，有一组「格言与箭」，其中有一句，被后来无数人抄在笔记本上：凡是不能毁灭我的，都使我更强大〔核〕。

这句话的力量，在于它把苦和成之间的那条线，画得又短又直。苦来了，没有死，所以强。

先看他说中了什么。

第一，他看见了苦会**回头改写人本身**。这是比孟子又进一步的一格。孟子说苦「动心忍性」，是在说苦的作用；尼采说的是，苦走过之后，那个被苦碰过的人，已经不是原来的人了。这一点，其实就是三原理的第三步：回写。他在一句话里把它抓住了。

第二，他拒绝让苦白白过去。苦如果只是受，不改变任何东西，那就真的白受了。他要的是：每一次，都要有一点东西留下来。

第三，他自己的一生，是用病、孤独、被冷落写成的。他不是在顺境里说这句话。这让它有一种铁的质感。

本书多出的一层，是一个很朴素的追问：**这句话里，「更强大」这三个字，是预言，还是记账？**

如果是预言，那么每一个没被毁灭的人，都必然更强。可是我们都见过这样的人：一场病之后留下一身旧伤；一场变故之后，变得又窄又硬，什么也不肯再碰；一次挫败之后，每一回要做类似的事，手就先抖起来。这些人，没有被毁灭，可是**没有变强**。他们的苦，回写的方向是别的。

尼采不会不知道这些人。他自己就是一个带着旧伤的人。我们可以公道地说，这句话是他在某一个当口，带着某一种力气，对自己说的话，是一句**自勉的话**，不是一张**定律的表**。

可是后世读它，常常读成了定律：没死，所以强；没强，那就是还不够苦，或者没有熬过去。这样一读，那些留下旧伤的人，又多了一层债：你没强，是你的毛病。

本书的做法是把这句话放回三原理里：

矛盾（苦）推动改变；改变之后，回写落笔，改写那一股洪流自己的路与土，并记一笔账。回写落下的笔迹，**不一定是「更强」**。可能是更强，可能是更韧，可能是更窄，可能是更怕，可能是更冷，也可能是更软。每一种，都是回写落下的字。

尼采那一句，抓住的是「会落笔」，说错的是「必落成强」。

给你一个只有本书推得出、这句话推不出的判别局面：

同一场不致命的苦，落在两个人身上。一个人长出了一层厚茧，一个人留下一道旧伤。

这句话要说第二个人「没有被毁灭」，所以他「更强大」，可他明明是疼的。要保住这句话，只能说：他其实也强了，只是他自己没看见。这是又一次保前提。

本书说：两个人都被回写了，笔迹不同。厚茧是一种笔迹，旧伤也是一种。哪一种，在落笔之前，没有人知道，包括他们自己。

你注意到了吗？这三位邻居，孟子、斯托克代尔、尼采，每一位说的都是对的一半，另一半都被笃信补上了：**把一个有的发生，补成一个必的发生。**

◆ 十一、弗兰克尔：苦被意义收住的那一刻

第四位邻居，用的是最重的材料。

维克多·弗兰克尔是奥地利的精神科医生，二战中被关进纳粹集中营，在奥斯维辛、达豪等地待过，家人大多死在营里〔核〕。战后他写了《活出生命的意义》（初版于一九四六年，德文）。

他在书里讲了他观察到的几件事。有一件，后来被引用得最多：在营里，活得下去的人，不一定是身体最壮的；他们常常是**心里还有一个「为什么」的人**。他引了尼采的一句话：知道为什么活的人，几乎能忍受任何怎样活〔核〕。

他由此创立了意义治疗：人在最深的苦里，仍然可以找到意义，意义能把苦收住。

先说他说中了什么。

第一，他把苦的读数，和意义连起来了。这是对前面第3节的一个很强的支持：同样的苦，读出来的东西，可以因为有没有意义而不同。

第二，他留下了一个很有分寸的提醒：无谓的苦，不是英雄的苦，是受虐〔核〕。也就是说，他没有说「所有的苦都有意义」，他在拒绝把苦神圣化。这一点，本书非常看重。

第三，他把自己从苦里活出来的事，写成了一本给别人的书，没有把它写成「赢了」。

本书多出来的那一层，是一个很小的位置的移动：

弗兰克尔看见的是「苦＋意义」这两样东西。意义，在他的叙述里，是**苦里面的一个可以被找到的东西**：你去找，就找得到。

本书看见的是：意义，是回写落笔时**记上去的一个科目**。苦走过之后，被记成了「意义」，还是被记成了「白受」，是这一笔账怎么落。

这个移动，听起来很小，其实把一样东西分开了：**苦里本来有没有意义**，和**苦被记成了有意义**。弗兰克尔的实践，两样都包着；他的理论，更靠近前者。本书说的是后者，而且说它能改记。

给你一个只有本书推得出、弗兰克尔推不出（或推出不同结果）的判别局面：

同一个人，同一段苦，在二十岁、四十岁、六十岁，被记成三个不同的科目。

陈禾的冻疮就是这样。

十七岁，当时记的是疼，没有科目。

二十岁，大学二年级，有人说起高考，他说「我吃过苦」，语气里有一点点自己都没注意的骄傲。科目是：功劳。

四十六岁，夜宵摊上，林川说他那年没那么苦，他沉默了半晌，心里浮上来一个很陌生的说法：那时候，没有人心疼我。科目变成了：欠。

同一块冻疮，三个科目。弗兰克尔的框架，可以说前两者里有意义，第三个也可以算「意义的另一种形态」。本书说，这三次，是**三次不同的回写**，每一次都改写了前面，每一次都落了一笔新账。意义不是一个被找到的东西，是一个被反复落笔又反复改记的东西。

这给了人一个出路：账是可以改记的。这一点，本章末了再说。

◆ 十二、母亲那一本，没有利息

还有一个人的苦，要放在这张桌上，不然这一章就只是在谈读书人的苦。

陈禾的母亲，在县里老家，务农一辈子。她吃过的苦，陈禾那个冬天加起来也比不了。

春天插秧，腰弯着，一天下来直不起来。夏天双抢，太阳底下割稻、打谷、再抢着插下一季，六月的天，一天睡四个钟头。冬天挑塘泥，肩上磨出一层老茧，茧

又磨破，破了再长。陈禾小时候，母亲的手背上，常年是裂口，裂口里嵌着泥，洗不干净，她拿一点蜡烛油滴上去，让它合住。

这样的苦，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去算，母亲该是人上人里的人上人。

可是母亲没有成为谁。她一辈子在那几亩地和那个院子里。她养大了两个孩子，供一个上了大学，院里栽了两棵橘树，到了年纪，有病痛，有一点点积蓄。

要是笃信的账本去核对，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窟窿。

陈禾小时候不懂，长大以后也一直没有拿这个窟窿去问过母亲。他怕问出一个不愿意听的答案。

有一年春节，他陪母亲坐在院子里剥橘子，话赶话说到这件事。他其实只是想说一句「妈，你这辈子太苦了」。

母亲把一瓣橘子递给他，说：「各人有各人的命。」

就这一句，说完又低头去剥下一个。

陈禾那时听到的，是一个人对苦的认命。他心里甚至有一点点气：为什么不争一争？

后来他在这一章的材料里，想起这句话，才看见另一种可能。母亲没有把她的苦记成一张期票。她的账本里，大概压根没有开过「苦」这个户头。苦就是苦，是春天要插的秧，是冬天要挑的泥；做完了，就做完了。

她没有拿「人上人」去核对过。所以，她没有一笔「该有而没有」的账。

这件事，要小心讲，因为很容易讲歪。

讲歪的一种，是赞美：母亲活得通透，不计较，值得学。这样一赞，就又把母亲的日子拉成了一个榜样，一张新的类比，让陈禾去照着活，照不上，再生出一笔新的账。

讲歪的另一种，是惋惜：母亲苦了一辈子，什么也没换来，这个世界对她不公平。这样一说，苦又被记成了本金，只是这一回，记到了「世道」头上。第24章会细说，这就是怨的起点。

本书只说一件事：**母亲那一本，没有利息这一栏**。她的苦，被回写成了手上的茧、院里的树、一句「各人有各人的命」，也被回写成了一种很慢、很稳的做事方式，陈禾身上就带着它的影子，他自己看不出来。

这些，都是已经落下的笔。不欠谁。

陈禾在往后的日子里，一再想起这一幕。每当他心里那张「我吃过苦」的期票翻出来，母亲手背上那一道蜡油合住的裂口，就会在旁边出现。他没有拿它做结论，只是并排放着。

并排放着，期票有时就轻一点。

◆ 十三、苦被记成本钱以后

现在把四位邻居放下，回到「吃同样的苦就该有同样的成」这条笃信本身，看它怎样在日子里长出东西。

苦一旦被记成了本金，会发生三件事。

第一件：苦开始要求兑现。

存款是要取的。一个人心里有一笔「我吃过苦」的账，就会时时去看，看它有没有利息。同学聚会，别人升了，他想：我吃的苦不比他少。看到有人轻轻松松就得到了，他心里翻一下：我当年那个冬天呢？

这是一张期票，开出去了，没有兑现。第五编、第六编会细说，期票没兑现，自我界会作出各种各样的回应和解释。这里只先点一下方向：

如果记到「别人偷了我的」，是嫉妒。

如果记到「这次不算，是运气」，是不服。

如果记到「世道对我不公」，是怨。

如果记到「我吃得还不够，换个地方再比」，是攀比。

这些后面各有各的章，本章不抢。

第二件：苦开始改写下一步。

这件事比较隐蔽，也更要紧。

一个人把过去的苦当成本金，就会在往后的路上，悄悄给自己加一个要求：**要回本。**

陈禾在三十岁那年，评上了一个职称，薪水涨了一点。他的第一反应，不是高兴，是一句话：这才对得上。

你看，这个「对得上」，是拿高三那个冬天的账，去核对三十岁的结果。结果对得上，是应当；对不上，是亏。

每一次，这个核对，都在改写他的下一步。他会下意识地选那些「看上去像是苦的回报」的东西：更重的活，更难的项目，更晚的下班。因为这样，才对得起那笔本金。

这是回写。苦这件事，不是在高三结束的，它在二十八年里一次一次落笔，把他的路和土，一点一点往「要对得起苦」的方向改。

这个方向未必是错的，也未必是对的。本书只说：**它是被笃信推着走的**。推它的，是那句「同样的苦该换同样的成」。

第三件：苦成了一个不可以被怀疑的科目。

这是最难的一件。

一个人账本上最大的一笔存款，是不能被怀疑的。一怀疑，整个账本都晃。所以，当林川说「我那年没那么苦」的时候，陈禾心里的第一个反应不是好奇，是一阵很轻的、不舒服的抵触。

那个抵触，守着的是那个冬天。

它守得很深，因为那个冬天不只是一个冬天，它是陈禾对自己这一生的一个说法：我是靠吃苦走到今天的。这是他的根据。把根据抽走，人会晃。

这一点，对读这一章的你，也许是最值得停一下的地方：你心里，有没有一个**不可以被碰的苦**？有人一碰，你就想争，就想列证据，就想说「你没经历过」？

那就是一笔被记成了本金的账。

◆ 十四、苦这一笔，能不能改记

好了，把前面的东西收一收。

苦是矛盾的读数，不是矛盾本身。

矛盾推出改变，中间有一道各自的工序。同样的矛盾，同样的苦，在不同的洪流里变出不同的样子。

改变之后有回写：改写前面的路与土，并记一笔账。苦被记成什么科目，不在苦里面，在落笔那一下。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是一张事后记的期票，被当成了事前的借据。

四位邻居，各自说中了一半：孟子说中了苦会改人，漏了没成的人；斯托克代尔说中了不开借据，漏了幸存者不是配方；尼采说中了会落笔，漏了落的未必是强；弗兰克尔说中了苦能被意义收住，漏了意义是记上去的，记了还能改。

现在回答一个很朴素的问题：**这一笔账，能改记吗？**

能。不过要小心，有三个说法容易走错。

第一个说法，是「把苦忘了」。不行。冻疮在那里，它忘不掉，强行忘了，只会变成一个不被说出口的暗账，这叫僵：记在那儿，不动，每年一碰就疼。

第二个说法，是「把苦说成不苦」。也不行。这是把真实发生的事擦掉，换一个好听的读数，叫假回，不久又会冒出来。

第三个说法，是「给苦换一个更好的科目」，比如硬把它说成「宝贵的财富」。这有时能行，有时只是又加了一层笃信：好像只要换一个科目，就一定会换成好的结果。

那怎么办？

本书给的，是一个很朴素的办法：**把这一笔账，拆开来看一遍。**

你还记得第4小节陈禾那张单子吗？早起、冷、手、饿、累、孤。六样东西，拆开来，每一样问一句：

这一样，改了我什么？

不是问：它值多少钱，该换多少成。只问：它在我身上，改成了什么。

早起改了我什么？也许改成了我至今天亮之前就醒，改成了做事时有一种往前赶的劲，也改成了从不敢睡过头的一种紧。

冷改了我什么？也许改成了我对「有一个暖的地方」这件事格外在意。

孤改了我什么？也许改成了我不太习惯开口要东西。

你看，这样一拆，苦就不再是一个口袋，而是几笔具体的账，每一笔，都落在了今天的陈禾身上，成了他的一部分。

这些改写，有的好用，有的不好用，有的好用也不好用。可是它们都是**发生了的**。本书在这里想说的，是一个很小的、很重要的转向：

苦不是押在过去、等着兑现的本金，它是已经落在今天的一笔笔具体的改写。

改写既然已经落了，就不需要再向任何人讨利息。

这样看，那句「同样的苦，就该有同样的成」，就不再需要被反驳，它只是自己松开了。因为「苦」已经不是一张期票，它是一份已经交付的东西。

◆ 放回日子里

二月初，小苒的期末考试前一晚。

苏敏在厨房里热牛奶，小苒的台灯还亮着，已经过了十一点半。陈禾端着杯子进去，看见女儿趴在桌上，右手握着笔，左手在揉右手的手腕。

他在门口站了一下，心里冒出一句话。这句话是熟的，已经在嘴边了：

「我们当年，一个冬天，手上都是冻疮……」

他把这句话咽了回去。

不是因为想通了什么。是因为他忽然听见了这句话下面藏着的那半句：「所以你现在这点苦，算什么。」

这半句话，二十八年前没有人对他说过，可是它已经在他自己心里，长成了一个很熟的声音。

他把杯子放在桌上，没有说教，把右手伸出来，摊开给女儿看。

食指第二节外侧，有一小块颜色略深的皮肤。

「这是我高三冻的。」

小苒看了一眼，说：「我知道，你说过。」

「你知道，我当时在想什么吗？」

「想考北大？」

「没有。」陈禾想了一会儿，说，「我想的是，这一页写完，去哈一口气。」

小苒笑了。笑得很轻，是那种终于被人当成了一个人、不是一个考生的笑。

她低下头，继续写。手腕还在转，可是肩膀松了一点。

陈禾回到客厅，坐了一会儿，心里没有结论。他只是隐约觉得，今晚这一句话，没有说成一张借据。

下面是明天就能试的一个小办法。

拿一张纸，写下你心里那一笔最大的「我吃过苦」。

一行就够。比如：「我那几年，一个人在外地，没有人管。」

然后在下面画两栏，左边写：**这一笔，我平时记成了什么科目？**（比如：功劳，亏欠，证明，委屈。）

右边写：**这一笔，已经改了我什么？**（只写具体的：一个习惯，一个怕处，一种手感，一句口头禅。）

写完，读一遍右边，不要读左边。

如果右边写出了三五样具体的东西，你可以问一句：这些，还需要向谁要利息吗？

不一定有答案。可是有时候，那张期票会自己轻一点。

带 走 的 话

苦是矛盾咬紧时读出来的数，不是一张可以兑成同样结果的期票；同样的苦走过不同的洪流，落下的笔迹不同，这一笔账，可以拆开，可以改记。

小　账

这一章里，回写落下了，还是悬着？落下了一半。三原理第一步，矛盾，这一章落定了：苦是读数，不是本金。第二步、第三步，各挂着一笔：改变的类比，第12章接；回写的类比，第13章接。

本书要防的病：笃信「同样的矛盾必出同样的改变」——本章在哪里防住了它？——在孟子的名单、斯托克代尔的幸存者、尼采的「更强大」、弗兰克尔的「意义」四处，每一处都追问了同一句：没成的人、没强的人、没找到的人，他们的苦被记成了什么？

想 一 想

1. 你心里有没有一块「不可以被碰的苦」？别人一碰，你想争什么？

2. 请把你吃过的一段苦，拆成三五样具体的东西。每一样，在今天的你身上，改成了什么？

3. 你认识的人里，有没有两个人吃过几乎同样的苦，后来变出了不同的样子？你平时是怎样解释的？这个解释，是看着结果倒推出来的吗？

◆

12

第 12 章

改变的类比：一样的转折，一样的显露？

二〇二三年 11 月，毕业二十五年的同学会定在长沙。正日子的前一晚，留在县城的几个同学张罗着先聚一桌，摆在县城东边一家新开的酒店里，也叫上了回老家看母亲的陈禾。

陈禾差点没去。出门前，他在母亲家里换了两次衣服，最后穿了一件最普通的深蓝衬衫。母亲看着他，没说话。他自己知道：他不过是想先打听打听，林川明天来不来。

林川没来。他第二天才从北京飞长沙，赶正日子，先在群里发了一个很大的红包，被几个人抢了，群里热闹了一阵。

来了的，有十几个。圆桌两张，坐不满，大家换来换去，很快就围成了几堆。陈禾被拉到靠窗那一桌，那一桌的中间，坐着赵磊。

赵磊是当年班上的活跃分子，爱打篮球，爱起哄，大嗓门。他现在在长沙一家券商做合规，头发剃得很短，手腕上一块低调的表。他是班上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的唯一一个。

酒过三巡，有人起哄让赵磊说两句。赵磊站起来，举着杯子，笑着说：

「我没什么好说的。我就是那年复读，被你们甩下去一年，又自己爬回来的。」

大家笑。

「那年复读，我差点疯了。」他说得很轻，像在说别人的事，「七月放榜，我差了十一分，没到线。我爸说，再来一年。我就再来了一年。」

桌上有人说：「复读那一年，你是真拼啊。」

赵磊说：「也不是拼。就是……那一年里面，有一天，我忽然发现自己会了。」

大家笑着碰杯，话头又转开了。

陈禾坐在那里，端着杯子，没有喝。他心里有一句话，一直在往上冒。这句话他以前没有说过，也没有对谁说过，甚至没有对自己说清楚过。可是它今天冒上来了，冒得很自然，像水从一个很老的缝里渗出来：

「我要是也复读一年。」

后面跟着的，是一个没说完的句子：「……是不是也能考上北大？」

他把杯子放下，在桌下用拇指按了按杯垫的边。

这一章，就从这句话进去。

◆ 一、「复读一年」是几个字

先看这四个字：复读一年。

它很短，短得像一个词条。你说出来，别人立刻懂：一个人没考好，再读一遍，再考一次。

这四个字，在日子里被用得极多。谁复读了一年考上了，是故事。谁复读了两年没考上，是教训。谁没有复读，心里偶尔泛起一句「要是复读……」，是一道淡淡的印子。

它就像菜谱上的一个名字：红烧肉，糖醋鱼。听名字，你就觉得你知道怎么回事。

可是菜谱上的名字，压住了什么？

压住的，是三百六十五天。

赵磊的那一年里，有多少个早晨，是不想起床的？有多少个晚上，被同学的升学消息戳了一下？有多少次月考，成绩没动，只好告诉自己「再等等」？有多少个周末，他爸站在门口，一句话不说，递过来一碗面？

这些，「复读一年」这四个字里，一个都看不见。

更要紧的是，这四个字里，有一个看不见的东西，是赵磊自己都没有说出来过的：

那一年里，他的样子，一点一点换了。

他自己后来描述这件事，说的是：「有一天，我忽然发现自己会了。」

「忽然」两个字，用得很老实。他没有说是哪一天，没有说是因为哪一道题、哪一次考试、哪一句话。他只是说，有一天。

这个「有一天」，是本章要看的东西。

三原理的第二步，叫**改变**。矛盾咬住之后，样子要换。可是样子是怎样换的，换的那个过程，很难被一个名字装下。

名字只装下了事件：复读。事件是外面的，是别人看得见的。换，是里面的，是这一股洪流自己的事。

笃信的类比，抓的是事件，却以为抓到了换。

◆ 二、转折，是一个名字，还是一段日子

先把「转折」这个词，说准一点。

人说「人生的转折点」，说的是那些可以指出来的事：考上大学，换了城市，结了婚，离了婚，辞职，创业，出国。这些事，有名字，有日期，说得出来。

可是你仔细想你认识的人，那些「转折点」，每一个都能被拆成两样东西：

第一样，是事件。比如「二〇〇一年辞职」。这是外面的一个点。

第二样，是换。比如辞职前一年里一点点积累的不适，辞职那一刻心里的发空，辞职后三个月里重新找一个活法的笨拙，一年之后忽然发现自己成了另一种人。这是里面的一段。

两样东西，是不同的。

人们说起别人的转折，说的几乎只有第一样。因为第二样看不见，也说不清。

于是，转折的故事，就剩下一个骨架：

「他当年辞职了，现在如何如何。」

「他当年出国了，现在如何如何。」

这个骨架，一眼看上去像一道公式：输入，是那件事；输出，是那个样子。

笃信的类比，就在这一点上抓住了公式。

「他复读一年，考上了人大。我也复读一年，就能考上个什么。」

「他辞职创业，成了老板。我也辞职……」

「他出国读书，回来就是海归。我要是也去……」

句式很整齐：**一样的转折，一样的显露**。

三原理走到第二步，矛盾推动样子改变。笃信把这一步，当成了一个固定的函数：把某个转折放进去，就拿出一个固定的样子。

可是，样子是怎样换的，这一步里面，有那道各自的工序。第11章讲过，同样的苦，在不同的洪流里变出不同的样子。这一章要讲的，是它的下一格：**同样的转折，也一样**。

先看两个人的两个一年。

◆ 三、赵磊的那一年

赵磊后来说过更多。那一桌散场后，陈禾在酒店门口，和他又站了一会儿，他才讲了讲那一年。

那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赵磊讲得断断续续，陈禾又隔了一些年才把它们整理成一个样子。我们把它拼起来看。

一九九八年的七月，放榜。赵磊差了十一分。

他那天没有去看红榜，是别人跑来告诉他的。他爸在县城开一个小的五金店，听完，什么也没说，晚上关了店门，对他说：「再来一年吧。」

第一个月，赵磊没有去学校。复读班八月下旬开课，他拖到九月中旬才去，原因他自己都说不清，大概是脸挂不住。

复读班，在县一中旁边一所很旧的民办学校里。教室比一中的更暗，桌椅是别人用过的，有人在桌面上刻过字。他被分在最后一排。

第一次月考，他的成绩，比高考那年还低了二十多分。

他后来说，那次考完，他在操场上走了一个多小时。不是难过，是一种说不清的空。他想：我是不是就这样了？

那个冬天，他的日子，是一个字：熬。

可是在这个「熬」里面，有几件小事，他自己当时没有觉察：

他把以前的错题，一道一道重抄了一遍。不是为了学，是因为没有别的事可做，晚自习后宿舍熄了灯，他在走廊的灯下抄。

他开始跟一个同桌聊天。那个同桌是别的县来的，成绩一般，爱问「为什么」。问得多了，赵磊发现，自己以前能做对很多题，却说不出来为什么这样做。他第一次不得不把方法说出来。

腊月的一天，他爸来看他，带了一盒鸡蛋，什么也没说，在宿舍门口站了一会儿，走了。赵磊后来说，他爸那一站，站了不到两分钟，他记了二十五年。

到了第二年的春天，三月的一次模拟考，他的成绩，一下子上去了三十多分。他自己吓了一跳，翻来覆去地看试卷，以为是批错了。

「有一天，我忽然发现自己会了。」

他说，是在做一道物理大题的时候，题目他没见过，他却觉得「我知道往哪里下手」。不是知道答案，是知道下手的地方。

你看，这一年里，换了的是什么？不是「更努力」，也不是「更聪明」。是一个很具体的东西：**他开始能说出自己为什么这样做**。

这个换，是从哪一天开始的？没有一天。是从那个爱问「为什么」的同桌，从走廊里的重抄，从他爸那两分钟的站立，一点一点叠出来的。它们没有一个是赵磊「决定」的。它们是那一年里，一股洪流在一个很暗的教室里，自己走出来的东西。

这就是三原理的第二步，在赵磊那里的样子。

◆ 四、孙志强的那一年

同一个同学会上，还有一个人。

孙志强，坐在第三桌的角落。他也复读过一年，一九九九年考的，成绩比第一年还低了十几分。他后来进了一所专科，毕业后去了东莞，在一家模具厂做过技术员、车间主任，现在自己带着几个人，接小订单。

他在桌上话不多，别人敬酒，他喝。有人说起「当年谁谁复读一年上了人大」，他点了点头，说：「嗯，赵磊。」

没有再说什么。

陈禾那天没有留意他。后来他想起来，才觉得，这桌上有两个人，**同样复读了一年**，同样是那个年份，同样在那个县，同样在那所旧的民办学校里。

孙志强的那一年，陈禾不知道细节，没有问过。这里不能编造他的内心，只能说一个大致的轮廓：他那一年也很熬，也很拼。他的成绩，没有往上走。

为什么？

陈禾后来想过很多种解释。比如：孙志强那一年用的方法不对；比如：他心态不稳；比如：他本来基础就比赵磊差一点；比如：运气。

这些解释，每一种都是在往一个地方凑：**一定有一个东西，让同样的转折没有换出同样的样子**。这个东西找到了，笃信的公式就可以修好。

本书的做法，是另一个方向：不去找那个「东西」，而去看这句话本身。

「同样复读一年」，这个「同样」是谁说的？

是外面的人说的。是从事件那一层看过去，两个人都是「复读一年」。可是从换的那一层看，两个人的一年，没有一天是相同的。赵磊有一个爱问为什么的同桌，孙志强有没有？赵磊有他爸那两分钟的站立，孙志强有没有？这样的细节，各人有各人的一串，没有两串是一样的。

而且，这些细节本身，也不是「外面给的」。同样一个同桌，同样一句「为什么」，落在一个人身上，会被接住，落在另一个人身上，会被当成一阵杂音。接不接得住，在那股洪流自己的工序里。

所以，**同样的转折，只是名字相同**。

孙志强的那一年，不是「没有换」。他那一年也换了。东莞的车间里，他后来做出来的，是另一种样子：对机器的手感，对工序的耐心，对一个小团队里的人怎

样说话。这些，是后来的显露，不是复读那一年单独换出来的，可是复读那一年，是它们的一个来路。

这一点，要说得公道：**转折没有把他换成赵磊，不等于转折没有换他。**

人们看转折的结果，通常只看一个方面：有没有考上，有没有成功，有没有变好。这个方面，是社会给的刻度。可是样子的改变，是多方向的。孙志强的那一年，换出的样子，不在这个刻度上，所以没有被记成「成」。

◆ 五、陈禾那一年，没有发生

现在回到陈禾。

一九九八年七月，红榜贴出来。陈禾考上了湘潭大学土木工程系，比林川低三十一分，比赵磊高。

他那一天的心情，后来被很多个版本改写过。导论里写了红榜前的那个下午，这里不重复。我们只取一个细节：那天晚上，母亲在灶屋里，一边烧火，一边问了一句：

「要不要再来一年？」

这句话母亲问得很轻。她后来再没有提过。

陈禾当时答的是：「不用，湘大也可以。」

他说得很快，快到母亲没有再追问。

那一年的夏天，他拿着录取通知书，去镇上的邮局寄了一张报到卡。邮局的人问他：考上哪所学校？他说：湘潭大学。邮局的人说：好学校。他心里有一阵很淡的东西，像白天里的一小片云。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二十五年后，在同学会的桌上，赵磊说起那一年复读，陈禾心里冒出了一句话：「我要是也复读一年。」

这句话，是一个**转折的类比**。

它的结构，是这样的：把赵磊的转折，截下来（复读一年），贴到陈禾的一九九八年上。然后问：贴上去之后，输出是什么？

输出，就是一个没有发生的样子：考上北大的陈禾。

这个陈禾，他从来没有存在过。可是在二十五年里，他一直在陈禾心里悬着，一会儿清楚，一会儿模糊。

本书不去问这个人存在不存在。只问：这个「类比」，里面搬了什么，漏了什么。

搬的是：一个名字——复读。

漏的是：

第一，漏了赵磊那一年里所有具体的换。那个爱问为什么的同桌、重抄的错题、他爸的两分钟。这些是赵磊的洪流自己走出来的东西，搬不过来。

第二，漏了陈禾自己那一年里，会有的别的东西。假如他复读，他的路与土，会遇到另一些矛盾，那是赵磊遇不到的。他自己的函数，会在那个旧教室里，另走一条路，走出什么，没有人知道。

第三，漏了一件很要紧的事：**转折回头会改写人**。赵磊复读完的那个人，已经不是十八岁的那个赵磊了。陈禾要是复读，也会有一个「复读完的陈禾」，他和一九九八年的那个陈禾，已经不是同一个人。拿「复读完的人」去回想「复读前的人」应该怎样，是在用结果倒推起点。

第三条最难看见。因为它藏在「如果」这个字里面。「如果我复读」，说的是一个起点上的改动。可是转折不是起点上的一个开关，它是一段会回头改写你的日子。

这就是笃信的类比在第二步里的形状：**把转折当成一个可以搬运的零件，忘了它是一段会改人的日子。**

◆ 六、再看一次：转折是怎样发生的

本书到这里，可以把这件事的结构，说得更清楚一点。

一件事要发生，三步一圈。

第一步，矛盾。路与土咬在一起。赵磊的路是「我没考上」，土是「家里愿意供一年」「复读班在那个旧教室」，咬在一起的地方很多。

第二步，改变。矛盾推着样子换。赵磊的样子，从「会做题」换成了「知道为什么会做」。

第三步，回写。这个换了的样子，回头改写前面的路与土，并记一笔账。赵磊回头去看一九九八年的那次高考，那个「差十一分」，已经不是当时的「差十一分」了，它成了「那一年让我知道自己哪里不会」。这一笔账，是后来记上去的。

三步是一个圈。第二步夹在第一步和第三步中间，它的输入是矛盾，输出是改变；可是输入里的矛盾，是前一圈回写留下来的；输出里的改变，又会被下一圈回写。

所以，说「同样的转折」时，我们其实是在拿一个圈上的一个点，去代替整个圈。

用一个很家常的比方：转折像一场雨。

你说「下了一场雨」，别人立刻明白。可是同样一场雨，落在稻田里，是水；落在沙地里，一下子就渗没了；落在一块刚打好的水泥地上，会毁掉整块地；落在一个晒着被子的院子里，是一场麻烦。

「下了一场雨」这个事件，是一样的。可是雨落在什么上面，才是它的样子。

转折是一场雨，每一股洪流是一块不同的地。

◆ 七、出国那一年：同一个名字，另一种展开

复读是一个例子。再看一个更常被拿来类比的转折：出国。

苏敏在中学里有一位同事，姓方，也教语文。方老师的儿子和他的一个同学，二〇一九年同一个秋天，去了同一个国家读硕士，学同一个方向，学校在同一座城市。出发那天，两家人在机场碰了面，拍了一张合影，朋友圈里转发了很多。

名字是一样的：出国读硕。

过了两年，两个人的样子，在家长们的口里，已经不一样了。

方老师的儿子，到了那边的第一个学期，在一次课后，跟着一位讲师多问了几句，讲师说：你要不要来我们实验室看看？他去了。后来的一年半，他大部分时间在那间实验室里，毕业时手里有一份很扎实的东西，进了一家不错的公司。

另一个孩子，到了那边之后，第一个月，住进了一间合租的房子，另外三个人，各说各的语言。他的英语，笔试没有问题，可是一开口就像卡住了。头一个学期，他几乎只在宿舍和教室之间走。两年的课，他一门一门修完了，可是毕业的时候，他说，他回头看这两年，像是「在一个玻璃罩里过的」。

从事件上看，两个孩子都「出国读硕」，两张学位证书长得几乎一样。

从日子上看，这是两段几乎没有重合的东西。

陈禾听苏敏讲完这件事，说了一句：「那个讲师，是运气。」

苏敏想了想，说：「可是他也得去问那几句。」

这两句话，其实各说了一半。「运气」，是九鬼周造说的邂逅，那条线和这条线遇上了。「也得去问那几句」，是遇上之后的承接。两半合起来，才是第二步。

还有一件事，要请你留意：从**外面**看，出国是一个极大的转折，是整个环境换了。可是矛盾咬合的地方，在每个人那里都不一样。有人的矛盾，在语言；有人的矛盾，在饮食；有人的矛盾，在忽然没人认识你；有人的矛盾，在忽然一切都归自己管。

同一个名字，底下压着的矛盾，各是各的。所以，要想从别人的转折里借点什么，第一件事，就是问：**他那一年里，矛盾咬在哪里？**

不问这一句，就只能搬名字。

◆ 八、《周易》：穷则变，变则通

现在请邻居。

第一位，是《周易》。

《系辞下》里有一句，中国人几乎人人听过：「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大意是：事情走到尽头就要变，变了就能通，通了才能长久〔核〕。《周易》里有一个卦叫革卦，说的就是变革，讲的也是这样一股劲：水火相息，改变一个旧的东西〔核〕。

先说它说中了什么。

第一，**它把变，放在了矛盾的尽头**。「穷」是什么？是走不下去，是路和土咬到了顶。变，是从这个顶上被逼出来的。这和三原理的前两步，几乎是一句话：矛盾到了，才有改变。两千多年前，古人已经看见了。

第二，**它看见变不是一件坏事**。「穷」是一种苦境，可是它说，苦境里有一条出路，叫变。这让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有一个指向。

第三，它说的是「道理」，不是一个人的一件事，是天地万物都一样的道理。这让它有一种很大的、很稳的口气。

这些，本书都认。

可是你把这三个词再读一遍：穷，变，通，久。

它们是连着的。穷了就变，变了就通，通了就久。**一条直线**。

这是《周易》这句话最容易被读成笃信的地方。

人读到「穷则变，变则通」，会把它读成一个保证：只要我肯变，就会通。复读，是变；出国，是变；辞职，是变。变了，就会通。

孙志强那一年，也变了。他的「穷」是真的穷，他的「变」是真的变，他在复读班里，真的把自己改了一遍。可是他没有「通」到那个社会上叫作「通」的地方。

要保住这句话，只好说：他变得还不到位。这一说，又回到了前面两章里那个出路：为了保住前提，把没成的人说成没做对。

本书多出来的一层，是把「通」摘出来，放到第三步里。

变，是第二步：样子换了。通，不是第二步的自然结果，它是第三步里，回写落笔时，**被记上去的一个科目**。同样的变，赵磊的那一年，后来记成了「通」；孙志强的那一年，后来被他自己记成了「那一年让我知道，我不是读书的料，可是我手巧」。哪一个是「通」，哪一个是「不通」，不是变本身给的，是回写落笔的方式给的。

给《周易》留一个公道：它自己，没有把话说成直线。《周易》的三个字——变易、不易、简易〔核〕，其中「变易」是变，「不易」是不变；古人早就知道，

变里面有不变的东西。而且《周易》整本书的卦序，到最后一卦是「未济」，事情没有完成〔核〕。这一点，其实是它自己，在结尾处，给「通则久」留了一道缝。

给你一个只有本书推得出、「穷则变，变则通」推不出的判别局面：

两个人，都走到了穷处，都变了。一个人的变，被记成了「通」，另一个人的变，被记成了「又一次失败」。十年之后，两个人再回头看，两个人又各自改记了一次。

这个局面里，有两次记账：第一次，在变刚完的时候；第二次，在十年之后。两次的结果，可以不同。

《周易》要说这个局面，只能说：变得不彻底，或者「通」还没来。本书说：变是变，通是账。账可以多次改记。

◆ 九、赫拉克利特：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

第二位邻居，在地中海的另一边。

赫拉克利特，古希腊的哲学家，住在爱菲斯，大约比孔子晚一点点，说话很晦涩，后人叫他「晦涩者」〔核〕。他留下来的，是一些碎片。其中最出名的一条：踏进同一条河的人，遇到的是不同的水〔核〕。后世又把它简化成：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先看他说中了什么。

第一，**他看见了「同一」是被看出来的**。河还是那条河，名字没变，位置没变，可是水一刻不停地换了。你说它同一，是因为你把名字当成了东西。

这一点，对「一样的转折」这件事，是釜底抽薪：既然没有两次踏入同一条河，那么赵磊的复读和陈禾的复读，从一开始就不是「同一个转折」。

第二，**他看见了变是一切的底色**。不是偶尔变一变，是一直在变。这给人一个很稳的立足点：不要指望任何东西停下来等你照着搬。

第三，他还留下一句更深的话：自然喜欢隐藏自己〔核〕。这一句，跟本书说的那个「看不见的手」，几乎能握手。

这些，本书都认。尤其最后一句，本书觉得他说得极准：**那个藏着的东西，就是人最容易忘的东西**。

那么本书多了哪一层？

赫拉克利特的河，是在变的。踏进去的人，在他的话里，似乎是不变的那一边：水变了，人还是那个人，一次又一次去踏。

本书要多说一句：**踏进去的人，也在被踏**。

第一次踏进河里，那个人的脚、他的体温、他对水的感觉，都被这一踏改了一点。第二次踏进去的，已经是被第一次踏改过的人。所以，两次踏入之间，不只是河变了，人也变了；而且，人的变，是**第一次踏的结果**。

这就是回写。第一次转折，回头改写了那个要去第二次转折的人。所以，不只是「没有两次同一条河」，也是「没有两次同一个踏河的人」，并且后一个，是被前一个写出来的。

再说藏着的那个。赫拉克利特觉得，藏着的东西，是一个统一的秩序，他叫它逻各斯，一切变都按它走〔核〕。

本书说：藏着的那个东西，是这一股洪流自己的函数。每一股有每一股的。它不是一个统一的秩序，是一个个的、各自的、正在发生的东西。

这一点，是本书和赫拉克利特最大的分叉。他的隐藏，指向一个；本书的隐藏，指向很多个。

给你一个只有本书推得出、赫拉克利特推不出的判别局面：

同一个人，在二十八岁换了一次工作，在三十八岁又换了一次。两次换工作，名字一样。

赫拉克利特能说：第二次的河，已经不是第一次的河。可是他推不出：第二次的那个换工作的人，已经被第一次的换工作写过了。比如，第一次换工作之后，他学会了「先看清楚再走」，所以第二次换，换得慢，换得稳；或者，第一次换得太糟，他学会了「不要再动」，所以第二次，他在该换的时候没有换。

陈禾自己就有这样的一例。他三十二岁换过一次公司，三十九岁又有一次机会。第二次，他没有走。他自己后来的解释是「稳」。可是细想，他的「稳」，是三十二岁那一次，在回写里写下的东西。

◆ 十、九鬼周造：偶然，是两条线的相遇

第三位邻居，来自日本。

九鬼周造，一八八八年生，一九四一年去世，京都大学教授。他留学欧洲多年，跟随过当时最前沿的思想家，回国后写了不少书，最有分量的一本，是一九三五年出版的《偶然性的问题》〔核〕。

这本书做了一件很少有人做的事：把偶然，当成一个正经的哲学问题来问。

他大意是这样说的：偶然，是必然的否定。一件事，本来可以不这样发生，却这样发生了，这叫偶然〔核〕。他把偶然分成几种：一种是概念上的，一种是假设条件下的，一种是选项里的〔核〕。更要紧的是，他说偶然的核心，是**两条互不相干的因果线，忽然相遇**〔核〕。他把这个叫作「邂逅」。

我们把这件事放回赵磊那一年里看：赵磊那个爱问为什么的同桌，是别的县来的。他和赵磊，是两条本来互不相干的线，因为复读班的分班，相遇了。这一遇，改了赵磊的一年。

九鬼周造说中了几样东西。

第一，**他把偶然认真对待了**。多数人把偶然当成「没有办法解释的东西」。他要把它解释出来：偶然不是没有原因，是原因不相干的线的相遇。

第二，**他抓住了转折的一个真实形状：相遇**。一个转折，往往不是自己一条线的延伸，是和另一条线的碰头：一个同桌，一句话，一次考试，一场雨。

第三，他是带着一种很深的东西在写这本书的。他后来说过，偶然性，是人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一个很深的样子〔核〕。

这些，本书都认。

本书多出来的那一层，在「相遇之后」。

九鬼周造把偶然放在相遇那一点上。两条线遇上了，这是偶然。可是两条线遇上之后，**发生什么，不再是偶然**。

赵磊遇上那位爱问为什么的同桌，这是偶然。可是遇上之后，那句「为什么」是被接住了，还是被当成杂音，这不是偶然，是赵磊自己那道工序在走。

所以，一场偶然的相遇，**对不同的洪流，大小是不同的**。

有的相遇，落在这一股洪流上，掀起很大的浪。落在另一股上，一点声音也没有。浪的大小，不在相遇里，在承接的那一边。

这就是本书说的：「偶然」「命」「运气」，是被遗忘的函数露出来的一角（第3章讲过）。九鬼周造看见了露出的那一角，把它认真画出来。本书再往下看一层：那一角下面，连着一整道工序。

给你一个只有本书推得出、偶然论推不出的判别局面：

一模一样的一次偶然——同一天，同一个人，递给两个人同样的一句话。

九鬼的偶然论，说得出这是一次邂逅。可是邂逅之后，一个人被改了，一个人没被改，它说不出为什么。若硬说，只能说：「这是各自的偶然的又一次叠加。」这是把偶然一层一层套下去，套不到底。

本书说：偶然只占了相遇的那一下。相遇之后的显露，是各自的函数在走。偶然的大小，从来不在偶然里面。

这样一来，赵磊的复读，**就不能被说成「他运气好，遇到了好同桌」**。运气只是那一下相遇。接得住，是另一回事。

◆ 十一、塞翁失马：先别记账

第四位，是一个很老的故事。

《淮南子·人间训》里讲：边塞上有一位老人，养了一匹马，有一天马跑丢了，跑进了胡人的地界。邻居都来安慰他。老人说：这怎么就不能是福呢？

过了几个月，那匹马带着一匹胡人的骏马回来了。邻居都来祝贺。老人说：这怎么就不能是祸呢？

家里多了良马，老人的儿子喜欢骑，有一天从马上摔下来，摔断了腿。邻居又来安慰。老人说：这怎么就不能是福呢?

过了一年，胡人大举入侵，年轻力壮的人都被征去打仗，边塞上的人，十个里死了九个。这位老人的儿子，因为腿瘸，没被征走，父子两个保住了性命〔核〕。

这个故事在中国太有名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是一句家常话。

先说它说中了什么。

第一，**它看见了转折的结果，是会再转的**。马丢了是祸，马回来是福，摔断腿是祸，躲过征兵是福。每一个结局，都会成为下一个转折的开头。这和三原理的圈是同一件事：一圈结束，就是下一圈的开始。

第二，**它给了人一种很宝贵的态度：先别急着记账**。邻居们每一次都急着给事情下结论，吊的吊，贺的贺，老人每一次都说：这怎么就不能是……。他不给事件贴标签。

第三，它是一个民间的、没有主人的故事，它的智慧是老百姓自己磨出来的。

这些，本书都认。尤其第二点，本书在第13章要讲的东西，在这个故事里已经有一个影子：账不要记得太早。

本书多出来的一层，有两处。

第一处：塞翁把改变，全放在了外面。

故事里，福祸的转换，靠的是外面的事：马、胡人、征兵。老人和他儿子，是被外面的事推着走的两个人。故事没有写：丢马那一年里，老人的样子怎样换；摔断腿之后，那个儿子的样子怎样换。

可是第二步，正是这个样子的换。

比如，那个摔断腿的儿子，后来是怎样一个人？他有没有因为腿瘸，把自己重新认了一遍？他有没有在村里被人指指点点？这些，故事里是空的。它只给了事件的转换，没有给样子的转换。

第二处：塞翁推迟记账，可是账终究要记。

这个故事的末了，邻居们有没有说「果然是福」？故事没有写。可是我们都知道，听这个故事的人，到这里会点头：对，是福。

那一点头，就是记账。

所以，**「焉知非福」不是不记账，是把记账推到了最后一刻，最后一刻，仍然要落笔**。而且那一笔，是故事讲完之后，由听的人记的，不是由那个老人记的。

给你一个只有本书推得出、塞翁推不出的判别局面：

同一匹跑丢的马，在两个家庭里，各自丢了，各自回来，各自带来了一匹马，各自摔断了一个人的腿。两家，到了第四年，同样躲过了征兵。十年之后，一家把这整件事记成「福」，一家记成「祸」。两家的记法，各自都有道理。

塞翁只能推出：福祸无常。本书多推出一点：**无常的不只是事件，还有记事的方式**。同一串事件，在不同的洪流里，被记成不同的科目；并且，在同一股洪流里，不同的年份，也会改记。

这不是说「福祸全凭你怎么想」。事件是真的，腿是真的断了。只是「福」「祸」是账上的字，可以重新落笔。

◆ 十二、三个把名字当成日子的错觉

在日子里，笃信的类比借着三个很顺手的错觉，让「一样的转折」显得像真的。把它们说出来，下次碰到，就认得。

第一个错觉：「忽然」。

赵磊说，有一天我忽然发现自己会了。听的人会把这个「忽然」，当成一个开关：复读，复读，复读，啪，开了。

可是「忽然」是**回头看**的口气。当时的日子，是一天一天往前过的，每一天都差不多，没有哪一天亮起一盏灯。「忽然」是回写落笔的那一下，把许多天压成了一个点，并且在那个点上贴一个标签：转折。

所以，别人讲给你听的「忽然」，不能当成配方。配方是要有步骤的，「忽然」没有步骤，它是账。

第二个错觉：「一把尺子」。

人们看转折的结果，几乎只用一把尺子：有没有上去。考上没有，升职没有，赚到没有。

可是前面孙志强的一年，提醒了我们：样子的改变，是多个方向的。拿一把尺子去量，量出来的，永远只是「像不像赵磊」。

一把尺子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便于比较；也有一个很大的坏处，就是它把别的方向上换出来的东西，全记成了零。

第三个错觉：「名单」。

同学会上，大家说起复读，说的几乎都是赵磊。因为赵磊成了，他的故事好讲。那些复读了一年、没有成的人，他们不在桌上，也不进故事。

这和第11章里孟子的名单是同一种东西：一份**回看的名单**。名单里的人，都是后来成了的。名单上没有的人，没有人记得他们也复读过。

人把名单读成了概率：「复读的人，大概都会考上。」其实名单只是一份被挑过的记录。

这三个错觉，每一个都很顺手，顺手到人不觉得是错觉。它们加在一起，让「一样的转折，一样的显露」，听起来有道理，看起来有证据，用起来又很便利：别人那一件，就这样被搬到了自己的账上。

本书不要求你不去听别人的转折。只提一个很小的习惯：听到「忽然」，问一句，之前一天一天是什么样；听到「成了」，问一句，同样走这一步的，还有谁，后来怎样；听到一个名字，问一句，它底下压着几个日子。

这三问，没有一问是为了打倒谁。它们只是让名字，慢慢显出它背后的日子来。

◆ 十三、样子的换，是怎样被看见的

既然「换」看不见，人是怎样知道自己或别人换了的？

陈禾在工地上，练出了一种眼力。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本事，是天天看人看出来的。

新来的技术员，头一个月，看图纸是一页一页翻，看到哪里问到哪里。三个月之后，他走到一处节点，不用翻，先抬头看一眼现场，嘴里嘟囔一句「这里该是双排」，再去核图。

陈禾看见这一幕，心里会轻轻「嗯」一下。他知道，这个人换了。

他没有办法告诉你，是哪一天换的。可是他认得换了的样子，认的是几个很小的东西：

一是**手感**。以前要想的，现在手先动了。

二是**口头禅**。以前说「应该是吧」，现在说「这里肯定」或者「这里不对」。

三是**怕处**。以前怕被问，现在怕的是另一些东西：怕漏项，怕没留痕。怕的地方变了，人的样子就变了。

四是**问法**。以前问「怎么做」，现在问「为什么这样做」。赵磊那一年里换出来的，也是这个。

这四样，都很小，都不在「考上没有」「升职没有」这种大刻度上。可是它们是样子换了的真凭据。

用它们去看别人的转折，也有一个好处：你不再只盯着结果，而去看那段日子里，这几样小东西有没有动。

陈禾后来试着这样看自己。他三十二岁那年换过一次公司，当时的外面人说，那是一个「转折」。他后来回头看，发现那一年里，真正换了的东西，只有一样：他开始不再怕在会上说「这个我不同意」。

别的，几乎一样。

这就是改变。很小，很具体，很难被名字装下。而「一样的转折，一样的显露」那句话，恰好要求它大，要求它有名字，要求它能被一眼认出来。

日子里的换，往往一点也不像换。

◆ 十四、一样的转折，为什么显出不一样的样子

四位邻居，我们一位一位听完了。把他们和本书放在一起，可以看到一幅图：

《周易》说，变是从矛盾里逼出来的，说中了；它漏的是，变了不一定通，通是记上去的。

赫拉克利特说，没有两次踏入同一条河，说中了；他漏的是，踏河的人也在被踏，而且隐藏的东西，是各自的多个函数。

九鬼周造说，转折常常是两条线的相遇，说中了；他漏的是，相遇之后的显露，不再是偶然，是承接的那一边。

塞翁说，先别急着记账，说中了；他漏的是，样子的换，以及账终究要落。

四家各缺一块。把这四块补在一起，就是本章要立的东西：

一样的转折，显不出一样的样子。因为转折只是名字，名字压住了一段日子；这段日子里，有各自的工序，有会改人的回写，有被记成不同科目的账。

用一句大白话说：转折是个名字，样子是一段日子。拿名字去换样子，换不来。

这并不是说，看别人的转折毫无用处。恰恰相反，别人的转折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的来处**。

当陈禾在同学会上冒出「我要是也复读一年」的时候，这句话里藏着一个有用的信息：**他对「知道为什么这样做」这件事，有一种说不清的渴望。**

赵磊说「有一天我忽然发现自己会了」，陈禾心里最先被碰着的，是那个「会了」。他想要的，或许不是北大，是那种「知道往哪里下手」的踏实。

这个信息，是可以带走的。但是，是在拆开「复读」这个名字之后，才能带走。

◆ 十五、把名字展开成日子

那么，怎样不被转折的名字骗住？

有一个很朴素的办法：**每当听到一个转折的名字，就把它展开成日子。**

比如「他辞职了」。展开：

辞职之前一年，发生了什么？是哪一件小事，让那种说不清的不适变成了清楚的「不想再做了」？

辞职那一天，早上吃了什么？谁在身边？

辞职之后第三个月，是怎样的？账户里有多少钱？睡得好不好？

一年之后，他的口头禅换了没有？

这样一个一个问下去，你会发现，一个「辞职」，本来是一百个小场景。其中有的，你可以借；有的，你借不了。

林川的辞职，就是一个例子。二〇二四年，公司裁撤他所在的部门，他离开了。外面人说起来，是：「他被裁了。」

可是夜宵摊上，林川说的是别的。他说，被裁那天，他其实有一种说不出的松，像一件很重的衣服被脱下来。接下来三个月，他睡得比这十年都好；然后第四个月，开始慌，因为房贷。

「被裁」这个名字，压住了这一整串。

陈禾听完，没有说「我要是……」。他只是点了点头，倒了一杯啤酒。

那一杯酒的意思，是：他听见了一个展开之后的日子，而不是一个名字。

这就是把名字展开成日子的作用：它让「我要是也……」这个句式，有一个机会，变成另一个句式：**「我能从这一段里，借什么？」**

借，和搬，不一样。

搬，是把别人的整段日子，原封不动，放到自己身上。这是不可能的，也是笃信的。

借，是看到那一段里，有一个小的东西，和自己的某一块地方对得上，于是把它拿来，放到自己的土里，让它在自己的函数里，长出自己的样子。

赵磊那个「爱问为什么的同桌」，不能搬。可是「把方法说出口」这件事，陈禾可以在今天的工地上借：每次验收之后，试着把「为什么这样判」说给新来的技术员听。这件事，不需要复读，不需要回到一九九八年。

它是「如果现在」，不是「如果当时」。第37章，会专门讲这一个转身。

◆ 放回日子里

小苒上高三的这个学期，班上有两个同学，已经在说明年的事了。

一个说，考不好就复读；一个说，考不好就出国，爸妈已经在看学校。这样的话，在高三的教室里是日常。

那天晚饭，小苒在饭桌上随口说了一句：「我们班有人说，考不上就复读。」

苏敏的筷子停了一下，没有说话。陈禾放下碗，感觉到自己心里有一个很熟的东西，要从嘴里出来：

「复读也不是不可以，你看你赵磊叔叔……」

话到嘴边，他停住了。

这半句话，如果说完，它就是一张新的类比。赵磊复读，考上了人大；小苒要是复读，会怎样？这是又一张期票，开给了十八岁的女儿。

他把话换了一个方向：

「你想的那个『复读』，是怎样的一年？」

小苒愣了一下：「什么意思？」

「就是，你想象一下，那一年里，一天从早到晚，怎么过？」

小苒想了一会儿，说：「……不知道。想不出来。就是，再读一遍吧？」

「对，就是再读一遍。」陈禾说，「可是『再读一遍』，是一个名字。名字里面，是三百六十五天。」

小苒没吭声，扒了一口饭。

苏敏看了陈禾一眼，眼神里有一点微微的意外，又有一点别的东西。

晚饭后，小苒回屋做题。陈禾在洗碗，听到屋里有一点翻纸的声音，还有一点笔尖的声音，一阵，又停了。

他不知道小苒在想什么。这是他这一晚最清楚的一件事：他不知道。他没有替她想，没有替她记。

下面是明天就能试的一个小办法。

拿出一张纸，写下一个你心里反复出现的「我要是也……」。

比如：「我要是也出国。」「我要是也早点辞职。」「我要是也考个证。」

然后，下面画三行：

第一行：**这个转折，在别人那里，一年里发生了哪几件具体的小事？**（写不出来，就写「我不知道」，并写下你想去问谁。）

第二行：**这几件里，哪一件，我今天可以借一点点？**（不是搬整件事，只借其中一个很小的动作。）

第三行：**借了之后，在我自己的日子里，它会长成什么样？**（不要写成别人的样子。写你自己的土，会让它长成什么。）

写完以后，把第三行读两遍。如果第三行你写不出来，没关系，那说明你已经看见：这个名字，搬不来。可是你看见了，是一笔账，落下来了。

带 走 的 话

转折是一个名字，样子是一段日子；拿名字去换样子，换不来；可是把名字展开成日子，里面总有一两样，是可以借到自己土里的。

小　账

这一章里，回写落下了，还是悬着？落下了一半。三原理第二步，改变，这一章落定了：同样的转折，换出不同的样子，中间有各自的工序。第三步，回写，还挂着：回写怎样记账，同样的回写为什么写出不同的命，第13章接。

本书要防的病：笃信「一样的转折必出一样的样子」——本章在哪里防住了它？——在《周易》的「变则通」、赫拉克利特的河、九鬼周造的邂逅、塞翁的马四处，每一处都追问了同一句：相遇之后，承接的那一边，在做什么？

想 一 想

1. 你有没有一个反复出现的「我要是也……」？把它展开成日子，别人那一年里到底发生了哪几件具体的小事？
2. 你的人生里，有没有一个转折，别人只记住了它的名字，可是你自己记得里面很多说不出来的日子？
3. 你认识的人里，有没有两个人做了同样的事（换城市、换行业、复读），后来变出了不同的样子？你平时是用什么话来解释的？这个解释，是在保住一个「同样的转折必出同样的样子」的前提吗？

◆

13

第 13 章

回写的类比：同样的回写，同样的命

手机在夜里十一点震了一下。

陈禾刚洗完澡，坐在书房的椅子上擦头发。屏幕亮了，是相册弹出来的一条提醒：「那年今天」。点开，是三年前的一张照片。

二〇二三年七月，毕业二十五年同学会。县城东边那家酒店，圆桌，一圈人，举着杯子。他自己在第二排的左边，穿着那件深蓝衬衫，嘴角往上扯着。

三年前，他拍这张照片时，觉得自己笑得挺自然。后来这张照片，他翻过两三次，每次都是同样的感觉：还行，没出什么洋相。

可是今晚，他看着这张照片，忽然看见了一样东西。

他的肩膀是缩着的。右手拿杯子，左手的拇指，在杯底下按着杯垫的边。他知道那个动作，他知道那天桌下发生了什么：赵磊说起复读，他心里冒出那一句「我要是也复读一年」，拇指就是在那一刻按上去的。

三年前，这张照片是「还行」。今晚，这张照片是「一个人在桌下偷偷按着杯垫」。

照片没有变。像素一个没动。变的，是他读它的方式。而且他再也读不回「还行」了。

他把手机放在桌上，毛巾搭在椅背上，坐了一会儿。

这一下，是这一章要看的东西：**读过之后，回头，改了前面；而且那一笔，留下来了。**

本书把这件事叫回写。前两章看了三原理的头两步：矛盾，改变。这一章看第三步：回写。笃信的类比，在这一步上，有它最深的一个动作，也有它最重的一笔后果。

◆ 一、第三笔：改写，加记账

先把回写这个词，说清楚。第454号《回》，用一整本书讲它。这里只取本书要用的几句。

一件事要发生，三步一圈。第一步，矛盾：路与土咬在一起。第二步，改变：样子换了。第三步，回写：换出来的样子，回过头去，落在前两步上，把它们改写，并且记下账。

回写由两手合成。

一手是改写。前面的路与土，意思变了。陈禾看着那张照片，三年前的「同学会」，从「一次还行的聚会」，变成了「我在桌下按着杯垫的那个晚上」。

一手是记账。这一变，留下来了，不会自己退回去。从今晚起，每当他想起同学会，想起的都是这一版。

两手缺一，都不行。

只改不记，叫漂。比如陈禾看了照片，心里一动，第二天就忘了，什么也没有留下。

只记不改，叫僵。比如他三年里翻照片，翻到那张，只说「还行」，翻过去，一次也没有让它碰到自己。

两手都落了，才叫回写落下了。

还有两种情形，要先认一认。一种是记错，把今天的感受，记成了「当时本来就是这样」，叫假回。另一种是前两步走了，第三步一直没有落，账挂着，叫欠。《欠》那一本书写的，就是这个。

这几样东西，是一个圈上的不同状态。本章要问的，是笃信的类比，怎样走进这个圈的第三步。

◆ 二、笃信，怎样把一个圈拉成一条线

先把整个笃信，用三原理的口气，再说一遍。

笃信的类比，是把 SDE 方法论当成一台「同样的输入必出同样的输出」的机器。这句话是王德生博士的口述，第一编、第二编、第三编各写了它在一个地方的样子。

三方程：输入路与土，输出样子。笃信「输入相同，输出必同」，忘了函数。（第5到7章）

六路径：输入起手的那一维与次序，输出到达的样子。笃信「同样的起点、同样的走法，必到同样的地方」，忘了行走。（第8到10章）

三原理：输入同样的矛盾，输出同样的改变、同样的回写。笃信「同样的苦必出同样的成」，可是第三步的回写会改写输入本身，输入从来不会两次相同。

最后这一句，是第四编的总纲，前两章先看了它的前半（矛盾的类比、改变的类比），这一章看它的后半：**回写**。

笃信到了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它把一个圈，拉成了一条线。

三原理本来是一个圈：矛盾，改变，回写，回写又改写了下一轮的矛盾。圈的特点是，**输出会变成下一轮的输入**。

线的特点是，输入是输入，输出是输出，输出不会回头。

笃信的类比，把圈当线读。读成线之后，它就可以做一件很方便的事：拿别人的一整条线，贴到自己身上。

「他走了这一条：矛盾、改变、回写，最后成了这样。我也走这一条，最后也会成这样。」

这里面最方便的，是把最后那个「成了这样」，叫作**命**。

在日子里，人说「他命好」「他是那个命」「我就是这个命」，说的是一条线的终点：一个往后一路的样子。

笃信的第三步，就是：**同样的回写，写出同样的命**。

比如：

「他一考上北大，这一辈子就顺了。我要是考上，也会顺。」

「他当年没考上，就被写成了那个样子。我要是没考上，也是那个样子。」

这两句话，听起来像是在说命运，其实说的是回写：一次放榜，把一个人往后几十年，写成了一个固定的样子。

可是你想一想：一次放榜，真的能把一个人往后几十年，一次写完吗？

不能。放榜落下的，只是第一笔。往后每一年，都有新的矛盾，新的改变，新的回写。每一次回写，都在改写前一次回写留下的东西。

「命」，是这一连串回写落下来的、暂时稳定的一层。它不是起点上的一道判决。

这就是本章要拆开的东西。

◆ 三、账记在哪里：陈禾身上的「差不多」

回写的账，不记在账本里，记在被改写的东西本身上。

陈禾身上，有一句话，是他自己的口头禅，苏敏听了二十年：

「差不多就行。」

家里人都知道。装修的时候，工人问地砖缝留多宽，他说差不多就行；小苒问作业要写多详细，他说差不多就行；苏敏说周末去哪玩，他说差不多就行。

可是在工地上，他从来不说这句话。工地上，他是最较真的那个人，一个钢筋间距超一厘米，他会叫人返工。

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

陈禾自己没有想过。我们可以顺着看一看，只是要说清楚：下面是一个看法，不是定论。

一九九八年七月，红榜上有两个人，一个考上北大，一个考上湘大，中间差三十一分。他有那么几年，一直在心里和这三十一分较劲：要是再多做对哪一道题，要是再多三十一分。

较了几年，较不出什么，三十一分还是三十一分。他的洪流，在这件事上，慢慢落下了一笔：**别较了。差不多就行。**

这一笔，不是他有一天坐下来想好了落的。它是一年一年，在大学里、在第一份工作里、在每一次「想争一把又觉得争不过」的时候，一点一点写上去的。

写上去之后，它就成了他身上的一块地方。它长在他的嘴边，长在他对「再多一点」这件事的反应里。

你看，**这就是账记在被改写的东西本身上**：账不在哪个本子里，在他说话的方式里。

这一笔账，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它只在家里起作用。在工地上，那里有另一套账，另一套回写，那里的陈禾，是另一个样子。

人身上的回写，不是一个整体。它一块一块落在不同的地方，每一块，有每一块的来路。

这一点，对本章后面的话，很要紧：当我们说「同样的回写」时，我们在比较的，是账吗？账是记在每个人自己身上的。两个人的账，没有一个共同的本子可以对照。

◆ 四、输入从来不会两次相同

回写改写前面，也就改写了**下一轮的输入**。

这是笃信的类比，最看不见的一个漏洞。

陈禾一生里，面对「落差」，至少有两次大的。

第一次，一九九八年七月，红榜。那一次，他十八岁，没有任何一笔关于「落差」的旧账。红榜上的三十一分，对他是一件新事。他那天的反应，是一个很干净的反应：有点空，有点酸，更多的是「湘大也好」。

第二次，二〇二三年七月，同学会。他四十三岁，手里已经有二十五年的账。那些账里，有「差不多就行」，有「我吃过苦」，有二十多年里无数次心里一动的「要是」。

同样是面对一个落差，同样是面对林川和自己之间那三十一分，**这两次的输入，不是同一个输入**。

第二次的输入里，已经带着第一次的回写。

如果把这个情形，放进笃信的模子里去看：「同样的矛盾」——都是和林川之间的差距；「同样的改变」——心里一动；「同样的回写」——记一笔。可是第二次的那一动，比第一次的那一动，重了二十五年。

这就是「输入从来不会两次相同」。

用一个很家常的比方：你第一次吃一道菜，味蕾是干净的；第二次再吃，你的舌头上已经有了第一次的记忆。同样的一道菜，不是同样的一次吃。

笃信的类比，在这里碰到一个很硬的东西：**它要求「同样的矛盾」，可是矛盾本身，已经被上一次的回写改过了。**

赵磊的复读，放到陈禾身上，更是如此。陈禾若是十八岁复读，那一年的矛盾，是十八岁的陈禾的。可是笃信的句子是：「我要是也复读一年」，这个「要是」，是四十三岁的陈禾说的，他拿着二十五年的账，回去想那个十八岁。

两个陈禾，不是同一个陈禾。回去的那个，带着一个回写出来的未来。

◆ 五、同一件旧事，记过四回

把「输入不会两次相同」再往下看一步：同一件旧事，在同一个人身上，会被反复改记。

拿一九九八年七月的红榜，看陈禾四次读它。

十八岁，当天。红榜前，他站在人群里，找到自己的名字，往上看，找到另一个名字。这一天的账，只有两栏：一栏是「考上了」，一栏是「差三十一分」。没有科目，没有评语。他回家，母亲问了一句，他说「湘大也可以」。这一笔，记得很淡。

二十五岁，工作第三年。有人问起他的学校，他说「湘大」，对方说「也不错」。那一刻，「湘大也可以」这几个字，忽然变了意思，成了一种不太愿意多说的东西。三十一分，从一个差数，变成了一个小小的缺口。这一笔，是被别人的一句「也不错」改写的。

三十五岁，女儿出生那一年。他抱着小苒，想她以后上学的事，忽然对「考试」这件事，有了一种很复杂的心情。红榜，成了一个他不想让女儿也站在前面的地方。这一回，那件旧事，改写成了「我不想让她经历我经历过的」。

四十三岁，同学会。赵磊那一句「复读」，让红榜又变了一次：成了一个岔口。「如果当时」，第一次在他心里有了清楚的句式。

四次，同一张红榜。每一次读它，它都被前一次的读法改过，每一次读完，又落下新的一笔。

你可以这样看：这张红榜，不是一个放在原地的东西，被陈禾一次一次回去看。它是一个**被一层一层写过的东西**。每一层，都是一次回写。每一层，都盖在前一层上面，又透出一点前一层的颜色。

所以，说「同样的回写，写出同样的命」，还有一个更小的问题：**哪一层?**

一九九八年的红榜，对十八岁的他，写下的是一层；对四十三岁的他，写下的是另一层。哪一层，是这件事「真正」写出来的命?

没有哪一层。命，是这些层叠在一起的、暂时的样子。

◆ 六、悔：账记到了回不去的地方

现在要说本章最重的一件事。

王德生博士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悔，是以一种「如果当时我进行了某种，那么今天也就会发生……」的样子出现的；羡慕总是和偶尔的悔连接的（定音第7条）。

悔的句式，是：**如果当时我……，那么今天也就会……**

这句话里，有两个时间：当时，今天。「当时」是被改写的对象，「今天」是被写出来的结果。整个句子，是在说：把当时改一下，今天就会不同。

这是一次回写。回写的对象，是当时。

回写，是落回前面的东西，改写它，并记账。悔想做的，就是这件事：落回「当时」，改写它。

可是，这里有一个很硬的限制：**当时，写不回去**。

一九九八年的那一个暑假，已经发生了。陈禾没有复读，那件事已经是一个发生过的事实。今天的陈禾，无论怎样想，一九九八年的夏天，不会因为他的悔，多出一个「复读」。

那怎么办?

回写这一手，有一个很固执的性质：它一定会落笔。落不回当时，它就落在**现在**。

悔的那一笔，落在哪里？落在了今天的陈禾身上。他的肩膀、他的拇指、他按着杯垫的那个动作、他一句「差不多就行」。这些，都是「回写想落在当时，落不回去，结果落在了现在」的痕迹。

所以，悔是一种**方向错了的回写**：它想改写过去，只能改写现在，而且改写出来的，是一个**一直想回去的现在**。

这一笔账，也有一种很特别的记法。

正常的回写，是改了就记，记了就留。比如陈禾读那张照片：改写了「同学会」的意思，记下来，留下了。

悔的回写，是改不到，所以记不上。账上那一行，写的是：「当时没有复读——欠。」可是这个「欠」，没有对应的改写，因为当时没法改。

这样的一笔账，叫**逆账**：账落向了过去，过去收不到，账就一直挂着。《欠》那本书里，把这种状态，叫作走了两步、没有第三笔。

注意，本书不说「悔是坏的」。悔里有一个很有用的东西：它指着一个具体的岔口，说：那里有一条没走的路。这个指向，是可以用的。第22章、第37章，会讲怎样用。本章只记一件事：

悔的账，记到了回不去的地方，所以它欠着。

还有一个细节，要提前说一句。悔为什么只是「偶尔」？王德生博士的话里，用了「偶尔」两个字（定音第7条）。这一点，第17章细说。大意是：悔不是常常发生的，它只在一种情形下发生：笃信的类比，落到了自己过去一个真实的岔口上。陈禾在面对林川时，常常羡慕，偶尔才悔。羡慕是横着的类比；悔，是把这条横线，扭成了竖的。

◆ 七、十种账：一道落差，十种记法

现在可以说本章的另一个承重命题了。

王德生博士说：「笃信的类比与差异的回写，就产生了 10 种不同的'记账回应'。」（定音第12条）

这句话，是后面两编（第五编、第六编）的总门。这里先把门打开，让你看一眼里面的格局，细节留给后面。

先说清楚这句话在说什么。

笃信的类比，发生在理念界：「相同的路、相同的土，必出相同的样子。」（这是一张期票。）

差异，发生在现实界：陈禾和林川，起点差不多，结果差了三十一分，又差了往后的人生。（期票没有兑现。）

二者一碰，自我界要回应：这张没兑现的期票，怎么办？（第13条）

回应，就是回写：改写，并记账。

这里的关键，是**记账的方式不止一种**。同一张没兑现的期票，可以有许多种记法。

本书把这些记法，归成十种。每一种，是一种回应：

羡慕：没兑现，不过还能兑现。账挂在「将来」，悬着。

不服：没兑现，这次不算，是偶然。拒绝入账，等下一次。

攀比：没兑现，换个科目硬兑。只记一栏，一生押在一个对比上。

懊悔：没兑现，是因为我当时没做。账记到了过去，逆着。

嫉妒：没兑现，是被他截走了。账记到了对方头上，要他还。

怨：没兑现，是土不公平。账记到了处境、世道上。

认命：没兑现，命里没有。账记到了命。

自卑：没兑现，是我本来就不配拿这张票。账记到了自己的天生上。

躲：不去看这张票。合上账本。

结网：把期票改兑成自己的发生。账落在今天的路上。

（另有一格：**不发生**。根本没有开这张票。）

这十种，在日子里叫得出名字，每一种都很常见。同一个落差，在不同的人身上，在同一个人的不同年份里，可以变成其中任何一种。

陈禾的三十一分，二十八年里，就变过好几种。十八岁，近乎认命（湘大也好）；二十五岁，偶有攀比；三十岁，常有羡慕；三十五岁到四十岁，起过嫉妒，只是极轻；四十三岁那一晚，一种悔；现在，在读这一章的时候，他有一点点想试试「结网」。

这些，不是他选的。是同一道落差，在不同的年份，被不同的回写，落成了不同的字。

十种回应，各有各的账病，各有各的出路。第五编讲账的四个栏目：同一性、归因、情态、时间。第六编，一章一种。

本章不展开这些。只需要你记住一件事：

十种心理，是同一个原理的十种记法。每一种，都出自同一个动作：笃信的期票没兑现，回写落笔。

那么，为什么同一个落差，会有十种记法？因为回写的**笔迹**，不是固定的。这是下面几位邻居要说的。

◆ 八、吉洛维奇与梅德韦克：不作为之悔，为什么长存

第一位邻居，来自实验室。

托马斯·吉洛维奇和维多利亚·梅德韦克，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两位心理学者。他们在一九九〇年代，做了一系列关于「后悔」的研究，最有名的一篇，发表在一九九五年的《心理学评论》上，题目大意是《后悔的经历：是什么、什么时候、为什么》〔核〕。

他们的发现，大意是：

短期来看，人更后悔「做了的事」。刚做完一件事，结果不好，后悔就来得很猛。

长期来看，人更后悔「没做的事」。几年、几十年之后，回头看人生，让人最放不下的，多半是「当时要是做了就好了」〔核〕。

他们对此给了几种解释，大意有：做了的事，后悔之后，人会有办法自我修复，比如「至少我学到了东西」；没做的事，没有这样的修复，反而留着一个悬着的可能性：它本来可能是什么样？〔核〕

先说他们说中了什么。

第一，**他们用实验，把一件人人都有的经验，摆到了桌面上。**「不作为之悔长存」，是普通人一生里常常撞见的东西。

第二，**他们看见了「悬」。**没做的事，之所以长存，是因为它留着一个没有被检验的可能性。这一点，和本书说的「欠」，几乎在同一个位置。

第三，他们看见了**自我修复**。做了的事，人有办法让它「收口」。这个观察，很重要，因为它说明，悔也是会落笔的，落得好，就合上了。

这些，本书都认。陈禾的悔，恰好是不作为之悔：没有复读。它在二十五年里，一直悬着。

那么，本书多出来的一层，是什么？

吉洛维奇和梅德韦克解释的，是**为什么**不作为之悔长存。他们的解释，落在心里的处理过程上：有没有修复，有没有未竟的可能。

本书要补一个更靠前的问题：**为什么有些没做的事，不悔？**

人一生没做过的事，有无数件。没当宇航员，没学小提琴，没在二十岁去环游世界。可是这些，绝大多数不悔。为什么陈禾独独对「没复读」，悔了二十五年？

答案是：因为那里有一个**笃信的类比**。林川和他，起点差不多；赵磊复读一年，真的上去了。有了这个类比，没复读，才变成了一笔欠账。

没有类比，就没有账。

所以，不作为之悔长存，本书的说法是：**它长存，不是因为「没做」，而是因为「没做」这件事，被一个笃信的类比，开成了一张期票**。期票没兑现，回写又落不回去，只好一直挂着。

这个说法，能推出一个吉洛维奇和梅德韦克的框架里推不出的局面：

一件没做的事，当事人并没有任何「同样做了会如何」的类比，他不悔。反过来，一件做了的事，只要他心里有一个笃信的类比——「当时要是选另一个，我就和某某一样了」——他的悔，也会长存。

也就是说，**悔的长短，取决于类比，不取决于作为还是不作为**。作为之悔长存，有；不作为而无悔，也有。这个说法，是本书的推论，需要用后面的案例去检验，本书在这里把它标作待验。

给他们留一个公道：他们自己，没有把「作为/不作为」当成唯一的变量。他们的研究里，也提到了机会成本、可替代的想象等因素〔核〕。本书的做法，是把这些因素，归拢到一个更靠前的东西上：类比。

◆ 九、《春秋》笔法：记，就是改

第二位邻居，是一部两千多年前的史书。

《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传说孔子整理修订。它的文字极简，一条记事，往往只有几个字。可是后世的人，从这几个字里，读出了很多东西，叫作「春秋笔法」：一个字，定褒贬〔核〕。

最有名的两个例子，都在《左传》里。

一个是赵盾。晋国的国君晋灵公被杀，《春秋》记的是「赵盾弑其君」。可是实际动手的，是赵盾的族人赵穿。晋国的太史董狐，在史册上直接写了「赵盾弑其君」，还把它拿到朝堂上给赵盾看。赵盾辩解：不是我。董狐说：你是正卿，逃亡没有出国境，回来又没有讨伐凶手，不是你是谁〔核〕。

另一个是齐国。大夫崔杼杀了齐庄公，齐国的太史写「崔杼弑其君」。崔杼把他杀了。他的弟弟接着写，又被杀。再一个弟弟，又写。崔杼最后没有再杀〔核〕。在外面，南史氏听说太史都死了，拿着竹简赶来，听说已经记下了，才回去〔核〕。

孟子在评价这件事时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都惧怕了〔核〕。

先说它说中了什么。

第一，**它看见了记账是一种力量**。一个字落下去，那个被记的人，就被改写了。赵盾可能没有动手，可是「弑其君」三个字写上去，他在历史里，就是这个人。

第二，**它看见了记账不是一件小事，有人为它赔命**。这给了「记」一种很重的分量：它不是随手写写。

第三，它看见了：账一旦落笔，**后人读到的，就是这一笔**。原来的事，不会再以原来的样子被读到。

这三点，本书都认，而且认得很深。因为它们说的，就是回写的那一手：记账。

那么，本书多出了什么？

春秋笔法里，有一个**记账的人**：太史，孔子，董狐。他们坐在事情的外面，拿着一支笔，把别人的事记下来。

可是三原理里的第三步，没有这样一个坐在外面的人。回写，是哪一维最后落，哪一维改写（《回》第三章）。落笔的，不是一个先在的谁。主体，是回写的结果。

这个区别，在日子里是这样的：

陈禾看着那张照片，心里记了一笔。是谁记的？没有一个叫「陈禾」的人，坐在他身体里面，拿着笔。是那一下，肩膀、拇指、杯垫，几样东西，一起显出来，那一笔就落了。落完之后，才有一个「看见了这一笔的陈禾」。

春秋笔法是「史官记别人」。自我界里的记账，是**一股洪流在记自己**，而且记的人和被记的人，是同一个。

这就有了春秋笔法推不出的东西：

当记的人和被记的人是同一股洪流，账一落，账本和被记的东西，同时被改。

悔，就是这样的一笔：「当时我没有复读。」这一行字落下去，被改写的，有两样：一是那个「当时」，从一个普通的暑假，变成了一个岔口；二是写下这一行的「现在的我」，从一个安稳的人，变成了一个带着欠账的人。

史官写别人，被记的人受影响。自己写自己，两头一起受影响。

这个局面，用来看十种记账回应，非常有用：每一种回应，都是自己记自己，所以每一种，都在同时改写账里的那件事，和记账的那一股洪流。

给春秋笔法留一个公道：它在「一字定褒贬」的时候，其实也有一层谦虚。后世对「赵盾弑其君」的读法，一直在争，有人为赵盾鸣冤〔核〕。这说明，那一笔落下去之后，也在被后来的读法回写。它的账，从来没有落定过。

◆ 十、佛教的「业」：做过的事，留下了东西

第三位邻居，是一个比《春秋》更大的体系。

佛教讲「业」。业是梵文 karma 的意译，原意是「造作」：身体做的，嘴说的，心想的，都是业。业不会白做：它留下一种力量，叫业力，会在以后结出果报〔核〕。

大乘佛教里的唯识学，把这件事讲得更细：人的每一个念头、每一个行为，叫「现行」。现行发生之后，会在人心的最深一层，叫阿赖耶识，留下一颗「种子」，这叫「熏习」。以后，条件成熟的时候，种子又会生出新的现行〔核〕。

「现行熏种子，种子生现行。」

先说它说中了什么。

第一，**它看见了做过的事，不会了结**。每一次行为，都在留下什么，这个留下的东西，又会回头影响下一次行为。这是一个圈。

第二，**它看见了每一股洪流，有每一股的「种子」**。同样的事件，落在不同的人身上，因为「种子」不同，生出的现行不同。佛教还分出「共业」和「别业」：大家一起经历的叫共业，各人自己感受的叫别业〔核〕。这几乎就是在说：同样的输入，各人输出不同。

第三，**它没有把「报」说成外面的审判**。业是自己造的，果是自己受的。这给了一种很重的自觉。

这些，本书都认，而且认得很深。「现行熏种子，种子生现行」，几乎是回写的一个古老的版本。

本书多出来的，有两处，都要小心说。

第一处：业的说法里，常常有一条直线。

民间的读法，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种瓜得瓜」。同样的业，同样的报。这是业说在日子里，被拉成直线的样子。

读成直线之后，它就成了笃信的第三种形态：**同样的回写，写出同样的命**。「我这辈子这样，是前世的业。」「他这样，是他造的业。」业，成了解释一切的总账。

这个读法，不是佛教的原意，唯识的细处，要复杂得多。本书只指出：当业被读成直线，它就不再是回写，而是一张**总账**，一张记在天上的、不会错的账。

三原理里的回写，没有总账。账记在被改写的东西本身上，记在手上的茧、口头的话里，每一股洪流只有自己的账。没有一本在天上的，对所有人通用的本子。

第二处：业说里，账的科目，常常是先定好的。

善、恶、无记：这是业的三种性质。一件事，落笔的时候，已经有一套现成的科目：善业，还是恶业。

本书说，科目是**回写时记上去的**，不是事先分好的。同一件事，陈禾在二十岁记成「功劳」，在四十六岁记成「欠」。科目会换。

给业说留一个公道：它里面有「转业」「消业」的说法，有「忏悔」，有「回向」，这些，都是在说，账可以改〔核〕。本书在这一点上，和它是同路的。《业力是什么》（第444号）整本书，写的就是消业与用业，这里不抢。

给你一个只有本书推得出、总账式的业论推不出的判别局面：

同一件旧事，一个人在今天，把它重新记了一遍。记完之后，他此后的路，改了；或者没改。

如果改了，那是回写落下了：改和记，两手都有。如果没改，只是嘴上换了一个说法，那就是只记不改，叫僵，或者记错了，叫假回。这个区分，在总账式的业论里，推不出来，因为总账只管善恶，不管「记了之后，路动没动」。

在本书里，它是一个可以检验的判据：**账改了没有，看路动了没有。**

◆ 十一、舍勒：怨恨，是一种被反复重写的账

第四位邻居，是德国的哲学家马克斯·舍勒。

一九一二年，他发表了一篇很长的论文，大意是《道德建构中的怨恨》（后来收进一九一五年的《价值的颠覆》）〔核〕。这篇文章，影响了后来很多思想家。

他说，怨恨（ressentiment，法文词，意思是「再次感受」），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毒害〔核〕。它是这样来的：一个人受了伤害，或者看到别人拥有他想要的东西，产生了报复的冲动或嫉羡的冲动；可是他没有力量去报复或去争取，只好压下去；压下去之后，这股冲动没有消失，而是一次一次地被重新感受；重新感受久了，就沉淀成一种长期的情绪状态：怨恨〔核〕。

更要紧的是，他说，怨恨会**颠倒价值**：那个得不到的东西，被说成本来就不值得要。他举的典型，是「酸葡萄」〔核〕。

先说他说中了什么。

第一，**他看见了重复**。怨恨不是一次发生的，是一次一次「再感受」出来的。这个「再」字，是整件事的关键。回写的圈，转了无数遍，每一遍都落一笔，一笔比一笔硬。

第二，**他看见了颠倒**。科目被换了名字：「得不到」，被记成了「不值得」。这是记账里一种很典型的动作：换科目，让账看上去平了。

第三，**他看见了无力**。怨恨是在不能行动的地方长出来的。回写要落，落不下去，被迫转了个方向，就成了怨恨。

这些，本书都认。尤其第一点，本书觉得他说得极准：一笔账在「再感受」里一遍一遍地被写，写成了硬壳。

本书多出来的，有两处。

第一处：舍勒需要一个先在的价值秩序。

「颠倒价值」，意思是，原来有一个正确的价值高低：好的东西高，坏的东西低。怨恨把它颠倒了。要说「颠倒」，必须先有一个「正」。舍勒确实有这样的价值等级的学说〔核〕。

本书不需要这个。回写落笔时，**科目是现场记上去的**，没有一个先在的正确科目，等着被颠倒。「不值得」，不是对「值得」的颠倒，是一种记法。酸葡萄，是一笔账上的一个字，只是这个字让这笔账暂时合上了。

第二处：舍勒把怨恨系在「无力」上。

怨恨出在无力改变的人身上，他说。这是一个很有力的观察，可是它给了一个很强的预言：有力量的人，不怨恨。

给你一个只有本书推得出、舍勒推不出的判别局面：

林川，在二〇二四年被裁员之后，是一个有力量的人。他有技术，有人脉，能再带一个团队。可是在最初几个月里，他的心里，也起过一种近乎怨的东西：「我这样的人，不该被裁。」

舍勒的框架，对这个局面很尴尬：他有力量，怎么还怨？若要补，只能说，他在这一件事上，无力；这又是为保住前提而补前提。

本书说：怨的发生，不取决于力量的大小，取决于回写是悬着，还是落下。林川笃信「我这样的人，不该被裁」，这是一张期票，现实没有兑现，他的回写悬着，账记到了「公司不公」「世道不公」。有力量，不妨碍账悬着。

这个预言，要等第24章和第31章，在具体的日子里去验。

◆ 十二、回写落在哪一处，账就记成哪一种

《回》里有一条，本书在这里要借用：第三位是轮换的。哪一维最后落下，哪一维就是改写者。

用在这里，意思是：回写这一笔，可以落在三个地方。

落在**样子**上。推门那一下，家的样子显出来，回头改了关系和经过。陈禾看照片，是这一种：照片的样子，回头改了「同学会」。

落在**路**上。复盘，把经过重新排一遍，哪一步是岔口，哪一步是白费。悔，常常想落在这里：想把一九九八年的路，重排一遍。

落在**土**上。回礼，关系回头改了。怨，常常落在这里：把账记到处境、世道、别人给的条件上。

这三处，没有一处是「对的」。落在哪里，在落笔那一下才知道。

可是，落在不同的地方，**账的味道不同**。

落在路上的账，味道是「我当时」：我当时没有做，我当时走错了。这是悔，是自责，也可能是自我折磨。

落在土上的账，味道是「他们」「这世道」：他有条件，他家有人，他赶上了好时候。这是怨，是不平。

落在样子上的账，味道是「我就是这样的」：我天生不如人，我就是这个命。这是自卑，是认命。

同一道三十一分的落差，三种落法，三种味道。这也是十种记账回应，能分成不同家族的一个原因：它们是回写落在不同位置的结果。

这样看，本书后面第五编的四栏，其实都在回答一件事：**这一笔，落在了哪里？**同一性栏，问的是这张票开没开；归因栏，问的是账落在路、土、样子，还是

偶然、函数；情态栏，问的是账的口气，是「可以」还是「本该」；时间栏，问的是账落在当时，还是现在。

这一章，把这个总门打开了：同一道落差，落在不同的位置，记出不同的账。至于每一种怎样记，下一编开始，一栏一栏地讲。

◆ 十三、同样的回写，为什么写出不同的命

四位邻居听完了。把他们收拢来：

吉洛维奇与梅德韦克，说中了不作为之悔长存；漏的是，长存不取决于作为与否，取决于有没有一个笃信的类比。

《春秋》笔法，说中了记就是改；漏的是，自己记自己的时候，账本和被记的，同时被改。

佛教的业，说中了做过的事会留下东西，种子熏习几乎就是回写；漏的是，它被民间读成了总账，同样的业同样的报。

舍勒的怨恨，说中了重复再感受把账写硬；漏的是，它需要一个先在的价值秩序，也把怨恨系在了无力上。

四家合起来，指向同一个地方：**回写落下的笔迹，不是固定的**。

为什么不是固定的？

因为回写这一步，输入是什么？是前两步留下的矛盾和改变，加上上一轮回写留下的底子。输出是什么？是一个被改写的路与土，加上一笔账。

这个输入，每一股洪流不同；这个改写，每一股洪流各自走；这个账，记在每一股洪流自己身上。没有一个公共的函数，可以把输入映射到输出。

所以，**同样的回写，写不出同样的命**。

「命」这个词，本书在这里用得小心。它不是一个先在的、写在天上的东西。它是一连串回写落下来的、暂时稳定的一层。一层稳定，就像一块地上长出来的草，一年又一年，看上去是这块地的「命」，可是只要哪一年，雨水、人手、虫子变了，它就会换。

这样看，笃信的第三步，**同样的回写，同样的命**，就被拆开了：

回写不是一个动作，是改与记两手。

记的账，不是一本公共的，是各人自己身上的。

下一轮的输入，已经被这一轮改过。

命，是一层暂时的稳定，不是一道判决。

最后，让我们用一个很小的试金石，把十种账，试一次。

王德生博士的框架里，有一个判别局面（第20章、第23章会细说）：

假如有一天，林川当年那三十一分，被证明是有假的。比如，他的某一门成绩，当年有人动过手脚，实际分数，并没有那么高。

这一条消息，落在不同的账上，会发生什么？

对**羡慕**的账：羡慕塌空了。因为羡慕是一张「还能兑现」的期票，这张期票的前提，是「他的那一步是真的、可以走的」。前提塌了，期票也就没有了。

对**懊悔**的账：悔松了一口气。因为悔记的是「当时我没做」。若是他那条路本来就有假，「没做」就不是一件亏欠，是一次幸运地避开。

对**不服**的账：不服舒坦了。不服说的是「这次不算」，现在果然「不算」。

对**嫉妒**的账：嫉妒幸灾乐祸。嫉妒记的是「被他截走了」，现在发现他截走的东西，是假的。账可以不用还了，而且对方欠了账。

同一条消息，四种账，四种完全不同的反应。这个反应的差别，是四种账本身的结构的差别，不是消息的差别。

这就是本章要留下的最后一个东西：**同一个事实，被不同的账接住，会显出完全不同的样子**。这不是因为人在「选择」怎样反应，而是因为每一种回应，本身就是一种账；账的结构，决定了消息落下来之后，回写怎样落笔。

◆ 十四、各人有各人的命

回到母亲院子里的两棵橘树。

同一年栽，同一块地，一棵结得多，一棵结得少。母亲说：各人有各人的命。

这句话，本书在第3章里，看作被遗忘的函数露出来的一角。在这一章的材料里，可以再看它一眼，因为它讲的，正好是「命」这个字。

母亲没有说「命好」「命不好」。她说的是「各人有各人的」。她没有拿一棵树的命，去量另一棵。

有一年，陈禾回老家，看见那棵结得少的橘树，旁边被母亲用竹竿撑了一下，树干上缠了一圈稻草。他问是怎么了。母亲说：前年冬天，冻坏了一个枝。

他又问：那棵结得多的呢？

母亲说：那棵没事，年年都是那样。

他蹲下来，看了很久。结得少的那棵，叶子比另一棵小一点，颜色深一点，树皮上有一块疤。可是有一个枝，朝着南边，斜斜地长出去，今年冒了好几个新芽。

母亲说：这个枝是前年冻了之后长的。

你看，「命」，在这棵树身上，是什么？

不是一道起点上的判决。起点上，它们是同一年栽的，同一块地，同一桶水。

「命」，是这几年里，一次冻、一次撑竹竿、一个朝南长出去的枝，一层一层回写出来的一个**现在的样子**。而且，这个样子，今年还在变：新芽，是下一层。

母亲没有读过一句哲学。她用一句话，把「命」放在了回写的位置上：**各人有各人的**，就是各人有各人的一路写下来的东西。

可是，这句话在日子里，也常常被读成另一个意思：

「各人有各人的命，所以不用争。」

这是认命。本书第25章，会专门讲认命的两种：一种是冻住的，一种是松开的。冻住的认命，是把命当成一道不能改的判决；松开的认命，是看见命是一层一层写出来的，今年还在写。

母亲那句话，是哪一种？陈禾后来觉得，两种都有。她嘴上说的是一种，她手上做的——撑竹竿、缠稻草——是另一种。

这一点，请留给第25章。这里只记：**「命」是回写的暂时稳定，不是起点的判决；它今年还在写。**

◆ 十五、让这一笔，落在今天

前面一直在说回写的毛病，最后说一说它的出路。

回写有一个很固执的性质：它一定会落笔。落不回过去，它就落在现在。

这既是悔的困境，也是悔的出路。

困境是：它想改写过去，落到了现在，结果这个现在，被一个不可能的愿望，改写成了一个总在回头的现在。

出路是：**既然它一定会落在现在，那么，让它有意识地落在今天的路上。**

怎么落？

把悔的句式里的两个时间，换一个。

「如果当时我……，那么今天也就会……」

换成：「如果现在我……，那么明天也就会……」

这一换，回写的对象，从回不去的当时，换成了可以改写的今天。账，可以落笔，不再挂着。

这就是第37章要写的东西，叫「如果现在」。那一章，会接《欠》，把欠着的那一笔，补上。

在这里，只先记一件事：

这一换，不是「向前看」「别回头」这样的劝告。劝告，是在要求一个人拿定主意。可是回写不是谁拿定主意的事。它是一笔账，要落在一个能落的地方。

悔的账，之所以一直挂着，是因为它写在了一个落不下去的位置上。换一个位置，它就能落。换位置，是一个技术性的动作，像把一个写错栏的数字，抄到对的栏里。

陈禾那个晚上，看着相册里的照片，没有做这件事。他只是坐了一会儿，把手机放下了。

可是，那一笔，已经开始了。

◆ 放回日子里

第二天是周六。早上，陈禾做了一件很小的事。

他打开相册，找到那张照片，没有删，也没有放大，只是点了一下「收藏」，然后在备注栏里，打了一行字：

「二〇二三年七月，同学会。桌下按杯垫。」

就这一行。

他打这行字的时候，没有想要做什么。他只是觉得，这一笔，应该写在照片旁边，而不是只在心里转。

苏敏端着早饭过来，从他肩膀后面看了一眼屏幕，没有问，把一碗粥放在桌上，说：「喝吧，凉了。」

陈禾说：「好。」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了一句：「那天我看着赵磊，在想，我要是也复读一年。」

苏敏拿着勺子，停了半拍，说：「我知道。」

「你知道？」

「你按杯垫的那个动作，我看见了。」苏敏说，「你一紧张，就按东西。」

陈禾愣了一下。他从来不知道自己有这个习惯。

苏敏说完，没有再问，端起自己的碗，坐到对面。

这是一笔很小的回写。照片，被加了一行批注；那一天，被一个人看见了；那个动作，被命了名。它们没有解决任何事，可是账不再是只在心里悬着了，它被放在了桌面上，有了一个可以被读的位置。

下面是明天就能试的一个小办法。

拿一笔你心里的旧账，不要撕，也不要改，只在旁边加一行今天的批注。

先写这一笔旧账原来的记法：

「当时我……，所以今天……」

再在下面，写今天的批注。批注只有一个格式：

「今天，这一笔能落在我的哪一条路上？」

只写一条。不要写大的，写今天、这周能做的一小步。比如：「今天，我可以在验收后，把为什么这样判，说给新来的技术员听。」

写完，不要打分。放着。

这一行批注，不是要把旧账还清。它只是把一笔挂着的账，向今天的路上，挪了一寸。

挪一寸，回写就开始落了。

带 走 的 话

回写是改写加记账，账记在被改写的东西本身上，各人只有各人的；悔想把账记回回不去的当时，落不回去，只好挂在现在；同样的回写，写不出同样的命，因为下一轮的输入，已经被这一轮改过。

小　账

这一章里，回写落下了，还是悬着？落下了一半。三原理第三步，这一章落定了回写的结构：改与记两手；账记在自身；输入不会两次相同；悔是方向错了的回写。至于十种记账回应，各自怎样记、怎样病、怎样出，这一章只开了门，第五编、第六编接着落。

本书要防的病：笃信「同样的回写必出同样的命」——本章在哪里防住了它？——在吉洛维奇与梅德韦克的不作为之悔、《春秋》笔法的记账、佛教业的总账、舍勒的怨恨四处，每一处都追问了同一句：这一笔账，记在哪里？是谁的账？

想 一 想

1. 你身上有没有一句口头禅、一个小动作，是某一件旧事「写」上去的？你能说出它的来路吗？
2. 你心里有没有一个悔，句式是「如果当时我……，那么今天就会……」？把它里面的「当时」，换成「现在」，句子还成立吗？它变成了什么？
3. 你周围的人，同一件事，有人悔，有人不悔，有人羡慕，有人不服。你平时是怎么解释这些差别的？这个解释，是在说人「性格不同」，还是在说「账记的方式不同」？

◆



第　五　编

记账的四栏

编　序

这一编五章，摊开自我界的账本。

笃信的类比是理念界开出的一张期票，现实界没有兑现，自我界要对这张票记账。账本有四栏：同一性栏，决定这道落差进不进账；归因栏，决定差异记在哪一笔；情态栏，决定记成「可以」「本该」「不可能」还是「已经」；时间栏，决定记到当时还是记到现在。第 14 到 17 章各写一栏，第 18 章把四栏排成一张总表：人间叫得出名字的心理只占其中几格，其余的空格，是还没有被命名的发生。

14

第 14 章

同一性栏：账本的户头是谁开的

陈禾那天晚上八点多才从工地回到车里。

车停在一个还没封顶的小区门口。他没有马上发动，先把安全帽放到后座，再把手机拿出来。屏幕上有三十几条没看的消息，大半是群里的。

他随手划了一下，划到一条朋友圈。是林川发的。

照片很普通：一个展会的小摊位，三张折叠桌，一块喷绘板，板子上印着公司的名字，字不大。摊位前站着三个年轻人，一个在笑，一个在看手机，一个背对镜头。配的字是：「三个人的摊位，今天签了第一单。」

陈禾看了大概十秒钟。

他心里有一个很小的地方，像被指甲尖点了一下。不疼，可是点得很准。

他把手机扣在腿上，看着前面那栋没封顶的楼。钢筋从顶上伸出来，一根一根，对着夜里的天。

这一点，他自己也觉得奇怪。

就在两个小时前，工棚里的电视开着，新闻里说起一位首富，说他新买了一艘船，船有多长，要造几年。工人们围着看，有人咂嘴，有人说「这得多少钱」，有人笑着说「够把咱们这一片楼盖十遍」。陈禾站在旁边，也看了两眼。

那时候他心里什么也没有。一点点都没有。船有多大，钱有多少，与他像是隔着一层很厚的玻璃。

同一个人，同一个晚上。一个是全国数得上的富人，船造三年；一个是一张三人摊位的照片，签了一单。照理说，前一个要大得多，扎心也该大得多。

可是点中陈禾的，是后一个。

这一章要问的，就是这一点：**为什么扎的是这一个，不是那一个？**

◆ 一、船与摊位

先别急着回答。先把这两样东西摆在一起，看它们各自是什么。

首富的船，在陈禾的日子里，是一件新闻。新闻的意思是：世上有这么一件事，你知道了，知道完了，该吃饭还吃饭。它不跟你的任何一笔账连着。

林川的摊位，在陈禾的日子里，却是一件私事。别人看是一张照片，他看是一个人的消息：那个人当年坐在他斜前面，两个人隔着一条过道，常常传条子。

你看，两样东西的大小、远近、贵贱，几乎都帮不上忙。船大得多，摊位小得多。船远得多，摊位近一些。船贵得多，摊位几乎不值钱。要是按这三样去算，陈禾应该被船扎一下，被摊位轻轻碰一下。

结果倒过来。

这就说明，决定一道落差扎不扎人的，不是落差的大小。有一个东西在先头挡着，像门口的守卫，先问一句：**你是谁的账？**

本书前面几章，已经把这件事的根拆开过了。第 1 章写过，同一性是想象出来的，而且是笃信的想象；第 2 章写过，现实界里的差异撞上理念界里的笃信，自我界就要回应。回应的方式，本书叫它**记账**。

从这一章起，要往账本里面看。

账本有四个栏目。本编五章，一栏一章地讲，最后一章把四栏合起来看。

这一章讲第一栏。它是最前面的一栏，也是最安静的一栏。别的栏目一动，人是有感觉的：怪谁、该不该、早了晚了。只有这一栏，人几乎感觉不到。它在你知道落差之前，就已经定了：这道落差，进不进你的账。

本书管它叫**同一性栏**，也叫**户头**。

◆ 二、期票与户头

先把本编的总比喻说清楚，后面几章都要用。

想一想：一个人在一件事上，心里笃信「我们差不多」。这句话，在本书的账本里，是一张**期票**。

期票是什么？是一张写着「到了日子就兑现」的纸。开票的人说：我们两个差不多，所以将来你也会长成他那个样子，你也会有他那样的日子。这张票，是在理念界里开出来的。开的时候，没有人觉得自己在开票，只觉得「本来就是这样」。

到了现实界，日子到了。一个到了北京，一个到了湘潭。这张票没有兑现。

没兑现，这件事就得有个地方记。记的地方，就是自我界的账本。

王德生博士说过一句话，本书把它当作整本书的一个承重命题：

「即笃信理论界的一种类比，而现实界这个类比并没有兑现，于是自我界产生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回应和解释。」

这句话里有一个字最要紧：**笃信**。理论界里的类比人人都有，类比本身不扎人。扎人的，是笃信它会兑现，而它没有。

账本上，开户在先，记账在后。你要记一笔账，总得先有一个户头。户头上写着：这张期票，是开给谁的，开给哪一类人的。

没有户头，期票就无从谈起，更没有「没兑现」这回事。

所以，同一性栏做的就是一件事：**决定这道落差有没有一个户头可以记**。

有户头，落差就记进来，记成各种各样的账。没有户头，落差只是一条消息，从旁边过去了。

首富的船，在陈禾那里没有户头。林川的摊位，有。

这里要先防一个误会。

误会是这样的：「户头」听上去像是一个人拿着笔，在心里一笔一画给谁开了一户。不是的。陈禾没有给林川开过什么户头，他从来没想过「我要不要把林川记进账里」。这个户头是怎么来的？是在三年的同班里，在一次一次的「就差几分」里，一层一层沉下去的。沉到后来，它已经在那儿了，谁也不记得是哪一天开的。

所以，写成大白话，是这样一句：**户头是被笃信的类比开出来的，不是陈禾开的**。这一章从头到尾，都要守着这一句。

◆ 三、三种情形

户头开不开，要看同一性想象在不在，强不强。把常见的情形排一排，大致有三种。

第一种，同一性是零。陈禾和那位首富，在他的想象里，没有一点点可以拼在一起的地方。首富的日子是一种日子，他的日子是另一种日子，两样东西放在两个架子上，从来不放在同一张桌子上比。

这时候，落差再大，也不进账。你看新闻上的火星探测，航天员在太空里走来走去，没有人觉得难受。

第二种，同一性是满的。你和你自己，同一性是完全的。你今天的样子和你昨天的样子比，进步了，退步了，都不是一张没兑现的期票，而是同一个人的前后两页。这页翻过去，那页翻过来，不分户。

满的同一性，也不进账。这一点，第 1 章已经用首富、自己、老同学三个局面讲过，这里只提一句：零与满，都不开户。

第三种，同一性是局部的。「他和我，有一块是一样的，有一块是不一样的。」同一个班，同一年，同样的几分之差。这种局部的一样，最容易被笃信：既然一块一样，别的块也该差不多。

所有的账，几乎都在这一种情形里记。

三种情形里，真正值得往下看的，是第三种里面的**强弱**。因为同样是局部，有的局部像一根头发丝，有的局部像一堵墙。

◆ 四、额度

户头有开没开，还有一个说法：额度。

一个户头，能记多少笔，每一笔能记多大，要看额度。额度是什么？就是同一性想象有多强，多像真的。

陈禾和林川的户头，额度不小。为什么？可以数一数：

第一，起点一样。两个人是同一年进的高中，坐过同一间教室。起点一样，是同一性想象最结实的地基。

第二，时间长。三年，每天见面，不是见一次的缘分。

第三，有人当过证人。周老师那句话，说了二十多年：「你们俩当年就差那么一点。」每说一遍，这个户头的额度就往上提一格。周老师没想要提额度，他只是说了一句真话，可是话落在一个已经有户头的地方，就成了存款。

第四，每隔几年重新核对一次。同学会、朋友圈、过年回县里碰见老同学的爸妈。每核对一次，额度就被刷新一次，像银行的系统自动结了息。

这四样加起来，陈禾和林川之间，就有了一个额度很大的户头。

再看首富那一头。起点不一样，没有同班的三年，没有证人，没有核对。这样的户头，一分钱的额度也没有。

可是额度不是死的。这一点要记住，因为后面要用。

额度可以加，也可以减。一句话就可能加，一句话也可能减。打个比方（只是比方，不是真事）：有人对陈禾说，林川是借读生，高三才转到他们班来。陈禾要是信了，他和林川的户头，一下子就缩了一大块：原来他们起点就不一样。反过来，有人说：「你看，那个首富也是咱们县的，和你们家隔着两条河。」要是陈禾信了，那位首富和他的户头，就开出来一个小小的口。

这些话，是真是假，另当别论。本书只看一件事：**户头的开闭和额度，是被一些很轻的东西牵着的**，轻到一句话，轻到一张照片，轻到一个「你们是同乡」。

◆ 五、一张照片怎么就开了户

回到那张出差的照片。

现在可以把它慢慢拆开，看这个户头是怎么在十秒钟里被翻出来的。

陈禾手指停下的那一瞬，他的脑子里没有一句清楚的话。要硬把它翻译成话，大概是这几样东西，一层压一层：

一层是脸。照片里背对镜头的那个人，肩膀的样子，他认得。三十年了，林川站着的时候，左肩总比右肩低一点。

一层是地方。那块喷绘板上印的是一家小公司的名字，不是大互联网公司。陈禾知道林川两年前离的职，这个小摊位，就接上了那条消息。

一层是「第一单」三个字。这三个字，把一个「也在从头来」的人，放到了他面前。

再下一层，才是那个最深的东西：**我们差不多。**

没有人说这句话，陈禾自己也没说。可是户头就在这时翻开了。翻开的时候，下面马上压着一张期票：当年那三十一分的差，要是在后来的日子里被补回来，也不奇怪。

你看，这里面没有一个动作是陈禾做的。他没有「决定羡慕」，也没有「决定比较」。是一张照片、一个肩膀、三个字，碰上了一个早就存在的户头，户头自己翻开了。

接下来，才轮到别的栏。归因栏要问：这差在哪儿，记哪一笔？情态栏要问：该不该？时间栏要问：记到哪一天？这些，后面几章细说。这一章只守在门口：**门是怎么开的，凭什么开的。**

本书用一个很笨的问法，来检验户头：**如果这张照片里站的是别人，这一下还会不会点中他？**

把背对镜头的那个人换成一个陌生人，一个他一辈子没见过的创业者，同样的摊位，同样的三个年轻人，同样的「第一单」。陈禾会点个赞，说一句「不容易」，划过去了。

差别只在一处：户头。换了人，户头没了。别的什么都没变。

这个检验很简单，你可以拿它去试自己的日子。你被什么扎过？把那件事里的人换成一个陌生人，扎还在不在？不在的话，扎你的不是那件事，是那个户头。

◆ 六、泰瑟：近与相关

现在可以请第一位近邻上场了。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亚伯拉罕·泰瑟，在 1988 年提出了一个叫**自我评价维护模型**的说法。他的话，大意是这样的：一个人总想把自己的评价维持在好的地方。别人的成绩出现了，有两种反应。一种叫「比较」：别人好，显得我差，我难受。一种叫「映照」：别人好，我跟着沾光，我高兴。到底走哪一边，看两个因素：第一，那

个人跟你**近不近**，是朋友、同学、亲人，还是陌生人；第二，那件事跟你**相不相关**，是你自己看重、想做好的领域，还是你不在乎的领域。

他的推论很漂亮：近，加上相关，最扎人；近，但不相关，反而是沾光，你替他高兴，还拿出去讲。远的人，怎么样都不太要紧。

这个模型说中了一件很要紧的事：**扎人的落差，不是随便哪一个，而是挑着来的。**要近，要相关。林川是近人，又落在陈禾看重的事上（读书、前程），所以点中了。同样是近人，要是林川摆出来的是一个很会钓鱼的消息，陈禾八成会替他高兴，说「回头教教我」。这些，本书都认。

本书比泰瑟多出来的一层，是在「近」这个字上。

泰瑟说的近，是人与人之间看得见的近：认识、同班、同事、亲戚。这是从外面量的。可是陈禾和林川之间，还有另一种近，是在想象里量的：他笃信我们是一类。两种近，大多数时候叠在一起，所以看不出差别。可是它们可以分开。

分开的时候，本书的账本更准一点。

有一种局面是这样的：近，可是户头是关着的。陈禾有一位远房表哥，从小一起长大，现在在省城开了一家厂子，生意做得很大。逢年过节，两家见面，比跟林川见面多得多。可是陈禾对表哥，从来没有被扎过。为什么？因为表哥「是那种人」。他家里有门路，他爸有熟人，他从小就是「会做生意的」。这个户头，在很早以前，就被一句「人家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料」关上了。关得很稳。

泰瑟的模型，在这里要预测的是：近，又相关（都是在赚钱、在成功这件事上），应该最扎。可是不扎。

还有另一种局面：不近，可是户头是开着的。一个陈禾从没见过的人，被一篇文章写成「和你同一个县、同一年考的大学、同样出身贫寒」，文章里说他后来怎么怎么。陈禾读到「同一年考的」这几个字，心里就紧了一下。他们从没见过。这个户头，是一篇文章替他开的。

所以，本书对泰瑟的补充，只有一句：**近与相关，是在外面看得见的两个量，它们多半能说中，因为多半是它们在撑着户头。可是真正管事的，是户头本身，是笃信的类比。**

两者不一致的地方，泰瑟的模型推不出来，本书推得出来。

这两个局面，本书眼下还只是推出来的，没有拿数据验过；要不要把它们做成实验，留给有兴趣的读者。本书在这里只想说一件事：拿「近」去解释「扎」，已经很有力量，只是还差一步，那一步在近的下面。

◆ 七、罗素：乞丐的那个同行

第二位，是英国的伯特兰·罗素。

罗素在1930年出版的《幸福之路》里，有专门的一章讲嫉妒。他在那一章里说了一句很多人记得住的话，大意是：乞丐不会嫉妒百万富翁，他只嫉妒比他更成功的乞丐〔核〕。他还提到，古希腊的诗人赫西俄德早就说过类似的话：陶工恨陶工，木匠恨木匠。

这句话说得很准。嫉妒不是对着天上的星星生的，是对着同行、同类、挨着自己的人生的。罗素一下子就把「挑着来」这件事讲透了。

他还说了嫉妒的坏处：它让人不去享受自己有的东西，光盯着别人有的东西。他给的药方，大意是：学着多享受自己所有的，少去比较〔核〕。

本书同意他的这个观察，也同意嫉妒会吃掉日子里的好东西。

本书多出来的一层，在「同行」这两个字。

罗素说，乞丐嫉妒的是乞丐。可「同行」是怎么划出来的呢？同样在街边讨饭的人，有的是同行，有的偏偏不是。一个乞丐的眼里，有一类人叫「跟我一样落魄的」，有一类人叫「天生是上等人」。后一类里，哪怕有一个人忽然当上了皇帝，乞丐也不会难受，因为户头没开。可是前一类里，只要有一个人混上了一份稳当的活计，他就睡不着了。

「同行」是一个户头，不是一个事实。

这一点，直接影响到罗素给的那剂药。

他说，少比较。可是户头是不被你的「决定」管着的。陈禾要是对自己说一百遍「不要比，不要比」，那张三个人摊位的照片来了，户头还是会翻开。户头不听劝。

本书的看法是：**与其去压下比较，不如去看户头是怎么开的**。哪些部分是真的相近（他确实和我一起走过三年），哪些部分是笃信出来的（他和我差不多，所以本该一样）。这件事叫验信，第 36 章细说。

罗素的药方有一个小小的前提，他自己不会说，却压在那里：他假定「比较」是一个人可以停下的动作。本书说，比较之前，还有一个更靠前的东西，是户头。比较是户头翻开之后的事。停得住比较的人，常常是户头本来就薄的人，不是更有志气的人。

这个说法，对那些「怎么也停不住」的人，会公平一点。

◆ 八、托克维尔：越平等，越难受

第三位，是法国的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他在《论美国的民主》里有一个很著名的观察，大意是：当一个社会里人与人的条件越来越平等的时候，人们对剩下那一点点不平等，反而越来越难以忍受〔核〕。等级森严的旧社会里，农夫看见贵族住大房子，不觉得有什么可比的，贵族是另一种人。条件趋近之后，邻居买了一匹好马，就让人睡不着。

这个观察，说中了一件近代以来最常见的事：越是机会平等的年代，越多人觉得「凭什么」。

本书认下这个观察，并且觉得它和户头的说法是一回事的两头。

条件越平等，户头越多。为什么？因为开户的材料变多了：同一所学校，同一场考试，同一种手机，同一家连锁店，同一个朋友圈。每一样「同一」，都是一块可以拼在一起的材料。拼的材料多了，同一性想象就容易被笃信出来。

所以，托克维尔看见的是结果：平等多了，难受多了。本书补的是中间的那一步：**平等增加的是开户的材料，难受来自户头**。

这一步补上，会推出一个托克维尔没有写的结论。

结论是：平等本身不制造痛苦，能制造痛苦的是笃信。要是一个社会里条件越来越接近，而人们同时越来越清楚「各人有各人的函数，条件相近，也不一定长出相近的样子」，难受就不会跟着平等一起涨。反过来，一个条件并不平等的地方，

只要有一台机器把大家放进同一张表里（第 33 章要讲的高考，就是一台），户头照样大批地开。

这个说法，同样还没有做过验证。可是它至少给出了一个托克维尔的说法里读不出的东西：**一边是平等程度，一边是户头多少，这两个量可以分开**。托克维尔的观察告诉你它们常常一起涨，本书的账本告诉你，要降的话，该拧哪个阀门。

陈禾的县里，二十年前和今天比，贫富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拉大了。可是陈禾的母亲，对左邻右舍的新楼房，没有一点点难受。为什么？她的户头，开在另一个地方：开在「谁家的橘树结得多」上。这一点，第 3 章已经写过。

◆ 九、赫希曼：堵车与隧道

第四位，是美国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他在 1973 年发表过一篇讲经济发展中人们怎样忍受收入不平等的文章，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比喻：**隧道效应**〔核〕。

比喻是这样的：你开车进了一条双车道的隧道，堵住了，两条车道都不动。这时候，旁边那一条车道忽然开始动了。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多半不是难受，而是高兴：旁边在动，说明前面通了，很快就轮到我。你甚至会觉得，旁边的车替你探了路。

可是过了一会儿，旁边的车一辆一辆过去了，你这条车道还是一动不动。这时候，高兴就慢慢变了味，先是焦躁，然后是气愤，觉得是不是有人在插队，是不是有什么不公平。

赫希曼拿这个比喻来说，一个社会在发展的初期，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另一些人会替他们高兴，认为那是自己将来的样子；可是这种耐心有时限，等久了，就会变成怨。

这个比喻，本书非常喜欢，因为它几乎是把一张期票从开出到拒付的整个过程，用一条隧道画出来了。

旁边的车一动，是同一性栏里户头刚翻开的那一刻：「他在动，我也能动。」这时候的期票，写的是希望，写的是「很快就轮到我」。赫希曼把这一刻看得很准，他看见的是：落差刚出现的时候，看见别人好，人先是高兴，不是难受。

这一点，对本书是一个有用的提醒：**户头开了，不一定先记痛，也可以先记希望**。同一性栏管开户，开的是户，不是账；账记成什么样，要看后面三栏。

隧道的第二段，是「久不动」。这是时间栏的事，第 17 章细说。再往后，变成气愤，要看归因栏：气愤去了哪里？有人在插队（记到对方头上），还是这条车道天生就慢（记到土上）？

赫希曼自己也给他的比喻留了一道口子：只有当堵着的人觉得旁边那条车道上的人和自己是同路的，这个效应才成立〔核〕。这一点，本书十分赞同，因为这就是户头。

可是这里有一个局面，是只有本书推得出来的。

还是那条隧道。两条车道都堵着，旁边车道开始动了。你这时候看一眼，发现旁边那条道上跑的，全是公交车。那是一条公交专用道。

你会怎么样？你不会替自己高兴，也不会焦躁，更不会觉得有人插队。你只是看一眼，觉得「那是公交车的事」，接着低头看手机。

车道一模一样，旁边在动、自己不动也一模一样。差别只有一个：那条道上的车，你没有把它们当成自己的同类。户头没开，期票就没出，隧道里就一点故事也没有。

赫希曼的比喻，把户头放在了一个小小的括号里。本书把这个括号拉到最前面：**先有户头，才有隧道**。

◆ 十、户头怎样被关上

户头会开，也会关。关的方式，值得一一看过，因为很多人以为自己「没有羡慕」，其实只是户头被关上了。

关户头的办法，日子里常见的有三种。

第一种，叫**分类**。给对方划进另一类人里。

「他本来就是读书的料。」「人家天生会做生意。」「那一家的孩子，从小就机灵。」这类话，说出口的时候是在描述，其实是在关户。「他是那一类」，就是一道门，把他放在你的账本之外。

陈禾那位表哥，就是这样被关的。关的人不是陈禾，是一句从小听到大的话，被一家人传了三十年。

分类有一个特点，它不一定是坏话，甚至常常带着佩服。「你表哥是做大事的人」，听上去满是夸奖。可是夸奖和分类可以是同一句话。夸得越像天生，户头关得越牢。

第二种，叫**神话**。把对方抬到一个够不着的地方。

一个人太好了，好得不像同一类，户头就自动关了。班上有一个同学，每次考试都是年级第一，第二名和他差二十分，从来没有人羡慕他。大家说「那是学神」。「神」字一出来，户头就关了。

神话的办法，其实是一种保护。它保护陈禾们免于每天被扎。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自己一直在用它。

第三种，是最难看的一种，叫**降类**。把对方拉到一个更低的类别里，好让户头闭合。

「他是靠关系的。」「他那是走运。」「那个公司也就是个壳子。」这些话，是把对方从「和我一样」拉到「不如我」或者「不配」的地方。户头没有被敬着关上，是被踩着关上的。

降类的账，在后面的章节里会重新出现：它常常不是在户头里完成的，是在归因栏里被偷偷挪过去的。这一点，第 15 章、第 23 章会细说。眼下只要记住，关户头有三种办法：分类，神话，降类，其中前两种看上去体面，第三种藏着一笔别的账。

这三种办法，没有一种是陈禾有意去用的。

这一句，本书要再说一遍，免得读到这里的人心里把一个「会算计的陈禾」想出来。户头的开与关，是笃信的类比在洪流里自己长出来的东西。分类、神话、降类，都是它长出来的样子，不是谁手里拿着的工具。要说工具，工具倒是反过来：人是被这几样东西使用着的。

◆ 十一、谁在替陈禾开户

既然户头不是陈禾开的，那就要问：是谁在替他开？

仔细看，替他开户的东西，在他的日子里排着一条队。

最早的一个，是**红榜**。1998 年 7 月，县一中门口贴出来的那张红纸，把一个班四十几个名字，按同一个顺序排在同一张纸上。纸本身没有说「你们是一类」，可是纸把名字放在一起，放在一起就是在说。

第二个，是**周老师**。他那句「你们俩当年就差那么一点」，每说一次，就是给户头续一次费。周老师没有恶意，他是真心觉得可惜，可惜的意思，也是「本来可以」。

第三个，是**母亲**。母亲是不开户的人。她很少拿陈禾和林川比，她比的是「谁家的橘树」，不比读书。可是她有一次在饭桌上说过一句「林家那个孩子考得好，你也别难过」。那一句里没有任何责备，可是「别难过」三个字，把户头确认了一遍：原来你们是该比的。

第四个，是**朋友圈**。算法不关心谁和谁是同类，它只管把相近的人推到你眼前：同龄、同城、同校、同行。推一次，户头被翻一次。第 34 章要专门讲这个。

第五个，是**家长会**。小苒读高三，家长会上，班主任把年级排名一页一页地投在幕布上。陈禾坐在底下，看着别人家的名字。他在这时候，替另一个人的户头续了费：小苒和许知遥。

你看，这一整排东西，没有一个是陈禾自己去买的。它们是日子带来的。一个人在日子里，每天被各种各样的东西「放进同一张表」，表一张接一张，户头就一户接一户地开了。

这一点，会让「羡慕是一种性格缺陷」的说法，显得很单薄。要说羡慕，也是日子里一整套装置的产物。第八编还要专章去写这些装置。

不过这里不是要把责任推给外面。**外面推，里面也要有一块笃信，才接得住。**周老师说同样的话，对另一位同学，也许一点用都没有，因为那位同学没有「我们差不多」这块地基。外面的东西是手，里面的笃信是门框，缺一个，门都开不了。

◆ 十二、户头上的两个警告

讲到这里，容易有两种读法。两种都读偏了，要先防住。

第一种读偏的读法是：「那就把户头都关了吧，少比较，就不难受。」

这个想法很自然，可是走不通。第一，户头不是人想关就能关的，前面说过，它不听劝。第二，户头全关了，会发生什么？

没有户头，就没有类比。没有类比，一个人就没有办法从别人的路上学东西。孩子看见同伴会骑车，才想学骑车；工人看见师傅一锤下去很准，才想练手。这些，都是户头在工作。户头是把别人的事，变成自己的可能的那根线。

第 38 章会专门讲：人为什么必然类比。病不在类比，在笃信。所以关户头不是药。

第二种读偏的读法是：「户头越大越好，这样才有动力。」

这也错了。赫西俄德说的好的不和女神，让懒汉看见邻居发家而去耕种，是户头在起好作用。可是户头大到一个地步，一个人一生只剩这一个户头，什么事都放进去比，这就是第 21 章要讲的攀比。户头太大、太满，把别的日子都吃掉了。

所以，户头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要看里面压着的那张期票，写的是什么。

写的是「我也许可以」，这张票会让人动起来。写的是「我必须一样，否则就是我不行」，这张票会让人动不了。两张票放在同一个户头里，外面看起来一模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要往下看三栏。同一性栏只说「有没有户头」，不说「账记成什么样」。有户头是一件中性的事，像你有一个银行账户，不好也不坏。后面三栏才是账怎么记。

◆ 十三、额度大小，账怎么走

户头开了，额度有厚有薄。额度不同，同一道落差记出来的账，味道也不同。这里先粗粗分三档，后面几章会一档一档接过去。

第一档，薄户头。同一性想象很淡，只是隐约觉得「有点像」。这样的户头，落差一来，多半只是心里「哦」一声，也许有一点点酸，酸完就过去了。陈禾对大学里认识的一位师兄就是这样：同一个系，高三届，后来去了一家大设计院。偶尔听说他又升了，陈禾心里动一下，晚饭照吃。

第二档，中等户头。「我们差不多」有凭有据，可是没有厚到压人。这一档，最容易生出羡慕：心里有一个很清楚的念头，「他到了那里，我好像也可以」。这个念头会推着人去问、去看、去打听，甚至去动手。第 19 章专门写它。

第三档，厚户头。同一性想象厚得像一堵墙：起点一样，时间很长，证人很多，核对很勤。陈禾和林川，就是这一档。这一档里的落差，一道就够压人，因为压的不是那一道落差，是整堵墙：既然这么近，凭什么偏偏我？

厚户头里的账，最容易走向后面几种：攀比、懊悔、嫉妒、怨。户头越厚，期票写得越满，没兑现的时候，需要记的账就越重，记账的方式也越硬。

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值得停一下：**户头厚的人，往往正是平日里最不愿意承认自己「在比」的人。**

为什么？因为户头厚到一定程度，比较已经不像比较了，它像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当然要比，我们是一样的。」天经地义的事，人是不觉得自己在做的。倒是户头薄的人，常常说「我有点羡慕」，说得很轻松，因为那只是一点点酸。

所以，听见一个人说「我不羡慕他」，不要马上相信，也不要马上不信。本书只问一句：你们之间，有没有一个厚户头？有的话，那句「不羡慕」，多半要打一个问号。

户头还有一个脾气，值得记一笔：它是有季节的。

有的户头平时薄得几乎看不见，到了某几个日子，忽然厚起来。同学会前一个月，陈禾的户头总是厚的，因为群里每天都在翻旧照片，每翻一张，就是一次核对。年夜饭前后也是，亲戚们坐在一起，话题总要转到「谁家孩子在哪儿」。小苒的期中考试前后，家长群里的户头也是。

这些日子里的难受，常常被人误认成「最近心情不好」。其实心情没变，是户头被日子加了额度。

知道这一点，有一个好处：不必把一个季节里的难受，当成一辈子的毛病。过了那个季节，额度会自己落下来。

◆ 十四、另一边的户头

还有一件事，到这一章要先挂个号，后面第七编才细写。

户头是双向的。陈禾的账本里有林川一户，林川的账本里，也有陈禾一户。

这一点常常被忘掉。人们说起羡慕，总像是一条单行道：一个人站在下面，仰头看着上面那个人。可是同一个笃信的类比，在两头都有。林川当年也笃信过「我们差不多」，他当年的想法，也许是：陈禾比他稳，比他踏实，一次一次地不出差错。他的户头里，开的也许是另一张票。

户头的两头，常常各记各的账，各记各的科目。陈禾记的是「他比我多三十一分」，林川记的也许是「他比我少了很多焦虑」。这两笔账，彼此不知道。

等到二十多年以后，两人在湘江边吃夜宵，才第一次把账对了一下。那一次的对账，第 29 章和第 31 章细说。眼下只记一件事：**同一个户头，可以从两头各开一遍**。

这个说法有一个小小的推论，是日子里用得上的。

你羡慕的那个人，可能也在羡慕你。这个「可能」不是安慰，是账本的结构决定的：只要你们之间的同一性想象是真的局部相近，笃信的类比就是双向的，户头就是双向的。你站在你的户头里往外看，他站在他的户头里往外看，两个人各看一张期票，各记一笔账。

这个推论不保证两边的账一样重，也不保证他此刻正在羡慕你。它只是说：别把户头当成一件单方面的事。

◆ 十五、一个只有账本推得出的局面

前面请四位近邻各说了话。现在把他们的话放在一边，单摆一个局面，看一看哪一种说法推得出它。

局面是这样的：

同一个星期，陈禾接连听到三句话，来自三个不同的人，说的都是林川，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就是林川那间小公司签下了第一单。事实一点没变，变的只是每句话里带着的一小截户头。

第一句，是一位老同学在群里说的：「林川这个人，从小就是干大事的，现在从头再来，肯定还是能起来。」

这一句里，有一个很轻的「他是那一类」。

第二句，是苏敏吃饭时随口说的：「你俩高中时候不是挨着的吗？你们那时候不是差不多吗？」

这一句里，有一个很轻的「你们是一类」。

第三句，是工地上一位年轻的监理员说的，他根本不认识林川，只是看见陈禾盯着手机：「陈工，这种小公司，十家有九家活不过两年。」

这一句里，既没有「他是那一类」，也没有「你们是一类」。它只是在说一个行业的数字。

这三句话落到陈禾耳朵里，会发生什么？

按照本书的账本，第一句会把户头往外推，推向分类，也就是关户：「他是干大事的」，那他的第一单，就是他本来就该有的，和我无关。第二句会把户头往里拉，拉向厚户头：「你们差不多」，那他的第一单，就是一张写在我名下的期票的进展。第三句，什么也没动：陈禾只是听见一个数字。

三句话，三个反应：淡下去，重起来，没变。

这个局面，用「近」和「相关」去解释，会遇到困难，因为三句话里，近与相关一丁点都没动，林川还是那个林川，第一单还是那一单。用「平等越多越难受」去解释，也解释不了，因为三句话里没有一点平等程度的变化。用「旁边在动」去解释，同样不行，旁边一直在动。

只有一个量在变：**户头的开与闭、额度的加与减**。

这个局面还有一点值得说的地方：它不要求任何新的事实，只要求新的话。一句话，只要能改动同一性想象，就能改动账；而一件事实，要是没有碰着同一性想象，哪怕再大也进不了账。

要是你想验证本书的说法，这是一个最容易做的小实验：找同一件事、同一批人，只改动其中说到「类」的那几个字，看反应有没有跟着变。本书猜它会变，而且朝着本书说的方向变。猜得对不对，请读者自己去试。

这个局面，本书认为是同一性栏最站得住的一个判别：**事实不变，只动户头，账就动**。其余三栏，也有各自的判别，后面几章一栏一栏地给。

◆ 十六、验户：三个小问题

户头既然是在洪流里自己长出来的，人就难得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可是它不是完全看不见的。本书提供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叫**验户**，由三个小问题组成。

第一问：**这个户头开在哪一年？**

你想想，你和那个人，是从哪一件事开始「差不多」的？是一次考试，一个班，一件共同的事？时间想得越具体越好。

陈禾想一想，他和林川的户头，开在哪一年？大概是高一那个学期的第一次月考，两个人的名次挨着，只差两名。他记得老师把成绩单念出来，念到他的名字，接着念林川的名字，中间没停。

第二问：**这个户头凭什么开？**

凭的是哪几样东西？是真的相近（一起上过课，一起考过试，分数确实挨着），还是想出来的相近（「他和我家境差不多」「他和我性格差不多」「他和我是同一类人」）？

一样一样列出来。真的相近的，打一个勾。想出来的，打一个问号。

陈禾列出来：同班三年（勾），高一到高三模拟考名次前后脚（勾），都是男生、都住校（勾），「都是想考出去的」（问号。他其实不知道林川想不想考出去，那是他自己的想法）。

第三问：**这个户头里压着一张什么票？**

票上写的是什么？「他能做到的，我也该做到」，还是「他能做到的，我也有可能做到」？

这一问，最难答，也最要紧。因为期票上的字，是笃信的类比自己写的，写的时候从来不给你看。要回头去找，找「如果我当时……就会……」之类的话，那些话，就是票上的字。

三个问题答完，没有一个是在劝你「别羡慕」。验户只是把户头从暗处拿到明处。拿到明处的户头，有一个好处：你可以看见，里面哪一部分是真的，哪一部分是笃信出来的。这个办法的完整版，要到第 36 章才给全，那里还有一张可以撕下来的验信卡。

有一点要提醒：验户不是为了把户头验没了。验完以后，有的户头会薄下去，有的户头会原样留着，这都正常。留着的那些，本来就是真的相近，是将来可以借路、可以学东西的地方。验户只管一件事：让你知道哪些地方是真的，免得拿一张想出来的期票，去讨一笔不会兑现的账。

◆ 放回日子里

陈禾那天晚上，坐在车里，没有马上回家。

他拿出一支笔，又从工地的文件袋里抽了一张空白的验收单。验收单背面是白的。他用笔在背面画了一条线，把纸分成两栏。

左边写：**这张照片扎我的地方**。

右边写：**换成陌生人，还扎不扎**。

左边他写了三行：背对镜头的肩膀；「第一单」；小摊位，不是大公司。

右边他一行一行对着看，到第二行「第一单」，停了很久。换成陌生人，「第一单」三个字，他也许会替他高兴；换成林川，三个字扎他一下。他想了一会儿，才想明白：不是三个字扎人，是「林川也在从头来」这件事，把他一直压着的那一个想法勾了出来：**林川当年比我多出来的那三十一分，现在好像也没有多出来那么多**。

这个想法，他没有对任何人说过。

他在验收单上，又添了一行字：

「户头：高一第一次月考。凭据：名次挨着。压着的票：『差不多』。」

写完他看了一会儿。那几个字，是他第一次把这件事写成字，写在一张验收单的背面。奇怪的是，字写出来以后，心里那个小地方的指甲尖，轻了一点。

不是因为想通了什么，是因为这个东西第一次有了名字：**户头**。一个有名字的户头，和一个没名字的刺，不一样。刺会在半夜里自己扎人，户头可以放在桌上看。

他发动了车子。

到家的时候，苏敏在客厅批作文。她抬头问：怎么这么晚？

「工地上有点事。」他说。

这是一句真话，也是一句不全的话。他在玄关换鞋的时候想，也许哪天可以告诉她，他在车里画了一张只有两栏的单子。不是现在。

现在，给你一个明天能试的小办法。

这个办法叫**换人试**。

明天，如果有一件事扎了你一下，不论大小，请你停三秒钟，问自己一句：**要是把这件事里的人换成一个陌生人，我还会被扎吗？**

如果还会，说明扎你的是事本身，那是另一类账，本书其他几栏会讲。如果不会，说明你撞上的是一个户头。这时候不用急着去压它，也不用急着去责怪自己，先拿出一张纸，写三行：这个户头，开在哪一年？凭什么开的？票上写的什么字？

写完，把纸折起来，放进口袋。一个星期以后，再拿出来看一遍。你也许会发现，其中一两条，换了读法。

再说一个替家里人想的例子。

小苒读高三，班上有个许知遥，成绩总在年级前十。小苒在家里提起这个名字，语气有时候很平，有时候很紧。陈禾留心过：什么时候平，什么时候紧？

平的时候，是说起许知遥的钢琴、她家的房子、她暑假去了哪儿。这些，小苒说得像说天气。

紧的时候，是说起「许知遥这次数学又考了多少」。

你看，同一个同学，在小苒那里，有的地方没有户头，有的地方有。钢琴与房子，是另一种日子；数学分数，是同一张卷子。户头只开在同一张卷子上。

要是哪天陈禾想帮女儿一点什么，倒不必先劝她「别比了」。他可以先问一句：你觉得你和她，在哪一块上是差不多的？让女儿自己把户头的边界说出来。说出来了，户头就从一团雾，变成了一小块有边的地方。有边的东西，人才有办法处理。

这个办法，对大人也一样。

带 走 的 话

一道落差扎不扎人，先看有没有户头；户头是被笃信的类比开出来的，不是谁开的，所以不用急着责怪谁，先看它是怎么开的。

小　账

这一章里，回写是落下了，还是悬着？落下了一半。第一栏的位置落下来了：户头在账本最前面，决定落差进不进账；至于进来之后记成什么，三栏还挂着。

本书要防的笃信：「是落差大小在扎人」「少比较就不难受」——本章在哪里防住了它？——在首富的船与林川的摊位那里，在泰瑟、罗素、托克维尔、赫希曼四处，每一处都把问题往前挪了一步：先问户头。

想 一 想

1. 最近一个月里，有没有一件事扎过你一下？把事里的人换成陌生人，扎还在不在？
2. 你的哪一个户头，是别人替你开的（一句话、一张榜、一个群）？
3. 有没有一个人，你从来不羡慕，因为你早就把他放进了「那一类」？这句「那一类」，是什么时候、被谁说出口的？

◆

15

第 15 章

归因栏：差异记在哪一笔

星期天的晚饭桌上，小苒忽然问了一句：「爸，你当年为什么没考上北大？」

她问得很随意，筷子还夹着一块藕。她的班主任最近讲了一堂课，说「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没有成功的原因」，她大概是顺着这个题目，把问题递到了自己家里。

陈禾放下碗，想了一下，说：「那年高考，考场外头下着雨，我进去的时候鞋湿透了，前两场脑子都没转开。」

小苒哦了一声，低头吃藕。

苏敏没有抬头，可是陈禾看见她嘴角动了一下。

晚饭后，苏敏在厨房洗碗，陈禾去拿杯子。苏敏背对着他，说得很轻：「你去年说的不是这个。」

「我去年说什么了？」

「去年清明回老家，你跟你妈在院子里坐着，说的是林川他爸是医生，家里有书房，条件不一样。」

陈禾拿着杯子，没有说话。

苏敏还是没回头，继续说：「前年同学群里，有人说起林川，你说他那几年在北京是赶上了风口，换个人也行。再早两年，你喝了点酒，说的是自己高三那个冬天，要是每天早起，也不至于……」

她把最后一只碗放进架子，转过身来，擦着手。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是教语文的，我听人讲同一件事，听得出前后是不是一个讲法。」她停了一下，「你讲了二十多年，一次一个讲法。」

陈禾想反驳，张了一下嘴，没有出声。

他心里很清楚，苏敏说的每一件，都是真的。每一次他说的时候，也都觉得那就是原因，不是在编。

可是同一件事，哪有那么多原因？

这一章要拆的，就是这个问题。陈禾的这二十多年，不是一个人的毛病，是一个账本的结构：**同一道差，可以记在不同的科目里**。记在哪一个科目，账就长成哪一种样子。

◆ 一、同一道差，五种说法

先把苏敏数出来的那几个讲法，一个一个摆开，加上她没数到的，凑成五个。

一，「他考上了北大，我考上了湘大。」这是最早的一个说法，放榜那天，红榜前面，一个数字摆在那里：三十一分。说这话的时候，陈禾什么原因也没问，只是把结果摆在嘴边。

二，「我高三那个冬天，要是每天早起就好了。」这是把差记在自己过去走的路上。

三，「人家家里有条件。」这是把差记在土上，记在家境上。

四，「他那几年是赶上了风口，换个人也行。」这是把差记在运气上，记在偶然上。

五，是一个很晚才出现的说法，陈禾自己都还没有完整地说出口：「各人有各人的长法，我们那时候就不是同一种。」这是把差记到了两个人各自的那道看不见的工序上。

五个说法，同一道差，同一个陈禾。

这五个，常常被当作「陈禾在不同时候的不同想法」。要这样看，也可以。不过本书想换一个看法：**它们是同一个账本里的五个科目**。

账本里的科目，是用来分类记账的格子。开支、利息、折旧，各有各的格子。一笔钱记在哪个格子里，决定它后来怎么处理，是还，是冲，是核销，是挂着。

差异也是这样。笃信的类比没兑现，这个「差」进了账，要有一个科目去装它。这个科目，就是归因栏。

本书说的归因，不是指一个人坐下来分析原因。分析原因是一件需要费劲去做的事，可是账是不费劲就记上的。陈禾在饭桌上说「下着雨」的时候，他没有分析，他只是把那一笔，顺手记进了离嘴边最近的那个格子。

◆ 二、五个科目

把五个格子的名字先说清楚。

本书前面用过三个字母，这里再对一下：S 是显出来的样子，是结果；D 是一步步走过的路，是经过；E 是路和人所在的土，是处境，是彼此缠在一起的条件。再加一个 F，就是 S=F(D,E) 里的那个 F：中间那只看不见的手，那道隐藏的工序。

归因栏的五个科目，就是：

第一科目：S，只记结果。差在「样子」上：他到了那里，我没到。账只记到「结果不同」就停了，不往下问为什么。

第二科目：D，记到路上。差在「走法」上：我当时那样走，他那样走。这个科目还有两个户主：记到自己走过的路（我当时要是……），或者记到对方走过的路（他走的那条路，来路不正）。

第三科目：E，记到土上。差在「条件」上：家境，学校，世道，时代，亲友。

第四科目：偶然。差在「运气」上。同一个科目里，还有一个冻住了的写法，叫「命」。

第五科目：F，承认各自的函数。差在「各人的那道工序」上，既不是路，也不是土，也不是运气，是两个人各自把路与土变成样子的那个过程本身。

五个科目，各有各的脾气。后面一个一个看。

先说明一件事：这五个科目，不是一个比一个高明。F 这一格看上去最「对」，可是要是谁从一开始就想往 F 这一格里记，多半只是在记一个好听的答案，没有记进去。账是记不是填。记进去的那一笔，不是想出来的，是发生出来的。

◆ 三、S 科目：只记结果

先看第一个，S 科目：只记结果。

这一格最简单，也最容易被忽略。它的写法是：「**他到了那里，我没到。**」

这句话里没有「因为」。没有因为运气，没有因为家境，没有因为谁偷了懒。它只有一个落差，赤裸裸地摆着。

陈禾在红榜前面站着的那一刻，用的就是这个科目。他看着榜，找自己的名字，找到了，再找林川的名字，找到了。两个名字之间隔着很多名字，他在数。这个时候，他心里没有一个「为什么」，他心里只有「他在那儿，我在这儿」。

S 科目有什么好处？它不冤枉任何人。没有人被怪罪，没有人被神化，没有人被降类。它只是承认落差，别的什么也不说。

它的坏处是：账记在这里，就悬着。因为一笔只记了结果、没有写来路的账，没有办法被处理。要还，不知道还给谁；要冲，不知道冲什么；要核销，不知道依据是什么。只能挂着。

挂着的账，本书叫**悬账**。悬账不一定痛，它常常带着一点点向往，一点点期待：「他到了那里，那我也许也可以到那里。」这个期待就是羡慕的味道。羡慕是一笔只记了 S 的账，还没有往下问。第 19 章会专门写。

S 科目还有一个很少被注意的用法：**记自己的样子**。

「我就是这个样子」「我就是个湘大的」「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这是把落差记在自己的结果上，而且只记到这里，不往下问。这样记的话，账是悬着的，可是悬到最后会变成一种别的东西，叫自卑。第 26 章细说。

所以 S 科目里面，有两个方向：记对方的结果（他到了那里），记自己的结果（我在这里）。方向一变，后面长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了。

◆ 四、D 科目：记到路上

第二个科目，D，记到路上。

路是什么？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经过：早起，刷题，补课，选志愿，复读，换城市，换工作。这些，都是路上的事。

D 科目的写法是：**「如果当时我那样走，现在就会不一样。」**

这个科目里，有两个户主。

第一个户主，是自己的路。陈禾记在这里的，是那个高三的冬天。他那个冬天，每天几点起床？五点，六点，还是后来越拖越晚？他没有记清，可是他记得一个说法：林川每天五点起床。

要是他当时也五点起床……这就是一笔记到自己路上的账。账里的话，全是「如果当时」。这一格里长出来的东西，叫懊悔。第 22 章会细讲。

第二个户主，是对方的路。账不记到自己头上，记到对方头上：「他那条路，走得不干净。」「他那些年，有人帮他。」「他肯定是用了什么办法。」

这种账，往往带着一点不服气，也带着一点要对方还的意思。这一格里长出来的东西，叫嫉妒。第 23 章会细讲。

你看，同样是 D 科目，户主不同，长出来的东西完全不同。记到自己路上，是向内；记到对方路上，是向外。一个是「我欠我自己的」，一个是「他欠我的」。

D 科目还有一个很隐蔽的特点：它让人觉得自己对账是有办法的。因为路是可以走的。「如果当时我那样走」，听上去好像在说一件可以改的事。可是当时的路，现在没办法走了。这个矛盾，就是后面第 17 章要讲的时间栏。

先记着：D 科目是诱人的，因为它给人一点还能掌握的错觉。

◆ 五、E 科目：记到土上

第三个科目，E，记到土上。

土是什么？是路外面、路下面的东西：家境，父母，学校，老师，地方，时代，亲戚朋友，彼此缠在一起的条件。

E 科目的写法是：**「人家家里有条件。」**

陈禾记了二十多年的这句话，大约就是在他刚刚进大学、第一次看见同宿舍的人，行李里有一台他没见过的随身听的时候，开始记的。林川的父亲是县医院的医生，家里有书房，这件事，陈禾是知道的。书房，他是后来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

这一科目的好处，是它很具体，很有道理，有时候甚至很对。家境确实不一样。陈禾的家，在乡下，高三寄宿；林川的家，在县里，有书房。这些，都是真的。

它的坏处是：**一旦把差记在土上，土就被冻住了。**

因为土是一个很大的东西，一个人在里面，什么也做不了。要是差是土造成的，那就只能怨，或者只能认。怨与认，是 E 科目最容易长出来的两样东西，第 24 章和第 25 章会分别写。

这里要提前说一句，是这本书的一个关键处：**土也是被回写出来的**。土不是一个现成的、固定不变的东西。陈禾的家境，是他的父亲、母亲、祖辈，一年一年地种、一年一年地供出来的。林川的书房，也是他父亲一本一本买出来的。土是在发生里长出来的，也是在发生里变的。

把土冻住，其实是把一个还在发生的东西，当成了已经发生完的。这一点，第 7 章已经细说过，这里只是在账本里看它的位置：E 科目记进去的是一份「冻住的土」，所以它很容易一路冻下去。

◆ 六、偶然：运气，和冻住的运气

第四个科目，是偶然。

偶然的写法是：**「他那是运气。」「我那是运气不好。」「那天下着雨。」**

这个科目很有吸引力，因为它是最省事的。路，要去追溯；土，要去分析；记到偶然，一笔就清了：谁也没做错什么，谁也没占什么便宜，只是碰巧。

陈禾饭桌上说的「雨」，就记在这个科目里。

偶然这一格，还有一个冻住了的写法，叫**命**。

偶然是说「碰巧」，碰巧意味着下一次可以不同。命是说「注定」，注定意味着下一次也不会不同。两个说法，隔着很薄的一层纸。

陈禾的母亲就很少说「运气」，她说「各人有各人的命」。这句话，在她那里，不是一个悲观的结论，是一个用了一辈子的收账办法：不管是谁家的橘树结得多，是谁家的孩子考得好，一笔勾销，各记各的。

本书有一个看法，是后面要不断提起的：**「偶然」「命」「运气」，是被遗忘的那个 F 露出来的一角，被叫错了名字。**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当一个人说「那是运气」的时候，他真正看见的是：同样的路、同样的土，却长出了不同的样子。这个现象是真的。他看见了。可是他没有办法解释这个现象，因为他心里有一个笃信：相同的路与土，该长出相同的样子。

既然相同的输入没有得到相同的输出，那中间一定是有什么「随机」的东西插进来了。这个「随机」，就是偶然。这个「随机」冻住以后，就是命。

可是中间那个东西，不是随机的。它是每一股洪流自己的那道工序，是 F。它没有随机，它是各人各有的。只是它藏着，看不见，所以被叫成了运气。

这一点，第 3 章已经用两棵橘树讲过。这里只补一句：偶然这个科目，是 F 的一个冒牌，记进去的是一笔「没法解释」的账。

◆ 七、F 科目：承认各自的函数

第五个科目，是 F，承认各自的函数。

它的写法是：**「我们走的是各自的长法。」**

这一格，看上去最像一句道理，所以最需要小心。

「各人有各人的长法」，要是只是一句话，谁都会说。心灵鸡汤里到处都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花期。」这样的话，说得再漂亮，也没有记进账里。

记进 F 科目的意思是：这笔差，我不再要求它有一个可以拿出来的原因了。我不再问「是运气，还是家境，还是路」，因为这几样东西，哪一个都只能解释一半。我承认，同样的路、同样的土，在两股洪流里，会各自长出各自的样子；这是各自的工序，各自的发生，我看不全，也不必看全。

这句话，每个字都很轻，可是做起来很重。

为什么重？因为记进 F 科目，等于是把一笔「可以追的账」，转成了「不用追的账」。别的四个科目，都给账留了一个出口：记到路上，可以懊悔；记到土上，可以怨；记到运气上，可以等下一次；记到结果上，可以悬着向往。唯有 F，把出口收了。

这一格，有一个非常容易被误会的地方：记进 F，不等于放弃。

放弃是一种冻住：「反正各人有各人的命，我就这样了。」这是把 F 叫成了命，记进了偶然的冻住的写法。记进 F 的意思正好相反：F 是在发生的，我的 F 也在发生，它不是天生的劣等，也不是天生的优等，它是正在长的一道工序。

所以，真正记进 F，下一步常常是行动：我借他那一点可借的东西（起手的问题），在我自己的长法里长出来。这就是第 28 章要写的结网。

第 25 章里，还会专门区分两种认命：一种是把 F 冻成命的认命，一种是看见 F 的认命。同一句「各人有各人的命」，两种人说出来，意思完全不同。

◆ 八、二十八年里的五笔账

现在回过头，把陈禾这二十八年，按年份排一排，看这道三十一分的差，一路挪过几个科目。

一九九八年，七月。红榜前面，记的是 S：「他在那儿，我在这儿。」一个数字，没有原因。这一笔账，陈禾站在红榜前面记了大约二十分钟，那时候他的脑子里没有别的。

一九九八年秋到大学头两年。记的是 D，记到自己的路上：「我高三要是再早起一点。」这笔账，在宿舍熄灯以后最重。他躺在床上，会一笔一笔数那几个冬天的早晨，数他是哪一天没起来的。

二十一世纪最初的十来年。记的是 E：「人家家里有条件。」这一笔，是从进了监理公司、看着同事有的靠家里帮着交首付开始变重的。他在工地上，见过很多家里有条件的人，和很多没有的人。

二〇一几年，某一次同学聚。同学间传起林川的消息，说他进的那家公司，是赶上了好时候。陈禾听了，嘴上没说，心里记了一笔：偶然。他那是赶上了风口，换个人，也行。

这一两年。这一笔还没有完全落下来，是一个影子。陈禾有一次对着苏敏，忽然说了一句：「我们那时候，其实就不是一回事。」说完他自己愣了一下。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他也不知道。这是 F 科目在账本边上，探了一下头。

五笔账，五个年份。

这五笔账，有几个地方值得认真看。

第一，**五笔账之间，没有一笔被擦掉。**这是最要紧的一点。人们想起自己「转变了看法」的时候，常常以为后来的说法把前面的说法替换了。可是账本的做法，是每一笔都留着。D 科目的那笔账，在 E 科目开始记的时候，没有冲销；E 科目的那笔账，在偶然科目开始记的时候，也还在。五个科目，同时有余额。

所以，陈禾每一次说起这件事，嘴上说出来的是哪一个，要看那一天是哪一个科目的余额最「近」。下雨天，说雨；清明回老家，说家境；喝了点酒，说高三的冬天；同学群里，说风口。

苏敏听出的「前后不是一个讲法」，在账本上是这样的：**同一个账本，同一天，有五个科目在轮流冒头。**

第二，**五笔账里，没有一笔是陈禾「选」的。**他不是比较了五种可能，挑了一个最顺眼的。每一笔，是在那一天、那一个场合里，自己长出来的。喝了酒，D 就近；回了老家，E 就近；进了同学群，偶然就近。

第三，**五笔账都有一点真。**高三确实有一个冬天，他没有每天早起；家境确实不一样；林川进的那家公司，确实赶上了一个好时候；考场外面确实下过雨。每一笔，都是真的，都是一半的真。

也正因为是一半的真，每一笔都没有办法把账结掉。要是有一笔是全的，账早就结了。账没有结，二十八年，每个科目都留着一点余额。

这就是为什么同一道差，要被记五遍。

◆ 九、记在哪个科目，就长成哪种回应

现在可以说本章最要紧的一句话了。

差异记在哪一个科目，账就长成哪一种回应。

先用本书后面六编的十种心理，把它们放到各自的科目里看一看。这里只是先画一张粗图，每一种，都有一章细说。

记在 S 上，只记结果、不往下问：**羡慕**（悬账，向往地悬着）、**攀比**（只记这一栏，一生押在这个对比上）、**自卑**（记在自己的样子上，认定它是天生的）。

记在 D 上：记自己过去的路，是**懊悔**；记对方的路，是**嫉妒**。

记在 E 上：记到不公平的土，是**怨**。

记在偶然上：记成运气，等下一次，是**不服**；把运气冻成命，是**认命**。

记在 F 上：**结网**。

还有两个，不在五个科目里：**躲**，是合上账本，不记；**不发生**，是根本没有户头。

读到这里，你可能会问：那十种回应，是不是就是五个科目的名字换一换？

不是。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要是只是换名字，那就只需要这一栏，不需要另外三栏了。

同一个科目，可以长出不同的回应。比如记在偶然上，有「不服」，有「认命」，两个很不一样：不服是挂账等下一次，认命是把账冻成定数。区分它们的，不在归因栏，在情态栏（本该，还是不可能）与时间栏（等下一次，还是当时就定了）。

同样，记在 E 上的怨，和记在 E 上的另一种东西——一个人看着自己家乡的新工厂，心里想「换一片土，我也行」，那是另一回事，要在第 18 章总表里才找得到它的位置。

所以，归因栏决定的是「账记到哪一格」，不是「账最后长成什么」。长成什么，要四栏合起来看。这就是本编五章要一章一章走的路。

不过有一件事，归因栏自己就能说清：**科目是账的去向，去向决定处理的办法。**

记在 S 上的账，办法是悬着；记在 D 上的账，办法是追（追自己，或者追对方）；记在 E 上的账，办法是怨或认；记在偶然上的账，办法是等；记在 F 上的账，办法是结网。

陈禾的二十八年，办法也一样一样试过：悬过，追过，怨过，等过。每一种办法，都没有把账结掉。只有最后一种，F，还没有试过。

◆ 十、韦纳：原因的四个格子

下面请近邻上场。

第一位是美国心理学家伯纳德·韦纳。他在 1985 年发表的《成就动机与情绪的归因理论》（刊于《心理学评论》〔核〕），是归因研究里影响最大的一篇。他的说法，大意是这样：一个人成功了或者失败了，总要去找原因；常见的原因有四个：能力，努力，任务难度，运气。这四个原因，可以放进三条轴里去看：这个原因在自己身上，还是在外面（内外）；这个原因是稳定的，还是会变的（稳定性）；这个原因自己控制得了，还是控制不了（可控性）。比如能力，在内、稳定、不可

控；努力，在内、不稳定、可控；任务难度，在外、稳定、不可控；运气，在外、不稳定、不可控。

他最要紧的发现是：**同一件失败，归到不同的原因上，人的情绪会不一样**。把失败归到自己的努力不够，人会内疚，也还有希望；把失败归到自己的能力不行，人会羞愧，也会觉得没有指望；把失败归到别人可以控制的外部原因，人会生气。

这个说法，本书认下了大半，尤其是一件事：**归到哪里，长出来的就不一样**。这正是归因栏的底。韦纳用大量的实验，把这件事从一个常识变成了一个可以复核的结论。

本书和他分岔的地方，有三处。

第一处，是科目的数量。韦纳的四个原因，在本书的账本里，对上了 S 的一部分（能力）、D（努力）、E（任务难度）、偶然（运气）。可是第五个科目 F，他的四个格子里没有。「各人各有那道工序」，既不是能力，也不是努力，也不是难度，也不是运气。当一个人说「我们就是各自的长法」，韦纳的表格里没有地方安放这句话；表格会把它塞进能力（天生不同）或者运气（碰巧不同）。这一塞，F 就被压成了另一样东西。

第二处，是记什么。韦纳研究的是**成就**：一个人做一件事，成了或者败了，他怎么解释自己或别人的成败。本书的账记的是**落差**：一张期票开出去，没有兑现。成败是自己的事，落差是两个人之间的事，而且是被笃信撑起来的两个人之间的事。陈禾考得不差，他在湘大是前几名，按成就来说，他是成功的。可是他的账是亏的，因为那张期票写的是「我们一样」。韦纳的框架不太容易接住这一类亏。

第三处，是回应的数量。韦纳从归因推情绪，推出来的是几个大类：内疚、羞愧、生气、自豪。本书要从四栏合起来推十种。差别在于，同一个归因，在不同的同一性、情态、时间里，会长出不同的东西。

这就引向一个只有本书推得出来的局面，放在本章第十五节说。

韦纳那条「可控性」的轴，用在陈禾身上，还能看出一件有意思的事。

陈禾记在 D（自己）上的账，在韦纳的轴上是「内在、可控」：当时我是可以早起的，我没做。可控，所以会内疚，也所以还有希望，下一次还可以做。这一点，韦纳推得很对。

可是陈禾的这笔账，有一个韦纳的轴上看不见的毛病：那个「下一次」没有地方落脚。高三的冬天已经过去了二十八年，「下一次」没有对象。可控的东西，在这里变成了一个没法再控的东西。账记在可控的科目里，却没法处理，这就是第 22 章要说的逆账。

也就是说，一个原因可控与否，要看时间栏怎么记；轴上的「可控」，放在「当时」里，是一句空话。韦纳的框架，把可控性当成了原因自己的性质，本书的账本里，它是原因与时间一起长出来的。这一点，下面第 17 章再接。

◆ 十一、海德：人的一边，环境的一边

第二位，是奥地利出生、后来在美国任教的心理学家弗里茨·海德。他 1958 年的《人际关系心理学》，是归因研究的源头。

海德的说法，大意是：人们平常看别人做事，就像一个「朴素的心理学家」，总要问：这事儿是他自己的缘故，还是环境的缘故？他把原因分成两边：人的一边（能力、动机、努力），环境的一边（任务的难易、外在的助力或阻力），再加上运气。一件事做成了，是「能」（人的能力，对上环境的阻力）加上「试」（愿不愿意用力）〔核〕。

这个朴素的分法，是后来所有归因研究的起点。它说中了一件极日常的事：**人在给差异找原因的时候，天然就是从「人」与「环境」两头去找的**。陈禾的 D 科目与 E 科目，正好是这两头：自己的路，外面的土。他说「我早起就好了」，是往人的一边找；说「人家有条件」，是往环境的一边找。

本书还要认下海德身后留下的一条线索：人看别人与看自己，用的是不一样的找法。看别人，容易往人的一边找（「他这个人就是……」）；看自己，容易往环境的一边找（「我那天……」）。这个差别，后来的研究者叫它行动者与观察者的差异（琼斯与尼斯贝特，1971〔核〕），它是顺着海德开的路走出来的。陈禾饭桌上那句「下着雨」，是看自己，往外找；同学群里那句「他是赶上了风口」，是看别人，找到的也是外面，不过这回外面是一个「运气」，成了对方头上的一笔。

本书与他分岔的地方，是那个两头。

人与环境的二分，把所有的原因都放进了「人」和「土」两个口袋里。可是前面说过，「同样的人、同样的土，长出不一样的样子」这件事，不在这两个口袋

里。当一个人说：「我们两个人，当时的起点、环境差不多，怎么就差了这么多？」他问的就是两个口袋之外的东西。海德的体系里，这个东西只能被安放到「运气」里，成为一个剩余项。

本书的看法是：**那个剩余项不是剩余，是函数。**

这一步，让账本多出一个科目。多出这一个科目，不是为了把理论画得更复杂，而是因为**日子里确实有一类话**，是前面四个科目说不了的。陈禾的母亲说「各人有各人的命」，陈禾自己说「我们那时候就不是一回事」，这些话，要有一个地方放。

海德的框架给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科目是从人的一边与环境的一边分出来的**。本书的账本，是在他的两个口袋旁边，加了第三个口袋。

那个口袋，不装路，也不装土，装的是路与土变成样子的那道工序。

◆ 十二、佛教的七慢：怎样把自己排在别人前后

第三位，是佛教的唯识学。

唯识学把人和人比较时生起的那股劲，总称为「慢」，细分为七种，叫七慢。《成唯识论》和更早的《俱舍论》里都有这个说法，细节我记得不全，凡是拿不准的地方标〔核〕。大意是这样排的：

对不如自己的人，觉得自己比他强，叫「慢」；对跟自己差不多的人，觉得自己比他强，叫「过慢」；对本来比自己强的人，觉得自己更强，叫「慢过慢」；认定有一个「我」，把一切都拿来衡量，叫「我慢」；没有得到，却自以为得到了，叫「增上慢」；对远远胜过自己的人，觉得自己只是稍微差一点，叫「卑劣慢」；没有德行，却以为自己有德行，叫「邪慢」〔核〕。

七种里，前三种按照对方比自己低、一样、高来分；最后一种「卑劣慢」，连「觉得自己不如别人」都算在「慢」里。聚会回来的低落，在这个说法里，也是一种比较之慢。

这个说法，说中了一件很要紧的事：**人把自己排在别人前后的时候，有很多种排法，而且「自觉不如」也是一种排法。**这一点，常常被世俗的说法漏掉。世俗说「慢」是傲慢，是看不起人。唯识的说法比它细：连谦卑地低头，也被这个「排」字拉了进来。

本书对这个说法的补充，是一句话：**七慢是按「我在他前面、跟他齐，还是在他后面」来分的；归因栏是按「这道差记在哪个科目」来分的**。两者问的是不同的问题。

七慢问：我和他，谁高谁低？

归因栏问：这道高低，是怎么记下来的？

两样要合起来，才能把一笔账看全。

举一个局面。同样是「他胜过我」，这个位置，在七慢里，对应的是「卑劣慢」那一类（觉得自己只是稍差）。可是账本里，同样的位置，可以记在 E 上：「他家里有条件」，长出怨；也可以记在 F 上：「他有他的长法，我有我的」，长出结网。位置一样，长出来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七慢分得出前者和后者吗？分不出，因为它们站的位置相同。本书的账本分得出，因为它们记在不同的科目里。

这个局面，是只有归因栏推得出来的：**同样的位置，不同的科目，不同的后来**。

还有一点值得说。唯识学讲慢，终点是「断」：看穿了这个排的动作，把它断掉。本书的办法，不是断，是改记。因为户头与笃信，是在洪流里自己长出来的，没有一个「断」的人在手边。可是账可以改记：这一笔，原来记在 E，现在重新记到 F。这一点，后面几章会反复练。

◆ 十三、斯宾诺莎：相似者的情感

第四位，是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他的《伦理学》第三部分，专门写情感。里面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叫「情感的模仿」：当我们设想一个和自己相似的人有某种情感，我们自己也会生出类似的情感〔核〕。看见一个跟自己差不多的人哭，自己也会难过；看见一个跟自己差不多的人得意，自己也会心里一动。

他还给嫉妒下过定义：嫉妒是一种恨，它使人对别人的幸福感到悲伤，对别人的不幸感到高兴〔核〕。

另外，他有一个很细的推论：当我们设想有人享有一样东西，而这东西只有一个人能占有的时候，我们会努力阻止他占有〔核〕。这个推论的意思，是说：一样

东西，要是只能一个人拿，别人拿了，我就拿不到，那么嫉妒就容易起来，因为对方的拿，就是我的失。

这个说法里，有两件事，本书认得很重。

第一件，是「相似者」。斯宾诺莎在三百多年前，就看见了笃信的类比的第一层：情感是在相似者之间传的。这几乎就是上一章讲的户头。相似的人，才会模仿情感。陌生人的哭笑，传不进来。

第二件，是「独占」。有些东西只能一个人拿，所以别人的得，就是自己的失。这一点，在名额、职位、冠军、爱情里，是真的。

本书与他分岔的地方，也有两处。

第一处，他的模仿，是情感传情感：对方有什么情感，我就有什么情感。可是陈禾看林川的摊位，林川并没有表露任何情感，只是一张照片；陈禾心里生出来的，也不是林川的情感，是一笔账。相似者传来的，不是情感，是一张期票的进度。

第二处，是独占。斯宾诺莎说，嫉妒要有一个只能一个人拿的东西。可是林川的北大，并没有拿走陈禾的什么。陈禾没有被北大的名额挤出去：他的分数在那里，湘大的名额也在那里。北大是林川一个人的，湘大是陈禾一个人的，两张录取通知书，没有哪一张是从对方手里抢的。

可是在二十多年里，陈禾偶尔会有一种感觉：**他把我的那一份拿走了。**

这一份，指的不是名额，是那张期票写的「同样的日子」。在账本里，这一笔被记到了对方的路上（D 科目，对方的户主）：他那一路走过来，把本来也该是我的拿走了。这是第 23 章要讲的嫉妒。

这里就有一个只有归因栏推得出来的局面：**不独占的东西，也会长出嫉妒；独占的东西，也可以长不出嫉妒。**

前一种，是陈禾的情形。后一种，比如两个人都想要的同一个职位，最后给了其中一个，另一个人没有被选中，可是他心里没有一点怨：他记的是 F，「他走的是他的路，我也有我的」。这种人在日子里不多，可是有，而且斯宾诺莎的推论管不住他。

这个局面是在说：嫉妒发生与否，不决定于东西能不能独占，决定于账记在哪个科目。

◆ 十四、科目会搬家

前面讲了五个科目，各有各的脾气。还有一个事实，要单独说一说：**科目会搬家**。

一笔账，今天记在 D，明天可能搬到 E，后天又搬到偶然。这种搬，不是陈禾拿着笔把账从一个格子划到另一个格子，而是在不同的场合里，不同的科目冒出头来。上一节说过这一点。这一节要说的是，搬家有几种常见的路线。

第一种，从 D 搬到偶然。这是最常见的。账记在自己的路上，叫懊悔，懊悔是一种很重的账，人受不了太久。受不了，账就往旁边挪一格：「其实也不全怪我，那天下着雨。」这一挪，账变轻了，可是账里的内容被换了：本来是「我欠我自己」，现在是「谁也不欠谁」。

第二种，从 D（自己）搬到 D（对方）。懊悔太重，往旁边挪，挪到对方头上去：「他那些年，肯定有门路。」账变成了「他欠我」。这种搬，是嫉妒的源头之一。

第三种，从 E 搬到 D（对方）。怨土不公，怨久了，要有一个具体的人来担：土的不公，是被一个人占着的。

第四种，从任何一个科目搬到 F。这种搬很少，发生得很慢。它不是一笔账被擦掉，是别的账记得久了，余额磨薄了，F 才有地方落笔。

第五种，从 S 搬走。S 是悬着的，向往也是悬着的。悬久了，要么搬到别的科目里去落实，要么在一个晚上突然变成一种「算了」。「算了」是什么？是账被封起来了，但是没有结，也没有记到任何科目。第 27 章叫它躲。

这些搬家，有一个共同特点：**每一次搬，账的重量会变，可是账的总额没变。**

差，还是那三十一分。搬来搬去，只是每一个科目的余额，上上下下。有的搬法让账变轻了，比如 D 搬到偶然；有的搬法让账变重了，比如 E 搬到 D（对方）。重与轻，不是账本能判断的，是后面三栏一起判断的。

一个很实用的提醒：**要是你发现自己最近一个星期，说起同一件事用了不同的科目，不用担心，那很正常**。每一次，问一句：这一次，账在哪个科目里「最近」？这个「最近」，常常是被当天的场合带出来的。

◆ 十五、科目与账病

归因栏还有一个本事，值得单独说：它决定了账是**怎样病**的。

本书把账出毛病的样子，叫账病。以前几章里提过的四种，现在可以放到科目上看一看。

悬账。账记在 S 上，只记结果，不往下问，也没有人可还，于是挂着。羡慕就是这种病的样子。它不痛，像一张没有到期日的期票，放在抽屉里，时不时拿出来看一眼。

逆账。账记在自己过去的 D 上：「当时我要是……」。账往过去写，可是过去写不回去。每写一次，写不进去，再写一次，打圈。懊悔就是这种病的样子。

拒账。账记在偶然上，并且不认这笔账：「这次不算，是运气。」账没有进来，门口挡着，挂着等下一次。不服就是这种病的样子。

错账。账记在对方的 D 上，把本来属于「差」的那一笔，写到了别人的名下：「他欠我的。」嫉妒就是这种病的样子。

四种病，四个科目，各有一种典型。

这里有一个很好用的小办法：**要判断一个人（或者自己）此刻记的是哪一种账，不用先问他的感受，先问他的话尾**。

话尾是「……就好了」，多半是 D（自己）。话尾是「……凭什么」，多半在 E 或 D（对方）。话尾是「……算了」，多半是 S 悬久了，或者合上了账本。话尾是「……下次」，多半是偶然。话尾是「……各有各的」，才有可能是 F。

当然，话尾只是一个线索，不是证据。话尾是可以骗人的，有人把「各有各的」当成一句体面的收尾，其实心里还压着一笔 E。可是它比问「你什么感觉」好用，因为人常常说不清自己的感觉，却能很顺口地说出一句话尾。

◆ 十六、一个只有账本推得出的局面

前面请四位近邻各说了话。现在把他们的话放在一边，单摆一个局面。

陈禾有一个同事，叫老周（和周老师不是一个人）。老周比他大三岁，也是监理。老周有一个儿子，大学毕业以后，去了一家不错的单位，工资比老周高。老周在工地上，偶尔说起来，语气很平。

有一天，老周的儿子没有通过那家单位的试用。老周说起来，语气也很平。

陈禾认真看过老周两次。第一次，老周说「儿子比我强」，第二次，老周说「儿子被辞了」。两次，老周的脸色看上去几乎一样。陈禾后来问他：「你怎么这么平？」

老周说：「他有他的路。我当年也没走通多少。」

这是一个记在 F 上的人。他的儿子成与败，都记在「他有他的路」上。

现在，对照另一位同事，叫小钱，三十出头。小钱的同学，进了同一家单位，没被辞，小钱听说以后，心里也很平：「运气好。」

这是一个记在偶然上的人。

两个人，都很平。要是去量他们的情绪，用韦纳的三条轴，老周的「他有他的路」，会被放进「能力、内在、稳定」或者「运气、外在、不稳定」，总得有一个落点；小钱的「运气」，落在「外在、不稳定、不可控」。从这个落点，韦纳可以推：小钱不会有内疚，不会有羞愧。对。可是小钱遇上另一件事，他的朋友没有运气，他听说以后，会不会也这么平？

不一定。小钱的「运气」，是冻住的：「他运气好，我运气差。」冻住以后，他的账本里，有一个「本该」：他本该也有这份运气。这是情态栏的事，下一章讲。

而老周的「他有他的路」，没有冻。它在发生着，所以当他的儿子没通过试用，老周的账里，没有「本该」：没有哪一笔被扣着。

同样的科目，同样的平，后来的走向不一样。要把这件事说出来，要看账本的其他栏，不是看归因。

这是本章要说的一个局面的前半。后半是这样：

把 31 分假设成一个会变的东西。设想有一天，一个消息传来：林川当年的 31 分，被证有假。

记在 S 上（只记结果）的人，账会塌掉，因为结果变了：这一笔，悬着的向往，一下子没了着落。

记在 D（自己）上的人，账会松一口气：当时不是我早不早起的事。

记在偶然上的人，账会舒坦：看，我就说，那是运气。

记在 D（对方）上的人，账会兴奋：我就知道他来路不正。

记在 E 上的人，账几乎不动：家境还是家境，书房还是书房。

记在 F 上的人，账也几乎不动：我本来就没有要求一个原因。

六个科目，对同一个消息，六种反应。韦纳的轴能推出其中几种，推不全六种：尤其是记在对方路上的兴奋，和记在 F 上的不动，他的四个格子里没有位置。要把六种反应一齐推出来，要靠归因栏的科目。

这个局面，在第 23 章会再出场，到时候要看四种账病怎样各自反应。眼下记一件事：**同一条消息，在六个科目上引起六种反应，反应的差别，只来自科目。**

◆ 放回日子里

那个星期天晚上之后的第三天，陈禾下班回家，客厅里没有开灯。

苏敏坐在沙发上，没有批作文，也没有看手机，只是坐着。她看见他进门，说：「那天的话，我不是要挑你。」

「我知道。」

「我是想起来，我自己也有一件事，每次讲的都不一样。」

他换了鞋，坐在她旁边。

她说的是她大学时没有考上研究生。一次说是因为英语，一次说是因为导师，一次说是因为那年家里出了事。还有一次，她对小苒说：「妈妈本来就不是做研究的料。」

她说完，笑了一下，是那种很轻的笑。

陈禾想了想，说：「要不我们俩拿张纸，各自把自己的那件事，用五个格子记一遍？」

他从抽屉里翻出一张打印纸。他在纸的最上面写：「S、D、E、偶然、F」。又觉得字母不好懂，在旁边添了白话：「结果、路、土、运气、各人的长法」。

两个人各写各的。

他写的是三十一分：

「结果：他在北京，我在湘潭。」「路：高三的冬天，没有每天早起。」「土：人家家里有条件。」「运气：考场外下着雨。」「各人的长法：——」

最后这一栏，他对着空白，停了很久。

他最后写了一句：「还不会写。」

苏敏看了，没有说话，把自己的那一张推了过来。她写的最后一栏，也是空的，只有一个问号。

两个人对着看了一会儿，苏敏说：「那就空着吧。不用硬填。」

这是一个很好的收尾。**空着的格子，不要硬填，因为硬填的，是想出来的，不是记出来的**。可是它们要在那里：账本里有这一栏，人就知道，还有一类答案，是自己还没有走到的。

明天能试的小办法，就是这张纸。

找一件你每次讲法都不一样的事。拿一张纸，写五行：结果，路，土，运气，各人的长法。每一行，用一句话，写这件事在这一格里，你曾经怎样说过。写到哪一格写不出来，空着，写一个问号。

然后看三样东西：

哪一格，你说得最多？

哪一格，你说起来最松，最像是别人替你说的？

哪一格，是空的？

这三样，不是诊断，是一张账本的地图。从这张图上，你至少知道了：同一件事，自己的账，不是一笔，是五笔。

还有一句话，留给今晚就想动笔的人。

写五行的时候，不要急着评判哪一格「对」，哪一格「错」。每一格都有一点真，也都有一点用：记到 D，是在提醒你路是可以走的；记到 E，是在提醒你土是真

的；记到偶然，是在提醒你世上确有碰巧。五个格子，各管一块。只有当其中一格被单独拿出来，当成了「唯一的原因」，账才开始出毛病。

所以最好的结果，不是把五个科目减成一个，而是让五个科目的余额，各自找到自己的位置，不再抢着冒头。陈禾和苏敏那天晚上，没有写完这张纸，可是两个人都发现了一件事：原来这二十八年里，说法不同，不是在撒谎，是五个格子都有话要说。

带走的话

同一道差，可以记在五个科目里；记在哪一格，账就长成哪一种回应；而一格只是一半的真，二十八年里，五格都留着余额。

小　账

这一章里，回写是落下了，还是悬着？落下了一半。归因栏的五个科目与各自的去向落下来了；每一格怎样与情态、时间合起来长成一种心理，三栏还挂着。

本书要防的笃信：「一件事只有一个原因」「看清原因就能结账」——本章在哪里防住了它？——在二十八年五笔账那里，在韦纳、海德、七慢、斯宾诺莎四处，每一处都把「找原因」换成了「看账记在哪里」。

想一想

1. 你有没有一件事，不同的时候对不同的人讲过不同的原因？把它们各自放进五个科目里，看一看哪一格最满。
2. 你身边有没有一个人，对同一种落差总是用同一个科目？你觉得这个科目是他的账本里最近的那一格，还是离他嘴最近的那一格？
3. 你的账本里，F 那一格有没有写过什么？如果是空的，你愿意让它空着吗？

◆

16

第 16 章

情态栏：可以、本该、不可能、已经

周老师打来电话的那天，是个阴天。

陈禾正在工地上看一段刚浇完的楼板，手机在裤兜里震，接起来，那头先是一阵咳嗽，然后是一个很熟的声音：「陈禾啊，我是周老师。」

周老师今年七十有三，退休十多年了，住在县城老街一栋老房子里。他每年打来两三次电话，有时候是过年前，有时候是哪个同学出了什么事，有时候什么事也没有。

「周老师，您身体好吧？」

「好，好。」他又咳了两声，「我前几天碰见林川他妈了，说林川回长沙了，在做小公司。」

「是，听说了。」

「你们俩，也该联系联系。」周老师停了一下，那个停顿很短，可陈禾听得出来，「你们俩，本来是该一样的。」

陈禾握着手机，站在没干的楼板边上。

周老师说完这一句，没有等他回答，转而问起小苒高三的事，问苏敏，问他母亲。电话打了十几分钟，陈禾一句一句应着，心里却一直停在那句话上。

本来是该一样的。

二十多年里，周老师说过无数遍同一类话。他最常说的是：「你们俩当年就差那么一点。」那是一句带着遗憾的话，听上去总有点温和，像是在说一块糕点烤得差一分钟。

可是今天，那个词变了。不再是「差一点」，是「该」。

陈禾挂了电话，把手机放回兜里，蹲下来，拿手摸了摸楼板的边。

说不出来哪里不对，他只是觉得：「差那么一点」和「本来是该」，不是同一个意思。前一句，门是开着的；后一句，门里面站着一个人，在要账。

这一章要看的，就是这个字。账本的第三栏，管的不是「谁的账」，不是「记在哪一笔」，而是**这一张期票，用的是什么语气**。

◆ 一、一张期票上的语气

回到本编的总比喻。

笃信的类比，是理念界开出的一张期票。户头决定这张票开给谁（第 14 章），科目决定没兑现的差记在哪一格（第 15 章）。可是一张票上，除了抬头与科目，还有一样东西，是票面上最小的一行字：**语气**。

同样是一张「到日子兑现」的票，可以有四种写法：

「**可以**兑现。」——这票开出来，是一种可能性。兑现了好，没兑现，也没有人违约。

「**本该**兑现。」——这票开出来，是一种应当。到了日子，没兑现，就是有人欠了。

「**不可能**兑现。」——这票一开始就没有指望。放在抽屉里，是一件摆设。

「**已经**兑现。」——这票早就兑现了。没有什么要再说的。

四种语气，本书叫它**情态**。情态栏的取值，就是这四个：可以，本该，不可能，已经。

这四个词，在日子里是最不起眼的。人说话，一句话里有没有「可以」，有没有「该」，几乎没有人在意。可是账本的做法，恰恰是在这些最不起眼的字上分岔。

王德生博士在定音里有一句话，写的是羡慕：

「羡慕是：现实中我们不一样，但是理念想象中可以一样。」

这句话里，那个「可以」，就是情态栏的一个取值。它不是「应该一样」，也不是「一定一样」，是「可以一样」。把这个词换成别的，一整个羡慕，就成了另外一种东西。

先要说明：情态不是一个人「想」出来的。陈禾没有坐下来决定，这件事「可以」还是「该」。这个语气，是在期票开出来的时候，就写在票面上的，是笃信的类比自己带的。

◆ 二、「可以」：开着的门

先看第一个，**可以**。

「可以」是一扇开着的门。

陈禾看林川摊位的照片，那一瞬间，他心里压着的话，大概是：「他在从头做起，那我也……」后面的话没有说完，也不必说完。「也」后面是一个空格，空格里装着一种可能：我也可以。

这个「可以」，有三个特点。

第一，它是向前看的。「可以」说的是将来，说的是还能发生的事。没有「可以」，就没有向往。

第二，它没有债主。「可以」里没有谁欠谁。林川没有欠陈禾什么，陈禾也不觉得命运欠了他什么。这个差，只是一个还没有被走过的缺口。

第三，它不烫手。一张写着「可以」的票，放在口袋里，不会烧人。人可以带着它，吃饭，干活，睡觉，几天不拿出来看，也没有什么要紧。

「可以」配上 S 科目（只记结果），再配上「现在」（时间栏），就是羡慕的样子：他在那里，我也可以到那里。它是一张挂着的、不烫手的、向前的票。

「可以」配上 D（自己）科目，再配上「当时」，就是另外一种东西：当时我可以，我没有。这个，是懊悔。「可以」没有变，变的是时间栏，一个向前，一个向后。

所以，「可以」不等于羡慕。羡慕是「可以」加上别的两栏。可是没有「可以」，羡慕就没法起头。

这一点，要记好。因为下一个字，会把它换掉。

◆ 三、「本该」：站着一个债主

第二个字，是**本该**。

「本该」和「可以」，只差几个笔画，可是账本里它们完全是两回事。

「本该」是一张到期的票。票面上写着：到了日子，应当兑现。要是没有兑现，不是没缘分，是有人欠了。

欠的人是谁，要看归因栏。这里先看，「本该」这一个字，在账本上带来了什么：

第一，**债主出现了**。「可以」里没有债主，「本该」里有。债主是谁？是那个笃信自己的类比的人：他觉得自己应当有那份东西，所以他是债主。

第二，**债务人出现了**。有债主，就要有人欠。欠的人，也许是命运，也许是对方，也许是土（这个社会、这个家），也许是自己。四种欠法，对应后面四种回应。

第三，**票烫手了**。「本该」的票，人没有办法放在口袋里过日子，它会不停地提醒你：账没收。

现在把陈禾从周老师电话里听见的那个字，放回账本。周老师说：「你们俩本来是该一样的。」这一句里，周老师说的是一句替他们惋惜的话，可是话里的语气，是「本该」。陈禾听见这个字，心里被它压了一下，像是一个债主忽然站在他面前，说：你的账还没收。

同样是三十一分，周老师过去说「差一点」，是「可以」；今天说「本来是该」，是「本该」。分数一点没变，一个字，一整本账换了语气。

「本该」配上 D（对方）科目，是嫉妒：他欠我的，他走了我的路。配上 E 科目，是怨：土欠我的。配上偶然科目，再配上「现在」，是不服：运气欠我的，这次不算，下次补。

三个回应，同一个「本该」。三个债务人，分别是对方、土、运气。

这一点，对读者有一个提醒：**要弄清自己此刻是哪一种，先看语气，再看债务人**。语气是「本该」，才可能是嫉妒、怨、不服；语气是「可以」，就不是。

◆ 四、「不可能」：作废的票

第三个字，是**不可能**。

「不可能」是一张作废的票。

它和「可以」「本该」都不一样：「可以」和「本该」，期票都还有效，只是兑现与否不同；「不可能」说的是，这张票根本就没有开出过，或者开出来的时候就是废纸。

陈禾的母亲，面对左邻右舍的新楼房，没有一点难受。她对林家孩子考上北大，也没有一点难受。为什么？不是她不知道这些事，是她的账本里，这些事一开始就是「不可能」。人家的楼，人家的孩子，和她的日子，不是同一张表上的东西。

「不可能」有两种样子。

第一种，是**从来没有开过户**。母亲对首富的船，就是这样。不是「不可能」，是连「不可能」这三个字也用不着说，没有必要。这种情形，本书放在同一性栏里，同一性为零。

第二种，是**开过户，后来作废了**。这是最有意思的一种。一个人曾经笃信「我也可以」，后来这张票没兑现，一年一年挂着，挂到最后，他把它盖上「不可能」的章：「我这辈子就这样了。」这种作废，是一种很重的作业，要把原来的「可以」亲手撕成「不可能」。

撕完以后，账表面上平了，可是不是真的平。户头还在，票只是被盖了章，没有销。

第二种「不可能」，配上偶然科目（冻住的写法，叫「命」），就是认命：命里没有。配上 S 科目（自己的样子），再配上「现在」，就是自卑：我这个样子，不可能。第 25 章、第 26 章细说。

还有一种很特别的「不可能」，要拿出来说：**远远向往**。

有些东西，人明明知道「不可能」，却还是会向往。一个乡下孩子，看着电视里的城市夜景，心里有一种很轻的向往：知道和自己没有关系，也知道自己不会去，可是想看。这种向往，不扎人，也不疼，它只是一种气味。它是「不可能」加上户头很薄，没有足够的同一性，所以不入账，只是飘着。

要把这一种和羡慕分开：羡慕里有「可以」，向往里有「不可能」。羡慕会推人动，向往不会，向往只是看。

◆ 五、「已经」：已经付清

第四个字，是**已经**。

「已经」是一张兑现了的票：这个差，已经不存在了。

陈禾和林川，要是今天在同一个层次上，同一个收入，同一个日子，三十一分的账，就没有户头可记了。账是平的。

不过「已经」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用法：**把「现在」看成「已经」**。

比如，陈禾觉得「我们今天过得差不多」，所以三十一分不算什么。这是一句平静的话。可是这句话背后，是一个判断：我们现在的日子，在同一个水平线上。要是这个判断是真的，账平；要是这个判断是自己劝自己，账没有平，只是被盖了一个「已经」。

所以，「已经」有两种：**真的已经**，和**说成已经**。前一种，什么也不发生；后一种，账在水下面，随时会冒上来。

「已经」在账本里，常常是「不发生」那一格的门口：账平了，就没有什么要发生。第 28 章的附节，会专门讲不发生的两种样子：麻木的不发生与释然的不发生。「已经」里，有真有假，都在那一节里细说。

现在把四个字，放在一起看。

情态	期票的样子	里面有没有债主	烫不烫手	典型的后来
可以	开着的，还有效	没有	不烫	羡慕，向往地动起来
本该	到期的，等着收	有	烫	嫉妒，怨，不服
不可能	作废的，或没开过	没有	不烫	认命，自卑，远远向往

情态	期票的样子	里面有没有债主	烫不烫手	典型的后来
已经	付清的	没有	不烫	不发生

四个字，四张票。注意看第三列：只有「本该」，有债主。

这是本章最要紧的一个观察。**在四种情态里，只有「本该」里站着一个债主；而债主一出现，账就要往外推，推给谁，就长成哪一种恨。**

◆ 六、羡慕与嫉妒的分界

这样，一个很多人想过的问题，就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回答：**羡慕与嫉妒的分界，落在「可以」与「本该」之间。**

世上很多说法，都想把羡慕和嫉妒分开。有说羡慕是想要，嫉妒是不想让对方有；有说羡慕是向上看，嫉妒是向下拉；有说羡慕是善的，嫉妒是恶的。这些说法，每一种都说中了一点，可是用起来常常不好使，因为它们说的是后果：想拉人下来，想把自己抬上去。后果是结果，不是原因。

账本里，原因在票面的那一个字。

「可以」的票，人想把自己抬上去，是因为没有别的路：这张票还有效，要兑现，只能自己去兑。

「本该」的票，人想把对方拉下来，也是因为没有别的路：这张票到期了，债主要收，收不到，就盯着那个「欠」的人。

两条路，都不是人选的。是票面的语气，把人往那一边推。

陈禾对林川的感情，几十年来，在这两边来回摆动。偶尔看到林川发一条朋友圈，他心里「可以」那一格亮起来：「他能，我是不是也能？」这个时候，他会去翻一翻招标信息，想想自己要不要也单独接点活。偶尔，听到周老师那句「本该」，另一格亮起来：「是啊，本该一样，凭什么……」那个时候，他会把手机扣下，不想看他的任何消息。

一个人，同一个户头，同一道差，一天里语气换了两次，感觉就换了两回。

这个现象，用性格去解释，解释不了：陈禾不是一个「羡慕型的人」，也不是一个「嫉妒型的人」。他只是在不同的时刻，被不同的字推着。

这一点，往后读第 19 章（羡慕）和第 23 章（嫉妒）的时候，要一直放在心里。

◆ 七、一个字是怎么换的

既然语气这么要紧，就要问一句：**这个字是被谁换的？**

陈禾没有换它。他没有坐下来对自己说，「从今天起，把『可以』改成『本该』」。可是字确实换了：周老师过去说「差一点」，现在说「本来是该」；陈禾自己，从前想「我也可以」，现在会想「凭什么」。

观察日子里的情态，会发现有几条常见的滑法。

第一条滑法：可以，慢慢滑成本该。这是最常见的一条，也是最危险的一条。

滑的过程是这样的。一张「可以」的票，开出来，没兑现。人等着。等了一年，没兑现，还是「可以」；等了五年，没兑现，「可以」开始磨损；等了十年，没兑现，人心里开始有一种东西在长：我等了这么久，它早就该兑了。

这个「早就该」，就是滑过去的那一步。等待的时间，给「可以」加了利息，加着加着，变成了「本该」。

这一点，在陈禾身上看得很清楚。二十岁的时候，他想「林川能，我以后也能」，这是「可以」。三十岁的时候，他想「我已经够努力了，怎么还没到」，这是「可以」在变。四十岁的时候，他想「我们当年就差那么一点，凭什么差到今天」，这是「本该」。

没有一步是跳的。每一年，滑一点。

这条滑法，说明了一件事：**「可以」是一个有保质期的语气。**它能撑多久，要看账本的其他栏能不能给它找到兑现的路。要是找不到，它就会老，老成一个债主。

第二条滑法：本该，疲劳成不可能。

债主站久了，也会累。「本该」的票，天天提醒你收账，收不到，人到最后疲劳了，把票盖上「不可能」。这是一种自保：不要再被烫了。

这一条，是认命的来路之一。很多人到了中年，说「算了，就这样吧」，听上去像是想通了。其实有一部分，是「本该」站得太久，站累了，倒下去，变成「不可能」。

倒下去的「不可能」，和一开始就是「不可能」的，不是同一个东西。前一种里，还压着一张烫过的票。

第三条滑法：不可能，被一个消息翻成可以。

这条路比较少见，可是真实存在。一个已经盖了「不可能」的章的人，忽然看见身边一个和他类似的人做成了一件事，那个章，会裂开一道缝：「原来他也能？」「可以」从缝里重新冒出来。

这也是第 28 章结网要说的一种起头：不可能被翻开，不是靠鸡汤，是靠一个看得见的相近者。

这三条滑法，加上一条「已经」的情形，把四个字之间的路画出来了：可以与本该之间，是单向滑的；本该到不可能之间，是疲劳滑的；不可能回到可以，是一个消息翻的。

字是被日子换的。换它的东西，有时间，有重复，有一个看见的人。没有一样是陈禾自己决定的。

◆ 八、亚里士多德：义愤、嫉妒与竞羡

现在，近邻轮流上场。

第一位，是亚里士多德。他的《修辞学》第二卷，用了几章，分析人的各种情感，里面有三章紧挨着：讲**义愤**，讲**嫉妒**，讲**竞羡**。

他的分法，大意是：

义愤，是看到有人得到了不配得的好处，心里不平。这是一种他认为属于好人的情感：好人看见坏人发了财，会愤怒。

嫉妒，是看到和自己相近的人有了好处，心里痛苦，而且希望对方失去。他说嫉妒的对象，常常是和自己相近的人，出身、年龄、地位、名声都差不多的人。

竞羡，也是看到和自己相近的人有了好东西，心里痛苦，可是痛苦的原因不是对方有，而是自己没有。于是要去追，要自己也得到。他认为竞羡是一种高贵的情感，属于有志气的人，而嫉妒是下贱的。

这套分法，说中了一件事，本书佩服得很：**同样是痛苦，同样是看见相近者有了好东西，后来的路可以分成两条：一条向着对方，一条向着自己**。他在两千多年前，就把竞羡与嫉妒分开了。他还看见了：嫉妒的对象，是相近的人。这一点，和第 14 章的户头，几乎是同一句话。

本书与他分岔的地方，有两处。

第一处，在「痛苦的原因」。亚里士多德说，竞羡的痛苦，是因为自己没有；嫉妒的痛苦，是因为对方有。这个分法，是按痛苦的**对象**分的：一个对着自己的缺，一个对着对方的有。可是同样一个人，面对同样的东西，既觉得自己缺，又觉得对方有，两样是同时的。陈禾看林川，他自己缺，林川有，两样都在。所以，对象分不开。

分得开的是票面的语气：「可以」的时候，缺口是一个要去补的缺；「本该」的时候，缺口是一个要去收的账。同一个缺，两种语气，两种路。

第二处，是「义愤」。亚里士多德说，义愤是对不配得的人得好处而生的。这里有一个字：**配**。对方配不配。

本书的「本该」，不是这个意思。义愤的「该」，是说对方「不该有」；账本里的「本该」，是说「我们本该一样」，也就是我也该有。前一个，是对方被判了不配；后一个，是自己的期票被判了到期。陈禾觉得林川该不该考上北大吗？他没有觉得林川不配，林川是考上的，分数摆在那儿。他觉得的是：我本该也能。

这个差别，要放在日子里才看得出来。有些人看见一个明显不配的人得了好处，他不会觉得「这本该是我的」，他只是不平。反过来，有些人看见一个完全配得的人得了好处，他心里还是有一个「本该」，因为户头在，期票在。义愤管的是配，嫉妒管的是欠。

这样，亚里士多德的三个词，在账本上各有一个位置：义愤，对着对方的配与不配，不一定要有户头；竞羡，「可以」的语气；嫉妒，「本该」的语气，加上户头。

◆ 九、范德文等：向上拉，向下拉

第二位，是荷兰的心理学家尤里·范德文，和他的同事马塞尔·泽伦贝格、里克·彼得斯。他们在 2009 年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大意是《向上拉与向下拉：良性嫉羡与恶性嫉妒的体验》，发表在《情绪》杂志上〔核〕。

他们的发现，大意是：在荷兰语里，有两个词，对应着两种不同的体验；一种叫良性的羡慕，一种叫恶性的嫉妒。前者让人想把自己拉上去，向对方学习；后者让人想把对方拉下来。他们用几个实验证明了，这两种体验，不只是程度的不同，是性质的不同：想的东西不同，做的事不同，感觉也不同。

他们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发现：对方的好处，要是看上去是「应得的」，人更容易生出良性的羡慕；要是看上去是「不应得的」，人更容易生出恶性的嫉妒〔核〕。

这篇论文，是近年来关于羡慕最扎实的一批证据，本书佩服。它用实验证明了：**嫉羡不是一种东西，是两种**。这一点，是对「嫉妒与羡慕只是程度不同」那个常识的一次很有力的纠正。

本书与它分岔的地方，在那个「应得」。

「应得」是对方的属性：他配得上，所以我服气；他配不上，所以我不平。这是亚里士多德的义愤，又一次出现了。研究里的这个发现，说的是一个**常见**的规律：对方应得，常常引出良性的羡慕。本书认为这条规律很对，可是它不是账本里管事的那一格。

管事的，是情态。「应得」是影响情态的一个因素，通常是这样：对方应得，我就更容易把票写成「可以」；对方不应得，我就更容易把票写成「本该」。因素与结果之间，隔着一层。

隔着这一层，就会出现两种不太常见的情形：

第一种，对方明明**应得**，我心里还是「本该」。比如陈禾，他很清楚林川是努力考上的，分数摆在那里。可是周老师说「本来是该一样的」，陈禾听见这个字，心里还是被压了一下。林川应得，可是陈禾的期票写的是「本该」。

第二种，对方明明**不应得**，我心里却是「可以」。比如有人看着一个靠运气上位的同学，心里想：「这样的人都行，我也可以」。这是一个很常见的想法，它不带恨，带一种有点好笑的鼓励。

这两种情形，在范德文等的规律里，是边角；在本书的账本里，是可以预言的：情态的取值，管着它们。

这个预言，本书没有验证过，也没有资格说得太满：只是提出来，请有条件的研究者去试。一种可行的做法，是不改动对方应得与否，只改动被试读到的那一句语气（「你本来也该……」对「你也可以……」），看良性与恶性的比例有没有跟着变。本书猜它会变。

◆ 十、《成唯识论》：不耐他荣

第三位，是佛教唯识学的《成唯识论》。它把「嫉」列为一种随烦恼，定义大意是：为了自己的名利，不能忍受别人的荣耀，以妒忌为特征。「殉自名利，不耐他荣，妒忌为性」〔核〕。它说这个心所，是从瞋（嗔怒）的一部分里生起的〔核〕。

这个定义，说中了嫉的**手感**：不耐。别人好，受不了。受不了，不是「想要」，是「忍不住」。它也说中了嫉的**来路**：和愤怒是一个家族。

本书认下这个定义。本书的账本，几乎是在回答这句话里的那个「不耐」：为什么会不耐？

不耐，是因为票面上写的是「本该」。要是票面写的是「可以」，一个人看着相近者的荣耀，只会觉得「他到了那里」，或者「那我也可以」，忍得住，因为没有谁在要账。唯有票是「本该」，票是到期的，对方的荣耀是眼前的一笔未收的账，才会不耐。

所以，「不耐」不是一个性格，是一张到期票的手感。

本书与唯识的分岔，在处理的办法。

唯识学说，这个心所要**断**：把它看穿，修行，让它不生。这是一条很深的路，不少人沿着它走了很多年。

本书的账本说，有一个更小的办法，不在断，在改写：改一个字。同样是那一道差，把票面上的「本该」，核一核，看它是不是真的「本该」，核完以后，把它改成「可以」，或者改成「已经」，或者改成「不可能」，或者核出来它确实是「本该」，那就往下看，这一笔该由谁来收。

这不是要取代修行，是在账本的层面，多一把小起子。

还有一点：**嫉在唯识里是一个心所，一个单独的东西；本书的账本里，嫉妒是三栏的取值：户头在，D（对方）科目，本该**。换了任何一栏，它都不再是嫉妒。比如，把科目从「对方的路」换成 F，嫉妒就换成了别的；把语气从「本该」换成「可以」，嫉妒就换成了羡慕。这个说法，让「嫉」不再是一种一旦生起就非要断的东西，而是三个小开关里的一个组合。

三个开关里，改动哪一个，难度不同。户头最难改，科目次之，语气最容易改。这就是为什么第三栏，对日子里的人，是最有用的一栏。

还要补一笔：「可以」不是越多越好。

有些人听了「可以」两个字，就当成鼓励，到处发。「你可以的」「你一定行」「别人能你也能」。这样的话，在票面上写的看似是「可以」，说的人心里却是一个「本该」：你本该行。话尾一压，「可以」就变成了一种催收。小苒的班主任讲「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没有成功的原因」，就有这样的味道。

带余地的「可以」，才是开着的门：可以，也可以不。可以去试，试了不成，也没有人欠谁。没有余地的「可以」，是一张披着开着的门的皮的账单。

◆ 十一、罗尔斯：可原谅的嫉妒

第四位，是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他 1971 年的《正义论》，在第八十、八十一节左右，专门写了嫉妒（章节号〔核〕）。

他的说法，大意是这样：嫉妒，是一种倾向，对别人的更多的好处抱着敌意，哪怕对方的更好并没有从自己身上拿走什么。他区分了几种嫉妒：一般的嫉妒与个别的嫉妒；还有一种他叫作**竞争性的**、愿意自己努力赶上的嫉妒，和一种带着怨恨的、想拖垮对方的嫉妒。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在某些社会条件下，嫉妒是**可以原谅的**，比如一个社会让最不利的人，失去了自尊，看不到自己的价值，这时候，他们的嫉妒，不能全算在他们头上。〔核〕

他的结论，是正义的原则要设计得让嫉妒的机会尽量少：把基本的自由与自尊的基础保住，把差距限制在一个人们能够接受的范围里，这样，在一个良序的社会里，嫉妒就不会成为一个大问题。

本书佩服这个思路，有两点：

第一，他看见了，嫉妒不能只当作个人的心理毛病，它有社会的条件。这一点，和第八编要讲的社会的类比装置，是同一个方向。

第二，他区分了「可以原谅」与「不可以原谅」的嫉妒。这一区分，说明了一件事：嫉妒里有一个「该」的成分，他承认了它在某些条件下是站得住的。

本书与他分岔的地方，在于**药方放在哪里**。

罗尔斯的药方，放在制度上：把土改好，嫉妒就少了。这个药方对一部分嫉妒是对症的，尤其是那种来自真实剥夺的嫉妒，本书全部同意。可是本书想补一个他的框架里不太容易看见的东西：**制度能管的是差距的大小，管不了「本该」这个字**。

一个社会，可以把贫富差距缩得很小，缩到每个人的收入只差一成。可是只要同一性想象还在，「本该」的语气还在，这一成的差，仍然可以是一张到期的票。反过来，一个差距很大的社会，只要有一套说法，让人们的票面上写的是「不可能」（门第、种姓、命），也可以很平静。

后一种平静，不是正义，是冻住。本书不赞成。可是它说明了一件事：差距的大小与账的重量，不是同一个东西。

这就引出一个罗尔斯的框架里推不出来的局面：

两个班级。第一个班，全班同学的成绩，只差几分，几乎一模一样。第二个班，同学的成绩，差得很远，有人九十，有人五十。哪一个班，更容易有嫉妒？

直觉上，是第二个班，差距大。可是账本会说：看票面。第一个班，大家都差不多，「本该一样」的语气极强，差一点点，就是一笔欠账。第二个班，差距大到大家都不在同一张表上，反而是「不可能」，不入账。

所以，一个班的差距越小，反而越容易有嫉妒。这和托克维尔说的是一回事，第 14 章已经说过。

这个局面，是日子里常有人说起的观察：小差距的地方，反而更容易有人不服气。本书没有核到具体的研究，只把它当成一个待验的说法。本书想说的只是：账本可以推出它，而「制度把差距缩小」本身推不出它。

所以，罗尔斯的药方是需要的，只是它只管土。要管语气，需要另一把小起子。

◆ 十二、四个字与四种账病

第一栏、第二栏、第三栏，现在都有了。可以先小小地对一次账：四种账病，各自的情态是什么？

悬账（羡慕）：情态是「可以」。票开着，没到期，悬着。没有债主，所以不烫手，悬得住，悬得久。

逆账（懊悔）：情态也是「可以」，只是回到了「当时」：当时我可以，我没有。这里有一个很容易被看漏的地方：懊悔里没有债主，只有自己。「当时可以」说的是一个已经关上的门，人站在门外，既不怪谁，又觉得自己欠了自己。

拒账（不服）：情态是「本该」。到期了，对方（运气）欠我，欠账不认，我也不认这笔差，挂着等下一次。

错账（嫉妒）：情态也是「本该」。到期了，有一个债主站着，把账记到了对方的头上，要他还。

你看，四种账病里，情态只用了两个字：可以，本该。前两种，「可以」；后两种，「本该」。分界很清楚：**悬账与逆账的人，是自己手里还有一张没用的票；拒账与错账的人，是手里有一张要收的账。**

这个分法，让一个常见的感觉得到解释：为什么羡慕的人，常常是温和的，懊悔的人，常常是向内的，不服的人，常常是急躁的，嫉妒的人，常常是尖锐的？因为前两种，没有人欠自己；后两种，有人欠。

这也解释了另一件事：为什么悔与羡慕在日子里总是连在一起（王德生博士那句：「羡慕总是和偶尔的悔连接的」）。因为它们用的是同一个字，「可以」，只差一栏时间：一个向前，一个向后。「偶尔的悔」，是羡慕里的「可以」，在某一个时刻回头看了一眼「当时」。第 17 章专门写这一回头。

同样，不服与嫉妒在日子里也常常连在一起，因为它们用的是同一个字，「本该」，只差一栏科目：一个记在运气上，一个记在对方的路上。

这样，四种账病两两成对：羡慕与懊悔共用「可以」，不服与嫉妒共用「本该」。分界在字，不在性格。

◆ 十三、有的「该」是真的

读到这里，会有人起一个疑问：「本该」是不是总是笃信出来的？有没有「该」是真的？

有。

一份合同，写明了一个月发一次工资，到了日子没发，那个「该」是真的。一个人借了钱，说好了月底还，到了月底没有还，那个「该」是真的。一个孩子被学校冤枉了，那个「该」要讨一个公道，是真的。

这一类「该」，有一个共同点：**有一张真的票，真的开过，有人签字，有过约定。**

本书要防的，不是这一类。本书要防的，是另一类「该」：没有人签过字，没有人开过票，是在想象里被笃信出来的。「我们差不多，所以本来该一样」，这句

话里的票，是谁签的？没有人签。是日子里的俗话、分数、长辈的话，一层一层灌出来的。

两类「该」，在人的感觉里，几乎一模一样。同样烫手，同样有债主。分辨它们，要问一个小问题：**这张票，有没有人签过字？**

陈禾和林川之间，有没有一张签过字的票？这要看他们有没有过真的约定。比如当年说过，谁考上了，请另一个吃饭。要是真有过这句话，那一张是真的，可以去收；要是没有，就没有这一张。另一类：「我们都差不多，所以结果该差不多」。这一张，没有人签过。

分清了哪一张真、哪一张假，不是为了把假的撕了，而是为了把力气放对地方：真的，去收；假的，去验。第 36 章会把验信的做法讲全。

还有一类介于中间：一个社会里的约定俗成。比如「努力的人，应当得到回报」，这是一个社会的公共期待，不是哪一个人签的，可是它是一个共同体的约定。这样的「该」，不全是真，也不全是假，是一张有人维护、也有人破坏的票。碰上这样的「该」，要问的是：这个共同体里，有没有一个地方，真的在兑现它？有，就去那里；没有，就不要对着一个没有柜台的窗口，一直排队。

◆ 十四、一个只有账本推得出的局面：改一个字

前面四位，都说得很好。现在把他们放在一边，摆出本章最要紧的那个局面。

局面是这样的：

陈禾回县城看周老师。春节前，天很冷，周老师的客厅里有一个煤炉子。周老师比电话里瘦了一点，戴着老花镜，在看一本旧相册。

相册里有一张高三毕业照，四十几个人，三排。陈禾和林川站在第二排，隔着一个人。

周老师指着照片说：「你们俩，当年……」

下面的话，有四种。

第一种：「你们俩当年就差那么一点。」

第二种：「你们俩当年本来是该一样的。」

第三种：「你们俩当年就不是一个路数。」

第四种：「你们俩，这些年过得其实也差不多。」

注意：这四句话，**不改变任何事实**。三十一分，还是三十一分；两个人现在的样子，也还是两个人现在的样子；户头没有动，周老师在这里的角色，也没有变。变的只是一个小小的词：差一点（可以），本该，不是一个路数（不可能），差不多（已经）。

按本书的账本，这四句话，会让同一个陈禾，有四种后来。

第一句，「差一点」，是「可以」。陈禾可能会有一点淡淡的怅然，也可能会有一点动起来的念头：如果现在……他会翻一翻自己手里的活，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做大的。

第二句，「本来是该」，是「本该」。陈禾心里会被压一下，像电话里那一次。他会沉默，也许会把话岔开。回到长沙以后，那天晚上，他很可能不想看任何人的朋友圈。

第三句，「不是一个路数」，是「不可能」。陈禾会松一口气，也会有一点轻微的失落。松气，是因为债主走了；失落，是因为那张票被盖了章。他会说：「是啊。」然后去添茶。

第四句，「过得差不多」，是「已经」。陈禾也许会笑一下，说：「也是。」然后话题转到别处。

四个反应，都是在没有改变任何事实的前提下，只靠一个小词引起的。

现在把这个局面，放到四位近邻面前。

亚里士多德会怎么说？他的分法，要看对方配不配，而周老师的四句话，对方配不配一点没动。义愤、嫉妒、竞羡，要有一个对象变化，他推不出变化。

范德文等会怎么说？他们的规律，是对方应得与否影响良性与恶性。四句话里，对方应得与否一点没动，也推不出变化。

《成唯识论》会怎么说？它要问，这个人有没有嫉的心所。四句话里，陈禾的嫉的心所，是同一个，推不出四种。

罗尔斯会怎么说？他会看差距与制度。四句话里，差距与制度，一丝不动。

只有情态栏，推得出这四种后来。

这是本章最站得住的一个判别：**事实不动，户头不动，科目不动，只改一个字，后来就变。**

读者可以拿它去试。这个实验不难：找一个同学群，或者一个家庭聚会，同一件事，同一批人，只换一个语气词，看反应有没有跟着变。本书猜它会变，而且在同一个方向上变。

要是实验做下来，一个字也改不动人，本书的第三栏就站不住。这一点，本书自己认。

◆ 十五、谁在替人写那个「该」

「本该」这个字，既然这么重，就要问：**它是从哪里来的？**

人不会平白无故地觉得「该」。「该」是被一些东西灌进来的。仔细看，有几样特别常见。

第一样，**俗话**。「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功夫不负有心人」「好人有好报」。这些话，每一句都在票面上写了一个「该」。努力了，就该有；付出了，就该有；做了好事，就该有。这些话在日子里，是人人都说、人人都信的。它们不是错的，它们说的是一种常见的规律，可是同时，它们在人心里，悄悄地把「可以」锻成了「本该」。

陈禾的母亲就爱说一句：「老天不会亏待肯干的人。」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一点恶意，是在安慰儿子。可是这句话，落在三十一分上，就是一个「本该」：你干了，就不该亏。

第二样，**分数与排名**。一个数字，被印在纸上，被投在幕布上，被念在大会上。分数这东西，天生带着「该」的味道：九十分就是比八十分该多得点什么。分数一旦成为一个制度，它背后的「该」，就被铺到了整个人生里。这一点，第 33 章细说。

第三样，**长辈与老师的话**。周老师那句「本来是该一样的」，是这种。长辈的话，因为带着爱与遗憾，更容易被收下来。

第四样，**自己的时间**。前面说过，等得越久，「可以」越容易滑成「本该」。时间是自己给自己写的。

第五样，**对照物**。一个更大的东西，也在写「该」：一个社会里，人人都在看同一批榜样，榜样做到的，所有人似乎都「该」做到。这一点，第 34 章要讲。

这五样，没有一样是陈禾自己写的。可是它们都写在了他的票面上。

这就引出一件值得说的事：**要改一个「该」字，不用跟自己较劲，可以先去找它的来路**。

谁写的？什么时候写的？写的时候，这个字对不对？

一旦发现，这个「该」，是五句俗话和一次排名灌进来的，它就不再是「天经地义」。它是一张被人盖了章的票。盖章的人，也许没有恶意，可是章不是天生的。

◆ 十六、情态的小词典

情态在日子里，很少以「可以」「本该」这样的原词出现，它藏在一些很家常的小词里。认得这些小词，就像认得账本上的小字。

藏着「可以」的小词：「说不定」「也许」「万一」「要是……就能」「差一点」「再努力一把」「不是没机会」。这些词里，有一股向前探的气。

藏着「本该」的小词：「早就该」「凭什么」「总得」「应当」「怎么也得」「说好的」「按理说」「这不公平」。这些词里，有一股要账的气。尤其是「按理说」这三个字，几乎是笃信的类比的招牌：按什么理？按「相同的路与土，该有相同的样子」那个理。

藏着「不可能」的小词：「想都别想」「那是人家的」「我们这种人」「不是一个世界的」「哪有那么容易」「命里没有」。这些词里，有一股收的气，像是把一个抽屉合上。

藏着「已经」的小词：「早就一样了」「没什么差别」「都一样」「无所谓」。这些词，有真有假：有的是账平了，有的是账被盖了一个「无所谓」的章。

学会听这些小词，有一个好处：**不用问对方「你在想什么」，也不用问自己「我在想什么」，听一听嘴边的小词，就知道此刻这张票的语气。**

陈禾听周老师说话，现在会留意这几个小词。他发现，周老师的口头禅，是「按理说」。按理说你们该一样，按理说你们该有出息，按理说老天不会亏待肯干的人。周老师七十多岁了，这三个字，他说了一辈子。

有一天陈禾忽然想：周老师自己的人生，是不是也有一张「按理说」的票？他教了一辈子书，退休金不高，学生里出息大的，很少记得回来看他。按理说，该有的，他有没有？

他没有问。可是他开始觉得，周老师那句「本来是该一样的」，也许不只是说给他听的，是周老师替自己的一生，也记了一笔。

这个想法让陈禾对那个字，有了一点宽容：它是一个老人的口头禅，里面压着他自己的账。

◆ 放回日子里

陈禾从县城回来的路上，在高速服务区停了一下。

他没有下车，把车窗摇下来，冷风灌进来。他在想周老师那句话，也在想自己这几天有没有被那个「该」字压着。

压是压着的，可是他发现了一件事：**这个字，不是他的字。**

那天晚上，他回到家，苏敏在客厅，小苒在房间做题，灯下很安静。他把手机拿出来，翻到林川的对话框。他们上一次互相说话，是一年多以前，几句寒暄。

他打了一行字，又删掉。又打了一行，又删掉。

最后，他打的是：

「摊位拍得不错。第一单恭喜。」

他看了一眼，没有再改，发了出去。

这一行字，没有一个「该」字，也没有一个「可以」。可是它做了一件小事：它把一张压了很多年的「本该」的票，换成了一张只写着「恭喜」的票。恭喜里没有债主。

林川很快回了：

「谢了。你在长沙还是在工地？哪天回来坐坐。」

陈禾看着那几个字，忽然觉得，二十多年来，他一直把林川当成账本里的一户。而林川是一个人，会说「谢了」，会问「哪天坐坐」。

这是一件很小的事，不能说明什么。它只是说明了：账是账，人是人。账可以改记，人可以说话。

那天晚上，他躺下以后，又想了一遍周老师的话。他发现，那个「本来是该」的压力，比白天轻了一点。不是因为林川回了一句话，是因为他看见了：这个字，是可以拿出来看的，不必一直背着。

苏敏翻了个身，问：「还没睡？」

「想起周老师电话里那句话。」

「哪句？」

「本来是该一样的。」

苏敏在黑暗里没有出声，过了一会儿说：「那你觉得，是该，还是可以？」

他想了很久，说：「我想想。」

这一句「我想想」，和二十多年前红榜前的沉默，不是同一种。那一次是被压住，这一次是在掂量。

现在给你一个明天能试的小办法，叫**换一个字**。

明天，要是有一句话压了你一下，请先别急着反驳，也别急着认下。把那句话里的情态词找出来：是「该」，是「可以」，是「不可能」，还是「已经」？

然后，把它换成另一个字，大声（或者小声）说一遍。

比如：「我本来该升的」，换成「我可以升」。「他不可能做到」，换成「他做到了，我有我的路」。「我们已经差不多了」，换成「我们现在还有一点差，但是也在变」。

换完以后，注意自己身体上有没有一点点变化：肩膀松了一点，或者紧了一点，或者喉咙里那个东西动了一下。

不要追求一定要换到「对的那个字」。你只是在试，同一道差，换一个语气，账本怎么动。

试三次，你大概就知道，自己的票面上，最常写的是哪一个字。

带走的话

一张期票上，最小的一行字是语气：「可以」里没有债主，「本该」里站着债主；羡慕与嫉妒的分界，不在大小，在这一个字。

小　账

这一章里，回写是落下了，还是悬着？落下了一半。第三栏的四个字，以及它们之间怎样滑、怎样换，落下来了；与时间栏怎样合在一起，第 17 章还挂着。

本书要防的笃信：「羡慕与嫉妒只是程度不同」「差距缩小，嫉妒就会减少」——本章在哪里防住了它？——在「改一个字」的局面里，事实一点不动，后来就变了。

想一想

1. 最近压过你一下的那句话里，有没有一个「该」？把它换成「可以」，念一遍，身体有什么变化？
2. 你身边有没有一个人，你本来觉得「他可以」，后来变成了「他本该」？这中间过了多少年，发生了什么？
3. 你的账本里，有没有一张票，被你亲手盖了「不可能」的章？盖章的时候，你是累了，还是真的看清了？

◆

17

第 17 章

时间栏：记到当时，还是记到现在

小苒要一个放书的纸箱，陈禾答应周末去储物间给她翻一个出来。

储物间在楼下，不大，堆着搬家时没拆的箱子、一台坏了的跑步机、苏敏的旧教案、小苒小时候的画。陈禾蹲在里头，一只一只地打开。第三只箱子里全是旧文件：房产证的复印件，保险单，结婚证，几张他早年的监理资格证书。

文件底下压着一个牛皮纸信封，边角已经发黄。他抽出来，里面是一张纸，对折过，折痕很深。

是一份录用通知。抬头是北京一家工程监理公司，日期是二〇〇六年三月，落款盖着红章。上面写着他的名字，职位，月薪，到岗日期。

月薪一栏，他看了两遍。比他当时在长沙的工资，高出将近一倍。

他蹲在那里，手里拿着这张纸，一动不动。

他记得这件事。二〇〇六年春天，他二十六岁，那家公司在一次行业会上认识了他，后来寄来这封通知。他拿给苏敏看，苏敏当时刚怀上小苒，没有说什么，只是看着他。他说再想想。过了几天，老家来电话，母亲在院子里摔了一跤，骨头断了，住了二十多天的院。他请了假回去，守在医院里。等回到长沙，通知上的到岗日期，已经过了。

没有谁说「你别去」。也没有谁说「你去吧」。日子一天挨着一天，到岗的那一天，就这样滑过去了。

陈禾把纸重新对折，折在原来的折痕里。

奇怪的是，他蹲在储物间的灰里，心里涌上来的东西，和那天晚上被林川的照片点中的，不是一回事。

林川的那一下，是一种向外的、带着一点酸的东西，像看着一个人在对岸走。这张纸带来的，是向里的、向后的，像一只手在背后轻轻地拽。

他在心里问了一句：**如果当时我去了北京……**

这句话他以前很少说出口，可是它一直都在。

这一章要拆的，就是这句话里的时间。账本的第四栏，管的是同一道差，**记到哪一天**：记到回不去的「当时」，还是记到正在过的「现在」。

◆ 一、一张纸，两种疼

先把这两种疼分开看。

林川的三十一分，和北京的那张录用通知，在陈禾的账本里，都是一笔没兑现的账。可是它们的样子，有两处很不一样。

第一处，是**岔口在哪里**。

三十一分那一笔，往回找，找不到一个陈禾「选了另一边」的地方。高考那几天，题目是那些题目，分数是那个分数，陈禾在那几天里走完了该走的路。他可以说「我高三要是早起」，可是早起这件事，没有一个明确的日子，没有一个「那天我站在两条路中间」的时刻。它是一整个学期的模糊。

北京那一笔不一样。它有一个很清楚的日子：二〇〇六年三月，那一封信到了，要去还是不去。两条路摆在那里，信在桌上，他有过那么几天，站在两条路中间。

这是一个真岔口。

第二处，是**账记在哪里**。

林川那一笔，是向前的：他在那里，我也许……这是一张还可以拿出来看的票，它挂着，向着今后。

北京那一笔，是向后的：当时我要是去了……这是一张已经没有地方兑现的票，它只能向着过去。

这两处不同，合在一起，让同样是「没兑现」，一个叫羡慕，一个叫懊悔。

王德生博士有一句话，把这两样放在一起说：

「羡慕，是以一种：如果当时我'进行了某种'，那么今天也就会发生……羡慕总是和偶尔的悔连接的。」

这句话里有两个字，值得停一下。一个是「总是」：羡慕总是和悔连着。一个是「偶尔」：悔只是偶尔。

「总是」和「偶尔」放在同一句里，看上去有点拧。这一章要把它解开：为什么羡慕总是连着悔，而悔又只是偶尔。答案在时间栏。

◆ 二、两个取值：当时，现在

时间栏只有两个取值。

记到当时。这笔差，记到一个已经过去的日子里：那一天，我要是……

记到现在。这笔差，记到今天这一页上：今天，我还可以……

两个取值，各有各的账本样子。

记到当时的账，页面上写的是一个固定的日子，一个已经定了稿的日子：二〇〇六年三月。日子已经定了稿，没有办法再动它。这一页上，每一个字，都是写好的。

记到现在的账，页面上写的是一个还在写的日子：今天。今天还没写完，笔还在手里。

这两种页面，对账的态度完全不同。

记到当时，账没办法处理。因为回写的对象是一个已经封了页的日子，写不回去。你可以一遍一遍地翻开那一页，读那几个字，可是你改不了它。这是一种**只读**的页面。

记到现在，账有办法处理。因为回写的对象是正在写的日子，笔在手里，可以补，可以改，可以接着写。这是一种**可写**的页面。

所以，时间栏的两个取值，说到底是在问同一个问题：**这笔账，落到只读的页面上，还是落到可写的页面上？**

落到只读页面的账，本书管它叫**逆账**：它往过去回写，可是过去不接受回写。每一次往那里写，都被弹回来，于是账一直挂着。第 22 章会细说，这里只记一句：逆账是时间栏取「当时」的结果。

落到可写页面的账，才有可能被处理：被补上，被冲正，被核销，被改兑成别的发生。

这里要提醒一件很容易搞错的事：**「现在」不是「快乐」，「当时」也不是「痛苦」**。记到现在的账，也可以是很难受的账，比如怨，比如嫉妒，它们的时间栏，多半是现在。记到当时的账，也可以带着温柔，比如对一件已经了结的事的怀念。时间栏只管页面可不可写，不管账的味道。

◆ 三、真岔口，假岔口

现在可以回到那句话：「羡慕总是和偶尔的悔连接的。」

为什么悔只是偶尔？

因为悔要有一个**岔口**。没有岔口，就没有「如果当时」可说。一件事要成为悔，要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当时有两条路**。不是想象里有两条，是真的有过，一封信在桌上，一张志愿表在手里，一个电话在响。

第二，**自己在场**。那个岔口，是自己站过的地方，不是别人的故事。

第三，**有一个类比，落在了这个岔口上**。这最要紧。岔口大多数时候是安静的，过去了就过去了，不会自己翻出来。只有当一个类比，恰好落在它上面，把它从尘土里照亮，它才会变成一笔账。

陈禾二〇〇六年的那个岔口，在储物间之前，安静了很多年。偶尔有一个念头，路过它，没有停。是今天这张纸，把它翻出来，翻出来以后，它还要等一个类比：比如，要是林川的消息又来，或者，哪个同学在北京做成了什么，或者，他自己在工地上又被谁一句话点了一下。这些类比，落在这个岔口上，才有可能长出一笔悔。

所以，**悔是偶尔的，因为岔口是少的，而类比恰好落在岔口上的时刻更少**。

反过来看三十一分。三十一分是一道很大的差，可是它没有一个真岔口，所以它不容易长成悔。它长成了羡慕。陈禾在羡慕里待了二十八年，却只有很少的几个晚上，真的在悔。那几个晚上，是什么时候？是他把「高三早起」当成一个岔口的时候。

那是一个**假岔口**：他假定那个冬天他「可以」每天早起，也假定早起之后「就会」考得跟林川一样。这两个假定，都是笃信出来的。前一个假定，是说那个冬天，他的 E 与 D 可以像林川的一样；后一个假定，是说相同的 D 与 E，必出相同的 S。第 22 章会细拆这两个假定。眼下只要记住：**悔里有真岔口的，也有假岔口的。真的那种，是偶尔的；假的那种，是笃信的类比临时造出来的。**

◆ 四、「如果当时」

再仔细看这句话本身，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句式。

「如果当时我进行了某种，那么今天也就会发生……」

这句话里，有三个部件：

「当时」：一个固定的日子，封了页。

「我进行了某种」：一个动作，是自己没有做、或者做了另一种的事。

「今天也就会发生」：一个结果，是别人身上已经有的东西，被搬过来，放到自己的今天。

这句话最隐蔽的地方，在第三个部件。「今天也就会发生」，发生什么？是**别人身上已经发生了的那件事**，比如林川的北大，比如那个在北京做成了什么的同学。

也就是说，这句话是把一个**横向**的类比，转成了一个**纵向**的悔。

横向的类比是：他和我差不多，他有，所以我也该有。这是同一时间里，两个人之间的比。

纵向的悔是：当时我要是做了，今天我就有了。这是同一个人，在两个时间之间的比。

转的办法，是给那个差，找一个「当时」：既然他有、我没有，那就一定是当时有一个地方，我们俩走岔了。找到那个地方，横向的差，就变成了纵向的欠：欠自己一次当时。

这个转法，非常自然，几乎每个人都做过。它为什么自然？因为一个横向的差，是没有办法自己处理的，对方在那儿，不会为你动一动；而纵向的欠，好像有一个出口：当时我可以做，所以是我的事。纵向的账，看上去是可以由自己负责的。

可是前面说过，那个出口是假的。当时的页面是只读的，你负不了责，也改不了账。

这就是逆账的结构：**用一个只读的页面，去接一笔本来在横向的账**。接的结果，是一遍一遍地打圈：「要是当时」「那么今天」「可是没有」「要是当时」……

王德生博士的那句话，把这个转法说得很清楚。「如果当时我进行了某种」，是纵向；「那么今天也就会发生」，是把横向的东西搬进来。羡慕里本来没有悔，悔是羡慕被转了一个方向以后，长出来的东西。

◆ 五、「如果现在」

那么，同一道差，换一个时间栏，会怎么样？

把「如果当时」换成「如果现在」。

「如果当时我去了北京……」换成「如果现在我……」。

这一换，句子后面要接的东西，就不一样了。「如果现在我去北京」，听上去有点荒唐，一个四十六岁的人，家在长沙，女儿在读高三。可是不用把这个句子照字面理解。「如果现在」要问的，是那张录用通知背后的那个愿望，**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陈禾蹲在储物间里，想了一会儿，把「去北京」这个壳拆开，里面有几样东西：

一，他当时想去的，是一个更大的盘子。北京的项目，大，复杂，能学东西。

二，他想要的，是被一个更大的地方看见：那家公司在一次行业会上认出了他。

三，他想要的，是证明自己，不是只会做长沙的活。

三样东西，哪一样，今天还在手边？

第一样，大盘子，他现在在长沙的公司里，已经做到总监理工程师，手里有过一个三十多万平方米的项目。盘子不算小。第二样，被看见，他的行业里，有几个人知道他做得扎实。第三样，证明自己，这一样，是最空的，因为证明给谁看，一直是不清楚的。

「如果现在」，让他有机会把一张写着「北京」的票，拆成三样东西，一样一样看今天还有没有。

这就是时间栏从「当时」换到「现在」的意思：**把账从只读页面，搬到可写页面**。搬的办法，不是回到那一天，是把那一天的愿望拿出来，放在今天的桌子上。

愿望是不会过期的。「去北京」是会过期的，三月的到岗日期，已经过了二十年。可是「想要一个更大的盘子」，今天还在。

这个换法，听上去像是一种心灵的安慰，其实不是。它是一次**改兑**：把一张只能在过去兑现的票，改成一张可以在现在兑现的票。第 37 章会专门写，这一章只是先把门打开。

◆ 六、为什么「现在」总比「当时」难

可是为什么大多数人，倾向于记到「当时」，不记到「现在」？

因为记到「现在」，代价大。

记到「当时」，账虽然没法处理，可是有一个好处：**不用动**。当时的事，已经过去了，没有人要求你今天做什么。账挂着，疼是疼的，可是这种疼，是一种熟悉的疼，像一颗老牙，日子久了，人就习惯了。

记到「现在」，账要求你今天动一动。哪怕只是一小步，哪怕只是打一个电话，翻一页资料，问一句话。这一小步，是有风险的：做了，可能不成；不成，又多一笔账。

所以，**「当时」常常是一个躲在后面的地方**。它不像是躲，反而像是很深的情感：「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当时没有……」说这句话的人，常常说得真诚，也确实遗憾。可是遗憾放在「当时」，就有一个暗里的好处：它让今天不必有要求。

这一点，要说得轻一点，因为它不是谁的缺点。它是账本的一个结构：只读页面比可写页面，安全。

在第 27 章，还会说到一种更彻底的躲：干脆合上账本，既不记「当时」，也不记「现在」。那是另一种东西，叫躲，欠的程度更深。

再说一句：**记到现在，不等于要马上行动**。有时候，把账搬到「现在」之后，人发现这笔差，今天已经没有什么要做的了：它真的过去了，页面可写，可是上面没有要写的东西。那也是一种处理：账被核销了。核销不是遗忘，是承认：这一笔，不再挂着。

◆ 七、布洛赫：尚未

下面请近邻上场。

第一位，是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他的三卷本《希望的原理》，写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版在 1954 到 1959 年之间〔核〕。这部书的一个核心概念，叫**尚未**（Noch-Nicht）。

布洛赫的大意是：世界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东西，它还在路上。人的心里，有很多「尚未」：尚未实现的愿望，尚未到来的好日子，尚未成形的东西。这些「尚未」，不是空想，它们是现实本身的一种倾向，现实里本来就藏着向前的东西。白日梦、童话、乌托邦、艺术、宗教，都是「尚未」在表达自己。

他对「已经」与「过去」，有一种很不同的态度：「已经」不是最后的答案，现实里总有一部分，还没有走到它的样子。

这一点，本书很喜欢，因为它恰好和「记到现在」说的是一件事：**现在这一页，是可写的，因为世界里本来就有「尚未」**。布洛赫把可写页面的存在，放在了世界本身里，替「如果现在」找了一个很大的根据。

本书与他分岔的地方，有两处。

第一处，是「尚未」自己也会病。

布洛赫的「尚未」，是指向前的，是好的。可是账本里，有一种东西，外表和「尚未」几乎一模一样，却是病：悬账。一个人说「他到了那里，我也许……」，这也是一个「尚未」。羡慕就是一种「尚未」：我还没有，可是我还有可能。

那么，布洛赫的「尚未」，和悬账里的「尚未」，怎么分？

本书的看法是：**区别在回写有没有落下**。能往下写的「尚未」，是一张已经开始往下写的票：已经有了第一步，已经有了一点往前的动静。悬账里的「尚未」，是一张一直挂着的票：它向前看，却没有一笔落在今天的页面上。两者站的方向相同，一个在写，一个在挂。

这一点，布洛赫的框架里不太强调，他更关心的是世界的倾向，不是一个人此刻有没有落笔。

第二处，是「尚未」没有人也会有。

布洛赫的「尚未」是世界的，不是谁的。这一点，本书的主语纪律，倒是和他合拍：没有一个「人」在那里发动希望。可是账本多一层：这个「尚未」，在谁的账里，记成了什么？同样一个世界的「尚未」，在陈禾那里，记成了向往；在另一个人那里，也许记成了「这世界还欠我一个……」。

所以，布洛赫给了现在这一页以根据，本书再补一句：**页面是可写的，不等于有人在写**。

◆ 八、奥古斯丁：三种现在

第二位，是奥古斯丁。他在《忏悔录》第十一卷里，写了一段关于时间的很有名的话，大意是：

时间是什么？没有人问我的时候，我知道；一旦有人问我，我就不知道了〔核〕。过去已经不在了，将来还没有来，只有现在存在。可是人又明明在谈论过去与将来。他的解法是：其实只有三种「现在」：**过去的现在**，是记忆；**现在的现在**，是直接的注意；**将来的现在**，是期待〔核〕。时间的长短，是心灵的一种伸展。

这个说法，对时间栏，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当时」本身也是一种「现在」**。

陈禾蹲在储物间里，想起二〇〇六年三月。他想起的那个「当时」，在哪里？不在二〇〇六年。二〇〇六年已经没有了。它在他今天的记忆里。他今天的这一次想起，是一件发生在今天的事。

所以，记到「当时」的账，其实是**记到「当时的记忆」里**，也就是记到「过去的现在」里。这一点，让逆账的结构清楚了很多：这笔账，往回写的时候，其实写在了一个叫「记忆」的东西里。记忆是今天的东西，可是内容是过去的。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悔那么烫手，同时又那么没法处理：烫手，是因为它在今天的记忆里，每一次想起，都是一次今天的发生；没法处理，是因为它的内容是一个封了页的过去，记忆里能改的，只有读法，改不了事实。

本书对奥古斯丁的补充，有一点：他把三种现在摆在一起，是在解释时间是什么；本书的账本，是在问：账记到三种现在里的哪一种？记到「过去的现在」，是只读的；记到「现在的现在」，是可写的；记到「将来的现在」，是悬着的，等着。

这三种，对应着三种账的味道：怀着悔的，是「过去的现在」；怀着动手的，是「现在的现在」；怀着向往的，是「将来的现在」。

要说和奥古斯丁最大的不同，还有一点：奥古斯丁关心的是灵魂怎样在时间里伸展，最后落在对上帝的仰望里。本书不往那里去。本书只想把他的这一刀，拿来切一笔账：为什么同一道差，记到不同的「现在」里，后来这么不一样。

◆ 九、海德格尔：曾在

第三位，是海德格尔。他 1927 年的《存在与时间》里，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曾在**（Gewesenheit）〔核〕。

海德格尔的大意是：人的存在，是时间性的。时间的三个向度，将来、曾在、当下，不是三块并排的东西，是一个整体在展开。而这三个向度里，最要紧的是将来：人是向着自己的可能性活着的。「曾在」不是一个已经过去、不再有的东西，

它是**从将来中涌出来的**：人向着将来走的时候，才把自己「曾经是」的那些东西，担起来，接过来。

他还有一个概念，叫**重演**（Wiederholung）：不是把过去重做一遍，而是把自己曾经的可能性，重新接过来，在今天往前走〔核〕。

这个说法，几乎是为「如果现在」量身定做的：**过去不是封死的，它是从今天往前走的时候被接住的**。陈禾的二〇〇六年，不是一个已经死去的日子，它是一个正在被今天的他接过来、或者没有接过来的东西。

本书佩服这个想法，也认为它是对「当时」的最深一层解释：当时不是一堆死的事实，是还在跟今天发生关系的东西。

本书与他分岔的地方，有两处。

第一处，是账。

海德格尔说「曾在」从将来涌出来，说「重演」是接过可能性。可是他没有说，**什么时候接得住，什么时候接不住**。同样是一个曾在，有的人能重演，有的人只能一遍一遍地悔。区别在哪里？

本书的回答，是时间栏：账记到「当时」，只读，接不住；账记到「现在」，可写，接得住。重演，在账本里，就是把一笔账从「当时」搬到「现在」。

第二处，是主语。

海德格尔的此在，是「向来我属」，每个人是自己的，是那个在时间里担当自己的存在者。他的重演，是此在的「决断」。这个词，带着一个很强的发动者的味道：此在决断，此在重演。

本书的主语纪律，不允许有一个发动者。账是在洪流里自己记的，搬账也是自己搬的，没有一个决断的人在手边。这不影响他看见的东西，只影响说法：**重演不是某个人决定了接过去，是账页换了方向以后，发生出来的事**。

◆ 十、萨特：过去的意义

第四位，是萨特。他 1943 年的《存在与虚无》，在谈时间性的那一部分里，有一个很有名的想法：**过去的意义，是由现在的筹划决定的**〔核〕。

萨特的大意是：过去，是我曾经是的东西，可是我已经不再是。它是一种沉淀。可是这个沉淀有什么意义，不在它自己身上，在于我今天要成为什么。同一件过去的事，我今天筹划的方向不同，它的意义就不同。一个人要是决心成为一个画家，那么他少年时代的每一次涂鸦，都成了前奏；他要是决心不成为画家，同样的涂鸦，就成了一些没有后文的消遣。

这个说法，和海德格尔很近，它也在说：过去是被现在重新赋义的。

本书同意，而且觉得它是「如果现在」的另一个有力的支撑：同一张录用通知，在陈禾今天的筹划里，是一个遗憾，也可以是一个线索；意义不是通知自己带的。

本书与他分岔的地方，在「现在的筹划」这几个字。

萨特的筹划，是一个自由的人的选择。它让过去的意义变成了一个自由的事。可是日子里的人，大多数时候，没办法自由地重新赋义。陈禾蹲在储物间里，他知道「现在可以把那张通知，看成一个线索」，可是他心里压着的那张只读的页面，没有因为他知道了这一点，就变得可写。

重新赋义不是一件想做就做得到的事。要做得到，需要账页真的搬过来。搬账是一件有工序的事，有阻力：只读页面的安全，躲在后面的好处，前面说过的。萨特的自由，在这里是一个目标，不是一个起点。

所以，本书对萨特的补充，是：**过去的意义，由现在决定，是对的；可是「现在」要先有一页可写的纸，才谈得上由它决定**。这一页纸，是时间栏要问的。

◆ 十一、一个只有账本推得出的局面：悔的深浅跟差距无关

四位近邻都说得很好。现在，把他们放到一边，摆出时间栏最要紧的一个局面。

这个局面，要从一个常识开始。

常识是：差距越大，悔越深。一个人和别人的差距越大，他回头看，越觉得当时错过了什么。三十一分是一个大差，所以陈禾应该悔得很深；北京的那张通知，只涉及一份工资的差别，所以应该悔得浅一点。

这个常识，听上去很合理。可是把它放到陈禾身上，倒过来了：他对三十一分的感觉，是一种长期的、带着向往的酸；对北京那张纸的感觉，是一种短促的、向后拽的疼。要说深，倒是后一种，像一只手轻轻地、却很准地拽住了什么。

按照本书的账本，这并不奇怪。悔的深浅，不跟差距的大小走，跟三样东西走：

第一，**有没有真岔口**。三十一分没有一个明确的岔口，北京有。

第二，**岔口里「自己」站得多清楚**。北京那一次，是陈禾自己，在一封信前面，站了几天。这几天，他的身体都记得。

第三，**时间栏记在哪里**。三十一分，多数时候记在「现在」，是一张悬着的向往的票；北京那一笔，一旦被翻出来，直接就落在「当时」。

三样东西里，没有一样是「差距的大小」。

现在设想一个更尖锐的对照。同样是陈禾，同样是北京，有两个版本：

版本甲：那张录用通知的月薪，比长沙高出一倍。陈禾没去。

版本乙：那张录用通知的月薪，和长沙一样，没有高。陈禾没去。

差距大小，甲比乙大得多。可是本书会预测：如果两个版本里，岔口都是真的，陈禾都是在场的，那么悔的味道，几乎一样。甲的悔，不会比乙深很多。因为悔是由岔口撑着的，不是由差距撑着的。

反过来再设想：

版本丙：陈禾和林川的差距还是三十一分，可是这一次，高考前一天，陈禾有一个真的岔口：他可以选择多复习一晚，也可以选择早点睡。他选了早点睡。结果考了那个分数。

这个版本里，三十一分的差，突然有了一个岔口。本书预测：丙里的悔，会比原来的那个三十一分深得多，深得要换一种味道，因为岔口有了。

三个版本，只要盯着岔口，悔的深浅，就能预测出来。

这个预测，在近邻的说法里，推不出来。

布洛赫的「尚未」，不管岔口。奥古斯丁的「过去的现在」，不管岔口。海德格尔的「曾在」，说的是整个人生，没有分岔口大小。萨特的「筹划」，也不分。

这四位讲的是时间本身的结构，是很深的东西；账本多问了一个很小的问题：**这笔账，到底有没有一个真的岔口。**

这个预测，可以用一个很家常的办法去查。找一个五十岁上下的人，请他列出自己人生里最悔的三件事，再列出自己人生里差距最大的三件事（比如和同龄人比，最大的落差）。看两张表重合多少。本书的猜想，是重合很少，最悔的三件事，几乎都是有真岔口的；差距最大的三件事，多半没有岔口，带着的是向往，不是悔。

这个猜想，是本书的一个可以被推翻的地方。要是两张表几乎一样，时间栏这一刀就切得不准。本书自己认这一点。

◆ 十二、后来才长出来的岔口

还有一件事，要在讲完岔口以后补一句：**有些岔口，是后来才长出来的。**

陈禾二〇〇六年三月，站在那封信前面的时候，他面前有一个岔口吗？有。可是那个岔口的样子，和今天回头看的样子，不一样。

那时候的岔口，是一团雾。去北京，是一个陌生的城市，一份没做过的工作，一个刚怀孕的妻子，一个在老家的母亲。每一样，都是模糊的，都带着不确定。他那时候站在那里，不是站在两条清楚的路中间，是站在两团雾中间。

二十年以后，他回头看，那两团雾，被日子洗成了两条清楚的路：去北京，会怎样；不去，会怎样。路的两头，都有了结局：去的那头，他想象的是一个更大的盘子；不去的那头，是他今天实实在在过着的日子。

这就是**后见之明**：回头看的时候，岔口比当时清楚得多。当时的雾，被今天的结果洗掉了，只剩下一条清楚的路，和另一条清楚的路。

后见之明让岔口变得「真」，真得有点过头。它让人觉得，当时的选择，是一个明明白白的选择，自己应该看得清。可是当时看不清，雾里的人，没有一个看得清。

这给了「如果当时」一个新的警告：**句子里的那个「当时」，是被今天的清楚，倒着补出来的。**

当时没有那么清楚。当时的陈禾，站在两团雾中间，他的身体很诚实：没有去，也没有说不去，只是日子一天一天地滑。这不是一个糊涂，是雾里的人最诚实的样子。

把这一点说出来，对时间栏有一个很实际的用处：**悔的一部分重量，是后见之明借来的**。把这部分借来的拿掉，剩下的那一笔账，会小一点。

怎么拿？写一行：「**当时，我知道的是……**」把当时已知的东西，一样一样写出来。月薪、城市、家里的情况、公司的名字。写完以后，再看一眼：当时，有没有任何东西，告诉他去北京以后，他会过上那种日子？没有。那种日子，是今天他想象出来的。

这个小功夫，不能让悔消失，可是能让账看清楚：哪一部分是当时真有的，哪一部分是后来才补上的。真有的，是一个岔口；补上的，是一个笃信出来的结局，也就是前面说的那个「就会」。

◆ 十三、把四栏合起来读一遍

前面四章，一栏一栏地讲。现在可以第一次，把四栏放在同一页上，读一笔具体的账。

先读第一笔：**三十一分**。

同一性栏：户头开着，额度很大（同班三年，同一个周老师，同一张榜）。

归因栏：这一笔，陈禾二十八年里记过五个科目；而最近的、最厚的一个，是S：只记结果，「他在那儿，我在这儿」，向着悬。

情态栏：语气是「可以」，偶尔被周老师那一句滑成「本该」。

时间栏：「现在」，悬着，向着今后。

四栏读下来，这一笔账的名字是：**羡慕**。

再读第二笔：**北京的那张纸**。

同一性栏：户头是开着的，不过这一回，户头里的「别人」不太清楚，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同学，是「另一个陈禾」：那个二〇〇六年去了北京的陈禾。同一性是**自己与自己的另一条路**。

归因栏：D（自己的路）。「当时我要是……」。

情态栏：「可以」。当时是可以的。

时间栏：「当时」，只读。

四栏读下来，这一笔账的名字是：**懊悔**。

这里有一个很值得说的地方：**两笔账，只在第二栏和第四栏上分开**。同一性栏，两笔都是开着的；情态栏，两笔都是「可以」。分开它们的，是归因（S 与 D）和时间（现在与当时）。

这就解释了王德生博士那句话：羡慕总是和偶尔的悔连接的。两种东西，共用了两栏，只差两栏。一笔账，稍稍一转（把 S 换成 D，把现在换成当时），羡慕就成了悔。转的那一下，在日子里，常常是被一个类比的落脚点引起的：「他有，我没有」，一下子被转成「当时我要是……」。

再读第三笔：**周老师那句「本来是该一样的」**。

这一笔不是一笔账，是一根拨子，它在陈禾的情态栏上拨了一下，从「可以」拨到「本该」。拨过去以后，前一笔羡慕的账，开始有一点往嫉妒、往怨那边偏的味道。

你看，一个简单的小场景，已经用到了四栏中的每一栏。这也是为什么本编要用一整编的篇幅，把四栏拆开说，再合起来用。合起来以后，第 18 章要给出总表。

这里先停一下，记一个很重要的小结：**四栏各自独立，合起来才是账**。一个人的感觉，是被四栏的组合推出来的，不是被任何一栏单独决定的。要改一笔账，可以挑最容易动的那一栏下手：户头最难，科目次难，情态较易，时间最易（因为只需要把一个「当时」改成「现在」）。

这也是为什么，本书最后几章（第 36、37 章），把「如果现在」放在出路里。

◆ 十四、「偶尔」的另一面：被一个类比叫醒

前面说，悔是偶尔的。这个「偶尔」，还有一个另一面，值得补上。

偶尔，不等于轻。

一个偶尔才发生一次的悔，不像常年发生的羡慕那样，被日子磨出了茧。它每一次出现，都是新的，带着一种突然的力气。有的人一辈子悔不了几次，可是每一次，都像是被人打了一个很准的耳光。

这一点，在陈禾身上很清楚。他和林川之间的羡慕，二十八年，是一个背景音。他对北京那张纸的悔，二十年里，也许只出现过三四次，每一次都像是一个新的伤口。

为什么偶尔的悔更尖？因为它没有被「向前看」的东西稀释。羡慕里，有向往，有一点甜，有一个还没关的门。悔里没有门，只有一堵墙，墙上有一个日子。

还有一个原因：**偶尔的悔，是被一个类比叫醒的**。它不会自己醒，它在等类比。类比一落下来，它就整个醒。比如，陈禾平时没有想过北京，是林川的那张摊位照片，加上周老师的那个电话，加上储物间里的那张纸，三样东西，叠在一起，才把那个岔口叫醒了。

这给了一个很实用的提醒：**要是你发现自己「忽然一下」悔得很厉害，不用只往岔口那里看，也看一看，最近有什么类比落在了它上面**。也许是一个同学的消息，一个朋友圈，一次同学会，一部电影。

找到那个类比，悔就有了一个名字，叫「被叫醒的」。被叫醒的东西，叫醒它的东西过去以后，它会重新睡去。

这就是「偶尔」的真正含义：悔是睡着的，类比一来，才醒。

◆ 十五、旧账的利息

记到「当时」的账，有一个很特别的脾气：**它会涨**。

不是账的本金涨，本金就是那一个岔口，二〇〇六年三月，一封信，两条路，没有一点点变。涨的是利息。

利息从哪里来？从「今天」来。

这笔账每被翻出来一次，今天的日子，就被拿去和它比一次。今天的工资，和北京那份工资比；今天的项目，和北京那个项目比；今天的陈禾，和那个二十六岁去了北京的陈禾比。比一次，就记一笔「差」。每一次的差，都不大，可是十次，二十次，加起来，就是一笔不小的利息。

所以，二十年前的一个岔口，今天翻出来，常常比它刚发生的时候还重。这不是因为岔口变大了，是因为二十年的日子，都被拉过去和那一个「另一个我」比过。

这解释了日子里一个常见的现象：**越老越悔**。老人家回头看，那些没做的事，比他们三十岁的时候，看得更重。这不是记性变好了，是利息在滚。

要说明的是，这个利息，是只有「当时」才有的。记到「现在」的账，不太滚利息，因为今天的日子，在今天就用掉了，用掉的就清了。「如果现在」，每天一结，每天一清。

这就是时间栏最实在的一个好处：**记到现在的账，当天清；记到当时的账，滚利息**。

有个很简单的办法，能看出一笔账是不是在滚利息：问一问自己，**这笔账最近一年里，出现过几次，每一次的感觉，比上一次是轻了，还是重了？**要是越来越重，说明利息在滚；要是越来越淡，说明账在被消化。

陈禾那张录用通知，在储物间里压了二十年，他没有拿出来过。可是那二十年里，每一次他在工地上遇到一个年轻的、能力强的外地同行，说一句「我是从北京过来的」，他心里，总会有一个小小的东西，抖一下。那一下，就是利息。

◆ 十六、「现在」的三种假冒

既然「现在」是可写的，那是不是只要把账说成「现在」，就一切顺利？

不是。「现在」也有假冒的，日子里常见三种。

第一种，叫拖延。「我现在就开始」，说了一百遍，页面上一个字也没有写。这是一种用「现在」的名字，做「当时」的事：每天都说今天要写，每天晚上都把它推到明天。这样的「现在」，其实是一个「永远的以后」。它的账，名义上记在今天，实际上悬在将来。

第二种，叫补偿。「我现在要把当时的亏欠，全补回来。」听上去是很有力量的话。可是它里面藏着一个「当时」：它要补的，是当时的那一个缺口，用今天的力气去填昨天。这样的「现在」，是一个披着今天外衣的逆账：它还是在往过去写。

一个常见的例子是，一个当年没有考上好大学的父亲，把全部希望压在孩子身上，说「我现在一定要让你考上」。这句话里的「现在」是假的，里面站着的，是一个二十八年前的「当时」。这个假冒，后果往往很重：孩子被迫替父亲的页面还账。

陈禾要防的，就是这一种。他看着小苒做题，心里要是冒出一句「我当年没做到的，你一定要做到」，这句话里的时间栏，就是假「现在」。第 32 章会细写它。

第三种，叫急。「我现在马上就要看到结果。」急是把可写的页面，当成了立刻要兑现的页面。笔是在手里，可是每写一笔，都要立刻看到墨迹成字、字成句、句成文。写不出来，就一把撕掉。

这三种假冒，各有各的样子，可是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没有真的在页面上落笔，或者落笔的方向是向后的。

怎么分辨真假？本书给一个很小的检验：**真「现在」，有一个今天就能做的、很小的动作。**不是大计划，不是宏愿，是一个今天、此刻、手边就能做的小动作：打一个电话，写一封邮件，翻一页资料，约一顿饭。要是一个「现在」，说不出这样一个动作，它多半是假的。

陈禾那天晚上，对苏敏说的「想做一个我自己带的项目」，也有可能是假「现在」。要判断它是真是假，要看第二天：他有没有给人打一个电话。

◆ 十七、中年的一个小词：来不及

最后，还有一个和时间栏有关的现象，要提前说一下，因为它在第 18 章会作为一个暂时没有名字的发生，被拿出来。

陈禾四十六岁，在日子里有一个越来越常用的小词：**来不及。**

「来不及」不在悔里，也不在羡慕里。它的账是这样的：户头开着（和同龄人比，和年轻时的自己比）；归因记在自己的路上（D），因为是「我这一路走到这里」；情态是「不可能」：已经不可能了；时间栏记在「现在」：今天回头看，已经晚了。

这一笔账，有一个很特别的结构：**它记在「现在」，可是情态是「不可能」。**一个可写的页面，上面却压着一个「不可能」的章。

所以它比悔多一层别扭：悔的页面是只读的，人知道改不了，疼是疼，可是死心；「来不及」的页面是可写的，人明明知道笔在手里，可是上面压着一个「不可能」，不知道该不该落笔。

这个别扭，是中年人特有的。年轻人没有「来不及」，因为所有页面，都是「可以」；老年人没有「来不及」，因为大部分页面已经封了。只有中间那一段，页面一半可写，一半已封，人在中间摇。

本书把它放在空格预言里，下一章细说。眼下记一句：**时间栏的两个取值，和情态栏的四个字，合在一起，会长出一些日子里常见、却还没有被好好命名的东西。**「来不及」，是第一个。

◆ 放回日子里

陈禾把那张录用通知，放在了客厅的茶几上。

苏敏下班回来，看见它，拿起来看了很久。

「你翻出来的？」

「给小苒找纸箱，在底下压着。」

苏敏没有说话，把它放回茶几。过了一会儿，她说：「那年我怀着小苒，其实我没有想拦你。」

陈禾愣了一下：「我知道。」

「你不知道。」苏敏看着他，「你当时没问我。你就是在等一个日子，等它自己过去。」

陈禾想反驳，又觉得她说得对。

「那一年我也有一个岔口，」苏敏说，「我可以跟你去北京，也可以留在长沙。我没有说。我们两个人，一个等，一个没说，日子就过了。」

他们坐在茶几两边，看着那张纸。

陈禾忽然觉得，这张纸的重量，变了。它不再是他一个人的「当时」。它是两个人一起站过的一个岔口，两个人都没有拿笔。

「如果现在，」苏敏忽然说，「你想要什么？」

「现在？」

「你刚才说，那时候想要一个更大的盘子。现在呢？」

他想了很久，说：「想做一个我自己带的项目，从头到尾。」

「那你去问问。」

「问谁？」

「问你们公司，也问问外头。问一下又不会怎么样。」

这是一个很小的对话。可是陈禾第一次发现，**「如果现在」是一句可以在客厅里说的话**。

现在给你一个明天能试的小办法，叫**搬页**。

找一件你常说「如果当时」的事。拿一张纸，写三行：

第一行：**当时的那一页**。写日子，写那个岔口，写你在场的样子。就写事实，不写评价。

第二行：**那一页里，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把「去北京」「考北大」「和他在一起」这些壳拆开，写里面的愿望，一个词两个词都行。

第三行：**今天的这一页上，这个愿望还有没有一个小小的位置**。哪怕只是打一个电话，问一句话，报一个班，翻一本书，都可以。

写完三行，不用立刻做第三行。先把它放在桌上，过一晚。第二天，看一看第三行，哪怕只有一个很小的动作，也算把账从只读页面，搬到了可写页面。

这一页纸，没有改变当时。当时是改不了的。它改变的是一件事：**这笔账，从此有了一个今天的地址**。

第二天早上，陈禾在去工地的路上，给自己公司的老板发了一条很短的消息：「哪天有空，想跟您聊聊下一个项目的事。」发出去以后，他握着方向盘，手心有一点潮。

这条消息，没有一个字提到北京，也没有一个字提到二〇〇六年。可是它是一笔落在今天页面上的字。写得很小，可是是真的。

老板过了一个钟头回复：「好啊，周四下午。」

那天晚上，他把那张录用通知，从茶几上拿起来，放回了信封，没有再压到箱子底下，而是放进了书架最上面一层。它不再需要被藏起来了，也不需要被天天看。它只是一张纸，一张写着一个日子的纸，一个封了页的日子。

页是封了。可是翻过它的那只手，今天，在写另一页。

带 走 的 话

悔是偶尔的，因为它要有一个真岔口；把「如果当时」换成「如果现在」，是把账从只读的页面，搬到可写的页面。

小　账

这一章里，回写是落下了，还是悬着？落下了一半。时间栏的两个取值，以及「当时」只读、「现在」可写的结构，落下来了；「现在」怎样真的落笔，第 37 章接着写。

本书要防的笃信：「差距越大悔越深」「过去是封死的」——本章在哪里防住了它？——在三个版本的对照里，悔的深浅跟着岔口走，不跟着差距走；在海德格尔与萨特那里，过去是被今天接住的，前提是页面可写。

想 一 想

1. 你有没有一个常说「如果当时」的岔口？当时你是真的站在两条路中间，还是后来才觉得那里有两条路？
2. 你的哪一笔账，其实是「现在」的账，却被你一直放在「当时」？
3. 你的「来不及」，是真的来不及，还是只读的页面比可写的页面更安全？

◆

18

第 18 章

四栏总表与空格预言

小苒在背元素周期表。

她把一张彩色的表贴在书桌前的墙上，一边念，一边用笔在本子上默写：氢，氦，锂，铍，硼……念到一半，她忽然把笔放下，回头问陈禾：「爸，为什么我们化学老师说，门捷列夫当年表上是留着空格的？」

陈禾正好端着茶经过她房门口，停了一下。

「他把已知的元素按重量排，排着排着，发现有几处对不上。按规律，那个位置应该有一个东西，可是没有。别人会把表排得严严实实，他不，他留了空格。」

「然后呢？」

「然后他说，这里应该有一个元素，重量大概是多少，性质大概像什么。过了几年，真有人找到了。」

小苒转着笔，说：「那他不是在猜吗？」

「也算猜。」陈禾想了想，「可他是按表猜的。表排好了，哪里空着，是表自己告诉他的。」

他端着茶回到客厅，坐下来，才想起来这一句，他自己也在做一件差不多的事：这一个多月，他和苏敏用一张纸、五个格子，一格一格地试自己那些说不清的心思。有的格子，写得出一句话；有的格子，写不出来，空着。

他从茶几下面翻出那张验收单。背面是他那天在车里写的两栏，正面是工地上一个构件的验收记录，印着密密麻麻的格子，有的打了勾，有的空着，空着的，等着人下一次来填。

他忽然想：账本的四栏，要是也排成一张表，会是什么样子？哪些格子有人填过，哪些空着？空着的那些，是真的没有，还是有人在里面活着，只是没有名字？

这一章要做的，就是这件事。前面四章，一栏一栏地拆；这一章，把四栏合起来，排成一张总表，然后看它**空在哪里**。

◆ 一、先把四栏的取值排出来

先把四栏各有几个取值，数清楚。

同一性栏：户头不在（零），户头在（局部），户头满（完全）。第 14 章讲过，零与满都不入账。入账的，只有「局部」一种。所以对总表来说，同一性栏实际上把世界分成两半：**进账的**，和**不进账的**。进账的这一半，再按额度厚薄去分，厚薄不改变账落在哪一格，只改变这一格有多重。所以这一栏在总表里，是一道门，不是一条轴。

归因栏：五个科目。S（只记结果），D（记到路上，分自己的路和对方的路两个户主），E（记到土上），偶然（含冻住的写法「命」），F（承认各自的函数）。这里把 D 的两个户主分开算，得六行：S，D（自己），D（对方），E，偶然，F。

情态栏：四个字。可以，本该，不可能，已经。

时间栏：两个取值。当时，现在。

把进了账的这一半，排成一张表：六行（归因），八列（四个情态乘以两个时间），共四十八格。

加上同一性栏的那道门，还有几格是**门外**的：户头不在、户头满，账不进来，那里是不发生；还有一格，是户头在，可是三栏都不填，合上了账本，那是躲。

所以，总共是四十八格，加上门外的几格。

这是一个粗数。有人会说：同一性栏的强弱，也可以算成两个取值，那是九十六格。本书不这样排，因为同一性的强弱，改变的是账有多重，不改变账长成什么样；要是把它也算作一个轴，同一格里的羡慕和攀比，就被硬分成了两格。本章后面会说到这一点。

再说一句：**四十八格不是四十八种「情绪」**。每一格是一种记账的方式：户头在，账记在某一科目，用某一种语气，写在某一页。有的格子，日子里常常有人住；有的格子，几乎没有人住；有的格子，从逻辑上就住不了人。

◆ 二、总表

下面是总表。列是情态和时间，行是归因。有名字的格子，写上第六编里的心理；没有名字的格子，用「·」表示；本章后面要预言的五个空格，用括号暂标暂名。

归因科目 ＼ 情态 · 时间	可以 · 当时	可以 · 现在	本该 · 当时	本该 · 现在	不可能 · 当时	不可能 · 现在	已经 · 当时	已经 · 现在
S　只记结果	·	**羡慕**（额度满、只此一栏，叫**攀比**）	·	·	·	**自卑**（记在自己的样子上）	·	·
D　自己的路	**懊悔**	·	·	·	·	（来不及）	·	·
D　对方的路	·	·	·	**嫉妒**	·	·	·	·
E　土	（错生）	（迁想）	**怨**	·	·	·	·	·
偶然（含命）	（差一点）	·	·	**不服**	**认命**	·	·	·
F　各自的函数	·	**结网**	·	（懂而不平）	·	·	·	释然的不发生

注意看这张表的三个地方。

第一，**有名字的格子很少**。四十八格里，有名字的只有八格：羡慕（与攀比同住一格）、自卑、懊悔、嫉妒、怨、不服、认命、结网；再加上表里的一格不发生（释然的那一种）。十大心理，在表上只占了这么几格：因为羡慕与攀比同住一格，躲住在表外。

这是一个值得停下来看的事实：**十大心理里，有两对「邻居」，在表上住得很近**。不服（偶然·本该·现在）和嫉妒（D 对方·本该·现在）挨着，它们共用「本该」

与「现在」，只差一个科目；羡慕（S·可以·现在）和结网（F·可以·现在）挨着，共用「可以」与「现在」，只差一个科目；羡慕和懊悔，共用「可以」，一个向前，一个向后。

这几对邻居，在日子里也确实是近亲：羡慕与结网，只差一个科目，所以第 28 章说，结网不是变成另一种人，是同一笔账换一个科目重新记。

第二，**空格很多**。四十格上下，没有被日常语言命名。这里有一个很容易产生的误会，要先说开：没有名字，不等于没有人住。语言是粗的，日子是细的。一个格子没有名字，常常只是因为没有人把它单拿出来说过。

第三，**有的空格可能永远空着**。比如「S·已经·当时」：只记结果、语气是已经付清、记到当时。这个组合，账已经平了，还记它做什么？它只能是「不发生」的前身。有的格子，在逻辑上是死的。所以，在总表里，不能说「空着的都是还没命名的发生」，要说：空着的里面，有一部分是还没命名的发生，另一部分，是逻辑上不会有人住的死格。

怎么区分？本章后面给一个办法：**在日子里找到三个不同的人，说着同样结构的话，才算这个格子有人住**。

◆ 三、先说一个借来的比方：门捷列夫的空格

这个做法，不是本书发明的。它借了一个很有名的先例：门捷列夫的周期表。

一八六九年，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把当时已知的元素，按原子量的大小排成一张表，发现性质相近的元素，会周期性地出现。他排表的时候，有几处，按规律该有一个元素，可是当时没有人发现。他没有把表硬塞满，而是留了空格，并且预言：这几个位置上的元素，原子量大约是多少，性质大约像什么。他给它们暂时起名叫「类铝」「类硅」「类硼」之类〔核〕。后来，镓（一八七五年）、锗（一八八六年）这些元素，陆续被人发现，性质与他的预言相当接近〔核〕。

这个故事常被拿来说明一件事：**一张排得好的表，会自己告诉你，哪里空着，空着的地方，该有什么**。

这里要老老实实说清楚，本书只是借用这个做法，作方法上的类比，不是说账本的四栏，和化学元素有一样的权威。周期表的排序，靠的是原子序数这一个硬

量；四栏的排序，靠的是日子里的观察，硬度差得远。周期表的预言，可以用实验室里的光谱去验；账本的预言，只能在日子里一个人一个人地找。

所以，下面要做的，是一次**邀请**，不是一次宣布：本书从总表里，挑出五个空格，描写它们在日子里的样子，给出暂名。读者读到哪一个，觉得「这不就是我吗」，或者「我认识一个人就是这样的」，那个格子，就算有了第一个住户。

哪一个格子，一个住户也找不到，就让它空着。

◆ 四、第一个空格：来不及

位置：**D（自己的路）·不可能·现在**。

这一格，第 17 章已经提前露过面。它的样子是：户头开着（和同龄人比，和年轻时的自己比）；账记在自己走过的路上；语气是「不可能」；页面是「现在」，可写的。

用日子里的话说：**「这条路，我本来可以走，现在已经走不了了。」**

和懊悔比，它多了一层别扭。懊悔的页面是只读的，人知道改不了，死了心，疼是疼，可是一目了然。来不及的页面，是可写的，笔在手里，可是上面压了一个「不可能」的章。人不知道该不该落笔。

它的场景，大概是这样的。

一个四十八岁的女人，在学校里教了二十多年书。有一天，她在朋友圈里看见大学同学，在国外拿了博士学位，做了教授。她点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她当年也有机会读博，那年她选了结婚。这件事，她早就不悔了，真的不悔，因为后来有孩子，有家。可是此刻，她心里有一个很轻的声音：**我现在去，也来不及了吧**。

她没有悔，也没有嫉妒，也没有羡慕。她有的是一种很特别的东西：既不能往回走，也不敢往前走。

这样的东西，在四十岁到五十五岁之间的人身上，特别常见。它不像悔那样尖，不像羡慕那样飘，它像一个不上不下的石头，压在日子的中段。

本书暂时叫它：**来不及**。

它的出路，不在把「不可能」改成「可以」，那是鸡汤。出路在把「来不及」里面的「路」，拆成它的愿望，再问一问：哪个愿望，今天可写？比如，那位女教师想要的，其实是「被一个更大的学术世界接纳」，今天，也许有一个读书会，一个线上的合作，一份她自己写的教学笔记，可以让这个愿望有一个小小的地址。这一步，和第 17 章的「搬页」是同一个做法。

◆ 五、第二个空格：差一点

位置：**偶然（含命）·可以·当时**。

这一格，也是日子里很常见的。它的样子是：账记在运气上；语气是「可以」；页面是「当时」。

用日子里的话说：**「当时，要是运气稍微好一点，我就……」**

这句话，周老师最爱说：「你们俩当年就差那么一点。」

它和三种邻居都不一样。和懊悔比，懊悔怪的是自己的路，差一点怪的是运气；和不服比，不服是「本该」，这一次不算，差一点是「可以」，没有人欠谁；和认命比，认命是「不可能」，差一点是「可以」，门是开着的，只是当时没有走过去。

差一点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不疼，可是很久**。它不像悔那样尖，也不像怨那样冲，它像一首很短的老歌，隔几年，在某个地方又响起来。

场景：一个五十岁的男人，在自家的饭桌上说起年轻时报考一所学校，差三分。他说得很平静，甚至带着一点笑。那三分，是语文的一道作文题，他当时少写了一段。他说：「就差那么一点。」说完，他夹了一筷子菜，什么也没有发生。

可是他每隔几年，会说一遍。

这一格的特点，是**它不带债主**，所以不会长成嫉妒、怨，也不带自责，所以不会长成悔。它是一笔被记成了运气的、已经封了页的、不烫手的账。

本书暂时叫它：**差一点**。

要说它有什么危险，那就是它有时候会被一句话，从「可以」悄悄滑成「本该」：就差那一点，凭什么？这个滑，第 16 章说过。「差一点」要是一直停留在「可以」，它很可能就是一个人一生里很温和的一首老歌。

◆ 六、第三个空格：懂而不平

位置：**F（各自的函数）·本该·现在**。

这一格，有点特别，因为它放在了 F 这一行里，却用了「本该」的语气。

用日子里的话说：**「道理我都懂，我知道各人有各人的长法，可是我心里还是觉得，我们本来该一样。」**

这是很多读过书、想过事的人，会遇到的一种别扭。账记对了：记在 F，不怨天，不怨土，不怨人。可是语气没有跟上：「本该」还压在票面上，没有换。

场景：陈禾自己，在读完本书的前三编之后，很可能就会碰到这一格。他知道三十一分不是一个可以追的账，他知道各人有各人的工序，他在验收单上写过「还不会写」，也在周老师那一句电话里，认出过那个「该」字。可是有一天晚上，一个很小的消息，林川又发了一条什么，他心里那个小地方，又被点了一下。他对自己说：我懂啊，我都懂，为什么还是……

这就是懂而不平。

它的出路，不是再多懂一点，是把语气改一改。账已经记在 F 了，剩下的，是把那个「本该」换成「可以」。这个换，不能靠道理，因为道理已经够了；能靠的，是一点很小的、落在今天页面上的行动，让那张票有一个兑现的小地方。第 28 章要写的结网，一部分就是在做这件事。

本书暂时叫它：**懂而不平**。

这一格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它提醒读者，**「看见 F」不是终点**。看见之后，还有语气、时间要跟上。账本四栏，一栏对了，不等于四栏都对。

◆ 七、第四个空格：迁想

位置：**E（土）·可以·现在**。

用日子里的话说：**「要是换一片土，我也行。」**

它的样子是：账记在土上，可是语气不是怨（本该），是「可以」；页面不是当时，是现在。也就是说，一个人把差记在了环境上，同时觉得，环境是可以换的，换了，我也能。

它和怨很不一样。怨是把土冻成不公，土是冻住的；迁想里的土，是活的，是可以搬的。

场景：一个在小县城开了十几年小店的年轻人，每天晚上看着手机里的大城市，心里有一个念头，一个很实在的念头：要是我去了深圳，开同样的店，会不会更好？他在算：租金，客源，同行。他还没有去，也许永远不去。可是这个念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醒一次。

迁想里有一股很好的力气：它认定土不是死的，也认定自己不是被土锁死的。它离结网很近，只差一个科目（E 与 F）。可是它也有一个很容易踩的坑：**它容易把「换土」当成唯一的路**。第 9 章里写过的「搬去北京」那一种照搬，是它的一个典型：换一片土，我也一样。

迁想的出路，是把「换土」拆成两块：哪一块是真的需要换（比如一个行业的机会，只在某个城市里有），哪一块是可以在原来的土里长出来的（比如一种手艺，一种口碑）。

本书暂时叫它：**迁想**。

◆ 八、第五个空格：错生

位置：**E（土）·可以·当时**。

和迁想只差一个时间：迁想是现在，错生是当时。

用日子里的话说：**「要是当时生在另一个地方、另一户人家，我也可以……」**

这一句话，最常见的说法是「投错了胎」。它常带着一点自嘲，常常是玩笑。可是玩笑底下，是一笔真账：账记在出身上；语气是「可以」，不是「不可能」，也不是「本该」；页面是当时，封了页。

它和怨也不一样：怨有一个债主（土不公），错生没有债主，只有一个「要是」；它和认命也不一样：认命是「不可能」，错生是「可以」：门是开着的，只是我走进错的那一扇了。

场景：一个在城里长大的第二代农民工的孩子，在大学里，看着同宿舍从小学钢琴、出国游学的同学，他会在某个晚上，对着天花板想：要是我出生在他们那样的家里……这个想法，不烫，也不疼，是一块被磨得很光滑的石头，他自己都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开始揣着它的。

陈禾自己，高三寄宿的那些夜里，也有过一两回：要是家在县城，每天晚上能回自己的屋子，会不会……这里面，就有一点错生的影子。

错生的出路，要小心。因为它经常是一个玩笑，要是把它当成「病」去治，会很扫兴。它更像是一个标记：这里有一笔账，记在土上，被封了页。要是哪天这个玩笑不好笑了，要走到怨那边去了，那时候再看它。

本书暂时叫它：**错生**。

◆ 九、五个空格有没有人住

五个空格讲完了：来不及，差一点，懂而不平，迁想，错生。

现在要老实说一件事：**这五个暂名，本书没有做过任何调查**。它们是从表里推出来的，再用日子里一些常见的情形去对。有没有人真的住在这些格子里，要读者自己去核。

核的办法，前面说过：**在日子里找到三个不同的人，说着同样结构的话**。同样的结构，不是同样的词：不是三个人都说「来不及」，而是三个人，账都记在自己的路上，语气是不可能，页面是现在。

找到三个，这个格子就算有住户。找不到三个，就把它擦掉，或者暂时空着。

这里要补一句：**一个格子被找到，不等于它是一个需要治的东西**。差一点、错生这样的格子，更像是日子里温和的底色，不是毛病。总表的作用，是让人看见自己的账，住在哪里，不是给每一个格子都开一张处方。

另外，还有一个很实用的好处，是**命名本身**。

一个没有名字的东西，在身上，是一团说不清的东西。有了名字，它就变成可以看的、可以和别人说的。陈禾对苏敏说「我这几天有点来不及」，苏敏就知道，那不是悔，也不是羡慕，是中间那种东西。这个名字，是一个工具，不是一个标签。

用一句不太严谨的话说：**账本的格子，也是给人认路用的。**

◆ 十、两套定义法，对一对账

总表排出来了。现在要回过头，问一个方法上的问题。

王德生博士给本书定过一条方法：

「这是一个解构和建构的通用方法：从一个小事来进行具体的 SDE 解构，然后推广到普遍性 SDE。」

他还指出，从小事进去，有两条路：

「小事，可以从九宫格透镜来分析，也可以从 SDE 方法论：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来定义。」

两条路，一条是九宫格透镜，一条是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本书前面几章，大部分时候走的是第二条。这里要做一件事：**拿两条路各自走一遍四栏，看能不能对上。**要是两条路走出来的东西，能互相对上，那这张总表就有了两头的支撑；要是对不上，就要老实标出来。

先走**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这条路。

三原理，是一个三步的圈：①路与土起矛盾；②矛盾推动样子改变；③改变回过头改写路与土，并且记账。把四栏放进这三步里：

第一步，矛盾。在自我界里，矛盾是什么？是理念界的笃信的类比，撞上了现实界的差异。这个矛盾有没有发生，要看有没有户头：户头不在，两边不碰；户头满，两边合一；户头局部，才碰。所以，**同一性栏，管的就是第一步，矛盾有没有发生。**

第二步，改变。矛盾发生了，自我界里的「样子」要变，变成什么样子？这就是归因栏和情态栏：账记到哪一科目，用什么语气。记到 E 加「本该」，样子变成

怨；记到 D（对方）加「本该」，变成嫉妒。所以，**归因栏与情态栏，合起来管第二步，样子变成什么。**

第三步，回写与记账。样子变了，要回过头去改写路与土，并把账记下来。记到哪一页？这是时间栏：记到当时的只读页，回写写不进去，成为逆账；记到现在的可写页，回写才有落笔处。所以，**时间栏，管的是第三步，回写落在哪里。**

三步，四栏。一对一不整齐，是一对二（第二步管两栏），可是顺序是对得上的：先开户，再记科目与语气，最后落页。

再走**三方程**。S=F(D,E)，D=G(S,E)，E=H(S,D)。归因栏的五个科目里，S、D、E 三个，就是三条方程的三个变量；偶然与 F，是第四与第五个。这五个科目，其实是把三方程「哪一个变量被拿来解释差异」，加上「方程本身」，一并排成五格。

把三条方程各自的「输入—输出」放回来看：

S 科目，只盯着输出：他的 S 比我的 S 好。这是 S=F(D,E) 里只看左边的 S，不问右边的 D、E。

D 科目，盯着一个输入：D 不同，所以 S 不同。这是把 D 当成唯一的解释。

E 科目，盯着另一个输入：E 不同，所以 S 不同。

偶然，是说：D 和 E 都相同，S 却不同，一定有一个随机的东西。

F，是承认：D 与 E 相同，S 也可以不同，因为函数各自有各自的。

你看，五个科目，几乎就是把那个笃信（相同的 D、E 必出相同的 S）的五种破法，一一排了出来：S 不问来路，D 怪路，E 怪土，偶然怪随机，F 怪函数本身。**归因栏，就是三方程的一次完整的盘点。**

再走**六路径**。六路径是从哪一维起手：S→D→E，S→E→D，D→S→E，D→E→S，E→S→D，E→D→S。把它们放到四栏上，对应的是「哪一栏先动」。

羡慕，典型起手 S→E→D：先看见结果（S），再看见户头与土（E，也就是彼此缠着的条件），最后才问路（D）。所以羡慕的账，先落在 S 科目，再被户头撑住，路是最后才被问的，常常根本没问。

懊悔，典型起手 S→D→E：先看见结果，马上追问自己的路，土被放在最后，常常忘了。

不服，典型起手 D→S→E：先说「我的路没错」，再说结果不对，最后把土也扯进来。

嫉妒，典型起手 E→S→D：先觉得两个人本在同一片土里，再看见结果的差，最后去追对方的路。

四种心理，四种起手；起手不同，先落笔的栏也不同。这一点，第六编每一章里，都会具体写到。

所以，用「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这一条路走一遍，四栏是对得上的：同一性管矛盾，归因管三方程的盘点，情态与归因合管样子的变，时间管回写落页，六路径管先动哪一栏。

再走**九宫格透镜**这一条路。

九宫格透镜，是用「规范」与「模态」交叉出九格：规范有三种，对比、变化、分布；模态有三种，粒子、波、场。这是本书系列里另一把惯用的尺子。

把四栏放进去，试排一下：

对比，是一种规范：把两样东西放在一起，比出差来。同一性栏，管的就是「谁和谁放在一起比」；归因栏，管的是比出来的差，被放在哪一格。这两栏，大致落在「对比」这一行。

变化，是一种规范：一样东西，怎样从这一刻到下一刻。时间栏，管的是「当时」与「现在」，账页怎样变。这一栏，落在「变化」这一行。

分布，是一种规范：东西散在哪里，落在哪几处。归因栏的五个科目，其实是差异在五个地方的分布；情态栏的四个字，也是同一道差在四种语气里的分布。这两栏，又落在「分布」这一行。

这样，三种规范，把四栏分成了三堆：对比（同一性，归因），变化（时间），分布（归因，情态）。归因栏跨了两行，是因为它既有「比出来放在哪」（对比），又有「放成五格」（分布）。

模态这一头，粒子、波、场，试着对上情态栏的四个字：

「已经」，像粒子：确定的，落定了的，有一个位置。「可以」，像波：可能性在铺开，没有落定。「本该」，像场：一种弥漫在票面上的应当，到处都在，不属于哪一个点。「不可能」，是什么？它像是那三者都不是，像一个关上的口，哪一种模态也进不去。

这一段，本书要老实说：**这是一个试排，不是定论**。九宫格与四栏的对应，对得上的地方有一些（对比与同一性、变化与时间），对不齐的地方也有（归因跨了两行，「不可能」找不到模态）。这些对不齐的地方，不用硬凑，留着，等以后有人把九宫格透镜用到这张总表上，再细调。

可是有一点是清楚的：**两条路，走到同一张表上了**。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给出了四栏的顺序、起手与落页；九宫格透镜给出了四栏的分行与分类。两条路在同一件小事上交叉，互相印证，没有互相打架。

这也回答了王德生博士那个方法的第二半句：从一个小事（红榜前的三十一分）来做具体的 SDE 解构，然后推广到普遍性 SDE。从三十一分，拆出四栏；从四栏，排出总表；从总表，看见十大心理，也看见空格。**这是从小事到普遍的一条路**。

◆ 十一、埃克曼：几种基本情绪

下面，请近邻上场。第一位，是美国心理学家保罗·埃克曼。

埃克曼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做了一系列跨文化的研究，发表于一九七一年前后，一九七二年又有一篇很有影响的综述。他的结论，大意是：人类有几种基本的情绪，它们有相应的面部表情，在不同的文化里，是大致相通的。最常被引用的是六种：快乐，悲伤，愤怒，恐惧，厌恶，惊讶〔核〕。后来他又加过几种。

这套说法，影响了几十年。它说中了一件事，本书很看重：**情绪不是随心所欲的，有一些东西，在人类里是相通的**。一个南美山区没见过电影的人，和一个纽约人，看见一张愤怒的脸，大致认得出来。

本书与它分岔的地方，有三处。

第一处，是十种心理，不在他的名单上。羡慕，嫉妒，懊悔，怨，认命，自卑，攀比，不服，躲，结网，没有一种是基本情绪。你可以说，它们是由基本情绪搭出来的：嫉妒里有愤怒，懊悔里有悲伤，自卑里有一点厌恶。可是这样说，等于是把它们分解到最小的零件，十种心理之间的区别，就看不见了。嫉妒与怨，同样是愤怒加悲伤，可是它们在账本上，是两格。

第二处，是单位。埃克曼的基本情绪，是**状态**：此刻脸上是什么表情。本书的十种心理，是**发生**：一场完整的自我界里的 SDE，有显露，有念头的序列，有纠缠的条件，会发生，会固化，会退化。嫉妒不是一个瞬间的表情，是一场可以持续二十八年的事。

第三处，是数量。埃克曼的名单，是几种，一眼数得过来。本书的总表，是四十八格加上门外几格。这不是说本书比他「多」，是说本书的单位不一样：他数的是脸上的表情，本书数的是账的记法。

这里就有一个只有账本推得出的局面，在下面一节说。

◆ 十二、巴雷特：情绪是造出来的

第二位，是美国心理学家丽莎·费尔德曼·巴雷特。她在二〇一七年出版了《情绪是如何产生的》（英文书名 How Emotions Are Made），同年在期刊上发表了《建构情绪理论》〔核〕。

巴雷特的大意是：情绪不是大脑里预先装好的几个模块，不是一按按钮就跳出来的东西。情绪是大脑在每一刻，用过去的经验、身体的感受、当下的情境和**概念**，现场造出来的。她强调概念的作用：一个文化里有没有「某种情绪」这个词，会影响这个文化的人能不能把某种身体感受，造成那种情绪。一个没有「乡愁」这个词的地方，人也有想家，可是想家的体验，会不太一样。

她对埃克曼那一套，是正面反对的：没有哪几种情绪，有固定的脸、固定的脑区、固定的指纹。

这个说法，对本书有三个很重要的提醒。

第一，**命名是起作用的**。本书这一章，给五个空格起了暂名：来不及，差一点，懂而不平，迁想，错生。巴雷特会说：这些名字，不是在给一种本来就在的东

西贴标签，它们会帮助人把一团说不清的身体感受，造成一种可以认出来的东西。陈禾说「我有点来不及」，苏敏听懂了，这个词让那团东西，有了一个形状。本书认同这一点。

第二，**情绪的边界，不是天生的**。这也和本书的账本不谋而合：十种心理之间，没有一条生物学的界线，界线在账的栏目里：户头、科目、语气、页面。

本书与她分岔的地方，在这里。巴雷特的理论，在说「什么都是造出来的」的时候，有一个容易让人觉得「那么什么都可以造」的味道：既然概念是造的，边界是造的，那么情绪有多少种，要看文化愿意造多少。这条路，自己没有一个内部的结构，可以告诉你：**哪些格子应该有人住，哪些没有**。

本书的账本，多了这一个东西：结构。四栏是日子里的账本，每一栏有有限的取值，组合出有限的格子；有的格子日子里常住人，有的从逻辑上就住不了人。所以，本书可以说：来不及这一格，应该有人住，因为它的四栏取值是自洽的；而「S·已经·当时」这一格，不会有人住，因为它的账已经平了。

这是预言，不是描写。巴雷特的理论，擅长描写：情绪是怎样现场造出来的；本书的总表，试图预言：造出来的东西，会落在哪些格子里。

第三个提醒，也是本书很愿意接下的：**这些格子，也在被命名改变着**。一个社会，要是开始普遍说「懂而不平」，说的人多了，这个格子里的人，会更多地认出自己，也会更多地造出这一类体验。名字不是旁观的，是参与的。所以本书的总表，不是一张死的表，它会因为被使用而长。

◆ 十三、一个只有账本推得出的局面：把 31 分抽掉

前面请近邻各说了话。现在把他们放在一边，摆一个只有四栏总表推得出的局面。

这个局面，本书的几章会共用，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方式出场。这里给总表版本。

设想有一天，一个消息传来：林川当年的三十一分，被证有假。

不是整个高考成绩作废，只是这一道差，被证明不是它看上去的样子。也就是说，三十一分这个数，**突然不再是一个可靠的差**。

这个消息一到，总表上不同的格子，会有不同的反应。

先看有名字的格子：

羡慕（S·可以·现在）：账是只记结果、悬着向往。结果变了，向往的对象一下子没了着落。羡慕塌空：原来那个「到了那里」，不是真到了那里。

懊悔（D 自己·可以·当时）：账记在自己的路上，「当时要是……」。差是假的，那「当时要是」的账，就松了一口气：原来当时不是我的路没走好。懊悔松气。

不服（偶然·本该·现在）：账记在运气上，「这次不算」。现在消息来了，差是假的，不服的人会觉得：看，我就说有问题。不服舒坦。

嫉妒（D 对方·本该·现在）：账记到对方的路上，要他还。现在消息说他的分有假，这正是「来路不正」的证据。嫉妒幸灾乐祸。

这四种反应，是本书从一开始就给的判别局面。

再看**怨**（E·本该·当时）：账记在土上，土不公。消息来了，三十一分是假的，可是土还是土，家境还是家境，书房还是书房。怨基本不动。

再看**认命**（偶然冻成命·不可能·当时）：账记在命上，命里没有。消息来了，三十一分是假的，可是认命的人，本来就不信「差」可以被追回，他的「不可能」不依赖这个数。认命基本不动，甚至会说：就算是假的，我也这样了。

再看**结网**（F·可以·现在）：账记在各自的函数上。差是真是假，不是账的依据；他不动。

再看**自卑**（S 自己的样子·不可能·现在）：账记在自己的样子上，认定「我就是这样」。消息来了，他的样子没变，他会觉得：就算林川那三十一分是假的，我也还是我。自卑也不动，而且常常有一点说不出的怪：连这样的人，也是作假得来的，那我连「被他压着」的理由，也没有了，我到底算什么？

十大心理里，前面讲到的八种，四种动，四种不动。动的，是账**记在那三十一分上**的：羡慕，懊悔，不服，嫉妒。不动的，是账**记在别处**的：土（怨），命（认命），函数（结网），自己的样子（自卑）。剩下的两种：攀比与羡慕同住一格，随羡慕一起塌，它押在一个对比上，对比的那一头塌了；躲合上了账本，消息传不进去，所以不动，只是躲的人，又多了一件要躲的事。

这一点，是用总表推出来的：看一笔账记在哪一栏，就知道它依不依赖这个消息。

现在把同样的消息，拿去问五个空格。

来不及（D 自己·不可能·现在）：账记在年龄与时间上，记在「现在已经走不了」上。三十一分是真是假，和他今天四十六岁这件事，毫无关系。来不及，一点也不动。

差一点（偶然·可以·当时）：账记在运气上，「就差那么一点」。消息来了，说三十一分是假的：那么「差一点」，可能是「差得不多」了。差一点会动，会往另一个方向动：原来差的，没有那么多。

懂而不平（F·本该·现在）：账记在函数上，可是语气是「本该」。三十一分是假的，那他的「本该」，有了一个新的依据：本该一样，本来就是一样，只是分数骗了人。他的不平，不但不消，反而会变强：「你看，我们本来就差不多。」这和结网（F·可以·现在）不同：结网不依赖这个数，懂而不平会被这个消息抓住。

迁想（E·可以·现在）：账记在土上，要换土。消息来了，不关换土的事。不动。

错生（E·可以·当时）：账记在出身上。三十一分是假的，出身不变。不动。

所以，五个空格的反应，是：来不及不动，差一点往轻处动，懂而不平往重处动，迁想不动，错生不动。

这一组反应，有一个很难得的好处：**它在空格上，可以被验证**。如果日子里真有「来不及」，那么它不会随着任何与林川有关的消息而动。要是有人宣称自己「来不及」，却一听见林川的消息就起伏，他住的，恐怕不是这一格。

这个局面，对四位近邻，都很难回答。埃克曼的基本情绪，要问的是此刻脸上的表情：对三十一分是假的这个消息，十种心理，没有一个会在他的名单里被分开。巴雷特的建构，可以说「每个人造出来的不同」，可是她给不出「哪几种会动，哪几种不会」。门捷列夫的比方，只负责告诉你：表上空着的格子，应该有什么。只有四栏的总表，能说：消息来了，动哪一格。

因此，这是本章最站得住的一个判别：**看一笔账记在哪一栏，就知道一个消息能不能把它推动。**

◆ 十四、在表上走一步

总表还有一个用处，是画出**路**。

表上相邻的两格，只差一栏。从一格走到相邻的另一格，只需要改动一栏。这就给了「怎样转成别的发生」一幅很具体的地图：改一栏，走一步。

先从羡慕（S·可以·现在）出发。

改科目，从 S 改成 F，走到结网（F·可以·现在）。这一步，只动了一栏。这就是为什么第 28 章说：结网不是变成另一种人，是同一笔账，换一个科目重新记。

改语气，从「可以」改成「不可能」，走到自卑（S·不可能·现在）。这一步，也只动了一栏。这解释了日子里一个很常见的滑动：长期悬着的向往，一旦被「我哪配」压上一个章，就成了自卑。

改语气，从「可以」改成「本该」，走到（S·本该·现在）。这一格，表里没有名字。它大概是一种「不甘」：只记结果，不问来路，可是觉得我本该在那儿。它离嫉妒和不服都近，只差一个科目。

要走到懊悔（D 自己·可以·当时），要改两栏：科目 S 改 D，时间现在改当时。所以羡慕到懊悔，是两步。这也是王德生博士说的：羡慕总是和偶尔的悔连着。连着，也就是两步之遥，要一个类比落下来，才走得过去。

再从嫉妒（D 对方·本该·现在）出发。

改科目，从 D 对方　改成偶然，走到不服（偶然·本该·现在）。一步。嫉妒与不服，在日子里是一对很容易互相转的邻居：账记在对方的路上，受不了的时候，换成「他运气好，这次不算」，嫉妒就软成了不服。

改语气，从「本该」改成「可以」，走到（D 对方·可以·现在）。这一格，没有放进十大心理，因为它不是一种心理，它是一种做法，叫学步：他走的那条路，我也可以走。第 9 章要写它怎样落空。

改科目与时间，从 D 对方　改成 E，现在改当时，走到怨（E·本该·当时）。两步。这也解释了怨在日子里，常常是嫉妒磨久了以后的样子：对方那个具体的人，磨着磨着，成了一整片土。

再看**认命**（偶然·不可能·当时）。

改语气，从「不可能」改成「可以」，走到差一点（偶然·可以·当时）。一步。这就是第 25 章要说的两种认命：一种冻住的，在这一格里不动；另一种看见 F 的，在这一格旁边，像把章轻轻揭开了一角，露出一个「差一点」。

最后，看一格没有名字的、却非常要紧的格子：（D 自己·可以·现在）。

这一格，是第 17 章的「如果现在」：账记在自己的路上，语气是可以，页面是现在。它在表上是空的，为什么？

因为它住的不是一种心理，而是一种**做事**。这一格里，账已经往可写的页面，写了字：我现在，在自己的路上，可以做一点什么。它不是回应，是行动。所以第六编的十大心理里，没有它。

可是它在总表上，和懊悔紧挨着：改一栏（当时改现在），懊悔就走到这一格。这就是第 37 章的主题。这也是整张表里最重要的一步：**从悔走到动手，只差一栏**。

画出这些步子，会发现一件事：

同一个人，可以在表上沿着相邻的格子走。陈禾这些年，有时住在羡慕，有时滑到不服，有时落到差一点，有时偶尔住进懊悔。他没有「换性格」，他只是在表上，一栏一栏地被日子推着走。

也因此，要把一格里的东西挪到别的格里，最便宜的办法，不是去「改变自己」，而是找到那一格和目标格之间，差的是哪一栏，然后只去动那一栏。户头最难动，科目不太好动，语气比较容易，时间最容易。

最后补一句关于「死格」的话。表里有一些格子，从逻辑上就住不了人，比如「S·已经·当时」，账已平，还记什么。但也别急着给它们判死刑。日子是会拐弯的：一个平了的账，有时候会被一个新的类比重新翻开。那时候，原本的死格，就醒成了一格新的住户。总表上的「空」，有三种：还没命名的，永远住不了人的，和暂时睡着的。分清它们，要靠日子，不靠一次推演。

◆ 放回日子里

周四下午，陈禾去见了老板。

他没有提北京，也没有提三十一分。他拿了一张纸，上面写的是他这几年带过的三个项目，每一个，写了规模、难点、做对的两件事、做错的一件事。老板看着，没有打断他，看完以后，说：「你这个人，我早就想让你带一个整的。」

老板说的「整的」，是公司明年要接的一个区级的大型安置房，三标段。「你要不要试试？」

陈禾说：「我想试。」

他走出老板办公室，在楼梯拐角站了一会儿，没有马上下楼。

他在想：这是不是「来不及」那一格里，落下的第一个字？不是去北京，不是和谁比，是一个今天、在长沙、手边的事。写完以后，那个小小的东西，还是没有消失，他心里还是会有一块地方，偶尔被什么点一下。可是点的位置，和以前不太一样了：以前点在「三十一分」，现在点在「这个项目要不要做好」。

他回家，苏敏正在厨房，小苒在看电视。他把那张验收单拿出来，铺在茶几上。

「又画？」苏敏探出头。

「这回画四栏。」他说，「户头，科目，语气，页面。」

他在纸上画了一个很粗糙的表，六行八列，没有写名字，只写了几个已经知道的：羡慕，懊悔，不服，嫉妒。又在三个格子里，写了三个暂名：来不及，差一点，懂而不平。

小苒走过来，看了一眼：「这是什么？」

「一张表。」陈禾说，「有的格子有人住，有的没有。」

「像周期表。」

「对，像周期表。」

小苒指着其中一个格子，说：「这个，『差一点』，是不是班主任天天说的那种？」

「你班主任说什么？」

「他说，别人差一点就上了，你们要吸取教训。」

陈禾和苏敏对视了一眼，没有说话。

「这个，」小苒又指一个，「『来不及』，是不是你？」

陈禾愣了一下，笑了：「现在好一点了。」

现在给你一个明天能试的小办法，叫**认住户**。

拿一张纸，画六行八列，不用画得好看。行写：只记结果，自己的路，对方的路，土，运气，各自的函数。列写：可以·当时，可以·现在，本该·当时，本该·现在，不可能·当时，不可能·现在，已经·当时，已经·现在。

然后，回想你最近一个月里，让你不舒服的三件事。每一件，问四个问题：这个户头在不在？账记在哪一行？语气是哪一个字？记在当时，还是现在？

四个问题答完，在表里找到那个格子，打一个点。

看一看三个点落在哪里。有没有在同一格？有没有一个落在了没有名字的格子？

落在没有名字的格子里，你可以给它起一个暂名，写在旁边。这个暂名，只是你自己的一个工具。

还有一个收尾的提醒，给拿着这张表的人。

总表是用来认路的，不是用来对号入座的。不要拿它去给别人下结论：「你这是不服」「他这是嫉妒」。一个人的账，别人看不到栏目，也看不到语气，只有他自己，在安静的时候，才有可能找到。总表放在桌上，是给自己对账用的；放在别人面前，就成了一个标签。标签一贴上，那个格子就被冻住了，而本书从头到尾想说的，是格子也在发生，也会被改记。

所以，这张表最好的用法，是每隔一阵子，拿出来，把自己上次打的点，和这次打的点，放在一起看。点动了，说明账在走；点没动，说明那一格里，有一件事，值得多看一眼。

带 走 的 话

四栏合起来排成一张表，有名字的格子只占一小部分，空着的格子里住着一些还没有名字的发生；看一笔账记在哪一栏，就知道哪个消息推得动它。

小　账

这一章里，回写是落下了，还是悬着？落下了。第五编四栏的合表落下来了，五个空格有了暂名；它们住没住人，要读者去核。

本书要防的笃信：「心理就是那几种基本情绪」「有名字才算有这回事」——本章在哪里防住了它？——在总表里，十种心理只占几格，其余的格子，在日子里一个一个地等着被认出来。

想 一 想

1. 最近一个月里，让你不舒服的三件事，落在总表的哪三格？有没有落在没有名字的格子里？
2. 五个暂名里，哪一个像是你认识的人？你能找到三个说着同样结构的话的人吗？
3. 你给某个说不清的感觉，起过一个自己的名字吗？起了名字以后，它有没有变得好拿一点？

◆



第　六　编

人间十大心理：十种自我 SDE 的发生

编　序

这一编十章，是全书的中心。

笃信的理念类比和现实的差异发生形成矛盾，导致不同的自我 SDE 的发生。十大心理不是十种情绪状态，每一种都是自我界里一场完整的发生，有它显出来的样子，有它一步步的念头，有它缠着的记忆和关系。笃信忘了什么，就发生出什么：忘了函数，发生出羡慕（第 19 章）、不服（第 20 章）、攀比（第 21 章）；忘了行走，发生出懊悔（第 22 章）、嫉妒（第 23 章）；忘了回写，发生出怨（第 24 章）、认命（第 25 章）、自卑（第 26 章）、躲（第 27 章）；验过信、记得了的，发生出结网（第 28 章）。

每一章都回答同一个问题：那张期票为什么没兑现？十种心理，是十种不同的解释。

19

第 19 章

羡慕：还能兑现

◆ 一、散场以后

2023 年 11 月，毕业二十五年的同学会，摆在长沙一家酒店的二楼。

陈禾是从工地直接赶过去的。外套袖口上还有一道灰，是下午看浇筑时蹭的水泥。进门的时候，他在门口站了一下，把那道灰拍了拍，没拍掉。

首桌坐着周老师，七十多岁了，头发全白，说话还是当年教室里那个调子。看见陈禾，他抬手招了招，说的还是那一句：

「你们俩当年就差那么一点。」

他是对着陈禾和林川两个人说的。林川坐在斜对面，笑了笑，说：「周老师，您记性真好。」

满桌的人都笑了。陈禾也笑了。

这句话周老师说了二十多年，每次说完，桌上都是这样一阵笑。笑完了，话头就转到别处去。

饭吃到一半，话头转到了林川身上。有人问北京的房价，有人问他是不是常出国。林川端着茶杯，说得很平淡：现在带着一个几十人的团队，一年有一百来天在路上，下个月又得飞一趟美国。

「累。」他说，「真是累。」

桌上有人说：累也值啊。

陈禾说：我也是，天天在工地，一年到头见不着家。

这句话说出来，又引来一阵笑。

散场的时候，大家在酒店门口互相拍肩、加微信、约下次。林川的车来了，他挥了挥手，上车走了。

陈禾打了辆车回家。

一路上他没有说话。司机放着电台，女主播在讲一个购房节目，他听了半天，一句也没听进去。

到家已经快十一点。苏敏睡了，玄关留着一盏灯。他洗了脸，躺下，睁着眼。

天花板上有一块路灯映进来的光，一动不动。

两点钟的时候，苏敏翻了个身，含含糊糊问了一句：怎么还没睡？

「没事，酒喝多了。」

他其实没有喝多。他也说不出自己为什么睡不着。

没有谁欺负他，没有谁说错一句话。林川从头到尾客客气气，还主动给他倒过一杯茶。饭桌上没有一句话是冲着他来的。

可是他躺在那里，胸口有一个地方，一阵一阵的，又酸又亮。

酸，是因为那句「一年一百来天在路上」。他听见的时候，心里立刻冒出一句：那是苦。可这句话刚冒出来，后面就跟了另一句，轻轻的，他自己都没听清：可是那是北京啊。

亮，是因为周老师那句「就差那么一点」。那句话今天晚上有点不一样。往常它只是一句老话，今天它像一盏灯，在黑屋子里被人拨亮了一下。

就差那么一点。

那么，是差了哪一点？

他躺着，没有回答。窗外有一辆夜班的垃圾车开过去，铁桶撞在一起，响了一阵，远了。

这一夜的事，很小。小到明天早上起来，他会照常去工地，照常给施工队开例会，没有谁会知道昨晚有过这么一阵。

本书叫它羡慕。

这一章要问的，只有一件事：这一阵又酸又亮的东西，到底是怎样一步一步发生出来的，它忘了什么。

◆ 二、这不是缺什么

先把一个最顺口的说法放到一边。

常说羡慕，就是看见别人有，自己没有，心里想要。

这个说法一碰到陈禾的这个夜晚，就有几处对不上。

第一处：陈禾并不想要林川的东西。林川的房子在北京，陈禾没有去北京买房的打算；林川的车、林川的团队、林川一年一百天在路上的日子，让他选，他一样都不会选。他要是真被塞进林川的日子里过上一个月，大概第三天就想回长沙，回工地，回那碗楼下的米粉。

第二处：电视里有人比林川有钱得多，有人上了市，有人登了杂志。陈禾看见这些人的时候，心里什么也没有，最多是「哦」一声。可是林川一年一百天在路上这一句话，就让他半夜睡不着。

第三处：要是现在有人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去北京，工资是现在的三倍，他多半要先问一句：我老婆孩子呢？

想要，是冲着东西去的。可陈禾这一阵，不是冲着东西去的。

那么它是冲着什么去的？

王德生博士说：

「羡慕的发生，总是隐藏着一种'未发生的类比可能性'作为一种潜意识渴望。」

这句话分三层读。

头一层：羡慕里面藏着一个「可能性」。这个可能性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它没有发生。它不是已经有的东西，也不是已经失去的东西，它是一件本来可以发生、却没有发生的事。

第二层：这个可能性不是摆在桌面上的。它是「隐藏」的，是「潜意识渴望」。也就是说，陈禾自己都没有看见它。他以为自己只是睡不着，他不知道自己心里有一张没有拆封的单子。

第三层：这个可能性有一个名字，叫「类比」。类比的意思，是拿两样东西放在一起，说：这一个，和那一个，差不多。

那么「未发生的类比可能性」说的就是：我和他差不多，所以他有的，我本来也可以有，只是这一回，它没有发生在我身上。

陈禾半夜里那一阵酸亮，翻成大白话，大概是这样一句话：

「我们差不多的，他能到那里，我本来也可以。」

这一句话，他从来没有对自己说出口过。

你看，它不是一个念头，是一个沉在下面的前提。念头是浮在上面的，今晚的念头是「那是苦」「那是北京」。念头的下面垫着一个前提，那个前提说：我们差不多。

王德生博士接着说：

「如果 SDE 洪流（=人）没有任何类比性，羡慕不会发生。羡慕是一种隐藏的类比性。」

这是一个很硬的断语，可以拿来验。

如果你和他之间一点类比的可能都没有，羡慕就发不出来。你不羡慕鸟会飞，不羡慕首富有岛，不羡慕明星上了春晚。这些人和你之间，有一道断了的桥，你连想都没想过从那边走过来。

可你会羡慕同班同学，同一个小区的邻居，同一年进公司的同事。他们和你之间，有一道细细的、没有拆掉的桥。桥上有「我们差不多」这四个字。

羡慕是一种隐藏的类比性。这句话的意思是：桥还在，就有羡慕。

桥一断，羡慕就没了。

所以陈禾不是缺什么。陈禾是看见别人走过了一道他以为也能走过的桥，而他自己，没有走。

◆ 三、一张没有兑现的期票

这座桥是什么时候架起来的？

不是同学会那天晚上，是二十五年前，甚至更早。

高三那一年，陈禾和林川的模拟考成绩一直前后脚，常常只差几分。周老师在讲台上念排名，念到他们两个，总是一个接一个。班里有人开玩笑，说这两个人是一对。

这个「差不多」，是那一年一次一次落下来的。落到后来，它不再是一个说法，它成了一个习惯。习惯再往下沉，就成了一个看不见的前提：我们差不多。

这个前提，是一个信。信，就是笃信。

前面几编，本书已经讲过这个笃信的根：相信一样的起点、一样的土、一样的路，就该有一样的结果。这一编往下走，要看的是：当这个笃信撞上现实，自我界里发生了什么。

先把一个比方摆在桌上。

这个笃信，像一张期票。

开票的是理念界：「我们差不多，所以将来也该差不多。」这张票，是陈禾二十五年前就拿在手里的，他自己都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收下的。

到期的日子，是1998 年 7 月，红榜那一天。到期以后，现实界这边的账，是这样落的：林川比陈禾高31 分，林川去了北京，陈禾去了湘潭。

票没有兑现。

王德生博士这样说：

「即笃信理论界的一种类比，而现实界这个类比并没有兑现，于是自我界产生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回应和解释。」

没兑现，是一件事。没兑现以后，怎么回应、怎么解释，是另外一件事。

一张没兑现的票，落到手里的人身上，可以有很多种处理法。

可以说：这张票是假的，我本来就不该信。

可以说：这张票是真的，是我当时没拿去兑。

可以说：这张票是真的，是邮路出了差错，下回再兑。

可以说：这张票是真的，是那个收票的人截了我的钱。

可以说：这张票是真的，是出票的人不公平。

还可以说：算了，我不看这张票了。

这些说法，每一种，都是一种回应。本书说的十大心理，就是十种这样的回应。

羡慕是其中最软的一种。

它的回应是：这张票，还能兑。

注意这一句，每一个字都重要。

它不说「这张票作废了」，也不说「这张票被谁劫了」。它只说：还能兑。至于什么时候兑、怎么兑、拿什么去兑，它一概不说。它把到期日往后推，推到一个没有写日子的将来。

在账本上，这叫展期。到期没付，不撕票，也不追债，说一声「再等等」，往后挪。

陈禾半夜那一阵又酸又亮，酸的是票到期了没兑，亮的是「再等等」这三个字。

这两样东西同时在，就是羡慕的味道。

◆ 四、一场小发生

接下来要换一副眼睛看羡慕。

我们平常说羡慕，把它当成一种情绪。「我有点羡慕」「我羡慕得不行」，好像它是一块放在心里的石头，有时重一点，有时轻一点。

本书不这样看。

本书这一编的头一句话，王德生博士是这样定的：

「对这个'忘了什么'的不同性，就会产生不同的'自我 SDE 发生'，就是比如羡慕，懊悔，这些都是'自我 SDE 的发生'。」

「自我 SDE 的发生」，这几个字要拆开说。

SDE 是本书一直用的那把尺。它把任何一件正在发生的事，拆成三样：

显露（S）：显出来的样子，能被认出来的结果。

差异序列（D）：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路，这里指念头走过来的先后。

纠缠网络（E）：缠在里面的土，也就是让这件事能发生的那一团处境、记忆和关系。

任何一件事发生，都是这三样一起动。

同学会那天晚上，是一场发生：陈禾、林川、周老师、一桌的人，三样都在动。这是外面的一场。

陈禾半夜睡不着，是另一场发生。它也有显露，也有一步一步的念头，也有缠在里面的土。这是里面的一场，嵌在外面那场的里头，像一个小套娃。

羡慕，就是这个里面的一场。

所以，不能把羡慕当成一块石头。石头是现成的，一块放在那里，你来看就是了。羡慕是会发生、会长大、会稳下来、也会散掉的。它有开头，有中间，有结尾。它像一棵小树，不像一块石头。

先看它的显露。

陈禾那天晚上，显出来的样子是：

胸口那个地方，一阵一阵，又酸又亮。

嘴上说的话，是「真挺好的」「累也值啊」，和心里的话隔着一层。

手，在黑暗里伸向了枕边的手机。他按亮屏幕，翻开同学群，翻到同学转发的一张照片，那是饭桌上拍的合影，林川站在最边上，笑得很收敛。他看了一会儿，把屏幕按灭。过一阵，又按亮。

然后是睡不着，翻身，看天花板上那块光。

这四样，是羡慕的显露。它不是一个词，是一串能看见的样子：胸口一点酸亮，嘴上一句场面话，手里一个反复亮灭的屏幕，眼睛对着天花板。

再看一点：显露里有一个小细节，很容易被漏掉。

陈禾翻手机，看的是林川的合影，不是看林川的房子，也不是看林川的职位。他看的，是林川站在人群里的那个样子。

他在看一个人。准确地说，他在看一个和自己「差不多」的人，现在站在了一个什么位置上。

这个细节，下面几节还要回来。现在先留着。

◆ 五、念头是怎样一步一步走的

显露是看得见的一层。再往下，是念头的先后。

陈禾那天晚上，心里走过了五步。每一步，都有一句话冒出来。这些话他自己没有记下，可是只要把那天晚上放慢来看，它们的先后是很清楚的。

第一步：听说。

「一年一百来天在路上。」

这一句从饭桌那边飘过来，落进耳朵。当时桌上有十几个人在说话，杯碗在响，这一句并不比别的话更响。可是别的话都过去了，只有这一句留了下来。

留下来的，其实不是这句话的意思，是林川说这句话时的那个位置：一个在路上飞来飞去、被人等着、被人需要的位置。

这一步，本书叫它「听说」。注意它的起手：念头不是从陈禾自己的日子里起的，是从别人身上显出来的一个样子里起的。

第二步：回看。

「当年他也不过就是……」

这句话没有说完。后半句不用说，陈禾自己知道是什么：当年他也不过就是坐在我前面一排，考试前跟我借过笔记的那个人。

念头一下子退到了1998 年。模拟考的排名表，周老师念名字的声音，红榜上那一排字，县一中门口的太阳。这些东西，一件一件，从记忆里站了出来。

这一步，本书叫它「回看」。它把缠在里面的土翻了起来，土里有一条细细的线，把陈禾和林川拴在一起。

第三步：我们差不多。

「我们差不多的。」

这一句，白天从来没有出现过。可是在夜里，在回看以后，它被拨亮了。

前面说过，这一句是沉在下面的前提。平时它躺在底下，不出声，像地基。只有在被什么东西碰一下的时候，它才浮上来，变成一句能听见的话。

同学会那晚，碰它的东西有两样：一样是林川那句「一年一百来天」，一样是周老师那句「就差那么一点」。两样合在一起，把「我们差不多」这块地基翻了出来，晾在了夜里。

第四步：我也可以。

「那他能，我也可以。」

注意这一句里的「可以」。它不是一个计划，也不是一个决定。它里面没有任何具体的动作：怎么可以？从哪里可以？什么时候可以？一概没有。

它只是一个情态，一个「可以」的味道。

这一步，是整场羡慕里最甜的一步。陈禾在这一步上，胸口那个「亮」就出来了。一个「可以」，一下子把二十五年前的红榜和今天的天花板连了起来，好像那张票并没有真的作废，它只是还在路上。

第五步：停住。

后面没有第六步了。

念头走到「我也可以」，就停在了那里。它没有往下走到「怎么可以」，因为「怎么」两个字一出来，就会撞上一堆很硬的东西：一家三口的日子，工地上的责任，房子的贷款，老家的母亲，还有四十六岁这个年纪。

撞上这些，「可以」就要被问一问「真的吗」。所以念头在撞上之前，自己停住了。

停住不是谁拿定主意停的。是这一串念头走到这里，没有再往下走的路。它悬在半空，像一张没有写日期的票。

这五步合起来，是一串很有形状的序列：

听说，回看，我们差不多，我也可以，停住。

你可以拿自己的一次羡慕对着看一遍。大多数羡慕，都是这五步，短一点，或者长一点。

再看一点：这串念头的起手，在哪里。

它从「别人的样子」起手，不从「自己的路」起手。头一步是听见林川站在什么位置上（显露），第二步才把缠着的土翻起来（红榜、周老师、同班），最后才有念头往自己身上推（我们差不多，我也可以）。

用本书的话说，这是 S→E→D：从别人的显露起手，经过土，落到念头的路上。

注意它没有从陈禾自己的路起手。如果从自己的路起手，就会先问：我这二十五年是怎么走的？走到哪一步和他岔开的？这样问，是另一场发生，那是后面第 22 章懊悔的路子。羡慕不走这一条。羡慕先盯着别人的结果，再回头找自己和他的相同处。

◆ 六、缠在里面的土

土，说的是羡慕缠着的那一团东西。

这一晚，缠在陈禾这场羡慕里的东西，至少有这几样。

红榜。 1998 年 7 月，县一中门口。那一天的太阳、人群、红纸上的墨字，缠在里面。31 分，也缠在里面。

周老师。 他的「差不多」「就差那么一点」，是这团土里最肥的一块。二十多年里，每说一遍，就给这块土上一遍肥。

同一个班。 同一间教室，同一张排名表，同一个冬天。这是桥。

家里的账。 房贷还没还完，苏敏的工资，小苒明年的学费，老家母亲每月寄回去的钱。这些东西，在陈禾夜里翻手机的时候，是安静地站在床边的。

四十六岁。 这个岁数，不是一个数字，是一块土。它的意思是：很多路已经不是想走就能走的了。

同学群。 林川自己从不发什么，可是同学转发的那张合影，就在手机里。它是一盏随时能被点亮的灯。

你看，这些东西，没有一样是羡慕「发出来」的，可是每一样都在里面缠着。

缠得最紧的，是前三样：红榜、周老师、同一个班。它们合起来，是那条细线，线的一头系着陈禾，另一头系着林川。

线越紧，羡慕越容易发。线断了，就不发了。

想一想，为什么陈禾从来不羡慕那位上了春晚的明星，也不羡慕那位在杂志上讲创业故事的企业家？因为陈禾和他们之间，没有这样的一根线。没有红榜，没有周老师，没有同一间教室。

有线，就有羡慕可以发的地方。

还有一点，容易被忽略：这一团土，不是躺在那里不动的。它也在被这场羡慕改写。

陈禾第二天回想起红榜的时候，红榜已经有一点不一样了。昨天他想起红榜，想到的是「31 分」，一个数字。今天他想起红榜，想到的是「那31 分后面，林川一年一百来天的路」。数字后面，被挂上了一个飞机的影子。

这就是三原理里的第三步，回写。羡慕一发生，就悄悄回头，改了一点红榜的读法。

不过，它改了，却没有记账。记不记账、记到哪里，是下面几节的事。

◆ 七、忘了什么

现在可以问本章最要紧的一句：这场羡慕，忘了什么？

先把本书说的「忘」交代清楚。

本书说的「忘」，不是脑子里一件事想不起来，是一场发生里，有一样东西没有被放进账里。就像一桌饭里，少了一道菜，大家照样吃得很饱，可是桌上的人谁也不知道少的是哪一道。

羡慕少的那一道，是函数。

先看方程。

三条方程里，头一条是 S=F(D,E)。大白话是：一个东西显出来的样子（S），是由走过的路（D）和缠着的土（E）经过一道工序（F）做出来的。

F，就是那道工序，本书叫它「中间那只看不见的手」。

笃信的类比，信的是什么？王德生博士说：

「这个笃信，其实就是对三方程的笃信，即相信相同的 D 和 E，一定会产生相同的 S。而忘记了那个隐藏的函数，即 S=Function(D, E) 的 Function。」

陈禾半夜里那一阵，用这句话来读，就清楚了：

他看见林川的 S（北京，团队，一年一百天在路上）。

他回头看了自己和林川的 D 与 E（同班，差不多的成绩，差不多的起点）。

然后，笃信开口了：这两样既然差不多，那么那一样也该差不多。

这时候，被忘掉的，是中间那道工序：林川的 D、E 经过林川自己的 F，做出了林川的 S。陈禾的 D、E 经过陈禾自己的 F，做出的是陈禾的 S。两只手，各是各的手。

笃信把两只手并成了一只。

这一步，本书叫「方程忘了函数」。王德生博士还说过，笃信的类比主要发生在哪里：

「笃信的类比主要是发生在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的输入和输出的关系。」

羡慕在这句话里的位置，是三方程的输入与输出。输入是 D 和 E，输出是 S。羡慕的笃信，说的是：输入差不多，输出该差不多。它盯的，是输出。

再看三界。王德生博士把整个场面这样定了位：

「笃信的类比发生在理念界；差异的发生出现在现实世界；二者的碰撞引发了自我世界的回应。」

放进陈禾这一晚：

理念界里，有一张「我们差不多」的期票，笃信在这里发生；

现实界里，有那31 分、北京、团队、一百来天，差异在这里发生；

两边一碰，自我界就回应，回应出来的，是一阵又酸又亮的东西。

那么，为什么忘了函数，会发生出羡慕，不发生出别的？

要看忘了函数以后，有几条路可走。

忘了函数，差异就出现了一个没有解释的缺口：明明差不多，怎么结果不一样？这个缺口，必须有个东西来填。

填法一：说差异是假的，是偶然，这一次不算。——这样填，发生出来的是不服，下一章写。

填法二：说差异是我自己当年少做了什么。——这样填，发生出来的是懊悔，第 22 章写。

填法三：说差异是对方做了不该做的事，抢了我的。——这样填，发生出来的是嫉妒，第 23 章写。

填法四：什么都不填。把缺口留着，只看着那个位置，说：他在那里，我也可以到那里。

第四种，就是羡慕。

羡慕是四种里最「省事」的一种。它不解释差异，不追究责任，不改账，也不撕票。它只是盯着输出，说：还能到。

这就是为什么羡慕是方程忘了函数里最轻的一种：函数被忘了，缺口没有被填，整个笃信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一点没伤。

它甚至保存得有点太好了。

◆ 八、四栏怎么记

现在可以把羡慕放进账本。

本书的账本有四栏：同一性栏，归因栏，情态栏，时间栏。每一种心理，在这四栏里的取值不同。

羡慕的四栏是这样记的。

同一性栏：在，局部，而且强。 「我们差不多」的想象，不仅在，还很强。这是羡慕能够发生的前提。一旦这一栏空了，账就不进来。

归因栏：S。 这一栏是写「差异记在哪一笔」的。差异可以记在 S（结果本身）、D（路）、E（家境、世道）、偶然、F（各人有各人的函数）这几科里。陈禾那一晚，只记了第一科：S。他没有说是运气，没有说是自己当年懒，没有说是他家有条件，也没有说是各人的函数不一样。他只是看着那个差异，说：他在那里，我不在。

差异，就记成了一个位置的不同，没有往路里追，没有往土里追。账只落在显露这一科，别的科目都空着，所以悬着。

情态栏：可以。 不是「本该」，不是「不可能」，是「可以」。这一栏的字，是羡慕和嫉妒的分水岭。「可以」的人，心里是亮的。「本该」的人，心里是紧的。第 16 章要专门写这一栏。

时间栏：现在。 羡慕的账，是记到今天的：他现在在那里，我现在也还可以。羡慕不往回翻，翻回去是懊悔。

四栏合起来，账是这样的：

> **户头：林川（同一性：在）**
> **科目：S，他的位置（归因：S）**
> **摘要：我也可以（情态：可以）**
> **到期：待定，仍在现在（时间：现在）**

这是一笔挂着的账。

账病是什么？本书叫它**悬账**。

回写的意思，是改写加记账。羡慕这一晚，改写发生了一点点（红榜的读法变了），可是账没有记实：没有记到哪一科，没有定到期日。回写悬在半空。

悬账的毛病，是它不会自己了结。

陈禾第二天早上去了工地，开例会，处理一个钢筋间距的争议。白天他把这件事忘了。

可是账没有消。账只是被工作盖住了。下一次林川发一张照片，下一次谁说一句「北京」，这笔账就会被翻出来，又挂一次。

每一次翻出来，上面的利息就厚一层。

不过要注意，悬账也不全是坏事。它有一个好处：它没有被错记。没有记到「运气」那一科，没有记到「自己当年懒」那一科，没有记到「他不正当」那一科。它是干净的。

干净的悬着，比错误的了结，更有机会被改成别的。这个道理，到第九节和出路里再说。

◆ 九、对那只手的笃信：羡慕把它保住了

十大心理里，对「那只手」的笃信，各有各的处置：有的把它保住，有的把它打碎，有的把它冻死。

羡慕的处置，是保住。

为什么说保住？因为它那一句「我也可以」，本身就是笃信的原话。

王德生博士把羡慕拆成三步：

「羡慕是：1. 理念的同一性想象 2. 现实的差异性发生 3. 自我的类比发生。」

对到陈禾这一晚：理念里，有一个「我们差不多」的同一性想象；现实里，有 31 分、北京、一百来天这个差异；自我里，发生了「他能我也可以」这一下类比。

三步都在，一步也没少。

再看王德生博士这两句话：

「羡慕是：现实中我们不一样，但是理念想象中可以一样。」

「因为隐藏着一个'笃信的类比'。」

「现实中我们不一样」，陈禾自己是知道的。他不糊涂，他清楚林川在北京，自己在长沙。差异，他一点没有否认。

「理念想象中可以一样」，是羡慕的住处。羡慕就住在这个想象里。只要这个想象没有塌，羡慕就有地方住。

所以，羡慕不是对差异的无知，是对差异的一种「不算数」：现实里不一样，我承认；可是在理念里，我们还是一样的，还能一样。

两头都不撒手。这就是保住。

王德生博士还下过一个总括：

「羡慕是一种三界类比纠缠。」

三界缠在一起，缺了哪一界，就成了别的东西。这一晚，三界都在，所以它是羡慕。

保住笃信，有三个好处，也有一个代价。

第一个好处：心里是亮的。人在「可以」里，不会觉得天塌了。

第二个好处：关系不坏。羡慕不记仇，不挂对方的账，不拉对方下水。陈禾对林川，没有半分怨气，下次见面照样倒茶。

第三个好处：它是向前的。羡慕里的「可以」，有往前走的方向，所以人们爱把它夸成动力。

代价呢？代价是，被保住的那一样东西，是一台「输入一样，输出必一样」的机器。

这台机器，只要你不去动它，它就好好的。可是你一旦拿它去办事，就会撞上那只手。

陈禾要是明天早上起来，真去买了林川用的那款电脑，学林川每天早起，订一张去北京的机票，把能抄的都抄一遍，会怎么样？

他会撞上一个说不清的东西：同样的电脑，没有同样的光；同样的早起，没有同样的清爽；同样到了北京，没有同样的位置。

这一撞，是羡慕通向别的心理的门。撞上去以后，要么说是偶然（不服），要么说是自己当年没做（懊悔），要么说是他占了我的（嫉妒），要么说土不公（怨），要么说命里没有（认命）。

在撞之前，羡慕是干净的。在撞之后，它就开始分岔。

所以羡慕是整个十大心理的入口。它自己没有毛病，毛病在它后面那一撞。

◆ 十、好的羡慕，在哪一步不一样

也有一种羡慕，把人带到了新地方。

一个孩子，听见邻居姐姐在隔壁弹钢琴。琴声从墙那边飘过来，他趴在窗台上听了很久。

前四步，和陈禾那一晚一模一样。

听说：琴声，一个会弹琴的姐姐。回看：自家墙角也有一架蒙了布的旧琴。我们差不多：她也就比我大三岁。我也可以：那我也能弹。

到了第五步，不一样了。

陈禾那一晚，念头停在「我也可以」，因为「怎么」两个字一出来就撞上一堆硬东西。这个孩子的「怎么」，没有撞上硬东西，因为他的日子里没有那么多硬东西。他把布掀开了，坐到琴前，按下去一个键。

那一个键，响了一声，不好听。手指头还有点疼。

这一下，是一个很小的现实，落在他的笃信上。它很轻，轻到不会把笃信打碎，可是它改了笃信一点点：原来弹琴，是要把手放成一个样子的。

邻居姐姐在墙那边听见了，隔着窗说：「手要圆一点，像握着一个鸡蛋。」

他就握着一个鸡蛋，又按了一下。

你看，他和陈禾的头四步完全一样，两个人的笃信也同样完整。分岔在第五步：这个孩子的念头没有停住，它碰到了一个小小的现实，碰得很轻，回写落在了自己的手上，就是自己的路上；陈禾的念头停住了，没有碰到什么，回写没有落在任何地方，它悬着。

好的羡慕，不是笃信更少，也不是人更勤快。是第五步碰到了现实的一个小回写，而且这个回写，落在了自己的路上，没有落在别人的位置上。

这一点，本章的出路里还要用。

◆ 十一、近邻交锋：六位

这一章的近邻有六位。四位是这一章必须对上的：《汉书》里的一句老话，《成唯识论》里的「嫉」，亚里士多德，范德文等人。另外两位，是羡慕这件事最近的旁人：《史记》里的刘邦与项羽，和泰瑟。

每一位，先说他看见了什么，再说本书多出的一层，最后摆一个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局面。他们的话，一律转述大意。

一、《汉书》：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汉书·董仲舒传》里引了一句古话：「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他说中了一件事：羡慕和行动，是两回事。站在水边看，是羡慕；回家织网，是做事。两千多年前的人，就用一张网把这条线画好了。陈禾半夜翻手机，是站在水边。

本书多出的一层，是：网织出来，鱼就一定来吗？

这句话默认了一件事：别人网到了鱼，是因为他有网。你也有网，你也网得到。这个默认，正是笃信本身。「同样的网，同样的鱼」，是一台「输入一样、输出必一样」的机器。

所以退而结网，可以走成两样东西。一样是本书第 28 章写的结网：把期票改兑成自己的发生。另一样，是照着人家的网样一模一样织一张，织好，下水，等同样的鱼。后一种人，要是网了空，账就掉到后面那几种心理里去了：说是水不对（怨），说是自己织得慢（懊悔），说是人家那张网动了手脚（嫉妒）。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局面：两个人同时听了这句老话，同时回家织网，网样相同。一个第一网就空了，一个第一网就有鱼。老话到这里就没有话说了。本书的账本接着往下记：空网的那一个，账会往哪一栏落。

二、《成唯识论》：嫉，是不耐他荣

佛教唯识学里，嫉是一个「随烦恼」。《成唯识论》说，大意是：嫉，是为了自己的名利，受不了别人的荣光，以妒忌为它的性质。〔核〕

他说中了一件事：嫉里有「不耐」。看见别人好，心里受不了，要挤，要压，要他不好。这一点，把嫉和羡慕分开了。羡慕里没有「不耐」。陈禾那天夜里，对林川一点不耐都没有，他只是亮了一下，又酸了一下。

本书多出的一层：这个「不耐」，是不是嫉本来就带着的性子？

唯识把嫉当成心里的一个固定成分，一碰到「他荣」就会冒出来。本书看到的是：「不耐」是账本里一个栏位的取值。情态栏记「可以」，就没有不耐；记「本该」，不耐就出来了。同一个人，同一晚，只要情态栏里那个字从「可以」滑到「本该」，同一件事就从羡慕变成嫉妒。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局面：陈禾半夜里翻手机，念头从「他能，我也可以」滑成「他能，那本来该是我的」，只换了一个字。唯识要说，是嫉心所生起了。本书要说，不是什么生起了，是账本上的一栏，换了字。第 16 章专门写这一栏。

三、亚里士多德：竞羡与嫉妒

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第二卷里，把两样东西分开了。嫉妒，是因为与我相近的人有了好东西而痛，并且想让他失去。竞羡，也是痛，可是痛的是「自己没有」，于是想让自己也得到。他还说，竞羡是好人的情感，嫉妒是坏人的。〔核〕

他说中了两件事：第一，这种痛都是冲着「相近的人」去的，对太远的人，不生。第二，同样的痛，可以往上拉，也可以往下拉。

本书多出的一层：「好人」和「坏人」，是不是分得对？

在他那里，竞羡好，是因为它「想得到」。可是「想得到」里面，已经含着一个笃信：我能得到。这个笃信要是没有验过，竞羡一遇到挫折，就很容易转成嫉妒。所以同样一份竞羡，今天是好人的情感，明天遇到一次没有兑现，就成了坏人的情感。好和坏，不是挂在这份情感上的，是挂在账上的：账往哪里记。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局面：同一个陈禾，同一份「我也可以」，这个月是竞羡，下个月试了一次没成，账记到了「他那条路不正」那一科，就是嫉妒。陈禾还是那个陈禾，没有从好人变成坏人，是同一份笃信，换了一种记法。

四、范德文、泽伦贝格与彼得斯：良性嫉羡与恶性嫉妒

二〇〇九年，这三位研究者发表了一项研究，把人看见别人优越时的痛，分成两种：良性的，想把自己拉上去；恶性的，想把对方拉下来。〔核〕

他说中了一件事：这两种痛，走的方向相反，一个向上，一个向下，不能混为一谈。据说，在这类研究里，一个常被提到的差别是：良性的那一种，常常伴着「他那份好处是该得的」这样的看法；恶性的那一种，常常伴着「他不配」。〔核〕

本书多出的一层：向上还是向下，是结果，不是起因。

先有笃信，才有向上或向下。两个方向，都是笃信碰壁以后记账记出来的。「他是该得的」，是把差异记在对方自己的路上，这条路被承认；「他不配」，是把差异记在对方的路上，这条路不被承认。这两个看法的背后，是归因栏里的两种取值。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局面：让一个人从「他是该得的」滑到「他不配」，不需要改变这个人的性格，也不需要对方做任何事，只需要在账里换一科。反过来，让一个恶性的嫉妒转回良性，要做的也不是劝他善良，是把差异重新记一遍。

五、刘邦与项羽：同一辆车，两句话

《史记》里记了两件事。刘邦在咸阳看见秦始皇出巡，叹了一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在会稽看见秦始皇出游，脱口说：「彼可取而代也。」

两个人面对同一辆车驾，一句是「当如此」，一句是「取而代」。他说中了一件事：羡慕在发生的第一刻，就已经分了岔。

本书多出的一层：分岔不在胆气，在桥。

项羽出身楚国将门，世世代代做将军，他的祖父是楚国名将项燕。在他心里，那个位置不是另一个世界的东西，是和自己家世有一条线连着的位置。线粗，「取而代」就说得出口。刘邦是个亭长，线细得多，他说的「当如此」，是看见一个位置，说一声「那样才像样」。一句话是「可以像」，一句话是「该轮到」。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局面：把项羽那句话换到刘邦的位置上，说话的人是一个没有门第的亭长，那句话就立不住，听起来不是志气，是笑话。〔待验〕两句话的分叉，不是性格的分叉，是同一性栏和情态栏两处取值不同的分叉。

六、泰瑟：自我评价维护

泰瑟在一九八八年提出自我评价维护模型：别人在与我关系近、又与我看重的领域相关的事上超过我，最刺痛；关系近，而领域不相关，我反而沾光，觉得自豪。〔核〕

他说中了一件事：痛是有条件的，近和相关，两样合起来才痛。林川是同学（近），做技术管理，陈禾做监理，两行不一样；可是学历和位置这件事，两个人都看重，是「相关」。所以痛。

本书多出的一层：他只说痛，没有说痛往哪里去。

同样是「近加相关」，同样的刺痛，有人悬着，有人拒绝，有人往回翻，有人往对方身上记。他的模型把这四种放在一个「痛」字里，没有分开。本书把这个字拆开，每一种去处，是一种心理，各有各的账病。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局面：四个同学，同样近，同样相关，同样被林川「超过」。第一个夜里睡不着，只是悬着；第二个说「他运气好」；第三个说「当年我要是再努力一点」；第四个说「他爸有关系」。模型对这四个人的预测一模一样：痛。本书对这四个人的预测各不一样：它们是四个不同的账。

◆ 十二、验一验：两个局面

前面说了很多，这里放两个局面，让读者自己验一下，上面的话站不站得住。

局面一：把全套搬给他。

假设明天，林川打来电话，说：「你来北京吧，我把我这一套都给你。」

这一套，是他的位置，他一年一百来天的路程，他的房贷，他和老家隔着的一千多公里，他孩子在北京上学的那一整套安排，还有他半夜接到的那些电话。

要全套，不要半套，一样也不能少。

陈禾听了这个电话，心里会怎样？

多半是：亮的那一半，一下子灭了大半。

因为他羡慕的，从头到尾，只是那一个样子（林川站在人群里被需要的样子）。那个样子是林川的路和林川的土，经过林川的那只手，长出来的。他想要那个样子，却没有想过要它的路和它的土。

羡慕搬的是显露一维，路和土，它一件都没有搬。

这就是为什么「真让你过她那种日子你又不肯」。肯与不肯，不是因为你虚伪，是因为羡慕本来就只搬了一维。

局面二：那31 分被证有假。

这是本书反复要用的一个局面。第 20 章、第 23 章还要用它，每一章看它的一面。

假设有一天，有人拿出证据，证明当年林川的那31 分，有一部分是假的。不管假在哪里，总之，林川的那个结果，不是他当年的路和土老老实实长出来的。

四种心理会有四种反应。这一章只看羡慕的：

羡慕会塌空。

为什么塌空？因为羡慕的那张票，是这样开的：「他走到了那里，是靠和我差不多的路和土，所以我也可以。」这一句里，有一个根：他是真的走到了那里。

根一断，这张票就没有出票人了。「我们差不多」这座桥，通向的是一个假的位置。

悬着的那笔账，不是被兑了，也不是被撕了，是整个户头一下子作废。陈禾胸口那个「亮」，会像灯泡突然断电一样，灭了。留下来的，是一点尴尬：我羡慕了二十五年的是什么？

其余三种，在这个局面里的反应，各自在后面几章写：懊悔松一口气，不服觉得舒坦，嫉妒幸灾乐祸。四种反应完全不同，可是它们面对的，是同一个新事实。

这个局面，只有把羡慕当成一个账本的取值，才推得出「塌空」。如果把羡慕当成对某个东西的想要，这个局面推出来的应该是：那个东西变少了，想要也该变少，可是并没有塌，只是变少。如果当成一种情绪，这个局面更推不出什么。

◆ 十三、出路：这一笔账怎样改记

羡慕的账是悬着的。怎样改记?

先说一个要防的做法，就是赶快把它了结：赶紧告诉自己「别比了」「知足常乐」「做好自己」。

这样做，是在把这张票硬撕了。撕了票，账是平了，可是底下那个笃信还在，下次它换一个样子再出来。而且硬撕的人，常常会在撕的时候，把一点点气撒在别处。

本书给的路，是三步，每一步都很小。

第一步：把「我也可以」拆开问三句。

一问：他有的，到底是哪一样？（只问显露：是位置，是钱，是被人需要，还是别的。）

二问：这一样，连着哪些路和哪些土？（只问连带：为了这一样，他付了什么，缠着什么。）

三问：这些连带，我愿意搬几样?

拿陈禾的这一晚来问：

他有的，是「被需要」，被很多人等着、盼着。

这个样子连着的，是一年一百来天的路程，是半夜的电话，是离家，是一整套另外的日子。

陈禾愿意搬的，大概是：被需要。其他的，一件不想要。

这一问，等于在悬着的账上，把「我也可以」改成了更准的一行：我羡慕的是被需要这一样。

这是验信的第一步。第 36 章会把它写成一张可以撕下来用的卡。

第二步：把差异记到「各人的函数」这一科。

悬账的毛病，是归因栏只记了 S：差异只记成「位置不同」，没有往路里、土里追。别的科目空着，就永远悬着。要让它落下来，要给它一个更准的科目。

科目不能乱填。填运气，是不服；填自己当年的错，是懊悔；填对方的手脚，是嫉妒。这几种，后面都有专章。

羡慕要落的科目，是第五科：各人的函数。林川的 D 和 E，经过林川的那只手，是林川的 S。陈禾的，经过陈禾的手，是陈禾的 S。两只手各是各的，不是谁比谁手巧，是各自做出来的东西本来就不一样。

这一科，听起来很空。可是落笔之后，有一件事马上变了：「差不多」那座桥还在，可是桥这边和桥那边的东西，不再要求一样了。

第 3 章写过这只手。这里只补一句：落到这一科，不是认输，是把账记准。

第三步：借他的起手问题，不借他的位置。

位置是搬不动的。问题是可以借的。

林川带几十个人的团队，一年一百天在路上，团队还没有垮。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陈禾也用得上：他的团队是怎样不垮的？

陈禾在工地上，也带着几十号人的施工队，有时候缺人，有时候赶工，有时候一个例会开三个钟头，开得人人都垮。这个问题，是他自己的土里本来就有的问题。林川的答案，不能搬，可是林川的起手方式，可以听一听：他每周怎么开会，他怎么分工，他怎么让人不用等他也能干。

借的是问题，不是位置。借完以后，答案要在自己的土里重新长。

这一步做下来，悬着的那张票，没有被兑成林川的位置，可是它被换成了一张可以兑成现钱的小票：一个问题，一通电话，一个周末的试验。

这就是本书说的，把「展期」变成「清算」。展期是往后推；清算是在今天落一笔，哪怕很小。

◆ 放回日子里

同学会过去一个礼拜。

周四的上午，陈禾在工地临时板房里开例会。一屋子人，监理、施工、材料员、安全员，十几个人，椅子不够，有人站着。

他进门的时候，屋里是静的。一屋子人，都在等他。

他坐下来，翻开记录本，念今天的议题。

念到第三条，他的声音停了一下。

他忽然看见这间屋子了。屋里有十几个人，手里拿着图纸，眼睛对着他。这个样子，有点像林川说的那个样子：被需要，被等着。

他这些年，每个礼拜都这样坐着，从来没有把它放进过账里。因为账里那个户头，从头到尾，只开了一个名字，林川。

这一个礼拜，在他心里，还是第一次，有人把这个户头改了一下。

开完会，他一个人在板房外站着，给林川发了一条微信：

「你们几十个人的会，怎么开才不垮？我这边老超时。」

发出去以后，他看着对话框，等着。

没有马上回。林川在路上，也许在机场。

他把手机放回口袋，转身去看浇筑。

过了一个多小时，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

「改天打电话说。你那边几个人？」

陈禾回了一个数字。

这一笔，很小。没有改变什么，没有谁升职，没有谁去北京。可是，一张悬了一个礼拜的票，落了一笔字。

给你一个今晚就能试的小办法。

拿一张纸，画三栏。

第一栏写：**他有的**。只写一样，最打动你的那一样，别写一堆。

第二栏写：**为这一样，他连带付着什么**。写三样，写他的路和他的土，哪怕是你猜的。

第三栏写：**我想借的一个问题**。这一栏只许写一个问题，不许写一个位置。

写完以后，看一眼第三栏。如果你写的是「我也要去北京」「我也要升到总监」，那是位置，请改。如果写的是「他怎么让人不用等他也能干」，这是问题，可以留。

今晚把第三栏留好，明天找一个机会，把这个问题问出去。

带 走 的 话

羡慕是一张没有兑现、又没有撕掉的期票：它只搬了别人的样子，忘了那只做出样子的手；账悬着，所以还亮着。

小　账

这一章里，回写是落下了，还是悬着？悬着。羡慕这一场发生，改写发生了一点（红榜的读法变了），记账只落了一半（归因栏只记了 S）；到出路里才落了一笔：借问题，不借位置。

本书要防的病：以为「相同的起点必出相同的样子」——本章在哪里防住了它？——在「搬全套」和「那31 分被证有假」两个局面里：羡慕搬的只是一维，一旦连路带土一起搬，它就塌了。

想 一 想

1. 你上一次对身边的某个人心里「亮了一下，又酸了一下」，是在什么时候？那个人和你之间，有一座什么样的桥？
2. 如果让你把他的整套日子都搬过来，一样不少，你会要吗？你羡慕的，到底是其中的哪一样？
3. 你能不能从那一样里，借出一个问题，而不是一个位置？它是什么？

◆

20

第 20 章

不服：这次不算

◆ 一、年会上的一个名字

2025 年 12 月底，陈禾所在的监理公司开年会，订在长沙河西一家酒店的宴会厅，十几张圆桌，每张桌上摆着红色的抽奖券。

年会的重头戏，是一年一度的「优秀总监」评选。

公司有九个在建项目，九位总监。每年评出一位，上台领一个玻璃奖杯，拍一张照，名字写进公司的荣誉墙。今年是第七年。

陈禾坐在第三桌，手里端着一杯茶，没有喝。他前一天晚上还在工地上，处理一个深基坑的监测数据，数据有一点异常，处理到凌晨一点才回去。今天早上六点，他又去了一趟现场，看完才来的酒店。

司仪拿着信封，慢慢地拆。

「今年的优秀总监是——」

停了一下。

「郑立！」

掌声起来了。

郑立从第一桌站起身，整了整西装，走上台去。他比陈禾小三岁，比陈禾晚进公司两年，管的是市里一个教育园区的项目，那个项目是今年的样板工程，上过两次电视。

陈禾也鼓了掌。他的手掌拍在一起，声音是有的，节拍也跟得上。他旁边坐着的材料员老肖凑过来，小声说了一句：「陈总，这次怎么也该轮到你了。」

陈禾说：「别瞎说。人家做得不错。」

他说得很平，一点不假。

可是他的嘴角，是在那一句话说完以后，才慢慢收回来的。

台上的郑立在发表获奖感言，说感谢公司，感谢业主，感谢团队。陈禾听着，眼睛对着台上，耳朵里有几句话，却像是别人在耳边嘀咕：

业主是他老乡。

评委里有一位，是他师兄。

他那个项目，从头到尾顺得很，没碰上过一次大麻烦。

换我去，我也行。

这几句，不是他想出来的。它们是在他拍手的那一下，自己冒出来的，一句接着一句，像水泡从水底往上翻。

宴会散了以后，他在停车场遇到了郑立。郑立拎着那个玻璃奖杯，正要往车上放，看见他，笑着打了个招呼。

「陈总，今天沾了运气。」

陈禾说：「恭喜，实至名归。」

四个字，是他在车里自己都想不到的顺。

回家的路上，天下起了小雨，雨刮器一下一下地摆。苏敏坐在副驾驶，忽然问了一句：

「你不是一直说，评不评这个没所谓吗？」

陈禾说：「是没所谓。」

苏敏侧过脸看他。

他又补了一句：「我不是在乎这个。我是说，这次不算。」

这句话刚落地，他自己愣了一下。

这次不算。

这四个字，他很熟。二十多年里，他在很多个场合说过这四个字，对别人说，对自己说，在心里说。他一直以为这是一句随口的话。

这一章要讲的，就是这四个字，从哪里长出来的，它在账上干了什么。

◆ 二、「服」是什么意思

先问一个很小的问题：不服的「服」，是什么意思？

我们说「我服了」，是什么时候说的？是别人做了一件事，做得好，我认。我把这件事，收进了我心里的账。

「服」，说的就是收账：一笔账摆在面前，我认下，记进去。

「不服」，就是不收。账摆在面前，我不认，不记。

所以，「不服」是拒付。

先把它和几个邻居分开，免得混了。

不服输。 这个词的意思是：这一回输了，下回我还要来。它是向前的，里面有劲。这一章的不服，不是这个。陈禾那晚没有说「明年我要拿回来」，他说的是「这次不算」。前者是承认这一回赢输已经落下，决定再来；后者是不承认这一回已经落下。

不甘心。 这个词的意思是：想要的没得到，放不下。它的重心在想要。这一章的不服，重心不在想要，在「不认」。陈禾并不是特别想要那个奖杯，他是不认那个结果。

不平。 这个词的意思是：觉得不公道。它里面有一把尺，拿着尺去量别人，量出不公。这一章的不服，不拿尺量别人，它先拿尺量自己：我的账底是干净的，所以结果错了。

这三个词，各有各的人家。本章说的不服，是这几个词里最硬的一个：它在一笔明明白白落下来的账面前，伸出手，把单子推了回去。

那么，它用什么理由推回去？

陈禾的车上，有一个现成的理由：偶然。

郑立的业主是老乡，是偶然；评委里有师兄，是偶然；他那个项目顺，是偶然。每一件偶然，单拿出来，都是真的：业主确实是老乡，评委确实有一位师兄，项目确实顺。

可是三件偶然加在一起，就变成了一句话：这个结果是偶然堆出来的，所以不算。

注意这中间有一个小小的跳跃：从「里面有偶然」，跳到「所以不算」。

「里面有偶然」，是一句描述，它可以是真的。「所以不算」，是一个处理，它把整笔账退回去。两句话之间，隔着一道门。不服，就是从这道门里钻过去的。

◆ 三、一张被退回的票

再用那个账本的比方。

笃信的类比，是理念界开出的一张期票。陈禾手里这一张是：「我和郑立差不多，所以将来评优也该差不多，甚至该是我。」

这是一张很具体的票。上面有他的资历（比郑立长），有他的项目（比郑立难），有他的路（他的深基坑，他的半夜），有他这些年在公司里的名声。他在这张票上，投进去的不少。

到期日是年会那天。现实界这边落下的账是：郑立拿了奖。

票没有兑现。

王德生博士说，没兑现以后，自我界要产生各种各样的回应和解释：

「即笃信理论界的一种类比，而现实界这个类比并没有兑现，于是自我界产生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回应和解释。」

不服的回应是什么？

羡慕的回应是：还能兑，往后展。

不服的回应是：这一次，不算。

这是两句不同的话。羡慕是承认到期了，只是延期；不服是不承认到期了，它说：这个到期日，不是真的到期日。

这笔账怎么处理？退票。

退回理由：邮路出了差错。具体说，是偶然混进来了：业主、师兄、顺风。这几样东西，本来不该算在这次评选里，它们不是我的路，也不是郑立的路，是路外面的杂音。杂音掺进来了，所以这一次的结果作废。等到杂音没有的时候，再来。

「再来」，就是下一次。

在账本上，这叫挂账待收：账没有销，也没有收到，记一笔「待下次」，往后放。

这一笔挂账，和羡慕那一笔悬账，看起来都是往后放，其实不一样。

羡慕的悬账，是不说话的：它不解释，不追究，只是望着。

不服的挂账，是有话说的：它给出了一个理由，而且这个理由是封口的，说完以后，这件事就不用再回头看了。

本书把它叫做**拒账**：拒绝入账。

拒账有一个特点：它不是不知道差异。陈禾清清楚楚知道郑立拿了奖，他自己没有。这一点，他一点不糊涂。他拒的，是把这个差异当作一笔账。他不让它入账，也不让它改写他对自己的记法。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很不服的人，看起来常常很平静。他平静，是因为账没有进来。

◆ 四、一场里面的发生

还是那个办法：把不服当成一场发生，看它的三样。

先看显露，也就是显出来的样子。

那天晚上，从宴会厅到停车场再到车上，陈禾身上显出来的，有这几样：

第一，嘴上客气。「恭喜」「实至名归」，说得很顺，顺得像背过。

第二，胸口有一块硬的东西。不酸，也不亮，是硬的，像吞了一小块没有咬碎的东西，卡在那里。

第三，牙关有点紧。他自己没有察觉，是苏敏后来说的：那天他一路上下巴一直绷着。

第四，心里有一个小声音，在说：「走着瞧。」这三个字，没有对象，也没有内容，只是一个姿态。

第五，一路上，眼睛在找郑立的毛病。「他那天开例会迟到过」「他上个月被业主批过一次」。这些毛病，平时他根本不会去记，今晚却一件一件，自己跳了出来。

这五样，合起来，是不服的显露：嘴上客气，胸口发硬，牙关发紧，心里一句「走着瞧」，眼睛在找毛病。

和羡慕比一比。羡慕的显露是一阵又酸又亮，手里在翻屏幕，夜里睡不着。不服的显露是硬，是紧，是找茬。羡慕是软的，往上看；不服是硬的，往外顶。

再看念头的先后。

陈禾这一晚心里的话，一共走了五步，每一步一句：

一，凭什么。

郑立的名字一念出来，头一个念头不是别的，是「凭什么」。注意，这一句不是向外问的，没有人回答它。它是一个顶住的动作，像用手撑住一扇要被推开的门。

二，我哪里差了。

接着，念头回头翻自己的账：这一年，我干了什么？深基坑那个异常数据，我是凌晨一点处理的。那几次业主变更，我是怎么扛的。我的项目，我的人，我的成绩。

一条一条翻，翻出来的，全是干净的、扎实的。翻完以后，结论就是：我没有差。

三，再比一次，我未必输。

「要是换个评法」「要是看今年下半年」「要是不看样板工程，看真刀真枪的难度」。这一句，是把比赛重新排一遍，在重排的赛场上，陈禾是不输的。

四，这次不算。

这是转折点。前三句都是在铺，这一句是落锤：这次不算。从这一句起，整笔账退回去。

五，下一次。

这一句很轻，是缓出来的一口气：明年。明年我们再来，条件清爽，没有老乡，没有师兄，没有样板工程，那时候再看。

五步合起来：

凭什么，我哪里差了，再比一次我未必输，这次不算，下一次。

还要看它的起手。

这五步，头一步就是「凭什么」，第二步立刻回头翻自己的账。念头是从**自己的路**起手的：我这一年走的路，没有错。

然后才回过头看结果（郑立拿了奖），最后才去找土，把业主、师兄、顺风拉过来做解释。

用本书的话说，这是 D→S→E：从自己的路起手，经过那个落下来的结果，落到土上去找解释。

和羡慕的路径（S→E→D）正好反过来。羡慕先盯着别人的样子，再找自己和他的相同处；不服先守住自己的路，再拿结果去对照，最后拉土来解释。羡慕是往别人那里看，不服是往自己这里守。

◆ 五、缠在不服里面的土

土，是不服缠着的那一团东西。陈禾这一场里面，缠着的东西，至少有这几样。

真的有的人情。 业主是郑立的老乡，评委里有他的师兄。这两样，不是陈禾编的，是真的。它们是土里实实在在的东西。不服拿它们做理由的时候，用的不是假材料。

一张没有打分表的评选。 公司的优秀总监，每年是评委投票，没有公开的打分细则。这样的评选，天然留着很大的缝：每个人都可以说，里面有「别的东西」。缝越大，不服越容易住进去。

一条家里教的价值。 陈禾从小听到的话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老家的院墙上，曾经用红漆写过这八个字，是他父亲那一辈人留下的。这条价值，在他心里缠得很深：干得好，就该有回报。

这条价值本身没有错。可是它在这里，和「本该」缠在了一起。「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说的是该有；到了陈禾这里，变成了「我的耕耘，就该有这一份收获」。

工地上的人，对运气很敬畏。 开工前要看日子，打桩前有人悄悄烧一炷香，浇筑遇到雨，老师傅们嘴上说「天不帮忙」。陈禾在这样的土里干了二十多年。「运气」「天意」「时候不到」这几个词，在他的日子里，是一整套现成的话。

这是一块很有意思的土：它让「偶然」这个词，在他嘴里特别顺。

一笔更老的旧账。 陈禾在车上说「这次不算」的时候，他自己愣了一下。他想起来，这四个字，他很早就说过。

高考放榜那年夏天，他对自己说过。当时他找的说法，是状态，是运气，是那一天的小事。后来每隔几年，这四个字就换一件衣服再出来一次：那次评职称，那个投标，那次同学会上有人问他在哪儿高就。

二十多年里，「这次不算」被说了许多次。每说一次，土里就多铺一层：

下一次，总有下一次。

周老师那句话。 「你们俩当年就差那么一点。」这句话，对羡慕是一盏灯，对不服是一块垫脚石。它的意思，被不服悄悄读成了：差的只是一点，所以，那一点是运气。

这些东西缠在一起，是不服的土。

这一团土有一个特点：它里面几乎每一样，都是真的。业主是老乡是真的，没有打分表是真的，一分耕耘是真的，工地敬畏运气是真的，周老师说过那句话是真的。

不服不用造假。它只要把真的材料，按一个顺序排好，就够用了。

◆ 六、忘了什么：一台不容有错的机器

现在问本章最要紧的一句：这场不服，忘了什么？

答案和羡慕一样：忘了函数。

可是这两个「忘」，忘法不一样。

先把三方程放在桌上：S=F(D,E)。显出来的样子（S），由走过的路（D）和缠着的土（E），经过一道工序（F）做出来。

笃信，信的是什么？王德生博士说：

「这个笃信，其实就是对三方程的笃信，即相信相同的 D 和 E，一定会产生相同的 S。而忘记了那个隐藏的函数，即 S=Function(D, E) 的 Function。」

用这句话读陈禾这一晚。

陈禾的路（D）：我这一年的扎实，不比郑立差。

陈禾的土（E）：我的项目、我的人、我的资历，不比郑立差。

笃信开口了：我和郑立的输入，一样好，甚至更好。那么输出，也该一样好，甚至更好。

可是现实的输出是：郑立拿了奖，陈禾没有。

这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分岔出现了。

笃信如果是一台机器，现在这台机器的结果，和它预测的不一样。机器出了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机器本身有毛病，一种是机器外面有东西混进来了。

羡慕处理这个分岔的办法是：不处理，把缺口留着，只盯着那个位置看。

不服处理这个分岔的办法是：**机器没有错**。

机器没有错，那么，错的一定是机器外面的东西。有一个什么东西混进来了，把输出弄歪了。这个东西，叫偶然。

你看，不服对笃信的保护，比羡慕狠得多。羡慕是把笃信放着，不去碰；不服是把笃信围起来，不许任何结果碰它。凡是和笃信不符的结果，一律说成「外面混进来的东西」，不用进账。

所以，本章头一句话要补上一个词：**不服是对笃信最死心眼的保卫**。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很重要的发现。

「偶然」这个词，在不服的嘴里，指的是什么？

陈禾说的偶然，是业主的老乡关系、评委的师兄关系、项目的顺风。这三样，仔细看，其实都是土（E）里的东西。老乡关系，是郑立的土里长出来的一条线；师兄，也是；项目的顺，是项目那块土本身的样子。

这些东西，都有来路，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可是在陈禾的账上，它们都被收进了一个科目：偶然。

为什么？因为只有放进「偶然」，它们才可以「不算」。

要是把它们放进「郑立的土」，就等于承认：郑立有一块陈禾没有的土，土不一样，所以差异是真的。这一承认，差异就入了账，机器就要重新校对。

放进「偶然」就方便多了：偶然是没有来路的，是飘来的，所以它不属于任何人的账，所以可以一笔勾销。

这就是本书说的：「偶然」「命」「运气」，是被忘掉的那只手露出来的一个角，被叫错了名字。

那只手（F）有来路，有各人各自的样子；它露出一个角，被不服看见了，不服却把它叫成没有来路的「偶然」。

这是为什么说，不服忘函数，忘得比羡慕更彻底：羡慕只是没有看见那只手，不服是看见了那只手露出来的一个角，当场给它起了一个名字，把它打发了。

那么，为什么忘函数，发生出不服，不发生出别的？

要看笃信碰壁的这一下，笃信有多硬。

不服的笃信，是最硬的那一种：硬到宁可往账本里新加一个科目（偶然），也不肯动方程。

如果笃信软一点，碰壁的时候就会松动：一松，就是懊悔（我当年少做了什么），或者是认命（命里没有）。

如果笃信硬一点，可是还承认差异，就会把差异记到对方头上，是嫉妒。

只有笃信硬到连差异本身也不肯认账，才会发生出不服：差异我看见了，可是它不算数。

◆ 七、四栏怎么记

不服的四栏，是这样记的。

同一性栏：在，而且很强。 陈禾和郑立，同一个公司，同一个职位，同样是总监，陈禾的资历还更长。这一栏记得稳稳的。

归因栏：偶然。 差异被记在「偶然」这一科。具体说，是「外部、不稳定」的那一种偶然：外面混进来的，而且不会总是这样。这个科目有一个好处，它最便宜：既不伤自己，也不伤对方，更不用动任何东西。

情态栏：本该。 这是关键的一栏。陈禾的心里，不是「可以」，是「本该」：这次，本该是我。

「本该」这两个字，是不服和羡慕分开的地方。羡慕里的「可以」，是一个开放的门，门外有路；不服里的「本该」，是一个封死的账，账上有户头。

它同时也是不服和嫉妒共有的一栏。嫉妒也是「本该」。两者的分界，不在这一栏，在回写的方向上，后面的第 23 章要讲。这里先说一句：不服不承认差异，嫉妒承认差异。

时间栏：现在。 账记在今天：此刻这一笔，正在被退回。「下一次」是退票的附言，不是到期日：它挂在现在这一栏的背面，随时可以再翻出来用。

四栏合起来，账是这样的：

> **户头：郑立（同一性：在，强）**
> **科目：偶然（归因：外部不稳定）**
> **摘要：本该是我（情态：本该）**
> **到期：现在退回，附言「下次重算」（时间：现在）**

账病，是**拒账**：拒绝入账。账没有错记，也没有悬着，是被退回去了。

拒账的结果，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账本上没有任何痕迹。陈禾如果翻开自己的账本，会发现关于这次评优，什么也没有记。它被「不算」两个字整个抹掉了。

可是它并没有真的消失。它只是被推到了账本的外面，在一个没有人看的角落，静静地放着。

时间一长，这样的东西会越堆越多：一个没算的评优，一个没算的投标，一个没算的职称，一个没算的高考。堆在一起，是一整个账本外面的仓库。

仓库里的东西，不会消。它们只会在某个夜里，被一次相似的事，一起翻起来。

◆ 八、保卫那只手：越退越牢

十大心理里，对「那只手」的笃信，各有各的处置。羡慕是保住，不服是**加固**。

保住和加固，差一步。

保住，是把笃信放着，不去碰。加固，是每碰一次壁，就在笃信外面多砌一道墙。

陈禾每说一次「这次不算」，笃信就多了一道防护：

第一次说，是对高考说的。笃信那时候刚刚被碰了一下，裂了一条缝，「不算」把缝糊住了。

第二次说，是对某个职称。笃信又被碰了一下，「不算」又糊了一次。

每糊一次，墙就厚一层。到了今年年会，这面墙已经很厚了。厚到什么程度？厚到连一个很具体的、很有证据的结果，也撞不进来。

这就是不服最难的地方：它的笃信，没有办法被证伪。

因为凡是不符合的，都是偶然；偶然是没有来路的，没有来路的东西，是不能拿来反驳任何东西的。

举个例子。

假设有一天，公司把郑立那个项目的资料摊开来，一条一条讲：郑立那个项目，每周的巡检记录做了几份，业主的投诉是怎么处理的，工期是怎么抢出来的，安全隐患是怎么清的。每一条，都有凭有据，都是郑立自己的路。

陈禾会怎样？

陈禾会听。听的时候，他会承认，是有几条做得不错。可是听完，账本上的结论，多半还是那一句：这些，是在他那个项目的条件下做得到的。

「他那个项目的条件」——又是土。又一次，把一条路，退回到了土里，让它在「偶然」里消掉。

你看，这个办法，几乎是万能的。任何人的路，只要放进「他的条件」里，就可以不算。

不服也有一种奇怪的和气：它一点不攻击对方。陈禾对郑立，从头到尾没有一句重话。他不恨郑立，他甚至很客气。因为在他的账上，郑立没有欠他什么；郑立只是撞上了一个好天气。

这是不服和嫉妒最大的区别之一：不服的账，没有对手；嫉妒的账，有债主和债务人。

没有对手，所以不服的人不怨人，只怨天，或者什么也不怨，只是等：等下一次，等条件齐。

下一次，会不会来?

多半会来。而且，下一次，无论输赢，不服都不会变：如果输，就是又一个偶然；如果赢，就是方程终于说了真话，笃信被证明了。

两种结果，笃信都完好无损。

这才是要紧的一点：不服不是在和某个人较劲，是在护着一台机器，一台「输入一样，输出必一样」的机器。

◆ 九、一场发生的一生：从糊缝到成了习惯

前面说过，十大心理，每一个都是一场完整的发生：会发生，会成熟，会固化，也会退化。不服也是。

发生。 最早的一次，是高考放榜那个夏天。笃信第一次被现实碰了一下，裂开一条缝。那时候的「这次不算」，还很生，说出口要费一点劲，要找几个说法：状态，运气，那一天的小事。每说一个，都要自己先信一下。

成熟。 过了几年，说法变顺了。评职称的时候，投标的时候，不用再找，现成有一整套：关系，时机，条件，不公开的规则。这些话摆在那里，像一排用顺手的工具，哪一件合适就拿哪一件。成熟的不服，说话很从容，不像在辩解，倒像在陈述事实。

固化。 再往后，它不再需要被叫出来。有结果落下来，没等陈禾回过神，「这次不算」已经先到了。年会那天，他的嘴上还在说「恭喜」，心里那几句话，已经自己排好了队。固化的意思是：从一场发生，变成了一个自动的反应。

退化。 不服要是一直固化下去，会走向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是变成对一切都不服：不仅这次评优不算，连制度、行业、世道，都「不算」。这时候它已经不再是一次次具体的拒账，是一副对什么都挑刺的眼镜。

另一个方向，是倒过来，变成「算了」：墙太厚了，里面太空了，连「下一次」也懒得挂了。这是不服的另一头：笃信没有被打破，只是没有人再守。

陈禾现在，在成熟和固化之间。

好消息是，在这个位置上，账还可以改。成熟的东西有现成的话，固化的东西有一个自动的反应，两样都是可以被看见的。只要看见了，哪一道门是「不算」，哪一道门是「入账」，就有了两个选项。

◆ 十、不服的好处，和它的仓库

不服不是一种应当被一刀砍掉的东西。它有好处，要写在前面。

第一，它守住了一份对自己路的信。 陈禾那晚翻自己的账，翻出来的是真的：深基坑的异常数据，是他凌晨一点处理的；业主的变更，是他一件一件扛下来的。这些是真的。不服在最乱的时候，替他守住了这一份。

第二，它有时看对了。 一个没有打分表的评选，里面确实有偶然。老乡是真的，师兄是真的。不服拿真材料说话，所以它不是胡闹。

第三，它不伤人。 前面说过，不服没有对手。陈禾对郑立，从头到尾客客气气，没有一句背后的话，没有一个小动作。这在人间的落差里，是一份难得的干净。

可是，它有一个代价：仓库。

每一次拒账，账不是销了，是挪到了账本外面。陈禾的那个仓库里，现在放着：高考，职称，投标，同学会上的一句问话，今年的评优。每一件，都被一个「不算」封着口。

仓库越满，有一样东西越少：改写的机会。

回写，是改写加记账。拒账，是两样都不做。路，被封在仓库里，没有被任何东西改过，也没有改过任何东西。二十年下来，陈禾的路是扎实的，可是它没有被任何一次落差改变过。

这是不服最深的代价：它保住了路，也封住了路。

还有一点，容易被忽略：这个反应，会传下去。

上个月，小苒月考，数学考砸了，回家把卷子往桌上一放，说了一句：「这次题出偏了。」

苏敏正在批作业，笔停了一下，抬头看了陈禾一眼。

陈禾没有说话。

这个眼神，苏敏没有解释，他也没有问。可是他自己知道，这句话，他在哪里听过。

小苒是怎么学会这句话的，不用查。家里这块土里，这四个字，早就在了。第32章会写家庭这台装置，这里先留一个记号。

◆ 十一、同一个局面，四种反应：不服舒坦

现在回到全书反复要用的那个局面。

假设有一天，有人拿出证据，证明当年林川的31分，有一部分是假的。不管假在哪里，总之，林川那个结果，不是他的路和土老老实实长出来的。

四种心理，四种反应：

羡慕塌空（第19章已经写了：根断了，整个户头作废）；

懊悔松一口气（第22章写）；

嫉妒幸灾乐祸（第23章写）；

不服舒坦。

先看不服为什么舒坦。

陈禾这些年心里的账，有一个很深的暗桩：「那一次，不算。」他说了二十多年，说得越久，越没有底。因为这句话，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人来替它作证。它是他自己对自己说的。

这个局面一来，第一次，有人拿着证据，替这句话盖了一个章。

「你看，我就说那一次不对。」

这一句，是舒坦的核心。它舒坦的，不是林川出了丑（不服没有对手，不拿别人的难堪当养料），是**机器清白了**：那台「输入一样，输出必一样」的机器，从来没有错，错的是混进来的假东西。现在假东西被抓出来了，机器没错这个结论，有了一个活生生的证据。

所以，舒坦是对笃信的舒坦：二十多年的防护墙，今天终于被证明筑得对。

再看这个局面里，不服舒坦，和嫉妒的幸灾乐祸，看起来有一点像，其实是两码事。

嫉妒的幸灾乐祸，是对「他」的：他欠我的，他还了一点。账是向对方要的，对方被追到了。第 23 章细写。

不服的舒坦，是对「我」的：我是对的，我一直是对的。账是向自己交的，自己被证清白了。

一个朝外，一个朝内。

这个局面，还有一个很小的、值得多想一下的地方：它说明不服的舒坦，不依赖郑立或者林川真的出了什么事。

只要有任何一个结果，能够被读成「当初那个差异里有假」，舒坦就来了。

这样的「假」，随时能找到：业主是老乡，找到了；评委是师兄，找到了；没有打分表，找到了。每找到一个，就是一次小小的舒坦。

所以，不服的人，常常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一个找证据的人：不是找郑立的错，是找机器没错的证据。

再看两个相关的局面。

局面二：下一次到了。

假设明年年会，郑立又拿了奖。

不服怎么办？

它会把「偶然」这一科展期：「这次也不算，业主那边又……」，或者换一个偶然：「评委换了口味」。偶然这个科目，从来不缺货。

假设明年陈禾自己拿了。

不服会变成服吗？也不会。它会变成：「方程说了真话」。去年的「不算」，被追认成对的；今年的这次，才是算数的。账本上多了一笔「已兑现」，可是笃信完好，甚至更牢：看吧，输入一样，输出就一样。

这两个结果，在不服的账本里都不亏。

局面三：业主老乡的关系被查实是没有的。

假设有人查清楚，郑立的业主并不是他老乡，是同名同姓弄混了。

不服会塌吗？不会。它会换一个偶然：「那就是评委的师兄」；师兄也没有，就是「项目顺」；项目也不顺，就是「那天评委心情好」。

这时候你才看明白：不服在乎的，从来不是「偶然」里装的是业主还是师兄，在乎的是「偶然」这个口袋要一直开着。

这三个局面，都只有本书的说法推得出来。

如果把不服当成一种「不甘心」，局面一推出来的应该是失落（别人的不公被证了，可我的失败仍在）；

如果把不服当成一种「嫉妒」，局面一推出来的应该是幸灾乐祸；

只有把它当成对笃信的保卫，才推得出：舒坦，展期，换口袋。

◆ 十二、近邻交锋：五位

这一章的近邻，有五位：《史记》里的项羽，塔勒布，九鬼周造，韦纳，和做猴子实验的布罗斯南与德瓦尔。他们的话，一律转述大意。

一、项羽：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史记·项羽本纪》写垓下之围，项羽自觉脱不了身，对身边的骑士说，大意是：我起兵到今天八年了，亲身经历七十多场仗，当面的破了，打到的服了，从来没有败过，于是称霸天下；现在终于困在这里，这是天要亡我，不是仗打得不好的罪过。他接着说，今天一定决死，愿为诸位痛痛快快打一仗，一定三次得胜，给诸位冲开重围，斩将，砍旗，让诸位知道：是天要亡我，不是仗打得不好。后来乌江亭长劝他渡江，他笑着说：天要亡我，我渡江干什么。

他说中了一件事：差异可以整个记到「天」这一科上，而且可以带着一整本扎实的路账。他的七十余战，是一笔笔真的。他的「非战之罪」，不是赖账，是真心认为账本上没有错。

本书多出的一层，在「三次得胜」那一段。

他是想当场「再来一次」，把「不是我的路有错」演出来。他演出来了：三战三胜，斩将刈旗。可是演完了，结果还是乌江。因为他重来的，只是路（D）那一维；土（E）那一维，他没有看。

《史记》里，垓下夜里，他听见汉军四面都唱楚歌，大吃一惊，说：汉军难道已经得了楚地吗，怎么楚人这么多？〔核〕这句话，是土变了的证据：八年里，他的每一场仗，每一次取舍，都在改他脚下的那片土，军心，粮草，诸侯，盟友。这些土，是被他自己的路回写过的。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局面：让项羽重来一次，他的笃信会预测他再赢。本书会说，不会同样：「重来」的那一次，输入已经被前一次回写过，不是同一批输入了。「再来一次」本身，已经不是原来那一次的再来。

二、塔勒布：运气被叫成能力，能力被叫成运气

塔勒布在《随机漫步的傻瓜》（2001 年初版）里反复说一件事：人很容易把成功归给自己的本事，把失败归给外面的运气；赢的人讲能力，输的人讲运气，两边都在把随机性改写成故事。〔核：大意〕

他说中了一件事：「运气」这个词，常常是一个遮盖。陈禾那句「郑立沾了运气」，和郑立自己那句「今天沾了运气」，是两句完全不一样的话，却用了同一个词。

本书多出的一层：塔勒布把「运气」当成一个真实的科目，是随机，是噪声，是一件真的事。本书看到的是，在这样的账里，「运气」很多时候是那只手的一个假名字。

陈禾的账本里，郑立的好，是运气。郑立自己的账本里，郑立的好，是他把项目做得细。同一个结果，两本账，两个科目。塔勒布说，这是两边都有偏差。本书说，是两只手各是各的手，两本账都漏了另一只手。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局面：郑立的细，和陈禾的扎实，两者同时是真的。两个人各有各的手，做出各自的样子，而评选恰好只拿走了其中一种样子。运气和能力，在这个局面里都不是答案，答案是第三样：各人的函数。第 29 章会从被羡慕、被「不算」的那一边，再写一遍这个局面。

三、九鬼周造：偶然，是两条线的邂逅

九鬼周造在《偶然性的问题》（1935 年）里，把「偶然」当成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东西。他说，偶然是必然的否定，分好几种；大意是：偶然的核心，是两条各有来路的线，碰到了一起，这一碰，没有一个先在的道理说它必须碰。〔核：大意〕

他说中了一件事：偶然不是「无」，是两条线的相遇。业主是老乡，是一条线；评委是师兄，是一条线；陈禾的深基坑，是另一条线。线是真的，碰是真的。

本书多出的一层：既然偶然是两条线碰在一起，碰过以后，它就成了一条新线，成了路的一部分。碰过的东西，不能再算「没发生」。

不服的毛病，不在它说了「偶然」。偶然这个词，完全可以说。毛病在说完以后，加了一句「所以不算」。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局面：两个人，同时说「这次有偶然」。一个说完，把这次碰到的线记进账里：这次有老乡这一条线，它是土的一部分，下次我也要看土。另一个说完，把整笔账推回去：所以不算。九鬼周造的偶然，是认真对待发生过的偶然；不服的「偶然」，是用来取消发生过的偶然。同一个词，一个是入账，一个是拒账。

四、韦纳：外部不稳定的归因

韦纳在 1985 年的归因理论文章里，把人们给成败找的原因，分成几个方向：原因在里面还是外面，稳定还是不稳定，能不能控制。把失败归给外部、不稳定的原因（比如运气），可以保护自尊，也可以让人对下一次仍抱着期望。〔核：大意〕

他说中了一件事：「运气」这一格，有保护作用。陈禾那句「这次不算」，正好填在「外部不稳定」那一格里，保护了他的自尊，也保留了他对下一次的期望。

本书多出的一层，在「不稳定」那个词。

在他的理论里，一个人这样归因，是对证据的一种回应：证据积累多了，期望会跟着调整。可是不服里的这一格，不是证据推出来的，是笃信派它去站岗的。笃信不让任何结果碰自己，就派「偶然」去挡。

所以，按他的路子，一个人连续几次失败，如果还都归给外部不稳定的原因，期望会慢慢承受不住，要么下降，要么转到别的归因。可是不服里，这一格可以一直展期。它不看证据，它看的是：笃信有没有被碰到。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局面：连续五年，陈禾每年都说「这次不算」，每年都找到一个新的偶然。证据一年比一年多，不服不会松，反而更牢：因为每多一次，要保卫的东西就多一层。这不是对证据的回应，是对笃信的看守。

五、布罗斯南与德瓦尔：卷尾猴的拒绝

2003 年，这两位研究者在《自然》杂志上报告了一个实验：让卷尾猴做同样的小任务，用石头换奖励，一只得到黄瓜，另一只得到葡萄。得到黄瓜的那一只，常常拒绝再换，有时把黄瓜扔出笼子。〔核〕

他说中了一件事：拒付，不是人的专利。同一件事，别人得到的好，自己得到的差，这样的差异，在灵长类那里就能引出整个拒绝的动作。不服这种东西，源头很老。

本书多出的一层：猴子的拒绝，是当场的，没有「下一次」这个科目，也没有「偶然」这一栏。猴子扔了黄瓜，扔完就是扔了。人的不服，多了两样东西：一个是理由（偶然），一个是展期（下一次）。人不只是拒收，还要给拒收写一份说明，再约一个重新来过的日子。

另外，据说在这个实验里，当对方并没有得到葡萄，只有自己得到黄瓜时，猴子并不拒绝，黄瓜是可以接受的。〔核〕这说明猴子的拒绝，要在眼前有一个对照才发生。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局面：郑立在另一座城市，陈禾见不到他，听不到他，没有任何眼前的对照，不服照样在。因为对方不是活在眼前，是活在理念界里，活在「我和他差不多」那张票上。猴子要眼前的葡萄才拒，人只要一个名字就够了。

◆ 十三、出路：把退回的票收下来

拒账的账，怎么改记?

先说一个要防的做法：硬劝。对一个正在说「这次不算」的人说「你就是不服气」「你就是输不起」，这一句话，是在说他的账错了。他的笃信立刻升起一道墙。你说得越重，墙越高。

本书给的路，也是三步，每一步，都要从那个口袋开始。

第一步：把「偶然」这个口袋倒出来看。

口袋里装着陈禾说的三样：业主是老乡，评委有师兄，项目顺。

倒出来，一样一样摆在桌上，分三堆：

第一堆，**有来路的**。业主是老乡，评委有师兄。这两样，是郑立的土里的东西。它们是真的，有名有姓，查得到。它们不是偶然，是土。土的差别，是差异的一部分，该入账。

第二堆，**是郑立的路的**。「项目顺」，仔细问下去，顺，是怎么顺的？是因为每周巡检做得细，业主的投诉在当天就处理，工期上有一份很早就做好的预案。这些，是路，是郑立自己走出来的。

第三堆，**查不到的**。比如，那天评委的心情，投票时那一屋子的气氛，哪一位评委当天谁坐在谁旁边。这一堆，才是真正叫得上「偶然」的东西，就是那只手露出来的角，查不到来路。

倒出来以后，口袋里原来装得满满的东西，一下子少了一大半：第一堆要入土的账，第二堆要入路的账，只有第三堆，才配得上「偶然」这个科目。

这是验信的第一步：把一个大口袋里的东西，一样一样分回它们本来的科目。第 36 章会把它写成一张卡。

第二步：把「这次不算」，改成「这次有几笔，我没记」。

「服」，本来的意思，是收账。把「不服」改成「服」，不是认输，不是承认自己不如人，是把那笔摆在面前的差异，收进账里。

收进去的，是差异本身：这一次，郑立拿了，我没拿。这是一件已经发生的事，它收得进账，它也值得收。

收进去，不等于说「我不行」。账是账，评价是评价。账里可以写：郑立这一次的好，是他的路和他的土做出来的；我这一次没有被选上，是我的路和我的土做出来的。两笔账，各记各的，不互相冲抵。

这一步改过来，陈禾那句「这次不算」，会变成：「这次有三笔，我以前没记：老乡，师兄，还有他每周的巡检。」

三笔里，有两笔，对他自己的路是有用的。

第三步：把「下一次」，改成「下一次的路」。

不服的时间栏记的是现在，退票的附言却是下一次。挂着不动的，是展期。要让展期变成清算，要在今天落一笔。

「下一次」是一个没有内容的词，只有一个时间。把它换成「下一次的路」，里面就有了内容：我下一次，要在哪一件事上，走一条什么样的路？

对陈禾来说，可以是很小的一件事：把深基坑监测这件事，整理成一页纸，写清楚异常数据是怎么发现的、怎么处理的、怎么向业主交代的。这页纸，不是为了评优，是让他的路有一个能被别人收账的形状。

路被收账以后，才会有人记得。而不用等条件齐。

这三步做完，不服并没有变成羡慕，也没有变成认输。它变成了第三种东西：把别人的结果，和自己的路，都收进账里，各记各的。这样的账，是可以往下发生的。

◆ 放回日子里

年会过后第十天，公司食堂。

陈禾端着餐盘，在靠窗的位置坐下。对面的椅子被拉开了，是郑立。

「陈总，不介意吧。」

「坐。」

郑立放下餐盘，没有马上吃，先说了一句：

「你们那个深基坑的监测方案，能不能给我看看？我们二期要挖深坑，我心里没底。」

陈禾的筷子停了一下。

他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前几天车上那几句话：业主是老乡，评委有师兄，项目顺。可是那几句话，在这一刻，忽然有点轻。

因为眼前这个人，在找他要东西。

郑立不是来示威的，也不是来客套的。他是一个在自己的路上遇到了一道坎的人，在问另一个走过类似路的人：你是怎么过的。

「可以。我回去整理一下，发你。」

「谢谢。」郑立说，「你这个方案，我听项目部的人说过，业主那边对你的评价挺高。」

这一句话，陈禾没有接，低头吃了一口饭。

这一句话是真的吗？他不知道。可是他知道，这一刻，他的路，被另一个人收账了。

不是评委投票，不是玻璃奖杯，是一个同行，在一个午饭的时间里，认了一笔：你这条路，我用得上。

那天晚上，苏敏在厨房洗碗，陈禾靠在门框上说了一句：

「今天郑立找我要方案。」

苏敏没有回头。「给了？」

「还没整理。」他想了想，又说，「那件事，我之前说不算，今天觉得，好像是算的。」

苏敏关了水龙头，转过来，问：「哪件事？」

「年会那件。」

「哦。」苏敏擦着手，「那你原来说的不算，是为了什么？」

陈禾一时没有答出来。

他站了一会儿，说：「大概是想等下一次。」

苏敏说：「下一次，你准备做什么？」

这句话，把他问住了。下一次，他准备做什么？他从来没有想过，他只是在等。

他回到书房，打开电脑，新建了一个文档，标题写：深基坑监测，我们是怎么发现异常的。

写了第一行字。

这是他这一年里，头一次，把「下一次」变成了一件具体的事。

给你一个今晚就能试的小办法。

想一件你说过「这次不算」的事。拿一张纸，画三栏：

第一栏写：**我说不算的理由**。有几条，写几条。

第二栏写：**这几条里，有来路的**。就是查得到、有名有姓的，比如谁和谁是老乡，谁和谁是同学。这些，是土，请把它们从「偶然」里搬出来，写在这一栏。

第三栏写：**真查不到来路的**。只剩这些，才配叫偶然。

写完以后，数一数。如果第三栏只剩一两条，那么你原来说的「这次不算」，大部分是土和路，是该入账的。

然后，在纸的最下面，写一句：**下一次，我要走的一件具体的事是……**

别写大事，写一页纸、一个电话、一个周末。

带 走 的 话

不服是对「输入一样、输出必一样」的看守：差异看见了，一律当作外面混进来的偶然，退票，挂向下一次。

小　账

这一章里，回写是落下了，还是悬着？退回去了。不服这一场发生，改写被拒绝，账被退回，没有记进任何一科；出路里才收下了一笔：把偶然口袋倒出来，把下一次换成一页纸。

本书要防的病：以为「相同的起点必出相同的样子」——本章在哪里防住了它？——在「偶然」口袋被倒出来的那一刻：口袋里大半是土和路，各有来路，各是各的手做出来的样子。

想 一 想

1. 你最近一次说「这次不算」是什么事？当时你给的理由，有几条是查得到来路的？
2. 你的「下一次」里，有没有一件今天就能开始的具体的事？它是什么？
3. 你有没有被别人收过账？当时你的路，被谁认了一笔？

◆

21

第 21 章

攀比：换个科目硬兑

◆ 一、小区门口的一辆车

2024 年春天，陈禾开着那辆开了九年的老车，在小区门口等栏杆抬起来。

栏杆抬到一半，卡住了，他踩着刹车，目光无意识地往旁边的访客车位扫过去。

那个车位上，停着一辆新车，黑色的，车漆亮得发蓝，轮毂是那种很扁很宽的样式。车头对着他，像一只收着爪子的猫。

他认得这辆车。

不是认得车，是认得车的主人。三个月前同学会，何建平从这样一辆车上下来，把钥匙往门童手里一递，进了酒店。当时桌上有人问：何总换车了？何建平笑了笑，说：公司配的，不值钱。

后来同学群里，有人把那辆车的照片转了出来，配了一行字：何总的座驾，一百二十来万。

此刻，这辆车就停在他们小区的访客位上。何建平是来看他的老领导的，那位老领导恰好住在陈禾隔壁那一栋。

栏杆抬起来了，陈禾松了刹车，开进去。

他把车停好，拔了钥匙，没有马上下车。

他在车里坐了一会儿。车里有一股闷了很久的味道，是旧坐垫、旧空调、旧烟灰缸的味道。方向盘的皮面磨掉了一小块，露出里面灰白色的底，他的拇指每天正好按在那一块上。

他看了看那块磨掉的皮。

然后他拿出手机，打开了一个看车的软件。

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他的车没有毛病，年检过了，保养也刚做过，他早上还跟苏敏说：这车再开三年没问题。

可是这个晚上，手机屏幕上，一辆接着一辆的车，一个价格接着一个价格，滑过去。

他滑到了一辆，价格在三十万出头，是一辆比他现在这辆新得多、排量大一点、外观也体面的车。他停在这一页，看了很久。

三个星期以后，这辆车停在了他家楼下。

苏敏下班回来，看见了，在车边站了一会儿，没有说话，上了楼。

吃饭的时候，她才问：

「怎么突然换车了？」

「旧车该换了。」

「不是说还能开三年吗？」

陈禾低头夹菜，说：「换就换了，也不是什么大事。」

苏敏没有再问。

这一章要讲的，就是这件很小的事：一辆本来不用换的车，是怎样被换掉的；换车的钱，是在哪一笔账里付的。

它叫攀比。

◆ 二、什么叫「换个科目硬兑」

先说一个很容易混的地方：攀比和羡慕，看起来是邻居，其实住在不同的楼里。

羡慕是：看见他有，心里亮一下，酸一下，然后停住。

攀比是：看见他有，我也要有。

差别只有一个：羡慕不动手，攀比动手。

陈禾那天晚上看着何建平的车，如果只是亮一下、酸一下，就是羡慕。可是他打开了看车软件，三个星期以后买了一辆，这就是攀比。

再看两个常常被混为一谈的词。

虚荣。 虚荣是想让别人看见自己好。重心在「被看」。攀比的重心不在被看，在「不能比他差」。陈禾买了那辆车，没有发朋友圈，也没有特地开去同学面前显摆，甚至连何建平那辆车的事，他一句都没有跟人提过。他不是想让人看见，他是想让自己「不比他差」。

爱美、讲究。 这个词是对东西本身的喜欢。喜欢一辆车的设计，喜欢一块表的做工，这是对东西的。攀比不看东西，看的是排位：这样东西，在他那里是什么价位，我这里就不能低于那个价位。

那么，攀比和本书这个总比喻，是什么关系？

回到那张期票。

陈禾手里那张最老的票，是「我和林川差不多，所以将来也该差不多」。这张票，在 1998 年七月到期，没有兑现。

这一张票，有一个特点：它兑不了了。

高考已经过去了二十八年，31 分已经落在了红榜上，北大和湘大已经各自成了两条路。这笔账，不管你怎么想，都不可能回到当年重新算一遍。

可是笃信这张票，没有作废。它还在，它在要求兑现：「我们差不多，你得有一个差不多的样子。」

兑不了的票，怎么办？

羡慕的办法是展期，往后推。

不服的办法是退票，说这次不算。

攀比的办法，是第三种：**换一个科目，硬兑。**

高考那一笔兑不了，就找一个兑得了的科目。车，是一个科目；房，是一个科目；孩子的成绩，是一个科目；年薪，是一个科目；朋友圈里的旅行，是一个科目。这些科目里，总有几样，是用钱可以买到、用时间可以做到的。

那就在这些科目上，把「差不多」兑出来。

在北大和湘大那里，我们差得很远，没办法了。可是在车上，我可以不差；在房子上，我可以不差；在孩子的补习班上，我可以不差。

这就是「换个科目硬兑」。

「硬」字很要紧。它说的是：这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兑现，是硬把一张老票，往别的账户里塞。

注意一件事：换科目，是不会改变那张票的。票还是那张旧票：我们差不多。可是兑现用的东西，已经换了。用车，去兑「我们差不多」；用一套学区房，去兑「我们差不多」。

这笔交易，从头到尾，对不上账。可是它做起来，很顺手。

◆ 三、为什么偏偏是这几个科目

为什么攀比挑中的科目，总是车、房、孩子、年薪这几样?

先看什么样的东西适合拿来硬兑。

第一，要看得见。一个人的善良，一个人的内心宁静，没有办法拿来比，因为看不见。车，房，成绩，职位，都有一个现成的样子，摆在那里。

第二，要标得出价。有一个数字挂着：一百二十万，三十万，一套九十平方，一模 612 分。数字一出来，高低就有了。

第三，要买得到，或者做得到。要能用输入换输出：钱换车，时间加补习班换分数。

这三样合起来，是一个共同的东西：这些科目，都只有一栏。

你想一想，一辆车，在账本上是怎么写的? 「车，一辆，三十二万。」只有结果，没有经过。至于这辆车是怎么来的，是靠了十年的积蓄，还是靠了一次风险很大的借贷，是一路省出来的，还是一时冲动，账本上不写。

这就是「只记一栏」：只记显露（S），不记路（D），不记土（E）。

攀比挑中的，正是这样一些只有一栏的科目。因为这样的科目，才好比。要是把一辆车背后的路和土也写进去，两辆车就没法比了：一辆是靠十年省出来的，一辆是靠一笔意外之财买的，怎么比？

所以攀比有一个隐含的步骤：先把一个有路有土的东西，削成一个只有数字的东西，然后再比。

这个削，是攀比的第一刀。

◆ 四、一场里面的发生

还是那个办法：把攀比当成一场发生，看它的显露，看它的念头，看它的土。

先看显露。

陈禾换车这三个星期，身上显出来的样子，有这几样：

第一，手指头。他的拇指在手机屏幕上一页一页地滑，滑得很快，也很轻，像是怕被谁看见。

第二，嘴上轻描淡写。「旧车该换了」「也不是什么大事」。越说得轻，越像在遮什么。

第三，一种挺着的感觉。从停车场那一刻起，他的肩膀有点往后收，下巴微微抬着，像一个要进考场的人，身上有一股不肯输的硬劲。

第四，眼睛在量。他开始注意别人的车。在小区里，在路上，在工地门口，他的眼睛会自己去看：那是什么牌子，大概多少钱，比我的高还是低。

第五，买下来以后，有一阵很短的松，像一口气吐出去。可是松的时间很短，不到三天，眼睛又在量了。

这几样合起来，和羡慕的「又酸又亮」，和不服的「硬而紧」，都不一样。攀比的显露，是**挺着**：一种往前顶、往上够的姿态，里面带着一点急。

再看念头的先后。

陈禾这几个星期，心里走过的话，一共五步：

一，看见。

「一百二十来万。」

这一句，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一个数字落进耳朵。可是它落进去以后，整个人的账本被它翻了一页。

二，算账。

「我这辆，现在值多少？」

念头回头去摸自己的车，一摸，摸出一个价格：开了九年，折下来也就几万块。再看何建平那辆，一百二十来万。两个数字摆在一起，中间的差，像一条沟。

三，这一项，我不输。

注意这一步。念头没有说「我要买一辆一百二十万的」，没有那么傻。它说的是：「这一项，我不能落下太多。」于是它去找一个够得着的、又不显得太差的位置：三十来万，一辆像样的车。

「够得着」，是攀比里最精明的一步。它会自己衡量，找一个能兑的价位，兑出一个「不丢人」。

四，买。

没有第四步的念头，只有手上的动作：看车，试驾，签字，交订金。念头这时候安静了，因为手在忙。

五，下一项。

买完以后，它没有停。「他那块表是什么牌子？」「他儿子在哪个学校？」两三天以后，念头已经往下一个科目走了。

五步合起来：

看见，算账，这一项我不输，买，下一项。

最后一步「下一项」，是攀比和别的几种心理最大的不同：别的几种，念头最后都是停住、挂账、打圈。攀比的最后一步，是换一个科目，再来一遍。

再看起手。

羡慕是从别人的样子起手（S→E→D）。不服是从自己的路起手（D→S→E）。攀比起手的地方，是**手**：念头刚落下一个数字，立刻就去动手，去比价，去试驾，去签字。

用本书的话说，它走的是 D→E→S：先动手（路），再配齐周围的条件（土：车位、保险、贷款），最后等一个显露（一辆车停在楼下，一个体面的位置）。

这条路径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把输入当弹药，把输出当靶子。靶子是别人的样子，弹药是自己的钱和时间。瞄准了就打，打完看看有没有中。

◆ 五、缠在攀比里面的土

攀比缠着的土，比羡慕和不服都要杂，因为它要动手，动手就牵着一大堆东西。

同学群。 一个有一百多个人的微信群，每天有人发东西：出差的照片，孩子的奖状，新买的东西。群是一个公开的橱窗，每个人在里面，都是一件陈列品，也都是一个看橱窗的人。

小区和停车场。 住在同一个小区，每天进出，每天被看见。车，是一个小区里最容易被看见、也最容易被比较的东西，没有哪个科目比它更方便。

一笔贷款。 买新车，陈禾贷了一部分。这笔贷款，是一条很实在的线：它把今年的收入和未来三年的月供缠在了一起。这条线，在换车的那一刻，被他看见，又被他很快放到了一边。

一个销售。 4S 店里那位销售，是一块很有意思的土。他说话很轻，不推不拉，只会不经意地说：「您这个身份，开这款，正合适。」「身份」这两个字，是一句很准的话，它把一辆车，和一个位置，悄悄连了起来。

一个行当的规矩。 工程监理这一行，场面上有一些不成文的规矩：见业主，见施工方老总，车不要太寒酸。陈禾在这个行当里二十多年，这条规矩，他早就知道。它是现成的理由，随时可以拿出来用：「这是工作需要。」

一条老家的话。 他母亲在老家，听他说换了车，在电话里说了一句：「那么贵的东西，做什么。」这一句话，被他很快挂掉了。可是它在那里，是土里一块不舒服的石子。

一份在先的差。 最深的一块土，还是那 31 分。它不出声，可是整场攀比里，每一个动作的底下，都垫着它：北大没有兑，总得兑点别的。

你看，这一团土，和羡慕那一团相比，有一个特点：它是实心的。羡慕缠着的是记忆，是红榜，是周老师的话，都是软的、往事的东西。攀比缠着的，是贷款、车位、销售、行当的规矩，是硬的、现在的东西。

所以，攀比一旦发起来，很难被一个念头叫停。一个念头叫不动一笔贷款。

◆ 六、忘了什么：把笃信做成了行动

现在问本章最要紧的一句：这场攀比，忘了什么？

答案，还是忘了函数。这是第三次说了，可是每一次忘的样子都不同。

先把三方程放回桌上：S=F(D,E)。显出来的样子（S），是走过的路（D）和缠着的土（E），经过一道工序（F）做出来的。

王德生博士说，笃信信的是：

「这个笃信，其实就是对三方程的笃信，即相信相同的 D 和 E，一定会产生相同的 S。而忘记了那个隐藏的函数，即 S=Function(D, E) 的 Function。」

羡慕把这个笃信存着，不用。不服把这个笃信围起来，不让碰。攀比，是把这个笃信**用起来**。

「相信相同的 D 和 E，一定会产生相同的 S。」

好，既然如此，想要和他一样的 S，该怎么办？只要把他的 D 和 E，复制一份给自己，不就行了吗？

这就是攀比最核心的一个念头，它没有说出口，却藏在每一个动作里：买同样的东西，就会有同样的样子。

何建平那辆车，是一个 S：一种体面，一种身份，一种「过得不错」的样子。

要得到这个 S，得有它的输入。输入是什么？是车，是配套的环境，是钱，是出行的方式。这些，都是买得到的。

于是，陈禾买了一辆车。他买的，其实是一份输入。他指望的，是输出：一个和何建平差不多的样子。

可是，买回来以后，一件事出了偏差：

车是有的，车位是有的，贷款也有了，他开着它，在小区里转了一圈，那个「样子」，没有来。

没有什么感觉。或者说，有了一点点感觉，可是不到三天，就没了。

这个现象，前面第 5 章讲过：同款没有同样的光。

为什么？因为 S=F(D,E)。他买来的，是 D 的一部分（买车这个动作）和 E 的一部分（车这个东西）。可是何建平的那个 S，是何建平的整个路和整个土，经过何建平那只手，做出来的。那只手，没有跟车一起卖。

这就是攀比的「忘」：它把整个函数忘了，只记得输入可以买。

那么，为什么忘了函数，会发生攀比，而不是别的？

回到那个缺口。笃信碰壁以后，会留下一个缺口：明明差不多，结果为什么不一样？

羡慕的办法：不填，留着。

不服的办法：用偶然填，把缺口封死。

懊悔的办法：用自己当年的错填。

嫉妒的办法：用对方的不正填。

攀比的办法，是第五种：**不填，直接补**。

缺口，不去追究它是怎么来的，只要把那个差的数字补上，缺口就不见了。差一辆车，补一辆车；差一套房，补一套房。

这是攀比最「勤快」的地方：它不浪费时间解释差异，它直接动手把差异抹平。

这也是它最危险的地方：它不解释，所以它永远不知道，差异到底是什么。

它抹的，是差异的一个数字。而这个数字背后，那只手，没有被碰到。数字抹平了，差异还在。所以，抹完一个，马上出现另一个。

◆ 七、只记一栏：账怎么记

攀比的四栏，是这样记的。

同一性栏：在。 「我们差不多」的想象，在，而且是当下的、触手可及的那一种。何建平是老同学，同一个班，同一个城市。这一栏稳稳地记着。

归因栏：只记 S。 差异，被记成了一个数字：他一百二十万，我现在三十万。这个差，没有被往 D 里追（他靠什么挣来的），没有被往 E 里追（他家的底子是什么），没有被记成偶然，也没有被记成各人的函数。它只是一个数字上的差。

整个账，只有一栏。

情态栏：可以。 和羡慕是同一个字。区别在额度：羡慕的「可以」只是挂着，攀比的「可以」被押满了，成了「我可以不输，所以我不能输」。这份紧，不是别人逼的，是账本自己逼的。

时间栏：现在。 攀比和羡慕住同一个格子：归因 S，情态可以，时间现在。区别在额度：羡慕只是挂着，攀比是把额度押满，一生只押这一栏。攀比的账，是每一个现在重新记的。今天他有车，我现在就得有车；明天他有表，我现在就得有表。每一个现在，都要重新排一次名次。

四栏合起来，账是这样的：

> **户头：何建平（同一性：在，当下）**
> **科目：车，价格（归因：只记 S 一栏）**
> **摘要：不能比他差太多（情态：可以，额度押满）**
> **到期：立即，下一项另算（时间：每个现在）**

这一笔账的账病，本书叫它**押账**，也叫硬兑账：全部的账，堆在一个科目里，只靠数字撑着。

押账有三个毛病。

第一个毛病：它没有对账的依据。 一般的账，有凭证：这笔钱是怎么来的，这笔钱是怎么花的。押账只有结果，没有凭证。所以，它无法知道自己到底欠了什么，赚了什么。

第二个毛病：它可以无限加码。 只记一栏，就意味着这个科目没有天花板。一辆车够了，还有一块表；一块表够了，还有一个房子；房子够了，还有孩子的学校。每一个科目，都可以追着往上走。

第三个毛病：一生押在一个对比上。 当所有的账都堆在「和他比」这一个科目里，一个人的整个日子，就变成了一个比较。吃饭的时候，在比；睡觉之前，在比；出门的时候，在比。这个科目之外，别的账，渐渐没有地方记了。

◆ 八、一笔没有终点的账

为什么攀比，很难自己停下来？

先看它的账怎么走。

陈禾买了车。账是这样落的：他买了一个 S（一辆车），补上了一个差（价格）。差补上了，攀比这一笔，理论上，可以关了。

可是它没有关。因为那张最老的票，还在。

那张票上写的是：我们差不多。车只是兑了其中一小块。车买回来，「我们差不多」这一句，并没有兑现，因为这句话说的，不是车，是整个人，整个日子，整个结果。

车兑的，是一个小零钱。大额的票，还挂着。

于是，下一个科目，立刻补上来：表，房子，孩子，职位，旅行。每一个，都是一小块零钱。

零钱可以兑一辈子，大额永远兑不了。

这就是为什么攀比没有终点：它永远在用零钱，兑一张兑不了的大额票。

还有一个原因：科目可以无限换。

在一个科目上，没有人永远赢。陈禾的车，现在是三十万，何建平那辆，是一百二十万。他再往上换，换到一百万，总会有人在两百万。再往上，总会有另一个人。「比」这件事，是向上没有顶的。

可是攀比总能找到一个科目，在上面，自己并不落后。他的孩子读的学校，他的项目的难度，他爬过的山，他读过的书。总有几样，是我领先的。

这给了攀比另一种味道：它有赢的时候。赢一次，就松一口气。松了，再输一次，再紧。这样一松一紧，一松一紧，人被拉着往前走。

这是它让人上瘾的地方。

最后，还有一个很安静的原因：攀比的对手，不是某一个人，是一张榜。

陈禾比的，是何建平，但如果何建平明天搬走了，不再发任何东西，会怎么样？

攀比不会停。它会找下一个人：另一位同学，另一个同事，另一位邻居。因为它依靠的，不是何建平这个人，是榜：一张所有人的排位表。何建平只是榜上的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换掉了，榜还在。

这是攀比和羡慕的另一个不同：羡慕是对一个人，攀比是对一张榜。

榜在哪里？榜在陈禾心里，榜上有谁，谁在上面，谁在下面，他一个一个，都记着。

◆ 九、几个常见的科目：同一台机器的不同样子

车，只是攀比最常见的一个科目。把别的几个放在一起看，会发现它们是同一台机器，同样的动作，同样的落空。

房子。 苏敏有个同事，姓蔡，教数学，前年在市里最好的那个学区买了一套小房子，七十多平方，贷款三十年。同事们都说她「有魄力」。蔡老师自己在办公室里，从来不说房子的价钱，只说：「孩子上学方便。」

苏敏后来听另一位老师讲，蔡老师是因为，她老同学的孩子，在那个学区。同学聚会上，那位老同学说了一句「我们家那个，就在附近上的」。

房子是一个 S：「孩子在好学校读书」。蔡老师买的，是这个 S 的一份输入：学区。她指望输出：孩子的前程，和那位同学家的孩子差不多。

结果怎样，还要等几年。可是有一点现在就看得见：那七十多平方里，孩子的书桌，是放在饭桌旁边的。

孩子的成绩。 这个科目，第 32 章会专门写，这里只留一句：当一个孩子的 612 分，被家长一笔记进「我们差不多」的账里，这个孩子，就成了一个数字。

旅行。 同学群里，有人晒了一组云南的照片，洱海，日落，咖啡。过了半个月，另一位同学去了差不多的地方，拍了差不多的照片，配了差不多的字。

这是一个很安静的攀比：没有人说「我要比他好」，只是「也去看看」。可是这趟旅行，从买票之前，就是奔着那组照片去的：同样的日落，同样的角度。

回来以后，那位同学跟人说：「也就那样，没有想象中好。」

照片上的光，是那一天、那一个人、那一副心情的光。搬不走。

学历。 在职读一个研究生班，攀比的色彩有时很淡。可是你细看它的动机：同学群里，有人说「我在读 EMBA」。接下来三个月，群里又有两位报了名。

学位是一个 S。读书的路，课堂上的土，没有被一起搬走。毕业那天，拿到的是证书，不是那位同学读书那三年，心里长出来的东西。

这四样，房子，成绩，旅行，学历，看起来各不相干。放在一起，是同一台机器的四个样子：看见一个 S，复制它的输入，指望输出。结果，总是缺一点：那一点，叫那只手。

这也是攀比里最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买回来的，总有一点「不是」。

不是不好，是不是那个。那个「不是」，就是缺的那一点，是它一直往下一个科目走的原因。

◆ 十、有人替这台机器加油

攀比有一样特别的东西，别的几种心理没有：它有一整个行业，天天替它加油。

陈禾在 4S 店里，没有人逼他。销售很客气，倒茶，让他自己看，不推销。可是整间店，从灯光到车漆，从展车的摆法到价牌的字体，都在做同一件事：把一辆车，削成一个能被比的东西。

一个价牌，写着起售价，写着配置，写着一个「同级领先」。旁边另一辆，写着另一个数字，另一个「同级领先」。人站在两块牌子中间，不用任何人说话，就已经在比了。

这个行业做的，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把「那只手」拿掉，把「那个样子」标上价。

标上价以后，样子就变成了可买的东西。样子可买，笃信就有了去处：「相同的输入，相同的输出」，从一句抽象的话，变成了一个可以签字的合同。

这并不是说，卖东西的人在骗人。销售没有说谎，车是真的，座椅是舒服的，安全气囊是真的。他只是把一件有路有土的东西，放进了一个只有数字的橱窗里。

整个社会里，这样的橱窗很多：房产广告，补习班的宣传页，旅行社的套餐，手机里的短视频。每一个橱窗，都在把一个 S 摆出来，给它标上价，让你看见：他有，你可以有，只要这个数字。

这样的橱窗，对攀比来说，是加油站。

回头看陈禾的那个晚上：他在停车场看见一辆车，打开看车软件，一页一页滑。手机里，没有一页写着「这辆车的主人为它付了什么」。每一页都写着：配置，价格，月供。

整个路径上，从停车场到软件到 4S 店，每一步，都有人把「别人的样子」递到他面前，没有一步，在问他：你要的，是哪一个样子？

这是为什么，攀比一旦碰上了现代的商业，会变得又快又顺。它不用自己推进，一路都有人在铺路。

可是铺路的人，不是敌人。他们只是在一台现成的机器上，加了一点油。机器是什么，他们不用管。机器是：笃信「相同的输入，相同的输出」。

◆ 十一、一场发生的一生

攀比，也有它的发生、成熟、固化、退化。

发生。 最早的一次，不是车，是更小的东西。可能是高中时，同桌有一支很好的钢笔，陈禾攒了两个月的零花钱，买了一支差不多的。那时候的攀比，还很小，小到没有名字，只是一次「我也要一支」。

成熟。 工作以后，科目多了。手上有钱了，有了判断：什么价位算「体面」，什么价位算「寒酸」，什么价位「刚好不丢人」。成熟的攀比，是一把很准的尺，一眼扫过去，就能量出一件东西在榜上排第几。

陈禾换车那一次，选的是三十万出头，不是一百二十万，也不是十万。这个「三十万出头」，不是凭感觉，是那把尺量出来的：够得着，又不丢人。

固化。 到了固化的阶段，攀比不再需要一个触发。它自己跑：路过一个小区，量一量房价；听说谁家孩子去了哪个学校，量一量学校的档次；看见谁戴了什么，量一量表。眼睛一扫，数字自己出来。

固化的人，常常说自己「不爱比」。他说得很真，因为他在比的时候，已经没有感觉了，这把尺成了他眼睛的一部分。

退化。 攀比要是一直走下去，会走向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是被榜压垮。榜太长，上面的人太多，怎么追也追不上，于是转成自卑（第 26 章）：我就是不如人。

另一个方向，是被榜反噬。追得太用力，账里的欠债越来越多，贷款，透支，借钱，只为了在榜上不掉下去。这时候，攀比已经不是兑现一张票，而是为了「不掉榜」在付账。

陈禾现在，在成熟和固化之间。他的尺很准，他有那一笔三年的贷款，他的眼睛偶尔会自己扫过停车场。

◆ 十二、对那只手的笃信：外包给一把尺

十大心理里，对「那只手」的笃信，各有各的处置。羡慕是保住，不服是加固，攀比的处置，有一点不一样：**外包**。

什么叫外包?

笃信说：相同的输入，一定有相同的输出。这句话，是需要一个读数的：怎样知道，输出到底「相同」了没有?

羡慕的读数，是心里的感觉：亮不亮。不服的读数，是一个判断：算不算。这两个读数，都在里面，都容易含糊。

攀比不要含糊的读数。它要一个外面的、硬的、谁都看得见的读数：价格，排名，分数，面积，年薪。

于是，它把那只手，换成了一把尺。

「相同的输入，一定有相同的输出」，这句话，攀比悄悄改了一个字：「相同的价格，一定有相同的样子」。样子是什么？不用问，只要价格一样，就算一样。

这一改，做了一件事：把F那只看不见的手，从账本里整个拿走了，换上了一把现成的、看得见的、可以拿在手里量的尺。

用一把尺代替一只手，有很大的好处：

第一，它省事。再也不用琢磨「为什么我的和他的不一样」，只要看数字。

第二，它有秩序。榜上的位置，是清楚的，不会有人说不清。

第三，它可以买。一把尺量出来的差，是可以补的：缺多少，补多少。

代价呢?

代价是，那只手没有被看见，所以也没有被承认。每一个被尺量过的东西，都被削成了一个数字。一辆车，一套房，一个孩子，一个人，全被削成数字。

陈禾的车有一块磨掉的皮，那块皮，是他九年里每天按着方向盘的位置。那块磨损，是他的路，是他的手留下的痕迹。可是在那把尺上，这一块，一点价值都没有，它被量成「九年车龄，折价几万」。

这就是外包的代价：被尺量过的东西，都变成了没有路和土的数字，包括他自己的九年。

这一点，很多人没有察觉：攀比不光是在量别人，它在同一时间，也在量自己。每一次拿尺去量何建平，那把尺同时也量了陈禾，量出来的那个陈禾，也是一个数字。

◆ 十三、几个局面：谁在被验证

下面放三个局面。每一个，都是只有本书的说法才推得出结果。

局面一：把两家的账本全公开。

假设有一天，陈禾和何建平，把两家所有的账都摊开：车是怎么来的，贷款有多少，公司配车的实情，收入的底，欠的钱，睡不着的夜。

羡慕在这个局面里，会塌一半。因为羡慕只搬了一维，一旦发现路和土一起摆出来了，「想过他的日子」的想法就会松。

攀比会怎样？

多半不会塌，反而可能加码。因为账本公开以后，榜上每个人的数字看得更清楚了，尺更准了。攀比要的，从来不是对方的日子，是对方的数字。数字越清楚，攀比越有靶子。

这是羡慕和攀比最容易验的区别：给羡慕看全貌，它松；给攀比看全貌，它不松，因为全貌里，它只用得上一栏。

局面二：对手撤榜。

假设何建平明天把朋友圈全部删了，从同学群退了出去，再也不出现。

攀比在这个局面里，并不会停下来。榜上少了一个名字，攀比会去找另一个。

要是这时候，对手并不是消失，而是被「验证」过了，比如，有人证明何建平那辆车其实是公司配的，不是他自己买的，一百二十万不是他的钱。

这时候，攀比会换榜，不会塌。榜上这个位置，换另一个人；这个科目，换另一个科目。户头可以换，账不用改。

局面三：31 分被证有假。

回到全书反复用的那个局面。假设有一天，有人证明林川当年那 31 分有假。

羡慕塌空；不服舒坦；懊悔松气；嫉妒幸灾乐祸。

攀比呢?

攀比几乎无动于衷。

因为攀比这些年追的，从来不是林川的 31 分，是一整张榜上的数字。林川是不是真的比自己高 31 分，对榜上今天的数字，没有多大影响。何建平的车是真的，林川在北京的房子是真的，这些，都不会因为 31 分有假而改变。

要说有变化，是这样一个小变化：在榜上，林川那一栏，被划了一下。可是榜还在，何建平还在，下一个名字还在。

这三个局面，说的是一件事：攀比的尺，不依赖任何一个具体的人，也不依赖任何一件具体的事。

这是为什么，攀比，在十大心理里，是最「耐用」的一种。

◆ 十四、近邻交锋：五位

这一章的近邻，有五位：凡勃伦，弗兰克，卢特默，日本的「隣の芝生は青い」和「世間体」，还有赫希。他们的话，一律转述大意。

一、凡勃伦：炫耀性消费

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1899）里，提出了「炫耀性消费」。他的意思，大意是：有闲阶级花钱，不是为了东西本身的用处，是为了让别人看见自己有钱、有闲。他还说到「金钱竞赛」：每个阶层的人，都在向上一个阶层看齐，学着他们的样子过日子。〔核：大意〕

他说中了一件事：比，是一场往上够的竞赛，每一层都在看着上一层。陈禾看何建平，何建平看他的领导，一层一层，都在往上看。

本书多出的一层，在「观众」那里。

在凡勃伦那里，攀比要有观众：东西买了，要给别人看，才有意义。观众在外面。本书看到的是，观众也在里面：在理念界，在那张「我们差不多」的票上。

陈禾买车的时候，没有发朋友圈，没有把车开去同学面前。观众在哪里？不在外面，在他自己心里。是他心里那个「我们差不多」的想象，在看着。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局面：一件完全没有人会看见的东西，也可以是攀比。比如，他悄悄把存款攒到何建平差不多的数字，一个人也没告诉，谁也看不到。炫耀的说法，推不出这个局面，因为没有观众，就没有动机。本书能推出，因为观众不是外面的人，是理念界里的那张票。

二、弗兰克：选择正确的池塘

罗伯特·弗兰克在《选择正确的池塘》（1985）里，说的是：人很在意自己在身边那群人中的位置，许多东西是「地位性物品」，它们的价值，取决于你比别人多多少。人宁愿在小池塘里当大鱼。〔核：大意〕

他说中了一件事：位置，比绝对的好处，更要紧。陈禾那辆车，要的不是车本身有多好，是它在榜上，处在什么位置。

本书多出的一层：池塘的边界，是谁划的？

在他那里，池塘是现实里的一个群体：同事，邻居，同行。本书看到的是，池塘是笃信画的。

陈禾在监理这一行，是一位总监，在公司九位总监里，排名不低。要是只看这个池塘，他是一条不小的鱼。可是他的攀比，不在这个池塘里。他比的是何建平，是林川，是同学群里那一百多人，因为那里，才有「我们差不多」的那张票。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局面：把陈禾搬到一个更小的池塘里，比如，让他只在自己的监理圈里生活，他的攀比不会因此消失。因为池塘不是地图画出来的，是同一性栏画出来的。笃信把谁画进了池塘，谁就是池塘里的鱼。

三、卢特默：邻居是负数

卢特默在 2005 年发表的一项研究，题目大意是《邻居是负数》。他用美国的调查数据发现：在自己收入不变的情况下，邻居的平均收入越高，人自己报告的幸福感越低。据说，那些和邻居来往更多的人，受影响更大。〔核〕

他说中了一件事：别人的数字，会变成自己的减号。而且，越近、越常见，减得越多。陈禾每天进出小区，每天经过那个车位，每一次，都是一次小小的减法。

本书多出的一层：那个减号，不是对所有的数字都有。

邻居的收入，在他的研究里，是一栏数字。本书说，这个数字，要在同一性栏里开了户，才变成负数。如果陈禾知道，那位邻居是继承的家业，或者知道他背着很重的债，或者知道他有一场重病，邻居的数字，对陈禾来说，就是另一回事了：这个户头，在同一性栏里被切掉了，账不再进来。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局面：两个邻居，收入一样高。一个，陈禾看着他「和我们差不多」，一个，陈禾知道他的底细，不是一类人。前者让陈禾的幸福感掉，后者不掉。〔推论，待验〕

四、「隣の芝生は青い」与「世間体」：邻家的草，别人的脸

日本有一句俗语，「隣の芝生は青い」，意思是邻家的草坪更绿。和它放在一起说的，还有一个词「世間体」，指的是在邻里、社会眼里的体面。〔核〕

他们说中了两件事：第一，草的绿，是隔着篱笆看出来的；第二，一个家的脸面，不只是自己的，是挂在邻里的眼睛上的。陈禾的车，是一个家的脸面。

本书多出的一层，在「绿」这个字上。

草的绿，是一个显露（S）。绿是看得见的颜色。可是这块草是怎么绿的，是什么土，浇了多少水，每天几点割一次，隔着篱笆看不见。看见的，只有绿。

羡慕的人，看着草，说：真绿。攀比的人，多走一步：去买草籽，去买割草机。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局面：请这位看草的人走进邻居院子里，看他每天傍晚浇水，周末割草，一年四季不闲。羡慕的人，看完以后，多半会松，因为他看见了路和土。攀比的人，看完以后，会去买一台更好的割草机。因为攀比比的，从来不是草，是在榜上的位置。

五、赫希：位置性商品

弗雷德·赫希在《增长的社会限度》（1976）里提出「位置性商品」：有些东西的价值，取决于别人有没有、有多少。比如，一个人站起来看比赛，看得更清楚，可是大家都站起来，就谁也看不清楚了。〔核：大意〕

他说中了一件事：有一类东西，一旦大家都有，价值就没了。攀比抓的，大多是这一类。

本书多出的一层：位置性，不是东西自己带的，是账本给的。

同一块手表，在一个人手里是用来看时间的，在另一个人手里是用来排位置的。表是一样的，区别不在表上，在账本上：账本里，这块表，是记在「用」这一栏，还是记在「只记 S」这一栏。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局面：一个孩子的笑，也可以变成位置性商品。当父母把孩子在比赛里的名次，变成家长群里的一栏数字，笑容就被削成了数字。同一个孩子，同一个笑，前一天是用的，后一天是排名的。东西没有变，是账变了。

◆ 十五、出路：把押账，补成三栏

押账怎么改？

先说一个要防的做法：禁止比。对一个正在攀比的人说「别比了」「比来比去有什么意思」，是在叫他把尺扔掉。可是那把尺，已经成了他眼睛的一部分，扔不掉。越劝，越觉得被说教，越不服。

本书给的路，是三步，不是把尺扔掉，是把账本补全。

第一步：补两栏，看路，看土。

押账只记 S。要补的是另外两栏：D 和 E。

何建平那辆车，一百二十万。补第二栏：这辆车是怎么来的？是公司配的，还是自己买的？补第三栏：他为了这辆车，背着什么？是一份要陪酒陪到半夜的工作，是一个随时可能被换掉的位置，还是一笔家里的底子？

这两栏，不用查得很准，也不用问得人尽皆知，只要在心里补上，哪怕是猜的。

补了两栏，那辆车就不再是一个光秃秃的数字，是一条有来路的东西。这时候，再拿它和陈禾那辆三十万的车比，就比不下去了：两条路，两片土，两只手，没有办法放在同一把尺上。

这一步和羡慕那一章的第一步是一路的。第 36 章会把它写成验信卡。

第二步：把押满的额度，收回一半。

情态栏里，攀比和羡慕一样记的是「可以」，可是额度押满了，变成「必须」：我不能比他差。这个「必须」，是押账逼出来的。

怎么改？不用对自己喊口号，只要在要花钱的时候，问一句：

「如果没有人比，我还要这样东西吗？」

这句话，是在把「必须」拆开，看里面剩下什么。

要是剩下的是对东西本身的喜欢，比如，这辆车的座椅确实更舒服，上下班路上确实更安全，这就是「可以」：可以买，可以不买，都不亏。

要是什么都没剩下，只剩一个「不能比他差」，那就是「必须」，那就是还没有对上账的一笔。

第三步：把「和榜上的人比」，改成「和自己的前后两笔比」。

榜，是向上没有顶的。要从榜里出来，就要换一个比的对象。

换成什么？换成自己：去年的账，和今年的账。不是和一个理想的自己比，不设靶子，只看一件事：这一年里，哪一笔回写，真的落下了。

比如陈禾，去年他的深基坑监测方案，没有成形，只在脑子里；今年他把它写成了一页纸，给了郑立。这是一笔回写落下了。这样的账，不管榜上谁高谁低，都是自己的。

和阿德勒那句「与理想的自己比」略有不同：不立一个理想的 S 当靶子，免得又回到「只记一栏」。只看回写，有没有落下。

这三步做完，尺没有扔，账本变厚了。

还有一件很实际的事：已经买回来的东西，怎么办？

不用退，也不用在心里把它当成一个错误。账本里，有一个办法，叫冲正：不撕原来那一页，在旁边补一行注。

陈禾那辆车，不用卖。只需要在那一笔账的旁边，补上两行：这笔钱，买的是一份输入，不是一个样子；这辆车，我开它是因为它的座椅更舒服，上班的路更好走，这两条是真的，别的，不算。

补完这两行，车还是那辆车，开起来，已经有一点点不一样。

◆ 放回日子里

新车到手三个月以后的一个晚上，陈禾在书房里，看着贷款还款的短信。

苏敏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个本子。

那是一个很旧的硬皮本，封面已经有些卷边。陈禾认得，是苏敏记家庭账的本子，她记了十几年，每一笔大开销，她都要记在这里。

「你来看一下。」

她把本子翻到前几页，放在陈禾面前的桌上。

陈禾低头看。每一页，是一笔账：日期，金额，名目。跟平常的账本没什么不同。

不过，在每一笔的后面，苏敏画了三个小格子，用铅笔，很淡。

「这是什么？」

「我自己加的。」苏敏说，「三个格子，一个写『为谁』，一个写『为什么』，一个写『没有它会怎样』。」

陈禾翻了几页，看见有些格子里写着字：

「小苒的钢琴课，为小苒，为她喜欢，没有它她周末会很空。」

「冰箱换新的，为全家，旧的压缩机坏了，没有它吃的会坏。」

「给你妈寄钱，为你妈，为她看病，没有它她会不安心。」

翻到最后一页，是这个月的。

「新车，」苏敏说，「你来填。」

陈禾拿着笔，停在那里。

他看着那三个小格子，一个一个，空着。

「为谁」，他想填「为全家」，笔尖落下去，又停住了。

「为什么」，他想填「旧车该换了」，可是这六个字，在这个本子上，显得很单薄。

「没有它会怎样」。

这一格，他对着看了很久。

苏敏没有催他，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看着窗外。

过了一阵，陈禾把笔放下，说：

「我不知道怎么填。」

苏敏点了点头。「我也猜你不知道。」

她把本子合上，说：「我不是怪你换车。我是教语文的，我批作文，最怕学生只写结果，不写经过。你这笔账，只有结果。」

陈禾没有说话。

苏敏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头：

「不用现在填。你想好了再填。」

她出去了，把门带上。

陈禾坐在书房里，看着桌上那个本子。三个小格子，用铅笔画的，很淡，一擦就掉。可是它们在那里，一直在，十几年没有擦。

他把本子推回去，把自己的账，在心里补了一栏：

何建平那辆车，一百二十万。

这辆车，是公司配的。

何建平每年有八十多天，在酒桌上。

这三行，他自己补的，不一定准。可是补完以后，那辆车不再是一个光秃秃的数字了。

给你一个今晚就能试的小办法。

在你下一次想买一样东西之前，拿一张纸，画三格：

为谁？ 只写一个人的名字。写自己也行，写「别人看」，也诚实。

为什么？ 写一句，如果写出来是「他有，我也要有」，不用羞愧，那是真话。

没有它会怎样？ 这一格，要写出具体的后果。如果写不出，或者写出来的是「会被人看不起」，请再看一看，被谁看不起？这个人，现在，在哪里？

三格写完，不用马上决定买还是不买。放一天，第二天再看一眼。

带 走 的 话

攀比是把兑不了的老票，换个科目硬兑：只记显露一栏，把那只手换成一把尺，所以账没有终点，榜没有顶。

小　账

这一章里，回写是落下了，还是悬着？ 错落了。攀比的回写，落在了另一个科目上（车，不是那 31 分），落下了一笔，对不上账；出路里补两栏、改情态、换对象，才算落了一笔对得上的。

本书要防的病：以为「相同的起点必出相同的样子」——本章在哪里防住了它？——在「买同款却没有同样的光」那里：输入买得来，那只手买不来。

想 一 想

1. 你最近一次「不能比他差」的开销，是什么？你当时在量的，是一个什么数字？
2. 如果没有任何人知道，你还会买它吗？
3. 你有没有一把用顺了的尺？它量的是什么，不量什么？

◆

22

第 22 章

懊悔：没兑现，是因为我当时没做

◆ 一、方案会上的那一下

2026 年 3 月的一个下午，长沙，地铁新线一个换乘站的深基坑方案评审会。

会议室不大，一张长桌，坐了十几个人：业主，设计院，施工方，监理，还有一位被请来的外部专家。陈禾坐在监理这一侧，面前放着一份他亲手改了三遍的监测方案。

方案的核心，是围护结构的监测频率和预警值。这是他最熟的东西，在这个行当里干了二十多年，哪一天的雨之后哪一层土会有什么脾气，他心里有数。

他讲了二十分钟，讲得很稳。

讲完以后，对面坐着的那位年轻人，把手里的笔放下了。

年轻人姓江，叫江一鸣，三十三岁，是施工方新来的总工，同济毕业，岩土方向的硕士。他说话很客气：

「陈总，您这个频率，是按经验定的吧？我想用一个反分析的办法，把前两个月的实测数据代回模型，看参数到底往哪边漂。这样预警值可以更细，也许能省掉三分之一的人工。」

他把电脑转过来，屏幕上是一张彩色的云图，红的，蓝的，一圈一圈地往外扩。他说了几个词，陈禾一个也没有完整听过。

「这个思路，我们设计院去年在另一条线上试过，」设计院那边的人点了点头，「效果还可以。」

会议室里的人，目光慢慢转向了陈禾。

陈禾拿起笔，又放下。他想说一句话，想说：这个办法，在现场，有它够不着的地方。可是他一时没能把那句话说成一个完整的、带数字的、对得起这间屋子的句子。

「可以，」他最后说，「会后我们再对一下数据。」

方案通过了，按江一鸣的思路，改了一版。

散会以后，陈禾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窗外有一片工地，塔吊转着，红色的灯一闪一闪。

那天晚上，他回家吃了饭，洗了碗，陪小苒讲了两道题，十点半，躺下。

苏敏已经睡了。

他在黑暗里，睁着眼，那个彩色的云图，还在眼前晃，一圈一圈地扩。

然后，有一句话，轻轻地，从胸口下面冒了出来：

「要是当年，我也考了研……」

只有这半句。后半句，不用说，他自己知道。

这一章要讲的，就是这半句。它为什么偏偏在这一晚冒出来，它在账本上做了什么，它忘了什么。

它叫懊悔。

◆ 二、悔是什么，不是什么

先把几个容易混的词，隔开。

遗憾。　遗憾是：想要的没得到，心里有一块空。它里面没有「我」的动作。一场没赶上的日落，一个错过的人，一次没去成的旅行，可以只是遗憾。遗憾是软的，往往带着一点诗意。

愧疚。　愧疚是：我做了对不住别人的事，心里过不去。它的重心在「别人」：我欠了谁。

自责。自责是：我这个人不行。它的重心在「人」，它给整个人下一个结论。

悔。　悔，说的是：当时，我有一个动作，我没有做。或者，我做了，做得不对。重心在**当时**，在**那一个动作**。

悔有三个零件：一个过去的岔口，一个本可以有的动作，一个今天的差异。三样缺一样，就不是悔。

陈禾那天晚上的半句话，把三个零件都带齐了：

过去的岔口：「当年」。

本可以有的动作：「我也考了研」。

今天的差异：那张云图，那个没能说成一个句子的句子。

王德生博士曾经把悔的句式，这样写下来：

「羡慕，是以一种：如果当时我'进行了某种'，那么今天也就会发生……羡慕总是和偶尔的悔连接的。」

这一句话里，有几个地方要看清。

第一，悔的句式，是「如果当时我进行了某种」。注意，不是「如果当时我是另一个人」，也不是「如果当时世道不一样」。它只改一样东西：我的某一个动作。

第二，后面接的是「那么今天也就会发生」。注意，「也就会」，这三个字里，是一种很稳的把握：只要那个动作变了，今天的某个样子，就会随之而来，一定会。

第三，「羡慕总是和偶尔的悔连接的」。悔和羡慕，是连着的，可是只是「偶尔」。这个「偶尔」，后面要专门写。

还有一件事，要先说清楚：悔，和前面几章写过的不服，反着来。

不服是：我没有错，是外面混进来的偶然。

悔是：外面没有什么偶然，是我自己当时没做。

不服把差异推给「外面」，悔把差异收回「里面」，而且收到过去的一个点上。

这就是悔的方向：它往回走，往一个过去的岔口走。

◆ 三、一张被倒着寄出去的票

再回到那张期票。

那张最老的票，是「我们差不多，所以将来也该差不多」。到期日是 1998 年七月，那一天，没有兑现。

王德生博士说，没兑现以后，自我界会各自回应和解释：

「即笃信理论界的一种类比，而现实界这个类比并没有兑现，于是自我界产生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回应和解释。」

羡慕的回应：还能兑，往后展。

不服的回应：这次不算，退票。

攀比的回应：换个科目，硬兑。

懊悔的回应，是这样的：**这张票没兑现，是因为我当时没去兑。**

注意这个回应里，有一个很微妙的转身。

在前面三种回应里，票是向前的。要么往后展，要么退回，要么换个账户。票的方向，是朝着将来的。

悔把票的方向，调了个头。它说：票是真的，期是真的，没兑，是因为那一天，我手里本来有一个可以拿去兑的东西，我没有拿。

于是票的到期日，被往回拨。拨到哪里？拨到那一个岔口：当年，那一张没交的表。

在账本上，这个动作，叫作**冲回去记**：把今天的差异，反向记到一个过去的日期上。

这是一个看起来很讲道理的记法：差异总该有个来处。羡慕说不清来处，不服说是外面的偶然，嫉妒说是对方的手脚。只有悔，把来处找到了：就是我自己，就是那一天。

它甚至带着一点奇怪的安慰：既然是我自己当时没做，那就不是天意，不是别人，是我手里本来握着的东西。这样的话，世界至少还是公道的。

可是，账一旦冲回去记，会遇到一件很麻烦的事：过去，改不了。

回写，是改写加记账。改写这一步，要有一个能被改的对象。今天的路，可以被改；明天的土，可以被改；那一张 2002 年没有交的表，改不了。

所以，悔的账，是一笔倒着记的账，记到一个不能改的日期上。本书叫它**逆账**。

逆账的特点：每一次记，都是一次落空。账记过去了，过去不回应，账就挂在那里，永远不会被销。

◆ 四、一场里面的发生

还是看三样：显露，念头，土。

先看显露。

陈禾那天夜里，身上显出来的，有这几样：

第一，胸口那个地方，往下坠，像一块很软的东西在往下沉。和羡慕那一阵「又酸又亮」不同，这一阵没有亮，只有沉。

第二，嘴唇动了一下。那半句「要是当年」，是他自己没有出声的，可是嘴唇动了。

第三，手。他的右手，从被子里伸出来，在黑暗里，轻轻地，比了一个动作：像是在把一张纸，推向前面一个看不见的人。

第四，一声很轻的气，从鼻子里出来，不是叹，比叹更轻。

第五，眼睛看着天花板，可是又好像不在看天花板，在看一个很远的地方，也许是一间宿舍，一张桌子。

这几样，合起来，是悔的显露：**往下沉**。和羡慕的亮、不服的硬、攀比的挺，都不同。悔是低的，是往里收的，是往回看的。

再看念头的先后。

陈禾这一晚，心里的话，走了一个圈，圈里有四站：

一，要是当时。

「要是当年，我也考了研。」

这是起点。念头从今天那张云图，倒着走回去，走到了一个很具体的地方：2002 年的秋天，湘大土木楼，一张报名表。

二，就会。

「那今天那个方法，我早就会了。」

「那今天坐在那张桌子对面的，是我，不是他。」

念头顺着那个「当时」，往下推：考上，读三年，学岩土，进设计院，或者留在学校，总之，今天坐在会议室里，手里拿着云图的人，是自己。

这一站，是整场悔里最甜的一站。「就会」两个字，像一条通往另一间屋子的走廊，走廊那头是亮的。

三，可是没有。

走廊走到头，门是关的。

「可是那张表，没有交。」

这一站，是一次撞墙。念头撞在「没有」两个字上，一下子退了回来。

四，要是当时。

退回来的念头，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只能回到起点：

「要是当年，我也考了研……」

于是，又走一遍。

这四站合起来，是一个圈：

要是当时，就会，可是没有，要是当时。

圈一旦转起来，是不会自己停的。因为每一圈里，最甜的那一站（就会），都会把人往前推；每一圈里最硬的那一站（可是没有），都会把人往回弹。推一下，弹一下，推一下，弹一下，就是半夜。

再看这个圈的起手。

陈禾这一晚，不是从「当年」起手的。是从今天那一下起手的：那张彩色的云图，那个没有说成句子的句子，那一刻的「被压住」。这是显露（S）。

然后，念头回头去找路：从哪里岔开的？这是差异序列（D）。

最后，才把土拉来填：当时的宿舍，当时的家里，当时的钱，当时的谭志。这是纠缠网络（E）。

用本书的话说，这是 S→D→E：从今天的显露起手，沿着路往回找岔口，最后用土把那个岔口补满。

起手是「今天扎手的一下」，这一点很要紧：悔不是自己冒出来的，它需要一个今天的东西去碰它。没有那张云图，那半句话不会冒。

还有一个细节，很少被人注意。

陈禾那一晚，念头最先走的，并不是 2002 年。

它最先走的，是 1998 年。

那一刻，心里先冒出的是：「要是当年高考，我再多努力一点……」

可是这一句，走不远。走了几步，就散了。因为「再多努力一点」，没有一个能抓得住的动作：多努力什么？哪一天？哪一页书？说不出来。1998 年那 31 分，太散了，散在一整年里，没有一个可以抓在手里的把手。

念头在 1998 年上，滑了一下，就滑到了 2002 年。

2002 年有一个把手：一张表。一个日期，一个动作，一个具体的物件：交，或者不交。

这就是悔最挑剔的地方：**它只落在有把手的岔口上**。 没有把手的过去，再大，它也抓不住。它要的，是一个可以说「当时我手里有这个，我没有用」的东西。

◆ 五、那张表的土

悔缠着的土，要比前几种都更靠后：它缠的是一个过去的日子。

2002 年秋天，陈禾大四，湘大土木楼四楼，一间八个人的宿舍。

那一年的十月，宿舍里有三个人，在准备考研。其中老三谭志，是最拼的一个：每天清早六点出门去自习室占座，晚上熄灯以后，还躲在楼梯间的灯下看书。他要考的是同济，岩土工程。

陈禾去领过一张报名表。是谭志拉着他去的，说：你成绩比我好，你也考。

他把表领了回来，填了一半，姓名，学号，报考院校。写到「报考专业」那一栏，笔停了。他把表夹进一本书里，放进了抽屉。

那个月里，发生了几件小事：

家里。母亲打电话来，说话很平常：这学期的学费尾款还差一点，她去借了；让他别担心。他说好。电话挂了以后，他在宿舍外面站了一会儿。

实习单位。他在一个监理公司实习，已经干了两个月。那个月，公司主任找他谈，说，毕业就可以来，签三年，每个月一千二，包住。他听到「包住」两个字，没有马上回答。

宿舍里。有人晚上喝酒，说：考研三年，出来都二十七了，还不知道找不找得到工作。

这几件事，散在十月的不同日子里，没有一件是大事，也没有谁给他一个明确的选择。

十一月的某一天，报名截止了。那张表，还在抽屉里的书里，没有人去看它。

没有一个时刻，陈禾说过「我不考了」。没有一次，他把表撕掉，或者扔了。那张表只是被压在抽屉里，被一堆别的东西，一天一天压下去，压到过了期。

十二月，他签了那家公司的合同。

后来谭志考上了同济，去了上海。陈禾在长沙，从实习生，到监理员，到专业监理工程师，到总监理工程师。两个人有几年还通过电话，后来就只在逢年过节发个消息。谭志现在在上海一家设计院，微信的头像，是一张工地的剪影。

这就是那张表的土：

一个八人间的宿舍，一个拼命的室友；

一份学费的尾款，一个借钱的母亲；

一个包住的实习，一个一千二；

一句「考研三年，出来都二十七了」；

一个没有被谁拿定主意的十一月。

这块土里，有一个特点：**没有一样，是陈禾「决定」的。** 这些东西，是一天一天自己落下来的，它们落下来的合力，把那张表推到了过期。

可是到了二十四年以后的今天，这块土被重新读了一遍，读出来的是：「当时我没做。」

土里一连串的东西，在悔的账本里，被换成了一个动作：我没交。这一换，是悔最关键的一个手法，后面要专门拆。

◆ 六、忘了什么：路是一张可以换轨的图

现在问本章最要紧的一句：这场懊悔，忘了什么？

先回到第三编的总纲。

王德生博士说，笃信的类比，发生在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的输入和输出的关系上：

「笃信的类比主要是发生在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的输入和输出的关系。」

前面三章，羡慕、不服、攀比，忘的是三方程里的函数：S=F(D,E)，输入是 D 和 E，输出是 S，被忘的是中间那只手。

懊悔忘的，换了一个地方：**忘了行走**。

六路径，是从哪一维起手、按什么次序走的六条路。路径的输入，是起手的那一维与次序；输出，是到达的样子。笃信的类比，在这里变成一句话：同样的起点，同样的走法，必到同样的地方。

陈禾那晚的悔，用这句话来读，是这样的：

「当年那个岔口，我要是走另一条路（交表，读研），就会到另一个地方（今天坐在对面的人是我）。」

这句话里，有一个暗含的图。图上画着一条路，在 2002 年的某一点，分出两个叉：上面一个叉，通向「考研」，下面一个叉，通向「工作」。人站在叉口，可以向左也可以向右，走了哪边，就到哪边。

这张图，像一张地铁线路图：站点是固定的，换乘是可以选的，选哪条线，就到哪个站。

悔的笃信，就是对这张图的笃信。

它把路径，当成了一张摆在那里的图。图上，每一个站都是现成的，每一条线都是通的，每一个岔口，都有两条路等着人选。

可是本书看到的路，不是这样的。

路，是这一股洪流，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它在走之前，不在那里。它走的每一步，都是在那一步的土里长出来的；它长出来的样子，是那一步的土，和那一股洪流自己的手，做出来的。

那张线路图，是事后画的。

所以，「如果当时走另一条路」这句话，有一个说不清的地方：另一条路，在2002 年的那个秋天，根本不在那里。不是它被陈禾错过了，是它没有长出来过。

要让它长出来，需要一整块不同的土：学费不紧，母亲不借钱，没有那个包住的实习，宿舍里没有那句「考研三年二十七了」。土一换，站在叉口的，就不是2002 年那个陈禾了，是另一块土里长出来的另一个人。

这是「路径忘了行走」的意思：悔忘记了，路不是图，是走。每一步，都在走的那一刻，才发生。

那么，为什么忘了行走，会发生出悔，而不是别的?

要看路径被当成图以后，差异怎么处理。

路径是图，那么今天和别人的差异，就可以用「当时走错了哪一步」来解释。差异不是外面的偶然（不服），不是别人的手脚（嫉妒），是我在叉口上拐错了。

把差异记到「自己的路」上，是一个很顺的归因：它给了差异一个来处，又给了笃信一个保全：笃信没有错，机器没有错，只是我当时按错了一个键。

所以，忘了行走，会发生悔。因为只有把路看成图，才有「错的那一步」可言。

◆ 七、把土和手钉死

悔的账里，还有一个很深的动作。它的名字，叫钉死。

看一遍悔的句式：「如果当时我进行了某种，那么今天也就会发生……」

这一句里，变的，只有一样：我的那个动作。别的所有东西，都没有变：当时的土，不变；当时的那只手，不变；今天的世界，也不变，只是多了一条云图的路。

也就是说，在悔的想象里，土是被钉死的，手也是被钉死的。

土被钉死，意思是：想象「交了表」之后，家里的学费尾款，还是那样；母亲还是借得来钱；三年以后，工作还是找得到。这些，都被默认「和现在一样」。

手被钉死，意思是：想象「读了研」之后，那个陈禾，还是今天的这个陈禾：同样的悟性，同样的勤奋，同样的脾气，会在课堂上同样地专注，在实验室里同样地扎实。

这两样钉死以后，剩下的，就是一个单变量：交，或者不交。于是，因果就变得很干净：交了，就会。

可是真把土和手松开，看看会怎样？

下面是三个版本，都是「交了表」以后的可能。

版本一：像谭志那样。 交了表，考上，去了上海，进了设计院，做岩土。二十四年后，在一个会议室里，面对一个比自己年轻的人，用云图和参数讲话。

这是悔最爱想象的那一个。它甜，它有走廊那一头的亮。

版本二：另一个陈禾。 交了表，考上，读了三年。可是，那个读研的陈禾，在三年里，没有去过一个工地。他毕业以后，进了设计院，每天对着图纸，对着软件。二十年后，他是一个很熟的设计师，却再没有在凌晨一点，站在深基坑边上看过一次位移。

这个版本里，今天坐在评审会上的人，不是陈禾。因为那个陈禾，没有二十多年的现场。他手里的东西，是另一套。

而且，这个版本里，没有那个「在现场一眼就看出监测点不对」的直觉。那个直觉，是二十多年的工地一寸一寸磨出来的。

版本三：没有考上。 交了表，复习了一年，没有考上。第二年，找工作，比同学晚了一年，工作也没有现在这个好。

三个版本，哪一个才是「如果当时」的真身？

没有一个。三个都是「如果当时」，三个都可能。「如果当时」，从来不是一个结果，是一团结果。可是悔，只挑第一个。

为什么只挑第一个？因为只有第一个，才能和今天的差异接上：今天我被压住了，那么，那个「如果」之后，我应当是没被压住的那个人。

这是悔的第二个手法：它不是在问「如果当时，会怎样」，它是在已经有了一个想要的结果之后，倒推「当时该怎样」。

这个倒推，用得上的，只有「钉死土」和「钉死手」两个办法。

那只手，在悔里是被钉死的。可是那只手，其实也是在 2002 年之后，一年一年地被陈禾的二十四年做出来的。二十四年以前的那只手，和今天这只手，不是同一只。

所以，把今天这只手，放回 2002 年的叉口上，再让它读三年研究生，写出来的故事，不是陈禾的故事，是一个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人的故事。

◆ 八、为什么只是「偶尔」

王德生博士说，悔和羡慕总是连着的，可是只是「偶尔」。

为什么只是偶尔?

要看悔需要哪几样东西同时在场。

第一，一个真实的岔口。 悔不能凭空造一个岔口。那个岔口要是真的存在过的：2002 年，真有那样一张表，真领过，真放进过抽屉。如果这样的岔口没有，悔没有地方落脚。

陈禾没有「当年高考要是考上北大」的悔，因为那不是岔口，是一个他没有手去碰的结果。他有的是「再多努力一点」，可是那个「一点」，没有把手。

第二，一个具体的动作。 岔口上，要有一个「我本来可以做的」动作：交表，打一个电话，说一句话，拿一个东西。没有这个动作，就变成遗憾。

第三，一个今天扎手的东西。 悔平时是睡着的。要有一个今天的 S，碰到它，它才醒。那一天，是那张云图。

三样同时在，悔才会发。所以它是偶尔：一年里，也许有两三次。

再看它怎样和羡慕连起来。

王德生博士设了一个场景：

「比如，同在一个班级，两个同学，一个考上北大，一个考上湘大，开始的时候成绩差不多。这里就会发生羡慕，或者发生后悔，或者发生……」

这里的三个「或者」，说的是：同一个差异，可以发生出羡慕，可以发生出后悔，也可以发生出别的。三个并列。

连起来的路，大致是这样的：

先有羡慕。陈禾看见林川在北京。这是横向的：我和他，同时站在一条线上，他在前面。

羡慕的念头，走到「我也可以」，停住了。停住的地方，没有路。

这时候，如果一个今天的东西碰了它，比如那张云图，念头就会换一个方向：它不再向右看林川，它向后看自己。横向的类比，被转成了纵向的悔：

「他在那里，是因为他当时做了什么；我在这里，是因为我当时没做什么。」

于是，一个横着的「我们差不多」，变成了一条竖着的「当时我和他一样有岔口」。

这样，羡慕找到了一个落脚的地方：那张表。它不再悬着，它被钉在了 2002 年的一个日期上。

这是悔对羡慕的一个「服务」：它帮悬着的账，找了一个地方，记下来。

可是它记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回不去的地方。所以这笔账，虽然「有了着落」，却更难销。羡慕的悬账，还可以往前展；悔的逆账，往回钉死，没有展的余地。

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羡慕了很多年，反而不觉得苦；而悔了一个晚上，却觉得沉得抬不起头。羡慕是亮着的，悔是封住的。

◆ 九、四栏怎么记：一笔倒着写的账

悔的四栏，是这样记的。

同一性栏：在，而且是对自己。 前面几种心理，同一性栏里记的是别人：我和林川，我和郑立，我和何建平。悔的同一性，记的是另一个人：**当年那个站在叉口的我**。

「当年那个我」和「今天这个我」，被画成了同一个人。这是悔得以发生的底座：我们是同一个，所以他能做到的，我也能。

注意，这里有一个被偷换的东西。当年那个陈禾和今天这个陈禾，已经隔了二十四年。同一性想象把二十四年抹平了，把两个人叠成了一个。

归因栏：D，自己过去的路。 差异，被记在「D」这一科：我的路，在那一个点上，少走了一步。五个科目里，悔落在最里面的一个。

情态栏：可以。 悔的情态，和羡慕是同一个字：可以。不同的是，羡慕的「可以」朝着将来，悔的「可以」被拨到了过去：本来可以。「本来」两个字，是悔的招牌，它的意思是：那时候，门是开着的。

「本」这个字，是悔的招牌。它的意思是：那时候，门是开着的。

时间栏：当时。 这是悔最特别的一栏。别的心理，时间栏里是「现在」「往后」「这次」。悔的时间栏，是**当时**：账，记到了一个过去的日期。

四栏合起来：

> **户头：2002 年 11 月的陈禾（同一性：在，是自己）**
> **科目：没交的那张表（归因：D，自己的路）**
> **摘要：本来可以交（情态：可以）**
> **到期：2002 年 11 月（时间：当时）**

账病：**逆账**。回写写向过去。

回写，是改写加记账。悔这一晚，做了记账的那一半：记到了 2002 年 11 月。改写的那一半，做不了：2002 年的那张表，没法改。

改写没有发生，账只记不改，就是欠。

本书第 454 号《回》里写过：回写没有发生，就是欠。懊悔里的这一笔，正是一笔典型的欠：

欠的是什么？欠的是对「当时」的一次改写。这次改写，永远没有机会发生，因为「当时」已经过去了。

所以，悔的账，有一个很沉的特点：**它永远结不了**。 你可以每年悔一次，每次记一遍，每次都记在同一个日期上，每次都还是欠着。

◆ 十、对那只手的笃信：转向了自己

十大心理，对那只手的笃信，各有各的处置：羡慕保住，不服加固，攀比外包。

悔的处置，是：**转向**。

前面几种心理，笃信指的对象，是别人：「我和他一样的输入，该有一样的输出」。悔把笃信的对象，转向了自己：「我的手，在任何土里，都能做出一样好的东西」。

这是一个很隐蔽的转向。

陈禾那晚的「要是当年」，里面藏着一个对自己的很高的评价：我要是去读，我就能读好；我要是进了设计院，我就能做好；我要是用了那个方法，我今天就比他更好。

这是对自己那只手的笃信：它是一只无论放在哪里，都能做出好东西的手。

悔的甜，就在这里。表面上是在责备自己（我当时没做），底下是在夸自己（我本来可以做得很好）。

所以，悔有一种很难说清的味道：苦里带着甜，沉里带着骄傲。很多人悔了一辈子，不肯放下，一部分原因就在这里：放下悔，等于放下那个「本来可以很好」的自己。

可是，这份对自己那只手的笃信，和对别人那只手的笃信，是一个东西的两面。

对别人：他的结果好，是因为他的输入我也有，所以我也可以。

对自己：我现在的结果不好，是因为我当时少了一个动作，补上就好。

两个说法，都假定了：手，是不变的；同样的输入，一定有同样的输出。

这就是为什么，悔很难被「想通」。你对一个悔着的人说「就算你当年考了，也不一定考得上」，他心里会立刻升起一道墙：这是在说我的手不行。他不是在抗拒你的话，是在保护那只手。

◆ 十一、一场发生的一生

悔，也有它的发生、成熟、固化、退化。

发生。 悔不是一出生就有的。小孩子有遗憾，有后悔做了一个坏事，可是那种悔是短的，一两天就过去了。长久的悔，是在有了一条够长的路以后，才发得出来：要有一个够远的过去，才有岔口。

成熟。 过了三十岁，悔开始有形状。它有了固定的几个岔口，每次夜里翻出来，总是那几个：那张表，那个电话，那句话。它们像家里的几件老家具，位置固定，每次都在同一个地方碰到它。

固化。 再往后，悔变成了一种背景。它不再需要一个今天的扎手的东西去唤醒，它自己随时会醒：路过一所大学，看见一个年轻人，听到一首歌，都能把它带出来。固化的悔，常常不再伴随具体的画面，只有一种淡淡的、往下沉的感觉。

退化。 悔如果一直固化，会走向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是变成怨（第 24 章）：悔到后来，开始觉得，当年不是我没做，是没有人告诉我，是家里没有条件，是世道不给机会。悔的账，从自己，滑向了土。

另一个方向，是变成麻：悔了太多次，每次都结不了，于是干脆不再碰那个日期。这时候，悔没有被解决，只是被封住，封住以后，会生出一层灰色的东西，叫作「算了」。

陈禾现在，在成熟和固化之间。他一年里悔那么两三次，每次都是同一张表，同一个日期。

◆ 十二、同一个局面：懊悔松一口气

回到全书反复用的那个局面。假设有一天，有人证明，当年林川那 31 分，有一部分是假的。

羡慕塌空，不服舒坦，嫉妒幸灾乐祸。

懊悔呢？

懊悔会**松一口气**。

先看为什么。

悔的账，记在「D」那一科：差异，是我自己当时少做了什么。账的底，是一个很重的结论：我本来可以，是我没有。

现在，一个证据来了：林川那 31 分，不是靠老老实实的路和土长出来的。那么，那 31 分的差，就不是陈禾自己「没努力一点」造成的。

差异的一部分，被取消了。账上那一笔「我本来可以，是我没有」，被冲掉了一块。

于是，那口一直压在胸口的气，松了一点。

注意，是松一口气，不是塌空，也不是舒坦，也不是幸灾乐祸。

为什么不是塌空？因为悔的户头，不是林川，是 2002 年的自己。林川那一栏作废，对陈禾自己的那张表，没有影响。2002 年的那张表，还在抽屉里，该悔的，还是悔。

为什么不是舒坦？因为悔不拒账，悔收了账，只是记错了日子。证据来了，只是把一部分账，退回给了别人，没有把整笔账撕了。

为什么不是幸灾乐祸？因为悔的账里，没有对手。林川出了丑，对悔来说，不是好消息，只是一个「我少背了一部分」的消息。

这个局面，还有一个反向的版本，更能看出悔的本色。

假设，证据不是说林川的分有假，而是说：林川当年那 31 分，是靠高三下学期每天五点起床，一天不落。

这样的消息，对悔来说，是一次猛击：

「你看，我当时要是也这样……」

悔会立刻加重。因为差异，被确证地记在了「路」上：就是一个具体的、可以复制的动作，我没有做。这是悔最想听、也最怕听的一个答案。

所以，同样是 31 分，被证有假，悔松一口气；被证是真的，而且是靠一个具体的动作，悔加一层。

这样的反应，只有把悔看作「记到当时的 D 的账」才推得出来。如果把悔看作「一种后悔的情绪」，这两个局面推不出任何方向。

◆ 十三、近邻交锋：五位

这一章的近邻，有五位：卡尼曼与特沃斯基，吉洛维奇与梅德韦克，夏目漱石，佛教讲的「悔」，还有罗伊瑟。他们的话，一律转述大意。

一、卡尼曼与特沃斯基：差一点，和容易想象的另一条路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在 1982 年的论文集里，讲过一个著名的小故事：两位旅客，赶同一个时间的航班，都晚到了。一位晚了半个小时，一位晚了五分钟。后者更难受，因为他「差一点就赶上了」。他们的说法，大意是：当一个另一种结果很容易被想象出来的时候，人就更容易感到遗憾和后悔。〔核：大意〕后来卡尼曼和米勒，把这个想法发展成了「规范理论」。

他们说中了一件事：悔的强度，和「另一条路有多容易想象」有关。差得越少，越容易想，越悔。陈禾那张表，在抽屉里压到过期，差的只是「拿出来交上去」这一个很小的动作，所以最容易想象，最容易悔。

本书多出的一层：「容易想象」的那一条路，是怎么变得「容易」的?

它的容易，是因为被想象成：土不变，手不变，只改一个动作。这样的路，当然容易想象，因为它只有一个变量。真实的另一条路，土一换，手一换，一整团东西都要换，那就不容易想象了。

「容易想象」，不是另一条路本来就近，是想象时，把别的东西都钉死了。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局面：让一个正在悔的人，把土和手也一起想一遍（当时家里的钱，当时的实习，三年以后的自己会是什么样），悔应该松动。他们的理论看的是「可变的难易」，没有说到想象的内容是否完整会影响悔的强度。〔待验〕

二、吉洛维奇与梅德韦克：不作为的悔，持续得更久

吉洛维奇和梅德韦克，在 1995 年的一篇论文里，讨论了后悔的时间面貌。他们的结论，大意是：短时间里，人更悔自己做过的事（行动之悔）；回头看漫长的一生，人更悔自己没做的事（不作为之悔）。〔核〕

他们说中了一件事：那张被压到过期的表，是一个典型的不作为。二十四年之后，它在夜里依然会冒出来，而当年做过的那些别的事，比如签那份合同，倒没有这样的力量。

本书多出的一层：为什么不作为的悔，持续得更久？

因为做过的事，是有结果的。结果落下来，可以回写：这条路走了，好也好，坏也好，是一个事实，可以被改写、被记账、被核销。陈禾签了合同，进了监理公司，那条路他走了二十四年，每一步都在改他，每一步都被他记过。

而没走的路，是没有结果的。没有结果，就没有对手，没有一次现实来反驳那个「如果」。「如果」永远是一张没有被验过的票，它在账上，永远不会被核销。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局面：同一个人，有一个悔，是当年做了一个错的决定；另一个悔，是当年没做一件事。前者，随着时间，会慢慢淡，因为那个决定的后果，一点一点被现实写完了。后者，会越久越浓，因为它的后果，永远没有写。吉洛维奇和梅德韦克看到了这个现象，没有说它为什么。本书的回答是：不作为的票，没有被现实验过，所以没法销。

三、夏目漱石：《心》里的先生

夏目漱石的《心》，1914 年在报纸上连载。下篇是「先生」的一封长信。大意是：先生年轻时，和一个叫 K 的朋友住在一起；K 向先生坦白，他爱上了房东家的小姐；先生却抢先一步，向房东太太提了亲。后来 K 自杀了。这件事，先生背了一辈子，直到最后，写下这封长信。〔核：大意〕

他说中了一件事：悔，可以是一个岔口，压一辈子。先生那一辈子，每一天的心里，都有一个小小的「如果当时」：如果当时，我没有抢先；如果当时，我对他说了实话。

本书多出的一层：先生的悔里，有一个被钉死的东西，是 K 的手。

「如果当时我没有抢先」，后面接的，是一个不变的 K：他会好好活着。K 的那一股洪流，在先生的账里，是被钉住的。可是 K 有他自己的手，他自己的土，他自己一路走来的整个人。先生的那个动作，是 K 的路上的一个节点，不是 K 的路的全部。

这并不是说，先生没有责任。一个动作是一个动作，做了就是做了，那一笔账要记。本书的意思是，那一笔，记在先生自己的账上，K 的那一笔，记在 K 自己的账上。把两笔并成一笔，先生就把自己，一个人，压在了 K 的整个一生下面。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局面：先生的悔，要有出口，不在于洗清自己，而在于把 K 那一笔，还回 K 的账上，同时把自己的那一笔，写进今天。小说里，先生把这些，一笔一笔写给了那个年轻人，那封信，本身就是一次记账，一次回写。

如果你自己的悔，沉到喘不过气，持续很久，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说一说。本书讲的，是一种看法，不能代替那样的帮助。

四、佛教讲的「悔」：恶作

佛教唯识学里，「悔」是四个「不定」心所之一，也叫「恶作」。《成唯识论》大意是：悔，是对自己已经做过的事，追悔不已，它会障碍心的安住。〔核：大意〕

他说中了两件事。第一，悔不是一律的坏。它叫「不定」：悔恶是善，悔善是不善，要看所悔的是什么。第二，悔会障碍。追悔不已，会让心没法停下来。

本书多出的一层：佛教判悔的善恶，看的是「所悔之事」的德，本书看的是账往哪里记。

同样是悔，有的悔，把账记到了当时，成了逆账，永远结不了；有的悔，把账记到了今天，成了一次改。前者再「善」，也是困在圈里；后者再小，也是一次回写。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局面：两个人，都悔当年没有常回老家看望老人。一个人，周末就买了一张车票；他的悔，变成了一次出行。另一个人，只在夜里悔，一年比一年重。按唯识的路子，这两个悔，都是「悔善」，性质相同。按本书的路子，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悔：前者的回写落到了今天，后者的回写，悬在了过去。

五、罗伊瑟：向上的反事实，有用，也痛

尼尔·罗伊瑟在 1997 年的一篇综述里，整理了关于「反事实思维」的研究。他的大意是：人在遇到不如意的结果时，会想「要是当初……就好了」，这种向上的反事实想象，虽然让人难受，却有一种「准备」的功能：它帮人看清，下一次怎样做得更好。〔核：大意〕

他说中了一件事：悔不是一无是处。「要是当年我也考了研」，里面确实有信息：它指出了，我今天有一块短板，想补。

本书多出的一层：这个「准备」，要在一个条件下才成立：反事实里的东西，能搬到将来。

打圈的悔，「要是当时，就会，可是没有，要是当时」，这四站里，没有一站，通往将来。它的每一次，都在往后看，往回走。它有痛，没有准备。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局面：同一句话，「要是当年我也考了研」，后面接两种不同的话。接「可是没有」，是打圈。接「那么现在，我可以先……」，是准备。区别不在这句话的内容，在后面的那个「现在」有没有。本书的时间栏，说的就是这一点：账，记到当时，是悔；记到现在，是发生。

◆ 十四、出路：把账从当时，搬到现在

逆账怎么改？

先说两个要防的做法。

第一个：劝他「过去的事，别想了」。这等于对一个正在转圈的人，说：停。他停不了。圈不是他拿主意转的，是账挂着，自己在转。你越叫他停，他越觉得自己的悔，被人当成了一个毛病。

第二个：替他算「就算你当年去了，也不一定怎样」。这句话，是想把他的笃信打碎，可是他听到的是：你的那只手，不行。他会升起一道墙。

本书给的路，是三步，每一步，都是把账一寸一寸往今天搬。

第一步：把「如果当时」补全，补到土和手。

悔的句式里，只改了一个动作。要补全的，是被钉死的两样：土，和手。

对陈禾来说，可以这样问：

那一年的十一月，如果我交了表，土是什么样的？家里的学费尾款，怎么办？那个包住的实习，要不要放弃？三年的生活，谁来出？

这些问题，一个一个问下去，会发现，「交表」不是一个动作，是一整串要同时发生的事情。而这一整串事情里，有几样，在当时的土里，是长不出来的。

补全的目的，不是证明「当时交不了」，而是看见：那张表没有交，不是一个单独的动作被漏掉了，是一整块土，推着它过了期。

这一步做完，悔的账，有一个变化：归因栏里的那一笔，从「D」（我当时没做），拆成了两笔：一部分是「E」（当时的土），一部分才是「D」（我那个月，没有多问一句）。

账一拆，原来压在一个点上的重量，就分散了。

第二步：把「我当时没做」，改记成「当时的土没有让它发生」。

这是一个冲正。

冲正，是账本里的一个办法：不撕原来的那一页，在旁边补一笔，把错记的那部分冲掉。

陈禾那张表，不是被他一个人压掉的，是被整个十一月压掉的。这一笔，原来记在「陈禾，不作为」这个科目下面，现在冲正，改记到「当年的土」。

这并不是推卸。账上还留着一笔属于他自己的：他那个月，没有去问问谭志，考研的路到底是怎么走的。这一笔，是他的。可是只有这一笔，不是那一整张表的重量。

这一步，把悔的「本该」，松成了「本来有一部分可能」。

第三步：把「如果当时」，改成「如果现在」。

逆账的根，是记到了当时。要改的，是时间栏。

怎么改？问一句：那张表里，我想要的，是什么？

对陈禾来说，那张表里，他想要的，不是同济的一纸学位，是一种东西：**能把一件事，用一个讲得清的办法，说给别人听。** 那天晚上，他被压住的，不是一个学位，是那个没能说成一个完整句子的句子。

这个东西，今天可以要。不用回到 2002 年。

可以是这样的一件小事：明天，去问问江一鸣，他那个反分析的办法，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为了和他比，是为了把那个「一时说不成句子」的缝，补一个小口。

这一步，是整个悔的出路里，最关键的一步：把一个只能往回走的圈，打开一个口，让它往今天走。

第 37 章，会专门写这个「如果现在」。

◆ 放回日子里

第二天上午，陈禾在工地门口，遇到了江一鸣。

江一鸣手里拎着安全帽，正往基坑那边走。看见陈禾，他放慢脚步，点了点头：「陈总。」

陈禾叫住他。

「江工，昨天你那个反分析，我没太听明白。能不能抽十分钟，给我讲一下？」

江一鸣愣了一下。

他看了陈禾几秒钟，像是在确认这个人是不是在客气。然后他笑了，笑得有一点不好意思：

「陈总，您这么说，我倒不知道怎么讲了。」

「就是讲讲。」

两个人在板房外面的石墩上坐下。江一鸣打开电脑，开始讲。他讲得很慢，一个参数一个参数地说，偶尔抬头看陈禾，像是怕他听不懂。

讲到一半，陈禾问了一个问题：

「你这个模型里的参数，初值是怎么定的？」

江一鸣停了一下。

「是……参考了地勘报告，还有一些经验值。」

「经验值，是谁的经验？」

这一问，让江一鸣的手，停在了键盘上。

过了几秒，他说：「说实话，陈总，那些经验值，很多是从您这样的前辈，写在规范和手册里的东西来的。」

他又说了一句：

「昨天评审会上，我其实有点怕。您在现场二十多年，我讲的这些，您一句话就能问倒我。」

陈禾看着他，没有马上说话。

江一鸣的电脑屏幕，还亮着那张红蓝相间的云图。他忽然觉得，这张图，不再像昨天那样压人。它是一个三十三岁的人，用他自己的手，做出来的东西，也有他自己够不着的地方。

「我也怕。」陈禾说。

「您怕什么？」

「怕你那个模型，我看不懂。」

两个人都笑了。

那天上午，他们坐了四十分钟。陈禾回到板房，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三行字：

第一行：「反分析：把实测数据代回模型，看参数往哪漂。」

第二行：「参数初值：靠现场经验。——这是我能给的。」

第三行：「下周三，再约他一次。」

写完第三行，他停了一下，在最前面，又加了一行：

「如果现在。」

这一行字，他没有再写下去。

晚上回家，他在书桌的抽屉里，找了很久。他找的，是一张二十四年前的报名表。

当然找不到。那张表，在搬了三次家以后，早就不在了。

他把抽屉关上，坐在那里，有一点想笑。

那张被他悔了二十四年的东西，原来早就不在了。

给你一个今晚就能试的小办法。

想一个你时常悔的事，写在纸上：**当时，我没有……**

然后，在这一句下面，写三行：

第一行：**当时的土是什么？** 钱，时间，家里，身边的人，哪怕只有两三样。

第二行：**那一次里，我想要的是什么？** 不是那件事本身，是那件事背后，你想要的那个东西。

第三行：**这个东西，今天，我可以用哪一件很小的事，要一点？**

别写大事，写一个电话，一页纸，一次请教。

带 走 的 话

懊悔是把差异记到一个回不去的岔口上：路被当成了一张可以换轨的图，土和手被钉死；账往回记，记到当时，所以永远结不了。

小　账

这一章里，回写是落下了，还是悬着？倒着落了，落到了过去，所以悬着。懊悔这一场，记账发生了（记到 2002 年 11 月），改写没有发生（那张表改不了），是一笔欠；出路里才落了一笔：问江一鸣，把「如果当时」补上一个「现在」。

本书要防的病：以为「同样的起点、同样的走法，必到同样的地方」——本章在哪里防住了它？——在「交了表」的三个版本里：路不是图，土一换，手也换，另一条路不是一条，是一团。

想 一 想

1. 你最近一次夜里想起的「要是当时」，是哪件事？那件事，当时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你可以抓在手里的动作？
2. 如果你把当时的土（钱、人、时间）也一起想进去，你的「如果」，还是那一个结果吗？
3. 那件事背后，你想要的东西，今天能不能要一点点？

◆

23

第 23 章

嫉妒：被他截走了

◆ 一、同学群里的一条语音

2021 年 10 月，一个周四的晚上，陈禾在书房里改一份监理月报。

手机在桌角震了一下。是同学群。

那个群有九十多个人，叫「县一中 98 届理一班」，平时很安静，一年里只有春节发红包的时候热闹一阵。今天是有人转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从县城到北京：北大校友林川的二十年》。

文章是一个校友公众号写的，配了一张林川的照片，穿着灰色的卫衣，站在一间很大的办公室里，背后是一整面玻璃墙。文章说，他当年以全县理科前几名考入北大，毕业后进入一家大互联网公司，做到技术总监，带着一个三十多人的团队。

陈禾点开读了一遍，读到「全县理科前几名」那一句，停了一下，又往下读。

群里已经有人在回了。

先是几个点赞，几个「厉害」「骄傲」「班里的荣光」。有人发了一个竖大拇指的表情，有人说：「林总，哪天回长沙，请客！」

林川没有出声。他很少在群里说话。

过了十几分钟，一条语音跳了出来。是万立军。

万立军是同班同学，毕业以后回了县里，在教育局办公室工作，说话一直带着一点冲劲，喝了酒更冲。陈禾点开那条语音，把手机凑近耳朵，音量很小。

「有的人啊，就是命好。」万立军的声音很平，听得出没有喝酒，「他爸是县医院的，家里有书房，我们当年借本参考书，要翻三个山头。名额就那么多，他占一个，别人就少一个。这话你们别不爱听啊。」

群里静了一下。

有人回了一个「哈哈」，有人回了一个「别乱说」。万立军没有再讲话。

过了一会儿，群里又恢复了热闹，有人开始聊别的事。

陈禾把手机放回桌上。

他对自己说：这话说得过了，林川是靠自己考的，跟他爸有什么关系。

这一句，他说得很清楚，很端正。他甚至在心里把万立军数落了一遍：嘴上没有把门的，喝了酒就乱说，从前就这样。

可是，他的笔，没有再动。

月报摊在桌子上，光标在一行字后面一闪一闪。他看着屏幕，眼睛没有焦点。

有一句话，刚才被他在心里压了下去，现在，从下面，又慢慢浮了上来：

「名额就那么多，他占一个，别人就少一个。」

不是万立军的声音，是他自己的，很轻，轻到他自己都以为是耳鸣。

这一章要讲的，就是这一句，它是怎样在一个晚上，从一条别人的语音里，长到自己心里来的；它在账本上记了什么；它忘了什么。

它叫嫉妒。

◆ 二、嫉妒是什么，不是什么

先说一个要紧的区别：嫉妒和羡慕，不是同一种东西放大了，它们在账本上，是两个不同的取值。

羡慕的账，情态栏记的是：**可以**。他能到那里，我也可以。

嫉妒的账，情态栏记的是：**本该**。那里本该是我的。

这个字的差别，决定了整个账的走向。「可以」是一扇门，门外有路，路是自己要走的；「本该」是一个户头，户头上写着一个名字，名字是别人的。

所以，羡慕的人，看着对方，心里是亮的，对方是一座灯塔。嫉妒的人，看着对方，心里是凉的，对方是一个欠着债的人。

再把它和几个邻居分开。

恨。 恨是对人的厌恶，它不需要账。嫉妒是有账的：它有一笔具体的、数得出来的东西，被拿走了。恨可以没有理由，嫉妒总要找一个理由。

怨。 怨，是冲着土去的：怨家里没有条件，怨世道不公平，怨出身。第 24 章细写。嫉妒是冲着**人**去的：冲着那一个具体的、有名有姓的他。

不服。 前一章写过：不服是不认差异，说这次不算。嫉妒认差异：差异是真的，而且是他造成的。

这几个字，放在同一件事上，听起来是这样的：

林川考上了北大，而陈禾没有。

不服说：「那一次，不算数。」

怨说：「他家有条件，我们没有。」

嫉妒说：「那个位置，本来是我的，他占了。」

羡慕说：「他能到那里，我也可以。」

四句话，对着同一件事，是四种完全不同的账。

嫉妒这一句里，有一个很特别的零件：「占」。

「占」，意思是：位置有限，他占了，我就没有了。这是一种零和的看法：我的失，是他的得。名额是一块固定大小的饼，他切走了一块，我手里的，就少了一块。

这个看法，在红榜那一天，是有一点道理的。北大在全省招多少人，是有数的。林川占了一个名额，后面的人，的确少了一个。

可是这个「有一点道理」，是嫉妒的底，它有很结实的一块真，却推出一个很远的结论。后面会慢慢拆。

◆ 三、一张被他截走的票

再回到那张期票。

笃信的类比，是理念界开出的一张期票。陈禾手里那一张，是：「我和林川差不多，所以那个位置，该有我一份。」

票没有兑现。

王德生博士说，没兑现以后，自我界要产生各种各样的回应和解释：

「即笃信理论界的一种类比，而现实界这个类比并没有兑现，于是自我界产生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回应和解释。」

羡慕的回应：还能兑。不服的回应：这次不算。攀比的回应：换个科目硬兑。懊悔的回应：是我当时没去兑。

嫉妒的回应，是：**这张票，本来是要兑的，是被他半路截走了。**

这个回应里，有一个很清楚的画面：票是真的，到期是真的，钱本来是我的，可是在路上，被一个人伸手拿走了。

这是一个有「贼」的画面。

在账本上，这叫错账：本来应该记在「自己的路」上、「自己的土」上、「偶然」上、「各人的函数」上的差异，被记到了**一个具体的人的路上**：他欠我的。

错账的错，不在于差异是假的。差异是真的：林川真的比陈禾高了 31 分，真的去了北大。错，在于户头开错了：账记到了「林川，欠款」这一个科目下面，而林川，从来没有借过陈禾这一笔。

这是嫉妒最有力、也最盲的地方：它把一个差异，变成了一笔债，把一个人，变成了一个债务人。

债务人，是可以被追的。于是，嫉妒的账，有了一个动作的方向：**追**。

追什么？追他还。他还什么？还那个位置，还那 31 分，还他从我这里拿走的东西。要是他还不了，那么，至少，要让他知道：他欠着。

和不服的拒账比一比。不服，是拒绝承认账：「这笔账，不存在。」嫉妒，是承认账，并且换了一个债主和债务人：「这笔账，存在，是他欠我的。」

不服的账，没有对手。嫉妒的账，有两个名字：债主是我，债务人是他。

这就是两者最关键的分界：同样是「本该」，不服在回写上是拒，嫉妒在回写上是**指向对方**。

◆ 四、一场里面的发生

还是看三样：显露，念头，土。

先看显露。

陈禾那天晚上，身上显出来的，有这几样：

第一，嘴角。在他读到「全县理科前几名」的时候，嘴角有一个很小的抽动，向一边，像是要笑，又不是笑。

第二，手指。他把屏幕往下划了一下，划过了林川的照片，没有点赞。点赞的那个小手掌，就在那里，他的拇指经过它，停了半秒，滑过去了。

第三，胃里有一阵凉。不是酸，不是硬，不是沉，是凉，像喝了一口冰水，凉凉地往下走。

第四，一句话，在心里，几乎没有声音：「也就那样。」

第五，还有一闪。很短，短到他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一闪：想看他摔一次。

这一闪，下一刻就被另一个东西压了下去：一阵很快的羞耻。他在心里，把自己骂了一句：你想什么呢。

这五样，合起来，是嫉妒的显露：**凉**。嘴角的歪，手指的绕开，胃里的冷，一句「也就那样」，一闪想看他摔，还有一阵紧跟着的羞耻。

和前几种比一比：羡慕是又酸又亮，不服是硬而紧，攀比是挺着，悔是往下沉。嫉妒是**凉**，是一种往外冷下去的东西，对着一个具体的人。

再看念头的先后。

陈禾这个晚上，心里走过的话，一共五步：

一，他有。

「他爸是县医院的，家里有书房。」

注意，这一句不是从林川的成就起手的，是从林川的**土**起手的：他有什么，我没有什么。万立军的话，替他把这一句，说出口了。

二，他占。

「名额就那么多，他占一个，别人就少一个。」

念头从「他有什么」，一步跳到「他占了什么」。这一步，是整个嫉妒里最关键的一跳：从「他有」，到「他占」。有，是各自的；占，是从别人那里拿的。

三，他怎么来的。

「他那个分，是怎么考出来的？」

念头开始查他的路。查什么？查来路。他那一年，有没有拿到别的人拿不到的东西？有没有一本别人借不到的参考书，一个别人听不到的消息？

这一步，是嫉妒最有力气的一步：它开始审问对方的路。

四，他欠。

「那个位置，本来……」

这一句，没有说完。可是账已经立住了：他欠着。

五，等着。

「看他往后怎样。」

这是最安静的一步。念头不再往前走，也不往回走，它守在那里，守着一个人的动静：他的朋友圈，他的消息，他的下一步。

五步合起来：

他有，他占，他怎么来的，他欠，等着。

再看起手。

这一晚，念头第一步，是**土**：他有一个县医院的爸爸，一间书房。第二步，是**显露**：他占了一个位置。第三步，才是**路**：他的分是怎么来的。

用本书的话说，这是 E→S→D：从对方的土起手，经过他的位置，落到他的路上去审问。

这个顺序，和前面几种，都不同。羡慕是从别人的显露起手；不服是从自己的路起手；攀比是从手上的动作起手；悔是从今天扎手的一下起手。嫉妒，是从**别人的土**起手：先看他站在什么样的土上，再看他占了什么位置，最后去查他的路，要在他的路里，找到那一块「来路不正」。

这个顺序，有一个很值得留意的后果：嫉妒的审问，永远从「土」开始，所以审到最后，总能在土里找到东西。因为每个人的土里，都有别人没有的东西。

◆ 五、缠在嫉妒里面的土

嫉妒缠着的土，有一个特点：几乎每一样，都是真的，而且都是别人的。

名额。 1998 年，北大在全省招多少人，是有数的。林川占了其中一个，后面的人，确实少了一个位置。这是嫉妒最硬的一块真材料，真到没有人能反驳。

县医院。 林川的父亲是县医院的医生，在一个小县城里，这是一份体面的职业。家里有书房，有成套的参考书，有订了很多年的杂志。这些，都是真的。

红榜那一天。 县一中门口，红纸黑字，人挤着看。陈禾在上面找到了林川的名字，在北京大学那一栏。又找到了自己的，在湘潭大学那一栏。两个名字，隔着很远。

周老师的话。 「你们俩当年就差那么一点。」这句话，对嫉妒来说，是一句很危险的话。「就差那么一点」，在账本里，会被悄悄读成：那一点，是被他拿走的。

同学群。 九十多个人的橱窗。万立军的那条语音，是一个把心里话说出口的人，替别人把话说了出来。群的作用，是让「别人的话」，变成「可以拿来用的话」。

一条价值：公平。 陈禾从小相信，一个社会，大体是公平的：付出，就该有回报；规则，对每个人是一样的。这条价值，和嫉妒缠得很深：既然规则是公平的，那么结果的差异，一定有人动了手脚。

县城里的寄宿。 陈禾高三，住在学校宿舍，周末带一包米、一罐咸菜回去。林川回家吃饭，有人做好。这样的细节，很小，在平时不起作用，在嫉妒里，会一件一件被捡起来，当作证据。

这一团土里，和前几种比，有一样东西特别多：**对比的细节**。羡慕缠的是红榜和周老师，不服缠的是规则和人情，攀比缠的是贷款和橱窗。嫉妒缠的，是一大堆「他有，我没有」的小事：书房，参考书，晚饭，周末。

这些小事，每一件，单独看，都不算什么。可是嫉妒有一个本事：它能把许多小事，串成一条线。线的一头，是我少了什么；另一头，是他多了什么。

线串成了，就是一笔账。

还要看一件事：这些细节，大多发生在二十多年以前。在嫉妒的账里，它们没有过期。每一件，都像昨天刚发生的，一样新鲜，一样扎手。

◆ 六、忘了什么：路被当成了一张可以验的单

现在问本章最要紧的一句：这场嫉妒，忘了什么？

答案和懊悔站在同一组里：忘了行走。

王德生博士说，笃信的类比主要发生在这里：

「笃信的类比主要是发生在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的输入和输出的关系。」

六路径的输入，是起手的那一维与次序；输出，是到达的样子。笃信说：同样的起点，同样的走法，必到同样的地方。

懊悔，是用这句话审问自己：我当年的路，在哪一步走岔了？

嫉妒，是用这句话审问**对方**：他的路，在哪一步，走得不对？

这是两者最像、也最不像的地方。像，是因为它们都把路当成一张摆在那里的图，都在图上找一个「错的站」；不像，是因为一个往里找，一个往外找。

陈禾那天晚上的第三步，「他怎么来的」，用的正是这个办法。

他的内心推理，可以展开成这样：

我走的路，是正路：好好上课，好好做题，好好考试。

我走这条路，得的分，是 A。

他走的，应该也是同一条路，得的分是 A+31。

同一条路，同样的走法，输出不一样。路径是对的，机器没有错。

那么，一定是他的路里，混进了别的东西。

「别的东西」，是什么？不知道。可是**一定有**。

你看，这一套推理，和不服的那一套，几乎一模一样：笃信机器没有错，所以结果不同，一定是有东西混进来。区别在于，不服把混进来的东西，叫「偶然」，是一个没有来路的东西。嫉妒把混进来的东西，叫「他的手脚」，是一个有主人的东西。

偶然是飘来的，手脚是人做的。

这里面，还藏着一个更深的、更要紧的动作：嫉妒把**看不见**的东西，读成了**藏起来**的东西。

那只手（F），是看不见的：它是每一股洪流自己的工序，不摆在桌面上，没有人能指给你看。

嫉妒面对一个看不见的东西，有一个很自然的读法：看不见，就是被藏起来了。藏起来，就是不想让人看见。不想让人看见，就是不正当。

于是，一个本来只是「不可见」的函数，被读成了一个「被隐瞒」的手脚。

这是嫉妒最核心的一次翻译：**把隐藏，翻成不正当**。

林川那 31 分，是怎么考出来的？在林川自己的洪流里，是他的路、他的土、他的手，一起做出来的。这里面，有勤奋，有家里的书房，有他的脾气，有那几天的状态，有很多说不清的东西。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叫他的函数。

这只手，对旁观的人，是看不见的。嫉妒不能忍受这种看不见，它要一个解释。最顺手的解释，就是：他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东西。

所以，嫉妒的审问，永远查不到底。因为它要查的，是一个本来就看不见的东西。查不到，不是因为他藏得好，是因为那只手，本来就不在可查的东西里。

那么，为什么忘了行走，会发生嫉妒，而不是别的？

要看路被当成图以后，差异能往哪里记。

差异可以记在自己的路上（悔），可以记在对方的路上（嫉妒）。两者都是把路看成图。

选哪一边，看的是笃信里的那个「我」，被保护到什么程度。悔，是容得下「我有错」；嫉妒，是容不下。陈禾的「我」，在这个晚上，是端正的：我走的是正路，我没有错。既然我没有错，差异就只能记到别人头上。

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是路径忘了行走，一个人在这个晚上悔，在另一个晚上嫉妒。不是性格不同，是那一晚，账往哪一边记了。

◆ 七、四栏怎么记

嫉妒的四栏，是这样记的。

同一性栏：在，而且是竞争的同一。 陈禾和林川，不只是同学，是争同一个位置的同学：同一年，同一张榜，同一个名额。同一性，不光是「差不多」，还有「相争」。这一栏记得很重。

归因栏：D，对方的路。 差异，记在「他的路」上：他的路，有问题。注意，这和悔的归因栏，在同一个科目 D 下面，户头却不同：悔记在**自己**的路上，嫉妒记在**对方**的路上。

同一个科目，两个户头，就是悔和嫉妒的分野。

情态栏：本该。 「那个位置，本该是我的。」这是嫉妒和不服共有的一栏。羡慕里的「可以」，在这里，变成了「本该」。「可以」是一个门，「本该」是一个户头。

时间栏：现在。 嫉妒的账，不是记到当时，是记到**现在**，每一天，都在追。林川今天发了什么，今天被谁夸了，今天又得了什么，今天这一笔，又涨了一点。债是在现在追的，不是在过去结的。

四栏合起来：

> **户头：林川（同一性：在，相争）**
> **科目：他的路，来路不正（归因：D，对方的路）**
> **摘要：那个位置本该是我（情态：本该）**
> **到期：天天追（时间：现在）**

账病：**错账**：记到对方头上要他还。

错账有三个特点。

第一，户头开错了。 林川并没有向陈禾借过那 31 分，也没有在陈禾的账上签过字。这个户头，是陈禾单方面开的。

第二，追不回来。 就算这笔债存在，也没有办法追。31 分，不是一件可以还回去的东西。就算林川愿意把那个位置让出来，二十多年的路，也不可能重走一遍。所以，嫉妒的债，是一笔**追不回来的债**。

第三，它不停。 债没有结，户头就开着，所以每天，只要债务人还在，账就要追。培根说过，嫉妒不放假。后面会写。

和不服的拒账，放在一起看，更清楚：

同样是「本该」，同样是时间栏记现在。

不服的账，是退回去：这笔账，不算。

嫉妒的账，是追过去：这笔账，是你欠的。

一个把单子推回去，一个把单子递过去。

◆ 八、追债的人，和被追的人

嫉妒是十大心理里，唯一把一个具体的人，当成债务人的心理。

这个设定，会带出几个很有意思的后果。

第一，它需要一个活着的债务人。 债务人要在，要被看见，要有动静。林川在同学群里一天不说话，陈禾的嫉妒，就有一天没有新的内容。可是林川一发消息，一被转发，一出现在一篇文章里，嫉妒的账，就又被翻开了。

所以，嫉妒的人，常常是一个很专注的观众。他不一定主动去看，可是只要那个人出现，他的眼睛，会自己转过去。

第二，它需要证据。 追债，要有凭证。嫉妒的人，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一个很勤奋的取证的人：他听一切关于对方的话，只收其中一类：对方的不是，对方的难处，对方的摔跤。

这是一个很安静的过程。陈禾那一晚，并没有主动去查林川的什么，可是第二天，他在工地上，听见一位同事说，有一家互联网公司在裁员，他心里，有一个很轻的「嗯」。

这个「嗯」，是什么？是取证：一份可能的证据，被收进了一个看不见的档案。

第三，它不会因为债务人好了而消。 这一点，最反直觉。

按照常理，一个人如果欠你，他还了，你就不嫉妒了。可是嫉妒的债，是还不了的。就算林川有一天，主动对陈禾说一句「当年我运气好」，嫉妒也不会一下子消，因为那 31 分，不会因此回到陈禾的账上。

债不会被还，所以账不会被销，所以嫉妒不会消。

这就是为什么，同学群里，万立军那条语音，过了二十年，依然带着劲。

第四，被追的人，常常不知道自己被追。 林川不知道，在长沙的一个书房里，有一个人，因为他的一篇文章，晚上没能把月报写完。这笔债，只存在于陈禾的账本里，债务人从来没有见过这张借据。

这是错账最荒谬的一面：借据是自己写的，债务人是自己指的，利息是自己算的。

可是，也要看到另一面：这个晚上，陈禾没有说出口。

他没有在群里回万立军，没有转发那篇文章，没有给林川发一条阴阳怪气的消息。他甚至对自己说了「这话说得过了」。

这一点，需要写清楚：**嫉妒，不等于做了什么。** 它是一场发生，一场里面的发生，大多数时候，它只在里面发生，没有出来。

它有没有出来，是后面的事。出来的方式，有很多种：背后的一句话，一个不点的赞，一次恰好的缺席，一回在别人面前不经意的低调，甚至一个微妙的幸灾乐祸。

这些，是嫉妒的外面。里面那一场，已经发生完了。

◆ 九、同一条消息，隔壁两个人

同一个晚上，同一个群，同一篇文章，有另一位同学，也读到了。

她叫梁晓，同班，在深圳做财务，二十多年没有回过县里。她在群里回了一句：「林川当年借过我一本物理笔记，字特别工整，我现在还记得。真好，看到他过得好。」后面跟了一个笑脸。

这一句话，和万立军的那条语音，放在一起读，很有意思。

两个人，都和林川同班，都隔着二十多年，都读到了同一篇文章。一个说「他占了名额」，一个说「他借过我笔记」。

梁晓的账里，情态栏记的是：可以。林川能到那里，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也许自己当年也可以。她的归因，没有往林川的路里追，她记起的是一本笔记，一个具体的、温和的画面。

万立军的账里，情态栏记的是：本该。他记起的，是借参考书要翻三个山头。

两个人记起的，都是真的。梁晓真的借过笔记，万立军真的翻过山头。区别不在材料，在材料被记到了哪一栏，记到了哪个户头。

也许你会问：梁晓是不是因为过得好，所以不嫉妒？这个问法，把原因放错了地方。嫉妒不是对「过得不好」的补偿，也不是对「过得好」的免疫。梁晓在深圳的日子，未必比万立军轻松。同一个人，换一个晚上，记另一笔，也会走到「本该」那一格。

这一点要看清：嫉妒不是一种人，是一种记法。人是流动的，记法在这一晚落在了哪里，就发生出哪一种。

陈禾在这个群里，隔着这两个人看。他读到梁晓那句话的时候，心里有一点很轻的东西松动了一下：原来同一篇文章，可以有这样的读法。

可是紧接着，万立军那一句，在他心里，更重。因为那一句，说到了他的账里去了。

◆ 十、嫉妒里的羞耻：另一笔账

陈禾那一晚，在嫉妒之后，紧跟着来的，是一阵羞耻。「你想什么呢」，他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句。

这阵羞耻，是嫉妒这一场发生里，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要单独写一写。

羞耻，也是一笔账。

它的账，是这样记的：户头是自己，科目是「我竟然这样想」，情态是「不该」，时间是现在。羞耻不是对林川的，是对自己的一次回写：我读到了自己心里有这样一块东西，我不喜欢。

这一笔账，有一个很微妙的效果：它让嫉妒**更深地藏起来**。

陈禾那一晚，对自己说「这话说得过了」，对万立军的话，当场做了一个划清界限的动作。可是这个动作，没有让那一句「他占一个，别人就少一个」消失。它只是把那一句，从桌面上，推到了桌子底下。

被推到桌子底下的东西，不会消，它只是不再被看见。看不见，也就不再被核对。这样，它就不会被拿出来问一句：借据是谁写的？

所以，羞耻在这里，起了一个很讽刺的作用：它保护了嫉妒的账。

一个人越是不愿意承认自己嫉妒，那笔账越是安静地在底下挂着，越是长久。反过来，肯把它拿到桌面上来，看一眼，这笔账反而容易被核。

这不是在鼓励谁去宣布「我嫉妒」，也不是说羞耻是个坏东西。羞耻里有一份很好的东西：它说明，在陈禾的土里，有一条价值，是不愿意拿别人的失去当作自己的得到。这条价值，是真的，是他的。

只是，这条价值在这个晚上，用错了地方：它没有去核账，它去捂了账。

要把它从捂，换成核，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羞耻，是一个很平的问题：这一笔，是怎么记的？

◆ 十一、一场发生的一生

嫉妒，也有它的发生、成熟、固化、退化。

发生。 最早的一次，在红榜那一天，或者更早。可能是初中，一位同学拿了奖状，陈禾心里有一个很小的「凭什么」。那时候，这个「凭什么」还很轻，过一天就散了，没有立成账。

成熟。 到了高考这样的大事，嫉妒有了一个很好的材料：名额，榜单，北大。它第一次有了形状：有一个具体的人，有一个具体的位置，有一笔具体的差。成熟的嫉妒，会找一个说得出口的理由，名额有限，他占了。

固化。 之后的二十多年里，这笔账没有被销，也没有被重新核。它被放在了一个不显眼的地方，每隔一阵，被一条消息、一篇文章、一场聚会，翻出来看一眼。固化的嫉妒，有一个很典型的外观：它变得很客气。

陈禾对林川，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不好听的话。见面的时候，倒茶，寒暄，问近况。客气到有一点远。这份客气，是一层很薄的东西，贴在账本上，让账不被人看见。

退化。 嫉妒要是一直固化下去，会走向几个方向。

一个方向，是变成**怨**（第 24 章）：对一个具体的人的债，扩散成对一整块土的不满：不是他占了我的，是这个世道不公。债务人，从一个人，变成了一片天地。

一个方向，是变成**清高**：「我就是不想走他那条路」「那样的位置，我才不稀罕」。这是把嫉妒的账，翻了个面，让债务人变成了一个不值得的东西。这个翻面，看起来像是放下，其实是账换了一个科目，债还在。

还有一个方向，是变成**冷**：对那个人，没有任何感觉了，连名字都懒得点开。这是账本被封死之后的样子，里面的东西没有变，只是不再有人打开。

陈禾现在，在成熟和固化之间。账是客气的，里面是凉的。

◆ 十二、对那只手的笃信：外送

十大心理里，对「那只手」的笃信，各有各的处置：羡慕保住，不服加固，攀比外包，悔转向自己。

嫉妒的处置，是**外送**：把那只手露出来的角，送到别人的名下。

前面写过，嫉妒的核心翻译，是把「看不见」读成「被隐瞒」。这个翻译，其实是在处理一个很麻烦的东西：那只手，一旦露出一角，笃信就会受到威胁。

笃信说：相同的路和土，一定有相同的结果。

现实却给了一个不相同的结果。要保住笃信，就得说：有人动了别的东西。动手脚的，是对方。

这样一来，笃信完好无损，那只手，也被安排好了去处：它不是一个各人都有的、隐藏的函数，它是**林川一个人的、不该有的东西**。

这个安排，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它让自己的那只手，保持干净。我的手，是清白的，是按规矩做事的，没有任何问题。有问题的，是别人那只多出来的手。

所以，嫉妒的外送，其实是**把函数这件事，分成了两种**：我的，是清白的；他的，是可疑的。

可是，仔细想：每个人都有一只手，每一只手，对旁人，都是看不见的。陈禾的那只手，对林川来说，也是看不见的。如果林川也用同一套办法，去读陈禾，他会在陈禾四十多年的人生里，找到一堆看不见的东西，读成「有他自己的手脚」。

这一点，嫉妒不会想。它只是单向的：我看你，不是你看我。

这也是嫉妒的一个很安静的不公：它给对方的审判，从不用在自己身上。

◆ 十三、同一个局面：嫉妒幸灾乐祸

回到全书反复用的那个局面。假设有一天，有人证明，当年林川那 31 分，有一部分是假的。

羡慕塌空，懊悔松一口气，不服舒坦。

嫉妒呢？嫉妒会**幸灾乐祸**。

为什么？

因为嫉妒的账，是追债的账。陈禾二十多年里，一直在追，一直在想：他的路，来路不正。这一句话，在二十多年里，一直只是一句猜测，没有人替它作证。

现在，有了证据。

那笔债，被认了。

「我就知道。」这四个字，在嫉妒里，不是舒坦（不服的舒坦是机器清白），是一种带着热的、往外冒的东西：痛快。他欠，他终于被抓住了。

可是，这里有一个很要紧的地方，要停下来看一看。

那 31 分，就算全部被取消，陈禾的分数，会不会多一分？

不会。陈禾当年的 1998 年，不会改写；他进的湘大，不会变成北大。位置，是回不来的。

这就是嫉妒的账最深的一个秘密：**它要的，不是那笔东西回来，是那笔债被认**。

在账本上，这是两件不同的事：一件是「收回」，一件是「认账」。收回，要有东西到手；认账，只要对方低头。

嫉妒的痛快，不是因为得到了什么，是因为对方失去了什么。这一点，用幸灾乐祸可以验：幸灾乐祸里，「我」什么也没有得到，可是人是痛快的。

这就和羡慕、不服、悔都不同了：

羡慕想要的，是那个样子；不服要的，是机器清白；悔要的，是回到当时；嫉妒要的，是**他失去**。

再看一个相关的局面，更能看出嫉妒的本色。

局面二：把他的难处摆出来。

常见的劝法，是对嫉妒的人说：「你看，他其实过得也不容易，一年一百天出差，家里孩子都见不着。」

这一句，听起来很对：让嫉妒的人，看到对方的难处，就不嫉妒了。

可是用本书的账本来读，这一句话，很可能起反作用。

嫉妒的账，是追债。对方有难处，对嫉妒来说，是什么？是债务人的一次**还款**：他在受苦，他在付出代价，他欠的，正在被一点一点还回来。

难处越多，还得越多，嫉妒越痛快。这时候，它不会消，只会变成一种安静的满意：「他也有他的不容易。」这一句话，听起来是理解，里面其实是一笔小小的入账。

所以，劝法反过来了：难处，是在喂嫉妒。

局面三：把他的全貌摆出来。

什么能让嫉妒松？不是难处，是全貌：他的路，他的土，他的手，连带着他不苦的那一部分。

比如，让陈禾看到，林川那 31 分里，有哪些是勤奋，有哪些是家里的书房，有哪些是那几天的运气，有哪些他自己也说不清。这一整团东西，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有来路的人，不是一个「欠着」的人。

全貌一出，户头就没有了：一个有路有土有手的人，不是一个债务人。他没有欠陈禾什么，他只是在他自己的函数里，走出了一个他自己的样子。

户头一取消，账就没有地方可记了。

这两个局面，只有本书的说法才推得出：难处喂嫉妒，全貌松嫉妒。

◆ 十四、近邻交锋：五位

这一章的近邻，有五位：《三国演义》里的周瑜，佛典里的提婆达多，普希金笔下的萨列里，舍克，还有培根。他们的话，一律转述大意。

一、《三国演义》：既生瑜，何生亮

《三国演义》第五十七回，写周瑜临终，仰天长叹，连呼：「既生瑜，何生亮！」然后气绝。〔核〕这句话，已经成了中国人说嫉妒的代名词。需要说明的是，这是小说的写法，正史里的周瑜，据《三国志》的评价，是「性度恢廓」的人。〔核〕

他说中了一件事：嫉妒里，有一种「只能有一个」的感觉。既然已经有了我，就不该有他。这一句话里，把天，也拉进了账。

本书多出的一层：这句话里，「生」字是账记错的地方。

周瑜怪的是天：为什么让他和我同时出生。他把对方的「存在」，记成了天对他的一次错账。可是，诸葛亮的存在，并不是从周瑜的账上拿走的。

「既生瑜，何生亮」这个句式，只能在同一性极强的时候才说得出口：他们两个，被画在同一个位置的候选名单上。要是诸葛亮在另一个行当里，是一位天文学家，周瑜就不会有这一声叹。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局面：同一个对手，同一份才华，放到周瑜的同一性栏之外，这句话立刻消失。「既生」「何生」，不是对一个人的评价，是对一个**位置的名单**的叹息。

二、提婆达多：最近的人，最近的路

据佛典记载，提婆达多是佛陀的堂弟，同在僧团修行。他后来要求佛陀把僧团交给他，被拒绝；以后又有推石头、放醉象的传说，还带着一些人另立僧团。〔核：大意，各部律书详略不同〕

他说中了一件事：最近的人，最近的路，嫉妒走到了尽头，可以走到害人。同门，同路，同一件事，是嫉妒最方便住进去的地方。

本书多出的一层：他要的「接管」，是错账的一个完整的实行。

「僧团本该是我的」，这是情态栏里的「本该」。「他占着」，这是把账记到了对方头上。「所以交给我」，这是追债。三步，一步不差。从这个角度看，提婆达多的一生，是一张错账，被一路认真地追了下去。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局面：如果提婆达多不是佛陀的堂弟，不是同一个僧团，不在同一条路上，没有那样的同一性，这一整出，不会发生。同一性越强，错账越容易开。所以，最危险的嫉妒，总是在最亲近的人之间。

三、普希金：莫扎特与萨列里

普希金写于1830年的小悲剧《莫扎特与萨列里》，写萨列里的独白：他一生勤奋，苦练技艺，终于有了名声；可是莫扎特，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天赋却像从天上掉下来一样。他说：人们都说地上没有公道，可是天上也没有。后来，他在酒里放了毒。〔核：大意〕据说，历史上两人关系并不如此，毒杀的传闻，没有可靠的证据。〔核〕

他说中了一件事：嫉妒是**承认**差异的。萨列里在剧里，清清楚楚地承认，莫扎特是天才，他自己不是。这一点，和不服正好相反：不服不认差异，嫉妒认。

本书多出的一层：萨列里把差异记在了「莫扎特这个人不配」上。

他的账是这样的：苦练的人，该得；游手好闲的人，不该得；莫扎特得了，所以莫扎特拿了不该拿的。户头开在莫扎特的名下，罪名是「不配」。

可是，笃信里藏着的是：同样的勤奋，必有同样的天赋。这是路径的笃信：同样的路，同样的走法，必到同样的地方。莫扎特的路，不是萨列里想象的那条路，他的函数，和萨列里的，是两只不同的手。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局面：假如有人证明，莫扎特其实也很刻苦，萨列里的账，一点也不会松。因为户头，不是靠莫扎特的懒开的，是靠「我苦练，所以该得」这一句笃信开的。只要这句笃信在，莫扎特总有别的「不配」。

四、舍克：嫉妒是社会的底层力量

赫尔穆特·舍克，在《嫉妒》（德文版 1966 年）里，把嫉妒当作人类社会行为的一个基本动力。他的大意是：嫉妒普遍存在，常常针对与自己相近的人，社会需要用各种办法约束它；而被嫉妒的人，也常常设法隐藏自己的成功，来避开它。〔核：大意〕

他说中了两件事：一，嫉妒冲着相近的人去；二，嫉妒的社会后果，影响了人怎样生活。陈禾对林川，是近的；林川在同学群里很少说话，也许正是在避。

本书多出的一层：他把嫉妒当成人的一种先在的力量，本书把它当成账本里一种取值。

如果嫉妒是一个常数，那么只要有差异，只要有相近，它就该发生。可是同一个差异，同一个相近，情态栏里记「可以」，是羡慕；记「本该」，才是嫉妒。同一个陈禾，同一个林川，可以在一个晚上羡慕，在另一个晚上嫉妒。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局面：让一个正在嫉妒的人，把情态栏的字，从「本该」改成「可以」，同样的差异，同样的人，嫉妒不用被压制，它自己就变了样子。常数的说法，推不出这个变化。

五、培根：嫉妒不放假

培根在《论嫉妒》（1625）里，说过几件事：嫉妒对身边的人最强，同乡，同事，同辈；一个人突然升得很高，比慢慢升上去的人，更招嫉妒；还有一句拉丁文的格言，他引过：嫉妒不过节日，意思是嫉妒没有假期。〔核：大意〕

他说中了一件事：嫉妒是**不停**的。别的情感，有高有低，有来有去，嫉妒像是一个值夜班的人，没有休息的日子。

本书多出的一层：为什么没有假期？

因为债挂着，债务人又天天在眼前。同学群里每一次转发，朋友的每一次提起，都是债务人出现的一次。只要债务人不消失，账就一直开着。

「突然升得很高，更招嫉妒」这一点，本书也能解释：突然升高的人，路是看不见的。看不见的路，更容易被读成「来路不正」。慢慢升上去的人，路是一步一步被人看着走的，户头开不起来。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局面：同样的位置，同样的高度，两个人。一个人的路，是公开的，周围的人看着他一年一年熬上去的；一个人的路，是看不见的，一夜之间就在那里了。后者招嫉妒，不是因为他更不配，是因为他的路，不可见。〔推论，待验〕

◆ 十五、出路：注销那个户头

错账怎么改？

先说两个要防的做法。

第一个：劝「别嫉妒了」。嫉妒的人，心里有一块羞耻，已经在替他拦着自己。这时候再有人说一句「你这是嫉妒」，等于把那块羞耻按得更深，账会躲得更远，躲到连自己也看不见的地方。

第二个：前面说过，把对方的难处摆出来。那是在给债主送还款。

本书给的路，是三步，每一步，都是往「注销户头」走。

第一步：问一句，借据是谁写的。

「他欠我」这一笔，借据在哪里？林川什么时候向陈禾借过那个位置？有没有一个时刻，林川答应过要给陈禾留一个名额？

没有。这张借据，从头到尾，是陈禾一个人写的。

这一问，不是要骂自己，是看清：这是一个单方面开的户头。对方不知道，对方没有签字，对方的账上，没有这一笔。

看清这一点，账的重量，就有一块松动了：我追的，不是一个真债务人，是我自己开的一个户头。

第二步：把「他占了」，拆成三样。

嫉妒的核心，是「占」。把它拆开：

第一样，**名额是真的有限。**　　这是土（E），是一块真材料。承认它，记到土上。

第二样，**他的路和他的手，是他的。**　　这是各人的函数（F），记到各人的账上，不记在「欠」下面。

第三样，才是「他拿了我的」。这样东西，要问一句：有没有？有多少？

多数时候，第三样，查下去，是空的。

拆完以后，原来压在「他」一个人头上的一整笔，被分到了三个科目里：土，各人的手，和一个很小的、也许不存在的「占」。这是一次冲正：把错记在人头上的账，冲回它们原来该在的地方。

第三步：把回写，从他身上收回来。

嫉妒的回写，指向对方：想改写的，是他的位置，是他的路，是他的下一步。可是改写别人，是做不到的。所以回写落不下来，账就一直挂着。

要收回来，问一句：这一晚上，我的凉里面，我自己要的是什么？

陈禾的凉里面，他要的，大概是：被认。被认为，他的路，也是一条扎实的、不比谁差的路。

这个「被认」，今天可以要，不用从林川那里要。它可以是一个人对他说「你这个监理，做得稳」，也可以是他自己，在一本记录里，认下一笔自己做过的事。

这一步，把嫉妒的账，从向外追，转成了向内收。

三步做完，户头注销了。注销，不是原谅，也不是忘记，是承认：这个户头，一开始，就不该开。

◆ 放回日子里

第二天早上，厨房里。

苏敏在煎蛋，陈禾靠在门框上，手里拿着一杯凉了的茶。

「你昨晚几点睡的？」

「不记得了。」

苏敏把蛋翻了个面，没有再问。过了一会儿，陈禾自己说：

「同学群里，万立军发了一条语音。」

「说什么了？」

「说林川占了名额。」

苏敏关了火。「你信吗？」

陈禾没有马上答。他把杯子放在台面上，说：「名额是有限的，这一条是真的。」

「那他占的，是谁的？」

「……我的吧。」

苏敏转过来，靠着灶台，看着他：「他要是不占，那个名额，递给谁？」

陈禾愣住了。

这个问题，他二十多年里，从来没有想过。

苏敏是教语文的，说话向来不绕：「你们那年，榜上，你和林川之间，隔着多少名字？」

陈禾想了想。他记得，31 分，在全省的位次表上，不是一个小数目。那一年，一中理科班，上了重点线的，有一大串。林川的名字，和他的名字，在红榜上，隔着很远，中间还夹着别的名字：有去清华的，有去复旦的，有去浙大的。

「很多。」他说。

「那你说，他不占，那个位子，会轮到你吗？」

陈禾没有说话。

这个问题，答案是很明白的：不会。林川不去，北大那个名额，轮的是排在他后面、比陈禾还高的那一串人。

「他占的，不是你的，」苏敏说，「他占的，是排在他后面的那一个。可那一个，也不是你。」

厨房里很静。煎蛋在盘子里，慢慢凉了。

陈禾端起那杯茶，喝了一口，凉的，有点苦。

他想起昨晚，那句话：「他占一个，别人就少一个。」

那个「别人」，是谁？

他一直以为，是他自己。

可是，名次表摆在那里，那个「别人」，隔着很远，在一串陌生的名字后面。他和林川之间，隔着的，不是一个名额，是一条很长的、他从来没有数过的队伍。

这个户头，开得太近了。

他把杯子放下，说：「吃饭吧。」

苏敏把蛋端上桌。

那天上午，他回了一次同学群。没有回万立军，只是在林川那篇文章下面，点了一个赞。

他的拇指，在那个小手掌上，停了半秒，按下去了。

按下去，没有什么感觉，不酸，不亮，也不凉。只是一个很轻的、很平的动作。

给你一个今晚就能试的小办法。

想一个你心里有一点「他凭什么」的人。拿一张纸，画三栏：

第一栏写：**我说他欠我的，是什么？**　一个位置，一次机会，一份认可，写具体。

第二栏写：**这张借据，是谁写的？他签过字吗？**　如果只有你一个人签，请在这一栏写：只有我签。

第三栏写：**我这份凉里面，我自己要的是什么？**　不是他失去，是你要的。

写完以后，在纸的最下面，写一句：**这个户头，注销。**

不用对任何人说。写完，把纸折起来，放进抽屉。

带 走 的 话

嫉妒是把差异记到对方的路上，要他还：承认了差异，却开错了户头；那只看不见的手，被读成了他的手脚。

小　账

这一章里，回写是落下了，还是悬着？指向了别人，所以悬着。嫉妒这一场发生，记账发生了（记到「他」名下），改写落不到他身上，也没有落回自己；出路里才收回一笔：注销户头，把「被认」留在自己这边。

本书要防的病：以为「同样的起点、同样的走法，必到同样的地方」——本章在哪里防住了它？——在「他不占，轮的是谁」那一问里：名额是土，他的路是他的手，两者都不是从我这里拿走的。

想 一 想

1. 你心里有没有一个「他凭什么」的人？你觉得他欠了你什么？
2. 这张借据，是他签的，还是你一个人写的？
3. 如果他把那样东西还给你，你的凉，会因此消失吗？还是你要的，是别的东西？

◆

24

第 24 章

怨：土不公平

◆ 一、一盏台灯

1998 年的冬天，陈禾十八岁，在县一中的寄宿楼里过他的高三。

宿舍是十二个人一间，上下铺，窗户的玻璃裂了一条缝，用透明胶带粘着。晚上十点，楼管准时拉闸，整栋楼一下子黑下去。黑下去以后，总有几个人不甘心，摸出手电筒，躲在被子里再看半个钟头。陈禾是其中一个。他的手电筒是母亲从镇上买的，两节一号电池，用到后来光越来越黄，照在习题册上，字像泡在茶水里。

林川不住校。他家在县城里，父亲在县医院做医生，母亲在药材公司上班。陈禾去过一次他家，是高二那年，为了借一本数学竞赛的书。

那一次他记得很清楚。进门要换拖鞋。客厅后面有一间小屋，门开着，里面一张大桌子，一盏绿罩子的台灯，三面墙都是书。林川说，那是我爸的书房，我也在里面做作业。

陈禾站在门口，没有进去。他看见那盏台灯亮着，灯罩底下的光圈落在桌面上，白白的，稳稳的，一点也不黄。

他拿了书，说了谢谢，下楼，骑车回学校。路上风很大，他把车骑得很快，没有想什么。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后来两个人都考完了，一个去了北京，一个去了湘潭，再后来各自忙各自的日子，没有人再提过那盏灯。

提起它的是 2023 年的同学会。毕业二十五年，在长沙一家酒店的二楼，订了四桌。酒过三巡，有个当年坐在后排的同学，现在在县里做生意，红着脸讲起往事，说：「林川家那个书房，你们谁进去过？我进去过一回，那个台灯，啧，我们还在点蜡烛的时候……」

大家笑。有人说他夸张，哪里点过蜡烛。他说，差不多，差不多。

陈禾也跟着笑了一下，夹了一筷子菜。那一筷子菜他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回长沙的高铁上，他靠着窗，忽然听见自己心里有一句话，清清楚楚，像有人在耳边说的：

人家家里有条件。

这句话他已经听了二十多年。每隔一阵就来一次，来的时候不吵，不闹，也不带什么火气，只是平平地落下来，像一块石头落进一口老井。

他没有对谁讲过。苏敏不知道，母亲更不知道。他自己也很少去想，这句话到底是在说什么，说给谁听。

本章要拿的就是这件小事。先不下结论，先看清它里面有几样东西。

◆ 二、怨里有几样东西

先把这件小事一样一样拆开。

第一样，一个落差。林川的光圈是白的，陈禾的光圈是黄的。这是真的，不是陈禾想出来的。一盏灯，一支手电，一个书房，一间十二人的宿舍，摆在那里，是发生过的事。

第二样，一个「我们差不多」。这个本书前面几章写过，叫理念的同一性想象：模拟考前后脚，一起借书，一起骑车。落差只有落在这样的两个人之间，才会扎人。陈禾从不会在一盏台灯面前想起县长家的书房，也不会在电视里看见庄园的时候想起自己的黄光。他想起的，是林川的。

第三样，一个记账的去处。这一道落差记在哪一栏？陈禾的这一笔，没有记在「林川比我聪明」上，也没有记在「我当时不够用功」上。它记在了一个很具体的地方：**灯，书房，宿舍，家**。也就是他们各自脚下的土。

第四样，一个字：「公」。落差记到土上，土不一样，这还不算怨。怨要再多走一步，在这笔账旁边落一个判词：这样的土，不公平。

四样合在一起，才叫怨。少一样都不是它。没有第二样，那是知道世上有富贵，叫见识。没有第三样，落差在别处找了去处，那是懊悔，或者不服。没有第四样，土不一样只是土不一样，那是认命，是另一章的事。

也要说一句：不是所有记到土上的账，都要变成怨。有人看见书房，只是心里记了一下「哦，他家有书房」，就翻过去了。同一件事，记到土上，再落一个「不公平」的判词，才发出怨。这个判词是怎样落下来的，下一节起往下看。

先看一个更老的问：陈禾二十多年里，心里一遍遍说的那句「人家家里有条件」，到底在回答什么问题？

它在回答：**为什么我们本来差不多，结果差这么多？**

这是一个没有人问出口的问题，却一直有一个答案候着。这个答案，是笃信的类比没兑现之后，自我界递出来的一种解释。

◆ 三、这张期票是怎样被解释的

先回到本书的底：理念界里，笃信的类比开出了一张期票。票面上的字很简单：**我们差不多，所以结果该差不多。**

1998 年 7 月红榜贴出来，这张期票没有兑现。林川的名字在北京大学那一栏，陈禾的名字在湘潭大学那一栏，差 31 分。

没兑现，自我界就要回应。回应有很多种。有人说：还能兑现，我也可以（羡慕）。有人说：是我当时没做（懊悔）。有人说：这次不算，是运气（不服）。有人说：是他截走了我的（嫉妒）。

王德生博士说：「即笃信理论界的一种类比，而现实界这个类比并没有兑现，于是自我界产生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回应和解释。」怨，就是这「各种各样的回应和解释」里的一种。它的解释，是这样的。

怨的回应是：**不是票有问题，不是我有问题，是出票的那块地有问题。**

用记账的话说：这张期票没有被取消，也没有被打折，它被原样留在账上。账上只加了一行批注：

「因对方户头所在之土，与我户头所在之土，原本不平。此票不兑，非我之过。」

你看，这个回应有一种很舒服的地方。它把自己从被告席上请下来了，不用再审问自己当年够不够用功。它也没有去审问林川，林川没做错什么，那盏灯又不是他点亮的。它把被告席指向了一块没有脸的东西：**土**。

土没有脸，没有名字，也不会辩解。所以这个回应可以一直留着，二十多年也不用换。

这是怨的第一个特点：**它是一种很稳的解释**。稳在三处。它能解释一切，凡是落差，都可以往土上一推；它保护了自己，账记在土上，就不记在自己身上；它还

带着一点道理，一点「站得住」的正义感，因为土是真的不一样，不公平这三个字，听起来也并没有说错。

这样稳的东西，不用别人批评，它自己就能一直活下去。

接下来看看，它活起来是什么样子。

◆ 四、怨显出来的样子

本书说，十大心理都是自我界里的一场完整的发生。每一场发生都有它显出来的样子（S，显露），有一步步的念头（D，差异序列），有缠在一起的土（E，特征纠缠）。先看怨的样子。

怨的样子，第一个特点是**低温**。

它不像愤怒，愤怒来得快，去得也快，有一个火点。也不像嫉妒，嫉妒有脸色，有盯着看的眼睛。怨是一种温吞的东西，像老屋墙角的潮气，平时看不出来，换季的时候才闻见。

它的声音也低。陈禾那句话，二十多年里没有说出口过。就算说出来，也是一句家常话，「那时候条件不一样嘛」，说的时候还带着点笑，好像是在替谁解释。

第二个特点是**句子短，反复用同一句**。怨的人嘴里常有一两句口头禅，用了很多年：「人家有条件。」「我们那时候哪有这个。」「现在的孩子不知道。」这几句话是一套固定的说法，每次遇到落差，就拿出来用一遍，用完放回去，位置都不变。

第三个特点是**价值会悄悄搬家**。舍勒看到过这一点，下面会细说。陈禾有一年在饭桌上听见别人夸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他随口接了一句：「读书好有什么用，还不是要看关系。」说完他自己愣了一下，因为他并不信这句话，他自己的女儿正在拼命读书，他也在旁边拼命托着。可是那句话出来得那么顺口。

这就是怨的显露：低温的，短句的，反复的，会顺手把一样东西的价值往下压一压。

第四个特点，很多人没留意：**怨的对象不是人**。

陈禾对林川，没有怨。2024 年林川回长沙，两个人在湘江边吃夜宵，陈禾替他倒酒，替他把烤好的串往他那边推，听他讲离职的事，心里是实打实的难受，没有一点幸灾乐祸。可是同一个夜晚，在那顿饭里，林川随口提了一句「我们家那时候住的那个老房子」，陈禾心里还是动了一下：老房子，有书房的老房子。

怨是对着一块地的，不是对着一个人的。这一点它和嫉妒分得很开，第 23 章里，嫉妒是一定要有一张脸的。

所以怨可以和一个人的友情并排放着，各过各的。这也是怨的一个难处：它不会毁掉一段交情，却会在交情底下悄悄垫一层东西，让你每次见到他，都多一分说不清的距离。

◆ 五、念头一步一步怎么走

再看怨里面的念头，也就是它一步一步的路（D）。

把陈禾那天在高铁上的几句心里话，按先后摆出来：

「人家家里有条件。」「我家什么都没有。」「那时候我也没偷懒。」「要是我也有那么一间屋子……」「可惜没有。」「这就是命，不对，这不是命，这是世道。」「算了，不想了。」

然后，高铁到站，下车，转地铁，回家。念头收回去了，没有消失。

你会发现，这条路和懊悔的路很不一样。懊悔的路是一个圈：要是当时，就会，可是没有，要是当时。圈里转的是**我自己的过去**。怨的路是一条斜坡，每一步都往外滑：从林川滑到他家，从他家滑到我家，从我家滑到「世道」，从「世道」滑到一声「算了」。滑到底，没有任何一步回头碰到自己身上来。

这条斜坡有一个很要紧的地方：**第三句**。「那时候我也没偷懒。」

这一句是在做一件事：先把自己从账上摘出来。摘干净了，后面的几句才可以放心地往外滑。如果没有这一句，念头会往另一边走，走到「是不是我当时不够用功」，那就成了悔。

所以怨的念头序列里，有一个小小的阀门：**先证自己清白，再追问土**。

阀门一关，路就通了。

这条路也有一个固定的终点：「算了」。这个「算了」不是放下，是一个很短的停顿，像按下暂停键。路没有走完，账没有清，只是停下来了。下一次再遇到台灯、书房、同学会，路会从头再走一遍，每一步的位置几乎不变，连话都是原来的话。

还有一个细节，要补上。怨的路里，**时间是停在一个点上的**。陈禾说的「条件」，是 1998 年的条件。宿舍，手电筒，十点拉闸。可是他今天说这句话的时候，用的是现在的口气，好像那间宿舍还在，那盏灯还亮着。

二十八年过去了。县一中早就建了新的寄宿楼，每间宿舍六个人，有独立卫生间，有热水。他回去看过一次，是 2019 年陪母亲去县里办事，路过校门口。他没有进去，只是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看着新楼的玻璃窗，心里有一个说不清的东西，好像是欢喜，又好像是被人抢了先。

这个「被人抢了先」，是怨的味道。后来的孩子吃到了他没吃到的，他替他们高兴，可是高兴底下垫着的，是当年没有人给他这一份。

◆ 六、缠在一起的土

怨这场发生里，还缠着一层又一层的东西，是它的土（E）。

先说**记忆**。宿舍那盏手电筒，黄光里的字；母亲在镇上买电池的样子；县城那间书房的门，他没进去；冬天水龙头结冰，早上用脸盆接屋檐水。这些记忆不是闲着放在那里的，它们每一样都是一块砖，是怨这一堵墙的砖。每次想起一块，墙就厚一点。

再说**价值**。陈禾的价值里有一条很深：人要凭自己的本事。这是他父亲的话，也是母亲的话，是村里人的话。这条价值让怨有了底气，也让怨有了难处。因为凭本事这条价值，是要求公平的土的。土不公，本事就没处凭。所以他的怨，其实是对这条价值的一种护卫：我不是没本事，是没给我凭本事的地方。

接着说**关系**。陈禾对母亲，有一种心疼，那心疼里带着愧：母亲在地里干了一辈子，没有一间书房。他对林川，是真朋友，有一份不说出口的感谢，当年借书，后来同学会上林川总是第一个来拉他。他对苏敏，有一点不好意思，因为苏敏家就是县城里的，当年她家也有一张像样的书桌。

这几样缠在一起，怨就不容易松开。你想去掉它，先要碰到母亲的辛苦、林川的交情、自己的凭本事，每一样都是他不想碰的。

所以怨这一场发生，**有很好的土可以长**。它不靠火气，靠的是这些很体面、很正派、甚至很动人的东西。

有一个词专门形容这种情形：**稳定**。一场发生能不能固化下来，要看它的土厚不厚。怨的土极厚，所以它最容易固化，一固化就是二三十年，像陈禾这样。

这也是为什么，怨常常是一个人身上存在时间最长的心理。羡慕会过去，不服会被新的运气冲淡，嫉妒会被时间磨平，唯独怨，只要那块土还没有被动过，它就能一直在那里。

◆ 七、忘了什么：土也在被写

现在可以问本章最要紧的一问了：怨忘了什么？为什么忘了这一样，就发生出怨，不发生出别的？

先把本书的底摆出来。笃信的类比，是把三原理当成一台「同样的矛盾，必出同样的改变，同样的回写」的机器。三原理的第三步，改变要回过头来改写路与土，并且记账。笃信的类比把这一步忘了：它把土当成一块**写好了的、不再动的东西**，输入从来不会两次相同，这件事被它忘了。

怨忘的，就是这一步里的一半：**土也在被写**。

细说一下。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陈禾家的土，是他父母几十年的活法写出来的：种地，供孩子读书，借钱，不借钱，不欠人情。林川家的土，也是一代一代写出来的：他祖父那辈有没有读书，他父亲怎样一步一步考进医学院，他母亲在药材公司熬了多少年。这些都是回写。

回写的意思是：一场发生走到头，落下来，改写了它自己脚下的土，并记了账。陈禾的父亲一辈子没有书房，不是因为天生没有，是他那一辈子的路，写出了那样一块土。陈禾此刻在长沙，一家有书房的三口之家（苏敏的书桌，小苒的书桌，他自己在客厅角落放了张折叠桌），也是他这些年的路，写出来的一块土。

土是这样的：**被昨天写出来，又正在被今天写**。

怨把这一点忘了。它把土读成一个**定在那里的事实**：「条件」。条件就是条件，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它没有看到条件是被写成的，也没有看到它还能被写。

忘了这一样，为什么就发出怨，不发出别的呢？

这是个要拆清楚的地方。怨和懊悔，都带着一份笃信：相同的路、相同的土，必出相同的样子。可是两个人对这份笃信的**保住方式**不同。

懊悔保住它的办法，是把土钉成「相同」。既然土是一样的，路也该一样，结果不一样，只能是我当时的路走偏了。于是账记到自己过去的路上，成了悔。

怨保住它的办法，是把土钉成「不同」，而且钉成「天生不同、不该不同」。既然路我走了（第三句：「我也没偷懒」），结果又差了，那只能是土的事。账记到土上。

两个人用的是同一份笃信，只是各钉了一颗钉子。

这里有一个很要紧的看法：**怨其实是对笃信最忠心的一种**。

你想想看。陈禾的怨里，有一句没说出口的话：**要是我也有那间书房，我就是林川**。这句话里有什么？有对「相同的土、相同的路，必出相同的样子」的坚信，而且是十足的坚信，没有一丝怀疑。它甚至比羡慕更坚信，因为它连「也许不一定」都不肯留。

所以怨不会去怀疑那份笃信。它只会去怀疑土。怀疑土公不公，是一个很安全的问题，不会动到那份笃信的根。

这就是为什么怨会这样稳。它是在**保护**笃信，用的是把一切责任交给土的办法。笃信不倒，怨就不倒。

又为什么这样的保护，只能发出怨，不是发出懊悔或不服？

因为「土」这一栏，有一个别处没有的性质：**它是公的**。

路是我自己的，运气是偶然的，对方是个人。可是土，是大家共有的。一块土，可以说公，也可以说不公；一个社会的土，可以说有没有给每个人一个差不多的起跑线。这一栏天然带着「公」这个字。账一记到土上，判词就等在旁边了，不用另找。

所以忘了「土也在被写」，笃信又把土钉成「天生不同」，两样合在一起，自我界里自然长出来的，就是怨。

◆ 八、四栏怎么记：一本冻住的账

四栏是账本的四个栏目，第 14 到 18 章细说。这里只看怨在每一栏上，是怎么落笔的。

同一性栏：在。陈禾和林川之间，同一性想象是满格的。同班、同岁、同样的县城、同样的考试。如果同一性是零，怨不会发生。如果他是在和市长的儿子比，他不会对那盏灯有任何感觉。

归因栏：归 E，而且认定不公。这是怨的招牌。差异记到土上，土还要盖一个「不公平」的章。这个章盖得很重，盖了之后，后面再有什么说法，都要先绕过它。

情态栏：本该。这一栏很容易看漏。怨的话里常有「本来」「应该」：本来大家一样，应该有一个差不多的起点。「本该」两个字，是怨与羡慕的分界。羡慕的情态是「可以」，还有一线能兑现；怨的情态是「本该」，是一个已经欠下的、应

当还的东西。这一点和嫉妒、不服共用。三者的区别，在回写往哪边写：不服拒收，嫉妒向对方追，怨向土追。

时间栏：当时。怨记的账，几乎总是记到「当时」。1998 年的宿舍，1998 年的灯。这不奇怪，因为土的不一样，在那个时候最清楚。可是怨一直停在那个时候，没有往后走一步，记不到今天的土上来。

四栏合起来，就是怨的账：**同一性在，归土，本该，当时**。

这本账有一个病，本书叫它**冻账**。

前面几章说过的账病：悬账是回写悬着，逆账是回写写向过去，拒账是不肯入账，错账是记到对方头上。冻账是另一种：**账是入了的，科目是记准了的（土确实不一样），可是记完就封冻了，不许再改**。

土被冻成了一块「不公平的土」，像在冰里冻着一条鱼。鱼是真的，冰也是真的，可是鱼不会再游了。

冻账的难处在于它**没有错账**。每一笔都有根据：宿舍是十二人，灯是黄光，书房是真的。你要说它记错了，找不到哪一笔。它错的地方不在每一笔上，在「冻」这个动作上：把一块还在被写的土，当成已经写完了的。

所以和怨讲道理很难。你说「你现在不是挺好的吗」，它说「那是我自己熬出来的，不是土给的」。你说「现在的条件比那时候强多了」，它说「那是现在，当时呢？」。你说一句，它都有一句答，因为它的每一笔账都真。

这样的账，只能不去驳它，去看它**冻在哪一刻**。

◆ 九、舍勒：怨恨是一种自我毒害

现在请怨的四位近邻出场。本书的纪律是：先承认他说中了什么，再说本书多出的一层，最后给一个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局面。

先请马克斯·舍勒。他在 1912 年发表了《道德建构中的怨恨》（后来修订，收进一本论价值颠覆的书里〔核〕），是把怨恨当成一个正经问题来写的第一本大书。

舍勒的说法，转述大意是：怨恨是一种自我毒害。它的材料是复仇的冲动、嫉羡、恶意、幸灾乐祸这些情绪，它们本来要发出来，可是因为**无力**，因为不敢、不能，被一次又一次压回去，压成了沉淀，沉在心里，成了一种长期的心态。更厉害的是它会颠倒价值：得不到的东西，被说成本来就不值得要。他还观察到一个现象：在一个人人都可以比、实际上又差别很大的社会里，怨恨最容易长起来。

这位近邻说中了很多。

他说中了「沉淀」。怨不是一次情绪，是一层层压出来的。陈禾那句话二十多年，是一层层压出来的，这就是沉淀。

他说中了「价值会搬家」。陈禾那句「读书好有什么用」，正是舍勒说的价值颠倒，一个人不信的话，也能顺口说出来。

他还说中了社会的一半：一个人人可比的地方，怨最盛。这一点，本书在后面讲高考、讲朋友圈的时候，会再次碰上。

那么本书多出的一层是什么？

舍勒把怨恨的发动，放在**情绪被压抑**上，放在**无力**上。无力，所以压；压，所以沉淀。他的路线是：冲动，无力，压抑，沉淀，颠倒价值。

本书看到的是另一条：同一性，落差，记到土上，土被冻成不公。**无力不是怨的原因，无力是这笔账造出来的。**

拿陈禾来看。他有没有力？一个四十六岁的总监理工程师，手上有几个项目，有一个团队，在这个行当里是被人尊重的。就「无力」这个词的一般用法，他一点也不无力。可是他的怨还在。

这说明什么？说明陈禾的怨，并不是因为他今天没有力量去改什么。它是因为这笔账**一开始就被记成了「土的事」**，而土被认定是「给定的」，给定的就是改不了的。无力，是从这个认定里生出来的一种感觉，不是先有无力、后有怨。

所以，和舍勒分叉的地方在这里：**舍勒从力量不足走向怨恨；本书从账记到土上、土被冻住，走向怨，而后才有无力的感觉。**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是：**手上有了力量，能动那块土了，怨还在不在？**

舍勒的路线推出：有了力量，压抑松开，怨恨该散。本书推出：不一定散。因为冻住的是「当时的土」，今天的力量动不了当时。陈禾今天可以出钱给县一中的寄宿生装一百盏台灯，可是 1998 年那间宿舍里的黄光，是不会因此变白的。

不只是不散，还可能更重。装灯的那一下，他会清清楚楚地看见：这件事原来这么容易，一点钱就够。当年的那一盏，其实是可以有的。这样一来，当年的土反而显得更不公了。

这个局面，只有「冻账」这个说法推得出。只要账没有落到今天的土上，花多少力量都在账外。

◆ 十、尼采：弱者的「不」

第二位近邻是尼采。他在 1887 年的《论道德的谱系》第一篇里，讲了一个有名的说法：怨恨（ressentiment）会变得有创造力，它能孕育出价值。

大意是这样：高贵的人先对自己说「好」，是从自己的丰盛里长出来的肯定，然后才顺手说一句「坏」，指不如自己的人。弱者的做法反过来，他们先对外面说「不」，说那个强的、有的人是「恶」，然后从这个否定里，反推出自己是「善」。怨恨是一种**先向外说「不」**的东西，它因为不能用行动报复，就用价值的创造来报复。

这位近邻说中了两件事。

第一，怨恨不只是情绪，它**会造东西**。陈禾那句「读书好有什么用」，是怨替他造的一小块价值，是一个现成的说法，拿来护身。后面讲到小苒的家长会，还会看到这块价值是怎样传给下一代的。

第二，怨的起点是一个「不」。陈禾的那句「人家家里有条件」，里面本来有一个没说出口的「不」：这不对。尼采看出了它的方向。

本书多出的一层，有三处。

一，尼采那里，怨恨者和被怨者之间，有一个强和弱的对照，一个高贵的人在那里站着。本书看到，这个对照后面站着的是一张笃信的类比：「他本来和我一样。」没有这张期票，高贵者的光彩只是光彩，不会变成怨恨的材料。

二，尼采讲的是一类人，奴隶道德、弱者的谱系，有一个人群的轮廓。本书把怨看成**任何一股洪流在这个配置里都会发生的事**：同一性在、土被冻、情态是本该。陈禾不是什么「弱者」，他是一个有本事、有脸面的人，他的怨依然长得出来。这条线上谁都可以站。

三，尼采说怨恨者向外说「不」，本书加一句：**这个「不」的后面，是一次没有做完的回写**。它向外喊，因为向里的那一笔没有落。怨的人看起来是在评判世界，其实是在一件本来该落下来的账面前，退了一步。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在对象上：尼采推出，怨恨者要把对方说成「恶」，因为价值是从对对方的否定里造出来的。本书推出：**怨可以对一个朋友毫无恶意**。陈禾对林川，没有一句坏话，反而替他难受，怨照旧在那里，对着那块土。

这个局面是一个检验：如果一个人的怨里，一定要有一个被他贬低的人，那更接近嫉妒（第 23 章）。如果怨可以和对一个具体的人的善意并排放着，那就是怨。尼采的谱系，把这两件事放在了一起；本书把它们分开了。

◆ 十一、福泽谕吉：怨望只想把别人拉下来

第三位近邻在日本。福泽谕吉在《劝学篇》里，有专门一篇讲「怨望」，在第十三篇〔核〕。他把怨望看成人间种种不德里，对人与人交往害处最大的一样。

转述他的大意：怨望的人不想自己往上走，只想把别人往下拉。它不做事，只向外，对别人的好处看不顺眼，对别人的坏处暗自高兴。至于它是怎样来的，他的看法是：一个社会里，人的言论和行动的自由被压住了，路走不通，心思就转向怨望。所以治怨望，要靠开路，让人有事可做，有话可说。

这位近邻说中的东西，值得好好认下来。

他说中了怨的**方向**：往下拉，不往上走。怨确实常常是一种不做事的东西。陈禾二十多年的那句话，没有变成过任何一个行动，没有一次因为它去做了什么。它只是在那里。福泽看见了怨和行动之间的那条沟。

他还说中了一件更现实的事：**路被堵住的时候，怨最容易长**。一个地方的年轻人没有出路，怨是满的。陈禾那个年代的县城，出路几乎只有高考这一条，这一条路上一旦有了差，就没处分担。

本书多出的一层，在「开路就消」这一处。

福泽的方子是：开了路，怨望自消。本书的看法是：**路开了，账不一定落**。

陈禾今天的路，是开着的。他不是被压住了言论、压住了行动的人。他做的行当里，没人拦他往上走。可是怨还在。因为它不是现在被堵出来的，是 1998 年那一笔冻住了。开路是对着「现在的土」做事，怨的账在「当时的土」上。两边对不上。

要说本书更精确一点：福泽说的怨望，更像怨的**一种后果**，也就是怨冻到后来，不去做事、专盯别人的那一部分。冻账的前半截，是账记到土上、土被认定不公，这一段福泽没有写。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落在**同一性栏**上。

福泽的路线推出：路被堵的人，都会怨望。一个地方的人，被同一种压力压着，该一起怨。本书推出：不是。**怨要先有「我们差不多」才长得出来**。

陈禾的同乡里，有人比他家更穷，初中没读完就去了广东，现在在东莞一家厂里做了二十年。陈禾每次见到这位老乡，对他的土，没有怨。他心里记得的是：那个人那时候的路更窄。他对这一位，是同情，不是怨。

怨留给了林川，因为林川是那个「差不多」的人。同样一块不平的土，对一个同一性为零的人，不发出怨，对一个同一性局部在的人，才发出怨。土的不平是一个背景，同一性才是点火的那一下。

这个局面，福泽的「路堵就怨」推不出，只有把「同一性栏」放在第一位，才推得出。

◆ 十二、紫式部：车争与生灵

第四位近邻，是一千年前的一位日本女子。紫式部的《源氏物语》里，有一位六条御息所。

大意是这样（出自「葵」卷〔核〕）：六条御息所是前东宫的妃子，出身高贵，教养极好，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贺茂祭那天，她悄悄坐车去看游行，想散散心。恰好源氏的正妻葵之上的车队也到了，两边的随从为了车的位置吵起来，葵之上那边人多势大，把六条的车硬推到后面去，车辕被撞断，当着许多人的面，让她下不来台。

这件事之后，六条御息所没有声张，没有报复，也没有找任何人说理。可是不久，葵之上怀孕生产时，有一个「生灵」缠上她，那就是六条御息所离了体的魂。葵之上产后不久去世。六条自己，在梦里醒来，发现衣服上有加持时烧的芥子香气，才隐约明白了什么。她痛苦于自己的灵魂竟然做了这样的事，却一点也不是自己要它去的。

这位近邻说中了什么？

她说中了怨**不自知**这一点。六条御息所不是一个坏人，她是那个时代最有修养的人之一，她本人从来没有想过要害谁。怨在她身上长成的时候，她自己看不见。陈禾的那句话，也是二十多年来没有被他当成一个「怨」，他叫它「实话」。

她说中了「当众」。六条受的是身份的羞辱，一个本来在高处的人，被当着众人的面按到了低处。怨的材料，往往是那种**在大家眼里发生的落差**。陈禾那个同学会上，同学们笑着讲起书房，也是这样的场面：落差被人当作一个轻松的谈资，说出来了。

她还说中了一个最深的地方：怨如果找不到出口，**会从别的地方发生出来**。六条没有一个正当的渠道去处理这笔账，她不能去追究，也不能去改变那一天的车位，那件事已经成了一块冻住的东西，于是回写走了暗路。

本书多出的一层是这样看的。

六条那里，土是一个很大的东西：身份的阶序，当时的宫廷，一个谁也没法改的地方。账记到了这块土上，冻住了，而冻账有一个特点：**回写没有消失，它找别的路去写**。

这里的回写，就是第 13 章讲的那个「改写加记账」。账冻在土上，改写不能落到土上，就落到别处：落到葵之上身上，落到自己的灵魂上。她的生灵，在本书的说法里，是一场没有被记账的回写，自己找着路出去了。

陈禾的回写，走的不是那样戏剧的路，走的是细路：对小苒的一点点偏紧，对自己孩子的未来的一种说不清的急；饭桌上一句「读书有什么用」；对每一个有条件的家庭的一种隐隐的审视，审视他们的孩子是不是真的比别人强。这些，都是没有被记账的回写，从缝里漏出来的东西。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怨在被看见之后，会不会作祟？**

紫式部的写法推出：怨越不自知，越作祟。本书把这一点往前推了一步：怨会作祟，不是因为它不自知本身，是因为**账没有落**。一个人就算看见了自己的怨，只要账没有落到一块可以被回写的土上，它仍会漏。反过来，账落了，哪怕怨还没有被叫出名字，它也不再漏。

这一点有很具体的后果：「承认自己有怨」不是出路，只是第一步。让它不作祟的，是把那笔冻着的账，搬到一块能动的土上去重记。这一点，下一节往下看。

◆ 十三、四位合起来，还差一样

四位近邻一位一位看过，现在放在一起看看。

舍勒看到沉淀和价值颠倒；尼采看到怨会造价值，起点是一个「不」；福泽看到怨向下拉、不做事，与路被堵有关；紫式部看到怨不自知，有出口就出，没出口就作祟。

这四样合起来，已经是一幅相当完整的怨的画像。可还差一样东西：**四位都没有说，怨冻住的究竟是什么**。

舍勒说冻的是情绪，尼采说冻的是价值，福泽说冻的是路，紫式部说冻的是一个人的体面。他们各说了一半，每一半都对。本书说冻的是**土的回写**：那块土还在被写，怨把它读成已经写完了。

这样说有什么用处？有一个用处：它让出路有了地方可去。

如果冻的是情绪，出路是疏导。如果冻的是价值，出路是重估价值。如果冻的是路，出路是开路。如果冻的是体面，出路是还他一个体面。这几条路，每一条都有人走过，有些走通了，有些没有。

本书的说法是：冻的是回写，出路就是**让回写重新落下来，落在一块能被写的土上**。这条路和上面四条不冲突，它是它们都要经过的地方。疏导情绪，疏导到最后要落到一块土上；重估价值，估完了也要落到一块土上；开路，路开了要有人走在上面；还一个体面，要有一块让体面生长的土。

下面讲出路。先把土拆开。

◆ 十四、土是三层的

陈禾的怨，把「条件」读成一整块。出路的第一步，是把这一整块拆开。

土不是一层，至少有三层。本书把它们叫作：**给定的、写出来的、还在写的**。

给定的，是真的给定。陈禾生在湖南的一个乡里，不是生在北京；父亲是农民，不是医生；他是男孩，生在 1980 年。这些，在他出生的那一刻已经在了，他没法动，也不用怪谁。这一层是怎样就是怎样，没有对错。

写出来的，是之前的人和他自己，一笔一笔写成的。父母怎样供他读书，怎样借钱，怎样不让他知道家里难。陈禾在寄宿楼里的那几年，怎样用一支手电筒读完了一整个学期。他进了湘潭大学，学了土木，在工地上磨了二十年，成了一个总监理工程师。这一层是前面的回写，已经写下的，可以读，可以认，不能撕。

还在写的，是今天正在写的。他现在的收入，他的名声，他在行业里的信誉，他家里的书房（苏敏那张书桌，小苒那张书桌），他的健康，他和小苒之间说话的方式。这一层，每一天都在加一笔。

怨把三层压成一层，叫作「条件」。然后把它冻成「当时那一层」，把「给定的」和「写出来的」混在一起，又把「还在写的」忘了。

拆开以后，会有一个很具体的变化。**「人家家里有条件」这句话，要问三次。**

问第一次：有多少是给定的？林川的父亲是医生，这是给定的。陈禾不能把他父亲变成医生，林川也不能把他父亲变成农民。这一层，认下，不用怨，也怨不到什么上去。

问第二次：有多少是写出来的？林川父亲的书房，是他父亲一步一步考出来的。林川的父亲当年大概也有过自己的黄光。这一层，是别人的回写，也是陈禾父母的回写，两边各有各的账，各有各的辛苦。这一层，要用「读」，不用「判」。

问第三次：有多少是还在写的？这一层，才是陈禾自己可以动的。他今天给小苒的土，是怎样的一块？他在小苒的书桌上放了什么，没放什么？他在饭桌上的那句话，是在写一块什么样的土？

这三个问题问完，「人家家里有条件」这一整块冰，就开始有了裂缝。不是融化，是有了裂缝。

◆ 十五、怎样转成别的发生

怨是一场自我里的发生。它不用被消灭，它可以转成别的发生。

转法有三条，每一条都和前面的「冻」对着。

第一条，把冻着的账，搬到今天的土上重记一遍。

具体说，是在今天找一块和当时那盏灯**对得上号的土**，在它上面落一笔。陈禾那盏灯，对应的是「一个孩子夜里能安稳读书的光」。今天他手里有这样的一块土：小苒的书桌。那张桌子上的灯，是不是白的？小苒夜里读书的那个角落，是不是稳的？

这一笔账落下去，就是回写。灯换成白光，不是为了补当年的一盏，是为了让「灯」这一栏，在今天有一笔真实的记录。账有了今天的记录，当时的那一笔，才有地方可以靠。

这一点要小心，不能弄成补偿的游戏。陈禾给小苒买最贵的灯，如果心里是在还当年的账，那是把冻着的账原样压在孩子身上，一块压着的土，对孩子来说是一份沉重。这件事要做得**很平常**，一盏灯就是一盏灯，坏了就换，亮了就用。

第二条，把「不公平」这个判词，改写成一个更小的句子。

判词是怨的核。「不公平」三个字，大到没处下手。可以把它改写成一句只对着一件具体事的话：「那一年，那间宿舍，十点拉闸，是真的难。」这句话不判，不拔高，也不压低，只记。

记下难，是很多人最不愿意做的事。因为一记下来，就要承认**难过**。怨的好处，就是让人不必难过：判词一打，注意力被拉到「谁的错」上，难过被挡在后面了。去掉判词，难过会上来。这是好事，难过是一笔账实实在在入了账的样子。

第三条，让「怨」回到一个具体的地方，在那里停一停。

陈禾 2019 年站在县一中新校门口的那一下，是欢喜，又像被人抢了先。这个时刻，就是怨最真的样子，一半是为后来者高兴，一半是为自己当年那一份没有。如果他当时在那里多站一会儿，不躲，不解释，只让那两样东西同时在心里，那就是在回写：当年的土和现在的土，终于被放进了同一个视野里。

你看，这三条里，没有一条叫人「放下怨」。放下是一个很大的词，用起来很容易，做起来是空的。本书不这么说。本书只说：**让冻着的账，有一笔落在今天。**

落下去之后，怨会变成什么？它会变成另一些东西。有人变成对土的建造：陈禾在工地上，对民工宿舍的条件特别在意，这不是巧合。他手里这一块土，他有办法让它不那么冷。有人变成对下一代的一份平静的看顾，不是焦急。有人变成一种能把难处说出来的本事，在同学会上，笑着说「我们那时候宿舍十点拉闸」，说得出来，而且说完不堵。

这些，都是怨转成了别的发生。它们的材料，还是那几块砖，只是墙换了砌法。

◆ 十六、怨最容易传给下一代

还有一件事，值得单独写一节，因为它是怨最让人不放心的地方：它会传。

别的心理，大多留在自己身上。羡慕是自己的，懊悔是自己的，躲也是自己的。怨不同，怨带着一块「土」，土是一家人共有的，所以怨很容易顺着饭桌流到孩子那里。

流法很家常。陈禾从来没有对小苒说过「人家家里有条件」这句话。他说的是别的：「你要比别人更用功，因为你没有人家那样的条件。」「爸爸那时候是没办法，你现在有这个机会，不要浪费。」这些话每一句都出于好心，每一句也都是对的。可是它们一句一句落下去，小苒心里慢慢有了一张图：世界是分成「有条件的」和「没条件的」的，我们家在后一边。

这张图，是陈禾的冻账，原样抄了一份，交给了下一代。

小苒会用它做什么？她可能会像父亲一样，在每一个落差面前先往土上推。她也可能走到另一头：既然我们家没有条件，那我拼命也没用。这两种，都是笃信在孩子身上换了一个面貌。

所以怨要紧的地方，不在它让人难受，在于它是一份**带着判词的遗产**。判词一传，下一代还没有走到自己的岔口，就已经有了一个现成的解释，在等着那一天。

这也是为什么出路要早做。把「条件」拆成三层，对自己做一遍，也是对孩子做一遍。小苒可以有一个很不同的家常话：「那时候是难，现在这块土有一部分是我们自己写出来的，你手上也有。」这样说，等于把冻着的那块冰，交给孩子一把小锤子，不是交给她一块石头。

还要补一句，也是本书一直的纪律：这样的传和不传，不是谁选定的。是话在饭桌上发生的方式，这件事，每一天都在发生，也每一天都可以换一种发生。

◆ 放回日子里

2026 年 5 月，小苒的家长会。班主任在台上讲了半个钟头，讲到学校给高三年级新换了一批护眼台灯，家长们坐在孩子的座位上，翻着自己孩子的练习册。

陈禾坐在小苒的位置上，伸手摸了摸桌角的那盏灯。灯罩是白色的，光圈白白地落在桌面上，稳稳的。

他心里忽然冒出来那句老话。**人家家里有条件**。

这一次，那句话刚升到喉咙口，他自己发现了。发现之后，他没有压它，也没有跟着它往下滑。他只是在心里问了一句：这是哪一层？

这盏灯，是学校给的，是现在的土。小苒坐在这盏灯下，是他和苏敏这些年一笔一笔写出来的，是写出来的土。至于二十八年前那间宿舍的黄光，是给定的，也是写出来的，是别人的，也是他自己的，已经在那里了。

回家的路上，苏敏在开车，他坐在副驾驶，看窗外。苏敏问：你今天怎么了，话少。

他说：没什么，想起我们那时候宿舍十点拉闸。

苏敏笑了一下，说：你们那时候，是不是都躲在被子里看书？

他说：是，用手电。

她说：我们那时候是用蜡烛。

他愣了一下，转头看她。她眼睛看着前方，嘴角带着一点笑，说：真的，我外婆家停电，我偷偷点蜡烛做作业，差点把蚊帐烧了。

两个人都笑出声来。

这件事，没有解决什么。可是那句「人家家里有条件」，在那天晚上，没有再回来。

给你一个明天能试的小办法。

找一张纸，画三栏，分别写：**给定的**，**写出来的**，**还在写的**。拿你心里那句最常说的「人家有……」，一条一条往三栏里放。放完以后，只看第三栏：有几条？每一条，今天有没有一笔可以落？

不用多，一笔就够。一盏灯换了，一张桌子清了，一句话说得比平时慢了半拍。落在今天，就算入了账。

带走的话

怨记的每一笔都是真的，错在把一块还在被写的土冻成了写完的；账搬到今天的土上落一笔，冰就有了缝。

小　账

这一章里，回写是落下了，还是悬着？悬着，冻着。怨把土的回写冻在「当时」，今天的土上没有落笔；本章给了三层土和三条转法，落笔的事留在读者自己的纸上。

本书要防的病：笃信相同的土必出相同的样子——本章在哪里防住了它？——在「怨是对笃信最忠心的一种」那一节：怨从不怀疑「给我同样的土，我就是林川」，只怀疑土公不公。把这句没说出口的话摆到桌面上，笃信才第一次被看见。

想一想

1. 你心里有没有一句用了很多年的「人家有……」？它说的是哪一块土？
2. 把这句话放进「给定的、写出来的、还在写的」三栏，哪一栏最空，哪一栏最挤？
3. 你对谁没有怨，对谁有怨？两边的区别，是不是落在「我们差不多」这一条上？

◆

25

第 25 章

认命：命里没有

◆ 一、两棵橘树

陈禾母亲的院子里有两棵橘树。

那是 1996 年春天栽的，陈禾读高二那年。一棵从镇上的苗圃买来，一棵是邻居送的，两棵苗一样高，栽在同一块地上，中间隔了三米，浇的是同一口井里的水。

三十年过去了。靠东边那棵，每年冬天把枝条压得往下垂，母亲得拿竹竿撑着；靠西边那棵，树冠看着也不小，叶子也绿，可是结果少，个头也小，皮薄，有一点酸。

2026 年春节，陈禾带着苏敏和小苒回老家。腊月二十八，天晴，母亲在院子里剪枝。她七十三岁了，膝盖不好，剪枝的时候蹲不下去，就搬了张矮凳。陈禾说我来，母亲说你不会，你剪不到点子上。

他就在旁边递剪刀，扶梯子。

小苒蹲在树底下，捡掉下来的细枝，忽然抬头问：外婆，这两棵树是一起栽的，为什么这棵结得多，那棵结得少？

母亲手上没停，剪下一根横枝，说：各人有各人的命。

小苒说：树也有命吗？

母亲说：有。

说完她把那根枝条丢进地上的筐里，又去够另一根。

陈禾站在梯子旁边，听着这句话，心里动了一下。这句话他听了一辈子。放榜那年母亲说过，他在大学里没钱的时候母亲说过，他结婚、买房、孩子出生，母亲都说过。他从小把它听成一句话：**算了，别想了。**

可是这一回，他看着母亲手上那把剪刀，忽然发现有什么地方对不上。

母亲说「各人有各人的命」的时候，手没有停。她剪的是西边那棵，也就是结得少的那棵。她剪得比东边那棵更狠：把往里长的枝全剪掉，把交叉的剪掉，把一根徒长的直枝从根上锯断。剪完以后，她从屋里拿出一簸箕草木灰，一把一把，匀匀地撒在西边那棵树的根周围。

他说：妈，这棵不是结得少吗，你还给它施肥？

母亲说：不然呢。

这两个字，说得极平常。她没有再解释。

陈禾那天晚上躺在老屋的床上，没有睡着。他想起 2016 年的一件事。那一年他也说过这句话，说的是另一种用法。

本章要拿的，就是这一句话。同一句话，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完，手还在树上；一种说完，手收回来了。

◆ 二、同一句话，两种说法

2016 年，陈禾三十六岁，在长沙的这家监理公司做了十年。那一年公司要提一位副总，主管工程这一块。大家私下都觉得是陈禾，他自己也觉得七八分。

结果名单下来，是另一位同事，比他晚来三年，做的项目也没有他多，只是和老板的一位朋友走得近。

那天晚上陈禾回家，吃饭，洗碗，一句话没说。苏敏问，他说：没事。过了两天，苏敏又问，他才说了：副总定了，不是我。

苏敏说：你想不想去问问老板？

他摇头，说：算了，有些事命里没有，求不来的。

这句话他说得很平静，平静得像一个想通了的人。苏敏看了他一眼，没有再往下问。

之后的三年，陈禾没有再在公司里举过一次手。公司有两次内部竞聘，一次是总监理工程师组长，一次是新项目的牵头人，他都没有报。他的理由很顺口：年纪不小了，不跟年轻人争了，现在这样挺好，有一份安稳活。他的话没有一句说错。

苏敏后来说起这三年，只说过一句：你妈那句话，不是你这么用的。

当时他没有听懂。他以为苏敏在说他不够孝顺，没有好好理解母亲的话。直到今年春节，看母亲在西边那棵树下撒草木灰，他才明白过来。

母亲的「命」，是**树已经长成这样了，我还要给它剪、给它施肥**。

陈禾的「命」，是**事已经这样了，我什么也不用做了**。

同样两个字，同样的平静，同样没有一点火气，里面的内容，几乎是反过来的。

这就是本章要拆的东西：**认命有两种，从外面看一模一样，从里面看，一种是封，一种是松**。

后面会给出它们的判别办法。先把封着的这一种，当作一场完整的自我发生，从头拆开。

◆ 三、期票是怎样被收起来的

先回到本书的底。理念界里，笃信的类比开出一张期票：我们差不多，所以结果该差不多。现实界没有兑现。自我界要回应。

怨的回应是：问题出在土。不服的回应是：这次不算。懊悔的回应是：是我当时没做。

认命的回应有些不同。它不去问「谁欠了这笔账」，它问的是另一个问题：**这张票，当初开的时候，写的是我的名字吗？**

回答是：**没有**。

「命里没有」这四个字，翻成记账的话，就是：这张期票，从一开始就不是开给我的。票面上写的那个名字，不是我。我拿着它，是拿错了。所以它不兑现，不是谁的错，不是土的错，也不是我的错。它本来就不该兑。

这个回应有一种很特别的安宁。前面几种回应，都还是在账上挂着一笔，等着一个人来还，或者等着自己去还。认命不一样，它**把这一笔账整个冲掉了**。不是冲正，冲正是改记，认命是把整个科目撤销：那一页，不用记。

所以认命看起来像是回应里最轻松的一种。它不吵，不烦，不用再审问任何人，也不用审问自己。

可是这样的轻松，是要付一个价钱的。付的是什么？价钱是：这一页撤销了，下一页就写不下去。陈禾那三年没有再举手，不是因为他懒，是因为他的账本里，已经没有「举手」这个科目了。这个科目随着那一页一起被撤了。

这是认命的第一个特点：**它撤销的不是一笔账，是一个科目**。

它撤销了「求」这个科目。凡是属于「求」的，都不再入账：求升职，求更好的位置，求一个本来没有的机会。这些东西不是没有了，是在账上找不到地方放了。

◆ 四、认命显出来的样子

看认命显出来的样子（S，显露）。

第一个特点是**平**。平，不是低温。怨是低温的，它底下压着潮气。认命的平，是干的，像一块晒过太阳的石头。陈禾说「命里没有」的时候，语气里没有委屈，也没有赌气，连一点叹息也没有。听的人会觉得，这个人想通了。

第二个特点是**句尾往下收**。认命的话，很少有「但是」，很少有问号，常常用句号收，而且收得很干净：「就这样吧。」「也就那样。」「各人有各人的命。」每一句都是一个封口。

第三个特点是**它长得像成熟**。这一点要说得特别清楚，因为它是认命最难分辨的地方。一个四十岁的人，说「有些事不用争了」，旁人会点头：想得开，有智慧，不攀比。社会对这样的话，有一套现成的夸奖。陈禾那几年，在公司里的口碑反而更好了，大家说老陈越来越稳。

他自己也这样觉得。那三年，他睡得比前几年好。

这一点要认下来：**封着的认命，是有好处的**。它省力，它安稳，它让人睡得着。不然它不会这么稳固。

第四个特点，在身体上：**肩膀是松的，眼睛是不往前看的**。这是苏敏看出来的。她说，那三年陈禾走路的样子，和从前不一样，不是慢，是不朝前探。从前他走进工地，脖子是往前伸的，像要先看见什么。那几年，脖子收回来了。

这样的认命，没有一处刺眼。它是一种**把自己放得很平的生活**，一切都在，没有毛刺。

◆ 五、念头一步一步怎么走

再看认命里念头的路（D，差异序列）。

把陈禾 2016 年那几天的念头，按先后摆出来：

「副总定了，不是我。」「去问问也没用，名单已经定了。」「这种事，本来就有人脉的成分。」「我这个人，不太会走那条路。」「不是每件事都求得来的。」「命里没有。」「就这样吧。」

你会看到，这条路和怨、懊悔都不同。怨是一条斜坡，往外滑。懊悔是一个圈，往里转。认命是一条**往下收的台阶**，每一步比上一步低一点，也紧一点，最后一步落到「就这样吧」，门关上了。

这条路有三个要紧的地方。

第一个，**第三、四句，是一次悄悄的换位**。「本来就有人脉的成分」，这是对世界说的；「我这个人不太会走那条路」，这是对自己说的。两句连在一起，等于把一件事分成两半：世界的一半是它本来的样子，我的一半是我本来的样子。两个「本来」摆在一起，中间就没有缝了。没有缝，就没有「可以不一样」的余地。

第二个，**第五句是一句真话**。「不是每件事都求得来的」，这句话没有错。这句话要被好好认下来，因为认命这条路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的每一个台阶，单独看，都是真的。

第三个，**最后两句是封口**。「命里没有」，把前面所有真话，打包放进一个词里，盖上盖子。这一步是整条路里唯一的一步**不是描述，是收尾**：前面都在说事实，最后一步，在说「所以以后也这样」。从「这一次」滑到「一直」，就发生在这一步里。

还有一个细节。这条路走完之后，**它没有回来过**。怨会反复回来，每次遇到台灯就再走一遍。认命走完一遍就够了。它不再需要重走，因为它把门关了。这也是为什么陈禾那三年没有再痛过：那个让他痛的科目，已经被撤了。

◆ 六、缠在一起的土

认命缠着的土（E，特征纠缠），比怨更朴素，也更古老。

先是**母亲的话**。「各人有各人的命」，他从小听到大。这句话在他身上，早已经不是一个想法，是一块长进肉里的东西。遇到事，先跳出来的，不是他自己想的，是这句话。

再是**乡下的天**。陈禾的父母是种地的人，种地靠天吃饭。旱了，涝了，虫来了，不是人能管的事，只能受着。这种「受着」的文化，是几千年一点一点长出来

的，里面有一份很真的智慧：有些事，是人力够不着的，不要拿头去撞。这块土养大了陈禾，也养大了他的认命。

还有**一整个社会的说法**。佛家的缘，道家的顺，儒家的知命，加上街坊的「想开点」，一层一层叠在一起，是一个很体面的词汇库。陈禾要认命，不用自己发明语言，现成的话到处都是，随手拿一句就合身。

再有**他自己的几次求不得**。1998 年的 31 分，大学毕业时想留省城没留成，2010 年想评高级职称第一次没过。每一次都有一笔账挂着。这几笔账挂在一起，是一串，每一笔单独都不重，加起来，就有一种「我这辈子，大概就是这样了」的重量。

最后是**疲倦**。四十岁上下的人，尤其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身体里的力气是有限的。认命是一种最省力的回应，疲倦的时候，它自己就会长出来。

这几样缠在一起，土很厚，也很暖。认命这一场发生，不需要任何坏的材料，它用的几乎全是**好材料**：母亲的爱，天的敬畏，社会的体面，自己的诚实，身体的需要。

所以认命很难被批评。你说它是错的，等于要你去说母亲的话是错的，说老天的事不用敬畏，说「想开点」是害人。没有人愿意去说这些。

认命因此最容易活得很久，也最容易传下去。

◆ 七、忘了什么：回写还会再来

认命忘的是什么？

王德生博士说：「对这个'忘了什么'的不同性，就会产生不同的'自我 SDE 发生'，就是比如羡慕，懊悔，这些都是'自我 SDE 的发生'。」认命也是这样一场自我 SDE 的发生，它忘的那一样，要放到三原理里去找。

三原理的第三步是回写：改变回过头来，改写路和土，并且记账。这一步有一个很要紧的性质，本书前面几章反复讲过：**回写是一次一次的，不是一次了结的**。路走一步，改写一次；改写完，土变了，下一步的路又在新的土上走，再改写一次。一笔一笔，一直在写，没有哪一天，账会被写完。

认命忘的，就是这一句：**它还会再来**。

细看陈禾 2016 年那一页。副总的位置没有给他，这是一次回写，它改写了他的土：他在公司里的位置，他对老板的看法，他对「争」的看法。这一笔是真的，写下去了。

可是他接下来做的事，是把这一笔**读成了最后一笔**。「命里没有」，翻成白话是：我这一生在这件事上的账，到此为止了。

这就是认命的错处所在：**它把一次回写，当成了终局**。账本里明明还有无数空白页，它在第一页上，写了「全书完」。

再看母亲。她在树下撒草木灰，是因为她知道回写还会再来。今年这一棵结得少，明年不一定。她剪掉的枝，是今年的账；她撒下的灰，是给明年的土。她没有把今年的结果，读成这棵树一生的终局。

你看，同一句「各人有各人的命」，在母亲那里，是**这一页写完了，下一页还要写**；在陈禾那里，是**这一页写完了，书合上了**。

忘了「它还会再来」，为什么就发生出认命，而不是发生出前面讲过的怨、懊悔？

我们把几种放在一起看：

怨忘的是「土也在被写」：它把土冻成了不公，还有一个判词，还有火星。认命比怨更彻底：它把判词也收了。怨还说「这不该」，认命说「本来就这样」。怨里还有一点没有熄的东西，认命里没有了。

懊悔忘的是「路是自己走出来的」：它把别人的路当成自己能走的路，所以回头去怪自己没走。认命没有这个动作，它连「怪自己」都不做，因为它已经把「本可以」这个说法撤了。

不服忘的是「差异是真的」：它拒绝入账，把落差叫成运气。认命正相反，它不但入账了，还入得很干净，入完就封。

所以认命是这几种里，**对差异最诚实的一种**：它认了，没有否认，没有找替罪羊，也没有拿自己去顶。可是它在诚实之后，多走了一步：**把诚实冻成了永远**。

这一步多出来的，就是认命。

◆ 八、「命」和 F 差一个字

这里要停下来说一件事，是本书一路讲下来的：F，那只中间看不见的手。

笃信的类比，忘的是 F，也就是 S=F(D,E) 里的那道隐藏的工序。同样的路、同样的土，在这一股洪流身上出什么样子，由它自己的发生决定。这个发生是每一股洪流各有各的，藏着，一直在进行。

第 3 章讲过：「偶然」「命」「运气」，是被遗忘的 F 露出的一角，叫错了名字。

认命这一场发生，是这句话最直接的例子。陈禾说「命里没有」，他其实是**碰到了 F**：他碰到了一个事实，同样的路、同样的付出，在他身上没有长出别人身上长出的东西。这是一次真实的撞见。

撞见之后，他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命」。

这个名字起得对不对？对了一半。对的一半是：它承认了有一样东西在那里，比他的意志大，比他的努力深，不由他一句话改变。错的一半，在这个字本身带的意思。

「命」这个字，在日子里是什么意思？是**定好的**。是出生那一刻就写好的，写在天上，写在八字里，写在祖宗的坟头上。「命」是一个已经写完的东西。

F 不是。F 是**正在写的**。它就是这一股洪流自己的发生，每一步都在发生，所以每一步都可能写成别的样子。

这是「命」和 F 的差别，差一个字：**命是写好的，F 是在写的。**

认命就是把 F 叫成了命：把一个正在进行的东西，读成了一个已经完成的东西。

这样说会不会太文字游戏？不会，因为后面的行为完全不同。如果你把它叫「命」，你的手收回来；如果你把它叫 F，你的手还留在树上。母亲的话里，用的是前一个字，可是她的手，用的是后一个意思。她嘴上说命，手上做的是 F。所以她的「命」，是一个带着 F 的命，一个松着的命。

陈禾 2016 年的「命」，嘴上和手上一致，两边都是封的。

◆ 九、四栏怎么记：一本封了的账

看四栏。

同一性栏：先在，后收。认命有一个常常被忽略的前提：它之前有过同一性。陈禾如果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以做副总，他不会说「命里没有」。这句话是在一个「本可以」被收回的地方说的。所以认命的同一性栏里，写的是：**曾经在，现在**

撤。「他是他，我是我」，这是撤的过程，一笔一笔，把「我们差不多」改成「我们不一样」。

归因栏：归 F，叫作命。这一栏很有意思。认命是前面几种回应里，唯一**把账记到了 F 头上**的一种。怨记到 E，懊悔记到 D，不服记到偶然，嫉妒记到对方。认命记到了 F。只是它把 F 的名字写成了「命」，并且把这一栏盖上章：定数。

情态栏：不可能。前面讲过，「可以一样」是羡慕，「本该一样」是嫉妒与怨，认命是第三种：「不可能一样」。怨里还有「本该」，认命里已经没有了。「本该」是一个还在要求的字眼，认命把要求撤了。

时间栏：当时直到永远。认命的账，把一个时间点拉成一条线，从当时一直拉到将来。「那一年没有，往后也不会有」。别的回应，时间栏要么是当时（怨、懊悔），要么是现在（羡慕）。认命是把「当时」盖成「永远」。

四栏合起来：**曾经同一，归 F 叫命，不可能，当时直到永远**。

这本账的病，本书叫它**封账**。

冻账是账入了、判词盖了、不许改。封账比冻账还多一步：账不只是不许改，是**整个结清了，账页订起来，放进柜子里，没有人再翻**。

冻账的人，还会常常把账拿出来看，一看就是几十年的低温。封账的人，把账放进去，以后几乎不再碰。所以封账的外表，比冻账平静得多，也更像「放下」。

封账的病，在于它的盖子**盖得太早，也盖得太满**。盖得太早，是第一页没有写完就订起来；盖得太满，是把「这一笔」盖成了「所有的笔」。

要判断一个人的认命是不是封账，有个小办法：看**有没有新的科目长出来**。一个真在放下的人，旧账封起来，新账会开：他会有新的求，新的事要做。一个封账的人，旧账封了，新账也不开，什么都没有了，剩下的只是日子在过。

陈禾 2016 到 2019 年，就是这样：没有新账开。

◆ 十、对 F 的笃信，在这里怎样被处置

回头看一个根本的问题：认命对那份笃信，做了什么？

笃信的最深一层，是相信相同的 D 和 E 必出相同的 S，忘了那只隐藏的 F。别的心理，都是保住这份笃信，各用各的办法。认命是什么样呢？

乍一看，认命像是**放下了笃信**。因为它承认了不一样：我们差不多，可是结果不一样，这是命，不是谁的错。它没有硬说「再来一次我就能成」，也没有说「土不公平」。它好像撞见了 F，认了。

可是细看，它没有放下，它**换了一份笃信**。

原来的笃信是：同样的输入，必出同样的输出。换过来的笃信是：**每个人的输出，是预先定好的**。这是另一种整齐，另一种机器。前一种机器，输入决定输出，所以输入相同、输出就该相同。后一种机器，命决定输出，所以输入怎样，都不要紧，反正输出是定的。

两种机器，共同点是：**输出是被写好的，不是被发生出来的**。

所以认命不是对笃信的超越，是笃信的另一种形状。它把「同样的输入必出同样的输出」，改成了「每人的输出早已写定」。两边都是一条线，一头是原因，一头是结果，中间没有一个正在发生的过程。

这一点要说明白，是因为有人会把认命当作终点：好，既然笃信是病，那放下比较、接受命运，岂不是药？

本书的看法是：**封着的认命，不是药，是笃信的病换了一件外衣**。它把圈拉成一条线的动作，依旧在做，只是这一次，线的方向换了。

而松着的认命，是另一回事。它也说「命」，可是它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缝：这个「命」，是**到今天为止**的 F，不是永远的。这条缝，就是回写还会再来的那一点余地。母亲的话里有这条缝，所以她的手还能伸出去。

下面请四位近邻出场，看他们各自站在这条缝的哪一边。

◆ 十一、《论语》：命的后面跟着一句话

第一位近邻，在两千五百年前。《论语·颜渊》里，司马牛忧愁地说，别人都有兄弟，只有我没有。子夏安慰他，说：「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是后世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出处。

这位近邻说中了很多。

他说中了：**有些事，人力够不着**。生死、富贵，这两样，不由一个人的努力说了算。子夏说这话，是在安慰一个忧愁的人，是替他卸下一副不该他背的担子：你没有兄弟，不是你的过错。这是一句实在的好话，一句帮人松口气的话。

他还说中了：**认命有它的用处**。一个人没有兄弟，没有办法，一直对着这件事痛，是白痛。把它放进「命」里，痛就有了一个可以放下的地方。

可是请看这句话的后面。子夏接下去说的是：「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这是整段话里，**最容易被省掉的一半**。后来的人把前半句拿去做口头禅，把后半句丢了。可是在原话里，命的后面紧跟着一个**手**：敬而无失，恭而有礼，去结交四海的人。命交代完了，做事的话马上接上。

同一部书里，孔子自己的话还有一句，是晨门评他的：「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核：《论语·宪问》〕他还说过「五十而知天命」〔核：《为政》〕。知天命的人，是一个知道有些事不由己的人，可是他后来的日子，是周游列国，一直到老也没有停手。

所以孔门的「命」，是一个**带尾巴的命**：知道够不着，然后接着做够得着的。

本书承认这一点，也看到多出来的一层。

多出的一层有两处。一处，是「命」的位置。论语里，命在「天」那里，在人的外面，是一个外来的、高处的东西。人要做的，是敬它、顺它、不拿头撞它。本书看到的 F，不在人的外面，**就在这一股洪流自己的发生里**，是它自己的路和土一起在写。所以问题不是「天给了我什么」，是「我这一场发生，走到了哪一步」。

另一处，是「敬而无失」的那只手，它是靠**修养**来保证的：君子才敬而无失。本书说，手能不能留在树上，不取决于一个人修养够不够，取决于**账有没有落到今天**。一个修养很高的人，如果账封着，手也会收回；一个没读过书的母亲，只要账落在今天的树上，手就还在。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同一句「死生有命」，一个人说完以后，会不会去买一份保险、去体检？**

「命」的字面推出：命定了，何必操心。可是现实里，很多说着「生死有命」的老人，每年认认真真去体检，按时吃药。他们的嘴说命，手在伺候 F。这不是矛盾，这正是松着的认命：命，是到今天为止的账；手，是今天的回写。反过来，一个嘴上说「我一定要努力」的人，手却不动，那是封着的。嘴上的话，决定不了认命是封还是松，手决定。

◆ 十二、《薄伽梵歌》：只问行动，不问结果

第二位近邻在印度。《薄伽梵歌》第二章，黑天对阿周那说〔核：2.47〕：你有权利行动，没有权利要求行动的结果；不要让结果成为你行动的理由，也不要执着于不行动。

这位近邻说中了两样要紧的东西。

第一样，他把**行动**和**结果**的账，拆成了两本。行动是你的，结果不是你的。这一拆，对陈禾那样的人太有用了。他 2016 年没有得到副总，如果他听进的是「行动归我，结果不归我」，他本来可以更轻地放下那一笔，而不必同时把「举手」这件事也封掉。

第二样，他特意加了后半句：**也不要执着于不行动**。这是整句话里的钉子。他在说：放下结果，不是放下行动。如果把这句话听成「反正结果不由我，那就什么也别做」，等于听反了。梵歌从一开始就把放弃的认命挡在了门外。

这样的话，本书一字不想反对。

本书多出的一层，在**回写**这件事上。

三原理的第三步，回写，是改写加记账。梵歌的话，拆开看，等于是说：**放下记账，保留行动**。不要为结果记账，行动照旧。这和本书看见的一半是一样的：松着的认命，确实是把「最后算多少」那一笔账放松了。

可是回写有两手：改写和记账。梵歌放下了一手（记账，结果的账），留下了另一手（行动）。本书要补的是：**行动之后，改写还是要落的**。一个人行动了，结果没来，那一次行动并没有白做：它改写了路，改写了土，哪怕结果不来，也已经在账外留下了东西。放下对结果的执着，不等于放下对这些改写的**读**。

另一处不同在于**主语**。梵歌的话是对阿周那说的，有一个正在修行的人，被要求「不执着」。这里有一个主体，一个站在行动面前、能够选择不执着的人。本书的纪律是不以一个人做主语：松，是一场发生，不是谁修成的。陈禾那三年没有举手，不是他修得不够，是账封着；后来手重新伸出去，也不是他修成了，是账落到了今天。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平静，不等于不读账**。

梵歌的路线推出：一个真不执着于结果的人，对好结果坏结果都一样平静。本书同意这一半，再加一半：**这样的平静里，仍然有读账**。他对坏的结果，会去读

它，读它改写了什么，下一步的路落在哪里；他对好的结果，也不会把它记成「我的功」。平静，是读账之后的平静，不是不读。

反过来，一个不读账的人，也可以平静，那是封账的平静。这两种平静，从脸上看不出来。要分辨，只能看：**这件事之后，他的纸上有没有多出一行字**。

◆ 十三、爱比克泰德：画一条线

第三位近邻在罗马。爱比克泰德是斯多亚学派的哲人，据说早年是奴隶〔据传：他的腿有残疾，传说和主人有关，细节待核〕。他的学生阿里安记下了他的话，编成《手册》。

开头第一条，转述大意：有些事情在我们的权能之内，有些不在。在权能之内的，是我们的看法、冲动、欲望、厌恶；不在权能之内的，是我们的身体、财产、名声、官职。把不在权能内的当成自己的，你就会受苦；只在自己的权能内用力，你就自由。

这位近邻说中了什么？

他说中了：**很多苦，是因为把手伸到了够不着的地方**。陈禾在同学会上，听见别人说林川的书房，他的苦，一大半是对着 1998 年那间书房的，那是他永远够不着的东西。爱比克泰德会说：那不在你的权能之内，别为它痛。

他还说中了：**画线有用**。把世界分成「我能动」和「我不能动」两块，很多混乱，一下子就有了条理。这是一种古老又实用的整理术，今天的人还在用。

本书多出的一层，在这条线自己身上。

他的线是**画好了的**：我们的看法、冲动在里面，身体、财产、名声、官职在外面。这个清单是固定的，一个人拿着它，遇到什么事就往两边放。

可是本书看到的是：**线是会移动的**。一件事，在这一天，在线的外面；到了另一天，可能在线的里面。陈禾十八岁时，一间书房，是在线外面的，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他四十六岁了，给女儿一张书桌、一盏灯，是在线里面的。同一件东西，在不同的日子，位置不一样，因为他自己的路和土，一直在被回写。

斯多亚的线，也是一种笃信：它把「可控」和「不可控」当作一个**先在的、不变的清单**。这又是把一个圈拉成了一条线：以为线的位置，是一次性画好的，不会因为你走了一步而挪动。

这不是说要去抹掉这条线。线是有用的。只是线的位置，要每一天问一遍：**今天，这件事在线的哪一边？**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是：**一个人把「小苒的成绩」放进线外，从此什么也不做；另一个人把它放进线内，天天盯着。两个人用的是同一条线。**

爱比克泰德会说：成绩在权能之外，一半在外（结果），一半在内（你给她的陪伴和情绪）。这是对的。可他没有说，**线的位置本身，也取决于账落在哪里。**在一个账封着的家里，什么都在线外面，因为没有人往里放；在一个账落在今天的家里，线会往里挪，挪出一块地方来，是可以动手的。线在哪里，是账记出来的，不是先画好的。

◆ 十四、塞利格曼：门开了也不走

第四位近邻，在今天的实验室里。1967 年前后，塞利格曼和迈尔等人做了一系列有名的动物实验，后来被叫作**习得性无助**〔核：Overmier 与 Seligman　1967；Seligman 与 Maier　1967〕。大意是：狗先被放在一个无法逃脱的环境里，受几次不可避免的电击；之后换到一个可以轻松逃走的环境，只要跳过一道矮栏就行，可是它们大多趴在原地，不跳。

这位近邻说中了什么？

他说中了认命的**样子**：门开着，人不走。陈禾那三年，公司里有两次竞聘，门是开着的，他没有走。这和实验里的狗，在外形上一模一样。

他还说中了认命的**来路**：它是被学来的。一次次的不可控，教会了一股洪流：做什么都没用。这一点，对理解「为什么受过一次大打击的人，往后很多事上不再争」非常有用。

后来塞利格曼和迈尔在 2016 年发表文章，回头修正了自己早年的看法〔核：Maier 与 Seligman　2016，《心理学评论》，半世纪回顾〕。大意是：被动不动、趴着不跳，其实是默认的状态；要「学」的，是**控制感**，是知道「我做了，会有不同」。这个修正，和本书的看法很接近：封账是最省力的状态，开账才费力。

本书多出的一层，有两处。

第一处，是实验里那只狗的「学」，在本书的语言里，就是**把一次回写，读成了所有的回写。**它在那个笼子里被电了几次，账记下：此地无路。这是真的，在那

个笼子里确实无路。可是它把这一笔，**盖到了所有的笼子上**。这个盖章的动作，就是封账。习得性无助的「习得」，习的就是这个盖章。

第二处更要紧：**实验里的输入是实验者设计的，人的认命里的输入，往往是自己家里写出来的**。狗的不可控，是研究者安排的；陈禾的「命」，是母亲递给他的一句话，一份语言。他没有挨过电击，他从小听着这句话长大。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是：**认命可以继承，不必经历**。

习得性无助的路线推出：必须有过不可控的经历，才会无助。本书推出：一句现成的话，也能把账封上。一个从未被任何事认真打击过的孩子，如果身边每个大人遇到落差都说「各人有各人的命」，并且说完之后手都收回去了，那么这个孩子，在第一次遇到落差之前，账就已经封好了一半。

这个局面对小苒是有意义的。陈禾和苏敏，是不是在递给她一份封好的账？还是递给她一份留着缝的账？这个问题，本书不替谁回答。只是提醒：**她看的不是我们嘴里的话，是我们说完之后的手**。

◆ 十五、判别局面：说完「命」之后，手去不去树

四位近邻都看过了，现在可以回到本章最站得住的一个局面。

这个局面只有一个问题：**两个人都说「各人有各人的命」，怎样分出哪个是封的，哪个是松的？**

四位近邻，每一位都能分出一半，也都留下一块分不出的地方。《论语》靠修养：君子敬而无失，修养够的是松的。梵歌靠不执着：不执着的是松的。爱比克泰德靠画线：线画得对的是松的。塞利格曼靠经历：没受过无助训练的是松的。

这四条，放到陈禾一家身上，都有不灵的时候。母亲没读过《论语》，没听过梵歌，没画过线，也没有经历过什么实验，她的命是松的。陈禾读过书，修养不差，也明白不执着的道理，他的命在 2016 年是封的。

本书的判别办法，简单到可笑：**看说完这句话以后，手去不去树**。

说完「命」，第二天、第三天、下一个月，有没有一件新的事开始做？有没有一个旧的科目重新翻出来？有没有一笔新的账，落在今天的树上？

母亲的手：说完就去撒草木灰。腊月剪枝，开春松土，夏天防虫，秋天摘果，一年的活，没有哪一样因为「命」这个字停过。

陈禾 2016 年的手：说完就收回来。三年没有举手。

这个办法为什么站得住？因为它**不需要进到任何一个人的心里去看**。不用问他是怎么想的，不用问他修养如何，也不用问他知不知道 F。只看手。账有没有落到今天，是一个可以看见的事：一页纸上多没多一行，一把剪刀有没有动。

这个办法也有它推得出、别人推不出的结论。

结论一：**一个说着「我要努力」的人，手不动，是封的；一个说着「命」的人，手在动，是松的**。嘴上的话和手上的账，可以是反的，反的时候，听手。

结论二：**同一个人，可以在同一时刻，在不同的事上，一边封，一边松**。陈禾对副总的位置是封的，对小苒的作业是松的。他每天晚上还陪小苒做一遍错题，从不说「她命里就这样」。一个人身上有很多本账，有的封，有的开。这是为什么「他是不是认命的人」是一个问错了的问题；该问的是：**他哪一笔账封着，哪一笔开着**。

结论三：**封着的认命，在有一天手重新伸出去的时候，就松开了，不需要先「想通」**。陈禾 2019 年的松开，不是因为他读了什么书，是因为那一年工地上出了一件事，一个年轻的监理员来问他怎么处理一处隐蔽工程的验收，他讲了半个钟头，讲完发现自己讲得很有劲。那一下，手伸出去了。账，在那个年轻人身上开了一页。

《庄子·人间世》有一句话：「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核〕。后世常把它当成认命的最高境界。这句话里，前半句是「知其不可奈何」，是承认有够不着的地方；后半句是「安之若命」，是安在那里。可是庄子写这话，是在说一个人怎样在最难的差事里，仍把事做下去：这话的上文，是楚国的叶公子高要出使齐国，请教怎样在一件两头为难的差事里不被夹死〔核〕。「安」，是安着做事，不是安着不做。这句话读得对，也是在「手」上。

◆ 十六、松开的认命：三个小动作

封着的认命，能不能松？能。松的办法，不是劝，不是读书，也不是把「命」这个字扔掉。「命」这个字很好，母亲的话很好，天要敬，人力有限要认。要动的，是这个字**后面的那个盖子**。

有三个小动作，每一个都小得可以在一个晚上做完。

第一个，把「命」换成「到今天为止的 F」。

做法是：在心里，或者在纸上，把「命里没有」这四个字，改写成一句话：**到今天为止，在这件事上，我这一股发生，走到了这里。**

这句话和原来那句，意思几乎一样，没有骗自己，也没有抬高自己。只是多了「到今天为止」几个字。这几个字，是在盖子上钻一个很小的洞。

陈禾可以对自己说：2016 年那一年，副总的位置没有走到我这里；到今天为止，我在那件事上的路，是这样走的。这样说，一点也不难受，也不用假装乐观。可是句子的最后，没有一个句号盖着了，有一道没关死的缝。

第二个，把被撤的科目，翻出来一个，开一页。

封账的人，账上少了一个科目。找回来，不用找大的。陈禾那三年，被撤的是「举手」。他可以只找一个很小的举手：下一次公司开会，有一个新项目，他在会议纪要上多写一句「我愿意带一带」。不用是副总，不用是什么大位置。只要这个科目，在账上重新有一笔。

这一笔有两个特点：**小，而且是今天的。**它不去追当年的那个位置，不去还那笔旧账。它在今天的土上，开一个很小的新户头。户头开了，这个科目就活了，下一笔才有地方落。

第三个，把盖子上的日期补上。

封账的盖子，没有日期，写的是「永远」。给它补上一个日期：「截至某年某月」。每过一段时间，把这个日期往后改一次，同时看一眼：这一页，能不能再翻开一个角？

母亲每年腊月剪枝，就是在改这个日期。西边那棵树，她写的是「截至今年」。明年再看，再剪，再施。她从来没有在账本上写过「这棵树永远结得少」。

三个小动作合起来，是**让封着的账，重新变成一本还在写的账。**命，还是命，F，还是 F，只是账本从「全书完」，翻回了「待续」。

还要补一个要紧的提醒，这也是本书的纪律：这三个动作，不是谁拿定主意做出来的。是在某一个晚上，一件很小的事，碰到了封着的那一页，手自己伸了一下。本书能做的，是把这三个动作写清楚，摆在那里；它们会在什么时候发生，没有人能替谁定。

◆ 十七、认命为什么难被说破

最后补一节，讲认命的一个难处，是它和前面几种心理都不一样的地方：**它很难被说破**。

羡慕可以被说破：「你是不是羡慕他？」对方可能脸红，可能笑，但这句话问得出口。嫉妒可以被说破，不服可以被说破，怨也勉强可以。唯独认命，你说不出口。

你对一个说「我命里没有」的人，说什么？说「你这是封账」？他会觉得你不近人情。说「你该争一争」？他会觉得你不懂他。说「你怎么知道没有」？他会笑一笑，说：这种事，不用知道。

难处在于，**认命的每一句话，都有人替它撑腰**。母亲撑腰，老天撑腰，书里的圣人撑腰，街坊的「想开点」撑腰。说破它，等于同时对上这一大群人。

所以认命最常见的结局，不是被说破，是被**某一天的手**自己松开。这一点，前面看过了：2019 年那个年轻监理员的问题，2026 年那一次举手。都不是谁说破的，是一件小事把那一页顶开了一个角。

这对身边的人，有一个很实在的提醒：**不要去驳认命的话，去给它的手一个小地方**。苏敏对陈禾，三年里只说过一句话，说完就没有再说。她没有逼，没有劝，没有讲道理。她只是在家里，把一些很小的事，留给他去做：这个周末的家长群，请陈禾去回；小苒的选科，让陈禾去和老师谈。每一件，都是一个小户头。

一个封着的人，不需要被说服，他需要的是，**身边有一些很小的、不用举高手就能够得着的事**。

这是认命这一场发生里，旁人最能帮上忙的地方：不去拆盖子，只在盖子旁边，放一把很小的剪刀。

还有一种常见的误会，也顺手拆了。有人以为，松开认命，就是要变得更拼，要去争那个当年没争到的位置。不是的。母亲的剪刀并没有要把西边那棵剪成东边那棵。她剪的是今年这棵树该剪的枝，撒的是今年这块土该施的灰。树结得多还是少，她认。她不认的，是「今年就这样了」这五个字。

松开以后的日子，常常比封着的时候更朴素：没有一个要追的当年，只有一件今天的小事，一页新开的账。

◆ 放回日子里

2026 年春节后，陈禾回长沙，在公司的周会上，听见主管说：有一个新的片区项目，要找人牵头，大家想想。

会议室里没有人说话。陈禾坐在靠门的位置，面前摊着笔记本。

那一个瞬间，那句话又来了：**年纪不小了，不跟年轻人争了**。这是一句用了十年的现成话，位置很熟，顺手就递到嘴边。

可是这一回，他在那句话的后面，听见了另一个东西。是母亲的剪刀。咔，咔，咔，一根一根，剪的是结得少的那棵。

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句话：**到今天为止，我对这件事的账，是封着的**。

写完他自己看了看，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他又写了一行：**开一页**。

然后他举了手。

他的手举得不高，也不快，像一个很久没有用过这个动作的人。主管看了他一眼，说：老陈，你说。

他说：这个片区的验收体系，我先搭一版，下周给大家看。

他说完就低下头，在笔记本上记了一笔。不是什么大事，不过是一个项目的前期。会开完，有同事走过来拍他的肩，说：老陈，你怎么突然来劲了？

他说：就是想试试。

回到家，他把这件事讲给苏敏听。苏敏听完，没有说「好」，也没有说「恭喜」，只是说：你妈那句话，这回你用对了。

他说：什么话？

她说：各人有各人的命。

他笑了一下，说：我妈说，不然呢。

给你一个明天能试的小办法。

想一想你心里有没有一句「命里没有」「就这样吧」「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把它写在纸上。在这句话后面，补一行字：**到今天为止**。

然后在下面再写一行：**今天，有哪一个很小的科目，可以开一页？**

不用大。一个电话，一个报名，一句「我愿意试一试」，一次早起，一次不躲的见面。写下来，做一次。

这样做，不是在跟命作对。是在命的后面，补一笔母亲一直在做的事：**说完以后，手还在树上。**

带 走 的 话

「命」是到今天为止的 F，不是写好的定数；说完这个字之后，手还去不去树，是封与松的分界。

小　账

这一章里，回写是落下了，还是悬着？封着，订起来了。认命把一次回写读成了终局，整个科目撤销；本章给了三个小动作，翻开一页的事留在读者的明天。

本书要防的病：笃信相同的输入必出相同的输出——本章在哪里防住了它？——在「认命是笃信的另一种形状」那一节：它把「同样的输入必出同样的输出」换成了「每人的输出早已写定」，两种都是一条线，中间没有正在发生的过程。

想 一 想

1. 你说过「命里没有」或「各人有各人的命」吗？说完之后，你的手去了哪里？
2. 你身上有哪一本账是封着的，哪一本是开着的？它们是不是在同一天里并排放着？
3. 你的父母或长辈，有没有一句口头禅，是你从小听到大，却到今天才发现你一直把它听成了别的意思？

◆

26

第 26 章

自卑：我本来就不配拿这张票

◆ 一、没有说出口的那句话

2025 年 10 月，陈禾所在的监理公司接了一个新区的综合体项目，业主请了一位北京来的总工，来参加方案评审会。

总工姓宋，三十六岁，清华毕业，在一家大设计院做了十年，说话不快，条理很清楚。他带来的是一套地下室顶板的施工方案，投影上一页一页翻过去，图画得漂亮，数据排得整齐。

陈禾坐在会议桌靠门的那一头，面前摊着图纸。

翻到第十一页，他的手停了一下。

那一页讲的是后浇带的封闭时间。方案里写的是顶板混凝土浇完，二十八天后封后浇带。陈禾心里一沉：这个项目的地下室跨度大，上面还要压两层的堆土，二十八天，不够。他在长沙干了二十年，见过三个项目在这一处出过裂缝，他手机里还存着其中一个的照片。

他把笔拿起来，又放下。

会议室里没有人提这一页。宋总工讲得很顺，业主代表在点头，设计院的人在记笔记。陈禾的喉咙里有一句话，已经成形了：**这一页的封闭时间，我觉得要再商量一下。**

这句话在他的嘴边停了大约十秒。

然后他把它咽了回去。他对自己说：我是湘大出来的，人家是清华的，这种细节人家肯定想过了；我说出来，万一说错了，显得我不懂；就算说对了，人家会怎么看我？

会议在下午四点结束。

两个月后，顶板浇完，二十八天一到，按方案封了后浇带。第三十五天，西北角出现了一条斜向的细裂缝，不大，但是要返工。返工花了两周，业主那边问责，宋总工很客气地说：这里确实可以做得更保守一些。

陈禾在例会上听见这句话，坐在椅子上，没有动。

回家的路上，他没有想「我当时要是说了就好了」。那是悔，是另一章的事。他想的是另一句话，比悔更平，更沉，一点波澜也没有：

我说了也不配。

这一句他自己也吓了一跳。不配什么？不配被听见？不配在一个清华的人面前提意见？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这句话落下来的时候，像一块很熟的石头，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严丝合缝。

本章要拿的，就是这块石头。

◆ 二、「不配」里有几样东西

先把这件小事，拆成几样。

第一样，**一个差距**。宋总工比陈禾小十岁，学历和履历都漂亮，说话的节奏也不一样。这是真的，不是陈禾想出来的。

第二样，**一件对的事**。陈禾那一刻的判断，是对的。后浇带的封闭时间不够，后来的裂缝证明了这一点。他不是不懂，他懂，而且比台上的人更懂这一块土。

第三样，**一句咽下去的话**。他懂，他有话，话没有出口。

第四样，也是最要紧的一样：**一个「我配不配」的问题，在懂和说之间，横了进来。**

你看，会议室里原本有一道很短的路：懂，所以说。这条路不长，几步就走完了。可是在陈禾身上，这条路上多了一道关卡，关卡上有一个人在问：你配吗？

这个关卡，就是自卑。

它不是「我不行」。陈禾不觉得自己不行，他对自己的专业，有很稳的底气。它也不是「我比他差」。他如果被问到谁更懂这一处的现场，他会说：我。

它是一个更细、更深的东西：**一种「资格」的感觉**。懂是一回事，有没有资格在这张桌子上说出来，是另一回事。资格，是一个认定，认定「谁可以说、谁该听」。陈禾的这个认定里，宋总工在上面，自己在下面，这条线是早就画好的，不是这一场会议画的。

所以自卑和前面几种心理，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它不太管具体的这一件事**。怨管的是那块土，懊悔管的是那条路，嫉妒管的是那个人。自卑管的是**我这个人，在所有这类场合里的位置**。

这件小事里的「我说了也不配」，说的不是这一页方案，说的是陈禾自己这个人。这一点，要往后看，看看这个位置是怎样一步一步被认定下来的。

先问：这张期票，被自卑怎样解释？

◆ 三、不是没开给我，是我拿不得

回到本书的底：理念界里，笃信的类比开出了一张期票，「我们差不多，结果该差不多」。现实界没有兑现。

前面看过很多种回应。最近的一种是认命：「这张票，当初就不是开给我的，名字写的不是我」，所以不兑。

自卑的回应，和它很近，又差了一步：

这张票，是开给我的，可是我不配拿。

这两句话，差别要看清楚。认命说，**票的名字不对**，是命的安排，是一件外面的事；自卑说，**拿票的人不对**，是我这个人，不够格，是一件里面的事。

用记账的话说：认命是把这一页**从账本里撕下来**，说这页本来就不是我们家的账。自卑是把这一页**留在账本里，但把户头记成了亏空**，说这个户头，欠得太多，根本不该有人借钱给它。

所以自卑的账，有一个很深的特点：**它没有撤科目，它把户头本身记成了负数**。

负数的户头，有一个特别的规矩：凡是进来的钱，先去填窟窿，剩不下什么。夸奖进来，填窟窿；成绩进来，填窟窿；别人的肯定进来，填窟窿。窟窿一直填不满，所以户头看上去永远是空的。

陈禾手里有一堆证书：注册监理工程师，一级建造师，高级工程师职称。他对每一本都很珍惜，每一本都收在书柜最下面的抽屉里。可是这些证书，在他和宋总工之间，没有一本是用得上的。它们进了户头，填了窟窿，什么也没剩下。

这就是自卑的第一个特点：**越有，越不够**。

这个现象，旁人最看不明白：「你已经这么好了，怎么还这样？」问的人以为这是一种谦虚，是一种客气，是故意压低自己。不是。它是一本账的结构：户头是负的，进多少，都被吸进去。

下面看它显出来的样子。

◆ 四、自卑显出来的样子

自卑的样子（S，显露），有几个很好认的地方。

第一个，**话头先矮三分**。陈禾在会上要是真开了口，开头大概是：「我随便说一下，不一定对。」「可能是我没看懂。」「各位专家比我专业。」这几句在说正话之前先铺好，是在门口先放一块垫脚的石头：万一错了，不至于摔得太重。

这样的话，常被当成谦虚。可是谦虚和它不一样。谦虚是留有余地，自卑是**先把门关上一半**。谦虚的人说完「我的看法是这样」，会等着对方回应；自卑的人说完，已经在往后缩了。

第二个，**夸奖一来，先挡**。苏敏有时夸陈禾一句，他立刻说：「哪里哪里，也就那样。」同事夸他方案好，他说：「是大家一起弄的。」这个动作很快，快到来不及想，像手碰到了热水。夸奖不能入账，因为户头是负的，一入账就觉得不对劲，不对劲就要退回去。

第三个，**身体先于话**。声音降下来半度，肩膀往里收，眼神落在桌面上。陈禾在宋总工面前，手里的笔转了三圈，每一圈都是在找一个可以放手的地方。

第四个，**对别人的好，很能欣赏；对自己的好，看不见**。陈禾对宋总工的方案，是真心觉得好的，说他条理清楚，图画得漂亮。他对自己看出来的那个问题，反而觉得「大概不算什么」。同一双眼睛，看人的时候是放大镜，看自己的时候是毛玻璃。

第五个，是最苦的：**它常常是对的**。陈禾那一刻的判断是对的，自卑没有让他变笨，它让他把一件对的事，放进了自己嘴里。一个有真东西的人，如果被自卑压着，损失最大，因为那份真东西没有出口。

这几处合起来，是自卑显出来的样子：**一个有东西的人，把东西往里收**。

◆ 五、念头一步一步怎么走

再看念头的路（D，差异序列）。陈禾那天在会议室里，和回家路上的念头，摆出来是这样的：

「他是清华的。」「我是湘大的。」「他们那一路，我没走过。」「这种细节，他肯定想过。」「我说出来，万一不对。」「就算对，他会怎么看我。」「我这块料，就是这样。」「说了也不配。」「……还是不说。」（两个月后）「看吧，果然。」

这条路和怨、认命，都不一样。怨是斜坡，认命是台阶，自卑是一个**有回声的井**：往下走，最后一步落在井底，井底有一个声音传回来，传回来的声音，又把井加深一点。

这条路里有三处，值得停下来看。

第一处，**前三句，是在比较一条路的出身**。「清华」「湘大」「那一路」。他比较的不是两个人懂得多少，是两条路的牌子。这一步已经把「同一个会议桌边的两个懂行的人」，换成了「两种出身」。同一性，就在这里悄悄被换掉了。

第二处，**第七句，是一个整体的判词**。「我这块料，就是这样。」从「这一次我没说」，跳到「我是这块料」，中间没有任何过渡。一次，变成了一个人；一件事，变成了一块料。这是自卑和别的心理最大的分叉口：别的心理在记一件事，自卑在记一个人。

第三处，**最后一句是整条路里最毒的一句：「看吧，果然。」**

这一句，发生在两个月之后，在后浇带裂缝出现的那一天。表面看，它是一句「我是对的」，而且他确实是对的。可是紧接着他心里升起来的，不是「我对了」的踏实，而是「果然，没有人听我的」。

仔细看这个循环。他没说话，所以没有人听；没有人听，所以他的话「果然」没有分量；没有分量，所以下一次更不敢说。**不说，成了证明「不配」的证据。**

这个循环，本书叫它**自证**：自卑用自己造成的沉默，去证明自己的判词。每转一圈，井加深一点。

还有一个细节，在这条路里，几乎看不见：**这一路上，没有一个人在批评他。**宋总工没有轻视他，会上没人打断他，也没有谁给他脸色。从头到尾，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在和一个看不见的审判员对话。这个审判员的声音，不是从外面来的，是早就住在里面的。

◆ 六、缠在一起的土

那个住在里面的审判员，是怎么住进去的？看自卑缠着的土（E，特征纠缠）。

先是**记忆**。1998 年 7 月红榜前的 31 分，是第一块。第二块是 1998 年 9 月到湘潭大学报到的那个下午：学校的迎新横幅，宿舍里一个从长沙来的同学，一口气讲了三个暑假去北京玩的事。陈禾坐在床边，听着，心里想的是：北京，我没去过。第三块，是毕业那年，同学们的去向，有几个去了北京、上海，他去了长沙。这几块记忆，没有一块是被谁羞辱的场面，都是很平淡的一些时刻。可是它们一块一块地叠着，叠成了一个朴素的「位置感」：**我在这条线的下面**。

再是**价值**。陈禾所在的这个世界，有一条很深、很少被说破的价值：名字好不好听。毕业的是哪所学校，在哪个设计院做过，这些东西，被默默地当成一种通行证。他自己从来不信「出身决定一切」，可是在会议室里，那条价值比他自己的信念更有力，它不需要被信，只需要在场。

再是**家里的光**。陈禾的母亲每次对人介绍儿子，都说：「我崽读了大学的，在省城做事。」说的时候带着一点光，那份光是真的，是母亲几十年里最亮的一件事。陈禾不愿意让这份光暗下去，所以他在母亲面前，从来不说自己在哪一桌上被

挤到过门边。这个不说，也是一块土：他得替母亲护着那份光，就更加不敢在别处承认「我不如人」，也不敢承认「我其实没那么差」。两边都不敢。

还有**社会递给他的一把尺子**。尺子上有刻度，名校、职位、年薪、房子，一格一格，谁在哪一格，一眼能读出来。这把尺子是公共的，不是陈禾发明的，可是它被塞进了每一个人的手里。陈禾拿着它，不用自己量，别人已经替他量好了。

最后是**一个很具体的人**：他的第一任师傅，一位北方来的老监理，在他刚入行那年，看了他做的一份旁站记录，笑着说了一句：「你们南方学校出来的，写东西倒是认真。」那句话没有恶意，甚至可以说是夸。可是陈禾记了二十年，记住的是「你们南方学校出来的」这半句。

这几样缠在一起，自卑的土是**很碎的**。它不像怨那样有几块大砖，它是无数很小的颗粒，一点一点沉积下来。所以它很难找到「就是从哪一件事开始的」。你问陈禾，他自己也说不清，他会说「好像一直都是这样」。

这个「好像一直都是这样」，就是自卑的土的质地：**没有开端，因为它是一点一点沉的，不是一次落下的。**

这也是自卑很稳定的原因。怨靠几块大砖，砖拆了，墙会松。自卑靠的是沙，沙没有哪一粒是承重的，拿走任何一粒，墙都不会倒。

◆ 七、忘了什么：自己的 F 也在发生

现在可以问本章最要紧的一问：自卑忘了什么？

先把前面几种说一遍。羡慕忘了 F，盯着输出。懊悔忘了行走，盯着路。怨忘了土也在被写。认命忘了回写还会再来。它们忘的东西，各有各的位置。自卑忘的是什么？

自卑是**承认有 F 的**。这一点很特别。陈禾在会议室里，不是不知道每个人各有各的路径、各有各的发生。他在别的场合，很会说这个话：「每个人的路不一样」。他对年轻的监理员，对小苒，都这样说，说得很诚恳。

自卑忘的，是这句话**对自己也成立**。

它把 F 承认下来了，然后做了一件事：**把自己的 F，钉成了一块天生的劣等的料**。

细说一下。S=F(D,E)，这是三方程的头一条。同样的输入，每一股洪流有每一股洪流的 F。F 是一个正在进行的、各自的发生。没有哪一股洪流的 F 是写好了的。

可是陈禾读到自己的 F 的时候，用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读法。他看见了一个输出：那个会议室里，他没说话。他从这个输出，倒着推出了一个 F：**我这个人，是一个说不出话来的 F**。

这里有一个很要紧的动作，本书叫它**拿一个点画一条线**。

一个点，是一次输出。线，是一个 F 的全部。从一次输出，读出一个函数的全部，这是一件在数学上都做不到的事：一个点，可以有无数条线经过它。可是自卑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快，快到没有人看见。它把 31 分这一个点，拉成了「我这块料」这一条线；又把会议室里那十秒钟的沉默，拉成了「我说了也不配」这一条线。

这就是自卑忘记的东西：**一个点，不是一条线；一次输出，不是一个 F**。

还有第二件被忘的东西：**F 是各自的，不能排队**。

自卑有一个隐含的动作，是把两个人的 F 放在同一条数轴上，比出高低：宋总工的 F 高，我的 F 低。可是 F 是各自的：宋总工有他的路和土，陈禾有他的路和土，两个 F 不在同一把尺子上。就像一棵橘树和一棵橙子树，你不能说哪一棵「料子好」，只能说它们在各自的土里长成了各自的样子。

说「我这块料」，要求有一个共同的尺子，尺子上有一个更高的位置，别人站在上面，我站在下面。这个尺子，是笃信的类比换了一个形状：从「同样的输入必出同样的输出」，变成了「输出的高低，直接就是 F 的高低」。

最后一件被忘的：**这个 F，也在被回写**。

陈禾 1998 年那个十八岁的 F，和 2025 年这个四十五岁的 F，已经不是同一个了。二十七年，他在二十几个工地上，写下了一份很厚的现场经验。这些经验在不断地回写他的路和土，他的 F 一直在变。可是在「我这块料」这个读法里，这一切都停下了：F 被冻成了十八岁那一年的样子。

忘了这三样，**自己的 F 是一个点、不能排队、还在被写**，自卑就发生了。

◆ 八、怎样和认命分开

读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觉得：这和上一章的认命，怎么这么像？都是封，都是不再动。

确实像。它们在同一组里，都是原理忘了回写。可是它们封的地方不一样。

认命把 F **推到了外面**，叫它「命」。命是一个在我之外、在天上的东西，我只是受着。母亲的橘树，是「树有树的命」，命在树之外。

自卑把 F **吞到了里面**，叫它「我这块料」。料是一个在我之内、长在我身上的东西，我就是这样。陈禾说的是「我这个人」，不是「命里没有」。

一个往外推，一个往内收。同一个被遗忘的 F，一个把它放在天上，一个把它放进了身体里。

这个差别带来的后果，非常不同。

认命，因为 F 在外面，人可以对它有**敬畏**，甚至有一点温柔。母亲对那棵树说「各有各的命」，里面是有感情的，有一种「它不由我，我也不怪它」的宽。认命的人，对自己是宽的。

自卑，因为 F 在里面，人对自己是**苛刻**的。每一次失败，都是对这块料的又一次确认。认命的人，睡得着；自卑的人，睡不安稳，因为那个审判员一直在。

还有一个差别：**认命封的是一件事，自卑封的是一个人**。认命说「那件事命里没有」，别的事，还可以有。自卑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所有的事，都被它染了色。陈禾 2016 年认命，只封了「副总」这一个科目；2025 年自卑，封的是**每一张有清华的桌子**。

所以，同样是原理忘了回写，自卑比认命更深、更广，也更累。

再回头看它和怨的区别。怨也记「不一样」，可是怨把账记到土上，土是外面的，所以怨的人，对自己是清白的：「我没偷懒」。自卑把账记到自己身上，所以自卑的人，对自己是有罪的：「我就是不行」。怨是一种外向的冻，自卑是一种内向的冻。

三种放在一起：怨冻土，认命冻命，自卑冻自己。冻的东西不同，结出的果就不同。

◆ 九、四栏怎么记：一本亏空的账

看四栏。

同一性栏：被差异吞掉。这是自卑最特别的一栏。别的心理，同一性是在的：我们差不多，才有落差之痛。自卑里，同一性在慢慢变薄。陈禾对宋总工，起初是有一点「同行」的感觉的，同样是做工程的，同样坐在一张桌子上。在那十秒钟里，这点同行感被「清华」「湘大」这两个牌子吃掉了。同一性栏上最后的字是：**我们不是一类**。

所以自卑和羡慕不一样。羡慕的人还觉得「我也可以」，自卑的人已经觉得「他和我不是一回事」。同一性塌下去了，落差反而不扎了，换成了一种钝钝的、长期的重。

归因栏：归自己的 F，叫作「料」。账记在自己身上，记在自己的函数上，而且是一个定死的函数。这一栏盖的章是：**天生**。

情态栏：我不配。这一栏很难找到现成的字。前面几种是「可以」「本该」「不可能」。自卑的情态是一个「配」字：**对方应得，我不应得**。这是一种带着资格感的情态，比「不可能」多一层道德的味道。

时间栏：从来。不是「当时」，不是「现在」，是「从来」。陈禾说「好像一直都是这样」，就是这一栏的字。时间被拉成一条没有起点的线，所以很难找到可以动手的那一刻。

四栏合起来：**同一性塌，归自己的 F 叫料，我不配，从来如此**。

这本账的病，本书叫它**亏账**。

冻账是账入了、不许改；封账是账结了、订起来；亏账是**户头本身是负的**，凡是进来的，先填窟窿。

亏账有三个特点。

第一，**进来的不入账**。夸奖、成绩、证书，进来的时候，会被吸收，不留痕迹。陈禾对每一次被夸，都说「哪里哪里」，不是客气，是户头确实没有位置放它。

第二，**出去的双倍记**。一个小失误，被记成「我就知道」；一次沉默，被记成「果然」。负数户头的另一个规矩是，每笔支出，都加一道利息。

第三，**它会自己制造证据**。前面讲的「自证」，就是这一条：不说话，没人听，证明不配，更不说话。户头自己在往亏里走，不需要外面的任何帮助。

所以亏账不容易好，不是因为里面的人不努力，是因为这本账的结构，让努力进不了账。

◆ 十、对 F 的笃信，在这里怎样被处置

最后看一个根本的问题：自卑对那份笃信做了什么？

本书的承重命题说：「这个笃信，其实就是对三方程的笃信，即相信相同的 D 和 E，一定会产生相同的 S。而忘记了那个隐藏的函数，即 S=Function(D, E) 的 Function。」自卑承认了那个 Function 的存在，这一点，下面会看到它的特别。

笃信的最深一层，是相信相同的 D 和 E 必出相同的 S，忘了 F。自卑好像是走出笃信的人：它承认了 F，承认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函数，承认结果会不同。

可是细看，笃信在自卑里**没有消失，它翻了个面**。

笃信原本说：输入相同，输出必同。自卑的笃信说：**输出，是函数的原样读数**。

这是一种很深的机器观：一台机器，输出是什么，说明里面的齿轮是什么。会议室里没说话，说明这台机器的齿轮不行；31 分，说明这台机器的齿轮就是 31 分的齿轮。输出和函数之间，没有任何缝隙，没有「这次碰巧」，没有「那天的雨」，没有「这块土」。

这又是同一种笃信：**一个输入，一个输出，中间没有一个正在发生的过程，每次的发生，都只是那个定好的函数的一次回声**。

所以自卑和认命、怨、懊悔一样，都在保住这份笃信，只是保的方式不同。怨保的是「土不同，所以输出不同」；认命保的是「命不同，所以输出不同」；自卑保的是「函数不同，所以输出不同，而我的函数是低的」。

三种保法，都保住了同一台机器。

要放下这份笃信，放下的不是「承认差异」。自卑已经承认得很彻底了。要放下的，是那个「原样读数」：**把一次输出，当作整个函数的读数**。

下面请近邻出场。

◆ 十一、阿德勒：自卑是起点，不是病

第一位近邻是阿德勒。他的《自卑与超越》（中译书名，原书出版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核：年份取 1932 的常见说法〕），是把自卑写成一个正经问题的最有名的书。

他的说法，转述大意：人一出生就弱小，要靠大人才能活下来，所以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份自卑感，这是人类共有的处境。这份自卑感不是病，它是向上的动力：人感到不足，就想补上，想追求优越。只有当自卑感压得人动不了，或者人用夸耀、逃避去遮它，才成了他说的「自卑情结」。健康的路，是把力气用在对别人有益的事上，也就是他讲的社会兴趣。

这位近邻说中了很多。

他说中了：**自卑不是一个人特有的毛病**。每个人都有，陈禾有，宋总工也有。宋总工在会上翻得那么顺，也许他心里，也有一个他自己的「会议室」。

他说中了：**自卑里有动力**。陈禾考下三本证书，二十年在工地上磨出来的那份细致，一半是自卑推出来的，想证明自己不比谁差。这股劲是真的，不用否认。

他还说中了：**自卑最大的敌人不是自卑本身，是用夸耀去遮它**。陈禾没有夸耀的习惯，可是他的「哪里哪里」，是一种反向的遮，把整个人藏起来。

本书多出的一层，在**起点**上。

阿德勒把自卑感放在人的出生处，放在婴儿的弱小里，这是一个很古老的起点。他的路线是：先有自卑感，再有补偿，补偿通向超越，或者通向情结。

本书看到的是另一个起点：自卑是**笃信的期票没兑现之后，自我界的一种记法**。它不是先天地存在，等着被补偿；它是在每一次具体的落差面前，被一笔一笔记出来的。陈禾那一页的亏账，是 1998 年到 2025 年之间，一笔一笔记成的，不是出生时带来的。

这个差别带来的后果，在**补偿**上最清楚。

阿德勒的路线推出：自卑越深，补偿越用力，人越容易超越。本书推出：**补偿如果是在亏账里做的，每一笔补偿都先填窟窿，所以越补越空**。

陈禾的三本证书，就是这样。考一本，窟窿填一点；再考一本，再填一点；三本考完，站在宋总工面前，还是说不出那句话。证书是真的，补偿是真的，可是户头是负的，补进去的，都没有留下来。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证书越多，自卑越轻吗？**

补偿的说法推出：会轻，至少会减。本书推出：**不一定，甚至可能不动**。因为问题不在户头里的数目，在户头是正的还是负的。一个户头是负的，往里面放多少，都是先还债。要改变的，是户头的符号，不是数目。

这也是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拿到很高的学位、很大的位置，仍然在某一个房间里觉得自己不配。阿德勒看到了他们的补偿，本书看到的是补偿掉进的那个洞。

◆ 十二、佛教的「卑慢」：位置还在

第二位近邻，在佛教唯识的传统里。佛教把人与人比较时生起的心，总称为「慢」，细分七种：慢、过慢、慢过慢、我慢、增上慢、卑慢、邪慢。其中第六种叫**卑慢**。

这条的古义，要说得老实一点。旧说的大意是：面对远远胜过自己的人，却只肯说自己「稍差一点」〔核〕。后来在通俗的讲法里，卑慢常被用来指另一种心：自认不如人的那种心，也算在「慢」里。这两种讲法并不完全一样，本书不在这里裁定，两种都取一取用处。

这位近邻说中了一件很深的事：**自认不如人，里面也藏着一个「位置」**。

佛教看见：「我最低」，这句话里面，有一个「我」，有一个「位置」，而这个位置，是被紧紧抓着的。慢的意思，是拿自己和别人比，在比较里找一个位置，高的位置是慢，低的位置也是慢。所以，自卑不是慢的反面，是慢的一种。

这一点，对陈禾那十秒钟，是一个很准的提醒。他那一刻放不下的，不只是「我不如他」，还有一个很隐秘的东西：**我在这里的位置，是下面**。这个位置，虽然不舒服，却是稳的。一个有位置的人，比一个没有位置的人，在会议室里更知道怎么坐。

本书承认这一层。自卑里，确实有一份隐秘的稳定感：位置，哪怕是最低的位置，也是一个位置。放下它，意味着要重新在那张桌子边，找一个不知道在哪里的位置。

本书多出的一层，在**怎么处理**上。

佛教的路线，是看穿「我」，破掉对位置的执着。本书的看法有一点不同：**不是抓着位置不放，是位置被冻住了**。陈禾不是舍不得下面那个位置，是他的账本里，没有「换一个位置」这个科目。

另外，本书的纪律，在主语上：看穿「我」这一步，需要一个能看穿的人，一个在那里修行的主体。可是在自卑里，那个审判员，就是这一场发生自己长出来的。没有谁站在外面去看穿它，它松开的时候，是账落到今天，自己松的。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自卑的人，被夸奖的时候，是受用，还是不安？**

如果自卑是一种「慢」，在抓位置，那么夸奖，把位置往上抬了一点，应当受用，至少不该难受。可是陈禾在苏敏夸他的时候，是**不安**，甚至有一点惊恐，像一个人被人在身上贴了一张不属于他的标签，生怕被拆穿。

这个不安，只有亏账这个说法推得出：夸奖要入账，户头是负的，入不了账，进来的东西没有位置，只好挡出去。不是在抓位置，是在护住账本的规则。

◆ 十三、太宰治：抢在前面把自己记低

第三位近邻，在日本。太宰治《人间失格》，1948 年出版〔核〕，开头的一句，是主人公在手记的序里说的，大意是：我度过了充满耻辱的一生。主人公大庭

叶藏，从小觉得自己与周围的人隔着一层，不懂他们怎样活，只好靠一种方式应付：扮丑，逗人笑，先把自己变成一个无害的小丑。

这位近邻说中了自卑最深的一处。

他说中了：**自卑不一定是觉得低，是觉得「隔着」**。叶藏不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差，他是觉得自己和别人活在两种材料里，没法在一起。陈禾在会议室里的那十秒，也有一点这个味道：不是觉得宋总工高，是觉得那张桌子，不是为自己摆的。

他还说中了一个很具体的**动作**：**扮丑**。叶藏用逗笑，来换取别人不攻击他。这是一个很精细的动作：抢在别人看轻自己之前，先自己把自己放低，放得比别人想放的更低。这样一来，别人再想看轻他，已经没有地方下手了。

陈禾的「我随便说一下，不一定对」，是同一个动作的一个很小的版本：抢在被反驳之前，先把自己放矮。

本书多出的一层，是把这个动作，放回账本里看。

扮丑，是一个**预扣**：在别人还没有记账之前，自己先把一笔扣了。叶藏每扮一次丑，等于是替世界先记一笔：这个人，只值这个。这一笔记下去，户头更负一点。所以扮丑虽然护住了一个人，却是在**加深亏账**。

还有一层：太宰的故事，一路向下，走向「失格」，一个没有出口的结局。本书在这里和他分开：**抢先贬低，是一个可以被看见、可以停下来的账动作**，不是一条必然的命运。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在开口之前，那一秒钟的预扣，停下来一次，会发生什么？**

按「失格」的读法，没有什么会发生，因为这是人天生的活法。按亏账的读法，**会少一笔**。陈禾在会议室里，如果那句「我随便说一下」不说，直接说「这一页的封闭时间，我觉得需要再商量一下」，哪怕声音小，哪怕说完手心在出汗，只要那一整句话出了口，**这一笔，就没有被预扣**。一笔没被扣，户头就少一笔负。

一笔不能翻转一个户头，可是它是第一笔不被预扣的账。下面的出路，从这里开始。

◆ 十四、鲍迈斯特：坏的比好的更重

第四位近邻，在今天的心理学里。鲍迈斯特和几位同事，在 2001 年发表了一篇综述，题目就是《坏比好更强》〔核：Baumeister 等，《普通心理学评论》2001〕。他们梳理了很多领域的研究，大意是：同样分量的坏事和好事，坏事对人的影响更大、更持久，人对坏的信息也更敏感。这个不对称，在情绪、记忆、关系、学习里，都能找到。

这位近邻说中了亏账里一个很要紧的现象：**进来的好，没有出去的坏重**。陈禾的三本证书，抵不过会议室里的十秒钟。1998 年的 31 分，几十年还在，几十次被夸，转头就忘。这个不对称，是真的，不是陈禾的偏心，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倾向。

他还说中了：**这不是哪一个人的软弱**。这是人身上普遍的一种设置，所以不必为它责备自己。

本书多出的一层，在**不对称的大小**上。

综述里的不对称，是一种**平均的趋势**，大意是多数情境下，多数人身上，坏的更重。可是一种平均趋势，在每一股洪流身上，大小是不一样的，并且在同一股洪流的不同户头上，也不一样。

本书的看法是：**不对称的大小，随账的开合而变**。一本账开着，进来的好会入账，不对称不大；一本账亏着，进来的好先填窟窿，不对称被放大到极限。所以同一个陈禾，在工地上，被业主骂一句，被工人夸一句，两句差不多重，都能当天消化；在宋总工面前，被夸一句，要一整天才能把它收进去，而对方一个眼神，管三天。

这是同一个人、同一天、不同户头上的两种不对称。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同一句夸奖，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户头上，重量不同**。

平均趋势的说法，推出的是：坏比好重，到处都是。本书推出的是：**在账开着的地方，轻；在账亏着的地方，重得多**。这意味着，要改变这种不对称，不是教人「多想好的事」，那等于往亏账里再倒一桶水；要做的，是找一个**不会吃掉好的户头**，让进来的东西，先留下来。

◆ 十五、班杜拉：能不能做成，是一件一件攒的

第五位近邻，同样是今天的心理学，却放在最后，是因为它离出路最近。班杜拉在 1977 年发表了关于**自我效能**的文章〔核：《心理学评论》，1977〕。大意是：一个人相信自己能做成某件具体的事，这种信念，会影响他做不做、做多久、遇到阻力会不会撤。这种信念的来源，主要有四条：自己亲身成功过；看见和自己差不多的人成功了；别人真心实意的鼓励；身体和情绪的状态。其中，亲身的成功经验，力量最大。

这位近邻说中了：**自卑的反面，不是「自信的性格」，是某一件具体事上的「我能」**。这个「我能」，不是靠喊口号出来的，是一件一件小事做成，一点一点攒起来的。

他还说中了：**别人的鼓励，力量比亲身经验小**。这一点，对陈禾那样的人，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苏敏夸他一百句，不如他自己在会议室里把一句话说完整一次。

本书多出的一层，在「攒」的前提上。

效能感的说法，默认**成功经验会入账**：做成一件，攒一份，攒多了，就有信心。可是亏账是一个特别的户头：成功经验进来，会被先拿去填窟窿，攒不起来。陈禾做成了几百件事，每件都是真的，可是在「我配不配」这一栏上，一件也没留下。

所以对亏账，光说「多做成几件小事」是不够的。要先有一个**不被吸走的小户头**，让这些小事，有地方可以留下来。

怎么开这样的户头？这就是下面要讲的出路。在这之前，先回到本章最站得住的一个判别局面。

◆ 十六、判别局面：抽掉那一个点

前面五位近邻，每一位都留下了一个局面。现在要放一个总的，和本书反复使用的那个思想实验连起来：**林川的 31 分，若被证有假呢？**

设想有一天，有人查出来，1998 年那一年，林川的高考成绩里有一处计算错误，或者别的什么缘故，实际上他并不比陈禾高 31 分，两个人差不多，甚至陈禾还略高一点。

这个消息，对几种心理，会有不同的冲击。羡慕：塌空，因为那条「可以一样」的路，原来不曾存在。懊悔：松气，因为那个让它转圈的差，不见了。不服：舒坦，因为「这次不算」终于被证明了。嫉妒：幸灾乐祸，因为对方的「来路不正」得到了确认。这几种，后面的章节还会细看。

那么**自卑**呢？

本书推出的答案是：**几乎不动**。

陈禾听了这个消息，会愣一下，会有一点奇怪的感觉。但是过几天，那个审判员会照常上班：「那也只是一次分数的事，你这个人，不还是……」。会议室里，宋总工的方案，他还是不敢说话。「我说了也不配」这句话，不依赖 31 分。

为什么？因为 31 分，从来不是这条线的**根据**，只是这条线上的**一个点**。线是先有的，点是后来被拿来作证的。把一个点抽掉，线还在，会有别的点补上来：湘大的牌子，北京的出差照，宋总工的清华，同事的一句玩笑。

这是自卑最难处理的地方：**它的证据，是后面找来的**。

这一点，别的心理没有。羡慕靠那个差在撑着，差没了，羡慕就空了。懊悔靠那个差在转，差没了，圈就断了。自卑，把那个差，早就转化成了一个人的整体判词，31 分只是当年的一张入场券，入场之后，台子已经搭好了。

所以，这个局面可以用来判断：**一个人的「不配」，是靠一个具体的差，还是已经长成了一条线？**抽掉那个差，不配还在，就是一条线，就是亏账。

这个判别，对陪着的人也很有用。很多人会想去「证明」当事人不差：给他看他的成绩，他的证书，他的成就。这些全是点。线不靠点撑着，你抽掉一个点，它找别的点；你补上一百个点，它把它们先填了窟窿。要动的，是线本身的写法。

◆ 十七、出路：把线拆回点，把料换成路

亏账怎么改？不用谁下决心，下决心也没有用。本书只给三个很小的动作，都落在前面看到的那几个结上。

第一个动作，把线拆回点。

「我这块料」是一条线，线上穿着很多点。第一步，是把这些点一个一个取下来，摆在纸上，每个点只写一件具体的事、一个具体的日子。

陈禾可以这样写：「1998 年 7 月，高考，比林川低 31 分。」「2025 年 10 月，评审会第十一页，没有开口。」「2016 年，副总没有选我。」

这样摆出来，每一个点都很小，也很具体，每一个都有日期、有地点、有前后的事。它们是**发生过的事**，不是**一个人**。把点摆开以后，再问一句：这几个点，穿成「我这块料」这一条线，是谁穿的？穿线的那一下，什么时候发生的？

很多时候，线的出现，比点晚得多。点是 1998 年的，线是后来一点一点穿上的。看见这一点，线就没有那么硬了：它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是被穿上去的，穿上去的东西，可以一根一根拆下来。

第二个动作，把「料」换成「到今天为止的路」。

「料」是一个定死的词，说的是天生。换成「路」，说的是走出来的。做法是：每当心里出现「我这块料，就是……」的时候，把它改写成一句：**到今天为止，我在这一类场合，走的是这样一条路。**

这句话没有否认事实，陈禾在会议室里确实没有开口，他不用假装他开了口。可是它把「我是什么」改成了「我走过什么」。走过的，是过去；是过去，就还有往后。

这个替换，和上一章的「到今天为止的 F」是同一个动作，用在自己身上。

第三个动作，开一个不会被吸走的小户头。

这是整个出路里最要紧的一个，对着班杜拉那一节的问题：怎么让成功经验留下来？

办法是：**单独开一本小本子，只记一类东西：我说完了一整句话的时候。**

不是「我做成了什么」，那样的记法太大，会被亏账吸走。只记最小的事：今天在会上，我把一句话说完了，没有用「我随便说说」开头。今天在电话里，我没有先道歉就提出了一个要求。今天，有人夸我，我只说了「谢谢」，没有说「哪里哪里」。

每一条，不用超过一行字。这一类的账，因为小到不构成威胁，亏账不会把它吸走。一条一条攒起来，在这本小本子里，是**第一本正数的账**。

这三个动作合在一起，是在做一件事：**把一个负的整体，拆成很多小的、具体的、有日期的东西，然后在一个新的地方，开始往里放正的**。

它不会很快，也不戏剧化。亏账是一点一点沉下去的，也只能一点一点浮上来。

还要说一件重要的事：这三个动作，也不能被当成「我要去改造自己」的工程。那样又回到了「有一个人，决定去改自己」这个旧主语上。它们只是三个很小的、顺着前面几节自然落下来的小动作：当哪一天，哪一个点被摆开，哪一句话被说完，亏账就在那里，少了一笔。

◆ 放回日子里

2026 年 3 月，小苒的第二次模拟考成绩下来，数学比第一次低了十一分。

那天晚上，小苒把试卷放在桌上，没有给陈禾看，自己进了房间。陈禾在客厅里坐了一会儿，听见房间里很安静，没有哭，也没有翻书的声音。

他去敲门。小苒坐在书桌前，台灯亮着，白光。她没有回头，说：爸，我是不是就不是学数学的料。

陈禾站在门口。

他心里有一句话已经准备好了，一句顺手的、疼爱的话：你怎么会不是这块料，你是我女儿，你一直都很聪明。这句话他听过很多遍，苏敏对小苒说过，他自己也对别人说过。

可是这一回，他在那句话快出口的时候，停住了。他听见了一个熟悉的东西：**这块料**。

那是他自己的井，是他自己二十多年的声音，现在从女儿嘴里，又回来了。

他没有说「你是」。他走进房间，在床边坐下，说：你说的是「不是学数学的料」，我想问问，你这个「料」，是从哪几道题看出来的？

小苒愣了一下，转过身来，说：就是这一次啊，三道大题都没做出来。

他说：就是这一次，三道题。

她说：嗯。

他说：那这是三个点，我们把它们摆出来看看，好不好？

小苒看着他，有点奇怪，说：爸，你今天怎么了。

他说：没什么，爸爸有一个旧毛病，想借你这张卷子，看一看。

两个人把那三道题，一道一道摆在桌上。第一道是一个函数的题，小苒其实思路是对的，最后一步算错了符号。第二道是一道几何证明，她没有想到辅助线。第三道她说是完全看不懂。

陈禾没有给她讲题，他不会，也不是要讲。他只是在一张便签上，把三道题的名字，一个一个写出来：「符号」「辅助线」「没看懂」。写完，他指着便签说：

你看，这三个，是三个不一样的东西。

小苒盯着便签，看了很久，说：嗯，好像是。

她没有说「我好了」，也没有说「爸你说得对」。她只是把便签拿过去，贴在了台灯的底座上。

那天晚上，陈禾回到客厅，一个人坐了很久。他想起的不是女儿的数学，是会议室里的第十一页。他想：如果那天他也在便签上，写一句「后浇带，封闭时间」，只写这五个字，也许，他会开口。

给你一个明天能试的小办法。

找一个你常去的、让你容易缩起来的场合：一个会议，一次聚会，一个饭桌。在进门之前，用手机备忘录写一句**完整的话**，只写一句，是你这一次真想说的那件事。不要写开场白，不要写「我随便说一下」。

进去以后，只做一件事：**把这一句完整地说出来**，说完停一秒，不补充，不道歉。

说完回家，在小本子上记一笔：「今天，我说完了一整句话。」

只要一笔。不要评价它说得好不好，对不对，别人有什么反应。只记：说完了。

这是一笔不会被吸走的账。

带 走 的 话

「我这块料」是拿一个点画出来的一条线，线上穿着的每一个点，都是一件有日期的小事；把线拆回点，把料换回路，再在一个新户头里记下一整句说完的话。

小　账

这一章里，回写是落下了，还是悬着？ 亏着。自卑把自己的函数冻成了天生的劣等，一切进来的先填窟窿；本章给了拆线、换词、开小户头三个动作，一笔「说完了」的账，留给读者明天去落。

本书要防的病：笃信输出就是函数的原样读数——本章在哪里防住了它？——在「拿一个点画一条线」那一节：一次输出不是一个 F，F 是各自的、不能排队、还在被回写；31 分被抽掉以后线还在，说明它从来不是被那一个点撑着的。

想 一 想

1. 有没有一个场合，你懂，也有话，却总是先给自己垫一块「我随便说说」的石头？石头是在话的前面，还是话的后面？
2. 你心里有没有一句「我这块料……」？试着把它拆成三个有日期的点，每个点只写一件事。
3. 你被夸奖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受用，是挡，还是不安？这个反应，快不快？

◆

27

第 27 章

躲：不去看这张票

◆ 一、群里的接龙

2023 年 9 月的一个晚上，陈禾在沙发上看手机，微信里跳出一条群消息。

群的名字叫「县一中九八届三班」，三年前被人重新拉起来，平时很安静，逢年过节有人发红包。这一条是班长发的：

【毕业二十五周年同学会】11 月 18 日，县里，酒店已订，请大家接龙报名。1. 班长　2. 体委　3. 刘红……

接龙已经排到了第十四位。

陈禾的拇指停在屏幕上。他往下划，看后面的名字，一个一个，他认得每一个。划到第十四位，后面空着，等着第十五位。

他没有点接龙。

他又往上翻了一下，翻到群公告，翻到几个月前有人发的一张合影，翻到某一个同学转发的一篇文章。他像在找什么，又不知道要找什么。最后，他的手指从群聊页面退出来，点进右上角，找到了一个小小的开关：**消息免打扰**。

他点了。

群的名字旁边多了一个小小的铃铛，上面一道斜线。

做完这个动作，他的肩膀松了一下，像放下了一个提了很久的东西。然后他起身去厨房倒了杯水，回来的时候，手机屏幕已经暗了。

这件事，他没有告诉苏敏。第二天，他对自己说：十一月中旬正好有一个项目的主体验收，大概去不了。这个理由，是他在倒水的路上，已经备好的。

这个理由是真的。十一月中旬的确有一个验收，只是那个验收，其实可以让副手去。

其实他对这个群，已经躲了很久了。五年前，林川在朋友圈发了一张北京的出差照片，背景是一栋很高的玻璃楼，林川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外套，笑得很放松。陈

禾点开看了，在那个小方框上停了几秒钟。然后他退出来，到林川的主页，点了右上角的三个点，选了：**不看他的朋友圈**。

没有人知道他做了这个动作。林川不知道，苏敏不知道，他自己，大概也没有想过，那一下是在做什么。

这一个晚上，加上五年前那一下，是一件事的两头：**他在躲**。

本章要拿的，就是这一个很小、很安静的动作：把手指从一张要兑的票上，收回来。

◆ 二、躲里有几样东西

先把这件小事，拆开。

第一样，**一张还没到期的票**。同学会是一个日子。在那个日子，三十几个人坐在同一张桌子边，每个人都会被问：你现在怎么样。这是一个**要兑现**的时刻：二十五年前，大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二十五年后，坐在一起，把各自的账摆出来。陈禾的那张期票，就在这个日子到期。

第二样，**一个动作**，不去看，不去点，不去回。这个动作很小，小到几乎不算一个动作：免打扰，屏蔽，设静音。

第三样，**一个好理由**。「有验收。」这个理由是真的，不是借口。这一点要认下来。躲的人，很少说谎，他们的理由，通常都是真的，只是**不是实际挡住脚步的那一个**。

第四样，**一口气**。在手指退出群聊的那一下，肩膀松了。这口气，是躲给的好处。它是真实的，实在的，一点也不假。

四样合在一起，才叫躲。缺了第一样，那是不想去一个无聊的聚会。缺了第三样，那是直接说「我不去」，是拒绝，不是躲。缺了第四样，那是被迫缺席。

躲和前面几种心理，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它没有判词**。

怨有一个「不公平」，认命有一个「命里没有」，自卑有一个「我不配」。这几种，都有一句话，一个结论，一个盖章。躲没有。陈禾躲的时候，心里没有任何一句话在说「为什么」。他没有判断，没有解释，没有给这张票一个说法。

躲不给这张票任何说法，它只做一件事：**不翻到那一页**。

这是本章要拆的东西。先问：这张期票，被躲怎样回应？

◆ 三、期票被放在抽屉里

回到本书的底：理念界里，笃信的类比开出了一张期票，「我们差不多，所以结果该差不多」。现实界没有兑现。自我界要回应。

前面几种回应，各自给了一个说法。羡慕说：还能兑。懊悔说：是我没做。不服说：这次不算。嫉妒说：被他截走了。怨说：是土不公。认命说：本来就不是我的。自卑说：我不配拿。

躲的回应是：**什么也不说，把票放进抽屉，关上**。

用记账的话说：这张期票，**没有被撕，没有被改，没有被判，也没有被冲掉。它还在账上，原样，一个字没动。只是账本合上了**。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回应，因为它是前面所有回应里**唯一不做解释的一个**。别的回应，不管解释得对不对，总是在**处理**这张票：说它能兑，说它不该兑，说它是谁的错。躲不处理，躲只是不去碰。

所以躲有一种很特别的**轻**。怨是沉的，认命是平的，自卑是缩的，躲是**轻的**：什么都没有发生，什么都没有决定，什么都还没有结论。账是开着的，只是合上了封面。

这个轻，是躲的好处，也是它的代价。好处是：不用面对。代价是：**账在走**。

一张期票，放进抽屉里，它不会自己消失。到期的日子，照样到：同学会的日子，11 月 18 日，不会因为陈禾设了免打扰就改期。到期的账，不去兑，就变成了**欠**。

这个「欠」，本书前面几章讲过：回写没有发生，就是欠。躲，是最典型的一种欠：账一笔也没记，因为根本没有翻开。

◆ 四、躲显出来的样子

看躲的样子（S，显露）。

第一个特点，**忙**。躲的人，几乎都很忙，而且是真忙。陈禾的行当，是出了名的忙：验收、巡检、例会、签证，一年到头没有一天是闲着的。忙，是一个社会认可的、体面的退路。没有人会追问一个「在忙」的人，为什么没来。

忙，不是躲的原因，是躲的**载具**：躲借着忙，走得很顺。

第二个特点，**理由很精致**。躲的理由，通常很具体，很正当，有细节，有日期：「十一月中旬有个验收。」「那几天小苒有一场考试。」「家里老人身体不太

好。」每一条单独看，都站得住。躲的人，也往往是很讲道理的人，他们的躲，从来不显得任性。

第三个特点，**动作很小，几乎看不见**。不是砰的一声摔门，是一个免打扰，一次不点开，一个「晚点回你」。这些动作，小到连做的人自己都没有注意，更没有人会想到，这是在躲。

第四个特点，**一口气，和随后的一点空**。手指退出的那一下，肩膀松了，这是第一口气。可是过了一阵，那口气散了，另一个东西悄悄冒上来：一点空。像一个人出门，走了一半，忽然觉得好像忘了带什么，可是又想不起来。这个「空」，是躲的第二个样子，很淡，但很固定，会在每次躲了之后出现。

第五个特点，**躲得很有分寸**。躲的人，很少躲得彻底。陈禾没有退群，没有拉黑林川，只是免打扰，只是不看朋友圈。他给自己留了一个很小的门缝：万一哪天要看，随时可以点开。躲的人，不想断，只想不碰。

这一点，是躲和**逃**的区别。逃是离开，躲是**留在原地，把眼睛转开**。陈禾还是那个群的成员，还是林川的好友。他只是，不看。

◆ 五、念头被剪短了

再看躲里念头的路（D，差异序列）。把陈禾那个晚上的念头，摆出来：

「（接龙）」「去了，要被问。」「问什么都不舒服。」「不如……」「正好有验收。」（免打扰）（松了口气）（……一点空）

你会看到，这条路，和前面几种心理的路，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它是被剪短的**。

怨是斜坡，一路滑下去；认命是台阶，一级一级收；自卑是井，一路往下，还有回声。这几条路，都是**走完了**的，每一步都在，一直走到一个终点。

躲的路，**走到一半，被剪断了**。「不如……」这三个字，后面是什么？是「不如不去」，还是「不如不看」？没有说完。这三个字之后，念头自己停了，下一个动作，不是一个想法，是一个手指的动作。

你再看一看：这条路里，**越到后面，念头越少**。开头还有两句完整的话，「去了，要被问」「问什么都不舒服」，到后面，只剩一个省略号，然后是「正好有验收」，这一句，是理由，不是念头，是一块备好的垫脚石。再往后，就没有话了，只有动作，和一口气。

这是躲最有意思的地方：**躲的目的，是让念头变少**。念头越少，越不用面对，越不用回写。躲，是一场**主动缩短自己的差异序列**的发生。

它缩短的方式，是在念头刚刚长到一半的时候，用一个动作把它截住。陈禾的手指，就是那把剪刀。

这样的路，有一个后果：**它不留痕迹**。怨有一句口头禅，认命有一个封口，自卑有一个井底的回声。躲什么都没有留下，因为念头还没有长成，就被剪掉了。你要是问陈禾「你为什么不看林川的朋友圈」，他可能一下子说不出来，不是不肯说，是那条路上，本来就没有可以说的话。

这也是为什么，躲很难被发现，连当事人也常常不知道自己在躲。

◆ 六、缠在一起的土

再看躲缠着的土（E，特征纠缠）。

先是**手机里现成的开关**。「消息免打扰」「不看他的朋友圈」，这些功能，是为了让人可以躲，被设计出来的。以前的人，躲一个同学，要换一个地方住，要绕路走，要在街上避开某个人。今天的人，只需要一根手指。躲的成本，低到几乎为零，所以躲变得极其容易，也极其普遍。

再是**忙的文化**。一个把「忙」当成美德的行当、一个把「没时间」当成通行借口的时代，是躲最好的土壤。陈禾的同行、同事，没有一个人会因为「在验收」而被追问。

再是**体面**。陈禾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这个面子，不是爱炫耀，是怕**被人看见自己在意**。在同学会上，如果他去了，被问到「现在怎么样」，他要回答，要在三十几个人面前，把自己的位置摆出来。怎么摆，都有一点难：摆高了，是在装；摆低了，是在示弱。躲，可以让他不用摆。

再是**身边的人不追问**。苏敏对陈禾，有一种很深的体贴：她看见了他在躲，从来没有问过。她的不问，是爱，是给他留余地。可是这份余地，也成了躲的土：没有人追问，躲就没有被打断的机会。母亲也是：「不想去就不去，没什么要紧的。」

最后是**那张票本身的分量**。躲，不是对着一张不重要的票。越是重的票，越想躲。陈禾对林川的朋友圈躲得最久，对其他同学的反而不怎么躲，因为那张「我们差 31 分」的期票，别的同学身上没有。

这几样缠在一起，躲的土，是**软的、暖的、几乎没有人责备的**。它不像怨那样有一个「不公平」的大理由，也不像认命那样有一个「命」的大名词。躲有的，只是一些很体贴的小东西：一个开关，一个借口，一份不追问的爱。

所以躲，也是最容易固化的一种。因为它没有对立面：没有人反对它，没有人拆穿它，它连一个值得被说破的「名字」都没有。

◆ 七、忘了什么：矛盾还没进门，就被挡住了

躲忘了什么？

王德生博士说：「所以，笃信的理念类比和现实的差异发生，形成矛盾，导致不同的自我 SDE 的发生。」躲是这「矛盾」里一种很特别的样子：矛盾刚要成形，就被挡住了。

前面几种心理，都忘在三原理的第三步，回写：怨忘了土也在被写，认命忘了回写还会再来，自卑忘了自己的 F 也在回写。它们都是走到第三步，在那里出了问题：账要落了，落歪了，或者落冻了。

躲是不同的。躲不是在第三步出问题，它是**在第一步门口，就把门关上了**。

先把三原理的三步，再摆一遍：第一步，路和土起矛盾；第二步，矛盾推动样子改变；第三步，改变回过头改写路和土，并且记账。

陈禾面对同学会，第一步是什么？是「一个没有兑现的期票」和「一个要把账摆出来的场合」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一旦进了门，就会推动第二步：他要在三十几个人面前，把自己的位置摆出来，摆的时候，他的样子会变，会有一点难受，有一点不好意思，也可能有一点出乎意料的东西。然后第三步，这个摆过的位置，会回头改写他对这件事的记法，改写他对林川的记法，在账上落下一笔：「那一天，我去了」。

躲，是在矛盾**刚要进门**的时候，把门挡住。矛盾进不来，改变就发生不了，回写就没有对象。整个 123，停在了门外。

所以躲忘的，是一件更靠前的事：**回写需要矛盾进来，而矛盾，不能一直被挡在门外**。

这一点，要把它和「欠」连起来看。回写没有发生，就是欠。怨、认命、自卑，也都是欠，可是它们的欠，是**冻着的欠**：账入了，判词盖了，只是不改。躲的欠，是**没入的欠**：账连入都没入，是一张白纸。

所以躲，是前面所有「欠」里**最彻底**的一种：它不是回写写歪了，是回写**根本没有开始**。

忘了「矛盾要进门」，为什么就发生出躲，不是发生出别的？

因为前面几种心理，都是**让矛盾进来了，再在里面处理**：怨在里面找土的错，认命在里面找命，自卑在里面找自己的料。它们都需要面对那个落差，然后给一个说法。躲不一样：它把落差**留在门外**，所以不需要说法。

不需要说法，是躲最大的好处，也是它最大的短处。

◆ 八、躲和别的「欠」，差在哪里

这里要拆一个容易混的地方：躲，和前面几种「封」，到底差在哪里？

怨冻住了土，认命封住了命，自卑亏空了自己。它们的共同点，是**有一个科目被盖了章**，章盖得很死，很深，里面的账是有的。这几种，你要是想帮，还可以从章上下手：把「不公平」改成更小的句子，把「命」补上日期，把「料」拆回点。它们都有一个**可以下手的地方**。

躲没有。躲没有章，没有判词，没有一个可以改的句子。你要是对陈禾说「你不要躲了」，他会说：我没有躲，我只是忙。你要是说「你为什么不看林川的朋友圈」，他会说：没有什么原因，就是不太看。你找不到一句话，可以拿来改写。

这是躲最难下手的地方：**它没有内容，只有一个动作**。

所以躲和别的「欠」，有三处不同：

第一，**怨、认命、自卑，是记了账、冻住；躲，是不记账**。

第二，**怨、认命、自卑，都会有一句话；躲，没有话，只有手**。

第三，**怨、认命、自卑，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躲，是一个反复的动作**。每次遇到那张票，躲就发生一次。一次躲，一次轻松，一次空，下一次再来。它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是一个**循环**：碰到，躲开，轻松，空，再碰到。

这个循环，有一个很特别的后果：**躲得越多，那张票越重**。

为什么？因为每躲一次，那张票就多放了一次，没有被兑，没有被翻。这张票没有被现实碰过，所以它不会变轻，不会变小，也不会被时间磨平。它一直停在放进去的那一天，原样，一个字不少。

这就是躲和时间的关系：别的心理，时间是磨平它们的东西。羡慕会淡，不服会过去，嫉妒会磨平。躲不会，因为躲的东西，**不让时间碰**。

◆ 九、四栏怎么记：一本合上的账

看四栏。

同一性栏：在，但冷藏。陈禾对林川的同一性想象，是满的，「我们差不多」。可是这个想象，**停在了一个很早的时间点上**：1998 年，一起骑车，一起借书。这二十五年，林川变成了什么样，他不去看，所以他脑子里的林川，一直是那个十八岁的、白衬衫的少年。同一性想象，没有被更新，像一块被放进冰箱的肉，保持着放进去那一天的样子。

这是躲对同一性栏最特别的一笔：**它不是降低同一性，是冻住了同一性的版本。**

归因栏：空着。躲不记归因。怨记到土，认命记到命，自卑记到自己。躲不记，因为它不看。账本这一栏，一个字没有。

情态栏：悬着。「可以」「本该」「不可能」「已经」，哪一个都没有选。躲让这一栏处在一个**没有决定**的状态里，像一盏没有拨到任何一档的开关。

时间栏：以后。这是躲最典型的一栏。陈禾不去，不是永远不去，是「这次不去」。下次有空，再说。「以后」这个字，是躲的口头禅：以后再看，以后再回，以后再聊。每一次都把账推到后面，每一次都没有到。

四栏合起来：**同一性冷藏，归因空，情态悬，时间推后。**

这本账的病，本书叫它**合账**。

冻账是不许改，封账是订起来，亏账是户头为负，合账是：**账本合上，封面朝外，没有人翻开。**

合账有三个特点。

第一，**它没有错账。**别的账，至少有一笔可以说「这里记错了」。合账一笔也没有，因为里面没有字。所以它最难纠正：没有错，只有空。

第二，**账在背后走。**账本合上，不等于账不动。利息照样算，到期照样到。陈禾的同学会，在 11 月 18 日，三十几个人坐满了那张桌子，没有他的位置。这一天的账，没有因为他不翻，就不存在。

第三，**到期的账，会换一个名字回来。**躲掉的账，没有消失，只是换了形状：对林川的一点疏远，对周老师电话的一点回避，对「同学」这个词的一点说不清的不舒服。这些，都是合账在外面的影子。

◆ 十、对 F 的笃信，在这里被冷藏

最后看躲对那份笃信做了什么。

怨保住它，认命换了它，自卑翻转了它。躲，**什么也没有做，只是不让它碰到现实**。

这是躲对笃信最特殊的处置：**冷藏**。

笃信的类比，在陈禾心里，是一个很安静的东西：「我们差不多。」这句话，从 1998 年开始，一直放在那里，没有被验证过，也没有被推翻过。因为每一次，只要快要验证了，躲就把它挡开了：不去同学会，不看朋友圈，不在夜里想起那 31 分。

一个没有被验证的笃信，是**不会坏的**。它不会因为遇到现实的反例而松动，因为它从来没有遇到过现实。它像一块冷冻的肉，放得再久，也不腐，也不熟。

这样看，躲是**对笃信最小心的守护**。别的心理，都在笃信碰到现实之后，做出某种回应。躲，在碰到之前，就把它护住了。

这也是为什么躲这么难解：它不是在对抗真相，它是在**不让真相和笃信见面**。笃信不被打破，也不被兑现，就这样一直在那里，二十多年，三十多年。

躲之所以让人觉得「轻」，是因为这份笃信，一直没有被检验，也就一直没有失望。可是它也一直没有机会，被现实改成别的样子，变成一份更真的东西。

这样的笃信，是一个没有长大的东西。

下面请近邻出场。这一次的近邻来自五处：佛教的八苦，法国的萨特，一位英国的神经科学家，两千多年前的《庄子》，还有一组美国的临床心理学家。

◆ 十一、佛教：求不得苦，与「收起」

第一位近邻，在佛教。佛教讲人生有八种苦：生、老、病、死，加上怨憎会（和讨厌的人必须相处）、爱别离（和爱的人要分开）、求不得（想要的得不到）、五取蕴（执着于身心而生的苦）。躲，最近的是第七种：**求不得苦**。

这位近邻说中了躲最底下的东西。

他说中了：**躲的根，是一个「求」**。陈禾对林川躲，不是因为他不在意，是因为他求过：求过一个「我也可以去那里」，求过一个「我和他是一样的」。这个求没有得，所以苦。躲，是对这份求不得的苦，做的一个处理。

他也说中了：**求不得，是人最普遍的苦之一**，不是陈禾一个人才有的。八苦里的每一种，都是人人要走的路，所以不必为它责怪自己。

佛教对这份苦，有一个对治的路：看清苦的来处，是「求」，是执着，放下执着，苦就不生。这条路，在很多人身上走得通。

本书多出的一层，在**放下和收起**的分别上。

佛教说的放下，是求本身松开了：那张票，看见了，平静了，不再被它牵着。躲，没有做到这一步。**躲没有放下那个求，它是把求收起来**，放进抽屉。抽屉里的东西，还是原样，只是不去看。

放下和收起，从外面看，几乎一样：都不去想，都不去碰。可是里面完全不同。放下的人，打开抽屉，看见那张票，是平静的；收起的人，**一想到要打开抽屉，心就紧**。

所以，躲的人，不是修行修到了「不求」，是把「求」埋起来了。埋起来的东西，有一个特点：**碰一下，还是疼**。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看见那张票的时候，是平静，还是绕道？**

放下的人，在街上偶然碰见林川，是自然的：打个招呼，聊几句。收起的人，远远看见，会拐进另一条街。**绕道，是收起的标志**。

这是一个很容易观察的东西：不是问一个人怎么想，是看他的脚往哪边走。

◆ 十二、萨特：被看见的那个我

第二位近邻，是二十世纪的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他在《存在与虚无》（1943）里，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一个人趴在门口，透过钥匙孔偷看，忽然听见身后有脚步声，被人看见了。〔核：这一例在该书「他人」一章。〕在那一刻，他从一个「看的人」，一下子变成了「被看的东西」，心里升起的，是**羞耻**。羞耻不是因为做错了什么，是因为**我成了别人眼里的一个对象**。

这位近邻说中了躲最深的一处。

他说中了：**躲的，往往不是那个人，是那个人眼里的我**。陈禾躲林川，其实不是躲林川这个人，是躲「**在林川眼里的陈禾**」：那个差了 31 分的、去了湘潭的、没有成为北京那一路的陈禾。这个「被看见的我」，才是他不想碰的东西。

他也说中了：**羞耻，是一种很快的东西**。不用想，不用判断，身体先动。陈禾的手指退出群聊的那一下，就是这种很快的东西。

本书多出的一层，在**那道目光是谁放的**。

萨特的路线，目光来自他人：他人的注视，把我变成对象。可是在躲这里，**那道目光，大半是自己放出去的**。

陈禾想象林川看他的目光，是什么样子的？是一种带着一点可怜的、体面地不提的、「还行吧」的目光。这个目光，从来没有一次，是林川真的给他的。林川在五年的时间里，一次也没有这样看过他，因为他们没有见面。这道目光，是陈禾**用同一性想象，加上那 31 分，自己做出来**的：「我们差不多」，所以他看我，会想到我们当年差不多，现在差这么多。

这是笃信的类比，在躲里最后的一个样子：**用同一性想象，造出一道别人的目光，然后躲它**。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躲了以后，那道目光，是变小，还是变大？**

萨特的路线推出：躲开了目光，就躲开了羞耻，应该变小。本书推出：**会变大**。

因为目光是想象出来的，想象不需要现实的约束。一个人躲得越久，他脑子里的「林川」，就越高，越亮，越远。陈禾脑子里的林川，是北京的玻璃楼，是深灰色的外套，是放松的笑。这是一个被陈禾**一手养大的林川**，二十五年里，没有被任何现实的东西修正过。

而真实的林川呢？他 2024 年被裁了，房贷还剩一大截，在长沙的一家夜宵摊上，头发白了一半。这个林川，陈禾躲了很多年，一直没有见到。

躲，保存的不是现实，是想象。想象的东西，躲得越久，长得越大。

◆ 十三、格雷：回避是一套系统

第三位近邻，是一位英国的神经心理学家杰弗里·格雷。他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出了一套关于动机的理论，后来被叫作**强化敏感性理论**〔核：Gray　1970 年代起，《焦虑的神经心理学》1982〕。大意是：人的脑里，有两套相对独立的系统，一套管趋近（看到奖励，往前走），一套管抑制（看到惩罚、冲突、陌生的威胁，停下来，退回去）。后一套，常被称作**行为抑制系统**，它和焦虑、回避有很深的关系。每个人这两套系统的敏感度不一样。

这位近邻说中了很重要的一点：**躲，不是软弱，是一套系统在工作**。它是人身上一套正常的保护装置，遇到可能的惩罚，先刹车。陈禾的手指，是在被一套很古老的系统带着走。这一点，对理解为什么躲这么自然、这么快，很有帮助，也让人不必为它羞愧。

他还说中了：**人和人的敏感度不一样**。有的人遇到冲突，天然更容易刹车；有的人则不然。

本书多出的一层，在「同一个人」身上。

敏感度的说法，是**一个人的倾向**：这个人更容易躲，那个人不太躲。可是本书在陈禾身上看到的是：**同一个陈禾，在不同的地方，躲得完全不一样**。

陈禾在工地上，对业主、对施工方、对包工头，从来不躲。有一次，一个项目经理要偷换钢筋的型号，他在三十几个工人面前，当场叫停，对方脸涨得通红，骂他，威胁他，他不动，站在那里，把验收单一条一条念完。那是真的冲突，是真的惩罚的可能，他一点没躲。

同样是这个陈禾，面对一条同学会的接龙，一个朋友圈的小方框，手指就退了。

这不是「他这个人敏感度高低」的问题，高低只能解释一个人整体上更容易躲，解释不了**同一个人，为什么这里躲，那里不躲**。

本书的看法是：**躲是一个户头的事，不是一个人的事**。陈禾的账本里，有一页上放着一张没有兑现的期票，这一页，碰一下就疼，所以对着这一页，躲。其他的页，没有这样的票，他可以站着，甚至可以硬碰硬。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同一个人，一边当面对质，一边躲一条接龙**。

倾向的说法，要么推出他整体上不太躲（那他为什么躲了这一条？），要么推出他整体上很躲（那他为什么在工地上不躲？）。只有「户头」这个说法，能同时推出这两件事：**躲，只发生在账本上有一张没兑现期票的那一页**。

◆ 十四、庄子：曳尾于涂中

第四位近邻，是两千多年前的庄子。《庄子·秋水》里有一个很短的故事：庄子在濮水边钓鱼，楚王派了两位大夫来，带着话，想请他去做官，把国境内的事交给他。庄子拿着鱼竿，头也不回，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死了三千年了，国王用锦缎包着、放在竹匣里，供在庙堂上。这只龟，是愿意死了留下骨头被人尊贵地供着呢，还是愿意活着，在泥里拖着尾巴爬？两位大夫说：宁愿活着，在泥里拖尾巴。庄子说：你们回去吧，我也要在泥里拖我的尾巴。〔核：大意，见《秋水》〕

这位近邻说中了一件关键的事：**有些票，拒掉是对的**。一张楚国相位的期票，递到面前，庄子不兑，这不是病，这是一种活法。不是所有不兑的票，都是躲。

他还说中了：**拒的时候，可以很轻、很淡、不带一点火气**。他没有骂楚王，没有证明自己不配，也没有给这件事一个什么大的说法，只是回一句：我也要在泥里拖尾巴。

这让人想到躲的另一个样子，它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轻？

本书多出的一层，在**看过没有**。

庄子拒那张票，是**看过**以后拒的。两位大夫站在面前，把话说完了，他听完了，想过了，才回答。他对那张票是有认识的：他知道相位是什么，他知道神龟的故事，他知道自己要什么。

躲不一样。躲是**没看就拒**。陈禾对那条接龙，没有看，没有想，手指先动了。他对「去同学会」这张票的认识，是一片空白：不知道去了会怎样，不知道自己到底想不想去，不知道林川真的会怎么看他。

两者外表一样：都没有兑。内容相反：庄子是看过，知道，然后不要；躲是没看，不知道，所以不碰。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这张票，被拒绝之前，被「看」过吗？**

这就是躲和「不发生」的分界（下一章的末尾会再讲到）。一个人，对一张票，是看过之后淡然不要，还是没看就绕开？前者，账是写过的：「我看了，不需要」，一笔清清楚楚的账。后者，账是空的。庄子的拒，是一笔账；陈禾的躲，是一页空白。

要判断，不需要进到心里，只问一个问题：**如果有人现在问你，这张票上写的是什么，你答得出来吗？**庄子答得出：相位，国境内的事。陈禾答不出：他说不清楚，同学会上到底会发生什么，也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怕什么。

◆ 十五、海斯等：躲掉的东西，会长大

第五位近邻，是美国的一组临床心理学家。海斯和几位同事，在 1996 年发表了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讨论**经验性回避**〔核：Hayes、Wilson、Gifford、Follette、Strosahl，《咨询与临床心理学杂志》1996〕。大意是：人有一种倾向，不愿意和自己的内部体验在一起，包括想法、感受、记忆、身体的感觉，于是用各种办法去躲开它们，抑制它、转移它、避开可能引出它的情境。短期内，这样做确实减轻了痛苦；可长期来看，躲开的东西没有消失，生活却被越来越窄地圈起来。

这组近邻，说中了躲最实在的一处代价：**生活变窄**。陈禾躲了林川五年，躲了同学群三年，每一次躲，生活里就少一块地方：少一个能说话的老朋友，少一个能回去的县城，少一个「我也是那个班的」。躲的代价，不是一次，是一点一点缩小的世界。

他们还说中了：**躲，是有效的，所以才难停**。短期的轻松是真的，每一次躲，都得到了一个很具体的奖励，奖励多了，躲就成了习惯。

本书多出的一层，在**躲的东西有一个地址**。

经验性回避的说法，躲的是**内部体验**：那些感受、想法、记忆。本书看到的是：陈禾躲的，**有一个很具体的地址**：一个群，一个人的朋友圈，一个日期，一场饭局。那张没兑的期票，不是一团模糊的感受，它挂在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具体的场合上。

这个差别带来的后果，是**出路的形状不同**。如果躲的是内部体验，出路是学会和体验在一起。如果躲的是一张有地址的期票，出路还要多一步：**让这张票，在它的地址上，被翻开一次**。光是允许自己难过一个晚上，第二天仍然不点开那个群，账还是合着的。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一个人，在家里可以和自己的难过坐在一起，却仍然不点开那条接龙**。

体验的说法，推出：愿意感受，就不躲了。本书推出：**愿意感受，是必要的，不是够的**。陈禾可以每天晚上，在书房里，允许自己想起那 31 分，允许自己难过，一点也不躲那种感觉；可是他的手指，还是不点开那个群。因为那张期票，是挂在一个地址上的，地址不翻开，账就不落。

◆ 十六、判别局面：他本人真的坐到了对面

五位近邻都看过了。现在放一个总的局面，把躲和前面几种「封」放在一起比一比。

设想：一个晚上，林川本人，毫无预兆地，坐到了陈禾的对面。

不是电话，不是朋友圈，是真的坐在了一张桌子对面，面前有一盘烤串，两杯啤酒。

这一场真的见面，对几种心理，会有很不一样的效果。

怨：不变。那块 1998 年的土，不会因为林川坐在面前，而变得公平。陈禾可以和林川聊得很好，那句「人家家里有条件」，照样在底下垫着。

认命：不变。「命里没有」，是对一件事的封，见一面，改不了那件事。

自卑：不变，或者更糟。面对面，那个审判员更有材料了：他的衣服，他的口音，他的见识。线在，点只会更多。

躲呢?

本书推出的答案是：**躲，是这几种里，最容易被一次真的见面改变的。**

为什么？因为躲保存的东西，是一份**冷藏的想象**。陈禾脑子里的林川，是被他一手养大的，北京的玻璃楼，深灰色的外套，放松的笑。这个想象，二十五年里，没有被任何现实修正过，它**从来没有被检验过**，所以它没有任何抵抗力。现实只要来一下，一个白头发，一件穿旧的外套，一句「房贷还有十年」，想象就缩了一圈。

而怨、认命、自卑，它们的账是**被检验过的**，也是被加固过的。每一次落差，每一次记账，每一次盖章，它们的账都在现实里被碰过，被磨过，磨成了硬壳。一次见面，打不穿。

躲的账是一页白纸，白纸上画的是想象。想象，是最薄的一层。

这是躲的一个奇怪的、有点残酷的性质：**它是最容易改变的，也是最不肯被改变的。**容易，是因为它薄；不肯，是因为它躲的，正是那一次能让它变薄的见面。

这个局面，只有本书的这套说法推得出：躲，是没有记账的欠，账是空的，所以现实一来，空的地方先被填上；而躲的整个动作，就是不让现实来。

所以对躲的出路，和别的心理都不同：不用先改写一个判词，不用先拆一条线，不用先打开一个封印。只需要**一次很小的、不用做任何决定的、让现实碰一下的机会**。

◆ 十七、出路：一次很小的翻开

躲的出路，和前面几种封都不同。那几种的出路，是改写一个字、拆一条线、补一个日期。躲没有字可改，它的出路，是**让账本翻开一页**。

不是翻完，不是翻到底，只是翻开一页。

有三个小动作，都小到可以在一个晚上做完。

第一个动作，点开，只看，不回。

陈禾对林川的朋友圈，屏蔽了五年。第一个动作，是把这个屏蔽解除，点开林川的主页，往下看三条，然后关掉。不评论，不点赞，不回应，甚至不用让任何人知道他看过。

这个动作之所以这样小，是因为躲的人最怕的，是「被要求做什么」。点开，只看，不回，不要求任何后续。三条看完，合上，账本只翻了一页，没有任何承诺。

这一页，会有什么？可能有一张出差的照片。可能有一条吐槽加班的话。可能（2024 年以后）有一条很短的、说自己最近在做什么的话。无论是什么，它们都是**现实的碎片**。想象里的林川，是一整块光滑的东西；现实的碎片，是粗糙的、不完整的、有很多杂质的。三条朋友圈，足以让那块光滑的东西，出现第一道裂缝。

第二个动作，给「以后」一个日期。

躲的时间栏，写的是「以后」，这个字没有日期。给它一个。

做法是：在手机日历里，加一条很小的提醒：「下周三晚上，看一下群里同学会的照片。」不用去，不用回，只是**看一眼**，并且给这个「看一眼」一个具体的日子。

这一条的意思是：把一个无限期的「以后」，换成一个有期限的「到时候」。到时候，翻一页，翻完就算数。一个有日期的东西，才有可能真的发生。一个没有日期的东西，永远是以后。

第三个动作，找一个现实里最小的回写点。

躲的账是空的，要有一笔真的落下去。不用大，一个最小的就够：发一条消息，只有一句。比如，给周老师打一个电话，说一句「周老师，同学会那次我没去成，下次一定」。

这一句话，有一个特点：它**不是为了兑那张票**，也不是为了消除躲。它只是在账上，落下**一笔很小的、真的**。一笔真的账，比一千次想象，更能让账本动起来。

这三个动作合起来，是**让账本从合着，变成翻开了一页，再翻开第二页**。

还要说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不用逼自己去那个场合**。很多人以为，对躲的出路，是勉强自己「去面对」，去参加同学会，去见那个人。这样做，往往适得其反，因为躲是有保护作用的，强行撤掉保护，只会让那张票更重。

本书不这样说。本书只说：**翻开一页**。一页，就够。翻到哪一页，翻多快，去不去，是账自己的事，不是谁拿定主意的事。

◆ 十八、躲常常被叫成别的名字

最后补一节，讲躲的一个麻烦：它很少叫自己的名字。

在日子里，躲常常披着别的衣服出现。有人说，我这个人喜欢清静，不爱热闹，这是**清高**。有人说，我不想浪费时间在无聊的饭局上，这是**效率**。有人说，我只和有营养的人来往，这是**筛选**。有人说，我就是不爱发朋友圈，这是**低调**。

这些话，每一句都可能是真的。有人真的清静，有人真的低调。所以要分辨，不能听话，只能看账。

看哪一笔账？还是前面那一个问题：**这张票，被看过吗？**

一个真的喜欢清静的人，对同学会这张票是看过的：他想过去了会怎样，想过不去会怎样，然后觉得不去更合自己，这一笔账，他答得出来。一个在躲的人，说「我喜欢清静」，却答不出同学会上到底会发生什么、自己怕的是什么。他的清静，是后来补上的一件衣服。

再看一个小信号：**真的清静的人，对被邀请这件事是平静的。**「谢谢，我不去了」，说得出口，也不觉得需要找理由。躲的人，对被邀请这件事，会有一点紧，会备理由，会拖着不回，会在发出回复之前，把话斟酌好几遍。

这些，不是要谁去给身边的人下判断，那样又成了一个「看穿」别人的人。只是给读者一个对自己用的小尺子：当你发现自己在为一个没去的场合，备一套很周全的话，这套话越周全，越值得多看一眼：它是看过之后的答案，还是看之前的垫脚石。

还有一个更细的信号，在躲之后的那一点「空」上。前面说过，每躲一次，轻松之后会有一点淡淡的空。看过之后淡然不要的人，没有这个空，他的账是写完的，写完的账不会留一个缺口。躲的人有。这个空，就是账本上那一页没写的地方，在身体里留下的影子。哪一天你发现，自己在某件事之后总有一点说不清的空，不妨回头看一看，是不是有一页，被合上了。

◆ 放回日子里

2024 年 8 月，陈禾在工地上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的电话。

他接起来，对面说：「陈禾？我是林川。」

他的手在安全帽带子上停了一下。工地上很吵，打桩机在远处响，他往旁边走了几步，走到一堆钢筋后面。

林川说，他回长沙了，公司的部门撤了，人在这边待一阵，想问他晚上有没有空，一起吃个饭。

那一瞬间，陈禾脑子里有一句话，已经备好了，很顺：**这几天项目比较紧，改天吧。**

这个理由，是真的。

他张了嘴，没有说。他站在钢筋后面，看着远处的打桩机，一下，一下，一下。他想起了那条接龙，那个小铃铛，那个屏蔽的开关。想起了去年，他也备了一句很顺的话，然后用了。

他对电话里说：「好，几点？哪里？」

晚上九点，湘江边的一个夜宵摊。烤串的烟在路灯下，一团一团地飘着。陈禾提前十分钟到，找了一张靠江的桌子，坐下，手心有一点潮。

林川是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他穿一件旧夹克，不是深灰色的，是一件洗得发白的藏青色。头发白了一大半，肚子也出来了，走路的时候，右肩有一点往下沉。他一边走，一边看手机，眉头皱着，像在看一条不太好的消息。

走到桌边，他抬起头，看见陈禾，笑了一下。那个笑，和朋友圈里那个放松的笑，不是一个。它有一点疲倦，有一点不好意思，有一点像是在说：你看，我就这样了。

「老陈，」他说，「多少年了。」

陈禾站起来，说：「坐，坐。」

他看着对面这个人，脑子里有一个东西，悄悄地塌了一圈。不是塌了很多，只是缩了一点：那个被他一手养大的、北京的、玻璃楼里的林川，在眼前这个人面前，小了一圈，也软了一圈。

整个晚上，两个人聊了很多，聊工作，聊孩子，聊父母，聊周老师的耳朵越来越背。陈禾没有觉得「差 31 分」这件事，有被谁提起。他也没有觉得，那张期票，被谁兑了。他只觉得，两个人坐在江边，各自喝了几杯，各自说了几件难处。

这个晚上，什么也没有解决。可是他回家的路上，有一个很小的、他以前没有过的感觉：**他看见了一个人**。不是想象里的，是真的。

给你一个明天能试的小办法。

找出一个你屏蔽过、免打扰过、很久没点开的东西：一个群，一个人的朋友圈，一条一直没回的消息。不用管它为什么被放在那里。

打开它，**只看三条**，然后关掉。

不评论，不回复，不告诉任何人。看完，在一张纸上写一句：「今天，我翻开了一页。」

不用写看到了什么，也不用写自己的感受。只要一句，只要这一页。

这是躲的账本，**第一页被翻开的样子**。

带 走 的 话

躲不处理那张票，只是不翻到那一页，所以账在背后走；它冷藏的是一份想象，现实只要来一下，想象就缩一圈，所以出路是翻开一页，不是逼自己去面对。

小　账

这一章里，回写是落下了，还是悬着？没有开始。躲把矛盾挡在门外，回写连入账都没入，是最彻底的一种欠；本章给了翻开一页的三个小动作，落下第一笔的事，留给读者今天的手指。

本书要防的病：笃信的类比被冷藏、不与现实见面——本章在哪里防住了它？——在「想象的林川比真的林川大」那几处：躲得越久，那道自己放出去的目光越大；一次真的见面，先缩的是躲，不是怨、认命、自卑。

想 一 想

1. 你手机里有没有一个被屏蔽、被免打扰、被一直「以后再说」的群或人？它挂着的那张票，写的是什么？

2. 你躲的时候，给自己备的理由，是真的吗？它是不是「真的，却不是实际挡住脚步的那一个」？

3. 如果你现在点开它，只看三条，你猜想里的那个人，和三条里的那个人，会差多远？

◆

28

第 28 章

结网：把期票改兑成自己的发生

◆ 一、周三的例会

2024 年 12 月初，夜宵之后的第三个周三，陈禾在工地的临时会议室里，主持了一场和往常不太一样的例会。

往常的周三例会，是这样开的：各标段汇报进度，监理指出问题，施工方解释，会议纪要写「要求限期整改」，散会。会开了二十年，形式一直没怎么变。

这一回，议程上多了一行，陈禾手写在白板的右上角：**上周钢筋绑扎返工一次，复盘。**

会议室里坐着十来个人，施工方的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两个班组长，还有监理组的几个年轻人。没有人说话。「复盘」这个词，工地上不常用，一般叫「整改」，整改就是找人，找到人，罚款，写检讨。大家都准备好了听人挨骂。

陈禾没有骂。他在白板上画了三栏，每栏一个问题，写得很大：

一、当时手里有什么。二、当时地里是什么。三、下次第一步，改哪里。

他说：这次返工的事，我们不找人，我们只回答这三个问题。

项目经理愣了一下，说：陈总，不追责？

陈禾说：先不追。先把事情怎么发生的，摊开看。

那天的会开了一个半小时，比平时长了一倍。班组长说，当时手里有的是上一批的图，新图在晚上才到；地里是什么，是前一天下过雨，基坑里有积水，钢筋堆在泥里；下次第一步，是图到了以后，先让技术负责人在现场口头交底，再动手。

技术负责人说，他当时觉得图有一处不清楚，没吭声。陈禾问：当时不吭声，手里有什么？他说：怕被说是找茬。陈禾说：那下次第一步，改哪里？他想了想，说：改成，不清楚就在群里拍一张照，不用说话，只拍照。

会议室里有一个年轻的监理员，一直低着头记。散会以后，他走到陈禾旁边，小声说：陈总，这个三栏，您是在哪儿学的？

陈禾说：一个老同学，在北京做软件，他们团队每周有一个事故复盘，不追责，只问三个问题。

年轻人说：那跟咱们的不一样啊。

陈禾说：对，不一样。他们的问题是四个，我改成三个了，他们的复盘是在屏幕上，我们的在白板上；他们的人聊代码，我们的人聊钢筋。我就借了一个意思：先不找人，先问怎么发生的。

年轻人点点头，没再说话。可是陈禾看见，他把那三个问题，抄在了本子的第一页。

这一件事，在陈禾的这个周三里，很小。可是它是本章要拿的，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动作，是前面九种心理里，**一个也没有**的：**他借了一样东西，然后把它改成了自己的**。

◆ 二、结网里有几样东西

先把这件小事，拆开。

第一样，**一个比自己强的地方**。林川的团队有一个很成熟的做法，陈禾的工地没有。这是真的，陈禾看见了，没有躲，也没有压。

第二样，**一次拆开来看**。陈禾在夜宵摊上听林川讲这个做法的时候，没有只听「他们团队很厉害」，他问了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不追责？**林川答了：因为追责的话，下一次没有人愿意说出当时的真话。这一问一答，是把一个「厉害的结果」，拆成了一个「可借的意思」。

第三样，**一次改**。他没有把林川的复盘原样搬到工地。他把四个问题改成三个，把屏幕换成白板，把代码换成钢筋。这一步，是整件事里最要紧的：**借来的东西，在自己的水里，改了网眼**。

第四样，**一个小动作**。一场例会，一块白板，三个问题。不是什么大的改革，不用谁批准，不需要公司发文件。结网，从来不是大工程，它是一个小的、手边的、今天就能做的东西。

四样合在一起，才叫结网。缺了第一样，那是自满。缺了第二样，那是照搬。缺了第三样，那是抄作业。缺了第四样，那是写在笔记本里的好想法。

结网和前面九种，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它是前面九种里，唯一让账落了地的一种**。

羡慕的账悬着，攀比的账只押在一个科目上，懊悔的账写向过去，不服拒入，嫉妒记错了人，怨冻在土上，认命封在命里，自卑亏在自己身上，躲合上了封面。这九种，都没有让回写在**今天的土**上真的发生。

结网，让它发生了。

下面一节一节看。先问：这张期票，被结网怎样回应？

◆ 三、改兑

回到本书的底：理念界里，笃信的类比开出了一张期票，「我们差不多，所以结果该差不多」。现实界没有兑现。自我界要回应。

九种回应，各自处理这张票。羡慕说还能兑；攀比说换个科目硬兑；懊悔说是我当时没做；不服说这次不算；嫉妒说被他截走；怨说土不公；认命说本来就不是我的；自卑说我不配拿；躲说不看。

结网的回应是：**这张票，按原来的面额，确实兑不了。可是票上有一部分，是真的。我把那一部分，拿来，换成我这块地里能兑的东西**。

用记账的话说，这叫**改兑**。

票面上原来写的是：「陈禾，凭此票，可成为林川。」这一行，兑不了，因为陈禾和林川，各有各的路和土，各有各的函数，同样的输入，不会出同样的输出。这一行，要承认，不是撕掉，是**注销**：注明「此面额不兑」。

可是票的背面，还有几行小字，是从林川那里借来的：「遇事先问怎么发生的，不先问谁的错。」这一行，是真的，是可以用的。陈禾把它撕下来，换成一张新票，面额改成：**在我的工地上，每周三，白板，三个问题**。

这张新票，一出就能兑。

所以结网和前面所有回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它**不再要求原来那张票兑现**。它承认原票兑不了，然后从原票里，拆出一部分真的，在自己的土里，重新开一张。

这一点，需要看清楚。很多人以为，放下比较、放下笃信，就是把票撕了，什么都不要了。不是。撕了票，是躲，是认命，是别的东西。结网是：**留下票上真的那一部分，改写面额**。

票上有哪些是真的？这需要一次检验，本书叫它**验信**，第 36 章细说。这里只说一句：检验的东西，是那份笃信里每一处「我们差不多」，哪一处是真的，哪一处是想象出来的。真的那一处，可以借。想象的那一处，要放下。

◆ 四、结网显出来的样子

看结网的样子（S，显露）。

第一个特点，**手在动**。结网的人，身上总有一件小事在做：一张表在改，一个本子在记，一场会在试。前面九种，要么手是悬的，要么是收回的，要么是被放在抽屉里。结网的手，是在一件具体的东西上。

第二个特点，**事很小，不宣布**。陈禾没有对公司说「我要改革工地的会议」，也没有对林川说「我借了你的方法」。他只是在白板上写了三栏。结网的人，不爱说「我要……」，因为说了就成了一个计划，计划是可以不做的；他直接做了。

第三个特点，**话里有「借」字，有具体的名词**。羡慕的话是「真好啊」，懊悔的话是「要是当时」，怨的话是「人家有条件」。结网的话是：「他们那个不追责

的复盘，我借来试试。」「那个三栏，是我在他们四问的基础上改的。」话里有「借」，有「改」，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的名字。

第四个特点，**对对方的夸，变具体了**。羡慕的人说「他真厉害」，这是一句没有内容的话。结网的人说：「他们团队的复盘，有一个地方我很服气：不追责，所以真话能出来。」夸得具体，是因为他真的在看那个东西，看进去了，才说得出来。

第五个特点，**它有一点笨**。借来的东西，第一次用，常常不顺手。陈禾那场例会，开得有点生，有点长，班组长们的回答，也不见得对路。结网的样子，不漂亮，是一点一点磨出来的。

这几处合起来，结网显出来的样子是：**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块借来的东西，在自己的地上，慢慢改**。

这里要说一句，是本书一直的纪律：这个「人」，不是一个站在外面、决定要结网的主体。结网是一场发生：在那个夜宵摊上，一个问题被问出了口；在那个周三，一块白板被擦干净；一件一件小事，自己落了下来。

◆ 五、念头一步一步怎么走

再看结网里念头的路（D，差异序列）。把陈禾那一个月里，从夜宵到周三的念头，摆出来：

「他们这个复盘，为什么不追责。」「因为追责了，真话就没了。」「我们工地上，真话是不是也被追责吃掉了？」「他那个做法，哪一处是我也有的？」「我也有，我也想把事情弄明白。」「哪一处是他的土？」「他的团队，人都是读过书的，说话快；我这边，班组长，不爱说。」「那我的土里，能长什么？」「先不用屏幕，用白板。先不用四个问题，用三个。」「周三试一次。」（周三，试了）「他们说话了。」「第三个问题，改一下措辞。」（下一个周三，再试）

这条路，和前面九种都不一样。前面的路，要么往外滑，要么打圈，要么往下收，要么被剪短。结网的路，是**往前的，而且回头的**：每走一步，回头看一眼，再走下一步。

它有一个很清楚的结构，就是三原理的样子：**矛盾，改变，回写**。

「他们能做到，我们做不到」，是矛盾（路和土起矛盾）。「用白板，三个问题」，是改变（样子改变）。「他们说话了，第三个问题改措辞」，是回写（改变回头改写路和土，并记账）。然后下一个周三，从被改写过的土上，再走一遍，再回写一次。

所以结网的路，是一个**螺旋**：不是一个圈（懊悔），也不是一条线（认命），是一圈一圈往上走，每一圈的位置，都比上一圈高一点。

这条路里，有两个很要紧的问。

第一个：**「哪一处是我也有的？」**第四、五句。这一问，是验信的第一半：在「我们差不多」里，找出真的那一处。陈禾和林川，真的一样的，是什么？都爱把一件事弄明白。这是真的，从高中就是：两个人一起解一道数学题，能解到半夜。这一处，是真相类的同一性，不是想象。

第二个：**「哪一处是他的土？」**第六、七句。这一问，是验信的第二半：在「我们差不多」里，找出想象的那一处。林川团队的人都读过书、说话快，这是他的土，搬不过来。承认这一处搬不过来，不是认输，是为了知道哪里要改。

这两个问，是整条路的腰。前面九种心理，都**没有问**这两个问题。

◆ 六、缠在一起的土

再看结网缠着的土（E，特征纠缠）。

先是**被重新读过的记忆**。那盏手电筒的黄光，在怨里是「人家有条件」；在结网里，同一盏手电，被读成了：「夜里在被子里读完一整个学期的本事」。这个本事，今天还在，它让陈禾在工地上，能在一份厚厚的施工方案里，一个人读到半夜。记忆没有换，是读法换了。

再是**价值**。「人要凭自己的本事」，在怨里，它让怨有了底气，也让怨有了难处：土不公，本事无处凭。在结网里，同一条价值，终于有地方凭了：周三的白板，就是他的本事凭借的地方。

再是**关系**。林川，不再是一个要躲的人，也不是一个要比的人，是**一个可以问问题的人**。年轻的监理员，不再是一个要提防的后来者，是**一个会把三栏抄在本子**

第一页的人。苏敏，不再是一个不追问的体贴，是一个听他讲周三例会的人。这几段关系，不是变好了，是**有东西在上面流动了**。

再是**工具和现成的东西**。白板，马克笔，一场每周都有的会。这些东西，一直在那里，二十年没有变。结网用的，几乎都是**已经在手边的东西**，没有一样要去买、去等、去求。

最后，也是最要紧的：**这块土，是前面几种心理的工作，一点一点铺出来的**。

怨的出路，是把「条件」拆成三层，在今天的土上落一笔。认命的出路，是把「命」补上日期，开一页新账。自卑的出路，是把线拆回点，开一本小本子。躲的出路，是翻开一页。这几样小动作，每一样，都是在给结网**铺土**。没有这些，结网没有地方落脚。

所以结网，不是一个和前面九种并列的「第十种」，它是**前面九种的工作，做到一定程度之后，自己长出来的**。这一点，后面会再回到。

◆ 七、记得什么：行走与回写

结网记得什么？为什么记得这些，就发生出结网，而不是发生出别的？

前面九种，每一种都有一个「忘了什么」。羡慕、不服、攀比忘了函数，盯着输出。懊悔、嫉妒忘了行走，盯着路。怨、认命、自卑、躲忘了回写，把回写冻住、封住、亏空、合上。

结网是**记得**的一种。它记得什么？

它记得函数。陈禾知道，林川团队的复盘做得好，是林川团队的函数的产物，同样的做法，放到工地上，不会出同样的东西。所以他不搬，他改。

它记得行走。陈禾知道，林川的那套东西，是林川团队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每一步都在他们的路上，不是可以拎起来就走的流程图。他能借的，是起手的那个问题，不是那一整条路。

它记得回写。陈禾知道，第一次的例会开完，会改写他的工地；改写以后，下一次是在新的土上开。所以他不盯着「这次开得好不好」，他盯着「这次开完，下次改哪里」。

三样都记得，就发生了结网。

这里有一个很要紧的地方，要说清楚：**「记得」不是一个修出来的本事**。

很多人会把结网理解成一种更高级的心态：「我已经看透了笃信，所以我可以不羡慕、直接行动了。」这样理解，又落回了那个旧主语：有一个人，看透了，所以做到了。

不是的。陈禾那天晚上在夜宵摊上，问出「你们为什么不追责」那一句的时候，他没有「看透」什么。他是在一个很具体的时刻，被一个具体的好奇碰了一下：他真的想知道，这件事为什么能做成。这个好奇，是前面很多小动作，一点一点铺出来的土上，长出来的。

记得，是这场发生的**结果**，不是它的**原因**。

再问：为什么记得这三样，不是发生出一个「不比较」，也不是发生出「随喜」，也不是发生出「换个思维」？

因为这三条路，都需要一个先在的「我」，去做那件事：不比较的人，随喜的人，换思维的人。本书看到的结网，不需要这样一个「我」。它需要的，是账落了：笃信被检验过，行走被认下来，回写落在了今天。这三样落了，结网自己就在。

◆ 八、四栏怎么记：一张改兑的账

看四栏。

同一性栏：被检验过，留下真的那一部分。这是结网最特别的一栏。前面几种，同一性要么满着（羡慕、怨），要么塌了（自卑），要么冷藏了（躲）。结网的同一性，是**被拆开检验之后，留下了小而真的一块**。

陈禾和林川的「我们差不多」，被拆成很多小项：同一个县城出来，真；同一个班，真；一起解过题，真；爱把事情弄明白，真；起点相同，大致真；起手位置相同，假；家里的土相同，假；函数相同，不知道，很可能假。真的几项留下，假的几项放下。留下来的这一块，很小，却很结实：**我们都爱把事情弄明白**。

归因栏：归 F，各自的函数，加一个可借的起手问题。前面的归因栏，要么记到土，要么记到命，要么记到自己。结网记到 F：承认每一股洪流各有各的函数，同样的东西，出不同的样子，这是 F 的事，不是谁的错。再加一条：F 虽然搬不了，起手的问题可以借。

情态栏：可以发生。不是「可以一样」，那是羡慕；是「**可以发生**」：在我自己这块土里，有一件事，可以长出来。这个情态，对着的不是林川，是我自己的地。

时间栏：现在。不是「当时」，不是「以后」，不是「从来」，是**这个周三**。结网的账，落在今天的白板上。

四栏合起来：**同一性留真的，归 F 并借问题，可以发生，现在。**

这本账的样子，本书叫它**改兑**。

回头对比一下几种账病：悬账是回写悬着，逆账是回写写向过去，拒账是拒入，错账是错记，冻账是冻土，封账是订起来，亏账是户头为负，合账是合上封面。**改兑是一本在写的、有进有出的账。**

改兑的账，有三个很朴素的样子：**进得来**，别人的好，可以作为材料进账；**出得去**，一场例会，一块白板，是出账；**对得上**，今天落下的一笔，和昨天的一笔，接得上。这样的账，不用谁花力气去维持，它自己在动。

◆ 九、对 F 的笃信，在这里被放下

最后看结网对那份笃信做了什么。

前面九种，怨保住它，认命换了它，自卑翻转它，躲冷藏它。结网是第一种**放下它**的。

放下的，是什么？是那台机器：**同样的输入，必出同样的输出。**

陈禾在借林川的复盘之前，如果他还抱着那份笃信，他会把林川的做法，原样搬来，期待同样的结果：「他们这样做，团队就好了，我这样做，工地也该好。」这是照搬，是前面第 9 章讲的那六种照搬之一。

结网的陈禾，抱的是另一种态度：**借一个问题，看这块土里长出什么**。输出是什么，他不知道，也没有预设。他对F，有一种新的态度：**好奇，加一点敬畏**。好奇，是因为他不知道这块土会长出什么；敬畏，是因为他知道，这块土的函数，不是他能算出来的。

这一点，要和认命的「敬畏」分开。认命也敬畏，它敬的是一个定好的命，所以手收回来。结网敬的，是一个**还在写的 F**，所以手伸出去。同样是敬，一个在「定」前面低头，一个在「写」前面伸手。

放下笃信，不等于什么都不信。陈禾仍然相信，把事情弄明白是有用的；仍然相信，不追责能让真话出来。这些，不是笃信，是**在自己的土里，被一次一次试过的东西**。笃信是没有被试过的相信；这是被试过、被改过的相信。

这就是本书一路讲下来的那条出路的形状：**从笃信的类比，到发生的类比**。类比还在，比较还在，借还在，只是它们不再是一份期票，是一个正在写的账。

王德生博士说：「笃信的类比与差异的回写，就产生了 10 种不同的'记账回应'。」又说：「羡慕，懊悔……这 10 大心理，都是一个统一的原理。」结网，是这十种里，账落得最完整的一种。

下面请近邻出场。这五位，每一位都离结网很近。

◆ 十、《汉书》：退而结网

第一位近邻，在两千年前。《汉书·董仲舒传》引古人的话：「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站在水边看着鱼，羡慕，不如回去结一张网。

这是中国人用得最多的一句劝人的话，也是本章题目的来处。

这位近邻说中了很多。

他说中了：**羡慕本身，不会让鱼上岸**。站在水边看，看得再久，鱼不会因此游过来。这一点，和本书前面讲的悬账，完全一致：羡慕的回写悬着，不落地。

他说中了：**出路是手里要有一样东西**。网。不是更强的心态，不是更深的悟，是一件可以拿在手里的、具体的工具。

他还说中了：**结网是一个动作，不是一个想法**。

本书多出的一层，在三处。

第一处，**网是结给哪一片水的**。「退而结网」，没有说网的样子。可是网不是通用的：在湘江边结的网，和在洞庭湖里结的网，网眼不一样；撒在急流里的网，和撒在静水里的网，不一样。结网，要先看自己的水。陈禾的白板，是结给他那个工地的，换一个工地，就要重新改。

第二处，**「退」字的含义**。「退」，容易被读成「退出」，从水边退开，离开那个让人羡慕的场合。可是躲，也是退。退而不结，是躲；退而结网，是结网。两者外表一样，都是离开水边，区别在**退了之后，手里有没有线**。

第三处，**结网不一定要「退」**。陈禾的网，是在夜宵摊上，一边吃着串，一边听林川讲，一边问，一边结的。他没有「退」到哪里去，他就在水边，边看边结。这是比「退而结网」更靠近水的一种结法。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两个人，看同一张网，一个原样搬，一个改了网眼，谁结成了？**

按字面，「退而结网」推出：只要结了网，就好。本书推出：**要看网眼有没有被改**。原样搬来的网，是照搬，在自己的水里，捞不到鱼，因为水的流速不同，鱼的大小不同。改了网眼的网，才在这片水里，是一张真的网。

所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在结网，不用看他结了什么，要看**借来的东西，在他手上，有没有改样**。

◆ 十一、赫西俄德：好的不和女神

第二位近邻，在古希腊。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开篇，说世上有两位不和女神。一位，挑起战争和争吵，是坏的；另一位，让懒散的人看见邻居发家，急着去耕种、去栽种、去经营家业。他说：「陶工嫉妒陶工，木匠嫉妒木匠，乞丐嫉妒乞丐，歌手嫉妒歌手。」这第二位，是好的。

这位近邻说中了：**比较不全是坏事**。看见邻居的好，可以变成动力，让人去干活。这是西方最早的诗人，对羡慕的一次很公道的辩护。

他还说中了：**越是同行，越容易起这个念头**。陶工和陶工，木匠和木匠，是同一性最高的地方。这和本书的第一栏完全一致。

本书多出的一层，在**好坏的分界落在哪里**。

赫西俄德的说法，是两位女神：一位好，一位坏，像两种不同的天性。本书看到的，是**同一股洪流，在不同的账上，会发出这一种，也会发出那一种**。陈禾既有过羡慕，也有过怨，有过躲，最后有了结网，这不是在「两位女神」之间换了一位，是同一个人的账，写成了不同的样子。

分界，不在天性，在**回写落在哪里**：落在对方身上（要他还，嫉妒），落在不动的地方（悬着，冻着，合着），还是落在自己的土上（结网）。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同样是「看见邻居的窑好，去干活」，两个陶工，有什么不同？**

按两位女神的说法，两个人都是好的，因为都去干活了。本书推出：**要看干出来的陶，像邻居的，还是像自己的泥**。一个陶工，把邻居的窑形、釉色，一模一样地做出来，那是照搬，窑虽然动了，账是悬着的，是一场表演。另一个陶工，借了邻居的火候，在自己的泥里烧，烧出一个不太像邻居、却是自己泥的陶，那是改兑。

「好的不和」，要在干完之后，看陶，才分得清。

◆ 十二、颜之推：熏渍陶染，自然似之

第三位近邻，在六世纪的中国。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慕贤》里写道：「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暗化，自然似之。」意思是：年轻时，性情还没定，和谁亲近、和谁天天在一起，被熏、被染，说笑举止，不用刻意去学，慢慢就变得和他一样。所以他劝人，要择善而居，亲近比自己更贤的人。

这位近邻说中了：**向好的人靠近，是有用的**。不用提什么大道理，天天在一起，就会染上。这一点，陈禾夜宵摊上的那一晚，只是一个小小的、成年人的例子。

他还说中了：**好的羡慕，是一种熏染**。慕贤，慕的是贤，染的是贤。羡慕并不总是病，它可以是一种好的靠近。

本书多出的一层，在「**自然似之**」这四个字上。

颜之推认为，熏渍陶染的结果，是「似」：变得和他像。这是一种很温暖的乐观，也是笃信的类比的另一种形状：**同样的熏染，会出同样的人**。

本书看到的是：**结网的结果，不似他**。陈禾借了林川的复盘，十年后，他的工地，不会变成林川的团队。他的工地，会变成一个有一点林川的影子、却完全是自己的东西。「似」的，是那个起手的问题；长出来的，是自己的函数。

这不是对颜之推的反对，是一个补充：**熏染可以带来起手的问题，不能带来函数**。所以从近贤那里得益的人，不是越来越像他，是越来越像自己，只是起手的方式，被他影响了。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一对师徒，十年以后，是越来越像，还是越来越各自？**

「自然似之」推出：越来越像，这是熏染成功的标志。本书推出：**越来越像，是抄；越来越各自，才是长**。一个跟着名师学了十年的人，如果走路、说话、写字，都像老师，那是被染透了，函数没有出场。如果他的做法，里面有老师的一个问题，但整个人，越来越是他自己，那才是师承。

◆ 十三、班杜拉：看着，就学会了

第四位近邻，是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他在 1961 年的波波玩偶实验里，证明了孩子看见成人打玩偶，自己就会学着打；在 1977 年的《社会学习理论》里，他把这一发现，扩大为一整套**观察学习**的理论：人不必亲身经历奖励和惩罚，只要看别人的行为和它的后果，就可以学会。〔核：1961 年波波玩偶实验，1977 年《社会学习理论》〕

这位近邻说中了结网最实际的一处：**榜样是一种资源**。人不用每一样都自己试一遍，看见别人怎么做、做了以后怎样，就能把这一份经验搬进自己的账。陈禾在夜宵摊上听林川讲，就是一次观察学习：看到了做法，也看到了后果。

他还说中了：**学习，不需要谁来教**，只需要看。这一点，对结网的「小」和「近」，很有道理：手边的一个榜样，就够了。

本书多出的一层，在**后果是谁的**。

观察学习，学的是「行为」和「后果」的连结：他做了 X，得到了 Y。可是这个 Y，是他的函数产出的，是他的路和土一起写出来的。同样的 X，在另一个人身上，不一定出同样的 Y。

所以，光看「他做了 X，得到了 Y」，容易学错：以为 X 必出 Y。这就是笃信的类比，在学习里的样子。

本书的补充是：**看榜样的时候，要多看一眼：这个 Y 里，哪一部分是他的土**。这一步，就是验信。林川的复盘做得好，Y 是「团队的真话出来了」；这个 Y 里，一部分是复盘本身的功劳（不追责），一部分是他团队的土（人人识字、说话快、有话语权）。借的时候，要分开：不追责的意思，可以借；人人说话快的土，借不过来。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两个人，看同一个榜样的同一次成功，一个学到了什么，另一个学到了什么？**

一个学到：「他做了 X。」另一个学到：「他做 X 的时候，在什么土上。」按观察学习的字面，两个人学得一样多。本书推出：**第二个人，会少走很多弯路**。因为他把榜样的成功里，哪一部分搬得动、哪一部分搬不动，提前分开了。

◆ 十四、喜无量心：别人的好，是我的喜

第五位近邻，在佛教。佛教讲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其中第三种，**喜无量心**，是见到别人得乐，随之欢喜，不起嫉心。修行的人，先从亲近的人修起，再修到普通的人，最后修到怨敌：别人的好，都能变成自己的喜。

这位近邻说中了：**别人的好，不一定是我的损失**。这一点，对嫉妒、对不服，是一服很好的药：别人得到的，不是从我这里截走的，我可以为他高兴。

他还说中了：**这是可以修的，从近处开始**。不用一下子对所有人，先对亲近的人，一点点扩大。这是很实在的修行路线。

本书多出的一层，在**随喜是修出来的，还是长出来的**。

佛教的路线，是一个修行的人，一点点把心量打开。这里有一个主体，在修。本书的纪律，是不以一个人做主语：随喜，不是谁修成的，是账落了之后，自己长出来的一种样子。

怎么说？陈禾对林川的好，现在有了一种很自然的欢喜。不是他「修」出来的，是因为林川的好，对他变成了**材料**：林川的复盘，他可以借；林川的经验，他可以问。别人的好，不再是一个要被比下去的东西，也不再是一个要被截走的东西，是一份**供应**。供应来了，人自然高兴。

这个说法的区别，在于：**修出来的随喜，需要持续用力；长出来的随喜，不需要**。一个靠修的人，在状态不好的时候，随喜会退；一个靠账落地的人，只要那一笔还在流动，随喜就在。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随喜之后，会不会追问细节？**

压住的随喜，是一句「真好」，然后话题转开。长出来的随喜，是「真好，你这个是怎么做到的？」**追问，是结网的标志**。因为结网的人，眼睛里有一个自己的水，别人的好，有地方落脚，所以想知道细节，想知道哪一处能借。一个不追问的随喜，多半还是悬着的。

◆ 十五、判别局面：借来的东西，在手上改没改样

五位近邻看过之后，放一个总的局面，也是整个第六编里最适合用来检验的一个。

设想：林川当年的那本数学笔记，在班里传了三届，被很多人抄过。这个情节，第 5 章讲过：照着抄的，没有一个考上北大。

现在设想，有两个人拿到了这本笔记。

第一个人，一页一页，把笔记抄进了自己的本子，连林川写错的一个符号，也抄了下来。他每天按照笔记上的顺序，一道题一道题地做。他对这本笔记，是尊敬的，甚至有点崇拜，他相信：**这本笔记，就是林川的路**。

第二个人，拿到笔记以后，先问了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要这样记？**他翻到某一页，林川把一个定理的证明，只写了关键的三步，没有写完整。他想：林川是因为已经会了，所以省略；我还不会，我要写完整。他在自己的本子上，把那个证明，补成了八步。再往后，他发现林川的笔记，按「题型」分类，而他自己更容易按「错因」分类，于是他把笔记，改成了按错因排。

两个人，都在「借」。可是只有第二个，是结网。

这个局面，用几个近邻的话来推，推不出差别：汉书说「结了网就好」，两个人都结了；赫西俄德说「看见邻居好，去干活」，两个人都在干活；颜之推说「熏染自然似之」，第一个人更似；班杜拉说「观察就学会」，两个人都在观察。

只有本书的这套说法，推得出：**第二个人，借来的东西，在他手上改了样**。改了样，说明他的函数在场，他的土在场，他的路在场；没有改样，说明他在用自己的手，当别人的手的复印机。

这是一个最简单、也最可以用的判别：**看借来的东西，在自己手上，有没有变形**。变形了，是长；一模一样，是搬。

而且，这个判别，可以用来看自己。你从别人那里借来的任何一样东西：一种学习方法，一个做事流程，一套育儿经，一份简历格式。过一个月，回头看看：它在你手里，还是原来的样子吗？如果是，它多半还没有真的落进你的土里。如果它已经有点变了形，有一点不顺手的地方被你磨掉了，有一块你自己的东西长进去了，那它已经是你的了。

◆ 十六、结网也会被笃信吃掉

写到这里，要补一节很要紧的提醒：**结网，也会被笃信吃掉**。

因为本书讲了这么多「结网好」，读的人很容易产生一种新的想法：「原来出路是结网。那我从现在起，遇到什么落差，都去结网，就一定会好。」

这是一个很隐蔽的陷阱。它的形状是：**输入：结网；输出：成功**。

这又是同一台机器。笃信的类比，在这里换了最体面的一件衣服：「只要我结网，就该有结果」。它把结网，也当成了一个「同样的输入必出同样的输出」的工序。

陈禾的例会，开了三个月，有一个月，效果不错，有一个月，班组长们又沉默了，第三个月，一个项目经理说，这个复盘太费时间，不如直接罚款来得快。如果陈禾心里有那台机器，这个时候，他会觉得：「我结了网，为什么没有效果？」然后开始怀疑自己，或者怪这个工地的人不合作。这时候，结网退化成了一种新的怨、新的懊悔。

结网的退化，有几个样子：

第一，**表演结网**。为了证明自己在结网，发朋友圈，写总结，把「我借了某某的方法」挂在嘴上。结网变成一张展示的票，不再是一张在用的网。

第二，**逼自己结网**。看见别人好，立刻要求自己「也要行动」，把羡慕直接转成焦虑式的行动。这时候的手，不是在结网，是在逃那一口气。

第三，**网成了新的比较**。「我借得比他多，改得比他好」。结网的结果，被拿去和别人比，又回到了笃信的老路上。

怎么分辨？还是那个老办法：**看手里的东西，有没有被改，账有没有落到今天**。表演的网，没有被用；逼出来的网，没有被改；拿去比较的网，没有落在自己的水里。

还有一个很实在的信号：**真的结网，是会有失败的**。借来的东西，在自己的土里，第一次、第二次，常常不顺。不顺，才说明它在碰土，在被改。一张永远顺的网，多半是一张没有下过水的网。

所以本书不说「结网一定成」。本书只说：结网，是让回写落在今天的土上。落下去之后，长出什么，是 F 的事，是每一股洪流自己的发生。

◆ 放回日子里

2026 年 6 月，距离高考还有一个多星期。

陈禾下班回家，路上经过一家文具店，橱窗里摆着一排新款的错题本，封面是素色的，里面的纸，分成三栏。他在橱窗前站了一会儿。

他想起前一阵，苏敏跟他说的一件事：小苒班上的许知遥，用的是一套很有名的错题整理法，据说是某位高考状元的方法，网上到处在传。班里有好几个同学，都照着买了同款的本子。小苒也问过一次：爸，要不要我也买一套？

那个时候，陈禾差一点说出「那你就照着学」。话到嘴边，他停了一下，问：你想借的，是那个本子，还是别的什么？

小苒想了想，说：我也不知道。

这一次，他走进了文具店。他没有买橱窗里那套，他买了一个最普通的、横线的笔记本，两块钱。

回家，他把本子放到小苒书桌上，说：这个，你先用着。

小苒说：这是什么？

他说：我不知道别人的方法是什么样的，但我知道一个小问题，你可以拿它去问许知遥，也可以问你自己。你错了一道题以后，在旁边写一句：**当时，手里有什么？**

小苒说：什么意思？

他说：你错的那一道，当时你手里，有哪几个条件，哪一个你看到了，哪一个你没看到。只写这一句，不用写答案。

她看着那个本子，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她说：爸，这不是你们工地那个三栏吗？

他愣了一下，说：你怎么知道？

她说：妈说的，你最近每周三都在白板上写什么。

他笑了。说：对，是一个意思。我借来的，也是别人给我的。

小苒把本子翻开，在第一页，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当时，手里有什么。**

她写得很慢。然后她在下面，又加了一行：**第二，下次第一步，改哪里。**她把第二个问题，也写上了，而且把「下次」两个字，描了一遍。

陈禾看着，没有说话。他没有说「你真聪明」，没有说「就是这样」。他只是把台灯往她那边推了一点，让光，落在那一页上。

这一页，不是许知遥的，不是林川的，也不是他陈禾的。它是小苒的，是她这个晚上，在自己的水里，下的第一网。

给你一个明天能试的小办法。

想一想，你最近一次，在心里说过「真好」或者「真羡慕」，是对着谁的什么？

把这件事，写在纸上，拆成三行：**他那里，有什么，我看见了？哪一小块，是我也有的？哪一小块，是他的土？我这一周，用这一小块，做一件很小的事，是什么？**

写完，不要评价，直接做那件事，一个电话，一次早起，一张表，一块白板。

一周以后，回头看：那样东西，在你手里，改了样没有？

带 走 的 话

结网不是变成他，是把一样的那一处借来，在自己的不一样里长出来；借来的东西在手上改了样，才算落了地。

小　账

这一章里，回写是落下了，还是悬着？落下了。笃信被拆开检验，行走被认下，一笔账落在今天的白板上；落下之后长出什么，是各自的 F，本章不替谁预言。

本书要防的病：笃信相同的输入必出相同的输出——本章在哪里防住了它？——在「借来的东西，在手上改没改样」那一节，并且连结网自己也防了：「只要结网就该有结果」，是同一台机器换了最体面的一件衣服。

想 一 想

1. 你最近借过别人的一样东西吗？它在你手上，改了样没有？改的是哪一处？
2. 你对一个比你好的人，能追问细节吗？还是话到嘴边，只剩一句「真好」？
3. 你的「结网」，有没有被拿去展示、拿去比较、或拿去逼自己？

◆ 附　不发生

最后，要补一节，写一种很容易被忽略的情形：**账本里，没有这一个科目。**

前面十种里，有九种，是对那张没兑现的期票，作出各种回应。结网是第十种，也是最完整的一种。可是还有一种情形，不在这十种里：**根本没有开这张票。**

看一个小场景。

2023 年同学会，陈禾去了。席上，他旁边坐的是当年的体育委员，姓雷，现在在县里一家建材店做老板。雷体委的高考成绩，当年是班里倒数的，考上了一所很普通的大专，后来因为家里的事，没读完。

整个晚上，陈禾留意到，雷体委从头到尾，没有一次提起林川，没有一次问谁考上了什么，没有一次说「当年要是……」。他喝酒，聊自己的店，聊儿子在读初中，聊班里谁的孩子考上了什么学校，语气和聊天气一样。

陈禾忍不住问了他一句：你就从来不想想，当年要是考好一点，会怎么样？

雷体委愣了一下，笑了，说：想那个干嘛？我那个成绩，我自己心里清楚。

这一句，很平常。可是陈禾回家的路上，一直在想。

雷体委对那张「我们差不多」的期票，没有任何一种回应。不是羡慕，不是不服，不是怨，不是躲。不是他处理得好，是**账本里，没有这个科目**。

这就是本书说的**不发生**。

先回到本书最早的一条承重命题。王德生博士说：「如果 SDE 洪流（=人）没有任何类比性，羡慕不会发生。羡慕是一种隐藏的类比性。」

反过来说：如果没有那份「我们差不多」的类比性，那张期票就没有被开出来，后面所有的回应，都没有发生的理由。这就是不发生的第一种路：**同一性想象，从来没有在这里长出来**。

可是，不发生有两种，从外面看一模一样，里面却完全不同。

◆ 附 · 麻木的不发生

第一种，**麻木的不发生**。

它的样子，和雷体委那种很像：不提，不问，不比较，不动心。可是它的里面，是另一回事。

麻木的不发生，是**账本被磨平了**。不是没有开过票，是开过很多票，每一张都没有兑现，每一次的回应，都落空、被压下、被冻住、被封起来，到最后，感受的通道，一点一点关小了，关到什么都进不来。看见别人的好，没有感觉；看见自己的难，也没有感觉。

这样的不发生，有几个信号：

第一，**不只是对这一件事不动，是对很多事都不动**。雷体委对林川不动，但他对儿子的成绩很在意，对店里的生意很在意，对今晚的酒好不好，也有话说。麻木的人，对很多本来该有感觉的地方，也都平了。

第二，**平，但不松**。释然的人，身上是松的；麻木的人，身上有一种灰灰的、没有力气的感觉，像一台电压很低的灯泡，亮着，但不照人。

第三，**有一种说不清的空**。和前面讲的躲之后的那一点空，有点像，但更大，更均匀，不是挂在某一页上，是铺在整个日子里。

如果你发现自己或身边的人，对很多事都不再有感觉，持续了很久，这不再是本书能说的事了。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 附 · 释然的不发生

第二种，**释然的不发生**。

它的样子，和麻木的有点像，不提，不比较，不动心。可是里面，是账本**写完了**：一页一页，都写过，每一页都落了笔。

释然的不发生，记得的，是各人有各人的函数。雷体委说「我那个成绩，我自己心里清楚」，这句话里，有两层。第一层，是承认差异：我当年的成绩，是那个样子。第二层，是承认这个差异，是我自己的路和土写出来的，不是谁的错，也不用拿来和谁换。

这是一笔**写过的账**：「看过，知道，不需要。」

用前面的话说，就是庄子拒相位的那种账：对那张票，是看过的；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知道自己的水，不是那片水。

释然的不发生，也有几个信号：

第一，**答得出票上写了什么**。问雷体委：当年如果考好了，会是什么样？他答得出：「去个好点的大学，大概不会回县里开店，大概会在外地。」他想过，答得出来，并且说起来是平的。

第二，**身上是松的**。说起这些，没有紧，没有绕，没有备好的理由。

第三，**对别人的好，有真的欢喜，会追问**。雷体委聊起班里谁的孩子考上了好学校，是真的高兴，还会多问一句：哪个学校？学什么的？

第四，**不是终点**。这一点要说清楚：释然的不发生，不是「已经修成了」。雷体委在别的票上，仍然会发生别的东西：看见邻居的店面扩大，他也会有一点不是滋味；看见儿子的同学补课补得多，他也会有一阵焦虑。这些，是别的票。这一张票，在这一个时刻，不发生。每一张票，都要自己的一场发生。

◆ 附 · 怎么分

麻木和释然，从外面看，几乎一样。要分，不用进到心里，用两个很朴素的问题：

第一问：这张票上写了什么，你答得出吗？麻木的人，答不出，或者说「不知道，没什么」；释然的人，答得出，而且说得很具体。

第二问：别的事上，你有感觉吗？麻木的人，别的事也平；释然的人，别的事上，有笑，有急，有在意。

这两个问题，不是用来给别人打分的，是用来对自己用的小尺子。

还要补一句，也是本书最后一个纪律：**不发生，不比结网更高。**

很多人读到这里，会想：既然最好的，是账本里没有这个科目，那我的目标，就是什么都不发生。这样想，又落回了「有一个人，要去达到某种状态」的旧主语，也落回了「把某种心理，当成要消灭的东西」的旧想法。

本书不这样看。羡慕、懊悔、怨、认命，每一种，都是一场正当的自我发生，都有它的来路和用处。它们会发生，会发生很多次，在不同的票上。要做的，不是不发生，是**每一次发生，账都能落在今天的土上。**

雷体委的不发生，是他这一张票的释然，不是他的境界。陈禾的结网，是他这一张票的改兑，也不是他的成就。同一个陈禾，在另一张票上，明天，还会羡慕，还会躲，还会怨。每一次，都从头来：看见，拆开，借，改，落在今天。

这就是十大心理的统一原理，在最后一页上的样子：**不是十种要被消灭的病，是同一个原理，在不同的账上，写出的十种样子。**

> 带 走 的 话
>
> **不发生有两种：麻木的是账本被磨平，释然的是账本写完了；分辨它们，只问这张票上写了什么答不答得出，以及别的事上有没有感觉。**

小　账

这一节里，回写是落下了，还是悬着？释然的不发生，写完了；麻木的不发生，是通道关小了，不在本书能说的范围。

本书要防的病：把「不发生」当成比结网更高的目标——本节在哪里防住了它？——在最后一问：每一张票各有一场发生，没有哪一次可以替下一次完成。

◆



第　七　编

被记账的一方与反转

编　序

这一编三章，把账本翻到另一面。

笃信的类比是双向的。北大那一边也在记账：庆幸、优越、愧（第 29 章），怕被追上，被羡慕的重量（第 30 章）。二十多年后，同学会和湘江边的一顿夜宵上，类比换了方向，又记了一遍（第 31 章）。反转证明：账不在落差上，在笃信上。

29

第 29 章

北大那边的账：庆幸、优越、愧

2024 年深秋，长沙，湘江西岸一条老街的夜宵摊。

塑料棚子底下摆着七八张折叠桌，铁板上的鱿鱼滋滋地响，隔壁桌的人在划拳。陈禾和林川各点了一瓶啤酒，一盘口味虾，一盘烤得有点焦的臭豆腐。林川的酒几乎没动，陈禾也只喝了小半杯。两个人都不太饿，只是都不想回家。

林川是上个月从北京回来的。公司裁撤了他那个部门，他在北京做了二十多年，最后的那一天，工牌交到前台，前台小姑娘问他要不要把工位上的绿萝带走。他说不用了。

这些，陈禾是在微信里一点一点听来的。今天是两个人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单独坐下来，隔着一张油腻的折叠桌。

话说得很慢。说房贷，说孩子的学校，说北京的冬天。说着说着，林川忽然停下来，剥了一只虾，没吃，放在碟子边上。

他说：「陈禾，有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讲过。其实我那年最后一道大题，是蒙的。」

陈禾拿着杯子，没有动。

隔壁桌有人在笑，铁板上哗地冒起一阵烟。

◆ 一、一句话落在桌上

「那年」是哪年，不用问。

1998 年的 7 月，县一中门口那张红榜，林川的名字在北京大学那一栏，陈禾的名字在湘潭大学那一栏，两个人的总分差 31 分。这件事，导论里说过了，红榜前的

陈禾记了一笔，红榜前的林川也记了一笔。前面十几章，本书一直在翻陈禾那一边的账：羡慕、不服、懊悔、嫉妒，一笔一笔地翻过来。

这一章，翻另一边。

那句「是蒙的」，说出来只有六个字，听的人却要用很久才能收下。

陈禾当时的第一个念头，不太好看。他想的是：又来了。

这个念头他自己认得。同学会上、饭局上、朋友圈里，总有人把自己的好说成侥幸：「哪里哪里，运气好」「我也就是碰巧」。这样的话听多了，耳朵起茧，听出来的不是谦虚，是一种更细的炫耀，叫它「凡尔赛」也好，叫它「客气」也好，反正是一句不让人接的话。你若当真去接，说「是啊，你运气真好」，对方会尴尬；你若不接，说「你太谦虚了」，对方就点点头，把这句话收回去，账面上什么也没动。

所以陈禾端着杯子，没有说话。他在等林川接着往下说那句熟悉的客套：「不过我也确实花了不少功夫。」

林川没有往下说。

他把那只虾又推远了一点，说：「我不是谦虚。我是那天下午回家路上，越想越怕。我知道自己蒙的那个思路，其实只对了一半，阅卷的人给了过程分。要是换一个阅卷的，要是那天考场的窗户没开，要是我前一晚多喝了一口水，上厕所耽误了五分钟……」

他没有说完。

陈禾想了想，说：「我那道，我没蒙。」

这句话有点蠢。说出来之后，两个人都笑了一下，笑得很短。

笑过之后，桌上安静了一阵。

这一阵安静里，有一件事在发生，本章要把它拆开。

这件事不大：一个人把二十六年前的一次得分，说成了一件「差点不是我的事」。

可是你想想看，二十六年里，林川没有说过这句话。2023 年同学会，他没有说。更早的时候，在北京，别人问他是哪个学校出来的，他也没有说。他说的是：「我们那时候，也是拼出来的。」

同一个人，同一个分数，一句话从「拼出来的」，变成了「是蒙的」。

不是他变聪明了，也不是他变诚实了。这笔账在他那里，一直在改记。

本章要看的，就是这一笔账怎么记、怎么改。

◆ 二、笃信的类比，是双向的

前面的章节，本书都站在陈禾这一边看：陈禾笃信「我们原来差不多」，现实里差了 31 分，于是自我界里生出各种回应。

现在把镜头调到另一边。你会发现一件事：那个笃信，不只在陈禾这里。

「我们原来差不多」，是两个人共有的话。

周老师那句「你们俩当年就差那么一点」，是对着两个人说的。模拟考排名前后脚，是两个人一起在榜上看着的。林川也在笃信：相同的路，相同的土，应该长出相同的样子。至少在 1998 年 7 月之前，这个笃信在他那里，也是满格的。

只是到了放榜这一天，这张期票在两个人手里，兑出来的结果不一样。

在陈禾手里，期票没有兑现：笃信说「我们差不多」，现实给了 31 分的差。回应是悬着的羡慕，是写向过去的悔，是挂着的不服。

在林川手里，期票兑现了，而且兑得比账面上多。

这里要停一下，说一个很容易漏掉的道理。

兑现多了，也要入账。

做过会计的人都知道，钱多收了，和钱少收了，一样要有科目。你多收了客户一笔款，不能当它没有，不能装进自己口袋，得挂在某个科目底下：这是暂记款，还是应收款，还是预收款，还是应付款。科目选哪一个，决定了这笔钱以后怎么对待。

差异也是这样。笃信的类比对着现实一撞，现实多给了你一点，这一点「多给的」也要在账本上落脚。落在哪一栏，就长出哪一种回应。

陈禾那一边，少的那 31 分，十种回应里记出了羡慕、不服、嫉妒、懊悔……这是前面几编的事。林川这一边，多的那 31 分，也要记。

本书把它记出的回应，归成三种：庆幸，优越，愧。

这三种，和前面十种用的是同一个原理：笃信的理念类比，撞上现实的差异发生，自我界里发生出回应。只是账的方向反过来，成了「溢收」。

王德生博士在口述这个原理的时候，说得很直白：

「所以，笃信的理念类比和现实的差异发生，形成矛盾，导致不同的自我 SDE 的发生。」

注意这句话里没有说「落后的一方」。矛盾是理念和现实的矛盾，不看你落在哪一头。笃信说「差不多」，现实说「差了 31 分」，这个矛盾在两个人身上都成立。矛盾成立，自我界就要回应。林川不是站在矛盾外面的人，他就在矛盾里面，只是站的位置是矛盾的另一头。

你可以回想一下自己的日子。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考试发下来，你比好朋友高了几分，朋友说「你好厉害」，你心里却咯噔一下，既有点高兴，又有点不踏实？

那个「不踏实」，就是溢收的那一笔，还没有找到科目。

◆ 三、多出来的那一笔，该记在哪

先把几个词说清楚。后面要一直用。

前面的章节里，本书说过，一场发生可以拆成三样东西：显出来的样子，叫 S；一步一步走过的路，叫 D；路和样子缠在其中的土，叫 E。三个东西之间，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做工，本书叫它函数，写作 F。笃信的类比，是笃信「相同的路、相同的土，一定显出相同的样子」，忘了中间那只手。

现在林川手里是这样一笔账：

显出来的样子（S）：比陈禾高 31 分，北京大学。

他走过的路（D）：高三那一年的五点起床、错题本、一次一次模考。

他的土（E）：县医院医生的家，书房，安静的晚自习。

那只手（F）：从路和土里，长出这个分数的那道隐藏的工序。

陈禾的账，缺的是 S 那一栏，他看见别人多了 31 分。林川的账，多的是 S 那一栏，他看见自己多了 31 分。

多出来的这 31 分，要有个说法。账的说法有三个，每个说法对应一个科目：

第一个说法：这是意外之财，是暂记款，不是我的，是撞上的。——记到偶然上，叫**庆幸**。

第二个说法：这是应收款，我干活了，这是我该得的。——记到自己的路上，叫**优越**。

第三个说法：这是一笔多收的钱，我知道它怎么来的，来路里有我的，也有不是我的，而且我说不清哪一部分是哪一部分；这笔钱我拿着，心里有一块是悬着的。——记到那只看不见的手上，叫**愧**。

你看，三种回应，用的是同一本账，记在三个不同的科目底下。

这个道理，用日子里的事说一遍。

假设你在小区抽奖，中了一台电视。邻居羡慕地看着你。你站在那里，心里可能有三种反应。

一种是：「运气真好，哈哈。」你把电视记到「运气」名下，抱回家，当天晚上开心得像捡了钱。这是庆幸。

一种是：「我每次活动都来，次次排队，抽到是应该的。」你把电视记到「我的功劳」名下，抱回家，还觉得邻居抽不到是因为不够勤快。这是优越。

还有一种：你站在那里，看看邻居，看看电视，忽然想：这电视我拿着，怎么心里有点过意不去呢？那个邻居也是每次都来的，只是他的号码刚好不是今天。我这个号码为什么是今天的，我也说不清。你把电视抱回家，路上有一点不踏实。这是愧。

三种反应，对着同一台电视，抱着同一台电视走在同一条路上。

差别全在「多出来的这一笔，记到哪个科目底下」。

再往下想一层，会发现这三个科目，对应的正是被羡慕那一方的「四栏」：同一性栏，归因栏，情态栏，时间栏。四栏的具体写法，第五编已经讲过，本章后面还要专门用一张表把它们摆开。现在先记住一件事：

科目是记出来的，不是事先摆好的。

林川在 1998 年 7 月那一天，没有一个人告诉他该记哪一栏。他当时十八岁，红榜前挤着人，他的名字被好几个人念出来，一时间所有人都在说「恭喜」。这一笔钱落进他的账里，他得马上给它找一个科目。

他选了吗？

没有。这里要守本书的纪律：不能说「他选了」。人是一股发生的洪流，主体是发生出来的结果，不是发动者。那一天，在林川身上，这笔账是这样落下的：先落在了「运气」上。

◆ 四、庆幸：记到偶然

先说第一笔，庆幸。

1998 年 7 月放榜那天晚上，林川回到家，父亲做了一桌菜。母亲一直在笑，笑得有点不真实，像怕笑大声了，这件事会不见。

那天夜里，林川一个人在阳台上站了一会儿。

他想的不是「我真行」。他想的是：差一点。

差一点什么？差一点点。他知道自己在班上，前面还有几个人，后面还有陈禾这样几个人。大家的成绩排起来，是一条挨得很紧的线。他知道那条线上哪个人先落到哪边，不是由前一个月的复习决定的。最后一场考试的那个下午，他蒙对了一道题。有人蒙错了。

这样的念头在十八岁的少年身上，没有名字。他不会说「偶然」，不会说「F」，他只是觉得有一点点后怕，一点点想笑，又有一点点想把这份好事藏起来，怕被谁听见。

这就是庆幸。

庆幸这一笔账，用四栏看，大致是这样：

同一性栏：开着。他知道陈禾和自己是差不多的人，「差一点」这三个字里，已经含着「他也可能是我，我也可能是他」。

归因栏：记到偶然。多出来的分，是撞上的，不是自己赚的。

情态栏：「本可能不是」。他心里是「可能没有，可是有了」。

时间栏：记到当时。他看着的是考场那一个下午，和那个下午的各种「要是」。

四栏一合，账面上就是一份「溢收的暂记款」：多收的钱，放在暂记里，等着对方来要，或者等着自己想清楚。

庆幸这种回应，是一种很轻盈的账。它不重，不压人，甚至带着一点笑意。它能让人在好事面前保持清醒：我没有那么了不起。

可是它也有它的毛病。庆幸这一笔暂记款，是一笔「不结」的账。它挂在那里，既不转成「我的」，也不转成「欠的」。挂得久了，会发生两件事。

一件是它**自己消掉**。日子一天天过去，暂记款的数字没有变，可是人们忘了它在那儿。到北京以后，同事们问起他的出身，说「北大的，厉害」，他笑一笑，没有说「其实我挺走运」。账面上的数字，一年一年地被「厉害」两个字盖住了。

另一件是它**转科目**。有一天，这笔暂记款，被人悄悄从「偶然」转成了「应收」。

怎么转的呢？

转它的，往往不是别人，是别人羡慕的眼光。

你被人羡慕过吗？你站在一群人当中，有个人看着你，眼睛里有一种亮光，不是恶意，是向往。你没有说话，他也没有说话，可是那束光落在你身上，你的账本被它翻了一页。

被人这么看着，「偶然」这个科目就很难再撑住。因为你要对得起这束光。你若说「我是蒙的」，对面的人会觉得你在推开他；你若说「我是拼的」，对面的人点点头，觉得世界是一座讲道理的房子。

于是庆幸的暂记款，在无数次被羡慕的眼光里，一次一次地被转到了另一个科目：自己的路。

这个转法，就是下一节。

◆ 五、优越：记到自己的路上

优越这一笔，起手很小。

林川在北京的头几年，租在中关村附近的一间合租房里，和三个人共用一个厨房。其中一个室友是同年的，另一所学校的，常常半夜才回来。有一回，这位室友在厨房里煮泡面，随口说了一句：「你们北大的，是不是从小就特别会学？」

林川笑了笑，说：「也就是肯下功夫。」

这句话他说得很顺，顺到自己都没觉得说了什么。

可是你拆开来看，这一句里有一笔账在改科目。1998 年夏天，那笔多收的 31 分，原来挂在「差一点」的暂记款里。到了北京，被一个陌生人问了一句「是不是从小就特别会学」，那笔账需要一个说法，而「肯下功夫」这个说法，是现成的、体面的、也并不全假的。

并不全假。这是优越最难缠的地方。

他确实是五点起床的，他确实把错题抄过三遍，他确实在高三最后一个学期放弃了所有周末。这些都是真的，是他走过的路，是这个人身上实实在在的一段差异序列。账记到「自己的路」上，每一笔都有凭证。

只是，凭证不全。

陈禾也是五点起床的，至少是五点半。陈禾也把错题抄过两遍。陈禾的手上，冬天长冻疮，是第 11 章说过的。路是有的，两个人的路，从外面看，相差不大。

账记到「自己的路」上，等于说：差异的来源，在我这一边的路，比他那边的路好。这句话在账面上，会不会错？不一定错。也许林川的路真的更密一些。但问

题在于，这笔账只记了路这一栏，没有记土，没有记那只看不见的手。它是一笔只有一栏的账。

用本书的话说，这就是**优越的账病：只认一条凭证，就把整笔款结了**。

优越这笔账，用四栏看，是这样：

同一性栏：开着，而且开得很清楚。优越需要一个可以比的人，没有这个人，就没有「超过」。林川心里知道陈禾是当年和自己差不多的人，所以那 31 分才有分量。

归因栏：记到自己的 D。多出来的那一笔，是我的路换来的。

情态栏：「本该」。我拿到这个，是应该的。注意，这和庆幸的「本可能不是」，方向正好相反。

时间栏：记到现在。我今天的位置，是我昨天的路走出来的。

和庆幸比一比，两种回应在栏目上只有两格不同：归因，情态。可是日子里的味道，差得很远。

庆幸的人，对别人有一点歉意，对自己有一点后怕，说话轻轻的。优越的人，对别人有一点点怜悯，对自己有一点点踏实，说话稳稳的。

优越很少是一种恶意。大多数优越，是账一笔一笔转科目转出来的。起手是一句客气话，后面是被人羡慕的眼光，再后面是几十次「你怎么做到的」，每一次回答，都往「自己的路」那一栏里压一点点。压到后来，那一栏里放的东西，已经比当初多出很多，而「偶然」那一栏，被挤得没有地方。

这样的压法，本书叫它**科目转移**。

科目转移不是谁决定的。没有人在某一天对自己说：「从今天起，我把偶然改记成努力。」它是被羡慕的眼光、被几十次提问、被一份简历、被一个行业里的「北大出身」四个字，一点一点推过去的。每一次推，都顺理成章。

优越更难缠的一点是：它长在**真的东西**上面。

假的东西好拆，真的东西难拆。「我肯下功夫」是真的，所以在它上面长出来的账，每一笔都看着合理。这也是为什么本书一直要强调那一个词：忘了函数。林

川记的这笔账，里面每一个数都对，只是少了一样东西：同样的路、同样的功夫，在别的地方，长出来的未必是这个分数。

这个「未必」，不是推测。陈禾就是证据：同样五点半起床的人，在同一间教室里，另一个人。

可是林川在北京的二十多年里，没有再见到过一个「同样努力却没有同样结果」的陈禾。他周围的人，大多是考上来的，是筛出来的。他看不见那些没有考上来的。他的账本里，那一栏渐渐变得很干净。

这是后面要说的幸存者偏差。先把优越这一笔放下。

◆ 六、愧：看见那只手

第三笔，愧。

愧是三笔里最少见的，也是最难说清的。它不是庆幸那样的轻，也不是优越那样的稳，它有一点重，有一点涩，说出口的时候，常常被人当成别的东西。

先回到夜宵摊。

林川说完「是蒙的」，说了他那天下午回家路上的后怕。陈禾说了一句「我那道，我没蒙」，两个人笑了一下。

笑过之后，林川又说了一段话，这一段，陈禾后来回想了很多遍：

「我这些年一直觉得，是我走到北京来的。可是这两个月，我在家里坐着，想来想去，想到一件事：那条线，我们俩当年是挨着的。你要是蒙对了那道，我要是蒙错了，我们俩今天换一换，你住北京，我在长沙，你也会觉得是你走到北京来的。」

陈禾说：「我蒙不对，我没你那个胆子。」

林川摇头：「这就是我想说的。蒙对蒙错，跟胆子有没有关系，我都说不清。我说不清的东西，我拿了二十六年，一直当成自己的。」

这一段话，本书叫它**看见那只手**。

林川在这里看见的，是第 3 章里那只被遗忘的手：同样的路，同样的土，长出的样子不一样，中间有一道说不清的工序。他没有给它起名字，也没有说「F」，他说的是「我说不清的东西」。

愧，就在这里发生。

愧的账是这样记的：

同一性栏：开得很大。不是「他和我差不多」，而是「他就是我，我就是他，只差一个蒙对蒙错」。

归因栏：记到那只手。多出来的 31 分，一部分是我的路，一部分是我的土，剩下的一部分，是我说不清的东西。

情态栏：「不该只有我」。这是愧的味道。不是「我不该有」，而是「不该只有我有」。

时间栏：记到现在。愧不是对 1998 年的愧，是对今天的愧：今天我坐在这里，他坐在对面，这一笔账还没有结。

四栏一合，账面上是一笔「多收了、而且知道多收、但不知道该还给谁」的款。

这一点最要紧：**愧是一笔没有债主的欠账**。

庆幸，没有债主，因为它是意外之财。优越，没有债主，因为它是应收款。愧有一个模糊的债主：对面这个人。可是陈禾并没有借给林川什么，陈禾没有抢林川的分数，陈禾也没有让出那 31 分。陈禾和林川之间，没有任何一笔真实的债。

愧的债，是理念界里的债：笃信「我们差不多」的那张期票，在林川手里兑现了，兑得比应该的多，而这个「多」是从「我们差不多」里切出来的，等于切走了对方那一份。

这样说，听起来有点绕。换成大白话：

两个人合伙买了一张彩票，约好中了平分。结果其中一个人单独去兑了奖，把钱全拿回来了。他没有骗人，彩票本来是他拿着的。可他心里知道，这张票是两个

人一起买的。这时候他手里的钱，有一半是自己的，有一半不知道算谁的。这种不踏实的感觉，就是愧。

当然，林川和陈禾没有合买过什么彩票。1998 年，他们各自考各自的试。可是在理念界里，那张「我们差不多」的期票，是两个人一起开出来的。三年里一起坐、一起抄笔记、一起被周老师夸「你们俩」。这张票在放榜那天兑现了一半。

兑现的那一半，在林川手里。

愧的特点，是它**不被看见也会发生**。这一点和羞耻不一样，下面讲日本的「恥」时再细说。夜宵摊上，这句「是蒙的」，如果林川不说出口，愧也会在他心里存在；说出口之后，账才动起来。

还有一点，常被人忽略：

愧**需要对方收下**。

林川说完那段话，要是陈禾回一句「你太谦虚了」，或者「你就别装了」，这一笔账会被退回来，原样挂在林川那里，甚至更重，因为他又多了一次「说了，没有人接」的经验。

陈禾那天，没有这样回。

陈禾沉默了一阵，说：「你说的这个，我也想过。」

林川问：「想过什么？」

陈禾说：「想过要是我蒙对了。想了二十多年。」

林川看着他，过了好一会儿，说：「那咱俩这笔账，其实一直是同一笔。」

这就是回写的开始。账的两头，在这一张折叠桌上，第一次对上了数字。

◆ 七、愧也会坏

愧是三笔里看着最「好」的一笔，容易让人以为它是出路。本书要在这里泼一点冷水：愧也有账病。

愧的账病，是**冻成负罪**。

怎么冻的？还是夜宵摊上那一幕，换一种走法。

假如陈禾那天回了一句「你就别装了」。林川那一笔「多收、没有债主」的款，被退回来，原样挂在他手里。他回到北京，或者回到家里，这笔账仍然在，只是比先前更重一层，因为又多了一次「说出来没有人收」。

挂久了，愧会换样子。

先是**赎**。人想把多收的那一笔还掉，可是没有债主，只好随便找一个地方还。林川开始给县一中捐钱，开始给同乡的孩子介绍实习，开始在每一次被夸的时候抢着说「不是我，是运气」。这些事本身没有错，有的还很好。可是它们的底下，那笔账没有动，只是在不停地付利息。利息付得越勤，本金越像一座山。

再是**怕**。怕被人发现这笔款不是自己的。这个「怕」，第 30 章要专门写。

再往后，是**把自己判了刑**。多收的那一笔，成了「我不配」。到了这一步，愧已经不是愧了，它转成了第 26 章的自卑：承认有一只手，却把自己的手冻成「天生不够格」。

所以愧不是终点。愧是账本上一个很诚实的科目，但它需要被**结**。

怎么结？不是靠还给某个债主，没有债主。也不是靠罚自己，罚不出任何东西。结的办法只有一个：回写。把那一笔「说不清的东西」，从过去那个下午，写回今天两个人各自的路上。

这个办法，不属于这一章。这一章只想告诉你一个很具体的识别办法，看一个人的愧是在松，还是在冻：

松的愧，会让人想听对面的故事。冻的愧，让人想先讲自己的。

林川在夜宵摊上，说完自己的话，问了陈禾一句：「那你呢？你那几年怎么过的？」这一问，是松的。他在等对面的数字。如果他接着说的是「我这些年其实也很不容易，我给你讲讲我的压力……」那就是冻的，他的愧已经在变成另一个人的账本，用来换一份同情。

其实这一问，也可能是别的东西。人在愧里说话，常常不是一种心思，而是几种心思搅在一起：有一点真，有一点想被原谅，有一点想让对面也说点什么好把自己放下。本书不必把它分得那么清。分得清的，是方向：是朝对面伸出去的，还是朝自己收回来的。

◆ 八、三笔账放在一张表里

把三种回应的四栏，并排摆开：

账栏	庆幸	优越	愧
同一性栏	开着，「他也可能是我」	开着，「他是当年和我差不多的人」	开得最大，「他就是我，只差一个蒙对蒙错」
归因栏	偶然	自己的路（D）	那只手（F）：我的路、我的土、说不清的那一份
情态栏	本可能不是	本该如此	不该只有我
时间栏	记到当时（那个下午）	记到现在（今天是昨天的路）	记到现在（今天这笔还没结）
账面叫法	暂记款	应收款	多收了、没有债主的欠款
账病	不结，久了被遗忘或转科目	只认一条凭证，整笔结掉	若没有人收下，冻成负罪
对那只手的笃信	半放下，把它叫「运气」	保住，把路当成唯一的 F	放下，承认 F 在，且说不清

这张表有三处值得停一下。

第一，三种回应在同一性栏上，都是开着的。

这一点要记牢。被羡慕的一方，如果同一性栏是关着的，他不会记出庆幸、优越、愧中的任何一种。他不会觉得「多收」，因为他觉得自己和对方根本不是一类。富豪不会对着乞丐记账。这是第 14 章讲过的，同一性栏决定这道落差进不进账。同一性栏开着，被羡慕者才有账可记。

第二，三种回应，沿着「对 F 的笃信」从保住到放下，排成一条线。

庆幸在半路上，它承认有一部分不是自己的，可是把那一部分叫成「运气」，一句话打发。优越走到最远的另一头，把路当成了全部的 F。愧走到这一头，它承认有一只手，也承认自己说不清它。

第三，三种回应，在时间上不是一个接一个，而是**层层叠在一个人身上**。

林川的账本里，三笔同时都在。1998 年夏天的庆幸还在，北京二十多年的优越还在，夜宵摊上的愧刚刚浮出来。哪一笔在哪一天占上风，看这一天什么东西在推它：被人羡慕，推向优越；半夜想起考场，推向庆幸；对面坐着陈禾，推向愧。

这样看，三笔之间的转换，不是「变好」或「变坏」。愧不是比优越高尚的回应，庆幸也不是比愧低级的回应。它们都只是同一个原理的不同记法。本书要说的是：每一种记法，都有它的账病，也都有它的出路。

再给这张表一个小小的检验，用的是全书反复用的那个局面：假如有一天，有人拿出证据，说 1998 年那 31 分有假，阅卷时算错了，林川的分数本来并不比陈禾高。

三种账，会塌得很不一样。

庆幸的账，会先笑一声。暂记款本来就没有结，现在查清楚了，反倒像虚惊一场，轻轻地松下来。

优越的账，塌得最狼狈。它唯一的凭证是「我的路换来的分」，凭证一撤，整笔款没有了着落，人会慌，会急着去找第二份凭证。

愧的账，几乎不动。它的数字本来就不记在 31 分上，记在「我们差不多」那一格上。分数是真是假，两个人当年挨得那么近，是不会变的。愧甚至会更清楚一点：原来连这 31 分，也不是一个稳稳的数。

这样看，三笔账里，只有愧的账，不靠那 31 分站着。

◆ 九、近邻一：日本的「恥」与「申し訳ない」

前面说愧是一笔没有债主的欠账。说到「欠账」「愧」，不能不先和一位老邻居打个招呼：日本人说「申し訳ない」。

日语里，对人表示感谢，常常说的是歉意：「すみません」，本意是「对不起」，用在受了人家帮助的时候，一句话兼有道谢和道歉。再重一点，说「申し訳ない」，字面的意思是「没有可以申说的理由」，等于说：我没有话可以辩解，我无地自容。受了恩，要说自己对不起。这种说话的习惯里，藏着一个很深的道理：得到，在这种文化里，本身就先记成一笔欠。

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1946）里，把这个道理写成了一整套：日本人有「恩」，受了人家的好处就欠了一笔债；有「义理」，要在人情里还；有「耻」，是别人看见你没有还、没有做好的时候，那种无地自容。她拿日本和西方对照，说日本是「耻感文化」，西方是「罪感文化」。需要老实说一句：这本书后来被批评得不少，她没有去过日本，用的是战时的材料和对旅美日本人的访谈〔核〕；「耻感与罪感」的二分，也被后来的人认为太粗。本书不拿它去给哪一个民族下判词，只取它里面一个很具体的看见。

他们说中了什么。

说中的是：得到，会在账本上先落成一笔欠。

在日本人说的「申し訳ない」里，被羡慕的那一刻，没有「我多厉害」，只有「我受了、我欠了」。这和林川在夜宵摊上的话，在味道上很近。「多收了」，先觉得不安，这不安不是冲着任何一个具体的债主，而是冲着整张账。

本尼迪克特还说中了第二件：这笔欠账常常是**对着人的**。恩是谁给的，债就欠谁。耻是谁看见的，脸就红在谁面前。账有一个对着的人，有一个观众席。

本书多出的那一层。

多出来的是：愧的账，在自我界里，不一定有观众席。

「恩」「义理」「耻」，都需要一个对着的人：恩人、债主、旁观的眼睛。账的结算，要靠还恩、尽义理、洗刷耻辱。可是林川的愧，没有恩人。陈禾没有给过林川什么「恩」。林川也没有违背过什么「义理」。这笔账里没有一个人做过「应该被还」的事。

林川的欠，来自一个更小的地方：两个人在理念界里合开的那张期票，一人兑了，一人没兑。欠的是**那张期票上被切走的那一半「差不多」**。

这样的欠，没有办法用「还恩」去结，也没有办法用「洗耻」去结。它的结法，要靠回写：把那一半「差不多」，重新写回到两个人今天的路上去。这是后面第 37 章要说的。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

设想这样一个晚上：1998 年那道蒙对的题，除了林川自己，全世界没有第二个人知道。陈禾不知道，周老师不知道，阅卷的老师也只当他是正常发挥。没有观众席。

「耻」的账，要靠旁人的眼睛才发动。没有人知道，耻的说法推出的是：账不动，林川该心安理得地过一辈子。

本书推出的是：愧照样发生。因为愧的账，记在自我界，不记在观众席上。它要的不是一双看着你的眼睛，而是一个**同一性栏开得足够大的对象**，哪怕这个对象从来没有开口，哪怕他一辈子不知道。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夜宵摊上那句话，就有了另一个意思：林川说出口，不是在洗耻，不是在求饶，是在**回写**。他把一笔挂了二十六年的账，递到了对面，请对面把数字对上。

◆ 十、近邻二：幸存者偏差

第二位邻居，是一个听起来很冷的统计学词：幸存者偏差。

常见的讲法是这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人研究返航的战机，把弹孔画在图上，发现机翼、机身的弹孔多，就想在弹孔多的地方加装甲。统计学家亚伯拉罕·瓦尔德（Abraham Wald）指出，这个想法反了：能飞回来的飞机，弹孔密的地方是「打中了也不会坠毁」的地方；那些致命的部位，弹孔出现在没有回来的飞机身上。要加装甲的，是返航飞机上弹孔最少的那些地方〔核：故事版本多，细节大意如此〕。

这个故事后来被拿去说各种事：成功学里的「成功者都做了某某」，往往只看见留下来的，没看见死在路上的。

他们说中了什么。

说中的是：我们看见的成功者，是被筛出来的。

一个班，几十个人，一榜一榜地上去。红榜上贴出来的，是上榜的人。落榜的人不在榜上，没有人给他们贴名单。你只看榜，就以为「肯下功夫的人都上去了」。看不见的那一些，是同样下了功夫的人。

林川在北京二十多年，周围几乎都是被筛出来的。他看不见那一部分，他的账里，「自己的路」那一栏，被一个看不见的缺口撑得干干净净。

这一点，本章前面说「优越长在真东西上」，说的就是这个。幸存者偏差，是优越得以长得这么稳的土壤。

本书多出的那一层。

幸存者偏差说的是：**看的人，漏掉了别人**。补救的办法，是把漏掉的数据补上。

可是本章的材料里，有一件事，这个说法接不住：同样是站在榜上的幸存者，为什么有的人记出优越，有的人记出愧？

偏差论只能推出一个方向：幸存者都会把成功归给自己的路，因为他们看不见失败者。可是林川在夜宵摊上，看得见了，不是看见一份统计，是看见一个**人**：对面坐着的陈禾，和他当年几乎一样。

本书说：这就是同一性栏。优越与愧的分岔，不在于幸存者「看见了多少数据」，而在于他账本上的同一性栏，**对哪一类对象开着**。

对着一份统计数字，同一性栏是不开的。「100 个同分段的考生，有 40 个落榜」，这是一个数字，不是一个像我的人。数字进不了同一性栏，所以它改不了账。

对着一个**局部像我的人**，同一性栏才会开。这是第 1 章的结论：只有局部的同一，才生落差之痛。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

把一份完整的统计摆在林川面前：1998 年全省同分数段的考生，上榜多少，落榜多少，落榜的人里有多少是一样勤奋的。数据齐备，没有任何缺口。

再让另一个人，坐在他对面，是一个他认得的、当年和他差不多的人，什么也不说，只是坐着。

幸存者偏差的补救办法，认为前者已经够了：缺的样本补上，偏差就纠正。本书推出：**前者几乎改不动账，后者一坐就动**。愧需要一张脸，一万个数字也抵不过一个有脸的落榜者。

这一点，若被证明错了，也就是说，若是看过完整统计的幸存者，一律松动了「优越」那一栏，本书这一处就要收回。

◆ 十一、近邻三：「富而无骄」

第三位邻居，是《论语》里的一句话。

《学而》篇里，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穷却不巴结，富却不骄傲，怎么样？孔子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可以，但不如穷了还乐、富了还好礼的人。

这一问一答，是中国人谈「得到之后怎样」最早、最准的一段。

他们说中了什么。

孔子和子贡说中的是：富，也就是得到的那一边，有它自己的病，这个病叫「骄」。穷的人病在谄，富的人病在骄。两边的病各有其形。

「骄」，放到本章里，就是优越。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看见了被羡慕的一方，账会往「我配得上」那一栏里转。

孔子还说中了第二件：对治的办法，不是压住，是放进礼里。「好礼」，是把得到的东西，放进一套和他人来往的规矩里，你有的，和别人怎样相处。他没有教人「忍住别骄傲」，教的是**让得到的东西有个往来的样子**。

本书多出的那一层。

「无骄」和「好礼」，管的是行为，是脸上、手上、话里的样子。

但是账在心里怎么记，这一句没有说。一个人可以「无骄」，也就是该有的姿态都有，话说得谦和，酒让得周到，可是账本里，那一栏仍然是「我的路」。外面是礼，里面是优越。这样的人，日子里常见，且不一定是装的，他是真的谦和，也是真的认为自己应得。

本书看的是**账记在哪个科目下**，而不是姿态。

同样是谦虚的两个人，账可以完全不同：一个把多收的记在自己的路上，嘴上说「哪里哪里」；一个把多收的记在那只手上，嘴上也说「哪里哪里」。听上去一模一样。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

有一个办法，能把这两种「谦虚」分开：对着他们，说一句夸奖。

「你当年真拼。」

「无骄」的人，客气地接下来：「也没有，大家都拼。」脸上是松的，说完就过去了。这一句夸奖，落进他的账里，正好落在他已经记好的那一栏，没有任何阻力。

「愧」的人，听到这句话，会有一刹那的停顿。他不想点头，也不想否认。他会想要纠正，却又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纠正。这一句夸奖，落进账里，卡在了科目上，因为这句话和他的账不是一个科目。

这个停顿，是外面的礼分不出来的，只有账里的科目分得出来。

陈禾后来回想夜宵摊，他说，当时林川说完「是蒙的」，陈禾第一反应是「又来了」。可是林川接着说的那一段，陈禾忽然就信了。他没有想过为什么信，后来才想明白：是因为林川没有顺着「哪里哪里」往下走，而是停在了一个说不清的地方。一个把账记在优越上的人，是不会在说不清的地方停下来的。

◆ 十二、对面的羡慕，是看不见的

还有一件事，让被羡慕一方的账，比羡慕一方更难记。

他看不见对面的账。

陈禾记了二十六年，林川一笔也没见过。陈禾在同学会门口犹豫要不要进去，林川不知道；陈禾在朋友圈里看到北京的出差照片，手指停了一停才点开，林川也不知道。林川只看见一个微信头像，一个偶尔点个赞的老同学，一张在饭桌上笑着的脸。

被羡慕的人，大多是靠**猜**来记账的。

猜对面是羡慕，还是不在乎，还是在暗暗不服。猜错的时候，账就跟着错。有人猜对面一定在羡慕，于是越发优越；有人猜对面一定在恨，于是越发躲着；还有人什么也猜不出来，干脆当对面没有账，一路客客气气地走下去。

这就是为什么夜宵摊那一晚，在林川那里是第一次拿到真数字：对面的人说，我想过要是我蒙对了，想了二十多年。

一个人拿着猜出来的数字，记了二十多年的账，忽然拿到真的，会愣一下。林川后来对陈禾说，那天回去的路上，他一直在想这件事：他在北京那些年，每逢想起陈禾，心里浮出来的都是一个「过得挺好、不太联系」的人。他从没有想过，那边是一座悬了二十多年的账。

这样的事，每个被羡慕过的人，大概都会有一件。

◆ 十三、两头对账，才算入账

走到这里，三笔账、三位邻居都摆出来了。把它们收一收。

被羡慕的一方，账的结构和羡慕的一方是一样的。同一个原理，两个方向：笃信的理念类比，撞上现实的差异发生，自我界里发生出回应。羡慕的一方，差异是「少」，回应是羡慕、不服、嫉妒、懊悔。被羡慕的一方，差异是「多」，回应是庆幸、优越、愧。

两头的账，各自在各自那一头的账本里，一点也不通气。

陈禾记他的，二十六年里，记过五个科目。林川记他的，二十六年里，在偶然、自己的路、那只手之间来回转。他们两个人，在红榜前、同学会上、微信的点赞里，打过很多个照面，每一次，两头的账都在各自改，却从没有对过数。

直到这个夜宵摊。

这一晚的要紧之处，不是林川说了什么，而是**两头的账，第一次放到了同一张桌子上**。

林川说「是蒙的」，陈禾说「我想过要是我蒙对了」。这两句话，一句是溢收的一头，一句是短收的一头，放在一起，数字对上了：那 31 分，既不单是林川的路，也不单是陈禾的悔，中间有一个两个人谁也说不清的东西。

这个说不清的东西，就是本书一直在说的那只手。

回写要成立，不能只有一头。

林川一个人，把愧记在心里，二十六年不说，这笔账是「悬账」，一头悬着。陈禾一个人，把羡慕和悔记在心里，二十六年不说，也是一头悬着。两个悬着的账，各自长出各自的毛病：一头长出优越，一头长出不服。

只有两头一对账，才有可能结。

第 36 章要把这件事做成一个方法：验信。到那时，本书会说，验信不是一个人对着镜子自省，它常常需要**另一头的账**。

这里先留一个小旗：被羡慕的一方，愧要被收下，才算入账；羡慕的一方，悔要被对面接住，才算写回。两头都需要对面。

◆ 放回日子里

小苒读高三，班上有个许知遥，成绩一直在年级前五。

有一天晚饭，小苒说起一件事。数学课上，老师讲一道压轴题，许知遥站起来说：「这道题我考试的时候，其实是蒙对了方向。」全班都笑了，以为她又在谦虚。可是老师没有笑，老师停了一下，说：「蒙对方向，也是你以前做过很多题，才蒙得对。」

小苒讲到这里，筷子停在碗边：「我就不明白了，许知遥为什么要说那句话。」

苏敏说：「她可能是真的蒙的。」

小苒说：「蒙的也考第一，我怎么就蒙不对。」

陈禾在旁边夹菜，没说话。他想起了湘江边的那一晚。

他知道许知遥为什么要说那句话，他也知道，小苒在这一刻，账本上记的是什么：她听到别人说「蒙的」，听成了一句凡尔赛。许知遥那一头记的是愧，或者庆幸，或者别的什么，这一头收下的，却是一块石头。

饭后，陈禾给了小苒一个小办法，也是给自己的。

明天，若有人对你说「你真厉害」，你不要接「哪里哪里」，也不要接「我是拼出来的」。你在心里先问一句：

这一笔多出来的，我正在把它记成什么？

是「运气」？是「我的路」？还是「说不清的那一份」？

不用回答给别人听。你只在心里认一下，是哪个科目。认下来之后，再去说话。哪怕只是一句：「这里面有一部分不是我的。」这样的话，说的人会觉得轻一点，听的人也会觉得，终于有一句可以接的话。

你不一定要说得像林川那么多。一句就够。

带走的话

被羡慕的人也在记账：多收的那一笔，记到偶然是庆幸，记到自己的路是优越，记到说不清的那只手，才是愧。

小　账

这一章里，回写落下了，还是悬着？落下了一半。夜宵摊上两头的数字第一次对上了，可是这一笔账怎样才算结清，第 31 章和第 37 章还挂着。

本书要防的笃信：以为被羡慕的人是站在账外的。——本章在哪里防住了它？——在 31 分的另一头：林川不是站在矛盾外面的人，那张「我们差不多」的期票，也在他手里。

想一想

1. 你有没有过一次，别人羡慕你，你心里却咯噔一下？那一下，你当时把它记成了什么？
2. 你说过「哪里哪里，运气好」吗？说的时候，是真话，还是客套？换成「这里面有一部分不是我的」，你能说出口吗？
3. 有一个当年和你差不多的人，如今和你差得很远。你想一想：如果把你们换一换，你们各自会怎么记账？

◆

30

第 30 章

怕被追上：被羡慕的重量

小苒晚自习回来，书包往椅子上一撂，说了一句：「许知遥今天又把草稿纸带走了。」

苏敏正在厨房热汤，没听清，问了一句什么。小苒走过去，靠在门框上，重说一遍：晚自习下课，别人的草稿纸都扔在桌肚里、扔在走廊的垃圾桶里，只有许知遥，每天把用过的草稿纸一张一张叠好，装进书包带回去。有一次小苒看见她在厕所旁边的碎纸机上碎了一叠。

「碎纸机」这三个字，把苏敏手里的勺子停住了。学校的碎纸机，本来是年级办公室打印卷子用的。

「她怕别人看。」小苒说，「我们有人偷偷说，她肯定是有什么秘诀，不想让人知道。」

陈禾坐在客厅，电视开着，声音很小。他听着，没有回头。

许知遥的作息表，小苒是知道的，贴在她们班的群里，五点四十起，六点十分到教室，晚上十一点半睡，中午二十分钟午睡，每一格都标得清清楚楚。大家都在抄，包括小苒。

作息表她肯摆出来，草稿纸她却要带走。

这一对反差，在苏敏听来是「这孩子心眼多」，在小苒听来是「藏着掖着」，在陈禾听来，是另一件事。

他想起了林川在北京那些年，同学群里从不说自己怎么干的。

◆ 一、摆出来的是表，带走的是路

先把许知遥这两样东西，分开看一看。

作息表，是一张整齐的东西。几点起，几点睡，哪一格做数学，哪一格背英语。它是一条**流程图**，可以复印，可以贴墙，可以让别人照着走。

草稿纸，是另一样东西。上面有划掉的式子，有写到一半放弃的思路，有三种不同的解法互相打架，有一个箭头指向一个问号，旁边写着「这里我为什么错」。它是一场**正在发生的走路**。

本书前面说过，路是这一股洪流自己走出来的，不是一张可抄的流程图。第 10 章用的就是小苒照着许知遥的作息表学了一个月、人瘦了一圈、成绩没涨的事。作息表可以抄，草稿纸上的那条路抄不了。

那么许知遥为什么把草稿纸带走？

她不是在藏路。路藏不住，路在她脑子里，在她手上，在她那一年一年长出来的「看一眼就知道这题从哪里下手」里。草稿纸上留下的，是路的痕迹。

她是在**护着一个念头**：只要别人看不见我是怎么走的，别人就走不到我这里来。

这个念头，跟小苒那一头的笃信，是同一个东西，只是方向相反。

小苒的笃信是：「只要我也这样做，我也能到那里。」

许知遥的笃信是：「只要别人也这样做，别人就能到我这里。」

同一张期票，一头是羡慕，一头是怕。

这就是本章要说的：被羡慕的一方，手里握着这张期票的另一半，那一半不叫期待，叫**怕被追上**。

◆ 二、同一张期票的另一半

第 29 章说了，被羡慕的人也在记账：多收的那一笔，要找科目。庆幸、优越、愧，是三种找法。

这一章往下走一步。

多收的那一笔，找到了科目，账没有完。因为被羡慕的人，手里多了一个**要守住的东西**。

先把话说白：一个人被别人羡慕着，他账面上就多了一个项目，叫「领先」。领先是一张什么票？

它是一张**会过期的票**。

羡慕的人在后面，一直看着。他们不只是看着，他们心里怀着一个笃信：相同的路，会走到相同的地方。领先的人，在他们的账本里，不是一个终点，是一个路标：「他在那里，我只要走过去，也能站在那里。」

这是羡慕者的笃信，也是第 1 章讲的「笃信的类比」：我们原来差不多，所以我可以到你那里去。

被羡慕的人，感觉得到这个笃信。哪怕没有人说出口，那种眼神、那种打听、那种「你怎么做到的」，一次一次地告诉他：后面有人在走你的路，他们相信走到了就能站在你这里。

这时候，被羡慕的人账本上的「领先」，有了一个新的意思：**这是一个正在被追赶的位置**。

于是他的账里，生出了第四笔——

怕。

怕被追上。

怕追上来的那个人，不是别人，是当年跟自己差不多的人。

这笔账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用的是同一个笃信**。羡慕的人笃信「相同的路必出相同的样子」，被羡慕的人，心里也在暗暗相信这一条：不然他怕什么？如果他真的明白「同样的路，在别人那里不一定长出同样的样子」，那么别人走了他的路，也追不上他。他不会怕。

他之所以怕，是因为他在账里，**也把那只手忘了**。

这是本章最重要的一句话，值得单独站一下：

怕被追上，是对被遗忘的函数的另一种笃信：我的领先，是一条别人能走通的路。

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怪，因为通常人们觉得，怕被追上的人是「知道自己的东西有价值」，是清醒的。其实不然。怕被追上的人，恰好是**最把路当成配方的人**。他

笃信自己的领先是由一套可以拆开、可以复制的东西决定的：起床时间、做题方法、笔记格式、一位好老师。所以那些东西不能让人看见。草稿纸得带走，碎纸机得用上。

许知遥那一叠被碎掉的草稿纸，在这里读出了新的意思：它是一份被当成了配方的东西。

可是路不是配方。第 10 章已经说了。你把许知遥一整年的草稿纸原封不动地送给小苒，小苒也不会因此成为许知遥。路是在这个人的手上、这个人的土里长出来的，搬不走，也抄不了。

那么，怕有没有道理？

有一点。怕不全是错的。追上来的人，不一定靠抄配方，可以靠别的法子，用他自己的路，到达同一个分数。分数这件事，是会被追上的。只是追上的，不是「你的领先」，而是「那个分数」。你的领先，若指的是「你这个人」，没有谁追得上，因为没有人可以变成你。

这中间的区别，怕的人看不清。

◆ 三、近的，才让人怕

先问一个问题：被羡慕的人，怕谁？

不是怕所有人。

世界首富怕被追上吗？他不会怕一个在小县城开小店的人追上来。一个在公司做到总监的人，也不会怕刚入行的实习生追上来。他怕的，是**差不多的人**。

怕和羡慕一样，只对着局部的同一发生。这一条，第 14 章已经说过：同一性栏决定这道落差进不进账。羡慕是这样，怕也是这样。

许知遥在年级里排前五，她不怕年级倒数十名，也不怕隔壁学校的第一名（她不认识）。她怕的是排名挨着她的那几个：第六、第七、第八。再具体一点，是**每天坐在她斜后方的那个女孩**，那个每次考完试都会笑着问一句「你这次多少分」的女孩。

这个女孩是谁？是小苒。

小苒不知道，自己在许知遥的账里，是一个「会被追上」的项目。她以为自己在许知遥的账里，是一个「抄作息表的同学」。

一个人被一千个远处的目光看着，和被一个邻座的目光看着，重量完全不一样。

一千个远处的目光，同一性栏是关着的，它们落在身上，像阳光，有点热，但不压人。一个邻座的目光，同一性栏是开着的，它落在身上，像一只手，按在肩上。

所以被很多人羡慕的人，最怕的，往往不是粉丝，是那几个**离得最近、又有可能追上来的人**：同一间办公室的同事，同一个班的同学，同一个行当里年纪差不多的人。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识别办法。你若想知道一个领先的人在怕谁，不要看谁羡慕他最多，要看**他最不愿意把东西给谁看**。

草稿纸，许知遥肯给别人看吗？不肯。那她不肯给谁看？她肯在群里发作息表，说明她对「远的人」是松的。她不肯的，是那几个坐在附近的人。

还有一点：怕的对象，会跟着位置走。

如果有一天，小苒的成绩真的超过了许知遥，许知遥的怕，不会消失，它会换一个人。换成排在她后面、现在还看不出来的那个。再过一阵，换成下一届。怕是一个**空位**，谁坐上去，谁就是那个让人怕的人。

所以怕被追上，常常不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人。具体的人只是账本上的一个名字，名字可以换，那一栏不会空。要让这一栏空下来，只能去改栏上的那个笃信：领先是一条别人能走通的路。

这个识别办法，也可以用在林川身上。

2023 年同学会，林川在饭桌上被围着问，问他在北京做什么，问他的项目，问他孩子的学校。他回答得很从容，该说的说，该笑的笑。可是有一个话题，他绕开了：当年高三最后一个学期，他怎么复习的。

有人问了，他说：「忘了，太久了。」

一个把高三最后一学期说成「忘了」的人，不是真的忘了。那是他的草稿纸。那一桌子的老同学，每一个都曾经站在红榜前，每一个都在局部上和他「差不多」，每一个，都是可能追上来的人。

当然这样说，有一点冤枉。林川那天的「忘了」，也可能只是不想在饭桌上讲陈年旧事。本书不去断定。只说一件事：账本的第四栏——怕，只在同一性栏对着的那一类人面前，才会动。

◆ 四、被羡慕者的四栏

现在，把被羡慕一方的账，用四栏完整铺开。

第 29 章已经写了三笔：庆幸、优越、愧。这一章再加三笔：攀比、躲、怕。后三种是被羡慕的一方，**被羡慕了很久以后**才有的。

先看一张总表：

账栏	攀比（守）	躲	怕
同一性栏	开着，对着一个「还能比」的对象	开着，但对着的对象是「一圈眼睛」	开着，对着「离得最近的人」
归因栏	记到 S：领先本身就是我	记到 E：是圈子在盯我	记到 D：我的路会被抄，我的位置会被夺
情态栏	必须一直如此	不该被看	可能被追上
时间栏	记到现在，而且是一个不能停的现在	记到现在	记到未来
账面叫法	守仓	闭账	预提坏账
账病	把一生押在一个对比上	合上账本，回写断掉	把路当配方，当成藏的东西

这三种，是对被羡慕的位置**长期记账**以后，长出来的东西。

先看第一笔，攀比。第 21 章说过，攀比是只记 S 一栏，一生押在一个对比上。羡慕者的攀比，押的是「我要追上」。被羡慕者的攀比，押的是**「我不能被追上」**，方向反了，账一样。

再看第二笔，躲。第 27 章说过，躲是合上账本，切断回写。羡慕者的躲，躲的是那张没兑现的期票。被羡慕者的躲，躲的是**那一圈盯着自己的眼睛**。

最后是怕。怕是被羡慕者独有的，因为只有站在前面的人，才有一个「被追上」的位置。

这三种回应，在被羡慕的人身上，往往同时出现，交织在一起：有的人攀比得很凶，同时又躲得很深，夜里又怕得睡不着。这不是三个人，是同一股洪流上记出来的三笔账。

◆ 五、攀比：为了守住那个差

被羡慕者的攀比，先从一件很小的事说起。

林川在北京的第三年，买了一台当时同事里没人有的相机。不是因为他喜欢摄影，是因为他有一个老乡，也在北京，也在一家不错的公司，那个老乡刚买了一台新手机。

林川没有想过「我要超过他」。他只是在手机店里站了一会儿，觉得有一点不舒服，转身去了相机柜台。

这笔账，在第 21 章里叫**换科目硬兑**：别人在一个科目上领先，自己在这个科目上追不上，就换一个科目，在新科目上拿到一个新的「差」。

被羡慕的人，攀比起来，比一般人更累。原因在于：他的位置是**建立在差上的**。

被羡慕，要有一个「差」：你有，别人没有；你到了，别人还在路上。这个差一旦被追平，被羡慕的位置就空了。所以被羡慕的人，要不停地制造新的差。

林川在北京的二十多年，换了几次科目。先是学历，那是起点；再是职位，从工程师到主管到总监；再是房子，从租到买，从五环外到四环里；再是孩子的学校。每一个科目，都不是「他想要这个」，而是「这个科目上，我还有一个差」。

差，不能停。

你可以想一想：一个考了第一名的孩子，下一次考试是什么感觉？不是开心，是要守。第一名没有「到达」，只有「保持」。保持比追赶更累，因为追赶的人可以停下来喘口气，保持的人不行，一停，别人就会走过去。

这笔账，本书叫它**守仓**。账面上是一座仓库，库里存着「领先」，每天要有人看着，防着别人从后门搬走。

凡勃伦在一百多年前，就把这件事写进了书里。他说的是财富，下面的「近邻」一节细讲。现在先看一下林川的守仓，有一个特点：

他守的东西，没有一样是他自己要的。

房子是真要的，他需要住；学校是真要的，孩子要上学。可是这些东西买到哪一档，不由他需要决定，由「别人在哪一档」决定。他的账本上，每一个数，都是**对着别人定的**。

这种账，没有尽头。

这样看，攀比不是性格，不是爱面子。它是一笔长期记账的结果：笃信「我是被羡慕的」，而被羡慕要靠差来撑，于是一生押在那个差上。

◆ 六、躲：合上账本

林川第一次关掉朋友圈，是 2019 年。

没有什么大事。那一年他升了总监，同学群里有人发了一个祝贺的表情，后面接着十几个「厉害」「请客」。他看着那些话，手机在手里翻过来又翻过去，最后什么也没回。

那一晚，他把朋友圈的权限改成了「仅展示最近三天」。

这是被羡慕者的躲。

躲有很多种样子。有人不发朋友圈；有人把好消息压到最后才说，说的时候带一句「其实也就那样」；有人不去同学会；有人回老家时，不穿平时的衣服，把车停在村口，走路进去。

这些躲法，从外面看，像是谦虚，像是低调，像是「不张扬」。本书先说一句公道话：其中有一些，是真的懂得，不必让所有人都知道自己的好事，这是一种体贴。

可是有一种躲，不是体贴，是账出了问题。

躲的账病，第 27 章说过：**合上账本，切断回写**。被羡慕者的躲，也是这样。他躲开了那一圈眼睛，也就躲开了对面的账。对面的人怎么记账，他不知道；他的账，对面也不知道。两头各自悬着。

这就是第 29 章末尾说的，被羡慕的人，大多是靠猜来记账的。躲，让猜变得更多。因为躲的人，看不见对面的真实反应，只能凭那几个点赞、几句「厉害」，去猜这一圈人的账。猜出来的，往往比真的更重。

林川在 2019 年那一晚，把朋友圈关小以后，实际上是**关掉了对面的回写**。从那一年起，他很少再有机会，听到哪一个老同学说「我想过要是我也……」。

他不知道的是，在他关掉的那一头，有一个人，每次看到他的三天一更，会停一停，再把手机放下。

躲，让两头的账，在二十多年里没有对上。

◆ 七、怕：被追上，被揭穿

最后，说怕。

怕有两种样子，向前看的，和向后看的。

向前看的怕，是怕被追上。这是本章前面讲的。许知遥的碎纸机，是它最具体的形状。

向后看的怕，是怕被揭穿。这是另一种。

被羡慕的人，常常有一个很难说出口的念头：「这个位置，其实不太像是我的。」每当被夸、被请去讲几句、被人说「你肯定有什么秘诀」，那个念头就会冒出来，像一根细针。他怕有一天，有人翻开他的底账，发现里面有一道蒙的题、一次凑巧的碰上、一个别人没有的机会。

这种怕，心理学里有一个名字，叫「冒名顶替现象」，下一节细讲。先把它放进四栏里看一眼：

同一性栏：开着。他在想的是「真正够格的人，应该是什么样」，那个人和自己同类。

归因栏：记到偶然和外因。「我是运气好」「我是碰巧遇上了好老师」。

情态栏：「不应该是我」。

时间栏：记到未来的某一天：「迟早会被发现的。」

这一笔账，和第 29 章的庆幸，在归因栏上是同一个科目：偶然。可是它们的味道很不同。

庆幸是轻的：「运气真好。」冒名的怕是重的：「运气好，所以我不配，所以要出事。」

同样记到偶然，差别在情态栏。庆幸的情态是「本可能不是我」，冒名的怕，情态是「不应该是我」。从「可能」到「不应该」，是一条细线，却是一道很深的沟。

这里面有一个更深的东西，等一下在近邻那里说。先把四位邻居请上来。

补一笔：这几笔账会互相喂

攀比、躲、怕，三笔账，不是各过各的。它们在被羡慕者的账本里，**绕成一个圈**。

起手是怕。怕被追上，于是要守住那个差，这是攀比。

攀比一多，被羡慕的位置越高，目光越多，于是要躲。关朋友圈，不去同学会，把话压到最后说。

躲了，对面的账就看不见了。看不见，就只好猜。猜出来的，总比真的重：「他们一定在盯着我」「他们一定在等我掉下来」。

猜得重了，怕又加一层。怕加一层，攀比再加一码。

这个圈，一圈一圈地转，每转一圈，账上多一道利息。被羡慕的人，常常不知道自己是在转圈，只觉得日子越来越累，累得没有来由。

要打断这个圈，有一个地方最容易下手：中间那一笔，躲。

躲是这个圈里唯一一笔**可以由一个人先动手的账**。怕不能说不怕就不怕，攀比不能说不比就不比，可是不躲，是一件具体的事：回一条消息，去一次同学会，把一张乱的草稿纸摆出来。一动手，对面的账就露出一个角，猜就少一分，怕就轻一分。

这是为什么本章的出路，落在摊开上。

这里还有一层，要补上。被羡慕的怕，还有一个特别的形状：**怕掉下来**。

羡慕者的账，大不了是「没兑现」，没兑现的东西本来就不在手里。被羡慕者不一样，他手里有东西，东西是会被收回的。被羡慕的位置，是一笔随时可能被冲销的账。公司一次裁撤，一次考试失手，一场病，账面上那个「领先」，一夜之间就可能变成零，甚至变成负数。

所以被羡慕的人怕的，除了追上来的人，还有**自己**。怕自己哪一天不灵了。

这一层，在林川身上，后来真的发生了。2024 年，那个部门被裁撤，他被冲销。第 31 章写的就是冲销之后的那几个晚上，一个被冲销的人，看见了什么，羡慕了什么。

在那之前，需要先把这一点记下：被羡慕的位置，从一开始，账上就带着一行小字：**可冲销**。

◆ 八、被羡慕的人，也在羡慕别人

写到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要摆出来：**被羡慕的人，不是一类人，是一个位置**。

林川被陈禾羡慕，被许多老同学羡慕。可是林川在北京的公司里，还有一个比他高一级的合伙人，比他早到十年，住的房子、孩子的学校，都比他再高一档。林川看着那位合伙人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样子？

和陈禾看着林川的时候，是同一个样子。

庄子在《秋水》里写过一条链子：夔羡慕蚿，蚿羡慕蛇，蛇羡慕风，风羡慕目，目羡慕心。第 2 章说过。那条链子里，没有一个环节是「只被羡慕」的。每一个环节，既站在上一个环节的前面，也站在下一个环节的后面。

所以每个被羡慕的人，身上同时背着两张票。

一张是别人开给他的：「你是一个可以到达的地方。」这张票，让他怕。

一张是他自己开给前面那个人的：「我也可以到你那里去。」这张票，让他羡慕、不服、攀比。

两张票，在同一个人的账本里，同时记着。

这就解释了一件日子里常见、又让人迷惑的事：很多被人羡慕得不得了的人，自己却过得很紧。他们不是矫情，也不是装。他们的账本上，向上看的那一头，和向下看的那一头，是**同时**在起作用的。向上看的时候，他是一个羡慕者；向下看的时候，他是一个被追的人。他在中间，两头都有一个眼睛。

被羡慕的重量，就是这样一重加一重。

那么，有没有一个位置，是只有被羡慕、没有羡慕别人的？

大概没有。世界首富，也会羡慕一个天天去爬山的老头。不是羡慕他的钱，是羡慕他那一个下午。羡慕不看谁位置高，看的是同一性栏对着什么开。

这一点，下一章要用上。林川被陈禾羡慕了二十多年，直到 2024 年，才有一天，他自己成了那个仰着头的人。那个故事，第 31 章说。

◆ 九、近邻一：凡勃伦，「被羡慕」是财富的价值

托斯丹·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1899）里，写了一个后来被说了一百多年的想法：有钱人的消费，大半不是为了用，而是为了让别人看见。他把这叫「炫耀性消费」，还有「炫耀性休闲」。他说，在一个以财富定高低的社会，光有财富不够，要**让人知道**你有；财富的价值，大半在于它能引来别人的嫉羡〔核：他用的词是 invidious comparison，常译作「嫉羡性比较」〕。

他说中了什么。

说中的是：被羡慕本身，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人们会为它付钱。

林川的相机，林川的房子，林川孩子的学校，都是这个道理。它们被买下来，一半是因为有用，另一半是因为它们是**别人看得见的差**。

凡勃伦还说中了第二件：这种追求没有尽头，因为参照点一直在往上走。你追上了一档，下一档又出现。他说的「金钱竞赛」，说的正是这个。

本书多出的那一层。

多出的一层是：凡勃伦写的是炫耀的人**要什么**，没有写炫耀的人**怕什么**。

炫耀的人，在手里握着一张票，是「让别人羡慕我」。可是这张票有一个自己破自己的地方：炫耀要有观众。观众里，同一性栏要对着自己开，否则羡慕不发

生。可是观众一旦和自己「差不多」，**也就是可能追上来的人**，炫耀的人，就同时给自己造了一个怕的对象。

炫耀越成功，被羡慕越深，追的人越多，怕也越重。

这是炫耀自己的一个背面，凡勃伦没有写：每一个炫耀的动作，都是一次把「差」递到近处的人手里，请他们来追。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

凡勃伦的推论，大意是：在乎被羡慕的人，会把炫耀摆到人看得见的地方，观众越多越好。

本书的推论是：怕的人，会在**手里有他底账的人**面前收起来。

一个最简单的场景：林川在北京新认识的客户面前，可以说他在做什么项目，用什么车，孩子读什么学校。在老同学面前，他不会说，或者说得很短，甚至自嘲两句。这不是凡勃伦的「炫给不熟的人看」，也不是单纯的谦虚。是因为老同学的账本里，有他 1998 年那一笔底账。你对他炫，他在心里能把你的差，**翻回那 31 分**。

所以，凡勃伦推出的炫耀，是向陌生的人炫；本书推出的，是向**手里没有你底账的人**炫。这是两个可以分开的预测。

若是调查发现，被羡慕的人在老同学面前和在陌生人面前一样炫耀，本书这一处就要收回。

◆ 十、近邻二：福柯，被看的人替看的人看自己

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1975）里，用了边沁设计的一种监狱做比喻，叫「全景敞视监狱」：中间一座瞭望塔，四周一圈囚室，塔里的人能看见每一间囚室，囚室里的人看不见塔里有没有人。福柯说，这种设计最妙的地方在于：囚犯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被看，于是**自己替监视者监视自己**。权力不用动手，凝视就够了〔核：大意如此〕。

他说中了什么。

说中的是：被看，不是一个中性的状态。被看的人，会把那束目光放进自己里面。

许知遥带走草稿纸，林川关小朋友圈，被很多人羡慕的人，渐渐学会了替那一圈眼睛看自己：我这样做，他们会怎么想？我这个样子，配得上他们的目光吗？目光不在眼前，已经在脑子里了。

福柯还说中了第二件：这套东西不靠暴力，靠的是「可能被看」。只要有被看的可能，人就会自己收紧。

本书多出的那一层。

多出的一层，有两处。

第一处：全景敞视的塔里，站着的是权力，是一个中心。看的人，在塔里，不会被看。可是羡慕的目光，**没有塔**。看的人自己，也站在别人的目光里。小苒看着许知遥，小苒的背后，还有别的人在看小苒。凝视是一张网，不是一座塔。

第二处，也是更要紧的：福柯的凝视，内化进去的是**规训**，是一套该怎样的标准。可是被羡慕的目光，里面带着一张**期票**：「我可以到你那里去。」被看的人把它收进自己里面的，不是一套标准，而是一个念头：我的路，会被走一遍。

这一点，决定了怕的**强度**。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

假设有两个被羡慕的人。第一个人，被一千个远处的人看着：粉丝、网友、不认识的同行，目光很多，很亮。第二个人，被一个离得很近的人看着：邻座，同事，一个每天都能看见他草稿纸的人。

凝视的说法，推出：被看的人越多，内化得越深，被规训得越紧。

本书推出：**一千个远处的目光，不如一个邻座的目光重**。因为怕的账，开在同一性栏对着的那一类人面前，远处的人，同一性栏是关的。

这个预测可以检验：让许知遥在学校的大礼堂里，面对三千双眼睛讲话；再让她在晚自习的教室里，把草稿纸摊开，隔着一条走道，对面是小苒。哪一个会让她手心出汗，哪一个会让她想把纸收起来？

若是前者更让她收紧，本书这一处，就要重写。

◆ 十一、近邻三：「功成而弗居」

《道德经》第二章里有一句话：「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大意是：让万物生长，却不占为己有；有所作为，却不倚仗；功成之后，不把功劳占住。正因为不占住，功劳也就不会离开〔核：大意〕。

他说中了什么。

说中的是：「居」是一个动作。功成之后，人会想把那个功占在自己名下，坐下来，住进去。这个「居」，是被羡慕者最自然的病。

老子还说中了第二件，很深的一件：**占住的，反而留不住**。「夫唯弗居，是以不去」，你越想守住，越守不住；你不守，它倒不会走。

放到本章：被羡慕的人，攀比、守仓、碎草稿纸，每一个动作，都是「居」。老子说，这是一条越居越不稳的路。

本书多出的那一层。

「弗居」是一个**要求**：不要居。可是怎样才能不居？

被羡慕的人，如果只是管住自己的嘴和手，不表现出居的样子，说「不敢当」，把功劳让给别人，这样的「弗居」，在本书看来，还是在居，只不过居在了心里。账本里，那一栏仍然写着「我的路」。

「居」要有一个户头。要有一个「我」，在功名下面开户，才能居得进去。

看见那只手，户头自己就空了。

林川在夜宵摊上，没有想「我要弗居」。他只是看见：这个分数里，有一大块我说不清，一个说不清的东西，你怎么居？那个户头，没有办法开。

这是第 29 章愧的另一层意思：愧不是一种姿态，是**居不住**。不是我要谦虚，是我居不下去。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

有两个人，都说「不敢居功」。一个夜里睡不着，总觉得有人在盯；一个睡得着。

老子的说法推不出这个分叉，两个人嘴上、行为上，都是弗居。

本书推出：睡不着的那个，是把领先记在自己的路上，只是不说；睡得着的那个，是把领先记在那只手上，说不清，也不必说清。

前者的「弗居」是姿势，后者的「弗居」是账。姿势可以装，账装不了。你可以在饭桌上一句一句地让功，可是半夜的时候，那一栏写着什么，它自己知道。

这个判别，不是评价，不是说前者不好。前者常常是在路上，账还没有转。只是用来分开一个常被混在一起的东西：让功，和居不住。

◆ 十二、近邻四：冒名顶替

1978 年，美国心理学家波琳·克兰斯和苏珊娜·艾姆斯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高成就女性中的冒名顶替现象》〔核：Clance & Imes，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 Practice〕。她们访谈了一批在学业和职业上很成功的女性，发现她们里面许多人，有一种共同的感觉：觉得自己的成功是假的，是别人高估了自己，总有一天会被发现是骗子。她们把成功归因于运气、时机、别人的好意，不肯归因于自己的能力。后来的研究者发现，这种感觉并不只出现在女性身上〔核〕。

她们说中了什么。

说中的是：被羡慕的位置，常常带着一种自己说不出口的、相反的感觉。外面的人觉得你够格，里面的人觉得自己不够。

这和本章前面说的「怕被揭穿」，完全吻合。她们还说中了另一件：这种感觉**不被成功消除**。拿了更多奖，升了更高的位置，那个「骗子」的感觉不会淡，有时反而更重。

这一点很要紧。它说明，那一块「怕」，不是因为成功不够多，是因为账的记法。

本书多出的那一层。

「冒名顶替」这个名字，用的是一个**真假**的框：我是真的，还是假的？我的成功，是应得的，还是冒来的？

这个框本身，就是一种笃信。

它笃信：一个人的领先，应该有一条清白的路，一个「应得的 D」，和这个结果一一对应。有这条路，叫真；没有这条路、或者路里掺了蒙、碰、借，叫假。

可是本书一直在说：路和样子之间，隔着那只手，没有一一对应。**即使是最努力的人，他的领先也有一部分是运气；即使是最幸运的人，他的领先里，也有一部分是他的路**。两个部分在 F 里搅在一起，不可能拆出一份「清白」的账。

被羡慕者的怕，不是因为他的成功是假的，而是因为他笃信一份**不存在的清白账**，拿它对着自己的真账一对，总是对不上，于是觉得自己是冒名的。

冒名顶替，和第 26 章的自卑，是亲戚。自卑是承认有函数，把自己的函数冻成天生的劣等。冒名是把自己的成功冻成「不配」。两种，都把一个在发生的东西，冻成了一个评定。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

回到那道蒙的大题。

按冒名顶替的说法，林川知道自己蒙过，他的怕应该是：「别人知道我蒙过，就会觉得我不够格。」他怕的是被揭穿。

本书推出的是另一个结果：**如果林川看见，蒙，本身也是他的函数的一部分，他的怕会松**。

为什么？因为蒙的那个方向，不是随便蒙的。是他做过很多题以后，手上有一种感觉，会往那边落。这个「手上的感觉」，是他的路长出来的。蒙，不是路的反面，蒙是路的一个出口。

当林川不再把「蒙」和「路」对着放，把它们看成同一个函数的两个面，那个要被揭穿的「假」，就没有地方站了。

这个检验也很具体：问一个被羡慕、又很怕被揭穿的人：「你蒙的那一次，为什么往那边蒙，而不往另一边？」他若答得出（「因为我觉得那个方向像是我做过的那一类」），他的怕，多半会松一格。答不出，说「就是随便猜的」，那一格就还紧着。

◆ 十三、追的人那一头：小苒的账

写了这么久被羡慕的一方，也要回头看一眼追的那一头。小苒在这一章里，一直站在门框边上听，她的账，值得翻一翻。

小苒对许知遥的账，起手是羡慕：同一个班，同一个年级，成绩挨着，「她能做到的，我也许也能」。这是悬着的账，第 19 章写过。

可是那天晚上，小苒说的话里，有一句滑出来了：「我们有人偷偷说，她肯定是有什么秘诀，不想让人知道。」

这句话，是账在转科目。

「她肯定有秘诀」，是把许知遥的领先，记成了一份**藏起来的配方**。配方既然是藏起来的，那么这份领先，就不是靠走出来的，而是靠拿着一样别人没有的东西。拿着别人没有的东西，就是「来路不正」的苗头。

这离第 23 章的嫉妒，只差半步：嫉妒是把账记到对方头上，盯着他走的路，说他来路不正。

小苒还没有迈出这半步。她只是在陈述一件事，语气里没有恨。可是账已经朝那边偏了一格。偏的原因，恰好是**许知遥带走草稿纸**。

这一点，值得每一个被羡慕的人想一想：你为了防追的人，把东西藏起来，藏的动作本身，就是在替对方的账本，写下「他有秘诀」四个字。

怕和嫉妒，在这里扣成了一对齿轮。一头因为怕而藏，一头因为藏而疑，疑得重了，对面更要藏。许知遥的碎纸机，每响一次，小苒的账就往「错账」那边挪一点。

这个齿轮，同样要从某一头先松开。

小苒这一头能做的，是第 22 章、第 28 章讲过的：把「她肯定有秘诀」，换成「我想知道她这一步怎么走」。这两句话，差一个科目，一个是记到对方头上，一个是记到自己的路上。

许知遥那一头能做的，是摊开。

两头谁先动，都行。谁先动，谁就先把那个圈打开一个口。

◆ 十四、苏敏的备课本

在说出路之前，先插一件小事。它是苏敏的，一个很普通的语文老师的事。

苏敏教了二十多年书，有一套备课本，从《荷塘月色》到《鸿门宴》，每一篇都有她手写的批注，旁边有她自己的小标记：这里学生会卡，这里要停三秒，这里别讲太满。这些本子，在同一个教研组里，一直是**被羡慕的东西**。

有一年，组里来了一位刚毕业的年轻老师，姓李。苏敏把整整一摞备课本，原样借给了她。

苏敏没有一点担心。丈夫问起来，她说：「借就借呗，她拿去也上不成我这堂课。」

后来的事，苏敏一点也不意外。年轻李老师按着她的本子，把《荷塘月色》一页一页地讲下去，讲得很顺，可是那堂课，和苏敏的完全不是一回事。苏敏听课的时候坐在后排，在心里一条一条数：她在这里停了三秒，对；可是她的这三秒，停的是自己的紧张，不是学生的卡点。

下了课，年轻李老师有点沮丧，说：「苏老师，我是照着您的来的。」

苏敏说：「我知道。你这一堂，有一个地方比我强，你读第三段的时候，声音是轻的，我从来没有那样读过。」

年轻李老师愣住了。

这个场景，用一句话说，就是：**苏敏不怕被追上，是因为她亲眼看过很多遍，路搬不走**。

她的备课本，是一份草稿纸，全摆在外面。借给谁，谁照着走，走出来的，没有一次是她的。久了，那个「怕被追上」的念头，在她的账本里就没有地方落脚了。

这个例子，也说明一个很实际的方法：不怕被追上的人，不是天生心大，是**反复验过**：自己摊开的路，别人走不成自己。

反过来，许知遥那一叠草稿纸，没有被验过。她不知道，把草稿纸给小苒，小苒会走成什么样子。她只能碎掉，以防万一。

怕，常常就是一件没有被验过的事。

◆ 十五、被很多人羡慕的人，怎样活

走到这里，被羡慕的重量摆开了：攀比、躲、怕、冒名。每一笔都有账，每一笔都有病。

一个被很多人羡慕的人，该怎样活？

先替被羡慕的人说一句公道话。

本章写了这么多攀比、躲、怕，读下来容易觉得，被羡慕的人是一群过得很别扭的人。其实不是。绝大多数被羡慕的人，大部分时候，日子过得平平常常，上班、做饭、接孩子，很少想到自己是不是被谁盯着。上面这些账，是在某些特定的晚上才浮上来的：升职的晚上，收到同学消息的晚上，孩子考砸的晚上。

被羡慕，不是一个罪名，也不是一副枷。它是一个位置，位置上有它的账。账要记，也要结。本书写它，是想让这个位置上的人，在某个睡不着的晚上，知道有一份账本可以翻。

先说两件**不该做**的事。

第一件，不要靠压低自己来换平安。把好事压到最后才说，把成绩说成「也就那样」，这样的话说多了，对面的人听出来的，是一堵墙。对面的羡慕，反而会变成「他不想让我靠近」，变成猜疑。

第二件，不要靠加码来守住差。再买一台，再升一档。这是第 21 章的老路，也是凡勃伦写的那条没有头的路。

那该怎么办？

本书的答案，来自本章最前面的那一对反差：**作息表摆出来，草稿纸带走**。

出路，是反过来：**把草稿纸摆出来**。

怎么摆？不是把所有东西都公开，是把那一部分「说不清的」、「蒙的」、「借的」、「碰上的」，**摆出来**。让对面的人看见，这条路里，有一大块是走不通的、乱的、靠运气的。

这样做，有三个好处。

第一，让追的人看见**路不是配方**。他拿到的不是一张可抄的图，而是一团乱。他知道，抄是抄不来的，路要自己走。这对他是诚实的，也让他少走一半的冤枉路。

第二，让被羡慕的人，**怕有了出口**。怕被追上，是因为把路当成了配方，藏在手里。路一摊开，配方的幻觉先破，怕就没有了守的东西。一个没有秘诀的人，用不着碎纸机。

第三，让两头的账，**能对上**。你摊开一块「说不清的」，对面的人才可能说一句「我想过要是我……」。夜宵摊上发生的事，就是这样发生的。

这不是美德，也不是教人谦虚。这是一个很实在的账务办法：**让对面的账能够入账，你自己的账才能结**。

还有一个小提醒：摊开乱的，和**晒辛苦**，是两回事。

有的人也肯摆出自己的路，可是摆出来的是「我当年多苦」：每天几点起，吃过什么苦，熬了多少夜。这样的摊开，听上去很诚恳，其实还是一种优越，只是换成了苦的样子。对面的人听完，只会觉得：他这么苦才到这里，我这点苦不够。账又记回了「自己的路」那一栏。

摊开，摆的是**不成的**：这里我其实不会，这一步是别人帮的，这个方向是碰上的。这些东西，晒不出光彩，所以没有人拿它来炫。恰恰因为它不好看，对面才相信是真的。

有人会问：摊开了，别人真的追上来怎么办？

追上来，就追上来。本章前面说了：追上的，是那个分数，不是你。你的位置，在你自己的路上，没有人能站。

◆ 放回日子里

那天晚饭之后，陈禾给小苒讲了一件事，他没有说是林川的事，只说「我认识的一个人」。

他说，有个人上学的时候，也像许知遥一样，不爱让别人看他的草稿纸。几十年后他才对一个老朋友说：那些草稿纸，有一半是乱的，有一半是错的，他不是怕别人偷学，是怕别人看见那些乱的、错的，会知道他其实也不是那么清楚。

小苒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那许知遥是不是也这样？」

陈禾说：「不知道。你可以问问她。」

小苒说：「怎么问？说『你的草稿纸是不是很乱』？」

陈禾笑了：「你可以先把你的草稿纸，拿给她看。」

这是明天能试的小办法。

你若是那个追的人，不要问「你有什么秘诀」，去问：「你这道题，卡在哪一步？」前一句的问法，把对面当成了一份配方；后一句，是一个人对着另一个人的草稿纸。

你若是那个被追的人，在一个很近的人面前，试着摊开一张**乱的**：一道没做出来的题，一次蒙的，一份被退回来的稿子。不用多，一张就够。看看对面的人，眼睛里发生了什么。

那一刻，你会发现，你手里握着的那一半期票，叫「怕」的那一半，轻了一点。

过了几天，小苒真的做了一件小事。

周三晚自习，下课铃响，她收拾东西的时候，把当天那一张写满的草稿纸，没有塞进书包，也没有扔，而是转过身，放在了斜前方许知遥的桌角上。

那张纸很乱。第一个思路画了一半，叉掉了；第二个思路写到最后一行，发现符号错了；右下角有一个很大的问号，旁边写着「这里为什么是负的？」

小苒说：「我这一步卡了一个晚上，你看看。」

许知遥没有说话，低头看了一会儿。看了大概半分钟，她抬起头，说：「我也卡过。」

然后她从书包里，抽出了一张折得很小的纸，也是一张乱的。

回到家，小苒把这件事讲给苏敏听，没有讲得很详细，只说了一句：「她的草稿纸，比我的还乱。」

苏敏说：「那你还怕她有什么秘诀吗？」

小苒想了想，说：「秘诀倒没有。就是她把那张纸，折得特别小。」

苏敏笑了。陈禾在旁边，没有笑。他想的是，一张折得很小的纸，和一个在碎纸机前站过的女孩，和一个在手机里把朋友圈调成三天可见的老同学，其实是同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不是坏的，是怕。怕，只需要有人在对面，先把纸展开。

带 走 的 话

被羡慕的人怕的不是人多，是离得最近的那一个；怕被追上，是把路当成了配方，路摊开，怕才有出口。

小　账

这一章里，回写落下了，还是悬着？悬着。被羡慕者的攀比、躲、怕，各自合着账本，两头没有对账；摊开草稿纸，是回写的第一笔，这一笔还要读者去落。

本书要防的笃信：以为领先是一条别人能走通的配方。——本章在哪里防住了它？——在草稿纸上：作息表可以抄，草稿纸上的那条路，抄的人拿到的只是一团乱。

想 一 想

1. 你身边有没有一个你「不愿意把东西给他看」的人？他是谁？他和你是什么关系？
2. 你被人夸「厉害」「有秘诀」的时候，心里有没有一个很细的声音说「其实不是这样」？它在说什么？
3. 如果让你摊开一张「乱的草稿纸」给一个很近的人看，你会选哪一张？为什么是这一张？

◆

31

第 31 章

二十年后的同学会：类比反转

陈禾差点没去 2023 年的同学会。

通知是半年前就发出来的：毕业二十五周年，11 月的一个周六，长沙，一家带包间的酒店。班长在群里一次一次地点名，到了九月底，群里只剩下他一个人在说话，其余的人，要么回了「到」，要么不回。

陈禾不回。

苏敏看他对着手机发了好几天的呆，问：「你想去，还是不想去？」

陈禾说：「不知道。」

苏敏说：「不知道，就是想去，又怕去。」

他没有反驳。

最后一个晚上，他把衬衫从衣柜里拿出来，又挂回去，拿出来，又挂回去。后来他穿了平常去工地以外的那件深蓝色的，对着卫生间的镜子看了一会儿，出了门。

林川从北京飞回来，当天下午到的长沙，直接去了酒店。

这场毕业二十五年的同学会，前面几章提过。陈禾在门口犹豫那一幕，就是第 27 章说的躲。这一章，要把这场同学会，和一年后湘江边的那一顿夜宵，接在一起读。

两场相隔一年。读完你会看到一件事：账的方向，转了半圈。

◆ 一、2023 年的饭桌

包间里摆了四张大圆桌。陈禾进去的时候，人已经到了一大半，空气里是二十多年没见的人才有的那种声音：喊名字，拍肩膀，每个人一进门，都要被好几个人叫出外号。

林川在最里面那张桌子，被围着。

他穿一件很干净的灰色针织衫，头发剪得短，手腕上没有表。陈禾一眼就认出来了，认得是认得，可是第一个念头是：他怎么一点都没有变胖。

「变胖」这个念头，说出来有点可笑。可你想想看，二十五年后，在一个包间里，你最先看见的是什么？不是对方现在的位置，不是对方这些年做了什么，是**身体**，是头发，是肚子，是脸上有没有皱纹。这些东西是最先到的，它们先替你记了一笔账。陈禾的这一笔，是：他保养得比我好。

这一笔，要在后面几分钟里才被转科目。

周老师来了。

七十多岁的人，拄着一根黑色的细拐杖，被两个学生搀进来。大家站起来鼓掌，周老师摆摆手，说：「别站，别站，坐。」眼睛在人群里一圈一圈地找，找到了陈禾，又找到了林川，两个人隔着一张桌子。

周老师笑了，那个笑，陈禾太熟了。

她说：「你们俩，当年就差那么一点。」

这是第 4 章说过的那句话。二十多年里，周老师见他们每一回，几乎都要说一遍。有的时候在路上碰见，有的时候在电话里，有的时候在同学群里发的语音。每一次都是同一句。

全桌的人哄地笑了，有人起哄：「那当年就是林川蒙对了！」

林川笑得很自然，举杯：「老师说的是，差得少，运气好。」

陈禾也举杯。杯子碰在一起，响了一声，是很轻的一声。

陈禾后来回想这一碰，在那一刻，他心里记下的，是这样几件事：

一是，林川说「运气好」，说得很轻，是一句客气话。

二是，这句客气话没有让他舒服，反而让他有一点不服。客气话本来是想让对面松一点，可是对面听了，是一句不用接的话，等于把那 31 分，轻轻放回了对面手里。

三是，他在那一刻，也看见了自己的这一笔：不服。

而林川那一边，在同一个杯子碰过的时刻，记下的是另一份账。

林川在北京的二十多年里，每逢回长沙，都会碰到类似的场面：一桌老同学，一个老师，一句「你们俩当年就差那么一点」。他每一次都回「运气好」，每一次回得都很顺。这句话，在这一年的这一刻，已经是一句**优越带着客气**的话了。「运气好」是客气，客气的底下，那一栏仍然是「我的路」。

这是第 29 章讲的科目转移，转到这个时候，账面上的话已经说得滴水不漏。

可是就在这一个桌上，有人悄悄做了一件事：

陈禾低头夹了一筷子菜，抬头的时候，隔着人群，看了林川一眼。

林川没有看他。林川正在听旁边的人讲他孩子的学校。

陈禾后来说，那一眼，他看见的不是一个功成名就的人，是一个**坐得很直**的人。一个整个晚上，每次端杯、每次接话、每次笑，背都挺着的人。那种直，不是自在，是撑着的。

他当时没有把这个看见记成什么账，只是留下了一个印象。

一年后，这个印象，有了用处。

◆ 二、一年以后，湘江边

第 29 章写了那一晚夜宵的前半。这一章，写它的后半。

林川说完「是蒙的」，陈禾说完「我想过要是我蒙对了」，两人沉默了一阵。铁板上换了一盘新的鱿鱼，老板把它端过来，放在桌子中间，说：「小心烫。」

林川用筷子拨了拨鱿鱼，没有吃。

他说：「陈禾，我跟你说句不好听的话。我这两个月，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想你每天做什么。」

陈禾差点被啤酒呛着：「我？我有什么好想的。」

林川说：「你每天早上，是不是还是六点起来，去工地，那个，叫什么，看混凝土浇注，看钢筋绑扎？」

陈禾说：「是。」

林川说：「你不用开会，不用对接，不用在群里回十几个人的消息。你去工地，一个东西做成了，你就盯着它，做成了就是做成了。」

陈禾说：「我们那一行，一个东西做错了，要死人的。」

林川说：「我知道。我是说，你那个做成的东西，立在那里，别人拿不走，也不会因为一次会议就没了。」

他停了一下，说：「我在北京二十多年，做的东西，一次组织架构调整，一夜之间，没了。」

这句话，陈禾听出了一点味道，不是难过，是一点没处放的东西。

林川接着说：

「还有你，每两个礼拜回去看你妈。我爸妈也在县里，我一年回两次。我爸今年头发全白了，我第一次看见，是视频里，灯光暖，我还以为是灯。」

陈禾想起了第 1 章，推门那一下的事。他没有接话。

林川说：「我这个月，经常想一个问题。要是当年我没去北京，在长沙找个设计院，或者考个公务员，我今天会不会也就是你这样。」

陈禾说：「你就是想想。」

林川说：「想想。」他笑了一下，「可是我发现，我想得特别认真。」

这一段话，讲的是**羡慕**。

不是客气，不是安慰，是真的、带着一点酸的、一点亮的羡慕。陈禾听了二十多年别人说林川，这是第一次，有人用这样的语气，说他自己。

那一刻，陈禾的第一反应，本书不能不写，因为它不好看。

他心里有一个声音，很小，很快地说：**你看，你也有今天**。

这四个字，从心里升起来的时候，带着一阵小小的、热热的舒坦。

那一阵舒坦，只有两三秒。

两三秒之后，他看见了它。他看见那个舒坦，就像一个人低头，看见自己鞋面上沾了一点不干净的东西。他没有骂自己，也没有立刻擦掉，他只是看着，认出来：这是第 20 章的不服，在这一刻，换了一个方向，变成了**幸灾乐祸**的一个小芽。

他没有把它掐掉，也没有让它长。他只是认下了它。

认下，不等于结束。可是认下之后，他对面那个人的话，就从「一个落魄的老同学在说话」，变成了「一个真的在羡慕我的人」。

这两种听，差得很远。

◆ 三、这是账换了手

现在，把 2023 年的饭桌和 2024 年的夜宵摊，放在一张表里。

账栏	2023 年同学会	2024 年湘江边
陈禾那头	羡慕、不服，夹着躲	先是一小阵舒坦，认下之后，成了被羡慕的一方
林川那头	优越带着客气（「运气好」）	羡慕，夹着悔（「要是当年我没去北京」）
同一性栏	两头都开着，「当年就差那么一点」	两头都开着，更开了
归因栏	陈禾记到偶然、记到他的路；林川记到自己的路	林川记到「我选错了路」，也在往那只手上靠
情态栏	陈禾「本该一样」；林川「本该如此」	林川「可以一样」；陈禾说不清
时间栏	两头都往 1998 年记	林川往 1998 年的岔口记，也往现在记

这张表里，有一件事最要紧：**同一性栏，两年里，没有变**。

两个人，在 2023 年 11 月的那个周六，和 2024 年深秋的那个晚上，账本的第一栏，写的都是同一个东西：「我们当年差不多」。

变的，是后面几栏。变的是**哪一头多、哪一头少**。

2023 年，林川多，陈禾少。2024 年，林川少了，陈禾没有多，但是对比之下，林川的账里，那个「多」被冲销了，陈禾的「稳」，反而成了账面上显眼的东西。

于是账换了手。

陈禾原来是羡慕的一头，现在成了被羡慕的一头。林川原来是被羡慕的一头，现在成了羡慕的一头。

可是你看，两个人的账本，用的是同一套栏目。换手之后，每一栏都还在，只是**位置对调了**。陈禾那边出来了庆幸、优越、愧的苗头；林川那边出来了羡慕、悔、夹着一点不服。

王德生博士在谈羡慕的时候，有一句话说得很紧：

「如果 SDE 洪流（=人）没有任何类比性，羡慕不会发生。羡慕是一种隐藏的类比性。」

这一句，在这一晚，有了另一个读法。

林川的羡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不是从 2024 年才有的。那个「隐藏的类比性」，二十六年前，就在他心里：「我和陈禾差不多。」一直藏着。2023 年，它被优越盖住，没有露头。2024 年，他被冲销，优越的凭证撤了，下面那个藏了二十六年的类比，露了出来。

于是同一句「我们差不多」，换了个方向，又记一遍账。

这就是**类比反转**。

本书的写法，是把它放回账里看：反转不是一件新事，是同一张期票，换了一面。当年那张期票，一面是「我可以到你那里去」，一面是「你可以到我这里来」。1998 年兑现的是前一面的反面，2024 年，翻到了另一面。

◆ 四、两张期票，各开各的

夜宵摊上那一晚，林川说了一句话，值得单独拿出来拆。

「要是当年我没去北京，在长沙找个设计院，或者考个公务员，我今天会不会也就是你这样。」

这句话的句式，王德生博士早就写过：

「羡慕，是以一种：如果当时我'进行了某种'，那么今天也就会发生……羡慕总是和偶尔的悔连接的。」

林川的这一句，正好是这个句式的原样：「如果当时我没去北京，那么今天我也就会是你这样。」

这是一个**纵向的悔**。把一次横向的类比（我和陈禾差不多），转成了一次纵向的追问（我当年要是那样走）。

可是这个悔，在 2024 年才第一次出现在林川的账本里。为什么 2023 年没有？

因为 2023 年，他不需要它。优越那一栏，足够撑住整个账面，他的路是对的，他的位置是应得的，没有什么「要是当年」要问。

直到被冲销。路的凭证一撤，「我这条路对不对」这一问，才第一次浮上来。

现在，把镜头转向陈禾。

陈禾记了二十多年的那一句，是第 6 章写的：「如果我也像林川那样，每天五点起床，就能考上北大。」这是一个**反方向的悔**，陈禾的悔，一直朝着那个考场、那个高三，往 1998 年去。

两个人的悔，正好**背对背**。

林川的悔：当年要是回长沙，今天就能安稳。陈禾的悔：当年要是去了北京，今天就能……

这里不能说下去。因为陈禾的那句悔，在这一晚，第一次被打断了。他听见林川说：「我这个月，经常想一个问题。」他一下子明白，对面那个他羡慕了二十六年的人，也在想一个「要是当年」。

那么，两张期票，对着开：

林川开给陈禾那条路的：「如果当年我也走你那条路。」陈禾开给林川那条路的：「如果当年我也走你那条路。」

两张票，开的是**对方的路**，都是**同一个笃信**：相同的 D、相同的 E，必出相同的 S。林川笃信，当年他回长沙，就会长出陈禾

今天的样子：安稳、父母在身边、东西立在那里。陈禾笃信，当年他去北京，就会长出林川的样子：位置、薪水、不被怀疑的出身。

这两张票，都没有兑现。

一张永远兑不了，因为当年的岔口，只能走一条。另一张，**即使真的兑，也兑不出同样的东西**，因为每一个人手里，有的是自己的那只手。林川回长沙，长出来的，是林川在长沙的样子，不是陈禾。陈禾去北京，长出来的，是陈禾在北京的样子，不是林川。

第 3 章里，院子里的两棵橘树，同一年栽，同一块地，一棵结得多，一棵结得少。母亲说：各人有各人的命。放到这里，意思是：你把这一棵橘树，挪到另一棵的位置，它也不会长成另一棵。

两张期票，一起翻过来看，正反两面，写的是同一个笃信，同一个被遗忘的函数。

这是本章第一个要记下的：**反转不是两个人的位置换了，是两个人的笃信，对着开了。**

◆ 五、陈禾那边的账，也动了

回到夜宵摊。

林川说完那些话，两个人又坐了很久。铁板凉了，老板开始收拾隔壁桌。陈禾付了钱，两个人沿着江边走了一段路，江上有几条夜航的货船，亮着很暗的灯。

那一路，陈禾心里记了几笔账。本书要老实写出来，因为被羡慕的人账里发生的事，常常不是体面的。

第一笔，是那一小阵舒坦。前面写了。

第二笔，是优越。很轻，不是对林川的，是对他自己的：「我这些年，没有白过。」这句话，在二十多年里，他从来没有敢说过。现在，它从心里冒出来，带着一点点热。他看着江，把这句话压了回去，压得有一点勉强。

第三笔，是怕。这一笔，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发现，在那个「被羡慕」的一秒里，他心里最先浮出来的，是：**万一哪天我也被冲销了呢？**

监理这一行，这两年并不好。有几个项目停了，公司的回款拖着，年终奖薄了一截。他自己不说，苏敏也知道。他没有被裁，可是他看着林川，看见的不是一个「要羡慕他的人」，而是一个**被冲销的人**，那个人也曾经站在最前面，被所有人羡慕过。

这就是第 30 章最后那一行小字：可冲销。

第四笔，是愧。很浅，浅到他那天没有认出来。可是过了一阵，他想明白了：林川羡慕的那些东西，工地上立着的东西，每两周回去一趟的县城，都不全是他自己挣来的。

那个项目，是公司接的。公司那几年接得到，是因为长沙那几年在建。那几年长沙在建，不是陈禾的路决定的，是一个城市的周期。

每两周回去，是因为他家在县里，县里离长沙，开车一小时。他母亲还在，身体还好，这是母亲的那只手，不是他的。

苏敏在中学，有稳定的岗位，工资按月到，这是苏敏的那一条路。

他的「安稳」，一多半不是他的路，是他的土，是那只手。

他被羡慕的这一刻，账里出现了一个新的科目：**这些东西，其实不是我的**。

这就是第 29 章的愧，它在陈禾身上，换了一个方向，发生了。

同一个晚上，同一个人，一小阵舒坦，一点优越，一阵怕，一点愧。四笔账，叠在一起，没有一笔是他选的。这些是被羡慕了一次以后，在他账本里发生出来的。

这就是为什么本书要一直守那条纪律：不说「陈禾选择了某种心态」。他没有选。这一夜里，他像一个被别人推进了另一间屋子的人，在屋子里，发现里面的账本，竟然和他原来那间一模一样。

◆ 六、周老师那句话，换了一个意思

2023 年同学会上，周老师说：「你们俩，当年就差那么一点。」全桌哄笑。

这句话，在 2023 年的饭桌上，是一句**回忆**，里面的「差那么一点」，指的是 1998 年那 31 分，指的是一个已经定了的过去。

2024 年冬天，林川被冲销的事，慢慢传开了。有一天，周老师给陈禾打了一个电话，七十多岁的人，说话慢，先问了小苒，再问了苏敏，最后说：「听说林川回来了。」

陈禾说：「回来了，在长沙待着。」

周老师沉默了一会儿，说：「你们俩，当年就差那么一点。」

还是那一句。

可是这一回，陈禾听出了另一个意思。

老人说的，不是一个过去。她说的是一个**现在**。她大概不知道夜宵摊上的事，也不懂什么账本、什么回写，她只是看着两个她教过的孩子，一个当年在榜上高一点，一个低一点，二十六年后，又变成了一个高一点、一个低一点，只是高低换了一边。

「差那么一点」，二十六年里，竟然一直是对的。

这一句话，在陈禾心里转了很多遍。他想：周老师那句话，说的不是 31 分，是别的东西。是她站在讲台上，看着两个人的时候，一眼看见的东西：这两个孩子，是**一样的**。

可是他知道，周老师这句话里，也藏着一个笃信：她笃信，「就差那么一点」，是说「一点点运气，就能换过来」。这是她这一生教书，对一个班的孩子，最深的一种看法。她看见的一样，是真的；她推出的「换一点运气就能换过来」，是笃信。

这一次，陈禾没有去纠正她。他说：「是的，老师。」

挂了电话，他看着窗外，想：一句话，二十六年，每一次听，意思都不一样。不是话在变，是账在变。

这是本章要说的另一件事：**同一句话，落进不同的账本，是不同的话**。周老师的那句「就差那么一点」，在 1998 年，是安慰；在 2023 年，是回忆；在 2024 年，是一个提醒。账变了，它就换了一个意思。

◆ 七、为什么偏偏是陈禾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停一下问：林川被冲销之后，为什么羡慕的是陈禾？

北京二十多年，他周围有那么多人：同事、客户、同行。其中不乏过得稳当的，有几个，比陈禾还稳。可是夜宵摊上，林川想起的，是陈禾。

答案在同一性栏。

同一性栏对着谁开，不是对着「过得好的人」开，是对着**当年和自己挨着的人**开。北京的同事，是后来认识的，他们的路，从认识那一天起，就是各走各的；他们的稳，是他们的稳，和林川之间，没有一条「当年就差那么一点」的线。

陈禾不一样。陈禾是 1998 年那个红榜上，名字挨着他的人。这条线，二十六年没有断。

所以林川被冲销以后，心里浮上来的，不是北京任何一个过得稳当的人，是陈禾。

这是第 14 章的结论，在这里又落了一次：**账本的户头，是同一性开的**。你不羡慕谁，不是因为他不好，是因为他没有进你的户头。

反过来，也解释了另一件事：林川在北京二十多年，每一次升职、换房，都没有对陈禾记过一笔。陈禾，在他账里，一直是一个「老家那边的同学」，被他压在一个很深的抽屉里。直到被冲销，抽屉才被拉开。

户头一直在，只是平时不用。

这也是为什么，被羡慕的位置，常常会被**意外地翻出来**。不是别人突然开始看你了，是你的那个户头，一直开着，在某个夜里，对方的账出了事，这个户头就被翻到了最上面。

◆ 八、账不在落差上

现在可以回答本章要回答的问题了。

在讲羡慕的前几编里，本书一直在说一个意思：落差不是痛的来源，笃信才是。可是这句话，一直没有一个**干净的检验**。

一个干净的检验，要这样设计：**把落差的方向反过来，看账变不变。**

如果账在落差上，也就是说，一个人痛不痛，取决于「别人比我多还是少」，那么方向一反，账就应该换成另一种东西：多的一头痛的是一种痛，少的一头痛的是另一种痛，两头的东西，应该互相看不出来。

可是 2023 年到 2024 年，发生的是：

方向反了，**栏目没变**。

陈禾那边，从羡慕、不服、躲，变成了一小阵舒坦、一点优越、怕、愧：这是被羡慕者的栏目，和第 29 章、第 30 章写的完全对得上，用的是同一张四栏表。

林川那边，从优越带着客气，变成了羡慕、悔、夹着一点不服：这是羡慕者的栏目，和第 19 章到第 23 章写的完全对得上。

同一套栏目，同一套科目，只是两个人对调了位置。

这说明一件事：**账不是落差生的，账是笃信生的。**落差只是一个触发。方向正、方向反，被触发的东西，是同一套东西。

再进一步。如果笃信松了，会怎样?

假设陈禾在 2023 年同学会之前，就已经明白了第 3 章：同样的路、同样的土，在别人那里，长出的样子不一样，中间有一只各人自己的手。那天他走进包间，看见林川，心里还是会有一点什么，因为身体、头发、坐姿，这些东西最先到，可是那些东西，不会往「羡慕」「不服」里转，因为转的那条线，笃信那条线，已经松了。

林川也一样。假设他在 2024 年被冲销的时候，已经明白：我那二十多年的位置，一部分是我的路，一部分是我的土，一部分是我说不清的东西。冲销了，也只是这一部分账换了一个形状，不会引出一个「我走错了路」的悔，因为他不再笃信「只有一条路能长出好结果」。

这两个假设，本书不能证明。可是有一个办法，让读者自己在日子里验：

找一个被你羡慕的人，找一个羡慕你的人，把两边的账，对着看一遍。

你会发现，你羡慕的那个人，账里有你没有看见的刺；羡慕你的那个人，账里有一笔你没有想到的债。同一个落差，两头的账，竟然是对称的。

对称，就是证据。落差如果真是痛的来源，两头的痛应该是一种东西，现在是两种，而且两种是镜像。镜像的东西，不是由落差生的，是由一个共同的模子生的。

这个模子，就是笃信的类比。

这样看，反转是对全书统一原理的一次**反向验算**。

王德生博士说：

「羡慕，懊悔……这 10 大心理，都是一个统一的原理。」

又说：

「羡慕是：现实中我们不一样，但是理念想象中可以一样。」

这两句，放在湘江边那一晚，读出了新的分量。「现实中我们不一样」，这一句，两年里，一个字没有变；变的，是哪一头多、哪一头少。「理念想象中可以一样」，这一句，也一个字没有变，两头都在想，两头都以为自己是被留在后面的那一个。

统一原理，统一在这里：不管你站在落差的哪一头，进账的是同一张期票，记账的是同一套四栏，出来的是同一批回应，只是名字换了。

要是十种心理，各有各的来路，反转一来，就该有一套全新的东西冒出来。可是什么也没有新冒出来。冒出来的，都是前面那几十章里，早已写过的老面孔：羡慕，悔，不服，舒坦，优越，怕，愧。它们在一个新的夜里，换了一张桌子，各就各位。

这是对「统一」二字，最朴素的一个检验：**人换了，位置换了，账本一页没换**。

◆ 九、旁观者的账：反转不是报应

林川被裁的消息，是怎么传开的，没有人说得清。大概是某一个人，在同学群里随口一句：「听说林川那边裁人了。」

群里安静了一阵。

接下来的几天，有人私下聊，有人不聊。本书不点名，只说**旁观的人，也在记账**，而且记得和当事人不太一样。

有的人，记的是**唏嘘**：「人这一辈子，说不准。」账面上记到偶然，情态是「谁都可能」，这是对别人的庆幸，也是对自己的后怕。

有的人，记的是**早知道**：「我就说，互联网那种地方，吃青春饭，迟早的。」账面上记到「他选的路」，情态是「本该如此」，这是一种事后的优越。

还有的人，什么也没有记，只是默默把林川的朋友圈，从「不看」调回了「普通」。这是一种很安静的回应，本书不好分类，叫它**对账的意愿**。

也有一个人，在群里发了一句：「他当年多厉害啊。」没有人接。

本书要在这里特别说一句：**反转不是报应**。

读到这一章，容易有一种读法：当年高 31 分的人，二十六年后被冲销了；当年低 31 分的人，反倒稳了。天理循环，各得其所。

这样的读法，是塞翁失马的民间版。它的毛病，是把反转读成了**一笔算清的账**：谁多拿了，谁就该还；谁少拿了，谁就该补。

可是林川被裁，不是因为他 1998 年多了那 31 分。是公司的一次架构调整，是一个行业的周期，是一个预算的数字。陈禾的稳，也不是因为他当年少了 31 分，而是长沙那几年在建，他家在县里，苏敏的岗位按月到。

两件事，各有各的函数，各有各的土，没有一根线，把 1998 年的 31 分和 2024 年的冲销，接在一起。

把它们接在一起的，是看的人的笃信：相信这个世界有一台总账，会把多的收回，把少的补上。

本书说的 F，是各人自己的，没有总账。**反转不是总账在找平，是两个人各自的发生，在同一年，碰巧让账的方向对了一次**。

这一点，对陈禾尤其要紧。那一小阵舒坦，是他心里的总账在说话：「你看，终于轮到我了。」他认出来，没有让它长。这个认，是本书说的验信的第一个动作。

◆ 十、近邻一：塞翁失马

《淮南子·人间训》里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靠近边塞的地方，有一位老人，他的马跑到胡人那边去了，邻居们来安慰他，他说：「这怎么就不是福呢？」过了几个月，那匹马带着胡人的骏马回来了，邻居们来道贺，他说：「这怎么就不是祸呢？」家里有了好马，他的儿子爱骑，摔断了腿，邻居们来慰问，他又说：「这怎么就不是福呢？」一年后，胡人大举入侵，青壮年都上了战场，死了十之八九，他的儿子因为腿断了，没有去，父子俩保全了性命〔核：大意〕。

他说中了什么。

说中的是：一次得失，不是账的终局。失了马，不一定是祸；得了马，不一定是福。同一件事，隔一段时间再看，会看出另一个样子。

放到林川和陈禾身上，塞翁说得很准：1998 年林川多出的那 31 分，在 2024 年，成了一个被冲销的位置。2024 年陈禾那份看着不起眼的「稳」，成了被羡慕的东西。祸福相倚，一点不假。

塞翁还说中了第二件，更深的一件：他自己，**没有急着记账**。邻居们来了，他不把失马记成祸，也不把得马记成福。他让这笔账悬在那里，等着往后看。

这是一种很高明的账务功夫：**挂账不结**。不把一次落差，马上转成一个科目。

本书多出的那一层。

多出的一层，有两处。

第一处：塞翁的账，最后还是归到一个地方——天道。祸福相倚，是一个天然的、先在的规律，马失了会来，来了会失，像钟摆。这样一来，塞翁的「不记账」，底下垫着一个很大的、藏着的 F：**一个总的运势**，在背后摆来摆去。

本书说的 F，不是一个总的钟摆。林川的 F，是林川这一股洪流自己的发生；陈禾的 F，是陈禾这一股洪流自己的发生。没有一个共同的摆，把两个人的位置，一高

一低地轮换。2024 年的反转，不是天道转了一圈，是两个人各自的发生，碰巧在这一年，让两头的账，对着开了一次。

第二处：塞翁故事里，最后的结局是好的。可是**账没有承诺结局**。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

假设林川后来真的起来了。他自己带一个小团队，几年后做成了，位置又回来了。

按塞翁的说法，福又来了，一个轮回走完，林川应该通透了，看透了祸福，以后不会再被落差伤到。

本书推出：**如果笃信没有被验过，反转多少次，学到的都是「轮流」，不是「各自」**。

林川会在新的位置上，对陈禾说：「你看，我就说会回来的。」他学到的，是「下一次轮到我」。这是第 20 章的不服，只是换了一个更体面的样子：挂账，等下一次。笃信「相同的路必出相同的样子」，没有动一根毫毛，他只是多了一个「轮流转」的补丁。

反过来，如果他在这几年里，验过那个笃信，他再上去的时候，对陈禾说的话，会是另一句：「我现在懂你那天为什么没接我的话了。」

一句是「你看，轮到我了」，一句是「我懂了」。

塞翁说「福祸相倚」，两句话他都能装下。本书能把它们分开。

这个判别可以放在日子里验：一个经历过几次大起大落的人，听到别人的好消息，是更平静，还是更容易说一句「他也就是这一阵」。后者，是轮流；前者，才是各自。

◆ 十一、近邻二：《围城》

钱锺书的《围城》（1947），第 5 章已经请过这位邻居。那一次取的是城外的人想冲进去。这一章取它的另一半：**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小说里，方鸿渐在上海和内地之间辗转，职业、婚姻、爱情，每一样东西，到手之后都不如在外面看的时候。书里借一句外国人的话，说婚姻像被围的城堡，城

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核：大意，出自小说第三章方鸿渐与褚慎明等人的谈话，借法国谚语〕。

他说中了什么。

说中的是：羡慕是双向的。城外的人羡慕城里的，城里的人羡慕城外的。两边都觉得对面的好。

这一点，放在林川和陈禾身上，几乎是原样：林川羡慕陈禾的稳，陈禾羡慕了林川二十多年的位置。围城说，两头的光，都是隔着墙看出来的。

钱锺书还说中了第二件：到了对面，也不一定好。方鸿渐换了一个又一个，每一次换，只是换了一座城。

本书多出的那一层。

围城的比喻里，有一堵**墙**，墙是一个现成的东西：城里、城外，是两种先在的位置。你是这里的人，还是那里的人，一目了然。

可是林川和陈禾之间，没有墙。

1998 年之后，他们没有被任何人放进两座城。他们各自走着各自的路，被各自的土养着。「城里、城外」这两个词，是**后来笃信立起来的**。笃信说「我们本来差不多」，于是把两个人，放进了同一块地图，然后在地图上，一个在城里，一个在城外。

墙是笃信砌的，不是砖砌的。

这一点，决定了出路的不同：围城的出路，只有一条，**换位**。换到另一边去看，看过了，发现一样，于是回来，或者继续换。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

假设林川没有换位。他没有回长沙，没有进设计院，没有去陈禾那个行当。他只是在夜宵摊上，听陈禾讲了一件工地上的烦心事。

陈禾讲的是：那个月，一个项目的甲方，在验收前一天，要求把一层的楼板重新做一遍，理由是「感觉不对」。监理要不要签字，签了，出事算监理的；不签，甲方压着款不付。这一场拉扯，陈禾已经熬了两个星期，晚上睡不着。

林川听着，听着听着，手里的筷子慢了下来。

他说：「我在北京，也有这样的甲方。」

陈禾说：「你们那个是客户。」

林川说：「一回事。」

这一刻，林川对陈禾那一格羡慕，松了一点。他没有换位，没有去工地站一天。他只是**看见了陈禾账里的那根刺**。

围城的说法，推不出这个松动：墙还在，城里的人还在城里，城外的人只要不进去，就一直觉得里面是好的。本书推出：**不换位，也能松**。松的办法，是看见对面的函数里，也有刺。

这个局面，在日子里很常见，却从来没有被好好命名过：一个人对你羡慕的时候，你不必跟他换，你只需要给他看你的一根刺。

若是反过来，所有的松动，都要靠真的换位才有，本书这一处，就要收回。

◆ 十二、近邻三：伊斯特林悖论

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在 1974 年发表过一篇论文，题目大意是《经济增长改善了人类的境遇吗？》〔核：Richard Easterlin，1974〕。他的发现，常被后人概括为「伊斯特林悖论」：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时点上，富人比穷人更倾向于说自己幸福；可是把时间拉长，或者把不同国家放在一起比，国家整体变富了，国民自报的幸福感，并没有同步上升。后来的研究者，对这个结论的细节有不少争论，这里只取它最基本的看见〔核〕。

他说中了什么。

说中的是：幸福，不是看绝对数，是看相对的位置。一个人的收入涨了，他周围的人也涨了，他的感觉不一定变好。

林川的二十多年，正是这样。他的收入，在北京算中上，放在全国，是很多人羡慕的数字。可是他的账本里，对照的，不是全国，是他那一圈：同公司的人、同年的人、更高一级的合伙人。在那个圈里，他的账，是一个「还不错，但还差一截」的账。

伊斯特林还说中了第二件：收入涨上去之后，感觉会很快适应，参照点跟着往上搬。

本书多出的那一层。

多出的一层是：伊斯特林讲的「参照点」，是一个**已经选好的东西**。同一个国家，参照的就是同胞；同一个圈子，参照的就是同圈的人。

可是林川在夜宵摊上，把参照点，换成了陈禾。一个在收入上，不算高过他的人。

参照点是怎么选的？不是收入决定的，是**同一性栏对着谁开**决定的。陈禾在2024 年的这一晚，在林川的账本里，是一个同一性栏开得很大的人，因为他是当年和自己挨着的那个人。收入再低，也是他的参照。

参照点的位置，是笃信放的，不是数字放的。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

假设有一天，林川的新团队做成了，房贷还完了，收入回到了被冲销以前的水平，甚至更高。

照伊斯特林的思路，大意推出：绝对收入回升，相对位置回升，幸福感应该回到原处，至少不再比陈禾差。

本书推出：**羡慕不会消失，它会搬科目。**

这时候，林川对陈禾的羡慕，会从「稳」搬到别的东西上：陈禾每两个星期回县里，他要出差；陈禾的女儿在身边，他的孩子在国外读书；陈禾的睡眠，陈禾的腰椎，陈禾那一口好胃。账上的数字，不再是收入，可是「羡慕」那个户头，仍然开着。

要关这个户头，要靠改栏头上的笃信，靠收入关不了。

这个预测，也可以放在日子里验：一个人，收入涨了三倍，对身边某个具体的人的羡慕，减了多少。若是几乎没有减，只是换了一个地方，本章这一处，就是站得住的。

◆ 十三、近邻四：隧道效应

阿尔伯特·赫希曼在 1973 年，与罗斯柴尔德合写过一篇论文，谈经济发展中，人们对收入不平等的容忍度怎样变化〔核：Hirschman & Rothschild,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3〕。他们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叫**隧道效应**：想象你堵在一条隧道里，有两条车道，两边的车都停着。忽然，另一条道上的车动了起来。一开始，你的心里是高兴的，因为你觉得「我这一条也快动了」，这个信号，给你带来希望。可是如果等了很久，你这一条还是不动，旁边的车越走越远，你的高兴，就会转成愤怒。

第 14 章里，这个比喻，已经用过一次。

他们说中了什么。

说中的是：看见别人走在前面，既可以是希望，也可以是怒气，要看它**还能不能等到自己**。

林川在 2023 年看陈禾，是在一条动着的车道上，看一条不动的车道：他是动的那一边。2024 年，他的车道停了，陈禾的车道没有变快，可是他觉得，陈禾那一边「稳稳地在那里」。

两位作者还说中了第二件：愤怒不是由不平等本身引起的，是由**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引起的。同一个差，在「正在缩小」的时候，人容忍；在「长期不变」的时候，人愤怒。

本书多出的那一层。

隧道的比喻里，所有的车，都**在同一条隧道里**，朝着同一个出口。

可是林川和陈禾，从 1998 年起，就不在同一条隧道。一个去了北京，在互联网的隧道里；一个回了长沙，在工程的隧道里。两条隧道，出口不一样，车的速度单位不一样，连「动」和「不动」的意思都不一样。

是笃信，把两个人画进同一条隧道。笃信说「我们当年差不多」，所以应该在同一条道上。

这样一来，隧道论里有一件事，推不出来：**最让人羡慕的那一辆，是压根没有进隧道的那一辆。**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

林川夜宵摊上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是在比「速度」。他说的是：「你去工地，一个东西做成了就是做成了。」「你每两个礼拜回去看你妈。」这些话里，没有速度，没有名次。

他羡慕的，是陈禾**不在比速度的那条路上**的样子。

隧道论推出：邻道的车动，才引出羡慕或怒气。本书推出：一个**根本不在赛道上**的人，更容易引出一种更深的羡慕，因为那是「我也许根本不用堵在这里」的可能。

这个预测，可以拿来看日子：一个堵在隧道里的人，更容易羡慕一个动了的车，还是一个从服务区早早拐出去的车？前者，隧道论说得对；后者，要靠本书才推得出。

若是调查发现，人们羡慕的，几乎都是邻道上跑得更快的人，没有人羡慕「不比速度」的人，本书这一处，就要收回。

◆ 十四、反转之后

读到这里，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说：反转之后，两个人怎么办？

这不是这一章要答的。第 36 章讲验信，第 37 章讲「如果现在」，才是出路。这一章，只落三笔，是反转当晚发生的。

第一笔，是**对账**。

江边走到桥底下，林川停了一下，说：「我想起来，当年你借过我一本笔记。」

陈禾说：「我借过你？是你借过我吧。」

林川说：「你借过我，数学，高二的下学期。我一直没还。」

陈禾想了想，说：「我记得是你借过我。」

两个人站在桥底下，吵了五分钟，到底是谁借谁的笔记。最后谁也没吵赢。

这是一件很小的事，可是它露出一个很大的东西：**两个人的记忆，各自在记各自的账，连一本笔记借给谁，都记反了**。

笃信的类比，在这件事上，露了个底：它里面最深的东西，是**两边都以为自己是借出的那一头**。因为谁都不愿意是借进的那一头，借进，是欠。

第二笔，是**没有解决**。

走到桥头，两个人分开，各自回家。那一晚，什么也没有被解决。林川的房贷还在，陈禾的怕还在，两张期票，还各自挂在各自手里。

还有第三笔，是回家以后的事。

那天夜里，陈禾到家，已经十二点多。苏敏在客厅等他，灯留了一盏。

苏敏问：「怎么样？」

陈禾说：「他说他羡慕我。」

苏敏愣了一下，笑出声：「羡慕你？羡慕你什么？羡慕你每个月房贷还不上？」

陈禾说：「羡慕我两个礼拜回去看我妈。」

苏敏不笑了。过了一会儿，说：「那是我每两个礼拜给你妈带的菜，你妈每次都要骂你，说你瘦了。」

陈禾没有接话。他想起，林川说的那句「立在那里，别人拿不走」。他知道，林川羡慕的那些东西，里面有一半，是苏敏的：是苏敏每个礼拜往县里带的菜，是苏敏每个月按时到的工资，是苏敏在这个家里，做的那一层层他看不见的事。

他的稳，一多半是苏敏的。

他忽然明白，被羡慕的那一刻，自己手里，其实**没有那些东西**。那些东西，是别人手里的，借他用着。林川羡慕的，是一个自己并不完整拥有的东西。

这是被羡慕的人，常常忽略的一件事：**别人羡慕的东西，不全在你手里**。

苏敏看他不说话，说：「去洗澡。别想了。」

陈禾点头，去了。水声响起来的时候，他在想，明天要给林川发一条消息，不知道发什么。

最后他发的是：「笔记是你借我的。」

林川回了一个字：「滚。」

后面跟了一个笑的表情。

本书不写和解，也不写顿悟。账没有结，只是第一次，两头对上了数。

对上了数，是回写的开头。账还要一点一点地改写，改写要花很多年，要花很多个像今晚这样的晚上。

◆ 放回日子里

小苒的班上，下周要开家长会。这是 2026 年的秋天，距离夜宵摊那一晚，已经过去了两年。

苏敏问陈禾，去不去。陈禾说去。苏敏说：「你要是看见许知遥的妈妈……」

陈禾说：「我不说什么。」

苏敏笑：「你想说什么都行，别说『你看看人家』。」

陈禾想了想，说：「我今天晚上，想试一件事。」

他拿出一张纸，从中间划了一条线。

左边写：**谁在羡慕我？**右边写：**我在羡慕谁？**

左边，他写了：小苒（她不一定承认）；工地上两个刚入行的年轻人；老家村口那个也想让孩子考大学的邻居。他想了一会儿，在最后加了一个：林川（2024 年的那一晚）。

右边，他写了：林川（在北京的那些年）；监理这一行里一个年纪差不多、已经做到公司副总的同行；还有一个，他犹豫了一下，写了：许知遥的爸爸。

写完，他在两栏中间，写了一行字：**同一个人，会不会同时在两栏里？**

他看了很久，发现：林川，在左边，也在右边。

这就是本章的小办法，明天你就能试。不用想得很深。拿一张纸，划一条线，左边写谁在羡慕你，右边写你在羡慕谁。然后看看，**有没有同一个名字，同时出现在两栏里。**

如果有，这个人，是你的一面镜子。去找他，不必说什么。只需要在某一个晚上，一起坐下来，一人说一件自己账里的刺。

你会发现，那条把两个人隔开的墙，是笃信砌的。一旦一个人先说了一句「我也想过」，墙就薄了一层。

带 走 的 话

两个人对调了位置，账的栏目一栏没变：账不在落差上，在笃信上；反转之后，两头第一次对上了数。

小　账

这一章里，回写落下了，还是悬着？落下了一笔，悬着大半。夜宵摊上两头的数对上了，可是两张期票各自还挂着，改写要等第 36 章、第 37 章。

本书要防的笃信：以为落差一反，痛就换了一种。——本章在哪里防住了它？——在同一张四栏表上：方向反了，栏目没变，换位的两个人，记的是同一套账。

想 一 想

1. 有没有一个人，当年羡慕过你，或者你羡慕过他，几年后，位置反过来了？反过来之后，你们各自的心里，有哪一句话是和从前一样的？
2. 你听过的「塞翁失马」，是在安慰你，还是在让你等「轮到我」？你自己分得出吗？
3. 如果有一个你羡慕的人，愿意给你看他账里的一根刺，你想听他说哪一根？

◆



第　八　编

社会的类比装置

编　序

这一编四章，从一个人走到一个社会。

笃信不是天生的，它被一台台装置批量制造出来：家里那句「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第 32 章），一张全国统一的高考试卷（第 33 章），一刷就停不下来的朋友圈（第 34 章），以及正在到来的 AI（第 35 章）。每一台装置，都在制造同一性想象。

32

第 32 章

「别人家的孩子」：父母递过去的是一个笃信

家长会散场的时候，走廊里挤满了人。

苏敏是语文老师，自己也开过无数次家长会，可坐在女儿的教室里听别人讲话，这还是头一回觉得凳子这么矮。班主任讲了四十分钟，讲到最后，把一张表投在了黑板上。表上是上一次月考的排名，前十名的名字用红色标着。第一个名字叫许知遥。

苏敏认得这个名字。小苒的书桌上，贴过一张她抄下来的作息表，抬头写的就是「许知遥」。

散会了，家长们三三两两往外走。有人去跟班主任问问题，有人站在楼梯口低声说话。苏敏拉着陈禾，慢慢走下楼。走到二楼拐角，她看见了许知遥的妈妈。那位妈妈很朴素，穿一件灰色的外套，手里拿着一个旧保温杯，正在听另一位家长说话，只是点头。

苏敏心里咯噔一下。她本来想好了，回家要跟女儿聊聊这次的成绩。聊什么她没想清楚，只是嘴里已经预备好了一句话，在舌头底下压了一路。

那句话是：「你看看许知遥。」

她没有说出口。晚上在家门口换鞋的时候，她把这句话咽了回去。女儿在房间里写作业，门没关严，台灯的光从缝里漏出来一条。她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轻轻把门带上了。

陈禾后来问她：你在门口站那么久干什么？

她说：我差点说了句不该说的话。

陈禾没有追问是哪一句。他是在红榜前站过的人，用不着问。

这一章要拆的，就是苏敏舌头底下压着的那句话。「别人家的孩子」，是中国家庭里最耐用的一句话。它耐用到什么程度？一代一代传下来，没人教，也没人学，到了该说的时候，嘴自己就张开了。本书要问：这句话递到孩子手里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结论先放在这里，后面一节一节去证：**父母递过去的不是一个类比，是一个笃信**。那个笃信藏在话的背面：你和他本来差不多，同样的路走下去，该是同样的样子。

◆ 一、一句话里的三样东西

先把这句话摊开，看看里面装了几样东西。

「你看看许知遥。」

第一样，是一个**对象**。许知遥，同班，同龄，同一间教室，同一场考试。对象挑得很准，不是电视里的神童，不是隔壁省的状元，是离你最近、最像你的那一个。

第二样，是一个**读数**。排名，分数，红色的前十名。读数是一个数字，数字不撒谎，也不讲情面。

第三样，是一个**口令**。「看看」。这两个字听上去温和，意思却是：你去对一下，对完了你自己知道该怎么办。

对象、读数、口令，三样东西摆在一起，就是一台小机器。

这台机器的名字，书里已经讲过了，叫类比。前面几章拆的是红榜前的陈禾，拆的是林川的 31 分，拆的是那个「我们本来差不多」的想法怎样在三年里沉下去。那是一个人心里的类比。可是你看，这一次不一样。许知遥这个对象不是陈小苒自己找来的，是递过来的。

谁递的？

是家。

这一章的头一个判断就在这里：**家，是人生里第一台类比装置**。

不是学校，不是朋友圈，也不是高考。那些都在后头。一个人最早学会拿自己和别人对一对，往往在家里，而且往往不是自己学的，是被教的。

◆ 二、家里的第一次对照

回头想想，你第一次听见有人把你和别人放在一起说，是什么时候？

很多人的答案是：三四岁，满月酒，抓周，或者逢年过节亲戚到了的时候。

苏敏记得很清楚。她小时候过年去外婆家，一屋子表兄表姐，外婆总要说一句：「你看你表姐，多会叫人。」她那时候六岁，不知道什么叫比较，只觉得脸上发烫。

那时候没有分数，没有排名，读数是「会叫人」。对象是表姐，口令是「你看」。机器和今天的是同一台，只是零件小一些。

陈禾的家里没有这台机器。

这是一件值得停下来想的事。陈禾的母亲，务农一辈子，口头禅是「各人有各人的命」。陈禾小时候，母亲从来没有说过「你看人家谁谁」。他考得好，母亲说好；他考得差，母亲说，那就差了，下回再说。红榜出来那天，他站在榜前，母亲站在后面，一句话也没说。

陈禾长大以后才明白，这不是母亲大度。母亲那边另有一套账，叫命。命里有的，来了就是来了；命里没有的，比也白比。这套账本里没有「本来差不多」这一栏。

可是陈禾自己的账里，那一栏是有的。那一栏是在学校里、在高三的模拟考里、在周老师的话里，一点一点长出来的。母亲的家没教他，学校教了。

这里有一件很有意思的对照：母亲的家没有类比装置，却有另一样东西——一块冻住了的土，一句「命」，把所有的落差都挡在了账本外面。陈禾后面还要回到这句话，那是第 25 章的事。这里只要记住一点：家可以是类比装置，也可以不是；但是只要有了，它就有一个特点，**它不是一个念头，是一个天天运转的东西**。

苏敏的外婆说「你看你表姐」的时候，并没有想「我现在要植入一个笃信」。她只是顺口说了一句。可是顺口说一万次，就成了一台装置。

装置的意思是：不用谁去操作，它自己转。

◆ 三、递过去的东西，到了孩子那里变成什么

现在换到孩子那一头。

小苒十七岁，高三，坐在台灯下面。她听见门口站了一会儿的脚步，又听见门轻轻合上。她不知道母亲想说什么，不过她大概猜得到。

这样的话，她已经听过太多次了。不一定是妈妈说的，也不一定是「你看看许知遥」这六个字。可能是班主任一句「人家怎么做到的」，可能是亲戚饭桌上的一句「某某家那个，听说保送了」，也可能是爸爸一句无心的「你们同学都在补课」。

这些话到了孩子那里，被拆成了三层。

第一层，是对象和读数：有一个人，比我高。这一层最容易接受，因为是事实。

第二层，是口令：我应该去对一对。这一层有点难受，不过也还能忍。

第三层，藏在最里面，孩子自己都说不清：**我和她本来是一样的**。

这一层没有人说出口。没有哪个父母会说「你和许知遥本来是一样的」，说出来就太明显了，孩子会反问：怎么一样了？可正因为没有说出口，它才进得最深。它不是作为一句话进去的，它是作为这句话成立的前提进去的。

你想想看：如果你和许知遥根本不一样，那「你看看她」这句话，就像对一棵橘树说「你看看人家那棵苹果树」，说了也白说，谁都听得出是胡话。这句话要说得通，非得先有一个前提垫在底下——你们是可以比的，是差不多的，同样的功夫下去，该有同样的收成。

这个前提，就是**笃信**。

它不像信念那样亮着，它像眼镜。戴眼镜的人看不见眼镜，只看见眼镜让他看见的东西。孩子看见的是「别人考得比我好」，看不见的是「我该和她一样」。

王德生博士在这本书的承重命题里说过：「因为隐藏着一个'笃信的类比'。」这句话在前面几章是拿来拆羡慕的。到了家里，它换了一个样子——不再只是藏在孩子自己心里，而是被大人从外面递进去的。

前面几章里，笃信是自己长出来的。这一章里，笃信是被递进来的。

这个差别很大。自己长出来的，可以自己慢慢松；递进来的，是带着分量的，因为递的人是父母，而父母的话是孩子账本的第一批原始凭证。

◆ 四、为什么偏偏是这个笃信

一个问题躲不开：父母为什么要递这个东西？

不能说他们坏。苏敏不坏，外婆也不坏。相反，这个递法里有一份很重的爱。

父母看着孩子，心里有一件事悬着：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这件事太大、太远，没有一个读数可以抓住。可是许知遥是一个读数，排名是一个读数。把孩子的将来换成一个看得见的数，心里的悬就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

换句话说，**别人家的孩子，是父母对「未来」的一个替身。**

父母不是想比较，是想知道：我的孩子行不行？这句话问不出口，就换成了「你看看他」。

这是递出去的第一个原因，叫焦虑。

第二个原因，叫经验。大人自己是被这样教大的，他们的账本里，早年就记下了这一套：差了的人受苦，好的人有出路。他们不是在教孩子比较，是在把自己用过的一把伞递给孩子。他们自己就是靠这把伞走过来的，或者以为是。

第三个原因，最深，叫笃信本身。大人也笃信。他们相信同样的孩子、同样的功夫，该有同样的结果。他们相信如果自己的孩子没考到，那一定是哪里差了一点：差了一点用功，差了一点方法，差了一点班。这个「差了一点」，恰好就是周老师那句「你们俩当年就差那么一点」的家庭版。

所以，大人递的时候，是真心的，是带着爱的，也是带着笃信的。这三样东西缠在一起。孩子接过去的时候，也是三样一起接。

爱，孩子接得住。焦虑，孩子能感觉到。笃信，孩子不知道自己接了，可是它已经装进账本里了。

这就是「递」这个字要紧的地方：**笃信从来不会单独递，它总是裹在爱里面递**。所以最难拒绝，也最难看见。

◆ 五、第一位近邻：孟母和那三次搬家

说到家里这台装置，中国人最先想到的，是孟母。

刘向的《列女传》里记了孟母三迁的故事，大意是这样：孟子小时候，家住在墓地旁边，他就学着大人哭丧、埋人的样子玩；孟母说，这不是孩子该住的地方，搬到了集市旁边。孩子又学着商贩叫卖、讨价还价；孟母又说，这也不是孩子该住的地方，再搬，搬到了学宫旁边。孩子开始学着行礼、揖让，孟母才说：这才是孩子该住的地方。后来《三字经》把它压成了六个字：「昔孟母，择邻处。」

本书要先承认，这个故事说中了一件很要紧的事：**孩子的样子，是跟着周围长出来的**。孩子不是一张纸，不是自己凭空长成某个样子，他住在哪里，看见谁，听见什么，都在往他身上写。孟母看见了这一点，而且在两千年前就动手去改。这是一份很实在的见识，今天讲学区、讲圈子、讲「近朱者赤」，讲的还是这一条。

按本书的话说，孟母看见的是土（纠缠网络，E）。孩子的样子（显露，S）是从孩子的路和孩子的土里长出来的，土换了，样子就跟着换。孟母没有去骂孩子，没有说「你看人家某某」，她去挪的是土。从这一点上说，她比后世的许多父母高明。

可是本书要多问一层。

孟母的故事里有一个没说出来的东西，就是**同一个孩子**。搬了三次家，孩子是同一个孩子，只是土换了。故事的暗处有一个笃信：这个孩子身上有一个现成的、稳定的好底子，只要土对了，好样子就会自己长出来。换句话说，土一换，输出就换；好土出好苗，是一条通得过去的线。

问题就出在这条线上。孟母搬到学宫旁边，孩子学起了礼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可是你想一想：如果搬到学宫旁边之后，孩子学不进呢？如果他对着学宫里

的人一点兴趣也没有，一样在墙根下玩着泥巴呢？故事没有这一段。因为这个故事是从结果往回讲的，讲的是孟子成了孟子，然后回头去找他的土。

从结果往回找土，找到的土一定是对的。

这是第一处分叉。**孟母看见了土会回写孩子，没有看见孩子也在回写土。**学宫旁边的孩子，不是被学宫塑成了礼仪之人，而是他和学宫之间，一个往里看，一个往外长，互相改了很多次，才有了后来那个孟子。换一个孩子站在同一个位置上，那一份往返不会一样，因为这个孩子身上，有他自己的那一道隐藏的工序，也就是书里一直叫它「函数」的那只中间的手。

所以，孟母递给孩子的是一块好土，这没有错；可是大人学孟母学到后来，常常学歪了一点：他们把「好土」当成了一个包票。学区房、重点班、名师，买到手，心里就觉得这张票已经开出来了，只等兑现。兑现不了的时候，就要问一句：为什么人家的孩子在同一片土里长得好，我的孩子长不好？

这一问，问的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孟母的三次搬家，到了今天，一个很常见的变形就是：**把搬家当成输入，把成绩当成必然的输出。**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是这样：设想有两个孩子，同住一条街，同进一所学宫，同跟一位先生。一个学成了礼仪，一个还在叫卖。孟母的故事推不出这个局面，因为它只管土。如果要讲，只能说「这个孩子本来就不是读书的料」，那就是把函数当成了天生。本书说：土同，路同，不等于函数同。两个孩子在同一片土里，各自长着各自的样子，这是第三章说过的橘树。孟母要是看见了两棵橘树，大概也会换一种方式说话。

◆ 六、第二位近邻：《三字经》里的另外两句

《三字经》里关于家教，不止「择邻处」一句。紧跟着还有两句：「子不学，断机杼。」说的是孟母看见孟子逃学，拿刀把织布机上的布割断，对孩子说：你荒废学业，就像我割断这块布一样。

再往后还有一个人，叫窦燕山：「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大意是，五代时有个叫窦禹钧的人，家教很严，教出了五个儿子，个个有名。〔核：窦禹钧之事，据《三字经》及宋代以来传说，细节从略〕

本书要承认，这几句话说中了两件事。

第一件，是**家长的话是要有分量的**。孟母割断布，是在用一个看得见的动作，把「荒废」这件事落成一笔账。这和本书说的「回写要有记账」是同一个意思：光是说，不入账，孩子是不会改的；账要落下去，孩子才知道这件事有分量。

第二件，是**家教是可以有方法的**。「有义方」三个字，把家教当成一门有路可走的事，不是靠运气。这也没有错，一个家里怎么说话、怎么吃饭、怎么对待书本，都是在往孩子身上写。

可是你看这两句话合在一起读，里面藏着一个很深的笃信：**有了对的方法，五个孩子都会好**。

窦燕山教五个儿子，五个都扬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故事，也是一个很危险的故事。危险在哪里？危险在**它是被留下来的那一个**。天底下用同样的家法教了五个孩子，其中两个不太出息的人家，有多少？没有人替他们编进《三字经》。

这是第二处分叉。《三字经》看见了方法，没有看见方法进了孩子之后，要经过每个孩子自己那道工序。它把「有义方」当成一个输入，把「名俱扬」当成一个必然的输出。所以后来的父母读这句话，读成了一个压力：别人家五个都成了，你家一个没成，是不是方子没用对？

你看，这就是「别人家的孩子」的老祖宗。不是一个邻居的孩子，是一个被写进了教科书的邻居的孩子。

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是：假如同一个家里，同样的家法，五个孩子里有一个怎么也教不上去。《三字经》只有两条路可走——说这个孩子「子不学」，要断机杼；或者说父亲的义方有缺。这两条，都是把账记回了「方法」或「孩子」。本书说，还有第三条：这是他自己的函数在走，不归哪一笔。第三条路听上去最轻，其实最重，因为它要求父亲放下一件东西——那个「只要方法对就必成」的笃信。

窦燕山的父亲如果真有一份了不起的地方，大概也不是方法本身，是他每一次对着不同的孩子，说的是不同的话。〔此句为本书推测，待验〕

◆ 七、第三位近邻：日本的教育妈妈

隔着海，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叫「教育ママ」（教育妈妈）。这个词在战后的日本社会里很流行，指的是把全部心思放在孩子的学业上、替孩子盯学校、盯补习班、盯分数的母亲。〔核：该词在日本社会流行的具体年代，从略〕

这个说法说中了一件事：**家庭这台装置，常常是由母亲一个人在开**。在一个父亲忙在外面、母亲被留在家里的社会结构里，母亲手里能拿得住的东西不多，孩子的学业，是最大的一件。她们不是天性爱比较，是被放在了那个位置上。社会学里有人这样解释，大意如此，也是有道理的。

用本书的话说，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回写的转移**：一个母亲自己的路上，有一些没有兑现的期票，不管是读书的、事业的，还是没走成的某一条路。这些期票没有地方去，就被转了一手，开到了孩子名下。

这一点，和「别人家的孩子」是连着的。苏敏为什么会在走廊里心里一紧？不只是为了女儿的名次。她自己是语文老师，教过许多学生，也被许多家长这样看过。女儿的成绩，在她这里，还连着另外一层：一个语文老师的孩子，应该是什么样？这一层不在孩子身上，在她自己的账本里。

教育妈妈的说法，到这里就停了。它看见了母亲背后有一个被安排好的位置，没有往里面看：**位置上的那个人，自己也记着一笔账**。

这是第三处分叉。本书说，递出去的那个笃信，是递的人自己没有兑现的笃信。苏敏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曾有过一张期票。她小时候被外婆说「你看你表姐」，说得脸上发烫，那时候她是这张票的受害者。几十年后，她站在走廊里，舌头底下压着同样的话，她成了这张票的下一个递手。

这叫**账的代际转手**。上一代没有兑现的期票，不是被改兑掉，而是被原封不动地传了下去。每一代都以为自己是在为孩子好，其实每一代都在把自己那一笔没结的账，寄存在下一代的名下。

本书推得出而教育妈妈推不出的判别局面是：把母亲自己的那张期票兑现掉——比如，苏敏在三十八岁那年自己去考了个什么证，或者做成了一件自己一直想做的事——她对女儿成绩的盯法，会不会松？教育妈妈的说法大概会说：不会，因为这个社会结构还在。本书说：会，至少松一部分，因为被递出去的那一份，本来就有一部分是她自己的。这一点可以验，也值得验。〔待验〕

◆ 八、第四位近邻：虎妈

2011 年，美国耶鲁大学法学教授蔡美儿出版了《虎妈战歌》，一本讲她怎样用中国式严格教育养大两个女儿的书。书出来以后，在美国社会里吵得很凶。

她在书里说了很多具体的规矩：不许在外面过夜，不许参加学校的话剧，不许看电视，钢琴和小提琴必须练到某一个钟点。成绩得不到最好，是不被接受的。她的大意是：西方父母怕伤了孩子的自尊，不敢对孩子要求太高；中国父母相信孩子扛得住，所以敢要，也要得出来。

本书要先承认，她说中了一件事：**要求本身，不等于伤害**。一个孩子被人相信「你能行」，是一种很深的尊重。很多孩子在被要求的那个当口，走过了自己以为走不过的路。虎妈说的这一半，是真的。

可是本书要看她笃信的那一半。

她的做法里有一个很清楚的输入—输出：**同样的强度，进去，同样的成绩，出来**。这是一条很干净的线。她对自己的小女儿说话，用的是对大女儿同样的法子。

这本书最耐读的地方，恰好不在这条线上，在于这条线断了的地方。大女儿一路顺着走下来，小女儿走到十几岁，开始公开顶撞，在餐厅里把杯子摔了，说「我恨你」。书里有一整段，蔡美儿写到自己在小女儿面前停下来，开始重新考虑。她的大意是：同样的方法，对第二个孩子不灵了。〔核：此处据该书叙述大意，具体情节从略〕

这是第四处分叉，也是最有意思的一处。**虎妈自己，在书里亲手撞见了函数**。

她先是笃信：同样的强度，同样的结果。然后她的第二个孩子，把这个笃信撞开了一道缝。她在那道缝里看见了什么？大概就是第三章说的那个东西：两个孩子，同一个母亲，同一套法子，同一个屋子，长出来的不是同一种样子。

她的书以「虎妈」为名，赢了个热闹；可是书里最深的那一段，恰恰是虎妈没有赢的那一段。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是：同一套虎妈法，用到两个孩子身上，一个顺，一个顶。虎妈的理论，要么说第二个孩子「文化适应得不够」，要么说「执行得不够彻底」，这两种说法，都是把差异记回了方法或孩子身上。本书说：这是两条不同的函数各走各的路，不必记到任何一笔上。这一点，虎妈在书的后半部分，自己是隐约承认了的，所以那本书的前半部分写的是一套方法，后半部分写的是方法失灵之后的一个母亲。

◆ 九、孩子这头的账，怎么记

回到台灯下面的陈小苒。

她听见了那句没说出口的话。你说她没听见？她听见了，听见的是舌头底下压着的那一句，比说出来的更响。

她心里在记账。

不是谁在决定记什么，是这笔落差到了她身上，自己就落成了某一种账。同一道落差，可能落成好几种样子。

有一种，叫**不服**：「她不就是运气好，那次考的刚好是她练过的。」这是把落差记到偶然上，挂着，等下一次。

有一种，叫**躲**：把许知遥那张作息表从书桌上撕下来，不再想这个人。

有一种，叫**怨**：「她家条件好，补习班一周上五天，我有吗？」把落差记到土上。

有一种，叫**自卑**：「我就是不如她。」把落差记成了自己天生的缺。

也有一种，叫**悔**：「要是上学期我也每天五点起……」

这些，书里后面有各自的一章，这里不展开，只看一件事：**递过去的是同一个笃信，孩子那一头记出来的账，却是各不相同的**。这就是为什么同一句「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有的孩子被它激得奋起，有的孩子被它压得缩进壳里，有的孩子顶

回去，有的孩子沉默。父母看到的是反应不同，以为是孩子「性格不同」；本书看到的是，这是不同的函数，对同一个输入，各自落了不同的账。

更要紧的是：**孩子那一头的账，会回过头来写进家里**。

小苒如果记成了躲，她回家的话就会越来越少；母亲看见她话少了，更急，更想说「你看看人家」；这句话一说，她躲得更深。这是一个圈。圈里每转一周，笃信就被加固一层：母亲更相信「是方法或态度出了问题」，女儿更相信「我就是不行」。

这个圈，书里叫回写。回写本来是好东西：路和土被改写，样子才能往前走。可是这里的回写，被笃信套住了，写进去的每一笔，都在加固同一个前提，**同样的孩子，该有同样的结果**。

◆ 十、递的人自己那本账

苏敏那天夜里没有睡好。

她躺在床上，想起一件事：自己十五岁那年，在外婆家，也说过「你看你表妹」这样的话，对着比自己小的孩子。她那时候怎么没觉得有什么？

因为她那时候，已经在装置里面了。

「别人家的孩子」这句话，最难的地方是：说的人，几乎都是曾经被说过的人。他们曾经被这句话扎过，扎过的地方，长了一层茧。他们以为自己长了茧，所以对孩子也该「皮实一点」。他们没有想到，那层茧不是长在孩子身上的。

这里有一个很难受的事实：**递的人，用的是自己的茧去量孩子的疼**。

苏敏记起来，外婆那句「你看你表姐」说了多少年？她记得的，是脸上发烫。她不记得的，是表姐那时候在旁边是什么样子。她后来才听说，表姐在那几年里，也被另一个更大的表姐比着，也在别的地方发烫。

每个被比的人，都有另一个人在比着自己。装置是一整张网，没有哪个人站在网外面。

所以说父母递的是笃信，不等于说父母有错。这里的主语不能是「父母」，也不能是「你」。是一台装置在家里转，转了几代，转进了每个人的舌头底下。

苏敏想到这一层的时候，心里松了一点。她没有原谅谁，也没有责怪谁。她只是第一次看见：那句压在舌头底下的话，不是她的。

不是她的，就不必说出口。

◆ 十一、有没有不递的家

读到这里，你可能会问：那么，怎样的家不递？

先说不递的两种样子，因为这两种，本书都不推荐。

第一种，是**冻住的不递**。像陈禾母亲的家：「各人有各人的命」，一句话把所有的落差挡在了外面。孩子不受比较的苦，可是同时也失去了一样东西——发现「我也可以」的那一点点亮。冻住的不递，把土挡死，把路也挡死。

第二种，是**假装的不递**。嘴里说着「我们不比」，眼睛里却一直盯着。孩子是最灵的，他们听得出来，没说出口的话，比说出口的更重。

那么有没有第三种？

有。第三种叫**改递**。就是把递的东西换一换：不递「对象加读数」，递「一道问题」。

比如，苏敏如果在那个晚上推开门，她可以不说「你看看许知遥」，说另一句话：

「那张作息表，你试了一个月，有哪一条你觉得是对你有用的？」

这句话里，对象还是许知遥，可是读数换了。不再问「她比你高多少」，问的是「她的哪一条在你的土里能活」。

这一句，递的是一个**起手的问题**，不是一个**起手的位置**（这是第 10 章要细说的区别）。它把孩子的注意力从「她是什么样」，拉回到「我这边什么在发生」。

这样一句话，不会立刻改变什么。可是每说一次，账就往另一个方向落一笔。

◆ 十二、一个反问：这句话有时候明明管用

说到这里，一个反问躲不开。

你可能会说：我小时候就被这样比过，比完以后我真的发了狠，后来考上了。这句话要是没用，为什么一代一代的父母都在用？

这个反问要认真对待。它说的是真事。有的孩子被比一下，真的就起来了。

本书先承认：**读数有时候真能点燃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原先不知道天花板在哪，看见同桌的成绩，忽然知道了「原来可以到这里」，这一下，像是屋顶被掀开了一块。这种情形，是确实有的，而且并不少。

可是你把这件事放在账本上看，会发现一个很少被人讲的细节：**它管用的时候，管用的不是那句话，是孩子心里那一点已经有了的「我也可以」**。

「我也可以」要先有，这句话才会点燃。这个「先有」，是孩子自己的路和土长出来的，不是一句话能凭空装进去的。所以同一句话，对这个孩子是火星，对那个孩子是冷水，不是话的毛病，是土不一样。

而且，被点燃的孩子，也要付一笔账。他后来把「我考上了」记在了那句话的功劳上，下一次对自己的孩子，就会再说一遍。这是一代一代的父母都在用的原因：**用的人，是靠它活下来的人**。幸存者替这句话作证，没有被它压住的孩子，没有机会在饭桌上作证。

所以，管不管用，要看土，不要只看话。有的家里，孩子的土很松，这句话落下去就发芽；有的家里，土是紧的，这句话落下去，只会让地面更硬一层。父母没有办法在说之前先知道这块土是松是紧，除非他们愿意先听一听。

听一听，这是最便宜、也最少有人肯做的验信。

还有一层，常被忽略：被点燃的那个「我也可以」，往往带着一笔利息。孩子发了狠，考上了，家里人高兴，这一笔账记成了「比较有用」。下一次，家里人再遇到孩子低落的时候，手边最顺的工具就还是这一把。工具越用越顺手，用的次数越多，孩子越学会一件事：我的价值，是在对照里量出来的。这件事，有的孩子一辈子都带着，带到四十岁，站在同学会门口，手心里还是那一层汗。

这就是为什么书里不说这句话「有害」，也不说它「有用」。它是一台装置里的一个零件。零件有时候让机器转起来，可机器转起来以后，要往哪里去，零件说了不算。

◆ 十三、那张投在黑板上的表

还有一台机器，在前面没有细说，就是那张投在黑板上的排名表。

苏敏坐在教室里的时候，没有人对她说「你看看许知遥的妈妈」。可是她看见了那张表，看见了红色的名字，看见了自己孩子的名字排在红色的下面。那一刻，她心里发生的事，和孩子被拿去比的时候是同一件事，只是对象换成了她自己。

家长会这件事，本身就是一台小装置。它把一个班几十个孩子，放进同一张表里；再把几十个家庭，请进同一间教室，一起看这张表。每一个家长看到的，是自己孩子在表上的位置；可是他们看不见的是，每个孩子背后那一条路、那一片土，各有各的。

表上只有一栏：分数。

这一栏，是**显露**——一次考试里显出来的那个样子。它是真的，是发生了的。可是表一投出来，大家看它的方式，就悄悄变成了另一种：它被读成了孩子这个人的读数，读成了一个父母可以拿去和别家比的数字。显露被当成了函数的唯一出口。

王德生博士在这本书里说，笃信的类比「主要是发生在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的输入和输出的关系」。家长会这张表，就是最干净的一张输入输出表：一边是功夫、补习班、作息，一边是名次，中间的那道工序，被表格悄悄省掉了。

这里不是要骂这张表。老师要给家长一个交代，家长要知道孩子在哪里，这都没有错。要紧的是看见：**表只能放读数，放不下函数**。一张表上没有地方写「这个孩子这一次考得不好，是因为他前一个周末照顾了发烧的外婆」，也没有地方写「这个孩子的数学是在初二那年忽然开窍的」。表上没有这些，不等于这些不存在。

苏敏坐在小凳子上，有一个瞬间，几乎想举手问老师一句：「这张表上，有没有哪一栏，是用来写『这个孩子这一学期长了什么』的？」

她没有问。散会以后，她才想到，这一问，恰好就是验信的一种。

◆ 十四、四栏怎样摆在饭桌上

前面几章里，书已经把记账的四栏摆出来了：同一性栏，归因栏，情态栏，时间栏。（第 14 至 17 章细说。）这里只把它们拿到家里的饭桌上，看一看一句「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是怎样一次填满四栏的。

同一性栏。这句话一出口，先替孩子把户头开好了：你和他，是可以放在一起比的。这个户头不是孩子自己开的，是大人替他开的。许知遥和小苒，同班、同年、同一套卷子，户头好开。要是说的是「你看看比尔·盖茨」，孩子根本不会入账，一听就知道是玩笑。大人对「别人家的孩子」的挑选，是很有技术的：越近，越能开户。

归因栏。这句话还替差异指了一个去处：差在哪里？「看看」两个字之后，隐含的答案几乎总是 D——差在她走的路上，她更用功，她更自律，她更有办法。这一栏很少写 E（她家条件好），因为写了 E，父母自己就无从下手了；也很少写偶然，因为写了偶然，这句话就失效了。所以，**「别人家的孩子」这句话，天生偏向把账记在孩子自己的路上**。

情态栏。「可以一样」还是「本该一样」？这句话的口气，往往滑向后者。「你看看人家」，意思不是「你也可以」，是「你本该」。这里已经从羡慕的门，滑到了嫉妒、怨、自责的门边。

时间栏。记到当时，还是记到现在？这句话常常把账记到「当时」：「你上学期要是也这样……」这是在替悔开门。

一句话，四栏全填满了。孩子拿到手的，是一本别人替他开好户、定好科目、写好情态和日期的账。他只需要在里面签个名。

这就是**递**的分量：它不只是递了一个对象，它递过去的是一本已经填好格式的账。

◆ 十五、家里的期票

最后回到本书的总比喻：期票。

笃信的类比，是理念界开出的一张期票，上面写着：同样的路、同样的土，该有同样的样子。到期了，现实没有兑现。自我界就要对这张没兑现的票作出回应。

在家里，这张期票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开票的人和收票的人，不是同一个。**

小苒心里的那张「我和许知遥差不多」的票，有一部分是她自己开的，有一部分是母亲替她开的，有一部分是班主任、亲戚、整个考场替她开的。到期没兑现，她要自己去应付。

可是还有一张票，是母亲自己的。母亲那张票上写的是：我的孩子，该和别人家的孩子一样好。这张票没兑现，母亲心里同样要有个回应。她回应的方式，就是把这张票转给孩子，说「你去兑」。

于是一张没兑现的票，在家里变成了两张，叠在一起，压在同一个孩子身上。孩子要兑的，既是自己的，也是母亲的。

这里有一个很重的地方：**孩子没法拒付母亲的那张票**。因为拒付，就等于对母亲说「你的愿望，我不替你兑现」，这一句话，在家里太重，很少有孩子说得出口。所以很多孩子的「躲」，并不是躲许知遥，而是躲那张叠在上面的第二张票。

懂了这一层，苏敏回头再看自己舌头底下那句话，就看得更清楚了。那句话里，有一半是替女儿着急，有一半是替自己着急。替自己着急的那一半，本来不该由女儿来兑。

所以，家里第一件可以做的事，不是教孩子别比，是**大人先把自己那张票收回来**。

收回来的意思，不是说「我不在乎」。收回来，是承认：这一张，是我自己没兑现的；它不属于孩子的账。

◆ 十六、走廊里的另一位妈妈

那天在二楼拐角，苏敏没有和许知遥的妈妈说话。

过了几天，两个人在学校门口的小超市里碰上了。许知遥的妈妈在挑一盒牛奶，苏敏在她旁边拿面包。两个人互相认出来，点了点头。

苏敏本来想问一句：「您家孩子是怎么安排的？」话到嘴边，她又觉得这是在讨一张作息表，改成了一句：「您家孩子，最近是不是挺累的？」

许知遥的妈妈愣了一下。过了几秒，她说：「累。她这个月瘦了六斤。」

她把牛奶放回货架，又拿起来。

「班主任每次开会都点她的名，说要向她学习。她回家就不说话。我问她怎么了，她说，妈，我怕下一次考不到。」

苏敏站在那里，手里拿着面包，一时说不出话。

她这才第一次想到：**被递过来的那个人，也在这台装置里。**

「别人家的孩子」，从自己家的角度看，是一个读数。可是她站在超市货架前，看见的是一位母亲，一个瘦了六斤的女孩，一句「我怕下一次考不到」。读数的那一头，也是一股洪流，也有自己的路和土，也有一张压在身上的期票。

这件事，本书在第 29 章还要细说：被比的一方，同样在记账，只是记的科目不一样。这里只要先记住一点：**这台装置里没有赢家。**递过去的人在被自己的焦虑推着转，被递到的人在被别人的期待推着转，被拿来做对象的人，在被一张她自己都没有开过的票压着。

许知遥的妈妈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苏敏后来一直记得。

她说：「有时候我真想让她考砸一次。」

苏敏问：「为什么？」

她说：「考砸了，我就知道她不是机器了。」

这句话，是一位母亲对着另一位母亲说的，没有一点理论的味道。可是它说中了本书一直在拆的那个笃信的另一面：**把一个人当成稳定输出的机器，是对他最深的看不见。**许知遥被所有人当成一个必然的高分，她自己也一样。这个必然，是别人替她笃信的。

回到前面的那个比方：孟母搬了三次家，是想给孩子找一块对的土。可是一块土一旦被所有的人认定是「对的」，长在上面的苗，就再也不允许有一点点不一样了。

苏敏回到家，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女儿。她只是在晚饭的时候，把许知遥的名字，从一个读数，放回了一个人。她说：「你们班那个许知遥，我在超市碰见她妈妈了。她妈妈人挺好的。」

小苒抬起头，说：「她挺累的。」

苏敏说：「我知道。」

就这几句，没有道理，没有结论。可是从这一刻起，「许知遥」这三个字，在这个家里的分量，轻了一点。它从一把尺子，变回了一个同学的名字。

这就是**松**的一种。不是理论讲通了，是对象变回了人。对象一旦变回人，读数就不再那么好用了。

◆ 十七、判别局面

这一章里，每位近邻都留下了一个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局面。最后，再给一个全章的。

设想这样一个晚上。苏敏终于对女儿说出了那句话：「你看看许知遥。」

小苒没有哭，也没有顶，她抬头看着母亲，说了一句：「妈，许知遥去年在初三的时候，每天夜里两点睡。」

这一句话，信息量很小，只是一个事实。可是它让那句话的前提，一下子露出来了：**你要我去比的这个人，她走的那条路，我走得了吗？我要不要走？**

注意，这里小苒没有反驳「你不该拿我和别人比」。她用的是一个事实，把「同样的路」这个前提，轻轻碰了一下。

孟母三迁推不出这个局面，因为它只管土。《三字经》推不出，因为它把方法当包票。教育妈妈推不出，因为它只看见母亲的位置。虎妈能推出一半，因为她后来自己撞见了。

本书推得出，是因为本书一直盯着的，是**笃信碰上差异的那一刻，账往哪里落**。小苒这一句话，是一次很小的验信：不是否认许知遥，而是问一句「同样的路，是不是我的路」。

再换一个说法，这个局面可以当成家里的一把试纸。哪天你听见自己对孩子说了一句带「别人」的话，别急着后悔，先看孩子那一头：他是眼睛亮了一下，还是肩膀塌了一下，还是话忽然少了？这三种反应，对应的是三种不同的土。不必给孩子归类，也不必给自己定罪，只是把这一次的反应，在心里记一笔。记得多了，你会慢慢知道，自己家这块土，到底吃哪一种话。

这一把试纸，不要求你立刻改口。它只要求你多看一眼。多看一眼，那个藏在话背面的笃信，就露出一小角来。

顺便说一句，这把试纸对大人自己也管用。大人听到别人说「你们家孩子怎么样」的时候，胸口那一紧，是哪一种紧？是怕孩子落下，还是怕自己没面子？分清这两样，家里那台装置，就少转了半圈。

◆ 放回日子里

那个周末，苏敏没有说「你看看许知遥」。

她做了一件很小的事。周六中午，她把女儿书桌上那张旧的作息表拿起来，看了一会儿，问：「这张是你抄的？」

小苒点点头，没说话，有一点戒备。

苏敏说：「这上面，五点起这一条，你试过吗？」

「试过，一个星期。」

「怎么样？」

「困。」

「那就不用了。」苏敏说，「别人的床，不一定睡得着。」

她把作息表放回桌上，没有撕，也没有收。

小苒后来在书桌前坐了很久。她没说谢谢，也没有说什么。可是晚上她自己把那张表翻到背面，写了一行小字。苏敏没有看，陈禾替她看了。

小字写的是：「这条路，先试一半。」

明天能试的小办法：下一次想说「你看看谁谁」的时候，在舌头底下把那句话换成一个问句，问的是「他的哪一条，你觉得在你这边能活」。不要求孩子回答，不要求他当场想通，只是把读数换成问题。如果你自己就是被这样比大的，也可以先回头问问自己：这句话，原来是谁递给我的？

带走的话

父母递过去的不是一个类比，是一个笃信：同样的孩子，该有同样的结果。笃信是裹在爱里面递的，所以最难拒绝，也最难看见。

小　账

本章的回写：递出去的那一笔，在家里转成了一个圈，目前悬着，只松了一点点。本章防住的笃信：以为换了土、用对了方法，别人家的好结果就一定会在自己家里兑现。

想一想

1. 你小时候，第一次被拿去和别人比，是在哪一个场合？当时的对象、读数和口令各是什么？
2. 你对孩子（或晚辈）说过的最近一句带「别人」的话，舌头底下压着的前提是什么？
3. 如果把这句话改成一个问句，问的是「他的哪一条在你这边能活」，你会怎么问？

◆

33

第 33 章

高考：一台全国性的类比装置

十月底，小苒的一模成绩单发下来了。

不是纸，是手机上的一个页面。苏敏的手机先响了一下，班主任群里发了通知：成绩已出，请家长登录查看。她点进去，输了学号，输了验证码，屏幕上先跳出来一个数字，再跳出来一个数字。

第一个数字是总分。第二个数字，叫位次。

位次这个词，苏敏教了二十年书，早就用惯了。可是那天晚上，她盯着这个数字看了很久，忽然觉得有点怪：一个孩子，一个晚上，一个桌灯，一百多天的功夫，到了屏幕上，就是两个数。第一个数告诉你她考了多少，第二个数告诉你，在整个城市里，有多少人排在她前面。

陈禾从工地回来，鞋都没换，就凑过来看。他看了一眼，没说话，把手机还给苏敏。

苏敏看他的脸。他脸上那个表情，苏敏认得，是他提到 1998 年时才有的表情。

「你想到什么了？」

「那年的条子，」陈禾说，「也是两个数。总分，和一个线。」

1998 年的成绩条是一张窄窄的纸，县一中的老师用钢笔填的，折了两折，塞进信封，由班主任一个一个交到学生手里。陈禾那张条子，后来在抽屉里放了很多年，纸都发黄了。条子上有一个总分，条子下面印着一行小字，是那一年的分数线。他的总分比线高一点。林川的总分，比他的高 31 分。

两个数，一个是自己的，一个是线的。可是他拿着条子在县一中门口站了很久，脑子里记住的却是第三个数：林川的总分。那个数没有印在他的条子上，是他从别人嘴里听来的，听了一次，就再也忘不掉。

这一章要拆的，就是这张条子，和这张条子背后那台机器。

结论先放在这里，后面一节一节去证：**高考把千万个互不相同的人，放进了同一张表。这是一台全国性的类比装置，它造出来的同一性想象，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份。**

◆ 一、一张表是怎样造出来的

先看这台装置怎么造东西。

高考是一场考试，这谁都知道。可是你换一个角度看，它是一个很大的工序，分成几步。

第一步，同一张卷。全国各地的考生，在同一个时间，坐在同一类的教室里，答同样的题（各省卷子不尽相同，但是形状相同）。这一步里，有一件事很不寻常：千千万万个孩子，各自走过各自的小学、初中、高中，路各不相同，土也各不相同，可是到了六月初的那两三天，被请进了同一个形状里。

第二步，同一把尺。答完的卷子，用同一套标准判分。每个人的结果，被折成一个数。

第三步，同一条线。根据招生的名额，划出一条线。线上，线下，一道门槛，一边是这些学校，另一边是那些学校。

第四步，同一张榜。数字，加上线，加上位次，贴出来，或者发到手机里。

四步走下来，一个孩子十二年里走的路、家里的土、他在某个夏天忽然开窍或者忽然泄气的那些事，全部被压成了一个数。这个数和另外几百万个数，站在同一把尺子上。

这里要把一件事说清楚：这台机器本身不是坏东西。后面还要专门谈它的好处。这里只说它做的事——**它把「千万股各不相同的发生」，放进了一张可以比较的表里。**

前面几章里，书讲过「同一性想象」。那是陈禾在红榜前心里长出来的那个想法：我们原来差不多。那个想法是一个人心里的，要靠同桌三年、互借笔记、成绩前后脚，才一点一点沉下去。

高考这台机器，把这个功夫，一步做完了。

不用同桌三年。不用互借笔记。只要你是这一年的考生，你就已经和全国的考生在一张表里了。**同一性想象，不再是慢慢长出来的，是一次性批量生产的。**

王德生博士说：「羡慕是：现实中我们不一样，但是理念想象中可以一样。」高考做的，是替千万人把「理念想象中可以一样」这一半，提前备好了。这一半备好了，只要现实里一出差异，落差就自动进账。

◆ 二、为什么偏偏是陌生人的分数不扎人

这里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小问题。

高考榜上，有几百万个分数。你为什么偏偏被其中一个扎了一下？

你不会被邻省一个陌生考生的 690 分扎到，也不会被全国状元的分数扎到——或者说，扎一下，也就是过一下，晚饭时还吃得下。你被扎的，是林川的 31 分，是同班那个比你高一点点的人。

这件事在第 1 章里已经拆过了：同一性只有「局部」才入账。首富的钱，不入你的账；自己的分数，也不入。只有「局部相近」的那一道，入账最深。

现在加上这一章的新东西：**高考这台装置，只管造原料，不管造成品。**

原料，是「大家在同一张表上」。成品，是「我和他本来差不多」。从原料到成品，还差一步：局部的相近。你和林川同班，同桌，同一个老师，同一个晚自习——这一步是你自己的日子给的。

所以，高考这台装置，要靠两样东西合起来才起作用：一样是它给的**同一张表**，一样是生活给的**身边那个人**。

只有同一张表，没有身边那个人，是「全国前一百名」那种分数——看着，没感觉。只有身边那个人，没有同一张表，是两个孩子各考各的，没有读数，也就没有落差。

两样凑在一起，才有那一道扎人的 31 分。

这是一个很实用的发现：**你想知道一个社会里的类比有多重，不要问「有多少比较」，问「有多少张共同的表」**。一个社会里，共同的表越少，人越不容易被扎；共同的表越统一，越容易被扎。

◆ 三、分数是读数，不是函数

现在看分数本身。

分数是什么？按本书的话说，它是一场发生里显出来的一个样子，叫**显露**（S）。陈禾那年考了多少分，是那两天里，他的路（D，十二年的功夫）和他的土（E，家境、学校、身体、那两天的天气）一起，通过一个看不见的工序（函数 F）显出来的一个数。

这个数是真的，它发生了。可是它只是那场发生的**一个读数**。

读数和函数，是两样东西。体温计上的 38.5 是读数，那一个人的身体，怎么发的烧，是函数。读数告诉你「现在是多少」，函数才是「为什么是这么多」「下一次会是多少」。

高考这台装置，有一个很顺手的习惯：它把读数当成函数的唯一出口。

什么意思？你想，一个人考了 650，另一个人考了 619，榜上一对比，所有人心里都有一个暗暗的判断：前一个人比后一个人强。这个「强」字，是什么意思？是这个人整个人更强，是这一次发挥更好，是这个科目更行，还是这十二年更会学？

榜上没有这些。榜上只有一个数。可是人心不愿意停在一个数上，人心要给它配一个意思。配出来的意思，往往是最省事的那一个：**这个数，就是这个人**。

于是，读数被当成了函数。这就是前面说过的那个笃信，在高考这里的样子：相同的起点、相同的功夫，必出相同的分数——反过来，不同的分数，必来自不同的功夫、不同的本事。笃信的两头，都忘了中间那一道工序。

林川的 31 分，到底是什么？第 2 章拆过，它落在几道题上，落在一个下雨的下午，落在某一场的状态上。这些东西，在榜上都没有。榜上只有「31」。可是陈禾拿着这个数，拿了二十八年，把它当成了「林川比我强 31 分」，再把它翻译成「林川比我强」。

这一翻译，一场发生就被冻成了一个判决。

◆ 四、这台装置也有功劳

话说到这里，得停一下，替这台装置说句公道话。

公道话不是客套。写这一章的人，和这一章里的陈禾，都是这台装置的受益者。

陈禾是乡下孩子，父亲种地，家里没有书房。1998 年，他考上了湘潭大学。如果没有高考，没有这一张统一的卷子、统一的线，他凭什么跨出那个县？凭关系？凭家境？这些他都没有。他有的，只是一个十二年里一点一点积下来的分数。

1977 年，高考恢复。在那之前的十年，进大学靠推荐，推荐靠的是别的东西。恢复高考之后，千千万万个没有门路的孩子，忽然有了一条路：只要你的卷子答得好，不问你是谁家的孩子。这一点，在今天看来太平常了，可是在当年，是一件改变了很多人命运的事。

所以，本书说高考是一台类比装置，**不是在批评它，是在描述它**。它的好处和它的代价，出在同一个地方：把千万个不同的人，放进同一张表。放进同一张表，才有公平的可能；放进同一张表，才有「我们本来差不多」的想象。**公平，和这份想象的痛，是同一台机器的两面**。

你想要前一半，就得接受后一半。这不是机器的毛病，是公平这种东西的性质：要讲公平，就要有一个共同的尺度；有了共同的尺度，就会有人站在尺度的这一头，看着另一头的人。

那么，这一章要问的，就不是「要不要这台机器」，而是：**这台机器造出来的同一性想象，要不要被验一验？**

它造出来的那一份「本来差不多」，有一部分是真的——同一张卷，确实有它的公道，这一场考试里，两个人确实站在同一条线上答题。可是有一部分是笃信出来的——它悄悄地把「这一场的读数相同」，延伸成了「这两个人整个相同」。

验信，验的就是这一步延伸。

◆ 五、第一位近邻：范进和他的榜

说到榜，中国人最熟的一个故事，是范进中举。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第三回，写的是一个叫范进的读书人，考了二十多次，一直没考上，头发都花白了〔核：考试次数与年岁，据小说叙述大意〕。他岳父胡屠户，是个杀猪的，平时瞧不起他，骂他「现世宝」「穷鬼」，说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有一年，范进去乡试，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他母亲让他抱着家里仅有的一只母鸡去集上卖了换米。他刚走，报喜的人就到了：他中了举人。

报喜的人跑到集上找他。范进听见这个消息，不相信，以为是别人骗他。人家拿出报帖给他看，他看了一遍，又看一遍，拍着手大笑：「噫！好了！我中了！」笑着笑着，一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醒来以后，人就疯了，满街跑着喊「我中了」。

怎么办？有人出了个主意：找一个他最怕的人，打他一巴掌，吓一吓就好了。最怕的人是谁？是胡屠户。胡屠户本来不敢，可是旁边人劝他，说你现在是老爷的岳父了，打他一下，不要紧。胡屠户一巴掌打下去，手竟然抖了，疼了好几天。他还说：「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

后来的事，更有意思。胡屠户一夜之间换了称呼，一口一个「贤婿老爷」；邻居们送米送鸡；一个张乡绅，本来不相识，也来攀亲，送了银子，送了房子。〔核：以上情节据小说叙述，细节从略〕

本书先承认，这个故事说中了一件很要紧的事：**榜，是会改写周围人的账本的**。

范进还是那个范进。他的人没有变，他的学问没有变，他的路和土，就在榜出来的前一个晚上，都还是原样。可是榜一出来，胡屠户的账变了，邻居的账变了，张乡绅的账变了。他们对范进的读法，一夜之间，被一张报帖改写了。

吴敬梓看得很清楚：这是一台**别人替你记账**的机器。榜单不只是告诉你分数，它还告诉全社会：现在这个人，该怎么记。

这一点，今天的高考榜上，一样成立，只是方式温和了。你考上的学校，会成为别人介绍你时的第一句话；你没考上的学校，也会成为一个悄悄跟着你的标签。同一个人，榜前榜后，在别人账本里的科目不同了。

可是本书要多问一层。

故事里还有另一个人，是范进的前辈，叫周进。在第二回里，周进也是个老童生，考了一辈子，没进学。有一次他到贡院里看号板（考生答卷的地方），一头撞在号板上，放声大哭，哭到吐血。旁边几个商人看他可怜，凑钱替他捐了个监生的资格，后来他才得了机会。〔核：据小说第二回大意〕

你看，这是两个人：一个哭倒在号板前，一个笑倒在集市上。同样苦读几十年，同样一把年纪，一个落了榜，一个中了榜。

吴敬梓拿这两个人讽刺的是什么？大概是科举让人变得又可怜又势利。这个讽刺是真的，也是有力的。

本书要补的是另一层：**周进和范进的差别，在小说里没有人解释**。没有人说周进的路差了一点，也没有人说范进的路强了一点。小说里，两个人都是同样的苦读，同样的失意，一个撞开了门，一个撞在了墙上。读者读到这里，会本能地想：这中间，有一样东西，是榜说不清的。

那一样东西，就是被遗忘的函数。

范进疯了，是因为二十年来的笃信终于兑现了——同样的功夫，终于出了该有的结果。可是他的笃信碰到的不是失败，是**突然的、过量的兑现**，他的账本一下子装不下，人就跌倒了。周进撞号板，是笃信碰上了拒付，账本一下子碎了。**两个人用的是同一份笃信，只是撞上的门不一样**。

笃信是一样的：苦读必中。可这个「必」，是榜单这台装置替他们安上去的。榜把一个读数（中与不中）说成了一个必然，所有人，包括范进自己，都信了。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是这样：设想范进中举之后，胡屠户的账又改了一次——比如第二年发现，这个举人的功名不过如此，只是一个小小的举人，没有后续。吴敬梓大概会写一个更大的讽刺。可是本书看到的是另一件事：**这个人从头到**

尾，没有被任何人问过一句，你这二十年里，长了什么。榜只问了一件事：中不中。榜之外的东西，没有一个账户可以放。

◆ 六、科举留给高考的东西

范进的故事，离今天有三百年。可是它留下来的东西，一直没断。

科举制度从隋唐开始，到清末废止，前后一千三百年左右。在这一千三百年里，中国人把一件事练得非常熟：**用一张统一的卷子，来给人排座次。**

这件事练熟之后，留下了几样东西。

第一，是一个**共同的尺**。「功名」这两个字，在中国人的账本里，有一个固定的地位，是所有科目之上的总科目。

第二，是一种**读榜的习惯**。放榜的那一天，一个县，一个镇，一个村，所有人都围着看。榜是公共的，账是公开的。

第三，是一个**笃信的故事**。「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些说法，把一个读数，说成了一个必然的回报：苦读—中举—富贵。这个链条，被千百年地讲，讲成了一个人人相信的东西。

科举在 1905 年停了，高考在 1977 年恢复。这中间隔着几十年，可是留下的习惯没有断：统一的卷子、公开的榜、位次的比较、「一考定终身」的说法。这些东西，不是科举直接传给高考的，是**一种读法**，在家里、在学校里、在亲戚饭桌上，一代一代传下来。

所以，苏敏盯着手机上那个位次的时候，她心里涌上来的东西，有一半是她自己的，有一半是一千三百年累积下来的。她不知道，可是它在。

这一点，要说得公平：科举留下的不全是笃信。它也留下了一种很可贵的东西——**寒门可以凭一张卷子出头**这个可能性。这个可能性，是真实的，不是笃信。陈禾自己就是这个可能性的活证据。

所以，同一份遗产里，有两样东西缠在一起：一样是真相类的，那条路确实存在；一样是笃信类的，以为这条路对每个人的走法、走得出的样子，是一样的。验信要做的，就是把这两样东西分开，留下前一样，松开后一样。

◆ 七、第二位近邻：韩非说，人多货少所以争

再往前，到战国末年，有一位对「争」看得极透的人，韩非。

他在《五蠹》里讲了一段很有名的话，大意是：上古的时候，人少，东西有余，所以民不争。到了如今，一个人有五个儿子，每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祖父还没死，就已经有了二十五个孙子。人多了，货财少了，所以民就争。他由此推出：争，不是因为人品坏了，是因为人多货少。

本书先承认，他说中了一件很要紧的事：**稀缺是争的底子**。高考的名额，是有数的；好学校的位子，是有数的；一条线划下来，线上的人进，线下的人不进。这个「有数」，就是韩非说的「货财寡」。没有稀缺，榜单就没有分量。

这一点说得很硬，也很实在。凡是认真讨论过高考的人，都绕不过名额这件事。

可是本书要多问一层：**稀缺管得住争，管不管得住痛？**

争和痛是两件事。争，是人们为了有限的位子去抢；痛，是抢不到之后，心里那一笔账。韩非的说法，一直盯着争。他想的是治国：人多货少，所以要用法，用赏罚，把争约束住。

本书盯的是痛。而这两样东西，并不是同步的。

陈禾考的那一年是 1998 年。第二年，1999 年，高校开始大规模扩招，名额一下子多了不少。〔核：扩招始于 1999 年，具体幅度从略，不写数字〕按韩非的逻辑，货多了，争该少了，痛也该轻了。

可是，你去问 1999 年以后的考生，他们的落差之痛，轻了吗？

线还在，只是挪了位置。过去的线在这里，现在的线在那里；过去差一分进不了，现在差一分，还是进不了某一所。扩招的是门，不是门口的那一分。**每一条新的线，都在新的位置上，重新造出一批「差一分」的人**。

再往上看，学校有了层次，层次又有了新的线。你只要还有一张共同的表，它就会在表的某个位置上，划出一个新的「差一点」。

所以，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是这样：**如果名额翻一倍，韩非推出的是争减；本书推出的是，争也许减了，痛不减**。因为痛不是跟着名额走的，是跟着同一性想象走的。只要「我和他本来差不多」这个想象还在，线挪到哪里，痛就跟到哪里。这一点，是可以拿各年考生的访谈去验的。〔待验〕

韩非还有一句更深的话，值得多想一下。他说的是「货财寡」。可是你想，货财是什么？一条线以上的位子，是货财。线以上的**好处**，是货财。这些好处是谁定的？是社会替这条线配的。线以上有荣耀，有出路，有亲戚的脸色，这些东西都不是考试自己带来的，是线周围的人给的。

稀缺有两种：一种是天生的少（粮食只有这么多），一种是**造出来的少**（某一所学校的牌子只有这么多）。后一种稀缺，是被同一性想象和共同的表一起撑起来的。你把这两样东西撤掉一样，这份稀缺的分量就会掉一截。韩非那个年代，看得见的是前一种；今天的高考，两种缠在一起。

◆ 八、第三位近邻：卢梭，被看的欲望

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写了一篇文章，叫《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1755年出版。

他想问的是：人和人之间的不平等，是从哪里来的？他先区分了两种不平等：一种是自然的，有人高，有人矮，有人力气大，有人力气小；另一种是社会造出来的，有人富，有人穷，有人受尊敬，有人被轻视。他说，后一种不是天生的，是人们住到一起以后，一点一点发生出来的。

他有一段很动人的描写，大意是：人们开始聚在一起，围着一棵树或者一堆篝火，唱歌，跳舞。每个人都开始看别人，也想被别人看。唱得最好的人，跳得最好的人，最有力气的人，得到了最多的注目。这是走向不平等的第一步，也是走向恶的第一步。〔核：卢梭此段论述大意，意指自爱心之外产生了“自尊心”，即借他人眼光衡量自己〕

本书先承认，卢梭说中了一件很深的事：**比较不是人天生的，是人们聚在一起之后长出来的**。一个人独自在林子里，是不会比较的。比较要有一个「别人的眼光」做镜子。这一点，和本书说的「人是洪流，洪流共处一个土」，是相通的。

他还看见了一件事：一旦人开始靠别人的眼光量自己，这件事就停不下来。

可是本书要多问一层。

卢梭把根放在了**被看的欲望**上：人想被看，所以人比。可是这个说法，有一个小地方说不通。

被看的人很多。一个明星，被千万人看；一个远方的富翁，被很多人看。如果比较的根子就是「想被看」「在意别人的眼光」，那么，人应该对所有看得见的人，都比较。可是事实是，人不会。人对远方的明星，是看一下，过一下；人对身边那个局部相近的人，才一直记在账上。

这说明，光有「被看」，不够。还要有一样东西：**同一性的想象**。我要先觉得，我和那个人，是可以放在一起的，他的好，才能进我的账。

高考这台装置，把这两样东西合起来了：它给了所有人一个共同的「被看」的场（榜），又给了一部分人一个局部相近的同一性（同班、同线、同城）。这两样一合，卢梭说的那个「想被看」，才真的变成一笔账。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是这样：考场里坐着一个考生，他的分数会被全国几百万人在榜上看见——却没有一个人认识他。另一个考生，分数只被自己班里四十个人看见。卢梭的逻辑，推出前者更容易生出「被看」的虚荣与焦虑。本书推出相反的：**后者的账更重**。因为四十个人里，有他的同桌，有他以为自己「本来差不多」的人。被陌生人看见的分数，是读数；被熟人看见的分数，才是账。

卢梭看到了一半：比较需要一面镜子。本书补的另一半：镜子里要有一个「像自己的人」，比较才会变成痛。

◆ 九、第四位近邻：桑德尔，成绩的傲慢与屈辱

最后一位近邻，是当代的。迈克尔·桑德尔，美国哲学家，在哈佛教了很多年的正义课。2020 年，他出版了一本书，叫《精英的傲慢》（原书名直译是《功绩的暴政》），副标题问的是：「好」的东西，是不是正在把我们分裂开来？

他的主要意思，大意是这样：现代社会相信，一个人能不能出头，应该看他的才能和努力，不看出身。这个信念听上去很公平，也确实比以前凭门第、凭关系要

好得多。可是他说，这个信念有一个很隐蔽的副作用：**赢了的人，会觉得自己的成功全是自己挣来的，于是对没赢的人生出傲慢；输了的人，会觉得自己的失败也是自己该得的，于是生出屈辱**。

他特别点了名牌大学的招生。他说，进了名牌大学的孩子，往往相信自己是靠才能和努力进来的，却忽略了家庭、运气、被培养的机会这些不是自己挣来的东西。他提议：在达到基本门槛的申请者里，**抽签**录取。这样做的意思，不是不要才能，是让人看见，运气也在里面。〔核：其抽签建议见该书论述大意〕

本书先承认，桑德尔看见了一件极真的事：**分数把运气洗成了功劳**。一个人的分数，里面有他自己的功夫，也有他的家、他的老师、他那天的状态，可是榜一出，这些东西全被洗掉了，只剩一个干干净净的「我考的」。赢的人因此傲，输的人因此愧。这一点，说得非常准，也和本书后面要写的「北大那边的账」（第 29 章）是相通的。

他还看见了另一件事：这份傲慢与屈辱，不是个人的品性，是一种制度让大家学会的读法。这一点，本书也同意。

可是本书要多问一层。

桑德尔的药是**承认运气**：让人看见，成功里有一部分是运气，所以赢家不必太傲，输家不必太愧。这个药，方向是对的。可是你把它放进本书的账本里看，会发现它还留着一个旧的前提：**功劳与运气，两个科目，二选一**。一个人的成绩，一部分记到功劳（自己的路），一部分记到运气（偶然）。

本书在第 3 章说过，「运气」这个词，是被遗忘的函数露出来的一角，被叫错了名字。当你把函数叫成运气，你就还在同一本账里。功劳一栏、运气一栏，两个科目都是在回答同一个问题：**这个差异，该记在谁头上？**而本书要问的，是这个问题本身：为什么一定要记？

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位置。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是这样：假如真的实行了抽签录取。桑德尔推出的是，落选的孩子，痛会减轻，因为这个结果不是对他才能的判决，只是运气。本书推出的是：**这里很可能会长出一大片「不服」**。

为什么？因为「是运气」这三个字，正好是不服的现成台词：这次不算，是抽签抽的，下一次我一定行。拒账，挂账，等下一次。第 20 章里，不服就是把被遗忘的函数叫成「运气」，把落差挂在那里。抽签并没有让账结清，只是给了每个落选的人一个现成的、不伤自尊的挂账理由。

这样说，不是反对抽签。抽签也许在别的地方有它的好处。本书只是指出：**光把运气请出来，不够**。账要结，得有一个人愿意看见：落差既不是我的功劳，也不是我的屈辱，也不是偶然，它是两股洪流各自的函数，各走各的路。这样的账，才有可能不挂着。〔本段为本书推论，待验〕

◆ 十、把私账变成公账

四位近邻交锋完了。现在回到装置本身，看它还有一样东西，是前面没说的：榜是**公开**的。

红榜的红，是有意思的。把名字写在红纸上，贴在公共的地方，让所有人看。这不是老师一个人知道的事，也不是家里知道的事，是全县知道的事。

这叫**公开记账**。

一般的账，是私人的。你心里有一笔账，我心里有一笔账，互相看不见。可是榜单把一笔账，从私人的变成了公共的：我的成绩，所有人都看得见，所有人也都知道所有人看得见。

公开记账，有一个很重的后果：**账不再只由你自己来记**。

你想，陈禾在红榜前站着，他心里怎么记这 31 分，是他自己的事。可是榜上那个数摆在那里，周老师看见了，同学看见了，母亲看见了，邻居看见了。每个人都在心里给它记一笔。陈禾自己的账，就被这么多的账围住了。他想把这 31 分记成「没什么」，别人的账本不一定同意；他想把它记成「不服」，别人的账本也许记成了「命」。

这是公账的力量：**它让每个人的私账，都被迫面对一个共同的读数**。

这也是装置的力量：它不只是造了一份同一性想象，它还造了一个**人人都在记账**的场。在这个场里，一个人想松一松，很难；因为他一松，就像是在对所有人说，这笔账不算数。

苏敏看着手机上的位次，她心里想的，不只是女儿考得怎么样，还有：班里的家长，都在看这个。许知遥的妈妈在看，群里别的妈妈在看。每个人都在看，每个人也都知道每个人在看。

这一层，是比分数更重的。

◆ 十一、线上线下那一分

最后说一说那条线。

线是整台装置里最精巧的一个零件。你想，榜上有几百万个数，如果没有线，这些数只是一条平滑的斜坡，每一个人，都比另一些人高一点，比另一些人低一点，没有哪一点特别。可是画了一条线之后，斜坡上忽然出现了一道**悬崖**：线上一分，进；线下一分，不进。

悬崖不是自然长出来的。斜坡上，650 分和 649 分之间，没有一点区别，他们的路和土几乎一样，考场上差的那一点，可能只是一道选择题的猜测。可是线画在 650 分那里，这一分之差，就变成了人生的两边。

线的发明，造出了**一分之痛**。

差一分，是最容易被笃信的。因为差得太少，所以「我们本来是一样的」几乎成了一个事实；又因为结果差得太大，所以这一分，就成了最大的冤屈。同一性想象的强度，和落差的陡度，在线的两边同时到达了顶点。

陈禾班里，有一个同学，叫赵磊（第 12 章还要细说），1998 年差了几分，没有进他想去的学校，复读了一年，第二年考上了人大。赵磊后来说过一句话，陈禾记得很清楚：「那一年，我天天想的不是我考得怎么样，是我只差那么一点。」

那「一点」，不是分数本身。分数只是一分、两分。那「一点」是**线造出来的**。

线上线下，两种命，都要由同一个读数来分配。这是整个装置里最硬的地方，也是最容易让笃信长出来的地方：因为一分之差，让人最难相信，差异是真的。

◆ 十二、装置里的人，也能验信吗

写到这里，读的人可能会泄气：这台装置这么大，千年的遗产，千万人的场，我们一个家一个家，能怎么办？

先说一个很小的事实：**装置是大的，读法是小的。**

高考这台机器，一个家改变不了。可是一个家怎么读这张成绩单，是每一个家自己的发生。同一张成绩单，一个家读成「你不行」，另一个家读成「这一次的样子」。读法不同，账落的地方就不同。

回到小苒的那个晚上。

陈禾看着手机，没有说「你看你的位次」。他说的是：「这一次的数学，扣的是哪几道？」

小苒愣了一下，说：「最后一道大题，和前面的两个选择。」

「选择那两个，是上次错的，还是这次新错的？」

「新错的。」

「那就是这一次的事。」

这几句话，没有任何理论的味道。可是它们做了一件事：**把一个位次，拆回了几道题。**一个整数，被拆回了几个具体的发生。这是验信的第一步：读数后面有函数，函数里有一道一道具体的题、一个一个具体的下午。

位次不会消失，名次还是名次。可是它不再是这个家里唯一的读法。

高考这台装置，是一个人单靠自己改变不了的。可是装置里面的人，在每一次读成绩单的当口，有一个很小的空隙，可以把读数放回到发生里去。这个空隙很窄，可它是真的。

◆ 十三、同一台机器，给他，也扎他

陈禾自己心里，有两本账，长年并排放着。

一本账上写着：**我是靠高考出来的**。一个乡下孩子，凭一张卷子，进了大学，后来有了正经的工作，有了长沙的房子。每次回老家，看见同龄的发小还在地里，他心里清楚，这一步是怎么跨过来的。他对高考有感激，真心实意的感激。

另一本账上写着：**我比林川差 31 分**。这一笔，他记了二十八年。

两本账，用的是同一台机器出的凭证。同一张榜，给了他前一笔，也给了他后一笔。他没有办法把其中一笔单独抹掉，因为它们是同一次发生里开出来的两张票据。

有时候他会想：如果当年没有这台机器，他会不会不用记第二笔？

想过以后他自己知道答案：没有这台机器，第一笔也没有。

这是一件很难接受的事，也是一件很要紧的事：**你不能只要机器的好处，不要机器的账**。感激和落差，来自同一个源头。把感激留下，把落差一笔勾销，是不可能的，那是在要求一台机器只做一半的工。

可是你可以做另一件事：**把这两笔账放到同一个页面上看**。陈禾后来在湘江边上，对林川说过一句话（那是第 31 章的事，这里先不展开），大意是：我这辈子最感谢高考，也最怨过高考。林川听了，没有说话，只是笑了一下。他懂。

同一台机器，两种账，同时在一个人身上。这不是矛盾，这是这台装置的**常态**。**一个被它成全过的人，也是一个被它扎过的人**。没有哪个人，只落在其中一边。

这一点想明白，陈禾对这台机器的态度，就变了一点点：他不再要求它是「好」的或者「坏」的，他把它看成一张**很大的秤**。秤是有用的，也是会错的。有用的地方，用；错的地方，不要把它当成人。

◆ 十四、「六百分的人」

还有一个很小的现象，是这台机器留在日常话语里的痕迹。

你听过这样的说法吗：「他是六百分的人」「她就是个五百分的料」「那一届的孩子，大多是七百分的」。

这些话，是怎么说出口的？

起初，分数是一个人的一次考试里显出来的样子。过了几年，同样的数字，变成了一个**人的形容词**。「六百分的人」，意思是这个人，整个人，是六百分那样的。

这是一次很细小的转换，可是转换的方向很明确：**读数，被写进了人的名字里**。

你不会说「他是一次发烧三十八度的人」。你知道体温是一时的，是这一次的。可是对分数，人们愿意相信，它是一个人身上稳定的东西，像身高，像血型。

分数能写进人的名字，是因为一个笃信在底下垫着：同样的功夫，同样的结果——所以，这个结果反过来，就代表这个人的功夫和本事。这个笃信一旦固定下来，一个数字，就可以替代一个人，在话里站岗。

小苒的同学里，有人被叫作「六百五」。那个孩子有一次说，他最怕的不是考砸，是别人对他的称呼变了。如果他这一次只考了六百一，会不会有一天，所有人叫他的名字，换成了另一个数字？

这就是笃信的最后一步：**人，被叫成了读数；读数，被信成了人**。

到这一步，装置就不用再运转了，它已经住进了话里。话是最长命的装置，它没有开关。

要松它，也只能一句一句地改。比如，把「六百分的人」改成「这一次考了六百分」。多出来的那几个字，听上去啰嗦，可正是这几个字，在读数和人之间，放回了一道缝。

◆ 十五、一年里的许多张小榜

高考只有一场，可是备考的这一年，榜一直在。

开学有摸底，月考有排名，一模、二模、三模，一场接一场。每一场，都是一张小榜；每一张小榜，都在重新造一次「我和他差不多」。

这对孩子是一个很特别的处境：**她不是在一次落差里生活，是在一连串小落差里生活**。每一次小榜，都是一次小小的兑现与不兑现；每一次不兑现，都要自我界去回应一回。

陈禾记得女儿上个月有一个晚上，吃饭的时候忽然说：「妈，我这次比许知遥高了三名。」

苏敏刚要笑，女儿又说：「可是我一点也不高兴。」

「为什么？」

「因为下一次，她肯定又考回来。」

这一句话，说得很轻，苏敏却听得心里一沉。那三名，没有兑现成一笔进账，它马上被记成了一笔**悬账**：这一次的比下去，是暂时的，随时会被收回。

你看，一连串的小榜，造出来的是一种很特别的状态：**账永远是开着的**。没有哪一次，是真的结清；每一次排名，都是下一次排名的预告。孩子的账本，一整年都没有合上过。

这也是备考的一年，为什么常常让孩子觉得累的一个深处：累的不只是题，是账一直敞着。

苏敏那天晚上没有说「你别想那么多」。她知道那句话没有用。她给女儿盛了一碗汤，说：「这一碗，不考试。」

小苒笑了一下。那一碗汤，是那一晚唯一没有位次的东西。

◆ 十六、有人会说：把高考取消不就好了

读到这里，有人会冲口而出：既然是它造的，取消它不就完了？

这个想法，本书不赞成，也不反对，只想指出它背后的一个小小的前提：它默认，**痛的源头在榜上**。

前面几节已经说了，榜只是备料。料撤掉，笃信会自己去找新的料。更重要的是，另一半——公平——也会一起撤掉。一个没有共同尺度的社会，不是没有落差，是落差改由别的东西来分配：门第、关系、人情。那样的落差，也痛，而且更没有一条可以申诉的路。

所以，问「要不要这台机器」，是问错了。问对的是：**这台机器的读数，在一个家里、一间教室里，被读成了什么？**

读数不会自己变成笃信。是读它的人，在一年一年的日子里，把一个读数，读成了一个判决。机器可以留着，判决可以不下。

这听上去像是推卸，其实是最实在的一条路：装置在千千万万个家里被读，也只能在千千万万个家里被松。没有人替谁松。

◆ 十七、位次之外，家里还有别的账户

最后补一句，关于「账户」这个词。

一个家，不只有一本账。位次是其中一个户头，可是一个家里还有别的户头：这个孩子在饭桌上怎么说话，她肯不肯在电话里陪奶奶聊几句家常，她画的那几张画，她对弟弟的耐心。这些户头，榜上一概没有。

可是高三这一年，所有的目光，都往位次这一个户头上看，看久了，连饭桌上的话题，也一句一句往那边靠。别的户头，不是被撤了，是被冷落了。冷落久了，孩子自己也会觉得：那些，不算数。

这是最要紧的一点损失。不是分数低了，是别的账户荒了。

陈禾那天晚上，没有大道理，只是回到卧室，对苏敏说了一句：「这个周末，带她回老家，去看看奶奶吧。」

苏敏想了想，说：「好。」

那一天，榜不在老家的院子里，院里的两棵橘树，也不看位次。奶奶家的户头，只有一样东西：一碗热的米粉，和一个不问位次的人。

◆ 十八、判别局面

这一章里，四位近邻，各留下一个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局面：

范进之后，没有人问过他这二十年里长了什么，榜只管中不中；韩非推出名额多则争少，本书推出痛不随名额，随同一性想象；卢梭推出被看得越多越痛，本书推出被熟人看的比被陌生人看的更重；桑德尔推出抽签使痛减，本书推出抽签使不服增。

再给一个全章的。

设想一间教室，四十个孩子，一模成绩发下来。老师宣布：从这一次起，榜上不再排位次，只给每个孩子一张纸，上面写他这一次**比上一次多长出来的三样东西**，和**少了的一样**。没有排名，没有线。

一个星期后，这间教室里的「我和他本来差不多」，会发生什么？

本书的判断是：**不会立刻消失，但会换地方**。孩子们会自己找别的读数——谁被老师多夸了一句，谁的作文被念了出来。因为同一性想象，是靠局部相近长出来的，不是靠榜长出来的。榜只是替它备了料。撤掉榜，料少了，它长得慢一点，可是只要身边还有「像我的人」，它就会在别处找到料。

这个判断，说的是一件很要紧的事：**改装置，不等于改笃信**。装置可以改，榜可以不排，线可以不画，可是只要笃信没有被验，它会自己去找新的装置。朋友圈就是下一章要说的那一台。

◆ 放回日子里

那个晚上，苏敏把手机放下，说：「明天我给班主任发个消息。」

陈禾问：「发什么？」

「问问他，这一次的卷子，能不能把每一道的得分发给我们。」

「要这个干什么？」

「看看她是哪几道题掉的分。」

陈禾点点头。他没说话，去把鞋换了。

小苒从房间出来倒水，听见了。她站在厨房门口，停了一下，说：「那个我有。我自己抄了一份。」

她回房间，拿出一个本子。本子上是她用铅笔誊下来的每一道题的得分，旁边用红笔写着几个字：「粗心」「不会」「时间」「猜的」。

陈禾翻了翻，抬头看她。他想说点什么，最后只说了一句：「你比我强。」

小苒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陈禾自己也说不清楚。他想起的是 1998 年那张发黄的条子。那张条子上，有总分，有线，没有一个字，写着他是在哪几道题上掉的分。他从来没有问过。

明天能试的小办法：下次拿到一张成绩单，先不看位次，在位次旁边另起一栏，写三个字：「哪几道」。把总分拆回具体的几道题、几个下午，每一项后面标一个字：不会、粗心、时间、猜的。位次不用管它，它在那儿，不会跑。写完以后再看一眼位次，你会发现，它的分量轻了一点。

带 走 的 话

高考把千万个互不相同的人放进同一张表，造出了世上最大的一份同一性想象。分数是真的，但它只是读数，不是那个人，也不是那道隐藏的函数。

小　账

本章的回写：一张成绩单被拆回了几道题，落下了一笔很小的，主要还悬着。本章防住的笃信：把分数当成函数的唯一出口，把榜上的差一分，读成两个人整个的差。

想 一 想

1. 你手里留过的第一张「榜」或者成绩条，它上面有什么，没有什么？没有的那些东西，现在记在你账本的哪一栏？
2. 你最近一次被一个「读数」扎到，是工资、职级、粉丝数还是别的？那个读数背后，有哪一道函数是榜上看不见的？
3. 如果让你给一个孩子写一张「这一次长出来的三样东西」，你会写什么？

◆

34

第 34 章

朋友圈：算法批量制造类比

夜里十一点多，陈禾躺在床上，手机的光照在天花板上。

他本来是想设个闹钟的。明天一早要去工地，有一道楼板的混凝土浇筑要旁站。闹钟设好了，手指却没有放下，往上一划，进了同学群。

群里有四十几个人，平时很安静，一年到头就是过年发红包、有人家里有事大家表个态。可是今晚，不知道是谁起的头，一连发了几条。赵磊发了一张照片：他女儿拿着一份录取通知，笑得很开心，背景是一间亮堂堂的办公室，桌上摆着一杯咖啡。下面配了一行字：「小丫头自己找的，我什么也没帮上。」

底下一串点赞，一串「恭喜」，一串「虎父无犬女」。

陈禾也点了一个赞。他的拇指落下去的时候，没有任何犹豫，像是一个很熟的动作。点完以后，他把屏幕停在那张照片上，看了一会儿。

那间办公室很亮。女孩的笑很干净。赵磊的话，说得很谦虚。

他没有觉得难受，可是也不太踏实。他退出来，又往下划，划到另一个群，另一张照片。一家人在海边，孩子在沙滩上跑，配着一句「终于有空陪他们了」。再往下，是一个老同事晒的新房钥匙。

大概过了二十分钟，他才发现自己没有设闹钟。

隔壁房间的门缝里，也有一线光。小苒在写作业，或者说，应该在写作业。她的手机在桌角亮了一下，她看了一眼，是许知遥发的一张图书馆自习的照片，配着一句：「冲。」下面有十几个同学点了赞。小苒看了很久，手指放在屏幕上，没有点，也没有划走，最后把手机扣在了桌上。

一个家里，两部手机，两条光。

这一章要拆的，就是这两条光。前面一章，拆的是高考这台一年一次的大机器；这一章要拆的，是一台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在转的小机器。

结论先放在这里，后面一节一节去证：**朋友圈和推送，是一台批量制造同一性想象的装置。它每天替你挑出一批「和你差不多」的人，再替你挑出他们最亮的一面。**

◆ 一、先分清两台机器

要拆这台机器，得先分清它其实是两台，缠在一起。

第一台，是**熟人名单**。朋友圈、同学群、同事群，它按什么排？按你自己加的人。你加了谁，就能看见谁。这份名单不是算法挑的，是你的日子积出来的：同学、同事、亲戚、老乡。

这份名单有一个特点：它里面的人，天然是**局部相近**的。同班同学，当年坐在一间教室里；同事，现在做着同一类工作；亲戚，共同有一个祖辈。前面几章说过，局部相近，是同一性想象最肥的土。名单替你，把这块土备好了。

第二台，是**推送**。小红书、短视频、各种信息流，它们按什么排？按它们对你的了解：你停在哪里看了几秒，你点了哪个，你搜过什么。它们不问你认不认识这个人，只问你会不会停下来。

这第二台机器有一个特点：它会替你找**像你的陌生人**。你是四十六岁，在长沙，做工程，有一个读高三的女儿，它就会给你推：四十多岁，做工程，有一个读高三的孩子的人。你并不认识他们，可是他们和你很像。

两台机器合起来，做的事是：**熟人名单里的人，替你备好了同一性的土；推送里的陌生人，替你补上了同一性的料。**

本书一般只说「朋友圈」，是因为这是人们最熟悉的说法。可是下面讲的，是这两台机器合起来的行为。

这里要说一句诚实话：本书不懂算法的内部。算法怎么算，各家公司怎么做，本书没有资格讲。本书能讲的，只是从使用的人这一头看见的东西：**推到你面前**

的，常常是同龄的、同城的、同行的、同样处境的人。这是你每天打开手机，用眼睛能验证的事。

◆ 二、三道工序：筛、剪、连

这台装置，从使用的人这一头看，做了三件事。

第一道，筛。从几十亿条信息里，筛出和你局部相近的。同龄，同城，同行，同样的处境。筛的结果是：你看到的世界，不是世界，是**一个和你有点像的世界。**

这一步，很像高考。高考把千万个孩子放进同一张表；筛，则是把你放进一张只有「像你的人」的表。表小了，可是每一个人，都更近。

第二道，剪。从每个人的几千个日子里，剪出最亮的那一帧。旅行的那一天，不是赶路的那一天；升职的那一天，不是加班的那一天；孩子笑的那一刻，不是孩子哭闹一个下午之后的那一刻。

剪是人们自己在做的，不全是算法的事。每个人发出去的，本来就是挑过的。可是算法放大了这一步：越亮的，越容易被推；越被推，越多人去剪更亮的。一圈一圈，一整个场子的平均亮度，被越推越高。

第三道，连。不间断。你放下，它还在；你睡了，它还在；你明天一早睁眼，第一件事，它还在。前面的高考，一年一次，一次有一个终点。可是这台机器，没有终点。一条刷完，下一条自己长出来。

筛、剪、连，三道工序做完，一个人每天面对的，是这样一个东西：**一整队和自己很像的人，每个人都只给你看最亮的一帧，而且永远看不完。**

这样一个东西，如果放在 1998 年，是要靠一个县的所有同学，用十年时间才能凑出来的。现在，它在你的口袋里，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开着。

◆ 三、每一条，都只搬了一维

现在看单独的一条。

陈禾看到赵磊女儿的那张照片，他看见了什么？

一个女孩，一间办公室，一份录取通知，一杯咖啡，一行谦虚的话。

这些东西，按本书的话说，是一场发生的**显露**（S）。它是真的，那个女孩确实拿到了那份通知，赵磊确实很高兴。

可是你仔细看这张照片，会发现它**只给了一维**：样子。

她是怎么走到这间办公室的？那是路（D）。赵磊说「我什么也没帮上」，这句话是不是真的，没有人知道。女孩的专业、她面试了几次、她前面有没有被拒绝过——这些，照片里没有。

她的土（E）是什么？赵磊在这个城市有什么关系，家里有什么条件，女孩的性格，她的运气，那一年那个行业的招聘情况——这些，也没有。

更不用说，那道把路和土变成样子的**隐藏的函数**，是照片里最看不见的。

这样一条，被推到陈禾面前，他的心里，会自动地补上另外两维。补什么？补的是**他自己的**路和土：「如果小苒也……」「如果我当年也能……」

这就是这台机器最隐蔽的地方：**它只给你一维，却让你用自己的另外两维去补**。补出来的东西，是一个只属于你的、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东西——一个搬了别人的样子、却配上了你自己的路和土的混合体。

这个混合体，是注定发生不了的。因为样子是那个女孩的，是她的路和她的土长出来的；你的路和你的土，只会长出你自己的样子。把别人的 S，接在自己的 D 和 E 上，这个接口根本不存在。

第 5 章里，书已经拆过这件事：去别人晒过的地方，却没有同样的光。那里是在说一个地方，一件东西。这一章要多说的是：**每刷一条，就多开一张这样的票**。

每一条，都是一个「搬了一维、注定兑现不了」的可能性。每刷一次，你的账本里，就添一张注定兑不了的期票。

◆ 四、第一位近邻：韦尔杜因，只看不动最伤人

先看一项很有名的研究。

2015 年，比利时的心理学家菲利普·韦尔杜因和他的同事们，在《实验心理学杂志：综合卷》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大意是：被动使用脸书，会损害情绪上的幸福感。〔核：论文题与刊名大意如此〕他们做了几个实验和追踪研究，大意发现：

人们在脸书上，如果只是浏览别人的内容、自己不发、不评论、不互动，当天的情绪往往会变差；如果主动发帖、与人互动，则没有这个效果，甚至反而好一点。在这个过程里，嫉羡起了一个中间的作用：被动浏览会引起更多的嫉羡，嫉羡再拖低情绪。

本书先承认，这个研究说中了几件很要紧的事。

第一，**不是「用」伤人，是「怎么用」伤人**。同一个平台，同一个屏幕，主动和被动，结果不同。这一点，打破了「手机有毒」这种一刀切的说法。

第二，**嫉羡在中间**。这和本书的说法是接得上的：浏览别人，引起的是一种类比，类比里有同一性想象，想象碰上落差，就生出了羡慕或嫉妒。

第三，**只看不动，最伤**。这一点最有意思。为什么只是看，反而更伤？

本书要多说一层：按本书的话说，只看不动，是**回写没有发生**。

一次完整的发生，有三步：路与土起矛盾；矛盾推动样子改变；改变回过头来改写路与土，并且记账。「回写」是第三步，是账最后落下去的一步。你看见赵磊女儿的照片，路与土起了矛盾（第一步），心里的样子动了一下（第二步），然后呢？应该有一个动作，把这笔账落下去：或者你去问问赵磊怎么回事，或者你想想自己能借什么，或者你干脆承认这不是你的事。

可是被动浏览，是第二步之后，手指往下一划，**第三步被省了**。这一笔，就这么悬着，没有记，没有改，也没有核销。

主动互动，比如给赵磊留一句具体的话，问一句他女儿面试的事，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一次小小的回写：它把你看见的东西，落成了一个具体的行为，账有了去处。

所以，韦尔杜因看见的「被动伤人」，本书把它翻译成一句话：**被动浏览，是一连串没有落账的发生，每一条都留下一张悬着的票**。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是这样：同样是「主动互动」，如果互动的方式是一个**点赞**，一个「恭喜」，一个表情包，这算回写吗？韦尔杜因的二分，主动对被动，推不出区别，因为点赞也是「互动」。本书推出：点赞不是回写。点赞没有改写任何路与土，没有记下任何账，它只是一个**模拟回写的动作**。它让人感觉做了点

什么，可是账本一笔没动。落了地的回写，是一句带具体问题的话，或者一个心里落下的决定。所以，同样是「主动」，点赞族和提问族，结果可能不同。这个推论，可以用实验去验。〔待验〕

◆ 五、第二位近邻：特温格，手机一代

2017 年，美国心理学家琼·特温格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iGen》（中文常译作《智能手机一代》之类，具体译名从略〔核〕）。她用大量美国青少年的调查数据说：从 2012 年前后开始，也就是智能手机普及开来之后，青少年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见面少了，睡得晚了，独处多了，焦虑、抑郁、孤独的比例，在统计上出现了上升。她把这一代人叫作 iGen。

这本书引发了很大的争论，也很有影响。后来有一些研究者认为，屏幕使用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在统计上其实很小，不能说得太满。这场争论至今没有一个让所有人都点头的结论。〔核：此处只作争论存在的说明，不引具体数值〕

本书先承认，特温格看见了一件很要紧的事：**同样一代孩子，生活的形状变了**。以前的孩子，放学以后在街上、在院子里、在彼此家里，见到的是一个有限的、有表情的、有身体的同龄人。现在的孩子，放学以后在房间里，面对的是一个无限的、剪过的、没有身体的同龄人。这个变化，是真的，值得被认真对待。

本书还承认一件事：她的研究，在争论的时候，不回避争论。这是一种诚实。

可是本书要多问一层。特温格的主线，是**时长**与**屏幕**：每天几小时，什么屏幕。这个角度很有用，可是它有一个盲点：同样三个小时，有没有区别？

陈禾自己有一个很小的观察。他在手机上也看棋谱，一个老头讲象棋的残局，一讲一小时，他看得津津有味，看完毫无损伤。同样是一小时，同样是屏幕，同样是被动地看，可是他看完，没有任何「搬了一维」的感觉。

为什么？因为那个老头，和他**没有同一性想象**。老头是一个陌生的、年龄不同的、在另一个世界里的人，他讲棋，陈禾学棋，两个人不是同一张表上的人，没有「我们本来差不多」这回事。

同样三个小时，如果换成看同学群，看同龄人晒房子、晒孩子、晒旅行，结果就不一样了。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是这样：**同样的时长，同样的屏幕，同样的被动浏览，把内容换成「局部相近的人的亮面」，伤；换成「没有同一性想象的人的专长」，不伤。**特温格的时长论推不出这个区别，因为她盯的是量，不是那份想象有没有被唤起。本书说，真正起作用的，不是屏幕前的小时，是屏幕里的那个人，**我觉得他和我像不像。**

这个推论，也可以验：让两组孩子，各看三个小时，一组看同龄同校人的日常晒图，一组看陌生国家的手艺人。如果结果真有差异，那就是本书的对象论，比时长论多说了一层。〔待验〕

◆ 六、第三位近邻：鲍德里亚，没有原本的复制品

法国思想家让·鲍德里亚，在 1981 年出了一本书，叫《拟像与仿真》。他说的是一种很深的变化：在今天的世界里，符号和影像越来越不再指向一个真实的东西，它们只指向别的符号和影像。一个影像是另一个影像的复制品，复制品的原本，早就找不到了。他把这种没有原本的复制品，叫作「拟像」。〔核：以上为该书论旨大意〕

用在朋友圈上，意思大概是这样：一张精修的旅行照，拍的是一个被反复拍过的景点，修成人人都修的样子，配上人人都用的文案。这张照片，指向的不是那一天的真实，指向的是「旅行照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个模板。看照片的人，看的不是别人的旅行，是模板。

本书先承认，鲍德里亚说中了一件很真的事：**我们刷到的，很多不是发生，是发生的样板。**一个景点怎么拍，一个早餐怎么摆，一个孩子的生日怎么晒，都有套路。套路一多，不同的人晒出来的东西，几乎一模一样。看到最后，人分不清哪一张是真的，哪一张是仿的。

这一点，很准，也很有意思。

可是本书要多问一层。

鲍德里亚的结论，大意是：既然影像都是拟像，没有原本，那么影像就不再伤人，也不再有意义，它只是在自己的游戏里转圈。可是你想想，这个结论，和你自己的经验对得上吗？

人人都知道，朋友圈是精修的。人人都知道，别人晒的是最好的一面。人人都知道，滤镜是假的。可是知道了，**还是会扎**。

这件事，用鲍德里亚的话解释不了：如果影像只是拟像，知道它是拟像的人，就应该免疫。可是实际上，知道是假的，照样酸一下。

为什么？本书的解释是：扎人的，不是**真还是假**，是**笃信**。

笃信的类比，不需要一个真实的原本。它只需要一样东西：你的心里有一个「我们本来差不多」，而眼前这个影像，恰好碰到了这个想象。影像真不真，对这个碰撞，几乎不起作用。一张明知摆拍的照片，一样可以让你心里咯噔一下，因为它**照出的不是别人的生活，是你心里那个没有兑现的类比**。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分：**拟像不是麻醉剂**。知道是假的，不等于不受伤。因为伤的不是你相信了这张照片，是你相信了另一样东西：同样的我，应该可以有同样的一张。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是这样：把同一张照片，告诉你它是摆拍的、拍了三十七张才挑出一张、背后是一堆没付的账单。鲍德里亚推出的是，这会让影像的魔力消失，因为它的拟像性露了出来。本书推出的是：**你会舒服一点，但不会全好**。因为那个「我们本来差不多」的想象，还在，只是它碰上的东西，从一个亮面，变成了一个有点破的亮面。要让它真的松，得验的是想象本身，不是影像。

◆ 七、第四位近邻：清少纳言一千年前的单子

最后一位近邻，要请出一位很古老的人。

清少纳言，日本平安时代中期的女官，在一条天皇的皇后身边做事。大约公元十一世纪初，她写了一本随笔，叫《枕草子》。这本书里，有很多一段一段的「清单」：令人心跳的事，令人讨厌的事，可爱的事，令人羡慕的事。每一段都很短，一件一件列下来。

比如「令人心跳的事」那一段，大意是：养着小雀儿的孩子；洗了头、化了妆、穿上熏得喷香的衣服，哪怕没有人看见，心里也觉得喜悦；等着一个人来，听见雨声风声，心头一动。〔核：具体条目据该书“ときめくもの”一段大意转述，措辞从略〕

本书先承认，这位女官说中了一件很要紧的事：**她早就懂得，人是会把日子里的好东西挑出来、列成单子的**。她的这些单子，本身就是一种最早的「晒」。她挑的是那些细小的、亮的、让心头一动的瞬间，把它们写下来，传给宫里的同伴看。一千年前，宫里的人，读她的单子，大概也会心里一动，也会想：「我怎么没有那样的雀儿？」

可是她还有另外几张单子：令人讨厌的事，令人尴尬的事。她把挑剩下的、暗的东西，也写了出来。这一点，是今天的朋友圈比不上的。

可是本书要多问一层。

清少纳言的单子，和今天的朋友圈，有一个差别，不在亮不亮，在**读它的人是谁**。

一千年后的我们，读清少纳言的时候，不会因此产生「我怎么没有那样的日子」这种账。她那些雀儿、那些熏香，读起来是文章，是风景，是一个古人的细致。为什么？因为她和我们**没有同一性想象**。她是一个陌生的、遥远的、住在另一种制度里的女子，我们读她，像读一本好书，不像读一个同学。

可是同样的清单，如果是你的同班同学，用同样的口气写出来，发在同学群里，你读起来的感觉，就会不一样。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是这样：**同一张「令人心跳的事」的清单，由清少纳言写，读者读成文章；由你的老同学写，读者读成账**。内容一字不差，读法天差地别。清少纳言的美，推不出这个差别，因为她的清单本身，没有变。变的，是读者心里那个同一性的开关，开了还是没开。

这件事，说明了朋友圈的问题，不在「晒」这个动作本身。晒了一千年了。问题在于：这台机器，把晒的人，**专门送到了你同一性想象的射程里**。清少纳言的清单，被一道千年的距离挡在了射程外；朋友圈的清单，被一条手机屏幕，直接送进了射程里。

◆ 八、每刷一条，开一张票

四位近邻交锋完了。现在把他们的话收拢来，回到本书自己的账本上，算一算：一个晚上，刷四十分钟，到底发生了什么？

陈禾这个晚上看了大概三十条。三十条里，有赵磊女儿的录取通知，有海边的一家人，有老同事的新房钥匙，有一个同行升了总工的喜报，有一个人在山顶上的日出。

每一条，是一张票。

票上写的是：**同样的你，可以有这个**。

三十张票，没有一张是陈禾自己开的，可是都开到了他的账上。他看的时候，没有想「我要不要兑」，也没有想「这张是不是我的」，他只是看，往下划，再看，再划。三十张票，就这么叠在一起，叠成了一摞。

这一摞，很轻，轻到没有分量。每一张，只占了他几秒钟。可是他自己的账本，不是按几秒钟计的，是按**发生了几次**计的。三十次小小的类比，三十次小小的「我也可以」，三十次小小的没兑现。

这里要补一个词：**挂账**。账记下来了，既没有兑付，也没有核销，就这么挂着。一般的账，挂久了会变成坏账。可是一个人心里的挂账，不是变成坏账，是**变成气氛**。

什么叫气氛？就是你说不出具体是哪一条让你不舒服，可是整个晚上，都有一种淡淡的、说不清的压。你以为是累了，以为是天气，以为是明天要早起。其实是三十张没有落账的票，叠在身上。

这就是「越刷越不快乐」的第一层：**不是某一条伤了你，是一整摞没有落账的票，压成了一种气氛**。

这种气氛有一个特点：它不指向任何具体的人。你不恨赵磊，也不恨赵磊的女儿，你对她们只有祝福。可是你心里有一块地方，沉着。因为你的账本里，多了三十个「没发生的可能性」。

◆ 九、越刷越不快乐的发生学

现在可以把这个问题，用本书的方式，放在桌面上了。

人们常说：「越刷越不快乐」。这句话背后有一个很自然的解释：看到别人过得好，自己就觉得差。这个解释是对的，可是太笼统，它没有说明：为什么同样是

看别人，有的时候不难受，有的时候难受？为什么同一个人，同一个晚上，看棋谱不难受，看同学群难受？

按本书的拆法，一次「刷」是一场发生，它的难受，取决于四件事。

第一，同一性在不在。看到的人，和你有没有局部相近。同学、同行、同龄，在；陌生的手艺人，不在。这是门槛。门槛不过，什么也不会入账。

第二，是一维还是三维。这一条，给了你多少。只有样子，没有路和土，是一维；有样子，有路，有土，是三维。越是一维，越容易被你用自己的另外两维去补，补出来的东西越是虚的，越兑现不了。

第三，回写有没有发生。看完以后，有没有一个动作，把这笔账落下去。没有，就是挂账。

第四，数量。一次，两次，扛得住。三十次，一百次，每天二百次，挂账变成了气氛。

四件事，一个都不涉及「别人过得好不好」。你看，**别人过得好，不是难受的原因。**难受的原因是：一台机器，把一维的、亮面的、局部相近的人，一条一条，不落账地送到你面前，送了一整晚。

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位置。它意味着，要想不那么难受，不一定要「少看别人」，也不一定要「想开一点」。你可以去改那四件事里的任何一件：改同一性，改维数，改回写，改数量。

这就是为什么同一个人，看棋谱不难受：同一性不在，没有账入。这也是为什么看同学群难受：四件事，件件都在。

◆ 十、点赞：回写的假动作

前面说到，点赞不是回写。这一点，值得再多说一会儿，因为它是这台机器里最精巧的一个零件。

点赞，是怎么回事？

你看到一条，心里动了一下。手指往那个小小的图标上一点，一个红心，或者一个大拇指。这一点，只花了不到一秒。

这个动作，有三个特点。

第一，**它看上去像一个回应**。对方会看到，你给了他一个反馈。这个反馈，在社交上是有意义的，表示「我看到了，我为你高兴」。

第二，**它没有改写任何东西**。你的路没有变，你的土没有变，你对这件事的读法没有变，你账本上那一栏，还是原来的样子。

第三，**它给人一种「已经处理」的感觉**。点完赞，那条就算过去了。手指往下划，下一条。

这三个特点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回写的假动作**：它占住了回写的位置，却没有做回写的事。

王德生博士说：「笃信的类比与差异的回写，就产生了 10 种不同的'记账回应'。」回写是产生记账回应的必经之路。回写在，记账才有去处；回写不在，账就悬着，就欠着。

点赞，让回写这个位置，被一个很轻的动作填住了。填住以后，人就不再觉得需要真的做点什么。于是，那三十张票，每一张都被一个小小的红心「处理」了，实际上一张都没有落账。

这也是这台机器聪明的地方：它不是不让你回应，它给你一个**最便宜的回应**，便宜到你根本不会想去做真的那个。

你可以回想一下，你给多少条点过赞，又有多少条，让你真的去问了一句话，或者真的改了一个主意？

比例，大概很小。

◆ 十一、小苒的那一半

回到隔壁房间。

小苒盯着许知遥那一条「冲」，看了很久，没有点赞，把手机扣在桌上。这个动作，很值得多看一眼。

她为什么没有点？不是不想点，是点不下去。

那一个「赞」，如果点下去，是一个很小的社交动作，表示「我为你加油」。可是她点不下去，因为她心里的账是另一样的：这一条，对她来说，不是一条**可以祝福的东西**，是一张**让她心里咯噔一下的票**。

她不想骗人，不想点一个自己心里没有的赞。她把手机扣下，是一个很小的**拒账**。可是拒账的后面，账并没有消失，它还在她的心里，只是被她压下去了。

接下来的事，苏敏后来问过。小苒把许知遥那个人，**悄悄设成了「不看她的朋友圈」**。

这是**躲**的一种新的样子（第 27 章细说）。过去，躲是不去同学会；现在，躲是点一个按钮。点一下，对方不知道，自己也不用面对。一点就合上了账本。

可是合上账本，不等于账结了。本书说过，躲，是没有记账的回写，是欠。账没有记，就欠着；欠着，就会在别的地方冒出来：在夜里，在下一次考试前，在家长会的走廊里。

小苒这一代人，面对的是一台比她父母那一代强大得多的机器。她的父母，在 1998 年面对的，是一张红榜、一个同桌、一个班主任；她面对的，是一千个同龄人，每个人每天更新。她要用的招数，也不得不更多：屏蔽，分组，小号，仅自己可见，三天可见。这些，是她们这一代人，自己发明出来的**防护工具**。

不要小看这些工具。它们是一整代孩子在这台机器面前，自己摸索出来的小小的验信动作：**把那些会让账本开着的东西，一个一个，关小一点**。

可是关小，只是第一步。关小之后，还要有第二步：把已经开着的账，落下去。这一步，不是一个按钮能完成的。

◆ 十二、陈禾看见的空白

那天晚上，陈禾在同学群里，还看到了另一件事：林川没有发任何东西。

林川很少晒。早些年他偶尔发一张出差的照片，这几年，朋友圈几乎就停了。同学会那年，有人问他：「你怎么不发朋友圈了？」他笑着说：「没什么好发的。」

陈禾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件事。他只看见别人晒，没看见**不晒的人**。

那天夜里，他忽然想到：林川不晒，是不是因为他也看见了这台机器？

他不知道。可是他想起 2024 年的那个夜宵，林川喝了两瓶啤酒以后说的一句话：「你们看到的，都是我发的最好的那一张。」

那时候陈禾没听懂。现在他听懂了一点。林川说的是：**别人看见的我，是剪过的我**。林川自己也在这台机器里，只是他用沉默的方式在里面。

不晒的人，也在账上。他的账，是另一种：他看着别人晒，心里有他自己的类比；他不发，是因为他的账本里，有一栏是「怕被追上」或者「怕被看穿」（第 30 章细说）。

这是这台机器的又一层：**它不只让看的人记账，也让发的人、不发的人，各自记账**。每一个人，不论在哪个位置，都被拉进了同一场类比。

陈禾把手机放下，这回，闹钟设上了。

◆ 十三、半径越缩越小

这台机器还有一个后果，不太容易一眼看出来：它在悄悄**缩小你的同一性半径**。

没有这台机器的时候，一个人的「像我的人」，有一个比较宽的范围：同村的、同班的、同厂的，凑起来也就几十个、几百个。这些人里，有好有差，有高有低，你能看到的，是一个有起伏的小世界。

有了这台机器，它每天做的事，是在你的世界里，把「不像你的」往后挪，把「像你的」往前拉。你不用做任何事，只要停留，它就会根据你停留的地方，把世界一点一点调成你喜欢看的样子。

结果是：你的世界里，「像你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近，越来越密。

这听上去像是一件好事：找到了同类。可是你换一个角度看：**同一性想象的土，被一天一天地加厚了**。一个人身边「像我的人」越多，「我们本来差不多」这个想象就越自然、越牢固。再来一个落差，就扎得越深。

更要紧的是，被缩小的，不只是半径，还有**对差异的耐受**。一个每天只看见和自己差不多的人的人，遇到一个真的很不一样的人，反而会觉得不适应。他的账本里，没有一栏是留给「完全不一样」的。

这是第二层的类比装置：它不只是批量制造类比，它还在**让类比越来越像事实**。当一个人的世界里只有「像我的人」，「本来差不多」就不再是想象，成了环境。环境里的东西，人是看不见的，就像看不见自己的眼镜。

◆ 十四、发的人也在记账

再看一眼那个发照片的人。

赵磊为什么发那张照片？当然是高兴，当然是想分享。可是他配的那一行字，值得多看一眼：「小丫头自己找的，我什么也没帮上。」

这一句话，是一个很精致的记账动作。

它在说：这件事的功劳，不记在我身上，也不记在运气上，记在她自己身上。可是它同时又在说一件事：**我不是在炫耀**。这句话，起了一个预先挡住别人账本的作用：你们不要把我记成一个「得意的人」。

赵磊自己不一定这样想，他可能就是随口那么写。可是这就是前面说的：在装置里的人，写出来的话，会自动带上一种防护。因为他心里知道，这条发出去，会被很多局部相近的人读到，会进他们的账。他想让这笔账，别记成「嫉妒」，最好记成「祝福」。

你看，发的人也在算账。他算的是：这一条发出去，别人会怎么记。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循环：**每个人发之前，先替看的人记了一笔账；每个人看的时候，又替发的人记了一笔账**。两边都在揣摩对方的账本，两边的账本，却都是被这台机器喂着的。

到后来，整个场子里，每个人说的话，都不完全是自己的话，是「预想过别人会怎么读」之后的话。这样的话，越来越光滑，越来越没有毛刺，越来越像。

这也是为什么，你刷到的东西，越来越像同一个人写的。不是因为大家商量好了，是因为大家都在同一台机器里，对着同一批读者，学会了同一种防护。

◆ 十五、一年一次，和一天两百次

最后做一个很简单的对比。

1998 年，陈禾面对的落差，是一年一次：七月放榜，那一天，那一张榜。之后，是漫长的、没有榜的日子。同一个落差，大约要等到下一个节点——毕业、工作、同学会——才会被重新翻出来。

今天，小苒面对的落差，是一天很多次。上午是许知遥的打卡，中午是班群的刷题截图，晚上是同学的升旗照片，夜里是一个陌生的博主的「我是怎么考上的」。每一次，都是一次小小的类比，一次小小的记账。

频率不同，改变的是什么？

不是每一次的重量，一次一次其实都很轻。改变的是**账本合上的机会**。以前，一年里有大半年，账本是合着的，人可以在合着的账本边上，过自己的日子，长自己的东西。现在，账本一直开着，一天不歇。

一个一直开着账的人，没有时间让账里的东西，沉成别的东西。回写，需要一点安静。路与土被改写，需要一段不被打断的时间。可是这台机器，最擅长的，就是不让你有这一段。

这也许是它更大的代价：**它拿走的不是你的时间，是你的账本合着的那一段时间**。

陈禾的母亲在老家，没有智能手机，也没有朋友圈。她的日子里，每一天都有一段很长的、账本合着的时间：在院子里，对着两棵橘树。她不一定是因为这个，才比他们都从容。可是，这一段时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 十六、「别人家的孩子」搬进了口袋

还有一件事，是前一章留下的尾巴，要在这里接上。

陈禾那晚看着赵磊女儿的照片，心里动的那一下，到底是为了谁？

表面上，是为了赵磊，为了老同学。可是你往里看一层：他想到的，是小苒。他心里闪过的念头，是：「如果小苒将来也……」

这就是上一章说的，那台家里的装置，在今天找到了一条新的送货路线。过去，「别人家的孩子」是靠亲戚、邻居、班主任的嘴传来的，有一个传的过程，有时间差。现在，它是靠手机直接送到的，**没有时间差，也没有人替你把关**。

而且，送来的不是一个孩子，是一整列孩子。赵磊女儿，同事的儿子，博主家的双胞胎，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那一帧最亮的时刻里。他们不是同时站在你面前，可是他们同时站在你的屏幕里。

家长的账，因此变得更重：以前，一个家长只需要对付一两个「别人家的孩子」；现在，他每天要面对的，是几十个。每一个，都是一张票。

苏敏曾经说，她现在越来越怕在家长群里看消息。不是怕老师，是怕别的家长。每一个「喜报」，都要在她心里转一圈：这是别人的，不是我们的，可是我们为什么不是？

而这些票，最后都要孩子去兑。没有一张是孩子自己开的，可是都开在了她的名下。

所以，小苒面对的，其实不只是许知遥那一个对象，是整个这条送货线。这一点，大人要先知道，才不会把孩子看成一个「抗压能力差」的人：她面对的东西，比你小时候面对的，多得多，快得多，密得多。

◆ 十七、本书不反对分享

写到这里，要防一个误会。

有人读完这一章，会觉得：既然晒会让人难受，那就不晒好了；既然看会让人难受，那就不看好了。这样一刀切，本书不赞成。

分享，是人的一件好事。把一个好消息告诉朋友，把一个旅途中看到的风景拿给家人看，把孩子的一个进步让远方的老人高兴一下，这些，都是日子里最软的东西。不能因为一台机器把这些东西放大成了负担，就把它们全部扔掉。

本书要说的，只是一件更小的事：**分享本身不伤人，伤人的是被送进了同一性射程里的那一批、一维的、不间断的亮面**。把这几个字去掉其中任何一个，伤就会

少一点：不是一维，而是多说两句路和土；不是不间断，而是看完就停；不是不分对象，而是自己知道谁和自己「像」，谁不「像」。

如果你要发，发的时候，可以多说一句路。比如：「这个暑假，我们是攒了两年才出来的。」「这份工作，我前面被拒了五次。」多说的这一句，是在**替看的人，补上被剪掉的那两维**。这样的一条，送到别人面前，就不再是一张注定兑现不了的票，是一个可以拿来借的起手问题。

这是发的人，能给看的人的一份礼物：不是更亮，是更完整。

◆ 十八、有没有办法，让这台机器少伤一点

读到这里，你可能想问：知道了这些，怎么办？

先要说明，本书不是教人戒手机的书。戒不戒，那是另一件事。本书在这里能做的，只是把前面拆开的四件事，各配一个很小的办法。这些办法，没有一个需要意志力，都是一个很轻的动作。

第一件，同一性。在你刷到一条会扎你的内容时，先问自己一句：这个人，我真的觉得，我和他差不多吗？有时候，只要问这一句，答案会是：其实不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觉得一样。这时候，同一性的开关，就松了一点。

第二件，维数。这一条，只给了我样子。路和土，我知道多少？把没有的那两维，说出口：「这一条，没有告诉我，她的路是什么，她的家里是什么条件。」说出来，那个「用自己的另外两维去补」的动作，就被打断了。

第三件，回写。看完一条会让你心里动一下的，别点赞，也别划走，做一件小事：或者问对方一句具体的话，或者给自己记一句：「这件事，我想借的是什么？」哪怕只记一句，账就有了去处。

第四件，数量。这一件最简单，也最容易做不到：给一天设一个「看完就停」的点。不是因为看多了不好，是因为数量过了某个线，挂账会变成气氛。

四件事，不需要同时做。做一件，就有一点用。

◆ 十九、判别局面

这一章四位近邻各自留下的局面，都归到一个共同的地方：**同样的屏幕、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内容，读的人心里的同一性开关开不开、回写在不在，结果不同。**

最后给一个全章的局面。

设想一个晚上，两个人，同样刷了四十分钟，同样刷的是同学群。

第一个人，每一条，都点了赞，没有说话，没有想，手指像条件反射。四十分钟后，他放下手机，觉得有一点点空。

第二个人，刷了四十分钟，点了三个赞，在一条上停住了，给对方发了一条消息：「你们那个暑假去的那个地方，住的是哪家？我想带我妈去。」又在另一条上，写了一行小字给自己：「我想借的是：他每周留给家人的那一天。」

四十分钟后，他放下手机，觉得有一点点累，可是不空。

这两个人，看的是同样的内容，同样的时长，同样的被动浏览开头。区别在于：第二个人，在其中的两条上，**做了回写**。他把一条一维的亮面，接上了一个具体的问题，和一个可以借的起手问题。

这就是本书说的「发生的类比」，和「笃信的类比」的第一次分叉：笃信的类比，把别人的样子搬进自己的账本；发生的类比，把别人的某一处，借来，放进自己的路和土里去问一问。第 36 章还要细说验信，第 28 章说结网。这里只是先看一眼：同一台机器里，也有人在做另一种事。

再把四位近邻的局面压成四句，方便抄进本子：韦尔杜因分主动被动，本书再分点赞与提问；特温格数小时，本书再数「看的是谁」；鲍德里亚说影像是拟像，本书说知道是假的照样扎，因为扎的是笃信；清少纳言的单子隔着千年，没有进射程，朋友圈的单子，一步就进了。

四句话里，共同的一个字是「射程」。同一性想象的射程，决定一条内容会不会变成一笔账。装置要做的，是把内容送进射程；验信要做的，是看清射程到底有多远。你每天站在什么位置，看见谁，被谁看见，这个位置，比你每天看了多久，更要紧。

这里还有一个很容易忽略的小细节：射程不是固定的，它随着心里的账变化。陈禾在工地上，和监理同行聊天，聊的人收入比他高一截，他不觉得扎；可是同学群里一个收入只比他高一点的老同学，一张照片，就扎一下。射程的远近，不是外面量出来的，是里面的「本来差不多」量出来的。

◆ 放回日子里

周末，小苒和陈禾一起去买菜。

走在路上，小苒的手机响了一下，是班级群里的消息。她看了一眼，没有说话，把手机放回口袋。

陈禾没有问，走了一段，他说：「你们群里，现在还有人发学习打卡吗？」

「有。」

「你看吗？」

「看，」小苒说，「有时候看了烦。」

「烦的时候怎么办？」

小苒想了想，说：「我就把那个人的那一条，看清楚。」

「看清楚什么？」

「看他有没有发他今天吃了什么。」

陈禾笑了。他不知道这是哪里来的主意，可是他听出里面有一个意思：**一个打卡的人，也是一个要吃饭的人**。女儿用这种方式，把一个读数，放回了一个人。

「这个办法，」陈禾说，「比我强。」

小苒不以为然地说：「你有什么办法？」

陈禾说：「我昨晚设了闹钟。」

「这算什么办法？」

「这是办法的第一步。」他说，「先睡着。」

明天能试的小办法：下一次，手指在某一条上停住的时候，不要立刻点赞或划走。花十秒钟，问自己三句：这一条，只给了我哪一维？我替它补上的另外两维，是谁的？这一笔，我想借的是什么，还是只是在难受？答不出也没关系，哪怕只问到第一句，那张票就不会原样挂着。

带 走 的 话

朋友圈不是让人难受的原因，是一台把局部相近的人的亮面、一维一维、不间断送到你面前的机器。挂着没落账的票，叠成了气氛。

小　账

本章的回写：一个夜晚的闹钟，一句给女儿的话，落下了很小的一笔，大部分仍悬着。本章防住的笃信：以为知道是精修的就不会受伤，以为别人的亮面，我配上自己的路和土也能兑现。

想 一 想

1. 你昨天刷到的最后一条会让你心里动一下的，它只给了你哪一维？你当时替它补上的另外两维，是谁的？
2. 你的手指，一天里点出去多少次赞？其中有几次，改变了你后来做的任何一件事？
3. 你有没有一个「不晒」的朋友？你觉得他的账，记在哪一栏？

◆

35

第 35 章

AI 时代：和谁类比?

周五下午，陈禾在监理公司的会议室里，翻一份巡检报告。

报告是实习生小周交上来的。小周二十三岁，去年刚毕业，学的是土木，来公司半年。这份报告写的是一栋住宅楼的主体结构巡检：钢筋间距，保护层厚度，混凝土试块的留置，旁站记录，整改意见。条目清楚，措辞规范，连整改意见后面该附的规范条文，都对得上。

陈禾翻到最后一页，抬头问：「你这个，写了多久？」

小周有点不好意思：「一下午。」

「一下午？」

「我用 AI 起了个稿，然后对着现场的照片改了一遍。」

陈禾没有说话，又把报告翻回第一页。

他自己当年写这样一份报告，是怎么写的？他刚进监理行业的时候，二十六岁，第一份巡检报告，写了三天，被总监退回来四次。退回来的批注，是红笔写的，密密麻麻，有的地方只有两个字：「重写」。后来他慢慢学会了，用了差不多十年，才写得顺手，写得让总监不再动笔。

那十年，是他的一份本事。他以为，这份本事，是他在这个行业里立足的东西之一。

现在，一个二十三岁的孩子，一个下午，把这份本事，用一个程序起了个稿。

陈禾翻着报告，心里没有他想象中的那种酸。他自己都有点意外。他感觉到的，是另外一种东西，一种又松又紧的东西：松，是因为他忽然觉得，那些年被退回来的红笔，好像有点远了；紧，是因为他不知道，下一次，该拿什么去和这个孩子比。

隔了一天，他又想到另一件事。公司里还有一个叫老孟的同事，也是用 AI 起稿，也是一下午，同样的报告，可是总监看了以后，把老孟的那份退了回去，说：「这份没有现场。」

同样的工具，同样的下午，一份过了，一份没过。

这一章要拆的，就是陈禾那个又松又紧的感觉。前面两章，拆的是高考和朋友圈，两台已经转了很多年的装置。这一章要问的，是一台刚刚开动的新装置：当会写、会算、会画这些事，忽然被人人都能用的工具抹平，类比，会往哪里去？

结论先放在这里，后面一节一节去证：**技术把技能这一栏的落差抹平了，却没有抹平类比。落差移到了自我的类比发生那一界，对象换了，笃信的样子也换了。**

◆ 一、被抹平的那一栏

先看，到底抹平了什么。

陈禾那份「写报告的本事」，是一种**技能**。技能，是日子里最常用来比较的一栏：谁写得好，谁算得快，谁画得准，谁说话有条理。同事之间、同行之间、同学之间，很多的类比，都是在这一栏上做的。

「他比我强」「她比我熟」「他一眼就看出毛病」，说的都是技能。

技能这一栏有两个特点。第一，它**容易读数**：一份报告，写得好不好，一眼能看出来。第二，它**看上去像是一个人的东西**：是他一年一年练出来的，是他的路和他的土一起长成的。所以，落在这一栏上的落差，扎得特别深，因为它碰到的，是「我自己」这一块。

现在，一个工具来了。它把「写得像样」这件事，变得谁都能做到。你不用练十年，不用被退回来四次，只要会说话，就能得到一个八成像样的初稿。

于是，技能这一栏上的落差，被压平了很大一块。以前，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可以差很多：一个是有十年的手艺，一个是新人。现在，在「起一个像样的稿」这件事上，差距缩了很多。

这是一件真实的事，不是危言耸听。它也不是坏事。想想看：多少人，因为不会写、不会算、不会画，一辈子在某些事面前低着头？现在，这些门槛矮了。这是一件让很多人松一口气的事。

可是，**落差被抹平了一栏，类比并没有因此少一点**。

类比不是靠一栏支撑的。类比靠的是「局部相近」加「笃信」。技能这一栏被抹平，局部相近还在，笃信还在，它们会去找别的栏，别的对象。

◆ 二、新的对象，有两个

那么，类比去哪里了？

陈禾在那个下午，心里闪过的，其实有两个对象。

第一个，是**机器**。他看着那份报告，会想：这个东西，一个下午，做了我十年的东西。我和它，谁更值钱？

第二个，是**用机器的人**。他看着小周，会想：这个孩子，用同样的工具，比我用得顺；老孟用同样的工具，反而被退了回去。我是哪一种？

这两个对象，是这一代人才有的，是过去的类比里没有的。

和机器比，是一种很陌生的类比。过去，人和机器比的是力气、速度、精度，比不过就比不过，人从来没有为自己跑不过火车而难受。因为那时候，机器的好处是体力上的，人和机器之间，没有「差不多」的想象。

可是今天，机器会说话，会写作文，会写诗，会把一段话改得比你顺。它碰到的，恰好是人最看重的那块：**会想、会写、会说**。这一块，过去一直是人和人比的地方。机器闯了进来，把「人和人」的比，变成了「人和机器」的比，同一性想象，被它唤起了。

和用机器的人比，则是另一回事。这是一个很近的类比：同一个公司，同一个年龄段，同样的工具，同样的下午。没有任何的「土」上的借口：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条件，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缺。结果的差别，剩下的只能记在**一样东西**上：我们各自的那道看不见的函数。

这是这一章要讲的核心。我们一个一个来拆。

◆ 三、和机器比：一种很特别的羡慕

先说和机器比。

这种比，有一个很奇怪的味道：它既像羡慕，又不像。

像羡慕的地方在于：机器写的东西，在某些方面，确实比你的顺；它不累，不烦，不会被退回来四次就泄气。陈禾看着那份报告的时候，心里有一个很轻的声音，说：「它不用起早。」

不像的地方在于：这种比，很难落到一个具体的悔上。你没有办法对自己说：「如果当时我也……」。因为机器没有「当时」。它没有走过一条路，没有在某一年的冬天冻过手，没有被红笔退过稿。它的好，是一个**没有路的样子**。

这个很要紧。机器的输出，对人来说，是一个**纯粹的显露**：它只有样子，没有一个可以回溯的路和土。你看它的作品，看不到它是怎么长出来的。

前面几节说过，一个只有样子、没有路和土的东西，最容易引发笃信的类比：你看见一个样子，却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于是你会用自己的路和土，去补。补出来的，是一个注定发生不了的东西。

和机器比，这件事发生得**最彻底**：因为机器的样子，是最干净的一维。

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人对机器的比，会滑向两个极端。

一个极端，是**认命**：「反正机器都会，我学了有什么用？」这是把回写冻成了定数，把「命」这个词，换成了「反正有 AI」。小苒有一次说过这句话，苏敏听见了，心里一紧。第 25 章会专门说认命。这里先记一笔：**「反正有 AI」，是这一代的新的「各人有各人的命」**。

另一个极端，是**攀比**：「我要比机器更好。」这样的人，会把一个本来不能比的东西，当成了一个要赢的对象，把自己活成了机器的竞赛对手。可是机器的赛道，是没有终点的。这是第 21 章说的：换个科目硬兑。

两个极端，都是笃信，不过换了一身新衣服：一个信「差不多的东西，既然它能，我就该不能」；一个信「既然是比，我就该能赢」。

本书要多问一层：**机器和人，是不是真的「差不多」？**

◆ 四、第一位近邻：凯恩斯，一个关于闲暇的预言

1930 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写了一篇短文，叫《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那是世界经济大萧条刚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心情灰暗，他却写了一篇乐观的东西。

他的大意是这样：他预计，再过一百年，也就是大约 2030 年前后，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会让生产率大幅提高，人类的「经济问题」——也就是为了基本生活而奋斗的问题——大体上会被解决。到那时，每个人每周大概工作十五个小时就够了。剩下的难题，会变成：怎样使用这份从紧迫的经济压力中解放出来的自由，怎样安排闲暇，怎样把日子过得明智、愉快、美好。〔核：以上据该文大意转述，具体论断从略〕

他还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区分：人的需要，有两类。一类是**绝对的需要**，不论别人怎样，我们都觉得需要；一类是**相对的需要**，只有当它们能使我们感到高于同伴时，我们才觉得需要。他说，绝对的需要，也许可以满足；相对的需要，则可能永远没有止境。〔核：大意如此〕

本书先承认，凯恩斯说中了几件很要紧的事。

第一，**他看见了技术能把一部分落差抹平**。技术进步的方向，确实是把一些过去要花一辈子去换的东西，变得便宜。这个看见，一百年后还在应验。

第二，**他看见了「平权」之后，剩下的难题不在生产，在怎样使用**。这一点，和本书的判断非常近：当技能的落差被抹平，问题就移到「怎么过」「怎么问」「怎么用」这一类。

第三，**他看见了相对的需要，永远没有止境**。他是最早提醒我们，不要以为物质丰足之后，人就会心平气和的人。这一点，极重要，也极有先见。

可是本书要多问一层。

凯恩斯把相对的需要，归为「使我们感到高于同伴」。也就是说，在他的账里，攀比的根子，是**想高人一头**。可是本书看到的，要更细一点：落差之痛，很多时候不是想高人一头，是**想和他一样**。

陈禾看着赵磊女儿的照片，他不是想高过赵磊，他是觉得：同样是我们这一代人，同样的孩子，为什么我们家没有那一张？这里面没有「高」，只有「一样」。**痛的根，是「本来可以一样」，不是「我要更高」**。

这个差别，在 AI 时代，恰好变得很要紧。因为技术平权之后，人人手里都有同样的工具。「一样」这件事，从想象，变得比以前更像事实：一样的工具，一样的起点，一样的下午。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是这样：假设某一天，工具真的完全平等，人人手里用着一样的 AI。凯恩斯推出的是：相对的需要仍然存在，人们会在别的地方争高低。本书推出的，是另一个更细的结果：**一个社会里，最容易被拿来借口的那一栏，被堵上了。**

什么意思？落差落到账上，常常有一个出口：「他家有条件」「他有门路」「他运气好」。这些，都是把差异记到土上，记到偶然上的出口（第 15 章、第 24 章）。如果工具是同一个，门槛是同一个，这些出口都变窄了。差异只剩下两个去处：要么记到「我自己的路」，成了悔和自责；要么记到「各自的函数」，成了结网。

所以，本书的推论是：**平权，会让「怨」少一点，让「悔」与「自卑」多一点——除非有人愿意看见函数。**这个推论，可以用调查去验。〔待验〕

◆ 五、和用机器的人比：提示词的笔记本

再看第二个对象：用机器的人。

这个类比，比和机器比，要近得多，也要痛得多。因为它是人和人的比，对象是活的，就在隔壁工位。

陈禾那个周末，和小周有过一次简短的对话。他问小周：「你这份报告，是用什么问法让它写的？」

小周说：「我给它发了现场的几张照片，说了几个关键的部位，让它按监理报告的格式，写一份巡检记录。」

陈禾想了想，说：「你能把你那句话发给我吗？」

小周发过来了。是一段很长的话。陈禾看了很久，复制了下来，回家以后，也照着让机器写了一份。

写出来的东西，不如小周那份。

陈禾坐在书桌前，盯着屏幕，忽然想起了一件很久以前的事：林川的那本笔记本。

第 5 章里，书说过这件事：同学会上，有人晒出了林川当年的笔记本，班里传了三届，照着抄的，没有一个考上北大。笔记本是一样的，字是一样的，笔记的方法是一样的，可是读的人，没有长出同样的东西。

现在，**提示词，就是新一代的笔记本**。

一段话，从一个人手里，传到另一个人手里。「他这样问，效果特别好」「你把这一段拷走」「这是我的模板」。大家的心里，有一个很朴素的笃信：同样的输入，一定出同样的输出。

这是前面第二编说过的，三方程的笃信的最干净的样子：**输入相同，输出必同**。这一回，连「输入」都是可以复制粘贴的：一段话，一个字不差。

可是复制来的提示词，出来的东西，不一样。为什么？

因为输入，从来不只是那一段话。输入里，还有你拿着这段话去问的那件事：你对现场的了解，你心里的判断，你知道哪里要重点说，哪里可以带过。**那段话，只是整个输入里最薄的一层**。小周的那一份，之所以过得了关，不是因为那段话，是因为他在照片里选了哪几张，在问的时候，补了哪几句。

这些，在那段话里，是看不见的。它们是小周的路，小周的土，小周的函数，在一个下午里，通过一次提问，显了出来。

所以，陈禾在这一夜，学到了一件事：**连「输入」这件看上去最容易搬运的东西，也搬不走**。

这是一个很好的验信的机会。它不需要任何哲学，它只需要你在屏幕前，亲眼看见：同一段话，进了两个人的手，出来的是两样东西。

被遗忘的函数，在这里，就在屏幕上，露了出来。

◆ 六、老孟那份「没有现场」的报告

回头说说老孟。

老孟比陈禾小三岁，做监理十五年，工地上老资格。他用的是同样的工具，同样的格式，同样的一个下午。可是总监看完，退了回来，只说了一句：「这份没有现场。」

老孟那份报告，条目齐全，措辞规范，每一条整改意见后面，都附着合适的规范条文。从读数上看，它和小周那份没有差别，甚至更整齐。可是它缺了一样东西。缺的是什么？

陈禾后来问过老孟。老孟自己也说不清楚，只说：「我当天没去那个楼，是看了前两天的照片。」

这里面，露出了一件很要紧的事：**工具能拉平的是读数，拉不平的是「在场」**。报告里每一句话，都是一个显露；可是显露背后，要有一个在那里站过的人。那个人站在楼板边上，闻见的混凝土的味道，看见的钢筋绑扎的松紧，听见的施工队长说话的语气，这些，是他的土，也是他的路。

没有这一层，报告就只是一份「像样」的东西，而像样，在这个时代，是最不稀缺的。

总监那四个字，「没有现场」，其实是一个很准的验信：他不是在检查报告对不对，他是在检查：**这份读数后面，有没有一股发生过的洪流**。

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的工具，一份过、一份退。过的那一份，里面有一个人的路和土；退的那一份，只有格式。

小周自己后来说，他其实也有点怕：「我怕哪天我去不了现场，只能靠它写。」陈禾说：「那一天，你也要有一句话，是你自己的。」

这句话，后面还要用到。

◆ 七、第二位近邻：哈拉里的「无用阶级」

2016 年，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哈拉里）出版了《未来简史》的英文版（希伯来文版在前一年）。书里有一个说法，很容易被人记住：**无用阶级**。

他的大意是：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的发展，可能让很大一批人，在经济上变得「无用」，在政治上变得「无力」。过去，大多数人，哪怕不聪明，也能靠体力和一般的技能，为社会创造价值，所以他们在政治上有分量，有人要为他们说话。可是将来，如果机器能把这些事做得更好、更便宜，这批人就可能失去经济价值，也就失去了讨价还价的力量。他把这批人，叫作「无用阶级」。〔核：以上据该书论旨大意转述；这是一种推测与警告，不是定论〕

本书先承认，哈拉里说中了一件很要紧的事：**技术带来的冲击，不会平均地落在每个人身上**。有人会被抹平得很厉害，有人几乎没什么感觉。这个警告，不能当耳旁风。

他还说中了另一件事：一个人是否「有用」，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尊严问题**。一个被告知「你的技能已经不被需要」的人，心里会发生什么，不是一张失业补助就能回答的。这一点，也有他的重量。

可是本书要多问一层。

「无用阶级」这个说法，背后立着一个很干净的等式：**人的价值，等于他的技能所能产出的读数**。产出得多，有用；产出得少，无用。

这个等式，是一个笃信。它把人，压成了技能这一栏的读数。按本书的话说，这是这本书一直在拆的那个动作的**最后形态**：把一个人，整个，压成一个 S（显露）里的一个数字，再把这个数字，当成了他的全部。

前面第 33 章，说过「六百分的人」：分数被写进了人的名字。哈拉里说的「无用阶级」，是这个动作在整个社会尺度上的放大：**产出被写进了人的名字**。

可是，被抹平的是技能这一栏，不是人。陈禾的那份报告写得好不好，是他的一份技能；可是陈禾这个人，他在工地上看一眼就知道哪一根柱子有问题的那种直觉，他对某个施工队长的脾气的了解，他和甲方的交道怎么打，他在现场为什么会多站五分钟——这些，AI 没有从他那里抹掉。有的，机器根本够不到。

更要紧的是：被判为「无用」的人，他的痛，是从哪里来的?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是这样：设想一个小镇上，一批人因为自动化失去了原来的工作。哈拉里的逻辑推出：他们的痛，主要来自失去经济价值。本书推出的，要加一个条件：**这份痛，会随着「他和谁类比」，而深浅不同**。

如果他身边的人，都同样失去了工作，大家处在同一条船上，他的痛里，有损失，有焦虑，可是少了一样东西——「本来差不多」的人，已经拿到了而他没有拿到。如果他身边的同龄人，大多数继续有工作，只有他一个人被甩下，他的痛，会深很多：因为同一性想象还在，而差异落在了他自己头上。

这个推论，说明了一件事：**「无用」的痛，一半是失去，一半是类比**。失去的那一半，要靠制度去补；类比的那一半，要靠看见函数去松。而哈拉里的警告，只

讲了前一半。这一点，可以用不同类型社区的失业研究去验证。〔待验，本书不引具体数据〕

◆ 八、第三位近邻：阿西莫格鲁与约翰逊，技术往哪里拐

2023 年，两位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西蒙·约翰逊，出版了一本书，叫《权力与进步》，副标题大意是：一千年来，我们为技术与繁荣而斗争。

他们的意思，大致是这样：很多人相信，技术进步，自然会带来所有人共享的繁荣。可是他们翻看了一千年的历史，发现并不是这样。技术带来的好处，是被谁拿走、拿走多少，取决于**社会的权力结构**，取决于技术往哪个方向走，取决于普通人有没有办法对这件事说话。有些技术，让工人的工作更有价值；有些技术，只是把工人替换掉，好处都归了少数人。所以他们的判断是：技术的方向，是可以选的，是需要被争取的。〔核：据该书论旨大意转述〕

本书先承认，这两位看见了一件很要紧的事：**技术不是天气**。它不是一阵自己来、自己走的风，它是被人用的，是有方向的，方向可以被改变。这个看法，很有力量，它把「听天由命」这条路，堵上了一半。

他们还看到了一件很实际的事：同一项技术，在不同的社会里，落到普通人身上的东西，可以完全不一样。这一点，对每一个读到「AI 时代」这四个字就心里发沉的人，都是一个解毒剂。

可是本书要多问一层。

他们的主线，是**分配**：好处归谁，怎么分，谁说了算。这一条线，很重要，可是它只管账的一个栏目：**土（E）那一栏**。制度、权力、结构，都是土。

可是你想想，一个社会，就算土改好了，分配也更公平了，人们的心里，是不是就不再有类比之痛了？

不是的。同一个分配结果，同一笔收入，同一套保障，落到不同的人账本里，会记成不同的东西：有的人记成「这是我该得的」，有的人记成「这是别人施舍的」，有的人记成「这是命」，有的人记成「这是我可以拿来借的」。分配是一件事，记账是另一件事。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是这样：设想一个社会，改了制度，AI 带来的收益，通过税收和再分配，让每个人的日子比原来宽裕。阿西莫格鲁与约翰逊的逻辑

推出：制度对了，人的状况就会好转。这一点，很可能是对的。本书补一个推论：**在宽裕之后，那些「局部相近」的类比，会成为剩下的主要痛点**。一个人不再为房租发愁，却还是会为「我的同学，为什么比我走得更远」发愁。制度能管得了前一个，管不了后一个。后一个，要在每一个家里、每一个晚上，自己去验。

这样说，不是在削弱他们的主张。恰恰相反，是在说：**他们要争取的，是把土改好；改好了以后，还有一块地，要自己种**。

◆ 九、第四位近邻：《道德经》，不尚贤

最后一位近邻，是两千五百年前的。

《道德经》第三章，开头一句：「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大意是：不去推崇所谓的贤能，老百姓就不会争；不去珍视难得的财货，老百姓就不会去偷；不让人看见那些引起欲望的东西，人心就不会乱。

这是一段读起来很安静、很有定力的话。

本书先承认，老子说中了一件极深的事：**榜，是会生出争的**。一个社会，把某一种人立为「贤」，把某一种东西立为「贵」，就等于画了一条线、立了一张榜。榜一立，人人都往榜上看，比较就开始了。这和本书前面说的高考、朋友圈，是同一个道理，他在两千五百年前就看见了。

他的办法，是**撤榜**：不尚，不贵，不见。把装置拆了，类比就少了。

这个办法，有它真实的道理。一个不立榜、不比较的地方，人确实会少很多苦。陈禾母亲的那个老家，就有一点这样的意思：村里没有谁被立为「贤」，没有人天天看谁家的孩子考得好，日子里的比，都是很淡的。

可是本书要多问一层。

第一，榜撤了，笃信不会自己消失。第 33 章已经说过：它会自己去找新的装置。老子要的「不见」，在一个人人手里都有一块会发光的小屏幕的时代，几乎没有办法落实。

第二，更深的一层，是**母亲的院子**这个例子，要再看一眼。

母亲的老家，基本就是一个「不尚贤」的地方。没有榜，没有线，没有比较的机器。可是她院子里，有两棵橘树，一棵结得多，一棵结得少。她看着那棵结得少的，叹口气，说：「各人有各人的命。」

你看，榜是没有的，类比的苗头，还是会冒出来。因为两棵树，同年同地，是「局部相近」；结得不一样，是差异。母亲心里有一笔账，要记。她记的科目，是「命」。

「不尚贤」，挡住了争；可是它没有挡住**笃信**：母亲心里，也有一个很轻的「同样的两棵树，本该一样」。她只是把落差，一下子搬进了「命」里，冻住了，不再往前走。

所以，老子的药，挡住了「争」，却可能换来另一种东西：**认命**。第 25 章要细说，认命有两种：一种是冻住，一种是松开。「不尚贤，使民不争」，如果只做到前者，社会会变得安静，却也有可能变得没有新路。

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是这样：一个不立榜的小村，两个孩子，同在一个院子里长大，起点差不多，长大以后一个走出去，一个留在家。老子的逻辑推出：因为没有榜，所以无争。本书推出：**无争，不等于无账**。留下的那一个，心里有一笔账，只是不叫「争」，叫「命」。

这就是为什么，本书给的出路，不是撤榜，是验信：榜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关键是榜上的数，被读成了什么。

◆ 十、落差搬进了自我界

四位近邻交锋完毕。现在，可以回到本章的核心判断，把它说得更清楚一些。

技术平权，抹平了现实界里的一部分落差：技能的落差，资源的落差，信息的落差。这些落差，在过去，是类比最常见的燃料。燃料少了，类比会不会就少了？

不会。因为类比的火，不是靠现实界的落差点着的，是靠**理念界的笃信**点着的。落差只是引线。

王德生博士说：「笃信的类比发生在理念界；差异的发生出现在现实世界；二者的碰撞引发了自我世界的回应。」现实界的差异变小了，是引线短了，可是理念界里那个「同样的我，同样的条件，必出同样的结果」的笃信，一点没动。

更要紧的是，当现实界的借口被一个一个堵掉，**账会往自我界里压**。

过去，一个人落后了，他有很多地方可以记：家里没条件，没遇到好老师，没有门路，没有信息。这些借口里，有真的，有半真半假的，有逃避的。可是不论怎样，它们给了账一个**外面的去处**。

现在，如果工具是同样的、信息是同样的、门槛是同样的，那么，剩下的差异，只能往里记：是我问得不好，是我想得不深，是我这个人不行。

这就是为什么，AI 时代的落差，会更多地发生在**自我的类比发生**这一界：不再是「他有我没有」，而是「同样的工具，为什么他能，我不能」。后一个问题，是一个只有自我界才回答得了的问题。

这个问题，如果被笃信带着走，答案会是：因为我不行。如果被验信带着走，答案是：因为我们各自的函数不同，我要在我自己的路和土上，找到我的问法。

第一个答案，通向自卑和躲。第二个答案，通向结网。

两条路，出发点是同一个：同样的工具，不同的结果。分叉的地方，只在于：中间那只看不见的手，是被承认了，还是被忘了。

◆ 十一、对 AI 的笃信

说到这里，还有一件事要补。笃信不只落在人和人之间，也会落在人和机器之间。

很多人对 AI，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它是一个固定的函数**。你问它同一个问题，它应该给你同一个答案；你用同一个办法，它应该给你同一个结果。

这是一种很深的笃信：把机器当成一个标准的、稳定的、可重复的东西。这个笃信，来自过去几百年所有的机器：计算器，同样的输入，必出同样的输出；洗衣机，同样的按钮，必走同样的程序。

可是今天的这类工具，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同样的问题，问两次，答案常常略有不同**。

陈禾那天晚上，试过：把同一段话，让机器写了三遍，三遍出来的，措辞不同，重点不同，有时候连判断也有细微的出入。他把三份摆在一起看，忽然明白了一件事：这个东西，也有它自己的「隐藏的工序」，一道他看不见、摸不着、不能预测的工序。

这是一个很好的验信的机会，比任何书上的论证都直接。**你可以在屏幕上，亲眼看见一个函数，在每一次的输入里，露出它的不稳定。**

对一个习惯了「同样的输入，必出同样的输出」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小的冲击。可是这个小冲击，恰恰可以让他想起：不只是机器，人也是这样。同样的孩子，同样的家法，同样的学区，出来的东西，不一样。同样的两个同学，同样的起点，出来的东西，不一样。

机器，是这个时代，给每一个人的一面最近的镜子。它让人第一次，在日常里，**看见一个「F」在发生。**

◆ 十二、作文里的「同一个人」

苏敏教语文，二十年。

今年，她开始在批改作文的时候，隐隐觉得有些东西不对。倒不是错别字多了，恰恰相反，是**太整齐**了。一篇写「我的母亲」的作文，开头是一个天气，中间是一件小事，结尾是一句升华，每一篇的节奏，都似曾相识。

有一篇，她觉得特别像。她把那个孩子叫到办公室，没有责备，只是问：「你写的这个母亲，在雨里等你，那天是哪一天？」

孩子支吾了一下，说：「就是……某一天。」

「她是穿什么衣服的？」

孩子不说话了。

苏敏没有再追问。她在批语里，写了一句话：「如果你的母亲，真的在雨里等过你，请把那件衣服的颜色写下来。」

后来，那个孩子重写了一篇。母亲的衣服，是一件褪了色的蓝夹克，袖口有一条线头，她总是一边说话一边用手去捻。苏敏看到这一句，在旁边画了一道很长的波浪线。

这件事，做的是同一件事：**把读数后面的那股洪流，请出来。**整齐的作文，是一个干净的显露；可是显露背后，如果没有路和土，就没有人。AI 时代的老师，要做的事，大概就是不断地问这一类问题：「那天是哪一天？」「她穿什么？」「你是从哪里知道的？」

这样的问法，不是在抓谁用了工具，是在邀请一股洪流，露出它自己的纹路。

苏敏回家以后，对陈禾说：「我觉得我以后批作文，可能就批这一类东西了。」

「哪一类？」

「批它有没有人。」

◆ 十三、新的能力：读人，与验信

那么，在这样的时代里，什么是新的能力？

从本书的角度，答案有两个，是同一件事的两面。

一个是读人。读人，不是读读数，是读一股洪流的路、土和函数。小周那份报告，过得了关，靠的不是那段提示词，是他在问之前，看过现场、想过问题。读懂这一点的人，就是在读人：他不会只盯着对方交出来的那一份东西，他会问：这份东西背后，这个人经历了什么？

读人这件事，在 AI 时代，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 AI 把「东西」，也就是读数的部分，做得越来越像、越来越多、越来越便宜。便宜的东西，不稀缺。**稀缺的，是对「东西背后的那股洪流」的读法。**（本书所在的这个系列里，另有一本专书，专门讲读人。这里不展开。）

另一个是验信。验信，是把自己心里藏着的那个笃信，拿出来，对着现实看一遍。前面的几章，已经用了很多个小例子，去说明它：把「六百分的人」改成「这一次考了六百分」，把「别人家的孩子」改成一个问句，把朋友圈里的一维，补上另外两维。

在 AI 时代，验信有一个新的对象：**对工具的笃信，对对比的笃信，对「平权之后我就该一样」的笃信。**

这些笃信，都很自然，因为每一个都有一点真：工具确实平权了，对比确实更近了。可是真的一点，被笃信拉成了全部：从「工具一样」，拉到了「所以结果该一样」。

验信要做的，只是把这一步，拦下来：**工具一样，路不一样，土不一样，函数不一样；所以，结果不一样，不是谁的错。**

这样的能力，不需要高深的学问，需要的是一点点停顿：在手指往下划之前，在话说出口之前，在账往一个方向落之前，停一下，问一句：我在笃信什么？

◆ 十四、小苒那一句「反正有 AI」

回到小苒。

她高三，做题的时候，会用一些工具。有些，学校允许，有些，不太允许，苏敏也不是不知道。她不想做一个盯着女儿手机的母亲，所以大多数时候，装作不知道。

有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小苒忽然说了一句：「反正以后都有 AI，我学这么多干什么？」

陈禾和苏敏对视了一眼。这句话，他们都听过，在别人家孩子的嘴里，在新闻里，在自己心里。

苏敏想说一大段话：关于基础，关于思考，关于「你不懂怎么用得好它」。她张了张嘴，又合上了。

陈禾说：「你问过它这道题吗？」

「问过。」

「它做对了吗？」

「做对了。」

「那你怎么知道它做对了？」

小苒愣了一下，说：「因为……我自己也做了一遍。」

陈禾点点头，没有说话，继续吃饭。

小苒也没有再说话。可是她吃饭的时候，筷子停了两次。

这是一个很小的场景，没有结论。它做的事，只有一件：**把「反正有 AI」这个被冻住的回写，轻轻碰了一下。**碰的方式，不是反驳，是问了一句：「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是验信里最短的一句话。它不要求对方改变看法，只是把那个被笃信压住的前提，提到桌面上：**你信它，是因为你验过，还是因为大家都这么说？**

◆ 十五、林川那一头

那几天，陈禾给林川发了一条消息，问：「你们写软件的，现在是不是也这样？」

林川隔了半天才回，回得很长。

他说：「我带的那几个年轻人，每个人都在用。以前一个功能，我要排两周，现在有时候两天就出个能跑的版本。」

他又说：「最近我开始怕一件事。」

「怕什么？」

「怕我自己最拿手的东西，变成大家都会的东西。」

陈禾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林川是什么人？是 1998 年那个高他 31 分的人，是考上北大的人，是后来在大厂做到技术总监的人。他一生里最亮的那一栏，就是技能：他是班里最会解题的人，后来是办公室里最会写代码的人。

现在，这一栏，也在被抹平。

陈禾没有马上回。他想起二十多年前，红榜前的那个下午，他心里一遍一遍地想：如果我是林川。那是一个很清楚的类比：他是对的那一个，我是差的那一个。可是今天，林川在手机的那一头，告诉他：我怕。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时刻。二十八年了，两个人的位置，第一次，在同一条线上：都面对着同一台机器，都在问同一个问题——**我这一辈子练出来的东西，是不是正在变成不稀罕的东西？**

陈禾最后回了一句：「你怕的那个东西，我也怕。不过我们这行，有一样东西它够不着。」

「什么？」

「现场。」

林川回了一个字：「羡慕。」

陈禾看着这个词，笑了一下。又过了一会儿，他回：「你们那边，也有现场吧。」

林川说：「我没有去过客户那里了。三年。」

这一段对话，只有几十个字。可是它说明了一件很要紧的事：**技术平权，没有让类比消失，只是让类比的两端，换了位置，也换了内容**。过去，陈禾羡慕林川的分数；现在，林川羡慕陈禾的现场。这是第 31 章要细说的「反转」，在 AI 时代，又转了一回。

而这一次，两个人都看见了：**那个被羡慕的东西，每一个人手里都有一点，只是被自己的笃信遮住了**。林川没去客户那里，不是因为不能去，是因为他的账本里，「技术总监」这一栏，从来不记「去客户那里」这件事。他把它记成了别人的活。

◆ 十六、和谁类比：三个问法

标题问了一个问题：和谁类比？读到这里，可以给一个交代了。

先说清楚：人不可能不类比。这一点第 38 章要细说：人共处一个土，就必然有局部的类比性，没有它，就没有学习，没有传承。所以，「别和任何人比」是一句做不到的话。

本书给的，是三个很小的问法，放在类比发生的那一刻：

第一问：我在和谁比？说出名字。是同事小周，是机器，是十年前的自己，还是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说出名字的一刻，对象就从一团雾，变成了一个具体的人。

第二问：我比的是哪一维？是样子，还是路，还是土？如果只有样子，那这一场比，从一开始就缺了两维，要小心。

第三问：我想借的，是什么？不是「想变成他」，是想借他的哪一处。借一句问法，借一个起手的问题，借一段他留给家人的时间。能说出来，类比就从笃信，转向了发生。

三个问题，不需要答对，只需要问出口。这个时代，有一件事和以前不同：对象变多了，变快了，变得不再有人替你把关。这个时候，问「我在和谁比」，是一个最基本的、也是最容易被忘掉的动作。

◆ 十七、判别局面

这一章里，四位近邻各留一个局面：凯恩斯推相对需要仍在，本书推工具平权之后，怨减而悔与自卑增；哈拉里推无用之痛来自失去，本书推一半来自类比；阿西莫格鲁与约翰逊推制度对了人心安，本书推宽裕之后局部类比成为剩下的痛点；老子推无榜则无争，本书推无争不等于无账。

再给一个全章的局面。

设想两间公司，都引进了同样的 AI 工具，所有人的报告都被拉到了「像样」的水平。第一间公司，管理层发一份通告：「从今天起，大家的报告质量会有保障，请把精力放在创新上。」第二间公司，管理层发了另一份通告：「大家的报告质量会有保障。请每一位在报告后面，写三句话：哪一句是你自己加的，为什么加。」

三个月以后，两间公司里，同事之间的类比，会有什么不同？

本书的判断是：第一间公司里，技能这一栏的落差，被拉平了，大家会悄悄把眼睛转向别的栏：谁的「创新」更被老板认可。这一栏，没有统一的读数，却有一个更含糊的榜，类比会换了地方，更难看清、更难验。

第二间公司里，每个人的路和土，通过那三句话，有一小块露出来了：老孟加的那一句，是他在现场看见的一个细节；小周加的那一句，是他对某个规范的疑问。大家看到的，不再只是一个干干净净的读数，而是一点点路和土的痕迹。

局面推出来：**第二间公司里，类比不会消失，但它会更多地落在「借」上，而不是「比」上**。因为露出来的那一点路和土，让人知道：这一句，是他的，我借不走；可是这一句话的起手问题，我可以借来，在我这里重新问一遍。

这是一个很小的制度，小到一句话。可是它做的，正是把装置里被省掉的那一维，**放回去一点点**。

再补一个很小的观察，作为这一章的尾声。四位近邻，凯恩斯、哈拉里、阿西莫格鲁与约翰逊、老子，说的全是「外面」：闲暇、阶级、制度、榜。他们都对，也都有分量。可是技术平权之后，外面的事越来越多地被一件件处理，剩下最难处理的，是里面的那一笔账。这一笔账，没有一个部门可以替你记，没有一项政策可以替你结。它在每一个晚上，在每一个人的手机亮起来的那几秒钟里，由这一股洪流，自己落下。

所以，这一章的最后一句话，其实是对每一个读者的：技术会替你做很多事，可是「我在和谁比、比的是什么、想借的是什么」，这三问，没有人能替你问。

顺带一提，这三问对孩子也管用。小苒说「反正有 AI」的那个晚上，如果当时有人问她：你在和谁比？她大概会说：和机器。再问：比的是哪一维？她大概会说：会做题。再问：你想借它的什么？她也许会愣住，然后说：快。从「比」到「借」，中间只隔着这一愣。

这三问放在一起，也可以当成这一整编的收口：家里、考场、屏幕、机器，装置一台比一台新，可它们递到你手里的，始终是同一样东西，一个没有说出口的「本来差不多」。看见它，说出它，是第九编要做的第一件事。

◆ 放回日子里

周一早上，陈禾在会议室里，又见到了小周。

他没有提报告的事，只说：「你上周那份，有一句，是你自己加的吧？在第三页，关于钢筋保护层的那一条。」

小周愣了一下：「您怎么看出来的？」

「别的都很平，只有那一句，写得有点笨。」

小周有点脸红。

陈禾说：「我觉得那一句写得最好。」

小周不太明白。陈禾也没有解释，他只是想起了自己当年被红笔退回来的第四份报告。那份报告，第三页上，也有一句自己加的笨话，总监没有划掉，旁边写了两个字：「留着。」

那两个字，他记了二十年。

他想，也许一个时代再怎么变，总有一句笨话，是只属于一个人的。它不顺，不漂亮，也不一定对，可是它是这个人的路、土和函数，在这一页上，唯一留下的痕迹。

明天能试的小办法：下一次，用工具起了稿以后，在成稿里挑出一句，是只有你自己才会这样写、这样想的，圈起来。在旁边写一行小字：「这一句，背后是我

哪一段路。」如果你找不到这一句，就加一句。你要借的，从来不是机器给你的那些，是机器说不出来的那一句。

带 走 的 话

技术抹平的是技能那一栏的落差，不是类比。现实界的借口一个一个堵上之后，账会往自我界里压——这时候，验信和读人，才是新的本事。

小　账

本章的回写：一句「你怎么知道」、一句「留着」，落下了很小的一笔，大部分仍悬着。本章防住的笃信：以为工具一样、起点一样，结果就该一样；以为机器是一个固定的函数。

想 一 想

1. 这个月里，有哪一件你原来引以为傲的本事，被工具抹平了？你当时心里闪过的，是认命，还是攀比，还是别的？
2. 你有没有抄过别人的「提示词」「模板」「方法」，结果和他不一样？当时，你是怎么解释这个不一样的？
3. 在你最近写的一份东西里，哪一句，是只有你才会这样写的？

◆



第　九　编

验信：从笃信的类比到发生的类比

编　序

这一编三章，写出路。

出路不是不比较，不是知足，也不是换一种心态。第 36 章写验信：把藏着的笃信显影出来，一条一条地验，并把两把刀交到你手里，一把是九宫格透镜，一把是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第 37 章写「如果现在」：把「如果当时」翻成一页有日期的纸。第 38 章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人为什么必然类比？类比怎样从笃信转成发生，通向创造、自由与幸福。

36

第 36 章

验信：把笃信的类比显影

周四夜里十点多，长沙北郊一个小区工地，三号楼的地下室底板。

明早七点要浇混凝土，今晚是最后一道关：钢筋隐蔽验收。陈禾戴着安全帽，一手手电，一手钢卷尺，蹲在一片密密麻麻的钢筋网上。施工员小跟在后面，手里捏着验收记录，笔帽已经咬扁了。

陈禾一根一根往前数。数根数，量间距，掀起垫块看保护层够不够厚，再用手去晃搭接的绑扎点。

走到靠电梯井的那一格，他停住了。卷尺拉出去，读数停在二百四。

「这一格设计是二百。」他说。

小跟凑过来看了一眼：「这块是新来的班组绑的，应该没问题，他们在别的楼也这么绑……」

「别的楼是别的楼。」陈禾把卷尺收回来，「这一格，补两根。」

小跟没再说话，转身去喊人。

陈禾站在原地，手电的光落在那片钢筋上。再过八九个小时，这里会灌满混凝土，几十年里没有人能再看见这张网长什么样。楼会立起来，人会住进去，谁也不会想起底下有一格曾经宽了四十毫米。

他干了二十年监理，总结过一句话，常常对新来的年轻人说：**浇下去就看不见了，所以看不见的东西，要在看得见的时候验。**

这句话今晚他又说了一遍。说完，他自己愣了一下。

愣的原因，他当时没往下想。直到收工，坐在车里，手还搭在方向盘上，那一下才慢慢浮上来：他心里也有几样东西，是早早就浇了进去的。浇进去二十八年，一次也没验过。

这一章要讲的，就是这个「验」字。

前面三十五章，把「笃信的类比」从头到尾拆了一遍：它在理念界里怎样沉下来，在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里怎样藏着，在十种心理里怎样记成十样账，在家庭、高考、朋友圈、机器面前怎样被一台台装置喂大。拆到这里，一个问题自己长出来了：**知道了，然后呢？**

本书的回答只有两个字：**验信**。

◆ 一、先说一件容易搞混的事

「验信」两个字，有两种常见的读法，都不对。

第一种读法：验信就是检查自己有没有「想错」。想错了，改过来，就好了。

这样读，验成了考试。考试有标准答案，交卷有对错，错了就扣分。人一旦进了这个读法，很快就会多出一笔新账：「我居然还在羡慕，我怎么还没改过来。」验信没验成，倒记了一笔自责。

第二种读法：验信就是把「笃信」连根拔掉。从今往后不比、不类比、不指望「一样」。

这样读，验成了戒断。可是第 38 章会讲到，人没有类比活不下去：一个孩子学说话靠它，一个行业传手艺靠它，你认出一个陌生人的表情也靠它。连根拔掉，拔掉的是学习的根。

本书说的「验」，既不是考试，也不是戒断。它更像陈禾今晚干的那件事：**浇之前，把藏着的东西摆到亮处，一项一项量，量完签字，该补的补，该放行的放行**。

注意这件事里没有谁在「看穿」谁。手电照下去，钢筋网自己显出来；卷尺拉出去，数字自己跳出来；二百四就是二百四，不会因为施工员「应该没问题」就变成二百。

验信也是这样：**先让它显出来，再说怎么办**。

◆ 二、一张均分表

接下来要从一件小事进。

不进红榜，也不进那 31 分。红榜那一刻，第 4 章已经用九宫格拆过一遍；31 分的账，本章末尾再回来验。这里借一件更小的事，小到你可能觉得不值得一拆。

苏敏是中学语文老师，教高二。上周五，年级组开会，教务处发了期中考试的班级均分表。

十二个班，一张纸，横排着各班各科的均分。苏敏的目光先在自己班那一行停了一下，又滑到隔壁。

隔壁班的杨老师，和她同一年进的学校，同一个教研组，用同一套教材、同一份试卷、同一次集体备课的教案。两个班的语文均分，相差三点二分。杨老师那边高。

散会路上，杨老师笑着说：「你们班作文真不错，就是细节分差一点。」

苏敏也笑着说：「是啊。」

回到家，晚饭桌上，她把筷子放下，说：「我们班和杨老师班，开学摸底的时候只差零点五分。」

陈禾「嗯」了一声。

「同一套教材，同一份教案，一个年级，一个起点。」她说，「怎么到了期中就差三点二分？」

陈禾没有马上接。他看着她，慢慢夹了一筷子菜，说：「你这是浇之前没验。」

苏敏瞪他一眼。

她想说的话其实很短：我心里有点不舒服。可是这个不舒服，她自己都不肯承认是羡慕——不过是三点二分，哪至于。

这就是一件标准的小事。它小到不会上新闻，不会写进日记，可是它有一个很完整的形状：

两个人，站得很近；起点差不多；用着同样的东西；结果落了一道小小的差。差落下来，有人心里扎了一下。

这个形状，和红榜前的那个下午，是一回事。

本书的方法，就是把这样的小事摆到桌面上，**用两副镜片轮流照它**。一副是九宫格，一副是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照完了，再去推广。先看这两副镜片怎么用。

不过在动手以前，还有一件要紧的事要说：验信不是第一次有人提出来的。人类早就有几条走过很久的路，路上的人说得都有道理。

◆ 三、三条走过很久的路

要验信，先要把别的路让一让。有三条路，书里前面已经碰过，这里只各说一句话，说明它们各自差一步。

第一条：不比较。 罗素在《幸福之路》（1930）里专写过嫉妒，说的大意是：乞丐不会嫉妒百万富翁，只嫉妒比他运气好一点的乞丐；出路在于把心思放到自己有的东西上，不去比〔核〕。这话说中了一件事：落差之痛确实只在「近」处发作。可是「不去比」，要先有一只手能把比较关掉。人身上没有这个开关。那只手关得了朋友圈，关不了半夜想起红榜的那一下。

第二条：随喜。 佛教讲「喜无量心」，见他人得乐，自己跟着欢喜，从亲近的人修起，一直修到怨敌〔核〕。这是一门真功夫，第 28 章会细说。可是随喜要有一个前提：那张期票得先放下。票还捏在手里，随喜就成了嘴上的话，心里在记着「他有、我没有」。

第三条：换思维。 德韦克在《终身成长》（2006）里分「固定型思维」与「成长型思维」：把别人的成功当威胁，还是当线索〔核〕。这话说中了一件事：同一道落差，换一个读法，路就不同。可是「换」是一句指令，指令要有人去执行。羡慕的人此刻最缺的，恰恰是那个能自己下指令的「我」。

三条路各有各的道理，也都有走通的人。本书不反对它们。本书只指出一件事：**这三条路，都是在笃信还藏着的时候就开始走了。**

不比较，是对着笃信的结果下手；随喜，是对着笃信的情绪下手；换思维，是对着笃信的读法下手。可是笃信自己是什么、藏在哪、靠什么撑着，三条路都没有先拿到亮处来看。

所以验信放在它们前面。**先看，再比较、再随喜、再换。**

这三条路在验信之后还是可以走的，而且走得更稳。

三条路各举一个只有验信才推得出的局面，放在这里备着：

不比较的人，把朋友圈关了一年，账本上的「本该」一栏一个字没动；第二年的同学会，一进门，旧账原样翻开。

随喜的人，在嘴上说「恭喜」，说得很真，心里的票还捏着；恭喜说完回家，那一夜睡不着。

换思维的人，把「他比我强」换成「他给了我榜样」，换得很顺；可是「榜样」那个词的底下，还垫着「同样的路，我也该走到」。

三个局面，笃信一个也没有动，只是换了位置躲着。

◆ 四、验的是那张期票

验，验什么？

回到定音里的一句话。王德生博士说：「笃信的类比发生在理念界；差异的发生出现在现实世界；二者的碰撞引发了自我世界的回应。」

又说：「即笃信理论界的一种类比，而现实界这个类比并没有兑现，于是自我界产生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回应和解释。」

这两句话合起来，给出本书的总喻：**笃信的类比是理念界开出的一张期票。**

票上写着：「同样的起点，同样的路，同样的土，必出同样的样子。」到期日在现实界。到了日子，没有兑现。苏敏手里的这张票，到期日是期中考试；陈禾手里的那张，到期日是 1998 年 7 月。

没兑现之后，自我界对这张票作出十种回应。回应都发生在票出了问题之后，所以十种心理，都是在「处理一张出了问题的票」。

处理有很多种办法：硬兑，赖账，怪别人，怪自己，不看，改兑。可是有一件事，从来没有人在这十种办法里做过：**去验这张票本身**。

人们争的是「到底是谁的错」。是我当时没做？是他截了我的？是土不公？是命？争来争去，票的真假没有人看。

验信，就是去看票。看三件事：

第一，这张票是谁开的。是不是现实里真有这么一件事，还是理念界里自己长出来的。

第二，票面上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一句话，还是几句话叠在一起：「差不多」「同样」「该」「必」。

第三，凭什么相信能兑。担保的东西有没有量过。

这三问，也是监理的三问：这批钢筋是谁供的，规格是什么，有没有送检。

票验完，才轮到处置：真票，兑；假票，核销；半真半假的，拆开，真的那一半留下，假的那一半放下。

验票在先，处置在后。 十种心理，是人们在没验票的情况下，先处置了的十种样子。

◆ 五、第一副镜片：九宫格

好，动手。拿苏敏的三点二分来练。

第一副镜片是九宫格。它有两条轴。

一条轴叫**规范**，指的是「看的是什么」，有三种：**对比**（谁和谁比，差多少）、**变化**（一路上怎样走过来的）、**分布**（落在哪里、怎样撒开的）。

另一条轴叫**模态**，指的是「怎样显出来」，也有三种：**粒子**（一个点，一次，一个数）、**波**（一路下来，有起伏，有节奏）、**场**（一整片，周围的一切一起）。

两条轴一乘，三乘三，九格。

你不用记住这些词。只要记住一件事：**同一件小事，可以从九个角度看；人平时只看一两个角度，剩下的几格是黑的。**

下面这张表，是苏敏那三点二分的九格。

	粒子（一个点）	波（一路走势）	场（一整片）
对比	这一次期中，两班均分差三点二分	开学摸底差零点五分，到期中拉开到三点二	放进全年级十二个班，一个排第四，一个排第七
变化	这三点二分，有多少落在作文那一道大题上	一学期里两个班各自的走势：谁先起来，谁后起来	年级这学期换了作文评分的口径，两个班碰到的是同一个新口径吗
分布	这三点二分里，有几个孩子占了大头	这样的差，隔多久冒一次	差距在两个班的全体学生里怎样撒开：是整体偏一点，还是少数几个拉开的

先看哪三格是亮的。

苏敏在会上，看见的是三格：左上角那个数（三点二）、中间那段走势（一路没跟上）、右下角那个位置（排第七）。这三格一线排开，正好是斜线。

这条斜线，本书称它为「三个最先亮起来的格」：**一个数，一段经过，一个位置。**　　人看见落差，先看到这三样。羡慕那一下扎人，扎在第三格：「我在这一片里，排在那儿。」

再看另外六格。它们是黑的。

黑，不是说没有东西，是苏敏那天晚上没有往那里看。可是笃信偏偏就藏在这些黑格里。

右上角那一格：年级换了作文评分的口径。如果新口径恰好更对隔壁班的路子，那三点二分里，有一块不是谁教得好不好，是风向。这件事，不在她的账上。

左下角那一格：三点二分里有几个孩子占了大头。她后来去翻了分数条，发现差距里有一大块，是自己班有四个孩子作文只拿了一半分，四个人，凑出了一点二分。这四个孩子，是怎么回事？有两个是住校生，周末作文本放在宿舍里，没有人收；有一个刚转学来，评分口径不熟；还有一个，那天考试前一晚发烧。

这些，在「同一套教材，同一份教案，一个年级，一个起点」这句话里，一个字也没有出现。

这就是九宫格的用处：**它不告诉你答案，它告诉你哪几格你根本没看。**　　而笃信，几乎总是躲在没看的那几格里。因为被笃信的，是「一样」，而「一样」这件事，只有在黑格里才露出它的不一样。

一个小练习。你想一件最近让你心里扎了一下的小事，在纸上画个三乘三的表，每格只写一句话，写不出来的格子留空。留空的格子，就是接下来最值得去问的地方。

◆ 六、第二副镜片：三条方程，六条路，三步原理

第二副镜片，换一种方式看同一件事。

它不问「从哪几个角度看」，它问：**这件事里，谁和谁互相生出来，从哪里起手，又怎样一圈一圈往回写。**

本书为了写起来省事，给三样东西起了字母。第一次用，先说白话：

S（显露）：显出来的样子，结果。苏敏那边，是三点二分。

D（差异序列）：一步一步的路，经过。苏敏那边，是备课、上课、批改、作文训练，这一学期做过的每一件事。

E（纠缠网络）：土，身处的处境，一切缠在一起的条件。苏敏那边，是这一班四十多个孩子，是住校生，是教室在哪一层，是这个学期的评分口径，是家长群里的气氛。

三者的关系，用三条方程写：

S = F（D，E）　　样子，由路和土一起长出来。D = G（S，E）　　路，由样子和土一起走出来。E = H（S，D）　　土，由样子和路一起沉出来。

F、G、H，本书叫它「**中间那只看不见的手**」，也叫「那道隐藏的工序」。路和土进去，样子出来，中间有一道工序，每一股洪流各有各的，而且藏着。

先拿第一条来写苏敏的小事。

三点二分，是 S。苏敏心里的话是：「同一套教材，同一份教案，一个年级，一个起点。」这句话翻译成方程语言，就是：**两边的 D 一样，两边的 E 差不多，所以两边的 S 应该一样。**

笃信，就在这个「所以」里。

「所以」两边，写得清楚：D 相同，E 相近，S 应当相同。唯独没有写的，是那个 F。苏敏的班和杨老师的班，各有各的 F：两群孩子，两位老师，碰在一起，自己发生出来的那道工序。这个，借不来，也量不出来。

再看第二条方程。D = G(S, E)：路，是由样子和土长出来的。杨老师那份备课节奏，是她那班孩子的样子和她那一班的土长出来的。苏敏拿去用，教案还是那份教案，可是长出这份教案的土，不在她手里。

第三条方程。E = H(S, D)：土，也是被样子和路沉出来的。杨老师那班的学风，是她一年一年带出来的；苏敏这班的土，也是她自己一年一年带出来的。两块土，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块。

再看**六路径**。这是从哪一维起手的问题。

苏敏拿到均分表，先看到的是 S（那个数），然后问「是不是他们班生源好」（那是在看 E，去看土），最后才问「是不是我哪里没教好」（回头看 D，看路）。这条路径是：**S → E → D**。

换一个人，路径不同。杨老师那边，如果她先问「我这学期的作文训练哪里有效」（D），再看数（S），最后看班里的土（E），那是 **D → S → E**。同一张表，两条起手的路。起手不同，最先看见的东西不同，被盖住的东西也不同。（第 8 章细说。）

最后看**三原理**，它问的是：这件事怎样一圈圈往下走。

第一步，路与土起了矛盾：苏敏的备课和她这一班孩子的土，碰出了一道缝。第二步，矛盾推动样子改变：缝里挤出来的，是均分表上的三点二，和她心里那一下扎。第三步，改变回过头改写路与土，并且记账：她回头去翻教案，去翻分数条，在心里给这件事记上了一笔。

这第三步，叫**回写**：改写，再加记账。笃信常常卡在这一步，卡住了，账就悬着。（第 13 章细说。）

两副镜片，一副看画面，一副看机关。

◆ 七、两副镜片怎样互相对账

两副镜片不是各看各的，是要对账的。

对法很简单：**九宫格里黑的格子，对上方程里被当成「一样」的那几项。**

苏敏的小事里，对账是这样的：

方程里，她默认「D 一样」「E 差不多」。把这两样拆开，D 里有教案、有课堂节奏、有批改习惯、有作文训练，每一样可以去量；E 里有生源、有住校生、有评分口径、有那四个孩子，每一样也可以去量。

九宫格里，正好有两格对上：「分布×粒子」（那几个孩子占了大头），对上 E 里的生源；「变化×场」（评分口径换了），对上 E 里的环境。

两边一对，结果出来了：**那句「一样」，恰好就是黑格子对应的位置。**

这是一条可以拿去用的规矩：

> **九宫格里亮的格子只有一两个，方程里就一定有一项被当成「相同」，却没写出来。**
> **方程里写不出 D 和 E 的具体内容，九宫格里就一定有空格。**

为什么要两副镜片？因为一副镜片会漏。只用九宫格，容易看得很全，却看不出谁生谁；只用方程，容易看得很清，却漏掉整片的黑格。两个互相盯着，漏的地方就少了。

现在说一件要紧的事：方法从哪里来。

王德生博士在定下这本书的时候，同场说了两句话，本书把它当作方法的根。第一句：

「这是一个解构和建构的通用方法：从一个小事来进行具体的 SDE 解构，然后推广到普遍性 SDE。」

第二句：

「小事，可以从九宫格透镜来分析，也可以从 SDE 方法论：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来定义。」

两句话合起来，是一个动作：**先落一件小事，用九宫格看，或者用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定义；定义清楚了，再往普遍推。**

这个顺序不能反。先说「人间十大心理的统一原理」，再找小事来举例，这是演绎，是把已经定好的东西披上一件小事的衣服。先落小事，才是解构：把这一件事的每一个零件摆出来，才看得见别的小事里有没有同样的零件。

苏敏的三点二分，零件摆出来是这样的：

1. 两个站得近的人（局部同一性）；
2. 一句「差不多」「同样」沉在底下（笃信）；
3. 一道没有预料到的差落下来（现实界的差异）；
4. 自我界里有了回应（扎了一下，然后记了一笔）。

四个零件，和红榜前的那个下午一样，和 1998 年陈禾回家路上的那几个钟头一样，和二十五年后同学会上那一杯酒一样。推广，推的是**这套零件**，不是推「苏敏的故事」本身。

◆ 八、街口的两个早点摊

小事是不是都长一个样？不能光听本书说。再拿一件，不带苏敏和陈禾的，看零件在不在。

工地大门外有一条小街，街口两个早点摊，隔着十来步。一家卖包子，一家也卖包子。同一个批发市场进的面粉，同样的价钱，同样一口蒸笼。

早上六点半，左边那家排起了十几个人的队，右边那家，摊主在擦桌子。

右边摊主偶尔朝左边看一眼。他和左边的摊主，是一个村子出来的，一起来城里，一起租的铺面，起头那一年，两家卖得差不多。

把四个零件对一遍。

站得近的两个人：对。同村，同街，同行。**底下垫着的一句话**：「一样的面，一样的价，一样的蒸笼，该一样的生意。」没有人说出口，可他每天早上擦桌子的

时候，这句话就在手底下。**一道差落下来**：左边十几个人，右边几个人。**自我界的回应**：有时候是「他家肯定放了什么」（嫉妒，错账）；有时候是「今天天气不好，下周就好了」（不服，拒账）；有时候什么也不说，把朝左的那块窗帘拉上（躲）。

零件都在。再看九宫格里黑的格子：左边那家，馅里的肉是隔壁村一个亲戚供的，那亲戚每天凌晨宰好送来；左边摊位朝着去地铁站的方向，右边摊位朝着小区后门。这两样，在「一样的面，一样的价，一样的蒸笼」里，一个字也没有。

这样看来，小事可以很多，零件只有几个。**推广的根据，就是零件反复出现。**

◆ 九、验的三个动作，三种结果

镜片有了，验信可以拆成三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显影。　把藏着的那句话写出来，一字一字摆在纸上。苏敏要写的，是这样一句：「同一套教材，同一份教案，一个年级，一个起点，所以两班均分应当一样。」写出来，就已经完成了一半。笃信最怕的就是被写成一句话。它一直是「底下垫着的东西」，一写出来，就成了一句可以被问的话。

第二个动作：拆项。　这一句话里叠着好几样东西，一项一项拆开。「同一套教材」是一项，「同一份教案」是一项，「一个年级」是一项，「一个起点」是一项，「所以应当一样」又是一项。五项里，前四项是事实，第五项是推出来的。

第三个动作：过验。　对每一项，问一句：**这一项，量过没有？**　量过的，贴上「真相类」的标签，意思是这一处真的一样，可以拿出东西来给人看：教材，的确是同一套。没量过的，贴上「笃信类」，意思是只觉得本该一样，没有谁去量：「一个起点」，开学摸底差零点五分，这是量过的；可是起点只有一个分数吗？每个孩子的作文底子、家庭、住宿，都是起点的一部分，那些没有人量。还拿不准的，贴上「待验」。

验完，每一项有一个结果。结果有三种：

可借。　真相类，而且对方那条路里有一段，能在自己的土里长出来。杨老师的作文评讲课，如果核对下来，她是让孩子互批、批完再改，这一段路，可以借。借的是「起手的问题」：为什么要让孩子互批？不借她的一套安排。

要放下。 笃信类，量过之后发现靠不住，就核销。比如「同一份教案就必得同一个均分」这一条。放下，是把这一条从账上划掉，不再拿它去兑。

待验。 暂时没法量。记上，等有证据再说。

三种结果里，**待验最重要，也最容易被漏掉。** 人总想一下子判个「对」或「错」，判不出来就心里发慌。待验是一个诚实的栏目，它让账有地方放，而不必赶着了结。

◆ 十、把 31 分先拆一半

苏敏的小事验完了，回头拿陈禾那一笔试一试手。只拆一半，另一半留给后面的章。

陈禾心里压了二十八年的那句话，写出来是：「我和林川当年差不多，所以我本该也能去北大。」拆开：

「当年成绩差不多」——高三的几次模拟考，两人排名前后脚，红榜和成绩单都在。**真相类。**

「高考他比我高 31 分」——红榜上写着。**真相类。**

「差不多的成绩，就是差不多的人」——成绩是人的一个读数，读数相近，不等于别的东西也相近：睡眠，家里的书，考场那天的状态，哪一道题蒙对。这一条没有谁量过。**笃信类。**

「我要是当时也怎样，就会和他一样」——这一句里叠了一个「就会」，它假定同样的路走在自己身上，会长出同样的样子。**笃信类，而且是最硬的一块。**

「那 31 分里，有多少是实力，有多少是那一天」——没有人知道。**待验。**

五条里，两条真，两条是笃信，一条待验。**这个比例，值得停一下。** 二十八年里，让他难受的，主要是那两条笃信，不是那两条真。真的那两条，他早就认了账；扎人的，是后面搭上去的桥。

如果只是一味去怪那 31 分，怪错了地方。如果只是一味去安慰「你也很好」，也没有碰到那座桥。

◆ 十一、谁来验：自己验自己，验不干净

验信还有一个难处：谁来验。

监理这一行有一条老规矩，叫**见证取样**。混凝土试块要送去检测，那一块是怎么取的，要有监理在场看着。施工方自己取、自己送、自己拿结果，结果再好看，也没有人敢签。道理很简单：取样的人，对结果有一份盼头。

自己验自己的笃信，就碰到同一个麻烦。

那个盼头是具体的。有人盼的是「我当年其实可以」，有人盼的是「这一切都是命」。盼头不同，验出来的结果就会往不同的方向偏。陈禾要验 31 分，他自己动笔，总会在某一格上手软：写到「那天他蒙对了一道大题」，手会停；写到「我那年冬天没怎么睡」，手会写得特别快。

所以验信最好有一个**见证的人**。不用懂 SDE，不用会九宫格，只要肯在旁边问一句：「这一条，你量过吗？」

苏敏那晚坐在陈禾旁边，做的就是这件事。她没有劝，没有安慰，没有说「你已经很好了」。她只是把笔递过去，在他笔停的地方，问了一句「这一格呢」。

这个见证的人，最好**不要是最盼着你好的那个**，也不要是最盼着你输的那个。苏敏做得到，是因为她这一晚自己也在验同一类东西，两个人互相当见证，谁也不高过谁。

自己一个人也要验的时候，办法是**隔一夜**。今晚写，明早读。隔了一夜，笔迹还是自己的，可那股盼头已经退了半步，哪一格写得特别快、哪一格特别慢，看得出来。

◆ 十二、苏格拉底：问到底，问谁

现在，回头看看前人。

苏格拉底在受审的那一次，对着法庭说了一句后来被人记了两千多年的话：「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得过。」（柏拉图《申辩》38a〔核〕）

他一生干的事，就是省察。找一个自认为知道的人，问：「你说勇敢是什么？」对方答了，他再问，一步一步，把对方的几个回答摆在一起，让人看见它们互相打架。很多篇对话，就这样停在一片困惑里，史称「无路」。

本书先承认他说中了什么：**人确实需要被问。** 一个人对自己的笃信，自己是很难问出来的，需要一个站在旁边的、肯一路问下去的声音。验信里，苏敏需要陈禾那句「你这是浇之前没验」，就是这个声音。

再说本书多出来的一层。

苏格拉底的办法，起手要有一句话：对方先说出一个断言，「我知道勇敢是什么」，他才有东西可问，可以在断言之间找矛盾。可是笃信**从来不以断言的样子出现**。它不说「我认为同样的路必出同样的果」，它只是垫在每一句话的下面，像眼镜垫在每一次看见的下面。你问陈禾：「你相信同样努力就有同样的结果吗？」他会笑着说：「当然不信，人和人不一样。」答得干干净净，句句一致。

对话里没有矛盾。矛盾在账本里：这个说「不信」的人，二十八年里「如果当时」那一句，一个字也没有少。

这是一个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嘴上不信、账上照信的人。** 问答可以全部过关，因为问的是「说出来的信」；过不了关的，是情态栏里还写着「本该」，时间栏里还记着「当时」。

所以验信看的是账，不只是话。**看他听到林川的消息那天夜里，心里先出现的是哪一句。**

苏格拉底还有一个很好的自称：他说自己是个助产士，自己不生孩子，只帮别人把肚子里的东西接出来（柏拉图《泰阿泰德》150 页上下〔核〕）。这个比喻，本书很愿意借。验信里的见证人，就是这样一个角色：不替你生，不替你判，只在旁边，等那句话自己出来。

可是接生之后，还要有一个地方放这个孩子。很多篇对话，到最后只剩一句「我们都糊涂了」，人被问空了，手里没有下一步。验信多出来的，就是下一步：量，贴标签，落笔，记进某一栏。

苏格拉底提醒人要问。本书补上一句：问到的不是「你信什么」，是「你的账记在哪里」。

◆ 十三、王阳明：贼在心里，怎么捉

王阳明写给弟子的一封信里有一句很有名的话：「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与杨仕德薛尚谦书》，约 1517 年〔核〕）

那时他在江西剿匪。山里的贼，兵一到就散了；心里的贼，藏在每一个念头后面，不容易抓。他的办法，是在**事上磨练**：不是闭门打坐，是在具体的事上，有一念起来，当下看它，「省察克治」。大意是：像猫捕老鼠，一眼盯着，一耳听着，一有念头冒出来，就把它克掉，不给它留方便，不让它窝藏〔核〕。

本书先承认他说中了三件事。

第一，**心里的东西比外头的难抓**，因为它不显形。笃信就是这样的东西。

第二，**要在事上抓**，不能在书里。本书也是从一件小事进来的。

第三，**要当下看着**。笃信不是在安静的屋子里冒出来，是在红榜前、同学会上、均分表发下来的那一刻冒出来。

再说本书多出来的一层。

阳明把心里那个东西叫「贼」，贼是外来的，是要被克掉的。本书的看法稍有不同：笃信的类比，不是闯进来的贼，它是人学习时一直在用的那只手（第 38 章细说）。它只是在某一种情形下，把「可以借」写成了「必定同」。对着这只手挥刀，砍断的是整只手。

克下去了会怎样？有两种。一种是克成了躲：不看这张票（第 27 章）；一种是克成了麻木：账本上这一科目被抹掉，什么也不发生。

一个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克成功了，羡慕不见了，可是同一个笃信，换个地方又冒出来。** 苏敏如果把「三点二分」这件事克下去了，她也许从此不再对杨老师有一点酸。可是过不了多久，小苒的家长会上，另一位家长说起「别人家的孩子」，同一个笃信，换了一个户头，又开了一张票。克的是情，票没有验，票还在。

所以本书的办法，是**验在克之前**。先看票，再说克不克。

◆ 十四、佛教的正见：见得正，也会成新票

佛教的八正道，第一条就是「正见」。它的意思，大致是对世界的如实的看：一切依条件而生，依条件而灭；苦有来由，也有止息；行为有果〔核〕。

本书先承认它说中了什么：**它是离本书最近的一位邻居**。「缘起」这个看法，一上来就把「同样的种子必出同样的果」否了，说的是种子遇上什么缘，长出什么果。第 3 章与它正面交过锋，这里不重说。「正见」排在八正道的第一位，也说明古人看得很清楚：**看得对，是后面一切的头一步**。

再说本书多出来的一层。

「正见」是一种**见**，是一个被学到、被持有的看法。可是被持有的看法，也会变成一张新票。

一个学了缘起、懂得「缘不同果不同」的人，某一天又在同学会上被扎了一下。他心里马上冒出另一句话：「我明明懂的，我怎么还会羡慕？那些修得好的人，一定不会。」

看，同一个笃信换了一件衣服：**同样的道理，必出同样的清净**。他拿「修成的人」和自己做类比，类比之下有一个落差，落差之下有一笔新账：愧。

这是一个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悟了的人，为自己的羡慕感到羞愧**。羞愧本身，就是新笃信在理念界里开出来的又一张票。

所以本书对「正见」的补充是：**正见也要验**。验的办法不是更努力地正见，是把「我应该不羡慕」这一句也摆到纸上，一项一项量：谁说的「应该」？拿来比的「那些修得好的人」，量过吗？

◆ 十五、贝克：想法对不对，不是唯一的问题

最后一位邻居，离今天最近。

贝克（Aaron T. Beck）在《认知疗法与情绪障碍》（1976）里提出一个今天看来很平常的见识：**让人难受的，常常不是事情本身，是脑子里一闪而过的那句话**，

他叫它「自动思维」〔核〕。后来的认知行为疗法，教人把这些念头写下来，检查它们是不是犯了「非黑即白」「以偏概全」「读心术」「灾难化」这一类毛病，再换成更平衡的想法；还有一种做法叫行为实验，意思是**别光想，去试一试，看结果和想的一样不一样**〔核〕。

本书先承认它说中了什么：**把念头写下来，这件事和显影是同一个动作**。 行为实验，更是验信的亲戚：它不信「我觉得」，信「我试过」。这一套办法在临床上用得很多，也被大量研究过。需要多说一句：如果这些念头已经压得人睡不着、吃不下，请去找专业的人，本书不替代任何治疗。

再说本书多出来的一层。

认知疗法的单位，是**一句想法**：这句话对不对，歪没歪。可是笃信的类比，往往藏在一串**全都对**的话里。

陈禾脑子里有这样几句：「林川高考比我高 31 分。」对，是事实。「我们当年成绩差不多。」对，也是事实。「他现在在北京做到技术总监。」对。「我现在是监理。」对。

没有一句错。没有「非黑即白」，没有「灾难化」，没有「读心术」。一份「歪曲清单」，从头查到尾，什么也查不出来。

可是这四句话摆在一起，心里有一道缝。缝在**句与句之间的那个「所以」**：差不多的两个人，该走到差不多的地方。这个「所以」没有被写成一句话，歪曲清单就查不到它。

这是一个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每一句想法都对，账仍然记不平**。 在这个局面里，找歪曲，找不到；换成「更平衡的想法」，换不了，因为每一句本来就是平衡的。要验的，是句与句之间那座看不见的桥：它是 F 被忘掉之后搭起来的。

还有一处值得提：贝克一路强调，治疗者与来访者是「合作的经验主义」，两个人像一起做调查的同事，对一个念头摆证据、找反例，而不是一方宣布另一方错了〔核〕。这个姿态，和本章讲的见证人几乎一样：不高过谁，只一起去量。所以本书对它没有什么要反对的，只是想把量的对象，从「一句话」挪到「句与句之间」。

所以本书的验信，验的是**桥**。句子可以每一句都对，桥要单独量。

◆ 十六、验信自己，也要验

到这里，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

本书这一路，从苏敏的三点二分，推到红榜，推到十种心理，推到「人间十大心理的统一原理」。**这个推，不就是一个类比吗？**

对。是类比。

所以本书要对自己动手：**这一路推广，哪一处是真相类，哪一处是笃信类？**

办法和验别的笃信一样，写三件事。

第一件，推广时到底搬了什么。搬的是**形状**：期票，四栏，回写。没有搬的是故事里的内容：三点二分和 31 分，不是同一个数；苏敏和陈禾，也不是同一个人。

第二件，每推到一个新的地方，**零件在不在**，要重新量。比如推到「嫉妒」，要量一量：同一性有没有？差异有没有？回写记到了哪里？推到「躲」，要重新量：是不是真的合上了账本？零件不在，就不算。

第三件，**什么情形下，推广就算错了**。本书自认，下面几种情形，会让它的判词塌掉：

- 找到一种落差之痛，里面完全没有任何同一性想象，却一样发生。
- 找到一个人，笃信已经验清，十种回应一个都不再发生，但此人一生没有丝毫类比。（后面第 38 章会说，这样的人，恐怕学不会说话。）
- 找到一种心理，四栏取值明明和某一种相同，发出来的东西却完全不同。

这三种，只要出现，本书的统一原理就要改写。

把「可能错」写在纸面上，也是验信的一部分。**一个验信的方法，如果不肯被验，它就是又一张票。**

◆ 十七、什么时候不该验

最后说验信的火候。

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验。

痛得最厉害的时候，不要验。 同学会散场的路上，红榜刚刚贴出来的那一刻，被人当面说了一句「你们俩当年就差那么一点」的当晚，这些时候，笃信刚刚被撞出来，整个人还在回应里，纸笔在手上也写不出实话。监理不在混凝土车已经到了门口、钢筋网还没有绑完的时候验收：那时候验，只能草草放行，或者草草叫停，两头都出错。

这时候该做的，是**先歇一夜**，把「回应」放过去，等它退一点再验。

验别人的票，不要验。 验信验的是自己手里那张。你看着朋友羡慕得不行，忍不住替他显影：「你这是笃信的类比。」这句话说出去，对方听到的不是验信，是又一个「本该」，下面接着是一笔新账：「连他都看出来我不行。」

他要验，会自己拿卡来问你。没有人来问，你就把卡留在自己抽屉里。

验到一半，不要硬结案。 有三格量不出来，就写「待验」。人在痛里，容易急着要一个定论：要么「全是我的错」，要么「全是他的运气」。两个定论都是一个动作，把没验完的账强行关了。关了的账，躲在下面，下次换一个户头再冒。

验完不记账，不算验。 这一条前面说过，这里再说一遍，因为它最容易忘。验出来的东西，要写进某一栏，要改某一个说法，要在明天做某一件小事。否则就成了又一个知道。

◆ 十八、一张可以撕下来用的验信卡

下面是验信卡。它可以撕下来，一次验一件小事。附录三里有同一张，方便单独复印。

验信卡

一、小事。 用一句话写下那件扎你的小事。只写发生了什么，不写感觉。

二、两个对象。 他（它）＝_____；我＝_____。

三、显影。 我心里默认哪些东西「一样」？

☐ 起点　☐ 路（做过的事）　☐ 土（家境、时代、身边的人）　☐ 别的_____

这句话有没有悄悄出现：「因为都一样，所以结果也该一样」？

四、九宫格。 每格只写一句，写不出来的格子留空。留空的格子最重要。

| | 粒子（一个点） | 波（一路走势） | 场（一整片） |

|---|---|---|---|

| 对比 | | | |

| 变化 | | | |

| 分布 | | | |

五、三方程。 填空：

他的样子＝_____，由他的路_____和他的土_____里长出来。

我的样子＝_____，由我的路_____和我的土_____里长出来。

中间那道工序（F），我看得见吗？

六、逐项验。 把第三步里每一条「一样」拆开，各贴一个标签：

真相类（能拿出东西来量）／笃信类（没量过，只觉得本该）／待验

七、这笔账记在哪里。 同一性栏：他和我，近到什么程度？归因栏：差异记在了结果、路、土、偶然，还是各自的函数？情态栏：「可以」「本该」「不可能」「已经」，哪一个？时间栏：记到当时，还是记到现在？

八、处置。 可借的一句（借他的起手问题，不借他的路）；要放下的一句；明天就去验的一件事。

九、落笔。 哪一栏改记了？没改，写「悬着」。

用的时候，有三条规矩。

第一，**一次只验一件事。** 同时验三件，三件都验不清。

第二，**先填三、四、五，再填六。** 先显影，再下判断。顺序反了，验成审判。

第三，**第九条不许空着。** 空着，就是验了却没记账，那一笔就成了欠（接第454号《回》与《欠》的说法）。写「悬着」也算落笔。

◆ 放回日子里

周六晚上，苏敏把那张均分表摊在书桌上。

她没有再跟陈禾说什么，自己拿了一张白纸，画了个三乘三的表格。画了一半，笔停住，抬头喊了一声：「陈监理，借你一下。」

陈禾过去，在她旁边坐下。

她一格一格往下填，填到「分布×粒子」那一格，说：「这里我翻了分数条，有四个孩子。」

陈禾点点头：「四个孩子，怎么回事？」

她说了：住校生，周末作文本放在宿舍，没人收；一个刚转学，口径不熟；一个发烧。

陈禾说：「这四个，是土。」

「是土。」苏敏说，「可是我以前说『同一个起点』，这四个孩子，我一个也没算进去。」

她在旁边的空白处，写了一行字：「同一个起点＝开学摸底零点五分之差。——这一条是真相类，但只量了一个数。」

写完，她停了一下，又写了一行：「同一份教案必得同一个均分。——笃信类。核销。」

陈禾看着那两行字，没有说话。

「你呢？」苏敏忽然问，「你那个，验过吗？」

她没说是哪个。可是陈禾知道。

他沉了一会儿，说：「没有。」

「那你今晚也画一张。」苏敏把笔递给他，「就画你的31分。」

陈禾接过笔，在白纸上画了三条横线，三条竖线。笔尖悬在第一格，没有落下去。

他想起周四夜里，那一格二百四。想起自己说的那句话：「别的楼是别的楼。这一格，补两根。」

他在第一格写下：「高考，林川比我高三十一分。」

写完，他看着这一行字。这一行，是数。是真相类，量过的。红榜上写着，没法改。

他写第二格。写到第三格，笔停了好一会儿，又继续写。

那一晚，他没有写完。

可是他知道，这一行行字，每一行都要往下走一步，走到「这一条量过没有」。他以前二十八年里，写过无数句「如果当时」，却从没写过「这一条量过没有」。

第二天是周日。陈禾起得晚，客厅里苏敏已经把那张三乘三的表贴在了冰箱门上，用的是女儿小苒的卡通磁铁。

小苒路过，歪着头看了一眼：「妈，你们班均分表？」

「不是。」苏敏说，「是验收单。」

小苒读了两行，没读懂，也没问，打开冰箱拿了一盒牛奶。倒奶的时候她说了一句：「你们俩最近怎么都怪怪的。」

陈禾在沙发上听见，没有接话。他心里想的是另一件事：这张纸贴在这里，每天开冰箱的时候，三个人都会看见。小苒将来读到的，也许就是这样一张朴素的纸，而不是一句「别和别人比」。

纸比话好用，是因为它不下判断。它只是把「量过没有」这四个字摆在那里，谁路过，谁自己去读。

一个明天就能试的小办法：

挑一件最近扎过你的小事，不要大的，三点二分那种就好。拿一张纸，只做两步：第一步，写下那句「差不多、同样」的话，一字不改；第二步，在这句话里每一个「同样」后面，写一个问号：这一处，量过吗？

写完不用急着回答。有几处回答不出来，就留着。那几处，就是你的黑格子，也是你这一周最值得去问的地方。

带 走 的 话

笃信不怕被反驳，怕被写出来。把「同样所以该同样」摆到纸上，一项一项问「量过没有」，量过的借，没量过的待验，靠不住的核销。

小　账

这一章里，回写是落下了，还是悬着？落下了第一笔：验信的办法给出来了，一张卡、两副镜片、三个动作。真正落进各人账本的那一笔，要等你自己去填第九条。

本书要防的病：把验信变成考试，变成戒断，变成又一张票——本章在哪里防住了它？——在第一节拆了两种读法，在第十四节让「正见」也受验，在第十六节让本书自己的推广先过一遍。

想 一 想

1. 最近一次让你心里扎了一下的小事是什么？它有没有一句「差不多、同样」垫在底下？把这一句原样写下来。
2. 你嘴上「当然不信」的那一件事，账上是不是还照信？看一看：听到那个消息的当晚，你心里先出现的是哪一句？
3. 你身边有没有一个「每一句话都对，却总觉得哪里不对」的局面？试着找一找，那座看不见的桥搭在哪两句话之间。

◆

37

第 37 章

如果现在

小苒高三开学的前一夜，九点半，陈禾端着一杯热牛奶，在女儿房门口站了一会儿。

门缝里的灯亮着。里头没有翻书的声音，也没有手机的光，只有一点很轻的、被子拉上拉下的响动。

他敲了两下。

「进来。」

小苒坐在床上，背靠着墙，腿上盖着被子，床头柜上摆着叠好的校服、一摞新发的复习资料、两支笔、一块透明的文具袋。一切都准备好了，准备得整整齐齐，反而显得屋子很空。

陈禾把牛奶放在床头柜上，在床沿坐下。他说：「睡不着，也不要紧，躺着就行。」

小苒没有接话。过了一会儿，她忽然说：「爸，你高考前一天晚上，干嘛了？」

这个问题来得突然。陈禾愣了一下。二十八年了，没有人问过他。母亲没问过，苏敏没问过，周老师没问过。他自己，也没有往回翻过这一页。

他说：「我们那时候，要住校。」

「嗯。」

「县一中的宿舍，十二个人一间，上下铺。高考前一天晚上，停电了。」他慢慢地说，「宿舍里黑漆漆的，大家就坐在床上聊天。有人说怕，有人说不怕。林川……」

他停了一下，换了个说法：「林川是走读的，那天晚上却跑到宿舍来，把他的复习提纲塞给我，说：你看看这个，我最后两天翻了很多遍。我翻了翻，其实没有看进去，就还给他了。」

小苒听着，眼睛看着对面的墙。

「后来呢？」

「后来就考了。三天。热得很，教室里的电扇是坏的，监考老师拿着蒲扇在走道上走。」

「后来放榜呢？」

陈禾的手指在膝盖上敲了一下。他说：「后来放榜……」

红榜前的那个下午，就这样朝他走了过来：七月的太阳，县一中的铁门，一层一层挤着看的人头，红纸上毛笔写的名字，和两个名字后面隔着的那三十一分。

他张了张嘴，说：「后来放榜，我比他少三十一分，他去了北京，我去了湘潭。」说到这里，他的声音拐了个弯，「不过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你明天别想那么多，早点睡。牛奶趁热喝。」

小苒看了他一眼。

「爸，你那句话后面，是不是还有半句？」

「说完了。」陈禾站起来，「睡吧。」

他带上门，走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了很久。客厅的灯没开。冰箱门上，那张画着三乘三的纸还贴在那里，在黑暗里看不清字。

这一夜，他没有睡着，也没有再去想明天的考场。他想的是：那半句，到底是什么？

这一章要讲的，就是那半句。它和一个字有关：「悔」。

◆ 一、「如果当时」是一句怎样的话

先看这句话本身。

王德生博士说：「羡慕，是以一种：如果当时我'进行了某种'，那么今天也就会发生……羡慕总是和偶尔的悔连接的。」

这句话有三个零件。

第一个零件，**「如果当时」**：钉在过去。它指着一个已经过去的时间点，不是现在，不是明天。

第二个零件，**「我进行了某种」**：一段路。是「我」当时没走、而别人走了的那一段，可以是五点起床，可以是复读一年，可以是填另一个志愿。

第三个零件，**「今天也就会发生」**：别人今天的样子。对陈禾来说，就是林川今天的样子：北京，大厂，技术总监，一大片他没有见过的日子。

三个零件合起来，是一台很小的机器：**把别人的路，搬到自己的过去里，让它长出别人今天的样子。**

这台机器里藏着那个「就」字。「如果当时……就会」：只要走了那段路，就会长出那个样子。这个「就」，和前面章节里讲过的「所以」是同一个东西：相信相同的路，必出相同的样子。（第 3 章、第 6 章细说。）

这里要注意一件事：**悔的句式，和羡慕的句式是同一个句式，只是转了一个方向。**

羡慕是横着的：「他怎么那样，我为什么不能？」眼睛看的是同时站在那里的另一个人。悔是竖着的：「我当时要是怎样，今天就怎样。」眼睛看的是自己背后的那条路。

王德生博士说的那个例子，把这个转向写得很清楚：「比如，同在一个班级，两个同学，一个考上北大，一个考上湘大，开始的时候成绩差不多。这里就会发生羡慕，或者发生后悔，或者发生……」

「或者」，是三个并排的出口。羡慕是横着站着看；后悔是回头；还有第三种、第四种，后面几章会一个一个讲。可它们的起头，是同一个：「开始的时候成绩差不多」。

所以本书的说法是：**悔，是把横向的类比，转成纵向的类比。**　　横着的比不过去，就竖着去比：和那个「当时没走另一条路的自己」比。

◆ 二、这句话为什么记不平

悔这句话，有一个很特别的毛病：**无论怎么说，账都记不平。**

先打个比方。

一家小店，年底结了账，本子封起来，放进柜子。第二年开春，掌柜发现去年有一笔货款漏记了。这时候他不会把去年的本子翻出来，把那一页涂掉重写。去年的账已经封了，他要做的是：在**今年的本子上**记一笔，写明「补记去年某月某笔」。

这是家常账本的规矩：**已经结了的，不翻回去改；发现的错，记到当期。**

悔，偏偏要翻回去改。「如果当时我怎样」，是想把去年的本子翻出来，在某一页上，涂掉原来那一笔，换一笔新的。

可是那一页，已经封了。红榜已经贴过，志愿已经填过，那个夏天已经过完了。这一笔，**写不进去。**

写不进去，会怎样？它悬在那里。想起来的时候，笔又伸过去；伸过去，碰到的是封好的纸；笔缩回来，过一阵，又伸过去。

这就是悔的样子：**一个反复打圈的序列**。「要是当时……就会……可是没有……要是当时……」。每一圈走完，什么也没有记下来，下一圈照走。

打圈打久了，这笔账就成了**欠**：本该落笔的回写，没有落。（接第 454 号《回》与《欠》的说法。回写就是改写加记账，两手都没落的，叫欠。）

还有第二个毛病，比前一个更隐蔽。

就算时间真能倒回去，陈禾真的在高三最后一学期每天五点起床，他今天就会是林川吗？

这又回到那只看不见的手。同一段路，走在林川身上，是林川的那道工序；走在陈禾身上，是陈禾的那道工序。工序不同，长出来的样子就不一定相同。「就会」这两个字，是在假定：**我的那道工序，和他的那道工序是同一道**。

这个假定，量过吗？没有。不可能量，因为那个当时，回不去了。

所以悔，有两重记不平：一重是账本已封，写不进去；一重是就算写得进去，写出来的也未必是想要的那个样子。

这两重加起来，悔成了一张**永远兑不了的票**。

（第 22 章会把悔作为一种完整的自我发生，细细拆开。这里只取它和「如果现在」有关的这一半。）

◆ 三、为什么只是「偶尔的悔」

王德生博士那句话里，有一个很值得停一下的词：「偶尔」。

「羡慕总是和偶尔的悔连接的。」

为什么是偶尔？落差有那么多，为什么悔不常发生？

陈禾从来不后悔没有生在一个有钱人家。电视里那些富豪，他羡慕不起来，也悔不起来。你也一样，你不会躺在床上想：「我要是当年多买了几只比特币，今天就……」（会想，但那是另一种，那是想要，不是悔的这一种。）

悔需要一个条件：**类比落到了自己过去的一个真实的岔口上**。

什么叫真实的岔口？就是当时真有两条路，自己真站在路口，真走了其中一条。

陈禾的过去里，有两个这样的路口。一个是高三最后一学期，那些没起床的早晨（第 6 章细说）；一个是放榜以后，周老师劝他复读，他没有复读（第 12 章细

说）。这两个口，是真的。路口在，类比就有了落脚的地方：「如果那天我起了床。」「如果那年我复读了。」

所以悔是羡慕加上一个真实的岔口。没有岔口，落差只会落成羡慕、嫉妒、认命，不会落成悔。

这一点很要紧，因为它告诉我们：**悔不是一个「态度问题」，它是一笔有来历的账。** 它有明确的出处：某年某月某一个路口。

有来历的账，才可以去查，去补。没来历的情绪，没处下手。

这也是「如果现在」能够成立的地方：**既然悔有来历，它的来历就是一个真实的岔口，岔口背后有一个真实的愿。** 我们可以顺着这个愿，走到今天。

◆ 四、悔不是敌人

说到这里，要替悔说一句公道话。

前面几节，把悔说得像一个毛病：记不平，打圈，永远兑不了。可是反过来想，悔也有它的用处。

悔是一只**铃**。它不会无缘无故响。它响的时候，指着两样东西：一个真实的岔口，和岔口里包着的一个愿。

一个人如果对什么都不悔，不一定是活得通透，也可能是账本合上了，铃被捂住了。（第 27 章讲躲，会讲到这种捂。）那样的人，不会被红榜扎一下，也就永远不知道，自己里面有一小块东西，一直没有出口。

所以本书不劝人「不要悔」。劝一个悔得很深的人别悔，如同劝一个烟雾报警器别响。该做的，是顺着铃声找，找到火在哪里，再去处理火。

悔的毛病，不在它响，在**响了以后，没有人去找那个愿**。它一直响，一直响，响成了背景音，人习惯了，反而听不见。

「如果现在」，就是顺着铃声找的一套办法。找到了愿，铃就可以停：不是被压下去，是它想说的话，被听完了。

◆ 五、一句话里包着一个愿

「如果现在」不是把「如果当时」的字改一改。要翻，要先拆。

拆的第一步：**找出那句悔里包着的「愿」**。

陈禾的那句悔是：「如果当时我最后一学期也每天五点起床，我今天也就会是北京的技术总监。」

这句话有两层。表面一层，是「技术总监」「北京」「大厂」，那是林川的样子，是 S，是显出来的外壳。里面一层，是他到底想要什么。

这一层，他自己一直没有认真问过。

想一想：他二十八年里，真的想当技术总监吗？他对写代码没有兴趣，对北京的房价没有兴趣，对大厂的开会和述职更没有兴趣。他想要的，是别的。

他想要的，是林川身上的另一样东西：**一个能把脑子里的东西想透、想成系统的人生**。　　那时候在高三，林川的作业本上有一种东西，是他没有的：每一道题后面，都有一行小字，写着「这道题和前面哪一道是一回事」。

那一行小字，是陈禾羡慕了二十八年的东西。他羡慕的是那一行字，不是北大，不是总监。

这就是一句悔里包着的愿：不是外壳，是外壳里面那一小块「想要的」。

拆的第一步，就是把外壳剥掉，把里面那一小块拿出来。

怎么剥？用一个问句：

> **他的样子里，我想要的到底是哪一小块？**

不要答「北大」「总监」「钱」，这些都是外壳。答到答不下去，答到只剩一句很具体的话，那一句，就是愿。

◆ 六、三问：愿、路、笔

愿找到了，接下来是翻。翻有三步，用三个问题走。

第一问：我要的是什么？——这就是上一节的事。把外壳剥掉，剩一句具体的话。

第二问：在我这块土里，它怎样长？

愿找到以后，不能去借林川的路。林川那条路，是从他的样子、他的土里长出来的（这是 D = G(S, E)：路由样子和土一起走出来）。陈禾拿去，是照搬。

要问的是：这个愿，在**我自己的路和土**里，有没有一小段可以长出来？

陈禾的土是什么？是二十年工地，是每天跟钢筋、混凝土、图纸、施工员、业主打交道，是一屁股一屁股坐过来的现场经验。他的路是什么？是从湘潭大学土木系毕业，进监理公司，一级一级做到总监理。

在这块土里，「把脑子里的东西想透、想成系统」，可以长成什么？

第三问：这一周，我落哪一笔？

愿和路都有了，还差一笔。没有落笔，愿还是一张票。

这一笔要**小**，要**在当期**，要**能落完**。小到这个周末就能写完一页；在当期，是写在今天的本子上，写今天的日期，不是写在 1998 年；能落完，是做到的，写下来的，不是「我打算」。

三问的次序不能乱。先问愿，再问路，最后问笔。如果先问笔，容易落成照搬；如果先问路，路会被别人的路占满；只有先问愿，路才长得出自己的样子。

◆ 七、陈禾的翻译

下面看陈禾自己翻的这一遍。

愿：那一行小字——「这道题和前面哪一道是一回事」。把东西想透、想成系统。

路：他手里最厚的一份材料，是二十年的验收记录。几千页，每一页都是一个具体的缝：钢筋间距多了四十毫米；保护层垫块少放了；搭接长度不够；混凝土坍落度超了。每一页，后面都有一行没有写出来的话：**这一条，和前面哪一条是一回事**。

他从来没有把这一行写出来过。

笔：周日晚上，一页纸。

他的第一页，没有写成什么大题目。题目只有七个字：**二百四，那一格**。

那一页，他写了这样几行：

「设计间距二百。靠电梯井那一格，实量二百四。施工员说『应该没问题』。」

「这一类毛病，我二十年里见过很多次。共同的地方是：新来的班组；靠近洞口；赶工期的前一晚。」

「这三样，和前面哪几样是一回事？——都是『别处没问题，所以这里也没问题』。」

写到这里，他停了一下。

他看着最后一行。这一行，是他对施工员说过的那句话的反面：别的楼是别的楼，这一格，补两根。

而同一句话，二十八年里，他对自己说过吗？别的楼是别的楼。林川是林川。他没有。

这一页纸，没有变成林川那种大厂代码，也没有变成北京。它是一页从陈禾这块土里长出来的纸：**他的愿，他的路，他这周日晚上的一笔。**

要看清楚一件事：这一页纸，既不是「补偿」，也不是「证明」。它不去证明「我也行」，也不去补偿「我当年没行」。它只是**一笔落在今天的账**：愿找到了出口，出口接在自己的土上。

悔在这里，转成了一个发生。

◆ 八、换一个人，试一遍

只拿陈禾一个人来演，容易让人以为这是一套专给他的办法。换一个人，再走一遍三问。

公司里有位老胡，五十三岁，做预算的。有一次聚餐，酒喝多了，说了一句：「我当年要是学了画画，现在也许就是个画家了。」说完自己笑了笑，把话岔开。

这是一句标准的悔：「如果当时我学了画画，今天也就会是画家。」

第一问，**愿是什么？** 先剥外壳。「画家」是外壳：展览，名气，别人叫他一声老师。里面那一小块，他自己后来想了几天，想出来的是：**他喜欢盯着一样东西看很久，看到它长成别的样子。** 小时候他在外婆家的院子里，能蹲着看一棵丝瓜长一个下午。

第二问，**在我的土里，它怎样长？** 他的土是一间十几平米的预算室，一堆表格，一个每月要交的房贷。画家那条路，他走不起。可是「盯着一样东西看到它变」，在他手里有现成的材料：每个月的预算表，一行一行，他看了三十年，知道哪一行会悄悄变胖。

第三问，**这一周落哪一笔？** 他给自己的一笔很小：每个月第一个周日，拿一支铅笔，在一张白纸上，把上个月的开销画成一棵树，一类一枝，枝粗枝细照比例。不写字，只画。

第一张画得很丑。可是他在底下写了日期。

这一笔，不是画家。它是从老胡的土里长出来的一小段：丝瓜，预算表，铅笔。

同样的三问，换了一个人，走出来的是另一条路。这正是它能被叫作方法的原因：**问句是借的，路是自己的。**

◆ 九、三种假的「如果现在」

翻的时候，很容易翻错。常见的有三种，每一种都像「如果现在」，实际上是旧笃信换了一件衣服。

第一种：补考式。「如果现在我去考个研究生」「我去北京重新来」。

这是把「现在」当成「当时」的复刻：同样的考试，同样的赛道，换一个年份再来一遍。它假定同样的路走在四十六岁的身上，会长出二十岁的结果。输入不一样了，土不一样了，F 也不一样了，可是那句笃信还在：「同样的路，必出同样的果。」

补考式不是说不能去读书、不能去北京，有人读得很好。区别在于**为什么去**：是为了把过去那一格填满，还是愿本身需要这条路。前者是补票，后者是新开一笔。

第二种：口号式。「从今天开始，我要改变」「从明天起，我要每天……」。

口号有一个特点：**说完了，一切都像已经落笔。**　　说的时候，心里确实亮了一下，有一点点释放。可是没有哪一页写下了日期，没有哪一件事能让别人看见。这张票开出来，又悬着。

口号和悔是一对。悔是向过去开的票，口号是向未来开的票，两张票一模一样：都是没有落笔的回写。

第三种：转嫁式。　　陈禾那天晚上，几乎说出口的一句话是：「你现在多用点功，别像爸爸当年……」

这一句话，是把自己的悔，改装成了对女儿的要求。「如果现在」，被偷偷换成了「如果你现在」。

这种转嫁，常常最像爱。父母说的时候，眼里有光，话里有诚意。可是它做的事，是把一笔自己没有落的账，转到下一代的本子上，要孩子替他兑。

小苒听到的，不是「爸爸爱我」，是「爸爸有一件没做完的事，我是它的补丁」。（第 32 章细说。）

三种假的，共同点只有一个：**没有落在自己的路上，没有落在今天。**　判断真假的办法，也只有一个：看纸上有没有日期，有没有「我」这块土里长出来的一小件事。

◆ 十、有些愿，今天接不上

翻的时候，会碰到一种为难的情形：有些愿，今天真的接不上。

一个人悔的是「当年没有学舞蹈」，他今年五十八岁，膝盖不好。一个人悔的是「当年没有留在父亲身边」，父亲已经去世十年。一个人悔的是「当年没有参加那场比赛」，他想要的，本来就是二十岁的身体。

这些愿，剥掉外壳以后，里面那一小块，常常还是活的：舞蹈里，想要的是身体和节奏合在一起的那种松；父亲身边，想要的是被一个懂自己的人看着；比赛里，想要的是拼一次、看自己到底到哪里。

这些小块，可以再往下追：松，可以在别的地方找；被看着，可以有别的人；拼一次，可以有别的赛场。不一定接得上原来的那一条，接得上愿的另一个出口。

可是要诚实：**有些愿，找遍了也没有出口**。它只能是一件已经封了的事。

这时候，要做的是**核销**：把这一笔坏账正式划掉。不是假装它不存在，是明明白白地写一行：「这一笔，今天收不回来，核销。」核销以前，要先入账，先把它从头到尾说一遍，让它有一个名字，一个日期。

没入账的坏账，只能叫「欠着」；入了账再核销的，才叫了结。

核销会疼。可是疼是一次的，欠着是天天的。

◆ 十一、那半句，是一笔欠

回到那个晚上。

小苒问：「爸，你那句话后面，是不是还有半句？」

陈禾说：「说完了。」

这个回答，本书不责怪，也不判断。它发生了。一个做了二十年监理的人，面对十八岁的女儿，在女儿高三开学的前一夜，把一件压了二十八年的事讲到一半，话头拐了一个弯。这个拐弯，不是谁拿定的主意，是一句话走到某个地方，自己转了向。

可是这半句，是一笔**欠**。

什么叫欠？先说清楚。差异落下来以后，回写有两手：一手是改写，把路和土里该改的改了；一手是记账，把这件事照实记进某一栏，让它有地方放。两手都落，叫回写。两手没落，或者只落了一手，没有落完，叫欠。

红榜前那一下，二十八年里，陈禾落了改写的一手：他后来是怎样读书，怎样进工地，怎样一步一步做成总监。可是**记账的那一手**，没有落。从来没有人听他把那一天从头到尾说完：他一个人站在红榜前多久，母亲那天在地里没有来，他对周老师说「没事」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是什么样的。

这一笔账，一直没有记。它悬在那里。

悬了二十八年的账，今晚碰到了一个**同构的口子**：女儿高三开学的前夜。

这个口子，正好和红榜前的那一天排成一个形状：同一个年龄的孩子，同一道门，同一个「明天」。它一开，那半句就挤到了嘴边。

话头拐弯，有几种可能的原因。本书不去替他挑哪一种，只列出来，因为列出来本身就是一次显影：

可能是怕，怕把「我们当年差不多」这个笃信，一不小心传给女儿；

可能是怕，怕说完以后，女儿替他记账，替他难过；

也可能是说到那里，句子里出现了一个「如果」，他自己听见了，没有再往下说。

三种可能，没有一种是「选择」。它们是同一场发生里的三个侧面。

这里要记住一件事：**那半句没有说完，不是过错，是一笔等着落的账。** 欠是可以补的。

◆ 十二、补上回写：两手一起落

怎样补？

不是去把 1998 年那天改过来。那一页已经封了。本章前面讲过，已经结了的，不翻回去改，补记在当期。

补，要落两手。

第一手：入账。 把那一天，照实说一遍，说全。不是为了修复，不是为了让女儿同情，也不是为了教育她。是为了让这件事**有地方放**：它发生过，有这样一个下午，有这样一个人站在红榜前，现在有一个人听见了。

入账要的是**说全**。说到一半，是半笔账；说全，才是一笔。

这一手，不一定要对女儿说。可以对苏敏说，可以对母亲说（她大概会说「那有什么好说的」，然后在灶屋里多站一会儿），可以对林川说（第 31 章，湘江边的夜宵，就是这一笔的一次落笔），也可以只写在一张纸上。要紧的是，**说出来的时候，不带「如果」**。

不带「如果」，是这一手的唯一难处。**只说发生了什么，不说「要是怎样」**。「那天，我比他少三十一分。红榜是红纸黑字。我站了很久。周老师过来拍了我一下，说『你们俩当年就差那么一点』，我说没事。」说到这里，停。不加「要是我当时」。

第二手：落笔。 前面讲的那一页纸，就是这一手。把包在悔里的愿，翻成今天的一小笔。

两手一起落，这笔账才平。只落第一手，说完以后，愿还没有出口，容易又回到悔；只落第二手，纸上写得很好，可是那一天没有被人听过，下面还是一团。

这是一个**冲正**的过程。账本里，发现记错了，用一笔相反的分录把它抵掉，叫冲正。悔，是一笔错记在过去的账；冲正，不是回到过去去擦，是在今天，用一笔对的，把它抵掉。

抵掉以后，那个「当时」没有被改，可是它在账上的分量变了：它不再是一笔悬着的欠，它成了一笔已经入账、已经冲正的旧账。旧账是可以安安静静放在柜子里的。

还有一个小小的、很容易错过的环节：**入账的时候，要不要有人听？**

前面说，入账可以对苏敏说，对母亲说，对林川说，也可以写在纸上。这几种方式，并不一样。

写在纸上，是**自己对自己入账**：好处是安全，没有人会替你记错；坏处是没有见证，容易在下一次翻看的时候，被「如果」悄悄改写。

说给一个人听，是**有见证的入账**：对方不需要回答，不需要安慰，只需要听完。听完的那一刻，这件事就多了一个存放的地方：另一个人的记忆里。

这就是为什么，陈禾那晚话说到一半，会觉得「欠」。那不是一个没有人听的夜晚，是一个**已经有人在听、话却自己拐了弯**的夜晚。听的人在，账没有落。

所以，如果只能选一样，本书的看法是：**先找一个人，把那一天说全；再写那一页纸。** 先让账有见证，再让账有笔。

◆ 十三、苏敏听见的那一半

那天夜里，苏敏没有睡着。

她听见女儿房门响，听见陈禾走到客厅，听见沙发轻轻陷下去。她躺在床上，没有出去。

过了很久，陈禾回到卧室，在她身边躺下，眼睛睁着。

「说了一半。」他说。

「我听见了。」

他们都没有再说话。又过了一会儿，苏敏翻过身，对着墙说：「我也有一句。」

陈禾转过头。

「我当年没去考研。」她说，「不是考不上，是那年家里事多，就放下了。后来做了老师，每次评职称，看见别人的硕士文凭，心里都要停一下。」

她说得很平，像在报一个均分。

「我从来没跟你说过。」她说。

陈禾躺着，看着天花板。他想说「你现在也可以去读」，话到嘴边，又收了回去。这一句，是「如果现在」的一半，另一半是补考式的陷阱。他不知道该不该说。

最后他说：「你想把那一格，写在纸上吗？」

苏敏笑了一下：「明天。」

这一晚，两个人谁也没有给谁下结论。可是两句各自压了很多年的话，在黑暗里互相听见了。听见，是入账的一种：这件事，有了一个见证的人。

◆ 十四、为什么一定要有日期

前面说，判断真假「如果现在」，只看纸上有没有日期。这里多说一句。

为什么偏偏是日期？

一笔账，在账本里要有最少的几个要素：哪一天，什么事，多少，谁经手。没有日期的账，没有办法核对，也没有办法冲正。想起来的时候说一句「好像是前年」，那一笔就永远浮着。

「如果现在」里的「现在」，不是一个情绪，是一个**具体的日子**。某个周日晚上，一页纸，七个字的题目，页角写着那一天的日期。把它写出来，这一笔就从「想」，变成了「账」。

日期还有一个作用：**它让人下周能回来看**。一个月以后，陈禾翻开那一页，看见「二百四，那一格」，下面有一行日期。他会知道，那件事在这一天发生了。这就是账的价值：不是它多大，是它可查。

悔最怕的，是不可查。「当时」没有日期，只有一团颜色。把它翻成「现在」，就是给这团颜色，换一个可以翻开的地方。

◆ 十五、「如果现在」怎样改了四栏

放到整本书的账本里，「如果现在」做了什么？它改了四栏里的三栏。（第 14 到 18 章把四栏细细讲过，这里只说结果。）

时间栏：从「记到当时」，改成「记到现在」。这是最直接的一栏。悔把账记在过去，写不进去，成了逆账；「如果现在」把同一笔账搬到当期，写得进去。

情态栏：从「本该」，改成「可以」。「当年我本该如何」，是一个对过去的要求，过去不会回答；「现在我可以如何」，是一个对今天的问法，今天有回答。

归因栏：从「记在自己过去的路上」，改成「记在各自的函数上」。「都怪我当时没怎样」，是把全部差异记到自己过去的 D；「他有他的，我有我的」，是承认那只看不见的手各有各的。这一栏改得最慢，因为它要放下的是「就会」。

同一性栏不变。陈禾和林川，仍然是一个班里的同学，仍然有一块「差不多」的真相：高三那几次排名确实前后脚。「如果现在」不要求他把这一块忘掉，它只要求这一块不再被写成「所以必然一样」。

四栏改了三栏，这笔账就换了一个样子。从前它是一张逆向开出的、永远不兑的票；现在它是一页写在今天的纸。

◆ 十六、接舆的歌：往者不可谏

现在来看四位邻居。他们都碰过这个问题：过去怎么办。

第一位是《论语·微子》里的一个人，楚国的狂人接舆。孔子的车从他门前经过，他一边走一边唱：「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大意是：过去的已经劝不回，将来的还来得及追〔核〕。）孔子下车想和他说话，他快步走开了，没有说上。

这句话常被人单独摘出来，当作一句安慰。本书先承认它说中了什么：**过去确实改不了，眼睛要往前看。**　　这个看法，和本章前面的「已经封了的账不翻回去改」，是同一个意思，而且比本书早了两千多年。

孔子自己，也说过一句落在这里的话。　　《论语·卫灵公》里有一句：「过而不改，是谓过矣。」（有了过失而不改，那才叫过失〔核〕。）这句话的重心不在「过」，在「改」。过去的错，已经是过去的；真正叫它成了错的，是现在还不改。这句话和接舆那一句，一前一后，正好把一件事说成了一个动作：往者不谏，过则当改。

再说本书多出来的一层。

「往者不可谏」，说的是过去不用再去劝、去改。可是没有说：**过去要不要记。**

本书的看法是：**不能改，不等于不用记。** 一件事不能改，更要入账，因为没入账的往者，不会安安静静待在过去，它会在最近的一个同构口子上冒出来。

这是一个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两个都「不提往事」的人。** 一个是把事情入了账以后不再提，一个是从来没有入过账，只是不提。表面上看，两个人一样平静，一样「往前看」。可是到了女儿高三开学的前夜，第二个人，会把一句话讲到一半，拐一个弯。

接舆说得没有错，往者不可谏。本书只补一句：**不可谏，可记。**

「来者犹可追」，还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追**，是一个往前的动作，要有被追的东西。接舆没有说被追的是什么。本书的回答是：被追的，是愿的出口，不是「过去那条路的复制品」。追对了，叫「如果现在」；追错了，叫补考。

「来者犹可追」那一句，也有一处要补。追来者，先要有一笔落下的今天。没有落下今天的追，容易追成「如果当时」的另一件外衣，追的还是林川的样子，只是换了一个方向。

◆ 十七、热爱命运：哪一笔账适合热爱

第二位邻居，是尼采。

尼采在《快乐的科学》第 276 节里，写下了一个新年决心的意思：愿我越来越学会，把事物中必然的东西，看成美的〔核〕。后来在《瞧，这个人》里，他把这个态度叫作「热爱命运」（amor fati），说那是他对一个人的伟大所下的公式：不要求任何东西有所不同，向前不要，向后不要，永远不要；不只是忍受必然，更要爱它〔核〕。

这个思想，在本书系列的第 454 号《回》里，和永恒轮回一起细细讲过。这里只取一句：**他把对过去的悔，换成了对过去的爱。**

本书先承认他说中了什么。**悔是不肯认账。** 「如果当时」里，有一份对那段过去的拒绝：我不要它是这个样子。热爱命运，是把这份拒绝松开，把那段过去整个拿来，当作自己的。这是一种很重的功夫，不是豪迈，是在最不愿意的时候，把牙关松开。

再说本书多出来的一层。

本书把账分成两种：**已经封了的**，和**还开着的**。

1998 年那一笔，是封了的。红榜，志愿，那个夏天，都过去了。对封了的账，热爱命运是对的：不翻回去改，不再要求它不一样，认下来，爱它也行，安静放着也行。

可是账里还有**开着的**。陈禾的母亲，在县里老家，年纪大了。他悔的是「这些年回去得少」。这一笔，今天还写得进去：这个周末就可以回去一趟。

对开着的账，如果也用热爱命运去对待，会怎样？「这都是必然的，我爱它。」「我爱」说得越真诚，那个周末越没有回去的理由。热爱命运，被读成了「这笔账不用补」。

本书不是说尼采会这样读他自己。他的「爱」包括行动，这点不该被抹掉。本书说的是：**这句话落在一个悔得很具体的人手里，容易被读成对开着的账的赦免**。

这是一个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对一笔今天还能补的账，无论怎么热爱命运，悔都不会消，直到有一笔落在了本周的本子上**。

还有一处，本书觉得尼采说得格外准。他不要的是**对必然的掩饰**：不是闭着眼说「一切都好」，是睁着眼，把那件事认下来。这个动作，和本章的入账是同一个动作。入账的第一手，要的就是不掩饰：红纸黑字，三十一分，一个人站了很久。尼采走到了「认」，本书只是在「认」的后面，再问一句：认了以后，哪一笔还开着？

所以本书的分法是：**封了的账，爱；开着的账，落笔**。

◆ 十八、弗兰克尔：第二次活

第三位邻居，是弗兰克尔。

弗兰克尔在奥斯威辛等集中营里待过，活下来以后，写了《活出生命的意义》（1946 年原版，德文；英译 1959）。他的核心看法是：人在任何境遇下，都还保留最后一样自由，就是对自己的处境，取一种态度〔核〕。

他对过去，有两句很有名的话。

一句是说，过去不是失去，是被储存下来了：在过去里，没有什么东西被彻底丢失，所有的东西都被不可撤销地储存起来〔核〕。他拿「谷仓」作比，说一个人回头看自己的过去，看见的不是荒茬，是满满的谷仓。

另一句，是他拟的一条「命令」：要这样活着，好像你已经在活第二次，而第一次，你已经把事情做得和你现在正要做的一样错〔核〕。

这第二句，几乎就是「如果现在」。

本书先承认他说中了什么：**他把「当时」翻成了「现在」，而且是在最重的地方翻的。** 一个人站在选择的路口，想象自己是在补第一次的错，这个想象把悔的力气，借到了今天的路口上。

弗兰克尔还有一个常被引用的说法，叫「悲剧性的乐观」：人在痛苦、罪责、死亡这三样没有办法回避的东西面前，仍然可以把它们转成成就、转成改变、转成责任〔核〕。其中谈到罪责，他的看法是：罪责本身，可以成为一个人改变自己的机会。这一点，和本书的「冲正」很近。差错记下来，用今天的一笔去抵它，账就动了。

再说本书多出来的一层。

弗兰克尔的「第二次」，是**把同一个情境再活一遍**。可是本书的看法是：输入从来不会两次相同。第三步的回写，已经把路和土改了一遍，所以「第二次」遇到的，不是那一次的重演，是**叠在第一次上面的新一层**。

「如果现在」不是再活一遍，是在上面再落一笔。

还有一处不同。弗兰克尔的重心，落在「一个人取什么态度」。本书不把重心放在态度上，放在**笔有没有落下**上。态度可以很端正，笔还是悬着。

这是一个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一个人的态度很坚定，「我已经决定改了」，可是一页日期都没有写。** 本书的判断是：账没平。要看的，是有没有一件今天做完的小事，有没有一个名字、一个日期。态度不入账。

◆ 十九、当下：现在是唯一能落笔的地方

第四位邻居，是佛教的「当下」。

早期佛经里，有一部《一夜贤者经》（巴利文中部第 131 经，汉译里有《中阿含》里的《温泉林天经》〔核〕），里面有一首偈子，大意是：不追念过去，不期盼未来；过去已经过去，未来还没到来；对现在所有的东西，如实地去观察〔核〕。后来的禅修讲「正念」，讲「活在当下」，都从这一脉来。

本书先承认它说中了什么：**现在是唯一能落笔的地方。** 过去的页是封的，未来的页是白的，笔只能落在今天这一页上。这一点，和本书是一个结论，这是一位非常近的邻居。

再说本书多出来的一层。

「当下」的功夫，是把注意力收回到此刻，如实看着。这个看，是一种**不评判的看**。可是一笔欠账，光是看着，不会自己平。

陈禾如果去学正念，每天静坐十分钟，看着自己的呼吸，看着念头升起来、落下去，他也许会平静很多。可是那一天站在红榜前的下午，如果从来没有被人听过，也没有被他自己从头到尾说过，它会在他静坐的时候，以一个念头的样子升起来，再落下去，再升起来。

还有一个更微妙的情形。「活在当下」，如果被用成**躲**：不去想，不去说，一律推给「当下」，那它就成了合上账本的另一个名字。（第 27 章细说。）

这是一个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两个人，都在「活在当下」**。 一个是已经把那一天入了账，现在安稳地活在今天；一个是把那一天封存起来，用「当下」盖住。到了小苒的前一夜，后一个人，会把那半句讲到一半，拐一个弯。

还有一个细节。禅修里常说「观察念头，不跟它走」，这个功夫练好了，确实可以让那些「如果」不再拖着人走。本书不反对。只是想补一个问：**不跟它走以后，它去了哪里？** 如果它去了一个有名字、有日期的地方，那叫入账；如果它只是被放过去了，没有地方落下，那它回来的时候，还是同样的力气。

所以本书的办法是：**当下是落笔的地方，不是躲的地方**。 先入账，再活在当下，两件事次序不能反。

◆ 二十、四家合看

四位邻居放在一起，能看到一条线。

接舆说：过去改不了，要往前看。尼采说：过去不要再要求它不一样，要爱它。弗兰克尔说：把「第二次」搬到现在的路口上。佛教说：回到现在，如实看着。

四家说的都是一件事：**过去的页翻不回去，要在现在落笔**。 这是人类走了很久、走得很通的一条路。

本书补的，只有三样。

第一样：**记一笔再往前**。 不能改的往者，要入账。入了账的往者，才可以安心地成为往者。

第二样：**分清封了的，和开着的**。 封了的，爱，或者安静放着；开着的，落笔。

第三样：**落笔，要有日期，要有这块土**。 态度、决心、觉察，都不入账。入账的只有一件事：今天，在自己的路上，做完了一小件。

三样加起来，是一个动作：**把「如果当时」，翻成一页有日期的纸**。

◆ 放回日子里

开学头一个星期过去以后，家里的空气松下来。

周五晚上，小苒窝在沙发里看手机，陈禾坐到她旁边，说：「那天晚上，我话说了一半。」

小苒眼睛没有离开手机：「我知道。」

「我现在说完它，你愿意听吗？」

小苒把手机放下，转过脸。

他说：「那年放榜，我比林川少三十一分，他去了北京，我去了湘潭。红榜是红纸黑字，我一个人在那里站了很久。周老师过来，拍了我一下，说你们俩当年就差那么一点。我说没事。其实那天晚上，我在宿舍里一个人没有吃饭。」

他说到这里，停了。他的下一句本来有一个「如果」，他知道它会出现，在它出现之前，他把它咽了回去。

「就这些。」他说。

小苒看着他，隔了一会儿，说：「爸，你那天说『没事』的时候，是不是也像今天这样，说得特别快？」

陈禾没有答。

小苒也没有等他答。她把头靠到他的肩上。过了很久，她说了一句：「我明天去给你买一个本子。你不是说你想把工地上的东西写下来吗？」

陈禾没问她是怎么知道的。苏敏在一旁削着苹果，刀没停，嘴角动了一下。

这一笔，就落下了。

那个周六，陈禾开车回了一趟县里。

没有提前打招呼。车停在院门外，母亲正蹲在橘树底下拔草，手上全是泥。两棵树还在老地方，一棵叶子密，一棵稀。

母亲抬头看见他，愣了一下，说：「怎么今天回来了？有事？」

「没有事。」他说，「回来看看。」

母亲低头继续拔草，嘴里说：「回来就回来，拿什么东西，院里什么都有。」

他蹲下来，帮她拔。两个人谁也没有再说话。拔了一会儿，母亲忽然说：「那棵稀的，今年比去年好一点。」

陈禾「嗯」了一声。

这一天，他没有对母亲讲红榜，也没有讲三十一分。他只是留下来吃了一顿午饭，洗了碗，下午帮她把屋后的水管接好。临走，母亲塞给他一袋橘子，说酸，别嫌。

回到车里，他在副驾上的那个本子上写了一行：**九月六日，回县里，接水管，一下午。**

这是一笔很小的账，没有「如果」，没有「当时」。它是**一笔落在开着的账上的笔**：这件事今天还写得进去，他就去写了。

这个下午，没有人说什么大道理。可是前面那些邻居说过的话，落进日子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封了的账，放着；开着的账，落笔。

不一定每一家都这样顺。有的家，话说完了，对方没有这样回。有的家，话怎么都说不出口。这些都是常见的。本书给的办法是一个最小的版本：

拿一张纸，写三行。

第一行：把你的悔，一字不改地写下来：「如果当时我……今天就会……」

第二行：把它翻成愿，用一句具体的话，不带外壳：「我真正想要的，是……」

第三行：写一件这一周能做完的小事，写上日期。要在你自己的路上，在你自己的土里。

第三行写完，这一页，就是一笔落在今天的账。

不用写长。不用写得有道理。只要日期是真的，事是小的，**写完以后，能让别人看见它做了。**

带 走 的 话

「如果当时」是一张写给过去的票，过去不收；「如果现在」是一页有日期的纸，今天就能落笔。封了的账，爱；开着的账，落笔。

小　账

这一章里，回写是落下了，还是悬着？落下了一半：翻译的办法给出来，陈禾的那一页纸也写了，那半句也补说了；可那一笔里「如果」到底有没有真的松开，要往后几个月才看得出来，所以只算落下一半。

本书要防的病：把悔当成态度问题，把「如果现在」当成口号——本章在哪里防住了它？——在第三节给悔找出处，在第九节拆出补考、口号、转嫁三种假的，在第十四节只认有日期的那一笔。

想 一 想

1. 你心里最常出现的「如果当时……」是哪一句？它的后半句，「今天就会……」，写的是谁的样子？

2. 把外壳剥掉：你在那个人的样子里，想要的到底是哪一小块？答到答不下去的那一句是什么？

3. 你有没有一件事，说了一半就拐了弯？今天，你愿意把它对谁说全？说的时候，能不能不带「如果」？

◆

38

第 38 章

为什么人必然类比：类比与创造、自由、幸福

小苒一岁十个月那年的冬天，陈禾的母亲从县里来住了半个月。

那阵子小苒刚会说话，一天能蹦出十几个新词，每个词都说得很大声，好像怕谁没听见。老太太带着孙女坐在客厅的地毯上，面前一碗蒸蛋，一把小勺。

「吃饭了。」老太太舀了一勺，凑到小苒嘴边。

「吃饭了。」小苒张嘴吃了，跟着学了一遍。

吃了三四口，她忽然转身，抓过沙发上的一只布娃娃，把勺子里剩下的那一点蛋，往娃娃嘴巴上按。

「吃饭了。」她说，一脸认真。

老太太笑了，对着厨房喊：「苏敏，你家这个，把娃娃当人了。」

小苒没理会大人，又去够茶几上的橘子，剥了一瓣，也往娃娃嘴边送：「吃饭了。」

一瓣橘子，按在布娃娃的脸上，汁水顺着绒毛往下流。苏敏从厨房出来，拿着抹布，哭笑不得。

这件小事，二十多年后陈禾还记得。他记得的不是娃娃，是老太太那一句：「把娃娃当人了。」

那一刻，一个一岁十个月的孩子，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她把自己身上发生的一件事（被喂饭），搬到了另一个东西身上（娃娃），并且相信那个东西也会发生同样的事。**

这就是类比。她还不会说「像」，不会说「所以」，可是类比已经在她手里了。

十六年以后，同一只手，在家长会的走廊里，指向了一个叫许知遥的同学。

同一只手。一只让孩子学会说话的手，一只让孩子夜里睡不着的手。

这一章要问的，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如果这只手这样伤人，人能不能把它剁掉？**

◆ 一、先把话说在前头

本书写到这里，一路在拆「笃信的类比」，拆得很细，拆出了十种心理，拆出了四栏账，拆出了一套验信的办法。读到这里，一个念头很容易冒出来：这个类比，是不是一个毛病？人要是没有它，是不是会轻松很多？

答案先放在桌上：**不会。人没有类比，不会更轻松，会活不下去。**

本章要说三件事。

第一件：为什么人必然类比。不是因为人「爱比较」，不是因为人「虚荣」，是因为人共处一块土，共处的那一块土，会长出局部的相似。这个相似是真的，类比就有了真的根。

第二件：没有类比，学不了话，传不了手艺，也建不起文明。类比是人的一台最基本的机器。

第三件：病不在类比，在笃信。类比是借，笃信是借了以后不验、也忘了那只看不见的手。类比怎样从笃信转成发生，才是人从落差里长出创造、自由和幸福的地方。

最后这一件，还要接上本书前面讲过的「意义三律」：特征律、自由律、幸福律。它们说的，正好是类比转成发生以后，人身上会长出什么。

◆ 二、同一块土，局部的相似

王德生博士说：「如果 SDE 洪流（=人）没有任何类比性，羡慕不会发生。羡慕是一种隐藏的类比性。」

这句话要慢慢读。

「如果没有任何类比性，羡慕不会发生。」这是在说：**羡慕的前提，是有类比性。** 类比性不是羡慕的结果，是羡慕的底。

「羡慕是一种隐藏的类比性。」这是在说：**类比性一直在，只是藏着。** 它不以「我在比较」的样子出现，它藏在「我们差不多」里，藏在「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里，藏在朋友圈里同龄人的照片后面。

那么，类比性是从哪里来的？

本书的回答，用一个很朴素的说法：**人共处一块土。**

回到本书前面的说法：人是一股一股的发生，每一股都有自己的样子（S）、自己的路（D），和自己身处的土（E）。这股发生和那股发生，各自走各自的，可是它们的土，不是两块互不相干的土，是**缠在一起的同一张网的不同部分**。

陈禾和林川，生在同一个县，上同一所中学，用同一套高考卷，听同一个周老师讲课。这些，是他们共有的土。土有一部分是共享的，这一部分，长出来的东西就会有相似的地方：两个人的口音有点像，对高考的想法有点像，甚至对「人往高处走」的想法也有点像。

这些相似，**是真的**。它们不是谁想象出来的，是同一块土长出来的。

所以，类比性有一个真的根：**共享的土**。　共享得越多，相似得越多，类比越有道理；共享得越少，相似得越少，类比越没有根。

再往深一层看，同一性这个东西，本身就是长出来的。

一个刚出生的孩子，认不出「妈妈」这个东西。他看见的，是一团暖的、有声音的、会靠近的东西。今天这团东西的头发散着，明天扎起来，后天换了一件衣服，每一次都不完全一样。可是孩子慢慢把这些「不一样」的显露，凝成了一个「同一个」：妈妈。

这一步，叫凝成特征。它是人一切认识的起点：**在差异里，找到稳定的那一处，把它当成同一个**。　没有这一步，世界就是一堆散开的碎片，没有一件东西能被叫出名字。

所以，同一性的想象，是人发生的基本功。它不是人学坏了才有的毛病，是人一生下来就在做的头一件事。后来它被用到「我们差不多」上，是同一个动作，换了一个对象。

这就能回答一个前面章节里留下的问题：为什么人不羡慕世界首富，却会被同学的消息扎一下？

因为同学和自己共享着一大片土，首富和自己几乎不共享。**同一性的多少，跟共享的土的多少成正比**。　这条规律，本书第 14 章讲同一性栏的时候，已经用过一次。这里把它的来历说出来：它不是人心的脾气，是土的重叠。

（要说一句：这里说的是倾向，不是公式。共享的土有多少，没有谁能量出一个数。可是方向是清楚的：重叠越多，类比越有根，落差越容易扎人。）

◆ 三、一个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局面

这个说法，和一个常见的解释很像，要拿来比一比。

常见的解释是：人是社会动物，所以会比较。

这句话没有错，可是它推不出多少东西。蚂蚁也是社会动物，蜜蜂也是。你没法从「人是社会动物」推出：为什么同学比首富更让人难受？为什么同乡比外国人更让人难受？为什么一个人搬了家、换了城市，原来的酸慢慢就淡了？

「社会动物」说的是一种笼统的性质；「共享的土」说的是一个有方向的东西。本书能推出的局面是：

两个陌生的同龄人，如果被算法放进了同一个信息流里，天天看见彼此，他们共享的土，就被人为地变大了。 虽然他们没有同过学，没有同过乡，可是每天在同一块屏幕上，看同样的新闻、同样的广告、同样的热搜。一旦共享的土变大，类比性就开始长出来，落差就开始扎人。（第 34 章细说。）

反过来：**一个人从老家搬到另一座城市，几年以后，老同学的朋友圈对他的扎，会越来越轻。** 不是他修养提高了，是土分开了：他和老同学共享的那一片，被时间一点一点磨薄。

这两个局面，「人是社会动物」解释不了，「爱比较」也解释不了，只有「共享的土」推得出来。

◆ 四、没有类比，学不了话

现在看第二件事：类比是人的基本机器。

先说孩子学话。

小苒一岁十个月，学会了「吃饭了」。一个星期以后，她会说「喝水了」「睡觉了」「洗手了」。这些句子，她从来没有被一句一句教过，是她把「吃饭了」这个格子拿过来，把里面的词换了一换。

陈禾记得，有一阵子她把所有的量词都说成「个」：一个狗，一个月亮，一个飞机，一个妈妈。苏敏笑着纠正：「一只狗，一轮月亮，一架飞机。」小苒点点头，过两天，又说「一个狗」。

这个错，错得很有道理。她抓住了一条规则：「个」后面可以接东西。她把这条规则，用到了所有的东西上。这是类比，也是一次**笃信**：一条规则，到处都灵。

后来她慢慢知道，有的「个」要换成「只」，有的要换成「架」。这是类比在受验：每一次纠正，是一次验信，规则被拆开，贴上了标签。

孩子学话，就是这样一路类比、一路被验信、一路修正。**没有这一路，一个孩子永远说不出一句没听过的话。**

再说学手艺。

陈禾带的第一个徒弟，是个刚毕业的小伙子。陈禾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看我怎么看的。」小伙子站在他旁边，看他怎么蹲下去，怎么用手晃那根钢筋，怎么在哪一处停住。看了两年，他自己蹲下去的样子，已经有陈禾的影子了。

这个「看我怎么做」，是最古老的传艺方式：**我做给你看，你照着类比。** 世界上所有的手艺，从木匠到厨师，从医生到裁缝，都靠它。文字发明以前，一个部落的所有知识，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类比下来的。

再说文明。

文字是类比的结晶：一个符号，指着一件东西，所有读它的人，把它类比到同一件东西上。法律是类比的制度：「同样的案子，同样的判法」，是写在法律传统最深处的一条老规矩，英美的判例法靠它，近年来中国的司法也在推行类案检索〔核〕。教科书是类比的仓库：一道例题，教你去解一百道类似的题。

文明的传递，是类比一代一代接力下去的。 没有类比，每一代人都要从头发明火。

所以，要是真有人想「把类比从人身上剁掉」，剁的不只是羡慕，是语言、手艺、法律、教科书，是人类走出山洞以后所有的东西。

◆ 五、科学，也是一台验信的机器

还有一处，要特别说一下：科学。

科学是类比最大的一个工厂。**同样的条件，必出同样的结果。** 这句话，几乎就是科学实验的总纲。一个人在上海做了一个实验，另一个人在波士顿，照着同样的条件，应该得到同样的结果。

这句话，本书前面一直在拆，说它是笃信。可是要公道地说：**在受验的范围内，它是真的。** 重力在上海和波士顿是一回事，水在一个大气压下一百度沸腾，这些是量过、复现过、可以被别人再做一遍的。

科学最了不起的地方，不是它信了「同样必出同样」，而是它给这句话**配了一台验信的机器**：复现。

一个实验结果，别人要重复一遍，才算数。重复不出来，就不算。这是把每一个类比，都放到现实界里去验。

一个很有意思的事：2015 年，有一个大规模的合作项目，把心理学领域一百项已发表的研究，找人重新做了一遍，结果发现，能够重复出原来显著结果的，大约只有三分之一多〔核〕。这件事后来被叫作「复现危机」。很多人把它看作丑闻。

本书的看法稍有不同：**这是验信机器在转。** 一批被笃信的结果，被拿去验，一部分没有兑现。这正是科学自己的纠错功夫，也是它的价值所在。

所以科学告诉我们的，不是「类比是错的」，是「类比要验」。**同样的条件，是否真的同样，要一次一次去量。**

本书讲的验信，其实是把这套科学的老办法，搬到人的日子里。

◆ 六、类比往哪里去：上、下、平

还有一件事，容易被忘：类比不只往上。

人看见比自己好的，会类比，那是羡慕。看见比自己差的，也会类比：「幸好我没有走他那条路」「我比他强多了」，这是庆幸，是优越，有时候是愧（第 29 章细说）。看见和自己差不多的，也会类比：同事怎么做的，我也试试，这是最日常、最没有味道的一种，叫作互相学。

三个方向，用的是同一只手，同一套账。向上类比，账记在「还能兑」；向下类比，账记在「幸好没兑」；平着类比，账记在「也许可以试」。三种方向，哪一种都可能是笃信，也都可能是发生。

人们常常把羡慕当成类比的全部，是因为向上那一支最疼，疼得人把另外两支忘了。可是一个人一天里，向下和平着类比的次数，比向上多得多。早上看见路边的乞丐，心里「嗯」了一声；中午看同事怎么回邮件，记下一个句式；晚上看见邻居家的灯，想到自己家也该换个灯泡。这些时候，类比悄悄地工作着，没有一点疼。

这说明：**类比本身不疼。** 疼的是，向上的那一支，撞上了一张被笃信的票。

◆ 七、病在笃信，不在类比

这样，一个清楚的区分就可以立起来了。

类比：借。看见别人身上发生了一件事，把它拿过来，看看在自己这里能不能也发生。

笃信的类比：借了以后，不验；而且忘了那只看不见的手。「他那样，我一定也能那样。」

发生的类比：借了以后，验；验出可借的，在自己的土里长出一条自己的路。

三者的区别，可以排成一张表。

	类比	笃信的类比	发生的类比
借什么	一个看见	一整条路、一整个样子	一个起手的问题
验不验	要验	不验	验：真相类、笃信类、待验
F（那只看不见的手）	知道有	忘了	承认各有各的，隐藏着，正在发生
账怎么记	记在当期	记在「本该」和「当时」	落笔在今天，有日期
结果	学会一点东西	落差，十种账	长出自己的一条路

先看第一栏和第二栏的分别。孩子说「一个狗」，是笃信的类比：规则到处灵。母亲纠正一次，孩子验一次，就成了类比。

再看第三栏。「发生的类比」，借的不是别人的路，是一个**起手的问题**。林川在每道题后面写一行小字：「这道题和前面哪一道是一回事。」陈禾借的，不是林川的作业本，是那个问题。他把这个问题带到了工地：这一条验收缺陷，和前面哪一条是一回事？他在自己的土里，长出了一页一页「监理手记」。

这就是发生的类比的样子：**问题是借的，路是自己的**。

所以病在笃信，不在类比。治法也不是把类比剁掉，是在类比后面，接一道验信，再接一笔落笔。

这三样接起来，类比就从一只伤人的手，变成了一只做事的手。

◆ 八、意义三律：类比转成发生以后，长出什么

现在说意义三律。

前面几章，一路只讲了「笃信」怎么出问题。可是类比转成发生以后，会长出什么？这件事，要借本书的底盘来回答。

SDE 学派有一个看法：人的一切方向，最后可以归到三条「律」。它们不是三条天上写好的规矩，是同一台发生的机器，在三个方向上走通的样子。三条是：**特征律、自由律、幸福律**。

先说**特征律**，也叫创造律。

它说的是：**目标，是怎么发生的**。 一路走下来，走出了稳定的样子，这个稳定的样子，就凝成一个可以指着叫名字的东西，叫「特征」。几样特征聚到一起，再

往上一层，就长出更大的东西：一只奶瓶，变成「吃饱」，「吃饱」变成「安全」，「安全」变成「被爱」，一路往上，变成「意义」。

要注意：这个目标，不是先放在前头等着人去追的，是在这样一层层聚拢里**当场长出来的**。

特征律和我们的故事有什么关系？一个很大的关系：**同一性，就是特征**。 前面讲的「理念的同一性想象」，那个「我们差不多」，是一个稳定的、可以被指着叫名字的东西，它就是特征律在理念界里的产物。

也就是说，**同一性想象，是创造的同一台机器造出来的**。 一个人能说「这是一只杯子」「这是同一个班」「这是我们俩」，是因为他的发生，能把差异里的稳定处，凝成一个可以指的东西。没有这台机器，就没有杯子，没有班级，没有你我他。

所以，**要创造，先要有同一性；要有同一性，就会有类比**。 笃信是这台机器的一个副产品：它把「凝成的特征」，当成了「先在的事实」。

◆ 九、自由律：没有类比，也没有新路

再说**自由律**。

自由律说的是：**路径，是怎么发生的**。 路与土起了矛盾，路径被裁剪，新的模式被激发。它有一句最要紧的话：**自由不是在现成选项里挑，是在约束里裁出原本不存在的新路。自由的量度，是发生新路径的能力，不是选项的数目。**

这句话，和类比有什么关系？

关系非常大。**新路，几乎从来不是凭空出来的，是从类比里裁出来的**。 一个人看见别人做了一件事，借来一个问题，在自己的土里裁了一段不一样的路。这一段路，既不是别人的，也不是原来自己的，是**两者碰出来的第三样东西**。

陈禾的《监理手记》，就是这样的第三样东西：林川那一行小字，和二十年工地，碰出了一本既不是大厂代码、也不是原先监理报告的东西。

笃信的类比，和自由律，是正面冲突的。笃信说：「照着他走，必到他那里。」这是把路径当成**现成选项**：他走的路，在那里摆着，我只需要选。选项越多，越觉得自由，也越容易陷在「该选哪一条」里。

可是自由律说：自由的量度，是**裁出新路的能力**。笃信把这个能力封住了：因为它让人以为，路只有现成的几条，别人走通的那几条。

这一点，和人的日子贴得很近。陈禾那一辈的人，对「选项」有一种很深的饥渴：有的选，就是自由。可是有一年他在湘江边，听林川说起，大意是：在北京的那些年，选项那么多，回头一看，最不会的，是自己裁一条出来。

选项很多，也可能没有新路。**选项的数目，和自由，不是一回事。**

◆ 十、幸福律：张力，转换，释放

最后说**幸福律**。

幸福律说的是：**动力，是怎么发生的。** 一个发生要走通，要经过三步：张力积累，模式转换，能量释放。就像一张弓：弦拉开，是张力；箭离弦，是转换；箭飞出去，是释放。

它有一句最特别的话：**幸福不在结果、别处、将来，而在每一次完整发生走通的当下。**

这句话要放到羡慕上去看。

羡慕有张力。红榜前的那一下，陈禾心里被拉开了一张弓：我们差不多，可是他比我高三十一分。这张弓一直绷着，绷了二十八年。

张力本身不是病。弓不拉开，箭飞不出去。问题是，**弓拉开以后，箭有没有离弦。** 如果走通了（回写落下来，转成一条自己的路），张力释放，那一刻是幸福的：一种「通了」的松快。如果没走通（回写悬着，记成悔、嫉妒、怨），弓一直绷着，成了苦。

所以，同一张弓，两种结局。**羡慕的张力，是幸福的材料，也是苦的材料。** 差别只在于那一箭，有没有发出去。

这一点，和「羡慕是幸福的小偷」那句常见的说法，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小偷偷走的是一个现成的东西，叫幸福。本书的看法是：幸福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是一次发生走通的当下。羡慕没有偷走它，是羡慕那张弓，被拉开了，没有放箭。

◆ 十一、三律卡住的地方

SDE 学派有一个诊断办法：面对任何一件事，问三律的配比，哪一律偏重，哪一律缺席，失衡的地方，就是病灶。只重创造，容易走向冲撞、破坏，难以持续；只重自由，容易漂泊，没有收敛；只重幸福，容易平庸，停在原地。三律要互相校准〔核〕。

用这个办法，回头看十种心理，会看到它们各卡在不同的地方。

羡慕，是特征律走通了一半：「同一性」凝成了，「愿」也亮了，可是自由律没有接上，新路没有裁，幸福律的弓绷着没有放。

攀比，是特征律被压成了一维：只有「分数」「房子」「车」这一类可以排序的特征，在发生；别的特征（兴趣、关系、手艺），根本没有凝成，也就没有机会长出意义。

怨，卡在自由律：路被认定是堵死的，新路的裁剪停了，土被冻成「不公」。

认命，卡在幸福律：张力没有了，不是因为走通了，是因为弓不再被拉开。弓松了，却没有箭飞出去，这样的平静，是停滞。

躲，三律一起停：不看这张票，等于不让三律开始。

这样看，十种心理，不是十种脾气，而是**三律在十个不同地方的卡**。一个人要怎样走出来，也就清楚了：找到卡在哪一律，再把那一律接上。

（这是一个镜头，不是定论。每一种心理在第六编里有自己完整的一章。这里只借三律，把它们摆成一排，让人看出它们的邻居关系。）

◆ 十二、羡慕与创造、自由、幸福：三种常见的说法

现在回头看一个常见的问题：羡慕，和创造、自由、幸福，到底是什么关系？

常见的说法，有三种。

第一种：羡慕是幸福的小偷。 一羡慕别人，就看不见自己有的。

这话对在哪里：羡慕悬着的时候，确实把注意力全部拉走了。错在哪里：它把一种状态（弓绷着）当成了羡慕的本性。同一份羡慕，走通了，是幸福的开头；没走通，才是小偷。

第二种：羡慕是前进的动力。 没有羡慕，就没有进步。

这话对在哪里：羡慕的张力，确实是动力的材料。错在哪里：它没有分辨**哪一种前进**。如果前进是照着别人的路走，那是笃信推着人走，走得越快，越容易在途中变成悔；只有借一个问题、裁自己的路，才是创造的前进。

第三种：想要自由，就要不羡慕任何人。 走自己的路。

这话对在哪里：不被别人的路绑住，是自由的一部分。错在哪里：它假设「不羡慕」是一个人能做到的事，而且假设「走自己的路」是和类比对立的。可是前面说了，自由律里的新路，恰恰是从类比里裁出来的。一个对谁都不类比的人，没有可裁的材料，也就没有新路。

三种说法，各对一半。把各对的那一半拼起来，就是本书的新理解：

> **羡慕是一个入口。　　它指着一个真实的岔口，和岔口里包着的一个愿（特征律）；它的张力，是一张已经拉开的弓（幸福律的材料）；它的出口，是借一个问题、裁出一条自己的新路（自由律）。走通了，三律一起转；没走通，三律都卡在这一步。**

羡慕会不会恰恰是一个人发现自己还能怎样活的入口？本书的回答是：**会。条件是，过了验信这一道门。**

◆ 十三、必然的，和可以不然的

本章的题目问「为什么人必然类比」。写到这里，要把「必然」两个字说准，不能多说。

必然的，是类比性。人共处一块土，土的重叠会长出相似，相似会被凝成同一性，同一性会被拿来类比。这一串，是发生本身的路，人躲不开。

不必然的，是笃信，和由它记出来的十种账。

类比性是土给的；笃信，是借了不验、忘了那只看不见的手，那是后来长出来的习惯。习惯可以验，可以松，可以换成另一种。

所以，一个人可以「必然地类比」，同时「不必然地羡慕」。这话听上去绕，其实很家常：一个老木匠，看见别的木匠的活儿，会类比，会想「这榫头他怎么做的」，可他不羡慕。因为他的类比走了验这一道：看，量，试，把可借的借过来，把借不来的放下，手里始终有自己正在做的东西。他一辈子都在类比，一辈子没有被类比扎过。

这样的人，不是修养高。是他的类比，有地方可去。

所以，有两种说法本书都不同意。一种说：「羡慕是人性，没办法。」另一种说：「修养好的人，不会羡慕。」前一种把笃信也算成了必然；后一种把类比性也算成了毛病。

本书的说法是：类比性必然，羡慕可以不然；要不然，办法是让类比有地方可去。

◆ 十四、赫西俄德：两种不和女神

下面来看邻居。第一位，是赫西俄德。

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开头，讲到世上有两种「不和女神」。一种挑起战争与争吵，是坏的。另一种，让懒汉看见邻居发了家，急着也去耕种、栽种、料理家业：「邻居羡慕邻居，急着致富，这种不和对人有益。陶工嫉妒陶工，木匠嫉妒木匠，乞丐嫉妒乞丐，歌手嫉妒歌手。」〔核〕

本书先承认他说中了什么：**羡慕的张力，可以成为做事的力气，西方最早的诗人就看见了。** 而且他把「好的」和「坏的」分开了，这一点很难得：同一个不和，有两面。

再说本书多出来的一层。

赫西俄德把两面，归在两位**不同的女神**身上：一位好，一位坏。好像人身上本来就有两种力量，一种带人走向劳作，一种带人走向争吵。本书的看法是：**那是同一张弓。** 同一份张力，走通，是好的；悬着，是坏的。两位女神，是同一台发生的两种结局，不是两个不同的来历。

再有，他的那些「陶工嫉妒陶工」，有一个值得追问的地方：**陶工嫉妒陶工以后，做什么？**

一种做法是：看隔壁的陶工怎么拉坯，怎么烧，照着做。这是「照搬」。结果是整个行当，一村的陶工做出了越来越像的东西，越做越快，越做越便宜，越做越没有利润。这在今天叫「内卷」。

另一种做法是：借一个问题，问自己。隔壁的窑为什么火色那么匀？我这口窑哪里漏了气？然后在自己的窑里，调出一种不一样的釉。

这是一个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同样是「好的不和」，同样的力气，结果可以是越做越像（内卷），也可以是越做越不一样（创造）。** 赫西俄德没有告诉我们分岔在哪里。本书告诉你：分在**借的是一条路，还是一个问题**。

◆ 十五、福泽谕吉：怨望与自由

第二位邻居，是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在《劝学篇》（1872—1876 年陆续刊行）的第十三篇里，专门论「怨望」，说人间种种不德之中，最害人交际的，莫过于怨望：它不想自己上去，只想把别人拉下来〔核〕。他还追问怨望是怎么来的，大意是：当人的言论与行动自由被压住的时候，怨望就会长出来〔核〕。出路，是给人自由，让每个人有路可以自己走上去。

本书先承认他说中了什么：**怨是「拉别人下来」的力气，而这股力气，的确和路被堵有关。** 他把怨望和自由联在一起，是看得准的。第 24 章讲怨，会细细讲这一层。

再说本书多出来的一层。

福泽谕吉的自由，是**外面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行动的自由，路不被堵。这样的自由，非常重要，本书一点也不想轻视它。

可是本书的自由律，说的是**里面的**自由：发生新路径的能力。这两种自由，可以不一致。

这是一个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一个人外面的路一条都没被堵，言论自由，行动自由，选项一大堆，仍然怨。** 林川就是这样。2024 年他离开大厂，没有谁堵他的路，他有技术，有人脉。可是他后来在湘江边，对陈禾承认过：带着一个小团队的这阵子，每天看着别人的融资消息，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样一句话里，没有一寸外面的路被堵，却有一整张笃信的网。

外面的自由，是土；里面的自由，是路。土没有被堵，路也可能还没有裁出来。所以，**福泽谕吉的药，要和验信一起用。** 先给人一片没有被堵的土，再给他一套把类比转成发生的办法。两样合起来，才是怨望的出路。

◆ 十六、卢特默：邻居是负数

第三位邻居，是卢特默（Erzo Luttmer）。

2005 年，他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标题很直白：《邻居是负数》（Neighbors as Negatives）〔核〕。他用美国全国性的家庭调查数据，对照每家附近地区的平均收入，发现：**在自己收入不变的情况下，邻居挣得越多，这个人自己报告的幸福感越低。**

本书先承认他说中了什么：**幸福是有参照的。** 一个人觉得好不好，不光看自己有多少，还看身边的人有多少。这个发现，用了很好的数据去量，把一个老道理变成了可以被检验的东西。这是一位非常近的邻居。

再说本书多出来的一层。

卢特默发现了一个**方向**：邻居多，我少，幸福降。本书想追问的是：**这个负号，是不是在任何情形下都是负的？**

按本书的看法，不是。负号的深浅，取决于几样东西：

第一，共享的土有多少。**来往越多，共享的土越多，负号越深。** 邻居越是天天碰面的同事、同学、同一个小区的家长群，负号越深；如果只是住在同一个地区、从不往来的人，负号就浅。（这是本书做出的一个可以检验的预言，细节〔核〕。）

第二，邻居的「好」，是不是**能被借**。如果邻居挣得多，是因为他刚好进了一个自己也进得去的行当，这个「好」是一张可以兑的票，它可能变成一个起手的问题。如果邻居的「好」，是继承来的，是别人完全借不到的，它就是一张注定兑不了的票，负号会更深。

第三，**自己手里有没有一笔在今天落下的账。** 一个人手里有一页正在写的东西，邻居的好，对他的扎，会变轻。

这是一个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同样是「邻居挣得更多」，可借的好、不可借的好、自己正在落笔的人，三种情形，负号的深浅不一样。** 卢特默的「邻居是负数」，是一个平均值；本书说的，是平均值下面的三个拐点。

◆ 十七、亚当·斯密：同情，与那个穷人的儿子

第四位邻居，是亚当·斯密。

大家熟悉他的《国富论》（1776）。里面有一个有名的例子：一件亚麻衬衫，严格说来不是生活必需品，可是在他那个时代的英格兰，一个体面的人，没有它就不好意思出门，习俗已经把它变成了必需〔核〕。这个例子，常被拿来说明：人的「必需」，是被别人的样子定出来的。阿马蒂亚·森后来就是用它，说明相对的贫乏，会变成能力上的绝对剥夺。

可是斯密更值得谈的，是他的另一本书：《道德情操论》（1759）。

那本书开头第一章，讲的是**同情**。他说，我们之所以能为别人的痛苦感到难过，是因为我们能在想象里，把自己放到别人的位置上：「我们设想自己处在他的境地。」〔核〕这是整个道德感的起点。

这几乎就是类比。斯密在两百多年前，已经把类比当成了道德的根：**没有「把自己放到他的位置上」这个动作，就没有同情，也就没有道德。**

然后他在这本书的第四部分，讲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寓言：**穷人的儿子。**

一个穷人家的儿子，被老天赐予了雄心。他看见富人的宅子、马车、仆人，觉得那样的日子太好了。他开始拼命：学习，讨好，熬夜，花一辈子的力气，去往上

爬。他爬到了很高的地方，到了暮年，才发现：那些东西，不过是一些「无聊的小玩意儿」，一点也没有他想象的那样让人安乐〔核〕。

斯密写到这里，加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个**骗局**，却正是推动人类勤勉的东西〔核〕。

本书先承认他说中了什么：**他把类比的两面，写得清清楚楚。** 一面是同情，让人为别人难过；一面是那个「穷人的儿子」，一路的类比，一辈子的追赶，最后发现被一张票骗了。

再说本书多出来的一层。

斯密把这两面，**放在两本书里，分开讲**：同情是道德，骗局是经济。他没有告诉我们：这是**同一只手**。

本书的看法是：同情和那个穷人儿子的追赶，是同一台类比机器的两种用法。同情，是把自己放到别人的位置上，借来一份感受，并且**验**：我是不是真的懂了他的痛？穷人的儿子，是把富人的位置当成了自己的位置，借来一个样子，并且**不验**：我真的会在那个位置上得到安乐吗？

差别只在验与不验。

这是一个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那个穷人的儿子，在暮年发现一切是小玩意儿的时候，发生的是什么？** 是悔。「如果当时我知道……」。斯密看见了这个结局，可是他没有说出它是怎么转起来的：一张被笃信的票，开了一辈子，到暮年才第一次被验。

如果在中年验一次，也许就没有这个暮年。

还有一处，斯密留下了一个很有用的东西：「公正的旁观者」。他说，每个人心里，都可以设想有一位公正的旁观者，从外面看着自己的所作所为，用他的眼光评一评〔核〕。

这位旁观者，和上一章讲的「见证人」很像：不偏向你，也不偏向对方，只是在旁边，问一句：「这一条，你量过吗？」斯密把它放在道德的核心。本书把它放在验信的入口。两处是同一个姿态：**要有一个不盼你好、也不盼你输的位置，才验得出东西**。

◆ 十八、卢梭：看，和被看

第五位邻居，是卢梭。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1755）里，有一段很有名的描写：人们开始聚在一起，围着树或者围着火唱歌跳舞，每个人都开始看别人，也希望被别人看，**公众的敬意有了价值**。唱得最好、跳得最好、最美、最有力、最有口才的人，成了最受人看重的人。他说，这是走向不平等、同时也是走向邪恶的第一步〔核〕。

他分了两种「爱」：一种叫 amour de soi（对自己的爱），是人保存自己的天然情感；一种叫 amour-propre（自尊心，或叫虚荣的爱），是只有在社会里才长出来的，让人拿自己和别人比，要求别人把自己看得比所有人都重〔核〕。

本书先承认他说中了什么：**「看」和「被看」，是这一切的起点**。 一个人开始知道别人在看自己，也开始看别人，比较就从这里长出来。这一幕，和本书讲的「站得近的两个人」，说的是一回事。

再说本书多出来的一层。

卢梭在同一篇论文里，还写过另一种情感：怜悯（pitié）。他说，人有一种天然的、看见同类受苦就难受的情感，这是比理性更早的东西，是人天生善良的证据〔核〕。

这就有意思了。**怜悯是什么？是看见另一个人受苦，自己也难受**。 这就是类比：把别人的处境，搬到自己身上来。

所以，卢梭一个人的书里，同时有两样东西：一个是怜悯，是类比让人靠近别人；一个是虚荣的比较，是类比让人拉开距离。**两者是同一只手**。

这是一个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局面：**如果一个人真的把「比较」从自己身上拿掉了（假设这能做到），他的怜悯也会一并消失**。 因为怜悯需要一个动作：把别人当作「和我差不多」的人。一个对谁都没有同一性想象的人，不羡慕谁，也不怜悯谁。

卢梭想让人回到那个「还没有被看的人」的状态，来拯救人。本书的看法是：那个状态救不了人，因为那个状态里，既没有恶，也没有善。人不需要回去，人需要的，是在类比之后，加上验信。

◆ 十九、韩非、阿马蒂亚·森、罗伯特·弗兰克

还有三位，是前面「人为什么必然羡慕」那一问里，最近的邻居。

韩非在《五蠹》里说：古时候人少而财物有余，所以民不争；如今一个人有五个儿子，祖父还没死，已经有二十五个孙子，人多财少，所以民争〔核〕。羡慕与争夺，是人多物少的必然结果。

本书承认：**资源紧，比较就紧。** 这是真的。可是同样的人多物少，有人争，有人不争；有人在争里长出东西，有人在争里变成怨。韩非的「人多物少」，推不出这个分岔。

阿马蒂亚·森在《相对而言的贫穷》（1983）里说：收入上的相对贫乏，可能就是能力上的绝对剥夺：亚当·斯密的亚麻衬衫，就是例子〔核〕。羡慕，在他那里，是一个人能不能体面地参与社会的问题。

本书承认：**羡慕有它硬的一面，那一面是能力。** 一个人没有那件衬衫，真的出不了门。可是本书补一句：在「能力被剥夺」之外，还有一种**能力没有被剥夺，却照样羡慕**的情形（林川就是例子）。森推出前一种，推不出后一种。

罗伯特·弗兰克在《选择正确的池塘》（1985）里说：人天生在意自己在身边群体中的位置，许多东西是「地位性物品」，它的价值取决于比别人多多少〔核〕。

本书承认：**位置的确让人在意。** 可是「位置」只是第三格（分布×场）的事。如果只看位置，会看漏另外八格。羡慕不光是排位，还有那一道道藏在黑格子里的、没有被量过的「一样」。

三位合起来，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都解释了「为什么人会在意落差」，都没有解释「落差之后，人为什么会长出那么多种不同的东西」**。后一半，是笃信与回写的事。

◆ 二十、类比怎样从笃信转成发生

好了，最后把整件事收起来。

一次类比，要从笃信转成发生，需要三个动作，本书前面一直在拆，这里连成一线。

第一个动作：验。 把「他那样，我也该那样」摆到亮处，一项一项量：哪一处是真相类，哪一处是笃信类，哪一处待验。这是上一章讲的事。

第二个动作：借问题，不借路。 对方走通了一条路，里面有一个问题：他在哪一步停下来问过什么？把这个问题借来，带回自己的土里。

第三个动作：落笔。 在自己的路上，写一页有日期的东西。这是上一章讲的事。

三个动作做完，类比就完成了一次「转」。它不再是理念界里那张悬着的期票，它是现实界里一页写下来的东西。那页东西，长出来的，是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

这条路，有一个名字，叫**创造**。

注意，创造不是凭空来的。它的材料是类比：看见别人，借来一个问题，在自己的土里碰出一条新路。**没有类比，创造没有材料；没有验信，类比出不来创造。**

王德生博士说：「羡慕，懊悔……这 10 大心理，都是一个统一的原理。」

这个统一的原理，到这里可以多说一句：**统一的，不只是十种心理的病，也是人类创造的起点。** 同一台机器，一个出口，是十种账；另一个出口，是一条自己的路。

◆ 放回日子里

那个周一，陈禾回到工地。

小跟已经在三号楼门口等着，手里夹着一个新的验收记录本，封面上不是公司统一发的那种，是他自己买的一本黑色笔记本。

「陈总，」他说，「我想问个事。」

陈禾点点头。

「那天晚上，您说『别的楼是别的楼，这一格，补两根』。我回去想了很久。我想问的是，您是怎么在那一格停下来的？我在别的楼也这么看，可是我没有停。」

陈禾看着他。

这是他带过的所有徒弟里，第一个问这样问题的人。以前的人，问的是：「您怎么看的？」「您用什么尺？」「这个标准是哪一条？」都是在问路。小跟问的，是**那一下为什么停**。

他想了想，说：「我也不知道。」

小跟愣了。

「我只记得，那一格，手电光下去，我觉得哪里不对。后来我想了想，是因为那一格靠着电梯井，赶工期，新班组。三样凑在一起，我心里有一根弦。」他停了一下，「那根弦，是我二十年看出来的。你要问我怎么看出来的，我只能说：每次看见不对，我都记下来。」

小跟低头，翻开手里的黑本子，在第一页上写了几个字。陈禾瞄了一眼，是：**靠洞口，赶工期，新班组。**

「不用抄我的。」陈禾说，「你记你自己的。」

小跟抬起头：「可是我没有二十年。」

「所以你会比我慢一点。」陈禾笑了，「也会和我不一样。」

那天下午，他们一起验了四层的钢筋。小跟走在前面，比他走得慢，在好几个地方停住，蹲下来，没有陈禾那种流畅的动作，可是每一次停，他都在本子上写下一点什么。

陈禾跟在后面，看着他的背影，忽然想起一件事：二十多年前，一个孩子把一瓣橘子，按在布娃娃的脸上。

那是同一只手。

那天晚上，陈禾把这件事讲给苏敏听。苏敏正在批作文，红笔停在半空。

「他问的是『那一下为什么停』？」她说。

「嗯。」

苏敏想了想，说：「我今天在年级组，问了杨老师一句话。」

陈禾抬眼。

「我问她，评讲作文的时候，有没有哪一步，是她自己停下来问过自己什么的。」苏敏笑了笑，「她愣了一下，说，她每次讲到一半，都会问自己：这篇文章，如果换一个孩子来写，哪一句最先站不住？」

「然后呢？」

「然后我把这句话，抄在了教案的最上面。」她低下头，红笔落下去，「不抄她的教案，只抄这一句。」

陈禾没说话。窗外有人在楼下按电动车的喇叭，一声，又一声。

他想，一个月以前，这三点二分，是一张扎人的均分表。今天，它长成了教案上的一行字。

同一只手。

一个明天就能试的小办法：

下次你心里又冒出羡慕，不要先去想「我为什么没有」。拿一张纸，写一个问题，不是「他怎么做到的」，是「他在哪一步，停下来问过自己什么」。 问的是他的问，不是他的路。写完，把这个问题，带到你自己的一件小事里，去问一遍。

不用问出答案。问题本身，就已经是一条新路的起点。

带 走 的 话

人必然类比，因为人共处一块土，共享的土会长出真的相似；病不在类比，在借了不验、忘了那只看不见的手。验过的类比，借一个问题，裁一条自己的路，那就是创造。

小　账

这一章里，回写是落下了，还是悬着？落下了。类比在人身上的位置，和它转成创造、自由、幸福的路，这一章里一笔一笔落在了纸上。至于每个人自己那一笔，要在各自的日子里，由各自的路去落。

本书要防的病：把类比当成毛病，想把它连根剁掉——本章在哪里防住了它？——在第四节让孩子学话、手艺传承、文明接力三处证明类比不可少，在第十八节让卢梭的怜悯和虚荣同出一源，在第二十节把出路写成三个动作，而不是一个戒断。

想 一 想

1. 回想你第一次学一样东西（骑车、做饭、写字）的时候，你是怎样「看着别人，借来一点什么」的？那一刻的类比，和你今天的羡慕，是同一只手吗？

2. 你有没有一次「借来了别人的一条路，却走不通」的经历？回头看，你当时借的是路，还是一个问题？

3. 你身边有没有一个人，让你羡慕了很久？试着写一个问题，问他：「你在哪一步，停下来问过自己什么？」你猜他会怎么答？

◆

结语

函数不在谁手里

◆ 一、又一个夜宵摊

2026 年 11 月，湘江边，夜里十点。

林川比约好的时间晚到了二十分钟，说是飞机晚点。他瘦了，鬓角白了一片。两个人点了一盘口味虾、两瓶啤酒，坐在塑料凳上，江风一阵一阵地吹。

林川说，他的小团队这个月刚签下第三个客户，总算能给大家发全工资了。说完自己笑了一下：「四十六岁，从头再来。你说我当年要是也像你一样，毕业回长沙，现在是不是安稳得多？」

陈禾愣了一下。这句话，他太熟了。只不过二十八年来，一直是他在心里对着林川说。

他没有接「是」，也没有接「不是」。他说：「你那条路，我走不来。我这条，你也走不来。」

林川看了他一眼，举起啤酒瓶，碰了一下。

◆ 二、十八句话，一个原理

这本书从一张红榜写起，写了五十万字。说到底，只说了王德生博士那一句：

> **「所以，笃信的理念类比和现实的差异发生，形成矛盾，导致不同的自我 SDE 的发生。」**

理念界里，藏着一句笃信：我们原来差不多，所以以后也该一样。它笃信的是一种输入—输出关系：同样的路、同样的土，必出同样的样子；同样的起手、同样的走法，必到同样的地方；同样的苦，必有同样的成。

现实界里，发生了差异。期票没有兑现。

自我界里，矛盾落下，发生出一场一场的心理。忘了函数，发生出羡慕、不服、攀比；忘了行走，发生出懊悔、嫉妒；忘了回写，发生出怨、认命、自卑、躲。验过信、记得了的，才发生出结网。

十种心理，一个原理。

◆ 三、本书向它们学到了什么

本书和四十多位古今中外的近邻交过手。每一位都先承认他说中了什么，再说本书多出的那一层。

董仲舒引的那句「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两千年前就给出了出路的方向。亚里士多德分出了嫉妒和竞羡，看见了同一份痛苦有两个去向。唯识学的「不耐他荣」，一刀切出了嫉妒的心。费斯廷格看见了人只和相近的人比。吉拉尔看见了欲望要经过别人。卡尼曼看见了人在心里改写过去。舍勒看见了得不到的东西怎样被说成不值得要。

他们看见的，都是这一个原理露出来的某一面。本书多做的，是把这些面拼回一个原理里，并且指出底下那一样被忘掉的东西：那个隐藏的函数。

◆ 四、本书自己的死法

照本书自己的道理，本书也有被笃信的危险。

如果有人读完这本书，开始笃信「只要验了信，就一定能结网」，那他就把本书也读成了一台输入—输出的机器：输入验信，输出结网。这正是本书要防的病。

验信不是一道工序，它本身是一场发生。在陈禾身上，它发生在一个女儿高三的夜里；在林川身上，它发生在一个四十六岁从头再来的年头；在你身上，它会发生在哪里、长成什么样子，本书推不出来。

推不出来，正是因为那个函数在你那里，而且藏着。

◆ 五、函数不在谁手里

最后说一句容易被误会的话。

本书一直说「承认 F 是各人各自的」，这不是说 F 握在每个人自己手里，想怎么调就怎么调。F 不在谁手里。它不是谁的工具，也不是谁的命，它就是这一股生命自己正在进行的发生。

陈禾的 F 和林川的 F 不一样，母亲院里那两棵橘树的 F 也不一样。不一样，不是谁好谁坏，是各自在发生。

所以出路从来不是去抢那个函数，也不是去怨那个函数，而是让它在自己这里接着发生。那张期票，不必再等别人来兑现。把它改兑成自己的一场发生，账就记平了。

夜宵摊收摊的时候，已经过了十二点。两个人沿着江边走了一段。林川说，下次来长沙，想去县一中看看，那块宣传栏还在不在。

陈禾说，宣传栏早拆了，那棵樟树还在。

> **带 走 的 话**
>
> **笃信的类比和现实的差异一碰，自我界就要发生；忘了什么，就发生出什么。函数不在谁手里，它就是你自己正在进行的发生。**

◆

参考书目

书目分六类：一、中华典籍与文学；二、印度与佛教文献；三、日本文献与文学；四、西方经典；五、当代心理学与社会科学研究；六、本系列相关著作。各类内部大致按成书或初版年份排列。年份一般为初版年份，论文标发表年份；中译本以通行版本为准，本书不逐条标译者。正文中标〔核〕的转述，以这些原书为准。本书只列确有把握的书，拿不准的宁可不列。

给想接着读下去的人一条小路：先读董仲舒那句「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所在的《汉书·董仲舒传》，和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第二卷讲嫉妒与竞羡的几节；再读费斯廷格 1954 年的社会比较论文和卡尼曼、米勒 1986 年的规范理论，看清人怎样拿近处的人比、怎样在心里改写过去；最后读舍勒的《怨恨》，看一份比较怎样在心里沉成怨。读完这几样，再回来读本书第五、六编，四栏与十种心理会更清楚。

一、中华典籍与文学

1. 《周易》。
2. 《诗经》。
3. 《论语》。
4. 《孟子》。
5. 《道德经》（《老子》）。
6. 《庄子》。
7. 《韩非子》。
8. 《淮南子》。
9. 司马迁：《史记》。
10.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
11. 刘向：《列女传》。
12. 颜之推：《颜氏家训》。
13. 罗贯中：《三国演义》。
14. 吴敬梓：《儒林外史》。

15. 《三字经》。

16. 《增广贤文》。

17. 王阳明：《传习录》及书信。

18. 钱锺书：《围城》，1947。

二、印度与佛教文献

1. 《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

2. 《成唯识论》（玄奘译）。

3. 佛教「七慢」「四无量心」诸说，以通行佛学辞书为准。

4. 关于提婆达多的事迹，以律部与通行佛传为准。

三、日本文献与文学

1. 清少纳言：《枕草子》。

2. 紫式部：《源氏物语》。

3. 夏目漱石：《心》，1914。

4. 九鬼周造：《偶然性的问题》，1935。

5. 太宰治：《人间失格》，1948。

6. 福泽谕吉：《劝学篇》，1872—1876。

四、西方经典

1. 赫西俄德（Hesiod）：《工作与时日》（Works and Days）。

2. 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残篇。

3. 柏拉图（Plato）：《泰阿泰德篇》《申辩篇》。

4.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修辞学》（Rhetoric），第二卷。

5. 爱比克泰德（Epictetus）：《手册》（Enchiridion）。

6. 奥古斯丁（Augustine）：《忏悔录》（Confessiones），卷十一。

7. 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伦理学》（Ethica），1677，第三部分。

8. 休谟（David Hume）：《人类理解研究》（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1748。

9. 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

10. 亚当·斯密（Adam Smith）：《道德情操论》，1759；《国富论》，1776。
11. 康德（Immanuel Kant）：《纯粹理性批判》，1781。
12. 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概率的哲学论》（Essai philosophique sur les probabilités），1814。
13. 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莫扎特与萨列里》，1830。
14.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论美国的民主》，1835—1840。
15. 密尔（John Stuart Mill）：《逻辑体系》（A System of Logic），1843。
16.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快乐的科学》，1882；《论道德的谱系》，1887。
17. 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1899。
18. 韦伯（Max Weber）：《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5。
19. 舍勒（Max Scheler）：《道德建构中的怨恨》（Das Ressentiment im Aufbau der Moralen），1912。
20.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存在与时间》，1927。
21. 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1930。
22. 罗素（Bertrand Russell）：《幸福之路》（The Conquest of Happiness），1930。
23. 阿德勒（Alfred Adler）：《自卑与超越》（What Life Should Mean to You），1931。
24. 萨特（Jean-Paul Sartre）：《存在与虚无》，1943。
25. 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菊与刀》，1946。
26. 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活出生命的意义》，1946。
27. 布洛赫（Ernst Bloch）：《希望的原理》，1954—1959。
28. 吉拉尔（René Girard）：《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1961。
29. 舍克（Helmut Schoeck）：《嫉妒》（Der Neid），1966。
30. 罗尔斯（John Rawls）：《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1971。
31. 福柯（Michel Foucault）：《规训与惩罚》，1975。
32.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区分》（La Distinction），1979。
33. 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拟像与仿真》，1981。

五、当代心理学与社会科学研究

1. 斯托弗（Samuel A. Stouffer）等：《美国士兵》（The American Soldier），1949；默顿（Robert K. Merton）关于参照群体与相对剥夺的论述，1950 年代。

2. 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A Theory of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载 Human Relations，1954。

3. 海德（Fritz Heider）：《人际关系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1958。

4. 班杜拉（Albert Bandura）等：波波玩偶实验，1961；《社会学习理论》，1977。

5. 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与迈尔：习得性无助实验，1967。

6. 埃克曼（Paul Ekman）：关于基本情绪的跨文化研究，1970 年代初。

7. 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The Changing Tolerance for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Cour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隧道效应），1973。

8. 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1974。

9. 贝克（Aaron T. Beck）：《认知疗法与情绪障碍》，1976。

10. 布里克曼（Philip Brickman）、科茨与亚诺夫-布尔曼：关于彩票得主与事故致残者的幸福感研究，1978。

11. 克兰斯（Pauline Clance）与艾姆斯（Suzanne Imes）：关于冒名顶替现象的论文，1978。

12.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Poor, Relatively Speaking"，1983。

13. 弗兰克（Robert H. Frank）：《选择正确的池塘》（Choosing the Right Pond），1985；《成功与运气》（Success and Luck），2016。

14. 韦纳（Bernard Weiner）：关于成就动机与情绪的归因理论，1985。

15. 卡尼曼（Daniel Kahneman）与米勒（Dale T. Miller）："Norm Theory: Comparing Reality to Its Alternatives"，载 Psychological Review，1986。

16. 泰瑟（Abraham Tesser）：自我评价维护模型，1988。

17. 斯奈德（C. R. Snyder）等：希望理论与希望量表，1991。

18. 吉洛维奇（Thomas Gilovich）与梅德韦克（Victoria Husted Medvec）："The Experience of Regret: What, When, and Why"，载 Psychological Review，1995。

19. 梅德韦克、马迪（Scott Madey）与吉洛维奇："When Less Is More: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and Satisfaction Among Olympic Medalists"，1995。

20. 罗伊瑟（Neal Roese）："Counterfactual Thinking"，载 Psychological Bulletin，1997。

21. 洛克伍德（Penelope Lockwood）与昆达（Ziva Kunda）："Superstars and Me"，1997。

22. 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随机漫步的傻瓜》（Fooled by Randomness），2001。

23. 鲍迈斯特（Roy F. Baumeister）等："Bad Is Stronger Than Good"，2001。

24. 柯林斯（Jim Collins）：《从优秀到卓越》（Good to Great），2001。

25. 布罗斯南（Sarah F. Brosnan）与德瓦尔（Frans de Waal）："Monkeys Reject Unequal Pay"，载《自然》，2003。

26. 卢特默（Erzo F. P. Luttmer）："Neighbors as Negatives"，2005。

27. 德韦克（Carol S. Dweck）：《终身成长》（Mindset），2006。

28. 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Stumbling on Happiness，2006。

29. 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异类》（Outliers），2008。

30. 范德文（Niels van de Ven）、泽伦贝格（Marcel Zeelenberg）与彼得斯（Rik Pieters）：关于良性嫉羡与恶性嫉妒的研究，载 Emotion，2009。

31. 高桥英彦（Hidehiko Takahashi）等：关于嫉羡与幸灾乐祸的脑成像研究，载《科学》，2009。

32. 蔡美儿（Amy Chua）：《虎妈战歌》，2011。

33. 切蒂（Raj Chetty）等：关于美国代际流动的研究，2014。

34. 韦尔杜因（Philippe Verduyn）等：关于被动浏览脸书与情绪的研究，2015。

35. 哈拉里（Yuval Noah Harari）：《未来简史》，2016。

36. 巴雷特（Lisa Feldman Barrett）：《情绪》（How Emotions Are Made），2017。

37. 特温格（Jean M. Twenge）：iGen，2017。

38. 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精英的傲慢》（The Tyranny of Merit），2020。

39. 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与约翰逊（Simon Johnson）：《权力与进步》（Power and Progress），2023。

六、本系列相关著作（王德生著，德麦国际出版社，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1. 《回：第三笔回来，前两笔就不是原样了》，德麦国际专著第 454 号，2026。本书「回写＝改写与记账」的说法出自此书。
2. 《欠》，九问成书第五十三套，2026。本书「回写没有发生＝欠」的说法与此书相通。
3. 《三视角发生学导论》，德麦国际专著第 230 号。

附录

附录三件，供查、供对、供练。想看十种心理在账本上各住哪一格，翻附录一；想看本书和四十多位古今中外的近邻各在哪里分手，翻附录二；想给自己心里最近扎了一下的那件小事做一次体检，翻附录三。

附录一

四栏总表

一张没有兑现的期票，在自我界的账本上有四栏。第一栏同一性栏，决定这道落差进不进账：同一性为零（首富）不入账，同一性完全（自己）不入账，只有局部相类才入账。其余三栏排成下表：行是归因科目，差异记在哪一笔；列是情态与时间。表中加粗的是人间叫得出名字的心理，括号里是第 18 章给空格起的暂名，「·」是还没有被看见的格子。

归因科目 ＼ 情态・时间	可以・当时	可以・现在	本该・当时	本该・现在	不可能・当时	不可能・现在	已经・当时	已经・现在
样子（S）：只记结果	·	**羡慕**（额度押满、只此一栏，叫**攀比**）	·	·	·	**自卑**	·	·
路（D）：自己的路	**懊悔**	·	·	·	·	（来不及）	·	·
路（D）：对方的路	·	·	·	**嫉妒**	·	·	·	·
土（E）	（错生）	（迁想）	**怨**	·	·	·	·	·
偶然（含命）	（差一点）	·	·	**不服**	**认命**	·	·	·
各自的函数（F）	·	**结网**	·	（懂而不平）	·	·	·	释然的不发生

躲不在表内：它合上了账本，三栏都不填，是没有记账的回写。麻木的不发生也不在表内：它连户头都没有开。

十大心理的账病名：

心理	忘了什么	账病	对「期票为什么没兑现」的解释	见
羡慕	函数	悬账	还没兑现，还能兑现	第 19 章
不服	函数	拒账	这次不算，是偶然	第 20 章

心理	忘了什么	账病	对「期票为什么没兑现」的解释	见
攀比	函数	押账	换个科目硬兑	第 21 章
懊悔	行走	逆账	没兑现，是因为我当时没做	第 22 章
嫉妒	行走	错账	被他截走了	第 23 章
怨	回写	冻账	土不公平	第 24 章
认命	回写	封账	命里没有	第 25 章
自卑	回写	亏账	我本来就不配拿这张票	第 26 章
躲	回写	合账	不去看这张票	第 27 章
结网	记得	改兑	把它改兑成自己的发生	第 28 章

附录二

全球近邻对照表

本书逐章和古今中外离本问最近的邻居交手，每一位都先承认他说中了什么，再写本书多出的那一层，最后给一个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局面。下表按章排出交过手的近邻，便于回查。各家说法均读作大意，出处与细节以正文〔核〕标记为准。

章	主题	近邻
第 1 章	理念界里的笃信的类比	孟子（成靦「彼丈夫也，我丈夫也」）；陈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休谟；费斯廷格
第 2 章	现实界的差异，自我界的回应	庄子《秋水》；吉拉尔；拉康；高桥英彦等
第 3 章	被遗忘的函数	拉普拉斯；佛教因缘；罗伯特·弗兰克；塔勒布
第 4 章	情感里的发现学	密尔差异法；韦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类俗语；康德
第 5 章	样子的类比	凡勃伦；吉尔伯特；布里克曼等；钱锺书
第 6 章	路的类比	卡尼曼与米勒；梅德韦克等；班杜拉；庄子「邯郸学步」
第 7 章	土的类比	布迪厄；切蒂等；孟母三迁；阿马蒂亚·森
第 8 章	起手的笃信	成功学；格拉德威尔；洛克伍德与昆达；颜之推
第 9 章	六种照搬	日本「见取稽古」；赫西俄德；默顿参照群体；吉拉尔
第 10 章	路径不可移植	德韦克；斯奈德；《道德经》；阿德勒
第 11 章	矛盾的类比	孟子「天将降大任」；斯托克代尔悖论；尼采；弗兰克尔
第 12 章	改变的类比	《周易》；赫拉克利特；九鬼周造；塞翁失马
第 13 章	回写的类比	吉洛维奇与梅德韦克；《春秋》笔法；佛教「业」；舍勒
第 14 章	同一性栏	泰瑟；罗素；托克维尔；赫希曼
第 15 章	归因栏	韦纳；海德；佛教「七慢」；斯宾诺莎
第 16 章	情态栏	亚里士多德；范德文等；《成唯识论》「嫉」；罗尔斯
第 17 章	时间栏	布洛赫；奥古斯丁；海德格尔；萨特
第 18 章	四栏总表与空格预言	门捷列夫（方法比方）；埃克曼；巴雷特
第 19 章	羡慕	《汉书》「临渊羡鱼」；《成唯识论》「嫉」；亚里士多德；范德文等

章	主题	近邻
第 20 章	不服	《史记·项羽本纪》；塔勒布；九鬼周造；韦纳
第 21 章	攀比	凡勃伦；弗兰克；卢特默；日本「邻家的草坪更绿」与「世间体」
第 22 章	懊悔	卡尼曼与特沃斯基；吉洛维奇与梅德韦克；夏目漱石《心》；佛教「悔」
第 23 章	嫉妒	《三国演义》周瑜；提婆达多；普希金《莫扎特与萨列里》；舍克
第 24 章	怨	舍勒；尼采；福泽谕吉；紫式部
第 25 章	认命	《论语》「死生有命」；《薄伽梵歌》；爱比克泰德；塞利格曼
第 26 章	自卑	阿德勒；佛教「卑慢」；太宰治；鲍迈斯特等；班杜拉
第 27 章	躲	佛教「求不得苦」；萨特；格雷；庄子「曳尾于涂中」；海斯等
第 28 章	结网	《汉书》「退而结网」；赫西俄德；颜之推；班杜拉；佛教「喜无量心」
第 29 章	北大那边的账	日本「耻」与「申し訳ない」；本尼迪克特；幸存者偏差；《论语》「富而无骄」
第 30 章	被羡慕的重量	凡勃伦；福柯；《道德经》「功成而弗居」；克兰斯与艾姆斯
第 31 章	类比反转	塞翁失马；钱锺书；伊斯特林；赫希曼
第 32 章	别人家的孩子	孟母三迁；《三字经》；日本「教育妈妈」；蔡美儿
第 33 章	高考	《儒林外史》范进；韩非；卢梭；桑德尔
第 34 章	朋友圈	韦尔杜因等；特温格；鲍德里亚；清少纳言
第 35 章	AI 时代	凯恩斯；哈拉里；阿西莫格鲁与约翰逊；《道德经》「不尚贤」
第 36 章	验信	苏格拉底；王阳明；佛教「正见」；贝克
第 37 章	如果现在	《论语》「往者不可谏」；尼采「热爱命运」；弗兰克尔；佛教「当下」
第 38 章	人为什么必然类比	亚当·斯密；卢梭；赫西俄德；卢特默；福泽谕吉

附录三

验信卡

这张卡与第 36 章的那一张相同，放在这里，方便单独复印。一次只验一件小事。

验信卡

一、小事。 用一句话写下那件扎你的小事。只写发生了什么，不写感觉。

二、两个对象。 他（它）＝_____；我＝_____。

三、显影。 我心里默认哪些东西「一样」？□ 起点　□ 路（做过的事）　□ 土（家境、时代、身边的人）　□　别的_____。这句话有没有悄悄出现：「因为都一样，所以结果也该一样」？

四、九宫格。 对比、变化、分布三行，乘粒子（一个点）、波（一路走势）、场（一整片）三列，每格只写一句，写不出来的格子留空。留空的格子最重要。

五、三方程。 他的样子＝_____，由他的路_____和他的土_____里长出来。我的样子＝_____，由我的路_____和我的土_____里长出来。中间那道工序（F），我看得见吗？

六、逐项验。 把第三步里每一条「一样」拆开，各贴一个标签：真相类（能拿出东西来量）／笃信类（没量过，只觉得本该）／待验。

七、这笔账记在哪里。 同一性栏：他和我，近到什么程度？归因栏：差异记在了结果、路、土、偶然，还是各自的函数？情态栏：「可以」「本该」「不可能」「已经」，哪一个？时间栏：记到当时，还是记到现在？

八、处置。 可借的一句（借他的起手问题，不借他的路）；要放下的一句；明天就去验的一件事。

九、落笔。 哪一栏改记了？没改，写「悬着」。

三条规矩：一次只验一件事；先填三、四、五，再填六，先显影，再下判断；第九条不许空着，空着就是验了却没记账，那一笔就成了欠。

后记

◆ 这本书怎样写成

这本书起于一个字。

2026 年 10 月 26 日中午，王德生博士从「九问成书」新增的二十套题里看到第四十三套《羡慕》，说了一句：「这是一个很难的题目。」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他一句一句地往下推：羡慕底下藏着一个未发生的类比可能性；没有类比性，羡慕不会发生；羡慕是三界类比纠缠；现实中我们不一样，理念想象中可以一样；底下藏着一个笃信的类比；羡慕总和偶尔的悔连着。然后他举了一个例子：同一个班，两个同学，一个考上北大，一个考上湘大。

例子一出来，事情就变了。同一道落差里，冒出来的不只是羡慕，还有懊悔、不服、嫉妒、怨、认命……他说：这十种发生，具有一样的开关逻辑，可以写一个专著，非常宏大的。于是《羡慕》退成了以后的一本专书，这一本成了总纲。

那个中午他一共说了十八句话，登记在前言里。本书的九编三十八章，都是从这十八句里长出来的。全书由王德生博士立题、口述承重命题并裁定，由 Claude 拟大纲、写前置与导论结语，三十八章由十路 AI 执笔并行写成，再经统稿与审读。

◆ 谁来读这本书

为自己心里那一下来的人。你不必懂 SDE，也不必记住三条方程。你只要记得一张红榜，一张没有兑现的期票，一句「我们原来差不多」。

为孩子来的父母和老师。你递给孩子的，也许不是一个榜样，而是一个笃信。

想大事的人。高考、朋友圈、AI，各自在批量制造类比。一个社会的心理，也是一本账。

◆ 请读者回写

照本书自己的道理，这本书写完了，还没有记完账。如果你读完以后，心里有一件小事松动了，或者你发现某一格放错了，某一个空格其实有人住，请告诉我们。那是对这本书的回写。

◆ 下一本见

本书是总纲。接下来，羡慕、懊悔、不服、嫉妒，会各有一本专书，一种心理写透一种。

◆ 最后

二十八年前县一中门口那棵樟树，还在。那一天落在陈禾后脖子上的那滴雨，凉了一下，他记了二十八年。

愿你记住的那一下凉，有一天也能改记成一场自己的发生。

判　词

笃信的理念类比和现实的差异发生，
形成矛盾，
导致不同的自我 SDE 的发生。

——王德生

1998 年 7 月，县一中门口贴出红榜。同一个班、成绩一直前后脚的两个同学，一个去了北大，一个去了湘大，差了 31 分。往后二十八年，这一道落差记出了羡慕、懊悔、不服、嫉妒、怨、认命、自卑、攀比、躲，也记出了结网。

十种心理，一个原理。落差底下压着一句没说出口的话：「我们原来差不多。」它笃信的是一台输入—输出的机器：同样的路、同样的土，必出同样的样子，却忘了中间那道各人不同、而且藏着的工序。理念界开出一张期票，现实界没有兑现，自我界给出十种解释。

本书从一张红榜、两棵同年栽的橘树、一顿湘江边的夜宵讲起，把十大心理放回同一个原理里，最后给出一张可以撕下来用的验信卡。

我们原来差不多吗？

德麦国际出版社 ·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德麦国际专著第 461 号 · 九编三十八章 · 约 50 万字
ISBN 979-8-90690-461-4 · 定价 US$30.00

ISBN 979-8-90690-461-4
9 798906 904614